家畜人鴉伊Ⅰヤプー

貪すれば銛するとかや金持になりし日本は賢人ばかり

―曾宮一念『雁わたる』

家畜人鴉伊Ⅰヤプー

貪すれば銛するとかや金持になりし日本は賢人ばかり

―曾宮一念『雁わたる』

沼正三

陳苑瑜　譯

沼正三

陳苑瑜　譯

家畜人鴉俘　第一卷

千九百七十一年

家畜人鴉俘　第一卷

千九百七十一年

目次

第一章　發端

1 家畜調教問答——13
2 寶琳・瓊森——16
3 克拉拉與麟一郎——18
4 自慰——21
5 UFO——24

第二章　飛碟之中

1 美女與侏儒——31
2 讀心家具——37
3 畜人犬紐曼——46
4 獵犬訓練——50

第三章　驚人的真相

1 自我介紹——59
2 四足翼人哀史——64
3 宇宙帝國「邑司」——68

第四章　鴉俘本質論

1 智慧猿猴——77
2 畜人論的成立與意義——81
3 智慧家畜——86

第五章　前往宇宙帝國的邀請

1 與鴉俘接吻——93
2 獻給女王的禮物——97
3 愛的誓約——102

目次

第一章　發端

1 家畜調教問答——13
2 寶琳・瓊森——16
3 克拉拉與麟一郎——18
4 自慰——21
5 UFO——24

第二章　飛碟之中

1 美女與侏儒——31
2 讀心家具——37
3 畜人犬紐曼——46
4 獵犬訓練——50

第三章　驚人的真相

1 自我介紹——59
2 四足翼人哀史——64
3 宇宙帝國「邑司」——68

第四章　鴉俘本質論

1 智慧猿猴——77
2 畜人論的成立與意義——81
3 智慧家畜——86

第五章　前往宇宙帝國的邀請

1 與鴉俘接吻——93
2 獻給女王的禮物——97
3 愛的誓約——102

第六章　沒有廁所的世界
1 更衣——113
2 三色攝食連鎖系統——118
3 標準型肉便器——128
第七章　第一次經驗
1 家畜語概論——137
2 OSHICK語解——141
3 某肉便器的個體史——152
4 初試肉便器——164
第八章　前往兩千年後的地球
1 圓筒船「冰河號」——175
2 三貴族登場——180
3 腕式送話器與顧內受話器——185
第九章　各分東西
1 皮膚窯——193
2 靈液與矮人——200
3 矮人種的歷史與現狀——211
第十章　矮人決鬥
1 小門士之櫃——223
2 便器使用風俗——228
3 肉體的變質——231
4 切腹表演——235

第六章　沒有廁所的世界
1 更衣——113
2 三色攝食連鎖系統——118
3 標準型肉便器——128
第七章　第一次經驗
1 家畜語概論——137
2 OSHICK語解——141
3 某肉便器的個體史——152
4 初試肉便器——164
第八章　前往兩千年後的地球
1 圓筒船「冰河號」——175
2 三貴族登場——180
3 腕式送話器與顧內受話器——185
第九章　各分東西
1 皮膚窯——193
2 靈液與矮人——200
3 矮人種的歷史與現狀——211
第十章　矮人決鬥
1 小門士之櫃——223
2 便器使用風俗——228
3 肉體的變質——231
4 切腹表演——235

第十一章　抵達別墅的第一步
1 複式動路——243
2 隧道車——246
3 足項禮——249
4 自動椅——253
5 解毒注射——256
第十二章　水晶宮的上層與地層
1 靴具畜人——263
2 麟一郎大鬧地底——268
3 愛的告白——271
4 皮膚反應痛——275
5 鞭打用家畜——282
6 枷俘的兩種躬身法——286
第十三章　美女與野獸
1 戀人重逢——299
2 威廉的憂慮——302
3 郭公手術法——306
4 子宮畜——308
5 決裂——311
第十四章　兩項手術
1 昏睡波動——317
2 特別檻——320
3 人工動物「去勢鞍」——323
4 五趾甲整形——325
5 如意鞭「珍棒」——327

第十一章　抵達別墅的第一步
1 複式動路——243
2 隧道車——246
3 足項禮——249
4 自動椅——253
5 解毒注射——256
第十二章　水晶宮的上層與地層
1 靴具畜人——263
2 麟一郎大鬧地底——268
3 愛的告白——271
4 皮膚反應痛——275
5 鞭打用家畜——282
6 枷俘的兩種躬身法——286
第十三章　美女與野獸
1 戀人重逢——299
2 威廉的憂慮——302
3 郭公手術法——306
4 子宮畜——308
5 決裂——311
第十四章　兩項手術
1 昏睡波動——317
2 特別檻——320
3 人工動物「去勢鞍」——323
4 五趾甲整形——325
5 如意鞭「珍棒」——327

導讀——
《家畜人鴉俘》傳說
奧野健男——335
特別訪談——
關於《家畜人鴉俘》
康芳夫×高取英——348
附錄——
《家畜人鴉俘》出版大事記
傅博——364

導讀——
《家畜人鴉俘》傳說
奧野健男——335
特別訪談——
關於《家畜人鴉俘》
康芳夫×高取英——348
附錄——
《家畜人鴉俘》出版大事記
傅博——364

當時，魔女（喀耳刻）掄起手杖，一面鞭笞著我一面咆哮：「馬上滾回你的獸籠，跟其牠牲畜蜷伏在一起！」

——荷馬．《奧德賽》

當時，魔女（喀耳刻）掄起手杖，一面鞭笞著我一面咆哮：「馬上滾回你的獸籠，跟其牠牲畜蜷伏在一起！」

——荷馬．《奧德賽》


発端
發端


発端
發端

1　家畜調教問答

一九六X年的夏日午後，西德威斯巴登附近的陶努斯山山腰附近，一男一女正騎著馬，在蜿蜒的山路上達達而行。兩人雖然都穿著黑色上衣配白色緊身褲的騎馬裝，不過騎在前頭的女子似乎是馬術上的指導者，這點單憑她駕馭韁繩的方式、以及腿夾馬骸的騎乘姿勢便能明白，而男子總是落後的那方。至於時前時後跟在兩匹馬旁邊、腳程輕快的靈緹犬，無疑是馬上兩人其中之一所飼養。

「我實在不擅長騎馬；運動果然還是以人為對象比較好哪！」

男子有點洩氣地說著。看他微黑的肌膚，黑眼珠黑頭髮，似乎是個東洋人。小小的鼻子、高聳的顴骨，看似典型蒙古人種的容貌，然而寬闊的額頭卻透露出他的聰明理智，整體而言，他的樣貌給人一種值得信賴的感覺。

「又在可憐馬了，這樣不行喔！像馬這種畜牲，給牠一次甜頭就會得寸進尺。要讓馬清

1　家畜調教問答

一九六X年的夏日午後，西德威斯巴登附近的陶努斯山山腰附近，一男一女正騎著馬，在蜿蜒的山路上達達而行。兩人雖然都穿著黑色上衣配白色緊身褲的騎馬裝，不過騎在前頭的女子似乎是馬術上的指導者，這點單憑她駕馭韁繩的方式、以及腿夾馬骸的騎乘姿勢便能明白，而男子總是落後的那方。至於時前時後跟在兩匹馬旁邊、腳程輕快的靈緹犬，無疑是馬上兩人其中之一所飼養。

「我實在不擅長騎馬；運動果然還是以人為對象比較好哪！」

男子有點洩氣地說著。看他微黑的肌膚，黑眼珠黑頭髮，似乎是個東洋人。小小的鼻子、高聳的顴骨，看似典型蒙古人種的容貌，然而寬闊的額頭卻透露出他的聰明理智，整體而言，他的樣貌給人一種值得信賴的感覺。

「又在可憐馬了，這樣不行喔！像馬這種畜牲，給牠一次甜頭就會得寸進尺。要讓馬清

楚知道我們比牠強、比牠偉大，就必須徹底教訓牠們才行……」

女子是一名白人。栗色的頭髮，茶褐色的眼珠，肌膚猶若白瓷般雪嫩無瑕。小巧的鼻子與緊閉的櫻唇嵌在微長的面容上，呈現出穠纖合度的麗色，她所散發的氣質，交織著某種敏銳與冷酷的奇特魅力，隆起的胸部也豐滿壯觀。

男子說話了：

「就算如此，用皮鞭或馬刺對待牠們，似乎太殘忍了，我忍不住同情牠們……」

「同情馬是調教的大忌啊！」女子一面咻咻地揮舞著紅色皮革的細鞭，一面回答道：「同情這種東西，只能用來對待自己的同類唷。同情家畜的說法，太可笑了。」女子的言談間，帶著一種不容否定的威嚴。

「可是，我們應該愛護動物不是嗎……」

面對始終無法釋懷的男子，女子說：

「嬌寵可就不行了。你太溺愛家畜了。就像那隻泰洛……」女子一面對著在馬匹跟前腳後跑來跑去的狗兒揮鞭，一面說道：「你養牠的時候，牠跟野狗一樣什麼都不會，也不曉得要盡心地保護主人。自從我管教牠之後，你看牠學得多好？變得像一條真正的狗不是嗎？現在牠會留意我的一舉一動……」

「這點我承認。確實，在妳面前表演雜耍的泰洛，看起來很惶恐不安，一副卑躬屈膝的

楚知道我們比牠強、比牠偉大，就必須徹底教訓牠們才行……」

女子是一名白人。栗色的頭髮，茶褐色的眼珠，肌膚猶若白瓷般雪嫩無瑕。小巧的鼻子與緊閉的櫻唇嵌在微長的面容上，呈現出穠纖合度的麗色，她所散發的氣質，交織著某種敏銳與冷酷的奇特魅力，隆起的胸部也豐滿壯觀。

男子說話了：

「就算如此，用皮鞭或馬刺對待牠們，似乎太殘忍了，我忍不住同情牠們……」

「同情馬是調教的大忌啊！」女子一面咻咻地揮舞著紅色皮革的細鞭，一面回答道：「同情這種東西，只能用來對待自己的同類唷。同情家畜的說法，太可笑了。」女子的言談間，帶著一種不容否定的威嚴。

「可是，我們應該愛護動物不是嗎……」

面對始終無法釋懷的男子，女子說：

「嬌寵可就不行了。你太溺愛家畜了。就像那隻泰洛……」女子一面對著在馬匹跟前腳後跑來跑去的狗兒揮鞭，一面說道：「你養牠的時候，牠跟野狗一樣什麼都不會，也不曉得要盡心地保護主人。自從我管教牠之後，你看牠學得多好？變得像一條真正的狗不是嗎？現在牠會留意我的一舉一動……」

「這點我承認。確實，在妳面前表演雜耍的泰洛，看起來很惶恐不安，一副卑躬屈膝的

樣子。」

「那才是家畜對待飼主應有的態度噢！用鞭子早點教會牠，也是為了飼養的家畜著想。無論我怎樣無理取鬧地揮鞭或動用馬刺，我的馬也絕不會有半分的反抗之意。牠會戒慎恐懼，愈來愈順從主人。所以我才教泰洛認識鞭子的可怕，讓牠明白我是專制的暴君。」說到這裡，女子的語調陡然變得激昂起來。「卑躬屈膝，才是家畜該有的本分嘛！」

「總歸一句話，因為妳的確有做出成績來，所以我無法提出反論。對待動物，實非我力所能逮——在妳面前，我只是個失敗的飼主。」

男子有失顏面地回答著。女子對自己的太過率直感到內疚，後悔自己失言，所以這回放軟了語氣：

「別這樣，你可是柔道高手噢……」

柔道？敢情男子是日本人吧！就像男子送給女子的那條狗的狗名泰洛，也與「太郎」的日本發音相通。

當他們來到一片宛若階梯轉角的平台般，蓋在山道途中、聽得見遠處潺潺水聲，靜謐的小木屋前空地時，兩人把馬拴在一旁，歡欣甜蜜地相互依偎，慰勞著彼此的辛苦。從這當中，可以看得出他們正被一股深情摯愛緊緊牢繫著。這兩人絲毫未能預知即將降臨在身上的離奇命運，實是無可厚非；然而序幕已經拉開，他們也已身在舞台上了。

樣子。」

「那才是家畜對待飼主應有的態度噢！用鞭子早點教會牠，也是為了飼養的家畜著想。無論我怎樣無理取鬧地揮鞭或動用馬刺，我的馬也絕不會有半分的反抗之意。牠會戒慎恐懼，愈來愈順從主人。所以我才教泰洛認識鞭子的可怕，讓牠明白我是專制的暴君。」說到這裡，女子的語調陡然變得激昂起來。「卑躬屈膝，才是家畜該有的本分嘛！」

「總歸一句話，因為妳的確有做出成績來，所以我無法提出反論。對待動物，實非我力所能逮——在妳面前，我只是個失敗的飼主。」

男子有失顏面地回答著。女子對自己的太過率直感到內疚，後悔自己失言，所以這回放軟了語氣：

「別這樣，你可是柔道高手噢……」

柔道？敢情男子是日本人吧！就像男子送給女子的那條狗的狗名泰洛，也與「太郎」的日本發音相通。

當他們來到一片宛若階梯轉角的平台般，蓋在山道途中、聽得見遠處潺潺水聲，靜謐的小木屋前空地時，兩人把馬拴在一旁，歡欣甜蜜地相互依偎，慰勞著彼此的辛苦。從這當中，可以看得出他們正被一股深情摯愛緊緊牢繫著。這兩人絲毫未能預知即將降臨在身上的離奇命運，實是無可厚非；然而序幕已經拉開，他們也已身在舞台上了。

2 寶琳・瓊森

同一時刻，而且是在約莫一千六百年前——這樣說或許聽起來很奇怪，不過確實是同一時刻，而且是在一千六百年前。

西元三八〇年的中歐，空中懸浮著一個不可思議的物體。

在地面上，可以看見一群不斷朝南前進的龐大部族行列。金髮披肩，手握長矛與盾牌的男人們分散前後，一面守護著中間帶著孩子的女人們，一面在草原間行進。毫無疑問，這是高大白皙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當中的一幕。

「看，那是什麼？」

某個人指著天上的一角。那是一個相當引人注目、閃耀著橙色光芒的圓盤狀物體。

「不是鳥！」

「是不是奧丁大神派來的使者？」

「不，是太陽神弗雷（Freyr）的雲船，斯奇布拉尼（skáðbladnir）飛來了！」

正當一行人騷動譁然的時候，不明物體突然間杳然無蹤。

2 寶琳・瓊森

同一時刻，而且是在約莫一千六百年前——這樣說或許聽起來很奇怪，不過確實是同一時刻，而且是在一千六百年前。

西元三八〇年的中歐，空中懸浮著一個不可思議的物體。

在地面上，可以看見一群不斷朝南前進的龐大部族行列。金髮披肩，手握長矛與盾牌的男人們分散前後，一面守護著中間帶著孩子的女人們，一面在草原間行進。毫無疑問，這是高大白皙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當中的一幕。

「看，那是什麼？」

某個人指著天上的一角。那是一個相當引人注目、閃耀著橙色光芒的圓盤狀物體。

「不是鳥！」

「是不是奧丁大神派來的使者？」

「不，是太陽神弗雷（Freyr）的雲船，斯奇布拉尼（skáðbladnir）飛來了！」

正當一行人騷動譁然的時候，不明物體突然間杳然無蹤。

這個不可思議的飛行物體——其真面目乃是宇宙帝國「邑司」（EHS）的航時遊步艇（時光遊艇）——坐在駕駛席上的正是邑司的大貴族，瓊森侯爵家的嗣女，身兼天狼星星系檢察長的寶琳。她注視著透過望遠鏡投射在牆面的地表景觀，不時按下手邊的操作鈕，拍成立體相片。她一面巡訪地球三八〇號台的各個地表空間，一面親睹身為宇宙人遠祖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的實況。

她之所以驀然想起母星府邸中那個腰繫貞操帶、一邊焦急地等待她歸來一邊畫畫的男妻洛勃特，是因為那些指著飛行船、不知在叫嚷什麼而被特寫的臉，相貌五官跟洛勃特極其相似；同時，她也察覺到他們臉上恐懼的表情，跟寶琳親手為貞操帶上鎖那一瞬間的他非常地相似（男人稱作為妻，必須銬上貞操帶的習慣，是基於邑司的女權至上制度。【第二〇一頁】）。這讓她不禁驟然想念起祖國，渴望回家。

不過，她兩星期也才剛返回過母星。無論如何，決定結束這一天航程的寶琳，憶起了大概會在原地表等候她的妹兄（妹排在兄的前面，也是源自邑司的女權制度）。

高度一萬公尺——迄今一直呈現出某處風景與人物的立體雷達，漸漸變成遠景，開始納入廣大的地區，不久變成彩色的立體地理模型一般，浮現出中央雄偉的連綿山脈。

她鎖定時間軸，將運轉次元推進器的操縱桿從零切換至未來，全速發動引擎。速度表上的刻度指向時速六百年。每六秒跨越一號地表，換言之，六秒便相當於地上的一年。晝夜交

這個不可思議的飛行物體——其真面目乃是宇宙帝國「邑司」（EHS）的航時遊步艇（時光遊艇）——坐在駕駛席上的正是邑司的大貴族，瓊森侯爵家的嗣女，身兼天狼星星系檢察長的寶琳。她注視著透過望遠鏡投射在牆面的地表景觀，不時按下手邊的操作鈕，拍成立體相片。她一面巡訪地球三八〇號台的各個地表空間，一面親睹身為宇宙人遠祖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的實況。

她之所以驀然想起母星府邸中那個腰繫貞操帶、一邊焦急地等待她歸來一邊畫畫的男妻洛勃特，是因為那些指著飛行船、不知在叫嚷什麼而被特寫的臉，相貌五官跟洛勃特極其相似；同時，她也察覺到他們臉上恐懼的表情，跟寶琳親手為貞操帶上鎖那一瞬間的他非常地相似（男人稱作為妻，必須銬上貞操帶的習慣，是基於邑司的女權至上制度。【第二〇一頁】）。這讓她不禁驟然想念起祖國，渴望回家。

不過，她兩星期也才剛返回過母星。無論如何，決定結束這一天航程的寶琳，憶起了大概會在原地表等候她的妹兄（妹排在兄的前面，也是源自邑司的女權制度）。

高度一萬公尺——迄今一直呈現出某處風景與人物的立體雷達，漸漸變成遠景，開始納入廣大的地區，不久變成彩色的立體地理模型一般，浮現出中央雄偉的連綿山脈。

她鎖定時間軸，將運轉次元推進器的操縱桿從零切換至未來，全速發動引擎。速度表上的刻度指向時速六百年。每六秒跨越一號地表，換言之，六秒便相當於地上的一年。晝夜交

替僅在瞬息之間，白晝的明亮景觀雖然持續著，山頂上積雪的雪線卻以每六秒一圈的速度，天旋地轉般地在冬季與夏季的交界間往返，如此眼花撩亂的風景，不習慣的人想必會驚愕得瞠目結舌吧！

然而，這乃是航時遊步艇的必然現象，寶琳不以為意，她離開駕駛席，把之後的工作全部交給自動駕駛裝置，自己則悠閒地坐在長椅上，把雙腳置於蹲在跟前的肉足凳，抽著激素雪茄。回到地球紀元三九七〇年的原地表，六小時應該綽綽有餘了。

3　克拉拉與麟一郎

一九六X號的地表上，小木屋內的兩人正在傾訴愛意。他們將戒指從彼此的無名指上取下，深情地凝視著戒指上刻劃的細字。男的刻有兩人的名字，女的則是刻著一些大時代的誓言。男子把戒指套回去，取出煙盒，頻頻盯著女子手上的戒指，開口說道：

「訂製戒指前，我已經向父母稟告過了——他們自是非常贊成，至於我妹妹百合枝，也相當地高興。」

「可以見到你妹妹了，我好期待唷！」

替僅在瞬息之間，白晝的明亮景觀雖然持續著，山頂上積雪的雪線卻以每六秒一圈的速度，天旋地轉般地在冬季與夏季的交界間往返，如此眼花撩亂的風景，不習慣的人想必會驚愕得瞠目結舌吧！

然而，這乃是航時遊步艇的必然現象，寶琳不以為意，她離開駕駛席，把之後的工作全部交給自動駕駛裝置，自己則悠閒地坐在長椅上，把雙腳置於蹲在跟前的肉足凳，抽著激素雪茄。回到地球紀元三九七〇年的原地表，六小時應該綽綽有餘了。

3　克拉拉與麟一郎

一九六X號的地表上，小木屋內的兩人正在傾訴愛意。他們將戒指從彼此的無名指上取下，深情地凝視著戒指上刻劃的細字。男的刻有兩人的名字，女的則是刻著一些大時代的誓言。男子把戒指套回去，取出煙盒，頻頻盯著女子手上的戒指，開口說道：

「訂製戒指前，我已經向父母稟告過了——他們自是非常贊成，至於我妹妹百合枝，也相當地高興。」

「可以見到你妹妹了，我好期待唷！」

女子報以幸福的微笑。

「在日本舉行婚禮的時候，想不想採用日本的傳統儀式？」

男子滔滔不絕地說。

「日本婚宴有一種交杯酒的儀式，就是把酒注入代表新郎新娘雙方的兩只酒杯，彼此各飲三口的象徵儀式……」

「好像很有趣，我願意嘗試！然後，我想去爬富士山。」

「好，我跟妳一起爬，就這麼說定了！」

「我是從《德譯日本傳說集》中曉得富士山的——」像是在誇耀自己對男子祖國的關心似的，女子連罕見的書名都搬出來了。

「我曾經讀到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天界的仙女下凡來戲弄世間的男性，她對天皇以及日本男性們提出難題，折磨他們，結果卻未委身任何人，便回天界去了。」

「我知道，是竹取物語。」（《竹取物語》中，受難題試煉的男人們並未包括天皇在內，女子記錯的可能性應該大於德語譯者謬譯）

「故事裡說富士山會冒煙……」

「如今已是休火山，不會冒煙了。」

「不再冒煙嗎？我好想站在冒著煙的富士山山頂上噢！」

女子報以幸福的微笑。

「在日本舉行婚禮的時候，想不想採用日本的傳統儀式？」

男子滔滔不絕地說。

「日本婚宴有一種交杯酒的儀式，就是把酒注入代表新郎新娘雙方的兩只酒杯，彼此各飲三口的象徵儀式……」

「好像很有趣，我願意嘗試！然後，我想去爬富士山。」

「好，我跟妳一起爬，就這麼說定了！」

「我是從《德譯日本傳說集》中曉得富士山的——」像是在誇耀自己對男子祖國的關心似的，女子連罕見的書名都搬出來了。

「我曾經讀到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天界的仙女下凡來戲弄世間的男性，她對天皇以及日本男性們提出難題，折磨他們，結果卻未委身任何人，便回天界去了。」

「我知道，是竹取物語。」（《竹取物語》中，受難題試煉的男人們並未包括天皇在內，女子記錯的可能性應該大於德語譯者謬譯）

「故事裡說富士山會冒煙……」

「如今已是休火山，不會冒煙了。」

「不再冒煙嗎？我好想站在冒著煙的富士山山頂上噢！」

「克拉拉，妳就盡會給我出難題。」

「因為我是屬於天界的仙女嘛……」

相愛的兩人這番愉快的胡扯，在二十幾個小時之後卻不再是個玩笑；當兩人各自站在奇妙的立場上，回想此刻的交談，不禁都有恍若幻夢之感。

克拉拉．馮．寇特威茲小姐是系出東德的名門千金，不過幼年時期便因德國戰敗、兵荒馬亂，導致雙親兄弟俱亡，又與嫡姊蕾娜緹骨肉離散，淪為浪跡天涯的孤雛。之後，她在僕從的幫助下逃至西德，在豐厚遺產與父親友人的庇護下，平安長大，過著順遂的學生生活。現在她以一介女流之身，成為大學馬術社的主將活躍於校園，再加上天生麗質的美貌，以及縱橫洋溢的才氣，而被大家尊稱為「大學女王」。

與這樣一位女子訂婚、令班上同學豔羨不已的，正是日本留學生，現年二十三歲的瀨部麟一郎。麟一郎是菁英中的菁英，前年自T大法學院畢業後，便以最年少之姿留學德國，同時又是柔道好手，目前正在研究所攻讀博士課程。

半年前左右，麟一郎偶然行經路旁時，正好遇上克拉拉被一群流氓攻擊；他把那些壯漢一一摔出去，解救了她的危難，兩人之間因此迸出了愛的火花。克拉拉在評估過麟一郎的人品與學識後，決定應允他的求婚。就在今年四月她屆滿成年、正式脫離父親友人的監護之日——恰巧也是大學舞會之日——兩人交換訂婚戒指，互許終身。

「克拉拉，妳就盡會給我出難題。」

「因為我是屬於天界的仙女嘛……」

相愛的兩人這番愉快的胡扯，在二十幾個小時之後卻不再是個玩笑；當兩人各自站在奇妙的立場上，回想此刻的交談，不禁都有恍若幻夢之感。

克拉拉．馮．寇特威茲小姐是系出東德的名門千金，不過幼年時期便因德國戰敗、兵荒馬亂，導致雙親兄弟俱亡，又與嫡姊蕾娜緹骨肉離散，淪為浪跡天涯的孤雛。之後，她在僕從的幫助下逃至西德，在豐厚遺產與父親友人的庇護下，平安長大，過著順遂的學生生活。現在她以一介女流之身，成為大學馬術社的主將活躍於校園，再加上天生麗質的美貌，以及縱橫洋溢的才氣，而被大家尊稱為「大學女王」。

與這樣一位女子訂婚、令班上同學豔羨不已的，正是日本留學生，現年二十三歲的瀨部麟一郎。麟一郎是菁英中的菁英，前年自T大法學院畢業後，便以最年少之姿留學德國，同時又是柔道好手，目前正在研究所攻讀博士課程。

半年前左右，麟一郎偶然行經路旁時，正好遇上克拉拉被一群流氓攻擊；他把那些壯漢一一摔出去，解救了她的危難，兩人之間因此迸出了愛的火花。克拉拉在評估過麟一郎的人品與學識後，決定應允他的求婚。就在今年四月她屆滿成年、正式脫離父親友人的監護之日——恰巧也是大學舞會之日——兩人交換訂婚戒指，互許終身。

他預計明年春天取得學位後，便帶克拉拉前往日本，舉行婚禮。

「我想去游泳。」

麟一郎扔掉手上的香煙。不知何時，他送給克拉拉的小狗泰洛來到他的腳邊。

「山上的水很冰喔！」

「不要緊，反正我全身都是汗。」

克拉拉眷戀似地望著男子離去的背影，她撫摸著泰洛的頭，忽然喃喃自語：

「他會成為怎樣的人呢？」

4 自慰

飛碟內，寶琳從剛才就一直在思念洛勃特……

——戴上貞操帶的前一晚，他是多麼健康活潑啊，帛波[2]。他殺了隧道男孩，做了五顆酒心糖（關於隧道男孩，請參閱〔第九章之3〕），披迭酒心糖，請參閱〔第十六章之5〕）……今天幾號了？他一定正渴望擺脫貞操帶吧。再忍耐半個月噢！到時候我會好好地、狠狠地騎你（在邑司，做愛時女人在上視為正常位）……

他預計明年春天取得學位後，便帶克拉拉前往日本，舉行婚禮。

「我想去游泳。」

麟一郎扔掉手上的香煙。不知何時，他送給克拉拉的小狗泰洛來到他的腳邊。

「山上的水很冰喔！」

「不要緊，反正我全身都是汗。」

克拉拉眷戀似地望著男子離去的背影，她撫摸著泰洛的頭，忽然喃喃自語：

「他會成為怎樣的人呢？」

4 自慰

飛碟內，寶琳從剛才就一直在思念洛勃特……

——戴上貞操帶的前一晚，他是多麼健康活潑啊，帛波[2]。他殺了隧道男孩，做了五顆酒心糖（關於隧道男孩，請參閱〔第九章之3〕），披迭酒心糖，請參閱〔第十六章之5〕）……今天幾號了？他一定正渴望擺脫貞操帶吧。再忍耐半個月噢！到時候我會好好地、狠狠地騎你（在邑司，做愛時女人在上視為正常位）……

不知不覺間，腰下的欲火被點燃了。敏感地捕捉到這股意識的肉足凳開始活動。牠具備讀心功能（第二章之2）。寶琳的兩腳從肉足凳背上的凹槽滑開，雙腿微敞。慢慢爬進雙腿之間的肉足凳，同時也是一個舌人形。

至於這是何種生物，將留待下一章詳細介紹，在此僅簡單略述牠的角色與功能。

所謂舌人形（cunnilinget），是一種以安慰獨寢女性為唯一且最高任務的活體家具。獨寢男子也有唇人形（penlinget）可供慰藉，不過，那是未婚的時候，結婚後已有「女主人」（在邑司，男妻是隸屬於妻子的。因此，男妻稱呼自己的妻子，不論第二人稱或第三人稱皆稱女主人，正好與以前的日本女性在第三人稱時稱丈夫為「主人」類似），若再使用唇人形，就是擺明對她有所不滿，因此已婚男性使用時心裡多少帶著一點虧欠，再者，有些男人像洛勃特一樣，大多在獨寢前就被另一半戴上貞操帶，連接一種「玉門畜」——臉上具備與女主人的陰部完全相仿的「鴉俘」（第二九章之4），除此之外，完全無法自慰；相反的，女性在女權文明興盛的時代下擁有主導特權，在不召喚男妻以及面首（男妾）的夜裡，使用舌人形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以寶琳為例，三十歲的已婚女性在單身旅行的旅程中攜舌人形為伴，就像以前男人不會忘記帶剃刀一樣地自然。

活體家具雖是活的，卻是一種器具。舌人形、唇人形畢竟只是臥房內的家具，因此使用者絕不會將之視為人類，單純地僅有自慰意識而已。未婚男女使用上之所以沒有問題，也是基於這個緣故。

不知不覺間，腰下的欲火被點燃了。敏感地捕捉到這股意識的肉足凳開始活動。牠具備讀心功能（第二章之2）。寶琳的兩腳從肉足凳背上的凹槽滑開，雙腿微敞。慢慢爬進雙腿之間的肉足凳，同時也是一個舌人形。

至於這是何種生物，將留待下一章詳細介紹，在此僅簡單略述牠的角色與功能。

所謂舌人形（cunnilinget），是一種以安慰獨寢女性為唯一且最高任務的活體家具。獨寢男子也有唇人形（penlinget）可供慰藉，不過，那是未婚的時候，結婚後已有「女主人」（在邑司，男妻是隸屬於妻子的。因此，男妻稱呼自己的妻子，不論第二人稱或第三人稱皆稱女主人，正好與以前的日本女性在第三人稱時稱丈夫為「主人」類似），若再使用唇人形，就是擺明對她有所不滿，因此已婚男性使用時心裡多少帶著一點虧欠，再者，有些男人像洛勃特一樣，大多在獨寢前就被另一半戴上貞操帶，連接一種「玉門畜」——臉上具備與女主人的陰部完全相仿的「鴉俘」（第二九章之4），除此之外，完全無法自慰；相反的，女性在女權文明興盛的時代下擁有主導特權，在不召喚男妻以及面首（男妾）的夜裡，使用舌人形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以寶琳為例，三十歲的已婚女性在單身旅行的旅程中攜舌人形為伴，就像以前男人不會忘記帶剃刀一樣地自然。

活體家具雖是活的，卻是一種器具。舌人形、唇人形畢竟只是臥房內的家具，因此使用者絕不會將之視為人類，單純地僅有自慰意識而已。未婚男女使用上之所以沒有問題，也是基於這個緣故。

坐在長椅上的寶琳，兩腿抵著舌人形光滑的頭部，牠瘦削的臉部下半觸及大腿內側，親密地貼在兩腿之間，左右被緊緊地夾住。然後，舌人形開始發揮功能。逗弄著花芯的柔軟舌尖漸漸變粗、變硬，接著分開花瓣，一面摩挲著陰道的皺褶一面深入。滾燙的肉體很快就濕潤了，誘人的花蜜在厚唇的吸吮下，連半滴都不曾殘留在衣物上。寶琳的雙腿時而放鬆時而緊縮，象徵男根的舌頭也配合她的節奏來回進出。

撞擊子宮的技巧多麼美妙啊……

不知不覺間，寶琳陷入恍惚狀態，雖然偶爾想起時會夾緊雙腿，不過神智幾乎在半夢半醒之境徘徊……激素雪茄也從她的指間滑落下來。

突然，聽見牆下門外傳來愛犬紐曼的吠叫聲，寶琳豁然驚醒——太空船正在墜落！

她連忙察看身旁的立體雷達，風景倏然拉近，一片連綿的壯觀山脈迫在眼前、愈變愈大。

——糟糕！自動駕駛裝置故障了！

她一腳踹開舌人形站了起來，正想直奔駕駛席的途中，一陣猛烈的衝擊襲來，寶琳的頭撞上中間的桌角，瞬時失去了意識。

坐在長椅上的寶琳，兩腿抵著舌人形光滑的頭部，牠瘦削的臉部下半觸及大腿內側，親密地貼在兩腿之間，左右被緊緊地夾住。然後，舌人形開始發揮功能。逗弄著花芯的柔軟舌尖漸漸變粗、變硬，接著分開花瓣，一面摩挲著陰道的皺褶一面深入。滾燙的肉體很快就濕潤了，誘人的花蜜在厚唇的吸吮下，連半滴都不曾殘留在衣物上。寶琳的雙腿時而放鬆時而緊縮，象徵男根的舌頭也配合她的節奏來回進出。

撞擊子宮的技巧多麼美妙啊……

不知不覺間，寶琳陷入恍惚狀態，雖然偶爾想起時會夾緊雙腿，不過神智幾乎在半夢半醒之境徘徊……激素雪茄也從她的指間滑落下來。

突然，聽見牆下門外傳來愛犬紐曼的吠叫聲，寶琳豁然驚醒——太空船正在墜落！

她連忙察看身旁的立體雷達，風景倏然拉近，一片連綿的壯觀山脈迫在眼前、愈變愈大。

——糟糕！自動駕駛裝置故障了！

她一腳踹開舌人形站了起來，正想直奔駕駛席的途中，一陣猛烈的衝擊襲來，寶琳的頭撞上中間的桌角，瞬時失去了意識。

5— UFO

當時，麟一郎正在溪流裡游泳。只聽耳畔突然傳來一聲轟然巨響，緊接著，女人的尖叫聲從小木屋的方向傳來。

「克拉拉！」

他一躍飛身上岸。由於情況危急，顧不得全身赤裸，麟一郎決定挺著一百六十三公分短小精悍的身軀和那受過柔道鍛練的結實肌肉，全速直驅小木屋。

一個奇怪的巨大物體，占去了適才小木屋的所在之處，並且閃動著橘紅色的詭異光芒。至於克拉拉，則是茫然若失地佇立在那個物體前面。

「克拉拉！」

「啊！麟！好可怕噢……」

兩人忍不住相擁起來。右手拿著馬鞭、身穿騎馬服的白人女性，跟一絲不掛的日本男性擁抱的畫面，怎麼看都不協調。女方看起來，大概比男方高上十二、三公分有吧！四肢修長的她抱著矮小的裸男，簡直就像是愛上牧神潘的奧林帕斯女神。

「太好了，妳沒事……」

兩人長吻了起來——事後回想，這是他能以對等姿態品嘗她芳唇的最後一次機會——結

5— UFO

當時，麟一郎正在溪流裡游泳。只聽耳畔突然傳來一聲轟然巨響，緊接著，女人的尖叫聲從小木屋的方向傳來。

「克拉拉！」

他一躍飛身上岸。由於情況危急，顧不得全身赤裸，麟一郎決定挺著一百六十三公分短小精悍的身軀和那受過柔道鍛練的結實肌肉，全速直驅小木屋。

一個奇怪的巨大物體，占去了適才小木屋的所在之處，並且閃動著橘紅色的詭異光芒。至於克拉拉，則是茫然若失地佇立在那個物體前面。

「克拉拉！」

「啊！麟！好可怕噢……」

兩人忍不住相擁起來。右手拿著馬鞭、身穿騎馬服的白人女性，跟一絲不掛的日本男性擁抱的畫面，怎麼看都不協調。女方看起來，大概比男方高上十二、三公分有吧！四肢修長的她抱著矮小的裸男，簡直就像是愛上牧神潘的奧林帕斯女神。

「太好了，妳沒事……」

兩人長吻了起來——事後回想，這是他能以對等姿態品嘗她芳唇的最後一次機會——結

束長吻之後，麟一郎放心地鬆了一口氣。

「我也想去游泳，才剛走出小木屋，前後就差一秒，這個怪物就把房子壓垮了！」

克拉拉依然心有餘悸。

「泰洛呢？」

「因為屋裡放著卸下的馬鞍，所以我派牠留守了——真是可憐哪！因為馬栓在外頭，也是不得已呀，如果讓狗跟著我就沒事了！」

「別自責了，牠換了妳一命呀……只是話說回來，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確認對方平安無事後，接踵而來的是不解的疑問。

「麟，會不會是飛碟？」

——原來如此，經她這麼一說，這玩意似乎跟傳聞中的「飛碟」一、也就是幽浮並無二致。若要打個比方，這從天而降的物體，就像是扁平的甜甜圈中間塞著一粒乒乓球，直徑約莫三十公尺、高三公尺左右的圓盤中央，凸起一枚直徑十公尺左右的球體。閃著橘紅色光芒的金屬外殼一部分已經受損，從裡面透出柔和的光線，上前窺伺，可以看見類似機械的東西正在運轉。

麟一郎開始在意起自己的赤身裸體。先前事出緊急，此刻確認克拉拉平安無事後，便不由得感到尷尬；畢竟儘管兩人已經互訂鴛盟，卻尚未發展到肉體關係。

束長吻之後，麟一郎放心地鬆了一口氣。

「我也想去游泳，才剛走出小木屋，前後就差一秒，這個怪物就把房子壓垮了！」

克拉拉依然心有餘悸。

「泰洛呢？」

「因為屋裡放著卸下的馬鞍，所以我派牠留守了——真是可憐哪！因為馬栓在外頭，也是不得已呀，如果讓狗跟著我就沒事了！」

「別自責了，牠換了妳一命呀……只是話說回來，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確認對方平安無事後，接踵而來的是不解的疑問。

「麟，會不會是飛碟？」

——原來如此，經她這麼一說，這玩意似乎跟傳聞中的「飛碟」一、也就是幽浮並無二致。若要打個比方，這從天而降的物體，就像是扁平的甜甜圈中間塞著一粒乒乓球，直徑約莫三十公尺、高三公尺左右的圓盤中央，凸起一枚直徑十公尺左右的球體。閃著橘紅色光芒的金屬外殼一部分已經受損，從裡面透出柔和的光線，上前窺伺，可以看見類似機械的東西正在運轉。

麟一郎開始在意起自己的赤身裸體。先前事出緊急，此刻確認克拉拉平安無事後，便不由得感到尷尬；畢竟儘管兩人已經互訂鴛盟，卻尚未發展到肉體關係。

他面紅耳赤地想前往適才寬衣的岸邊，不料此時飛碟內部的機械停止運轉，旋轉軸突然斷裂，部分機身傾頹在地，留下僅容一人通行的間隙。

克拉拉大膽地想近身探個究竟。

「慢著，克拉拉！」麟一郎叫住她。「裡面不曉得有什麼，太危險了。等我把衣服拿回來，再一起進去吧！」

「人家現在想看嘛！」克拉拉故意不看他。她是一個有著強烈好奇心與冒險心的女子。

「又給我出難題……」

麟一郎進退兩難。依她的個性，顯然很有可能趁著自己去取衣物的時候一個人進去。他不能讓她冒險。

「算了，留妳一人鐵定惹麻煩，我先進去吧！」

就這樣，兩人走進墜落的飛碟中；只是，正因為麟一郎赤身露體，所以不可思議的命運，徹底改變了他們往後的一切。然而，此刻的兩人，對此依然毫無所覺……

他面紅耳赤地想前往適才寬衣的岸邊，不料此時飛碟內部的機械停止運轉，旋轉軸突然斷裂，部分機身傾頹在地，留下僅容一人通行的間隙。

克拉拉大膽地想近身探個究竟。

「慢著，克拉拉！」麟一郎叫住她。「裡面不曉得有什麼，太危險了。等我把衣服拿回來，再一起進去吧！」

「人家現在想看嘛！」克拉拉故意不看他。她是一個有著強烈好奇心與冒險心的女子。

「又給我出難題……」

麟一郎進退兩難。依她的個性，顯然很有可能趁著自己去取衣物的時候一個人進去。他不能讓她冒險。

「算了，留妳一人鐵定惹麻煩，我先進去吧！」

就這樣，兩人走進墜落的飛碟中；只是，正因為麟一郎赤身露體，所以不可思議的命運，徹底改變了他們往後的一切。然而，此刻的兩人，對此依然毫無所覺……

1 即三三九度，又稱「三獻之儀」，是神道結婚式當中的一種固有儀式。

2 洛勃特的暱稱。

1 即三三九度，又稱「三獻之儀」，是神道結婚式當中的一種固有儀式。

2 洛勃特的暱稱。

27 第一章 發端



飛碟之中



飛碟之中

1　美女與侏儒

從毀壞的機艙門口走進迴廊不久，兩人便發現一條連接中控室的走廊。艙內明明不見照明裝置，卻洋溢著明亮的日光，想必是採用了類似電子能源的冷光吧！地面雖未鋪設地毯，卻像橡膠一樣富有彈性，麟一郎光裸的赤足完全感覺不到金屬特有的冰冷觸感，不曉得那是什麼材質製成的？走廊與中控室之間的隔屏似乎設有自動感應裝置，兩人一接近便自動開啟。

出現在眼前的，是一間約莫八疊大、附有圓形天井的房間。室內中央有一張類似庭園盆景、用來放置工作物品的圓桌，另一隅則有非常多的計量儀器，大概是駕駛座吧？可是卻看不見半個人影。

從門口踏進一步，兩人便聽見隔室傳來像是野獸的低沉咆哮聲。環顧四周，沿著右手邊的牆面裝設著一張圓形的豪華長椅，在那前面有個女人倒在地板上。首先映入麟一郎眼底的是，幾乎徹底暴露的下半身、豐滿的大腿，以至優美的足踝，一雙美好的腿部曲線。

1　美女與侏儒

從毀壞的機艙門口走進迴廊不久，兩人便發現一條連接中控室的走廊。艙內明明不見照明裝置，卻洋溢著明亮的日光，想必是採用了類似電子能源的冷光吧！地面雖未鋪設地毯，卻像橡膠一樣富有彈性，麟一郎光裸的赤足完全感覺不到金屬特有的冰冷觸感，不曉得那是什麼材質製成的？走廊與中控室之間的隔屏似乎設有自動感應裝置，兩人一接近便自動開啟。

出現在眼前的，是一間約莫八疊大、附有圓形天井的房間。室內中央有一張類似庭園盆景、用來放置工作物品的圓桌，另一隅則有非常多的計量儀器，大概是駕駛座吧？可是卻看不見半個人影。

從門口踏進一步，兩人便聽見隔室傳來像是野獸的低沉咆哮聲。環顧四周，沿著右手邊的牆面裝設著一張圓形的豪華長椅，在那前面有個女人倒在地板上。首先映入麟一郎眼底的是，幾乎徹底暴露的下半身、豐滿的大腿，以至優美的足踝，一雙美好的腿部曲線。

31　第二章　飛碟之中

快步走近一看，更教他驚心動魄。那是一名風華絕代的美人。年約二十五、六，身高與克拉拉差不多。一件類似短外褂、透著紫光的奇特毛皮披肩褪了下來，身上僅穿著一套裹住乳房至腿根部分，像泳裝一樣的簡單服飾。她的右臂橫放在地，看得見腋下的金色腋毛。彷彿浮雕寶石般清澈透明的便衣下，勾勒出健康的粉紅色肌膚、隆起的雙峰、盈盈一握的腰肢以及豐滿的俏臀，如此成熟的女體線條，赤裸裸地挑逗著麟一郎的目光。蓬亂如雲的金髮披覆在地上，雙眸緊閉，高雅而鮮明的細眉、可以窺見齒若編貝的嘴角，透著薄唇特有的嬌豔媚態、優美且細緻的鼻樑與耳輪……儘管服飾給人一種異國風情，不過她無疑是北歐金髮女郎的頂級典範。乍看下沒有外傷，呼吸也並未完全停止。可能是墜落時的衝擊，讓她昏厥過去了吧！麟一郎跪坐在女郎的頭側，然後扶起她的上半身。一股難以言喻的芬芳香氣，飄散在他的鼻間。

抱起女郎的時候，兩人忍不住驚呼一聲。由於那東西壓在披肩下，所以兩人一直沒有發現它；原來在她的嬌軀下，有一個猶若座墊般的物體俯臥著。

那是一個人——雖是畸形的侏儒，卻也算是一個人。身高九十公分左右，全裸，陰莖被切斷，身軀短小卻穠纖合度。雙腳只到足踝，沒有腳掌，末端狀似研磨杵，手指也沒有指甲。奇妙的是從長椅下方延伸出一條讓人直覺想到電線的肉繩子，肉繩子在地上蜿蜒爬行，最後沒入這個怪東西的肛門內。他的頭部是非常狹小的倒三角形，臉的下半部比小孩的顱骨還細，

快步走近一看，更教他驚心動魄。那是一名風華絕代的美人。年約二十五、六，身高與克拉拉差不多。一件類似短外褂、透著紫光的奇特毛皮披肩褪了下來，身上僅穿著一套裹住乳房至腿根部分，像泳裝一樣的簡單服飾。她的右臂橫放在地，看得見腋下的金色腋毛。彷彿浮雕寶石般清澈透明的便衣下，勾勒出健康的粉紅色肌膚、隆起的雙峰、盈盈一握的腰肢以及豐滿的俏臀，如此成熟的女體線條，赤裸裸地挑逗著麟一郎的目光。蓬亂如雲的金髮披覆在地上，雙眸緊閉，高雅而鮮明的細眉、可以窺見齒若編貝的嘴角，透著薄唇特有的嬌豔媚態、優美且細緻的鼻樑與耳輪……儘管服飾給人一種異國風情，不過她無疑是北歐金髮女郎的頂級典範。乍看下沒有外傷，呼吸也並未完全停止。可能是墜落時的衝擊，讓她昏厥過去了吧！麟一郎跪坐在女郎的頭側，然後扶起她的上半身。一股難以言喻的芬芳香氣，飄散在他的鼻間。

抱起女郎的時候，兩人忍不住驚呼一聲。由於那東西壓在披肩下，所以兩人一直沒有發現它；原來在她的嬌軀下，有一個猶若座墊般的物體俯臥著。

那是一個人——雖是畸形的侏儒，卻也算是一個人。身高九十公分左右，全裸，陰莖被切斷，身軀短小卻穠纖合度。雙腳只到足踝，沒有腳掌，末端狀似研磨杵，手指也沒有指甲。奇妙的是從長椅下方延伸出一條讓人直覺想到電線的肉繩子，肉繩子在地上蜿蜒爬行，最後沒入這個怪東西的肛門內。他的頭部是非常狹小的倒三角形，臉的下半部比小孩的顱骨還細，

簡直像是被人從左右兩側壓擠以至扁縮了一般，他沒有上耳殼，只有耳洞，鼻子也像被削去似的，只留下兩個孔，眼睛雖是睜開的，瞳孔卻一片混濁，足見他視力不佳。不用說頭髮了，連一根睫毛、眉毛、鬍子都沒有。他昏迷不醒，嘴巴無力地張開，一看，牙齒全被拔光了。再往深處看，這東西嘴巴裡的舌頭很大，不像一般人扁平，而是呈筒狀，教人忍不住跟陰莖聯想在一起……愈看愈覺得他是一個醜怪的畸形人。他的膚色偏黃，與女郎下半身燦爛奪目的白皙一比，顯得有些髒。

由於對比太過強烈，面對應該先救哪一個的問題，麟一郎完全沒有遲疑。跟侏儒比起來，當然要先讓女郎清醒。

「如果有白蘭地或什麼酒就好了。」克拉拉說。

此時，又聽見隔室傳來野獸的低吼聲。是狗吧？他們同時聽見物體撞擊牆壁的聲響。

「要快的話，只好不擇手段了。」

麟一郎左手抱著女郎，右手連續甩了女郎左右幾個巴掌。克拉拉站在一旁，目不轉睛地凝望著。片刻，女郎的雙頰泛起紅潮，突然間睜開雙眼，看著麟一郎與克拉拉。

感覺雙頰吃痛的寶琳，隨即恢復了意識。上方有兩張臉正注視著自己。是白人的臉與黃人鴉俘的臉。

——年輕的美麗小姐帶著一名年輕的雄性鴉俘……

簡直像是被人從左右兩側壓擠以至扁縮了一般，他沒有上耳殼，只有耳洞，鼻子也像被削去似的，只留下兩個孔，眼睛雖是睜開的，瞳孔卻一片混濁，足見他視力不佳。不用說頭髮了，連一根睫毛、眉毛、鬍子都沒有。他昏迷不醒，嘴巴無力地張開，一看，牙齒全被拔光了。再往深處看，這東西嘴巴裡的舌頭很大，不像一般人扁平，而是呈筒狀，教人忍不住跟陰莖聯想在一起……愈看愈覺得他是一個醜怪的畸形人。他的膚色偏黃，與女郎下半身燦爛奪目的白皙一比，顯得有些髒。

由於對比太過強烈，面對應該先救哪一個的問題，麟一郎完全沒有遲疑。跟侏儒比起來，當然要先讓女郎清醒。

「如果有白蘭地或什麼酒就好了。」克拉拉說。

此時，又聽見隔室傳來野獸的低吼聲。是狗吧？他們同時聽見物體撞擊牆壁的聲響。

「要快的話，只好不擇手段了。」

麟一郎左手抱著女郎，右手連續甩了女郎左右幾個巴掌。克拉拉站在一旁，目不轉睛地凝望著。片刻，女郎的雙頰泛起紅潮，突然間睜開雙眼，看著麟一郎與克拉拉。

感覺雙頰吃痛的寶琳，隨即恢復了意識。上方有兩張臉正注視著自己。是白人的臉與黃人鴉俘的臉。

——年輕的美麗小姐帶著一名年輕的雄性鴉俘……

她陷入毫無道理可言的錯覺，一時竟以為自己已經回到出發時的三九七〇號台球面，也就是地球紀元三九七〇年的空間；或許自己是墜落在球面上的某處，被鄰近別墅的小姐救了吧？雖然沉迷於自慰的歡愉中而忘了時間也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的理由還是因為克拉拉的穿著與麟一郎的裸體。

前史時代，也就是人類還不知道宇宙世界、僅在地球表面上經營文明的時代，女性隸屬於男性，穿裙子就是重要的象徵；這是寶琳在歷史課堂上學到的，也曾透過航時遊步艇參觀過。她並未正式研究過古代風俗，會認為自己穿著的騎馬裝、長靴，與前史時代的女性毫無瓜葛也是無可厚非，所以看見身穿騎馬裝、手持皮鞭的克拉拉，才會錯以為是同時代的人。

當然，對於對方的衣料為何如此粗糙，她多少也有些起疑，不過轉念又想，畢竟人類發祥地的故居「地球別墅」，所以也是在所難免吧！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也不能怪她，畢竟人類發祥地的故居「地球」，對宇宙帝國「邑司」而言，不過是區區一顆行星罷了，若從天狼星系中心的母星來看，地球就只是個窮鄉僻壤，自然跟不上流行。不管怎麼說，上衣黑、長褲白的服裝是騎士的正式服裝，何況女子還帶了一個鴉俘，不是嗎？

前史時代，舊鴉俘和人類齊名——不，是他們僭越自稱人類——在鴉腐-諸島形成國家，不僅過著和人類同等的食衣住行生活，同時還嘗試對人類的國家發動戰爭，文明十分發達。自從「新地球女王國」再度占領地球後，為繁殖具備人類意識的土著鴉俘，好做為原生鴉俘

她陷入毫無道理可言的錯覺，一時竟以為自己已經回到出發時的三九七〇號台球面，也就是地球紀元三九七〇年的空間；或許自己是墜落在球面上的某處，被鄰近別墅的小姐救了吧？雖然沉迷於自慰的歡愉中而忘了時間也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的理由還是因為克拉拉的穿著與麟一郎的裸體。

前史時代，也就是人類還不知道宇宙世界、僅在地球表面上經營文明的時代，女性隸屬於男性，穿裙子就是重要的象徵；這是寶琳在歷史課堂上學到的，也曾透過航時遊步艇參觀過。她並未正式研究過古代風俗，會認為自己穿著的騎馬裝、長靴，與前史時代的女性毫無瓜葛也是無可厚非，所以看見身穿騎馬裝、手持皮鞭的克拉拉，才會錯以為是同時代的人。

當然，對於對方的衣料為何如此粗糙，她多少也有些起疑，不過轉念又想，畢竟人類發祥地的故居「地球別墅」，所以也是在所難免吧！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也不能怪她，畢竟人類發祥地的故居「地球」，對宇宙帝國「邑司」而言，不過是區區一顆行星罷了，若從天狼星系中心的母星來看，地球就只是個窮鄉僻壤，自然跟不上流行。不管怎麼說，上衣黑、長褲白的服裝是騎士的正式服裝，何況女子還帶了一個鴉俘，不是嗎？

前史時代，舊鴉俘和人類齊名——不，是他們僭越自稱人類——在鴉腐-諸島形成國家，不僅過著和人類同等的食衣住行生活，同時還嘗試對人類的國家發動戰爭，文明十分發達。自從「新地球女王國」再度占領地球後，為繁殖具備人類意識的土著鴉俘，好做為原生鴉俘

的供應源，因此鴉俘們的國家「邪蠻」（jaban）表面上得以在鴉腐諸島存續，實際上在傘狀的閉鎖空間內，已被正式劃為「土著畜人飼育地區」，受畜人省土著畜人局畜政課委託，負責保育工作，「枷俘」們（邪蠻國的鴉俘，jaban+yapoo=jap）[2]就住在那裡……這些知識可在小學理科課本中的「人類以外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做為範例學到，也是邑司人眾所皆知的事實。寶琳在成人後歷經數次狩獵，也瞭解實際的鴉俘，不過一開始怎麼樣都無法想像穿著衣服的鴉俘，直到透過教材的立體電影，看見土著鴉俘的生活狀況才明白。……而眼前這個黃皮膚的人正是赤身露體。因為那是前史時代尚未存在的鴉俘風俗，所以她才會以為自己已經回到原球面，這確實是無可厚非。話說回來，這個鴉俘是尚未加工過的原生鴉俘（raw yapoo），沒有項圈。由於「原生畜人飼養令」的明文規定，在母星絕對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不過她想，或許地球比較特別，所以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總之，陷入這種錯覺的寶琳，做夢都沒想到自己其實身在地球紀元一九六X年的空間。面對克拉拉擔憂似地盯著自己，寶琳微笑地向她道謝。

「謝謝妳救了我。」

語言是英語。一種奇腔怪調的英語。人類征服宇宙是靠盎格魯撒克遜人才能達成，因此英語自然便成為宇宙帝國「邑司」的共通語。縱然歷經漫長的歷史變遷，貴族階級的人們還

的供應源，因此鴉俘們的國家「邪蠻」（jaban）表面上得以在鴉腐諸島存續，實際上在傘狀的閉鎖空間內，已被正式劃為「土著畜人飼育地區」，受畜人省土著畜人局畜政課委託，負責保育工作，「枷俘」們（邪蠻國的鴉俘，jaban+yapoo=jap）[2]就住在那裡……這些知識可在小學理科課本中的「人類以外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做為範例學到，也是邑司人眾所皆知的事實。寶琳在成人後歷經數次狩獵，也瞭解實際的鴉俘，不過一開始怎麼樣都無法想像穿著衣服的鴉俘，直到透過教材的立體電影，看見土著鴉俘的生活狀況才明白。……而眼前這個黃皮膚的人正是赤身露體。因為那是前史時代尚未存在的鴉俘風俗，所以她才會以為自己已經回到原球面，這確實是無可厚非。話說回來，這個鴉俘是尚未加工過的原生鴉俘（raw yapoo），沒有項圈。由於「原生畜人飼養令」的明文規定，在母星絕對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不過她想，或許地球比較特別，所以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總之，陷入這種錯覺的寶琳，做夢都沒想到自己其實身在地球紀元一九六X年的空間。面對克拉拉擔憂似地盯著自己，寶琳微笑地向她道謝。

「謝謝妳救了我。」

語言是英語。一種奇腔怪調的英語。人類征服宇宙是靠盎格魯撒克遜人才能達成，因此英語自然便成為宇宙帝國「邑司」的共通語。縱然歷經漫長的歷史變遷，貴族階級的人們還

是盡其所能地重視並維持往日的發音與修辭。正因如此，雖然有著獨特腔調，但克拉拉及麟一郎聽在耳裡時，還是能充分理解寶琳的英語。那是年輕女性特有的清爽嗓音。兩人不由得交換了一下眼色。

「沒事吧？有沒有哪裡不舒服？」克拉拉用流利的英語問她。麟一郎的英語雖也不錯，不過在表達方面還是不如克拉拉。

「嗯，好多了。」

寶琳嬌軀一扭，不動聲色地從麟一郎的臂膀間悄悄溜走。她站了起來，一面披上披肩一面答道。麟一郎對她如此矯捷的舉動啞口無言，此時此刻才想起自己赤身露體，好不尷尬。沒想到竟會在飛碟裡面，遇見這樣一名絕色美女！

——唉，要是我有衣物蔽體就好了……

「不過，今天還是受了一點驚嚇。我前往四世紀遊航，回程時睡得太熟……」寶琳極力掩飾，不說自己其實是耽溺在自慰的歡愉中，然而思及對方看見頭上沒穿褲子（第五章之3）的舌人形時，可能從中推知一二，不由得羞赧得紅了臉，迅速地接下去說道：「……自動裝置好像故障了，感覺正向下墜落，就在我回神的時候，轟然一聲，便失去了意識。」

——舌人形那傢伙，技術實在太高超；都怪他，我才會當眾出醜的！也許將會有八卦流言傳出：瓊森少侯爵夫人在航時遊步裡，因陶醉於自慰的快感，才導致這一起墜落事件……

是盡其所能地重視並維持往日的發音與修辭。正因如此，雖然有著獨特腔調，但克拉拉及麟一郎聽在耳裡時，還是能充分理解寶琳的英語。那是年輕女性特有的清爽嗓音。兩人不由得交換了一下眼色。

「沒事吧？有沒有哪裡不舒服？」克拉拉用流利的英語問她。麟一郎的英語雖也不錯，不過在表達方面還是不如克拉拉。

「嗯，好多了。」

寶琳嬌軀一扭，不動聲色地從麟一郎的臂膀間悄悄溜走。她站了起來，一面披上披肩一面答道。麟一郎對她如此矯捷的舉動啞口無言，此時此刻才想起自己赤身露體，好不尷尬。沒想到竟會在飛碟裡面，遇見這樣一名絕色美女！

——唉，要是我有衣物蔽體就好了……

「不過，今天還是受了一點驚嚇。我前往四世紀遊航，回程時睡得太熟……」寶琳極力掩飾，不說自己其實是耽溺在自慰的歡愉中，然而思及對方看見頭上沒穿褲子（第五章之3）的舌人形時，可能從中推知一二，不由得羞赧得紅了臉，迅速地接下去說道：「……自動裝置好像故障了，感覺正向下墜落，就在我回神的時候，轟然一聲，便失去了意識。」

——舌人形那傢伙，技術實在太高超；都怪他，我才會當眾出醜的！也許將會有八卦流言傳出：瓊森少侯爵夫人在航時遊步裡，因陶醉於自慰的快感，才導致這一起墜落事件……

焦躁不安的寶琳把滿腔的憤懣表現在腳上的動作，她用穿著涼鞋的玉足，用力地往昏迷不醒的肉足凳的大頭踹過去。看見女郎俐落的動作與踢法的狠勁，麟一郎不由得大吃一驚。

2 讀心家具

被踹的舌人形恢復了意識。讀心神經中樞清楚感應到主人強烈的怒意，只見他匍匐在地，縮起四肢，一付恐懼的模樣；暴露在外的背脊上，看得見兩塊人類腳型的凹槽。

在此，必須針對舌人形的讀心功能加以說明。畢竟讀心家具首先出現，是在相當於地球紀元三十世紀的時候，因此若不向身處二十世紀的讀者說明，恐怕無人明白那是什麼東西吧！

讀心家具是活體家具的一種。所謂活體家具，就是以鴉俘的肉體為材料製成的家具，之所以有如此的突破，全都是仰賴於畜體循環裝置的發明。就像後面的說明般（第六章之2），一般鴉俘的體內都寄生著一種名為「天馬吸餌蛔蟲」的寄生蟲，再借牠的消化能力，把最下等的穢物轉換成畜乳，提供自己養分。在這種情況下，定時的餵食是必要的。一般的鴉俘都能自行攝食，沒有這個困擾，但被剝奪個體性、移動性，家具化了的鴉俘，則必須仰賴使用者的餵食。

焦躁不安的寶琳把滿腔的憤懣表現在腳上的動作，她用穿著涼鞋的玉足，用力地往昏迷不醒的肉足凳的大頭踹過去。看見女郎俐落的動作與踢法的狠勁，麟一郎不由得大吃一驚。

2 讀心家具

被踹的舌人形恢復了意識。讀心神經中樞清楚感應到主人強烈的怒意，只見他匍匐在地，縮起四肢，一付恐懼的模樣；暴露在外的背脊上，看得見兩塊人類腳型的凹槽。

在此，必須針對舌人形的讀心功能加以說明。畢竟讀心家具首先出現，是在相當於地球紀元三十世紀的時候，因此若不向身處二十世紀的讀者說明，恐怕無人明白那是什麼東西吧！

讀心家具是活體家具的一種。所謂活體家具，就是以鴉俘的肉體為材料製成的家具，之所以有如此的突破，全都是仰賴於畜體循環裝置的發明。就像後面的說明般（第六章之2），一般鴉俘的體內都寄生著一種名為「天馬吸餌蛔蟲」的寄生蟲，再借牠的消化能力，把最下等的穢物轉換成畜乳，提供自己養分。在這種情況下，定時的餵食是必要的。一般的鴉俘都能自行攝食，沒有這個困擾，但被剝奪個體性、移動性，家具化了的鴉俘，則必須仰賴使用者的餵食。

為了解決這個困擾，才促使畜體循環的發明。鴉俘的身體本來與人類一樣，由小腸壁吸收養份，供給身體營養。這時候，只要從體外插入管子，連接小腸的前端，讓體內變成必須經由寄生蟲消化吸收養分再提供畜乳的組織。吸收完畢的殘渣，則透過小腸末端附近連接的導管，排放到外面。同時膀胱也開了一條輸尿管，將不需要的廢物一併排放出去。因此，肉體不再需要進食與排泄這兩種作業，而口腔、舌頭、胃等器官，也從本來的用途轉換成其他的功能。

這兩種入管與出管合而為一，變成一條猶如電線般的線材，安裝時從肛門插入，便能完成連接。被安裝這種裝置的鴉俘，成為只有透過導管才能生存的活體家具；這類家具十分耐用，不需食衣住行等勞役，而是一具擺設在室內、聽候主人差遣的身體。

活體家具不具備移動性，就像家電用品，只有經由更換別的插座，才能達到移動的目的，否則獨立的移動能力就僅限於能源線的長度；然而，牠的個體意識卻未必盡數失去。更進一步地說，身體與心靈的個體性均被剝奪的，正是讀心家具。如同之後的闡述（第二四3），以個體獨立的原生鴉俘為例，讓從畜擁有讀心功能會帶來許多麻煩，不過若是製成活體家具，就有經常循環畜體的畜乳，工作上比較方便。順便一提，未被家具化、材料化，擁有個體性、移動能力的畜人動物（包含原生鴉俘）稱為「個畜」，而個畜又可進一步分為以勞役為主的役畜（搬運畜等），以及處理主人身邊雜務的從畜（畜人犬等）。介於個畜與家具之間的，則是一種活體利用家具（肉椅子等）。從畜又名 pantie，根據S．馬克蘭的《語源考證》，在滿足身邊私密用

為了解決這個困擾，才促使畜體循環的發明。鴉俘的身體本來與人類一樣，由小腸壁吸收養份，供給身體營養。這時候，只要從體外插入管子，連接小腸的前端，讓體內變成必須經由寄生蟲消化吸收養分再提供畜乳的組織。吸收完畢的殘渣，則透過小腸末端附近連接的導管，排放到外面。同時膀胱也開了一條輸尿管，將不需要的廢物一併排放出去。因此，肉體不再需要進食與排泄這兩種作業，而口腔、舌頭、胃等器官，也從本來的用途轉換成其他的功能。

這兩種入管與出管合而為一，變成一條猶如電線般的線材，安裝時從肛門插入，便能完成連接。被安裝這種裝置的鴉俘，成為只有透過導管才能生存的活體家具；這類家具十分耐用，不需食衣住行等勞役，而是一具擺設在室內、聽候主人差遣的身體。

活體家具不具備移動性，就像家電用品，只有經由更換別的插座，才能達到移動的目的，否則獨立的移動能力就僅限於能源線的長度；然而，牠的個體意識卻未必盡數失去。更進一步地說，身體與心靈的個體性均被剝奪的，正是讀心家具。如同之後的闡述（第二四3），以個體獨立的原生鴉俘為例，讓從畜擁有讀心功能會帶來許多麻煩，不過若是製成活體家具，就有經常循環畜體的畜乳，工作上比較方便。順便一提，未被家具化、材料化，擁有個體性、移動能力的畜人動物（包含原生鴉俘）稱為「個畜」，而個畜又可進一步分為以勞役為主的役畜（搬運畜等），以及處理主人身邊雜務的從畜（畜人犬等）。介於個畜與家具之間的，則是一種活體利用家具（肉椅子等）。從畜又名 pantie，根據S．馬克蘭的《語源考證》，在滿足身邊私密用

途的這點上，與 pany 十分相近。

話說回來，這類活體家具的能源線是透過四次元操作，因此通常不會顯現在人類的視覺上，如今是由於飛碟墜落，造成裝置故障，才會讓人看見。

從特定人士的肉體採集液體——血液、淋巴液、什麼都行，通常都用尿液——再放進物質複製機內，一面穩定地複製並補充同質性的液體，一面與畜乳混勻。一般而言，液體讓小腸吸收的同時，會在大腦的固定部位——視床下部的局部——注射一種腦波感應促進劑，也就是傳導荷爾蒙（telepormone〈telepathy+hormone〉），IQ（智能指數）高的鴉俘，會在那個部位產生一處能夠接受他人思想腦波的神經中樞。

在那裡，特定使用者的體液被小腸吸收後，混入其中開始發揮作用，於是活體家具只能接收該名使用者的腦波訊息。為維持牠的讀心功能，必須經常將體液混雜在畜乳中，不過在複製機的協助下，只要從人體上採集一次即可。

讀心功能化的家具，自我意識將被消滅，雖會殘留一些潛在的記憶，卻無法進行獨立的思考。除了肉體之外，精神方面也喪失個體性，形同人類四肢的延長。曾經被使用者賦予過讀心功能者，若要將之抹消、重新讓其他使用者賦予讀心功能，以邑司的腦波科學來說是不可能的。家具的精神完全隸屬於這名特定的使用者，使用者死亡，家具也會隨之死亡——不，

途的這點上，與 pany 十分相近。

話說回來，這類活體家具的能源線是透過四次元操作，因此通常不會顯現在人類的視覺上，如今是由於飛碟墜落，造成裝置故障，才會讓人看見。

從特定人士的肉體採集液體——血液、淋巴液、什麼都行，通常都用尿液——再放進物質複製機內，一面穩定地複製並補充同質性的液體，一面與畜乳混勻。一般而言，液體讓小腸吸收的同時，會在大腦的固定部位——視床下部的局部——注射一種腦波感應促進劑，也就是傳導荷爾蒙（telepormone〈telepathy+hormone〉），IQ（智能指數）高的鴉俘，會在那個部位產生一處能夠接受他人思想腦波的神經中樞。

在那裡，特定使用者的體液被小腸吸收後，混入其中開始發揮作用，於是活體家具只能接收該名使用者的腦波訊息。為維持牠的讀心功能，必須經常將體液混雜在畜乳中，不過在複製機的協助下，只要從人體上採集一次即可。

讀心功能化的家具，自我意識將被消滅，雖會殘留一些潛在的記憶，卻無法進行獨立的思考。除了肉體之外，精神方面也喪失個體性，形同人類四肢的延長。曾經被使用者賦予過讀心功能者，若要將之抹消、重新讓其他使用者賦予讀心功能，以邑司的腦波科學來說是不可能的。家具的精神完全隸屬於這名特定的使用者，使用者死亡，家具也會隨之死亡——不，

家具的肉體並不會死亡，但會癡呆化，無法為其他人類所利用，因此會被施以殉死處分（從物廢棄）。這就是讀心家具。

讀心功能化的條件，必須具備一五〇以上的IQ。一般都是透過鴉俘的舊學者、教授們的血統進行交配，繁殖出高IQ的原生鴉俘，因此附有血統書、專門用來製造讀心家具的鴉俘，在市場上特別暢銷，正是基於這個緣故。

不過，並不是任何人都能使用讀心家具，只有貴族才可以。依據《原生畜人加工取締法》的規定，庶民是被禁止使用的；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們就生理上而言，根本無法使用。腦波科學尚未發達的二十世紀人也許很難理解，不過簡單的說，人類的思維形態有各式各樣的固定腦波，大致可區分成憤怒波、愛情波、命令波等幾種，其中的命令波與讀心家具的使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簡言之，QQ（命令波指數）一〇〇以下的腦波，無法支使相當敏銳的讀心家具；反過來說，要擁有一〇〇以上的QQ，只有貴族才辦得到，因為唯有貴族才具備遺傳的高QQ。嚴格而論，有時突變等因素會造成例外，根據《帝國貴族典範》，QQ低的貴族子弟將被貶為庶民，相對的，平民子弟的QQ若在一〇〇以上，配合其他的審查條件後，是可能被敘勛為下階貴族。換句話說，強烈的命令腦波是身為邑司貴族的資格之一。這是採行世襲制度的邑司貴族階級，在生理上、生物學上的一種保障。

身旁圍繞著活生生的器具，不必動到一根手指頭，只要心念一轉，所有事情都被安排得

家具的肉體並不會死亡，但會癡呆化，無法為其他人類所利用，因此會被施以殉死處分（從物廢棄）。這就是讀心家具。

讀心功能化的條件，必須具備一五〇以上的IQ。一般都是透過鴉俘的舊學者、教授們的血統進行交配，繁殖出高IQ的原生鴉俘，因此附有血統書、專門用來製造讀心家具的鴉俘，在市場上特別暢銷，正是基於這個緣故。

不過，並不是任何人都能使用讀心家具，只有貴族才可以。依據《原生畜人加工取締法》的規定，庶民是被禁止使用的；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們就生理上而言，根本無法使用。腦波科學尚未發達的二十世紀人也許很難理解，不過簡單的說，人類的思維形態有各式各樣的固定腦波，大致可區分成憤怒波、愛情波、命令波等幾種，其中的命令波與讀心家具的使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簡言之，QQ（命令波指數）一〇〇以下的腦波，無法支使相當敏銳的讀心家具；反過來說，要擁有一〇〇以上的QQ，只有貴族才辦得到，因為唯有貴族才具備遺傳的高QQ。嚴格而論，有時突變等因素會造成例外，根據《帝國貴族典範》，QQ低的貴族子弟將被貶為庶民，相對的，平民子弟的QQ若在一〇〇以上，配合其他的審查條件後，是可能被敘勛為下階貴族。換句話說，強烈的命令腦波是身為邑司貴族的資格之一。這是採行世襲制度的邑司貴族階級，在生理上、生物學上的一種保障。

身旁圍繞著活生生的器具，不必動到一根手指頭，只要心念一轉，所有事情都被安排得

服貼妥當，如此舒適的生活，有史以來只有邑司的貴族得以實現，並獲得這樣的享受。

言歸正傳，舌人形正是這類的讀心家具之一，不過不一樣的是，牠是寶琳向瓊森家專屬的家具工廠（在邑司，貴族的莊園經濟與平民的市場經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但，特別是大貴族，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有自家專屬的工場。）特別訂製的。當她收到報喜者的通知（第二八章），得知自己懷孕，就決定立刻動身前往地球別墅，儘管只有一個多月。「我想訂作一個可當肉足凳的舌人形。」身為貴族的寶琳，在面對平民出身、身為僕人的廠長的態度上不同於貴族同儕，談起自己要用的舌人形時，半分羞愧也無。「旅行用的，要做的小巧，功能也比一般多。行嗎？」「是，謹遵吩咐。舌長與前面訂作的一樣。夫人的要求是……」廠長查了一下手冊，「全長二十五公分，露出唇外的部分長十九公分，應該沒有問題。」

「現在用的這個，下顎太大了，這回的要再削小一點。旅行中多半會拿來擱腳，張開的角度太大的話，有點麻煩。」

「是，會再削小一點。」

「還有，我的汁水很多……」

由於對方是庶民，沒必要感到羞赧，所以連這種事也能平靜地敘述。

「是。我們會在慣例的唇部加工上，增加多一點的海綿。」

服貼妥當，如此舒適的生活，有史以來只有邑司的貴族得以實現，並獲得這樣的享受。

言歸正傳，舌人形正是這類的讀心家具之一，不過不一樣的是，牠是寶琳向瓊森家專屬的家具工廠（在邑司，貴族的莊園經濟與平民的市場經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但，特別是大貴族，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有自家專屬的工場。）特別訂製的。當她收到報喜者的通知（第二八章），得知自己懷孕，就決定立刻動身前往地球別墅，儘管只有一個多月。「我想訂作一個可當肉足凳的舌人形。」身為貴族的寶琳，在面對平民出身、身為僕人的廠長的態度上不同於貴族同儕，談起自己要用的舌人形時，半分羞愧也無。「旅行用的，要做的小巧，功能也比一般多。行嗎？」「是，謹遵吩咐。舌長與前面訂作的一樣。夫人的要求是……」廠長查了一下手冊，「全長二十五公分，露出唇外的部分長十九公分，應該沒有問題。」

「現在用的這個，下顎太大了，這回的要再削小一點。旅行中多半會拿來擱腳，張開的角度太大的話，有點麻煩。」

「是，會再削小一點。」

「還有，我的汁水很多……」

由於對方是庶民，沒必要感到羞赧，所以連這種事也能平靜地敘述。

「是。我們會在慣例的唇部加工上，增加多一點的海綿。」

「要具備讀心功能噢！」

「是，謹遵吩咐。請問您何時出發？」

「再過兩個星期左右。」

「是。那麼，請您即刻挑選一隻……」

「你到原生畜舍去，先挑選十二隻左右吧！我看過立體型錄後再做決定。」

站在工廠廠長的立場，兩星期的時間非常短。由於染色體手術發達，為受精前的精子與卵子進行核酸的生物科技加工，安排生出的肉體一如訂購的條件，其實不難，難就難在至少要花一年的時間。假設需求孔急，只有對原生鴉俘進行整形的外科手術一途了。

當寶琳從廠長初選的候補畜人中準備挑出一隻時，她看見了現在蹲著她腳邊的這個畸形侏儒。牠是一隻擁有健壯身軀與IQ一七四優秀智力的原生鴉俘。根據血統書上的記錄，牠的先祖是邪蠻國的某位大學教授，對瓊森一族的忠誠度也有極高的數值。

「就牠吧！看起來很健康，血統也不錯……」

「遵命。請夫人靜候十日。」

就這樣，決定了牠的命運。當牠被帶出原生畜舍時，聽見自己即將成為少夫人的舌人形，不禁難過得抽泣起來，然而對工廠的技師來說，感傷是無濟於事的，畢竟原生鴉俘不過是製造舌人形的材料罷了。首先，技師為牠去勢，然後放進活體縮小機（第九章之3），將身高縮成二分

「要具備讀心功能噢！」

「是，謹遵吩咐。請問您何時出發？」

「再過兩個星期左右。」

「是。那麼，請您即刻挑選一隻……」

「你到原生畜舍去，先挑選十二隻左右吧！我看過立體型錄後再做決定。」

站在工廠廠長的立場，兩星期的時間非常短。由於染色體手術發達，為受精前的精子與卵子進行核酸的生物科技加工，安排生出的肉體一如訂購的條件，其實不難，難就難在至少要花一年的時間。假設需求孔急，只有對原生鴉俘進行整形的外科手術一途了。

當寶琳從廠長初選的候補畜人中準備挑出一隻時，她看見了現在蹲著她腳邊的這個畸形侏儒。牠是一隻擁有健壯身軀與IQ一七四優秀智力的原生鴉俘。根據血統書上的記錄，牠的先祖是邪蠻國的某位大學教授，對瓊森一族的忠誠度也有極高的數值。

「就牠吧！看起來很健康，血統也不錯……」

「遵命。請夫人靜候十日。」

就這樣，決定了牠的命運。當牠被帶出原生畜舍時，聽見自己即將成為少夫人的舌人形，不禁難過得抽泣起來，然而對工廠的技師來說，感傷是無濟於事的，畢竟原生鴉俘不過是製造舌人形的材料罷了。首先，技師為牠去勢，然後放進活體縮小機（第九章之3），將身高縮成二分

之一。接著塗上藥劑，使全身的毛髮脫落。再把牙齒全部拔光，削去顎骨。為了符合少夫人的要求，讓她能在不完全張開胯股的情況下使用，只好將牠的臉部下半削窄。口腔變成只是放置舌頭的容器。舌頭必須是男根舌。利用造肉刺激劑使其發育，再移植縮小前切斷的陰莖海綿體。伸長時，露出唇外的部分也就是插入少夫人體內的部分，維持十九公分長是必要的。不只如此，為避免舌頭刺激分泌的愛液流出口腔外，唇部外側必須具有吸盤特質，內側則是海綿功能，關於這點，透過人工皮膚癌的技術便能輕易達到。從外表看來，唇部只是稍微浮腫些。再來，用童貞膜將兩片唇封起來。然後對眼球水晶體加壓，使視力減弱至二十個屈光度。以用途來說，牠只要在連接能源線的近距離內看得見主人的下半身，就已足夠。讀心家具不需要聽覺，所以鼓膜也一併除去。至於削去耳鼻與脫去頭髮的理由是一樣的，希望整體頭部的觸感柔順，毫無突起，讓少夫人使用時不會產生任何多餘的不舒適，這是技師的苦心。肉足凳經常趴在地上，沒有站立的必要，所以兩隻腳掌均被切斷。工廠備有寶琳的腳模。他們將腳模放在鴉俘的背上，在這塊事先已經注射肥肉劑促進厚度增長的肉背上，依樣挖出一對腳型，待一連串的肉體處理完畢後，最後再賦予讀心功能。誠如先前說明的方式，就是把寶琳的小水（即尿液，這是身為貴族必須隨身攜帶的用品）混入畜乳之中……

就這樣，十天前，一隻擁有貌似人類的肉體以及智力高乎同儕的鴉俘，已經搖身一變，成為瓊森侯爵少夫人專用的肉足凳兼舌人形，由於必須透過心電感應，所以連名字也沒有，

之一。接著塗上藥劑，使全身的毛髮脫落。再把牙齒全部拔光，削去顎骨。為了符合少夫人的要求，讓她能在不完全張開胯股的情況下使用，只好將牠的臉部下半削窄。口腔變成只是放置舌頭的容器。舌頭必須是男根舌。利用造肉刺激劑使其發育，再移植縮小前切斷的陰莖海綿體。伸長時，露出唇外的部分也就是插入少夫人體內的部分，維持十九公分長是必要的。不只如此，為避免舌頭刺激分泌的愛液流出口腔外，唇部外側必須具有吸盤特質，內側則是海綿功能，關於這點，透過人工皮膚癌的技術便能輕易達到。從外表看來，唇部只是稍微浮腫些。再來，用童貞膜將兩片唇封起來。然後對眼球水晶體加壓，使視力減弱至二十個屈光度。以用途來說，牠只要在連接能源線的近距離內看得見主人的下半身，就已足夠。讀心家具不需要聽覺，所以鼓膜也一併除去。至於削去耳鼻與脫去頭髮的理由是一樣的，希望整體頭部的觸感柔順，毫無突起，讓少夫人使用時不會產生任何多餘的不舒適，這是技師的苦心。肉足凳經常趴在地上，沒有站立的必要，所以兩隻腳掌均被切斷。工廠備有寶琳的腳模。他們將腳模放在鴉俘的背上，在這塊事先已經注射肥肉劑促進厚度增長的肉背上，依樣挖出一對腳型，待一連串的肉體處理完畢後，最後再賦予讀心功能。誠如先前說明的方式，就是把寶琳的小水（即尿液，這是身為貴族必須隨身攜帶的用品）混入畜乳之中……

就這樣，十天前，一隻擁有貌似人類的肉體以及智力高乎同儕的鴉俘，已經搖身一變，成為瓊森侯爵少夫人專用的肉足凳兼舌人形，由於必須透過心電感應，所以連名字也沒有，

就這樣送給了寶琳。那是三週前的事了。

之後，牠跟著旅行中的寶琳，白天是肉足凳，晚上則化身為舌人形。完全瞭解寶琳心思的牠，從未遇過主人像此刻這樣地震怒。

克拉拉與麟一郎無法體會舌人形為何如此地提心吊膽、恐懼不安——不，他們就連眼前的事物究竟為何，都無法清楚明瞭。牠背上的凹槽究竟具有何種功能？這個女郎是何方人物？這架 UFO 是哪裡建造的？英國？美國？還是蘇聯？無論如何，女郎駕駛的飛行物似乎不是什麼祕密武器——疑問不斷地湧上心頭，可是現階段在意自己赤身露體的麟一郎，連站起來的勇氣也無，只能坐在原地，仰望著女郎。女郎的視線落在他身後的克拉拉身上。

女郎的打扮可謂驚世駭俗。披肩雖然覆住了後背，正面的上半身卻只穿著一件類似泳裝的緊身衣。緊身衣密密裹著她的胴體，猶若無縫的天衣。質地呈淡藍色，但從不同的角度望去，衣料竟又散發出奇特的、隱約的七彩幻光。

然而，面對如此妖異的美豔，最教麟一郎心蕩神馳的，卻還是女郎那雙迷人的腿部曲線。在他眼前又開四十公分寬的雙腿，彷彿兩只閃著金色汗毛的象牙。麟一郎察覺自己的腦神經，已經被這名謎樣的女郎蠱惑了。這時，他又聽見狗的低吼聲。

「還有點痛呢！打得可真用力啊。」寶琳單手輕撫著臉頰，指間的寶石戒指閃閃發亮，她對身穿騎馬裝的小姐綻開微笑說道：「……這打耳光的方式實在特別，我深感佩服。」

就這樣送給了寶琳。那是三週前的事了。

之後，牠跟著旅行中的寶琳，白天是肉足凳，晚上則化身為舌人形。完全瞭解寶琳心思的牠，從未遇過主人像此刻這樣地震怒。

克拉拉與麟一郎無法體會舌人形為何如此地提心吊膽、恐懼不安——不，他們就連眼前的事物究竟為何，都無法清楚明瞭。牠背上的凹槽究竟具有何種功能？這個女郎是何方人物？這架 UFO 是哪裡建造的？英國？美國？還是蘇聯？無論如何，女郎駕駛的飛行物似乎不是什麼祕密武器——疑問不斷地湧上心頭，可是現階段在意自己赤身露體的麟一郎，連站起來的勇氣也無，只能坐在原地，仰望著女郎。女郎的視線落在他身後的克拉拉身上。

女郎的打扮可謂驚世駭俗。披肩雖然覆住了後背，正面的上半身卻只穿著一件類似泳裝的緊身衣。緊身衣密密裹著她的胴體，猶若無縫的天衣。質地呈淡藍色，但從不同的角度望去，衣料竟又散發出奇特的、隱約的七彩幻光。

然而，面對如此妖異的美豔，最教麟一郎心蕩神馳的，卻還是女郎那雙迷人的腿部曲線。在他眼前又開四十公分寬的雙腿，彷彿兩只閃著金色汗毛的象牙。麟一郎察覺自己的腦神經，已經被這名謎樣的女郎蠱惑了。這時，他又聽見狗的低吼聲。

「還有點痛呢！打得可真用力啊。」寶琳單手輕撫著臉頰，指間的寶石戒指閃閃發亮，她對身穿騎馬裝的小姐綻開微笑說道：「……這打耳光的方式實在特別，我深感佩服。」

「妳誤會了，不是我，是麟……是瀨部先生當機立斷……」

克拉拉不敢居功，連忙介紹麟一郎。

鴉俘不該冠上「先生」之類的尊稱，也沒有姓與名。如果她能仔細思考，自然會感到奇怪，遺憾的是，寶琳聽見「瀨部先生」這個奇怪的稱呼時，未能察覺其中的不對勁。只當他是一名從畜，「嗯，這名鴉俘——」她睨了麟一郎一眼，「倒是上等貨色嘛。願意讓給我嗎？我想訓練牠，參加明年的從畜評鑑展。我的目標是拿下天狼星大獎！」

「我想，妳可能誤會了……」

克拉拉忍不住開口解釋，寶琳卻以為對方有所不滿，企圖找理由拒絕，於是不等克拉拉說完，便開口說道：「唉呀，瞧我，還沒請教妳尊姓大名，就這麼多嘴囉嗦，對不起！希望妳別放在心上……」

「不是的，我想說的是瀨部先生……」

「別站著說話嘛，請坐！」

「妳誤會了，不是我，是麟……是瀨部先生當機立斷……」

克拉拉不敢居功，連忙介紹麟一郎。

鴉俘不該冠上「先生」之類的尊稱，也沒有姓與名。如果她能仔細思考，自然會感到奇怪，遺憾的是，寶琳聽見「瀨部先生」這個奇怪的稱呼時，未能察覺其中的不對勁。只當他是一名從畜，「嗯，這名鴉俘——」她睨了麟一郎一眼，「倒是上等貨色嘛。願意讓給我嗎？我想訓練牠，參加明年的從畜評鑑展。我的目標是拿下天狼星大獎！」

「我想，妳可能誤會了……」

克拉拉忍不住開口解釋，寶琳卻以為對方有所不滿，企圖找理由拒絕，於是不等克拉拉說完，便開口說道：「唉呀，瞧我，還沒請教妳尊姓大名，就這麼多嘴囉嗦，對不起！希望妳別放在心上……」

「不是的，我想說的是瀨部先生……」

「別站著說話嘛，請坐！」

3 畜人犬紐曼

寶琳完全無視麟一郎的存在，只是一味跟克拉拉說話。即使聽見「鴉俘」這個奇怪的稱呼，麟一郎依舊不明白自己已被視為下等畜牲，還以為原因是出在自己的一絲不掛。

——她是淑女，所以不能與裸男交談吧？克拉拉似乎也對與對方周旋一事感到困擾，這個時候，自己也必須有所行動才是。不過，首先最重要的是，赤身露體地坐在兩名正在交談的年輕女子腳邊，到底不是什麼光彩事。沒辦法，就算英語不夠流利，也要向女郎解釋自己被迫裸身飛奔的情急原委，為失禮一事道歉，然後回去穿上先前脫下的騎馬裝——

正當麟一郎一邊思索一邊準備起身之際，在他背後忽然傳來一陣聲響，緊接著，一頭野獸猛然撲了過來。就在克拉拉「啊——！」地失魂般尖叫出聲，以及寶琳猛然下令「住手！」的同一時刻，某種物體已經撲向麟一郎的後背。他想轉開上半身，右肩卻被咬了一口，接著整個人就好像被高壓電電到似的，全身一陣痙攣。下一秒，眼前的那條美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那東西從他的右肩踹開。剎那間，麟一郎的右耳劇痛不已，原來女郎的涼鞋邊緣刮破了他的耳朵皮膚。

「麟！」克拉拉面色鐵青地呼喚他。

「沒事，沒事的。」

3 畜人犬紐曼

寶琳完全無視麟一郎的存在，只是一味跟克拉拉說話。即使聽見「鴉俘」這個奇怪的稱呼，麟一郎依舊不明白自己已被視為下等畜牲，還以為原因是出在自己的一絲不掛。

——她是淑女，所以不能與裸男交談吧？克拉拉似乎也對與對方周旋一事感到困擾，這個時候，自己也必須有所行動才是。不過，首先最重要的是，赤身露體地坐在兩名正在交談的年輕女子腳邊，到底不是什麼光彩事。沒辦法，就算英語不夠流利，也要向女郎解釋自己被迫裸身飛奔的情急原委，為失禮一事道歉，然後回去穿上先前脫下的騎馬裝——

正當麟一郎一邊思索一邊準備起身之際，在他背後忽然傳來一陣聲響，緊接著，一頭野獸猛然撲了過來。就在克拉拉「啊——！」地失魂般尖叫出聲，以及寶琳猛然下令「住手！」的同一時刻，某種物體已經撲向麟一郎的後背。他想轉開上半身，右肩卻被咬了一口，接著整個人就好像被高壓電電到似的，全身一陣痙攣。下一秒，眼前的那條美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那東西從他的右肩踹開。剎那間，麟一郎的右耳劇痛不已，原來女郎的涼鞋邊緣刮破了他的耳朵皮膚。

「麟！」克拉拉面色鐵青地呼喚他。

「沒事，沒事的。」

寶琳以為對方怕狗，所以連忙出言安撫。「牠絕不會攻擊人類。」

「那是什麼東西？麟，要不要緊？」

克拉拉連忙探問他的情況，前一句是英語，後一句竟脫口說成德語。狗（？）的模樣教人害怕；麟一郎似乎被咬了，她想靠近麟一郎，卻無法靠近。

為了讓克拉拉放心，麟一郎試著回頭，然而卻全身麻痺、動彈不得。他驚駭得想開口說話，卻連這點也辦不到。不只如此，就連眼球也無法自由轉動。他感到無比怪異，自己就像看見蛇魔女梅杜莎的頭的人一樣，上半身定格在扭轉的那一瞬間，呈現石化狀態，耳上滴落的鮮血，染紅了地面。

一頭奇怪的狗慢條斯理地爬出來，走近寶琳身邊。她一面用腳愛撫那頭狗，一面訝異地望著吃驚的克拉拉：

「哎呀，妳不曉得現在最流行的舊石器時代人獵犬（neanderthal hound）嗎？」她不耐地說道。那口吻，就像洗練的都會女性在輕蔑農村女孩的無知一樣。

低著頭的麟一郎視野有限，只能看見寶琳光潔耀眼的雙腿，但是奇怪的狗影卻突然闖入他的視線之內。麟一郎目露疑惑，已經麻痺的肢體再度爬上一波教血液凍結的恐懼。那頭狗——如果牠是一頭狗，那麼也是人——或者說，是可以稱為「人」的物體。

寶琳以為對方怕狗，所以連忙出言安撫。「牠絕不會攻擊人類。」

「那是什麼東西？麟，要不要緊？」

克拉拉連忙探問他的情況，前一句是英語，後一句竟脫口說成德語。狗（？）的模樣教人害怕；麟一郎似乎被咬了，她想靠近麟一郎，卻無法靠近。

為了讓克拉拉放心，麟一郎試著回頭，然而卻全身麻痺、動彈不得。他驚駭得想開口說話，卻連這點也辦不到。不只如此，就連眼球也無法自由轉動。他感到無比怪異，自己就像看見蛇魔女梅杜莎的頭的人一樣，上半身定格在扭轉的那一瞬間，呈現石化狀態，耳上滴落的鮮血，染紅了地面。

一頭奇怪的狗慢條斯理地爬出來，走近寶琳身邊。她一面用腳愛撫那頭狗，一面訝異地望著吃驚的克拉拉：

「哎呀，妳不曉得現在最流行的舊石器時代人獵犬（neanderthal hound）嗎？」她不耐地說道。那口吻，就像洗練的都會女性在輕蔑農村女孩的無知一樣。

低著頭的麟一郎視野有限，只能看見寶琳光潔耀眼的雙腿，但是奇怪的狗影卻突然闖入他的視線之內。麟一郎目露疑惑，已經麻痺的肢體再度爬上一波教血液凍結的恐懼。那頭狗——如果牠是一頭狗，那麼也是人——或者說，是可以稱為「人」的物體。

牠的四肢、軀幹、頭部的比例勻稱，確實第一眼就會讓人聯想到牠是狗。金屬製的項圈光芒閃爍，後肢叉開、頭部上仰的姿態，也教人以為是大型犬。然而，在細節部分，牠卻和一般對狗的印象有著明顯出入。儘管牠的後肢與前肢差不多，一樣細短，並不適合直立行走，但那非常明顯是人類兩腳退化後的模樣。前肢的腳掌是五指俱備的退化手掌，腳部粗短，儘管乍看之下有著偶蹄動物的穩定感、四腳著地的姿態以及媲美野獸的敏捷，但事實上卻是人類的四肢。軀幹精悍瘦削，沒有一絲贅肉，腹部極細、極平坦，跟靈緹犬一樣步履輕快——說得更精確一點，就跟剛才壓在飛碟底下的泰洛幾乎一模一樣。除了頭部以外，幾乎沒有毛髮。曬黑的黃色身軀，背上留有類似野獸的抓痕與鞭撻過的痕跡，明白訴說牠過去曾經遭受激烈的驅使和調教。剃光的黑髮，寬額上刺著代表瓊森家徽章的雙頭鷲刺青，黑瞳塌鼻；總而言之，那張臉孔與麟一郎都屬於同一人種。牠的鼻下左右留著兩撇向上翹的鬍鬚，既怪異又滑稽，下方突出的可怕嘴唇以及展露在外的金屬犬牙，破壞了本來人類面目的協調；然而，儘管這張塌鼻翹嘴的臉孔遠比人類醜陋，卻無疑是人類的臉孔。

牠是寶琳．瓊森的愛犬，紐曼。

前史時代備受人類寵愛的舊犬，現在幾乎成為只能在動物園才可看到的珍稀動物；談到「狗」通常就是意指「畜人犬」的說法，已有幾個世紀的歷史了。短腿的鴉俘一出生就被送進天井低矮的籠子裡，透過天井上的電流，施以條件性的反射，經過二年整——若是縮小型

牠的四肢、軀幹、頭部的比例勻稱，確實第一眼就會讓人聯想到牠是狗。金屬製的項圈光芒閃爍，後肢叉開、頭部上仰的姿態，也教人以為是大型犬。然而，在細節部分，牠卻和一般對狗的印象有著明顯出入。儘管牠的後肢與前肢差不多，一樣細短，並不適合直立行走，但那非常明顯是人類兩腳退化後的模樣。前肢的腳掌是五指俱備的退化手掌，腳部粗短，儘管乍看之下有著偶蹄動物的穩定感、四腳著地的姿態以及媲美野獸的敏捷，但事實上卻是人類的四肢。軀幹精悍瘦削，沒有一絲贅肉，腹部極細、極平坦，跟靈緹犬一樣步履輕快——說得更精確一點，就跟剛才壓在飛碟底下的泰洛幾乎一模一樣。除了頭部以外，幾乎沒有毛髮。曬黑的黃色身軀，背上留有類似野獸的抓痕與鞭撻過的痕跡，明白訴說牠過去曾經遭受激烈的驅使和調教。剃光的黑髮，寬額上刺著代表瓊森家徽章的雙頭鷲刺青，黑瞳塌鼻；總而言之，那張臉孔與麟一郎都屬於同一人種。牠的鼻下左右留著兩撇向上翹的鬍鬚，既怪異又滑稽，下方突出的可怕嘴唇以及展露在外的金屬犬牙，破壞了本來人類面目的協調；然而，儘管這張塌鼻翹嘴的臉孔遠比人類醜陋，卻無疑是人類的臉孔。

牠是寶琳．瓊森的愛犬，紐曼。

前史時代備受人類寵愛的舊犬，現在幾乎成為只能在動物園才可看到的珍稀動物；談到「狗」通常就是意指「畜人犬」的說法，已有幾個世紀的歷史了。短腿的鴉俘一出生就被送進天井低矮的籠子裡，透過天井上的電流，施以條件性的反射，經過二年整——若是縮小型

的話，期間則可以短縮到兩個月——養成牠終身爬行的習性。於是，短腿的鴉俘被製成畜人犬，其中又有體型大小、毛皮、有尾等區別，由於鴉俘育種學的進步，培育出數十種的變種，和以前的犬隻一樣具備了多樣性，而且優秀能力遠勝以前的犬隻，所以迅速成為寵物界的王者；古老的「狗」被趕進了動物園，畜人犬奪走了「狗」這個人類最忠實伴侶的頭銜。在邑司，畜人系動物（使用原生鴉俘變形而製成的家畜總稱）中，沒有比牠跟人類更親密的了。

舊石器時代人獵犬，屬於市場上比較新出現的犬種；當初，這種狗原本是為了在五萬年前的地球，生擒充做劍鬥士之用的尼安德塔人而培育出來、並因此而得名，不過現在則成為眾人喜愛的護衛犬，在邑司的貴族社會間炙手可熱。沒有皮毛、沒有尾巴，體格標準，保留鴉俘所有原貌的樸拙特色，經過訓練後能夠非常快速地奔馳，擁有絕佳的攻擊力。稱做「衝擊牙」的人工犬牙，具備電擊功能，削弱對方的防禦力後，犬牙便會注射毒液在獵物身上。毒液將選擇侵入神經的運動中樞，遭到噬咬時，獵物會全身麻痺，呈現一根手指都不能動彈的無抵抗狀態，直到注射解毒劑為止；想把活捉的獵物放在狹小的艙內攜回的時候，可以說相當便利。

的話，期間則可以短縮到兩個月——養成牠終身爬行的習性。於是，短腿的鴉俘被製成畜人犬，其中又有體型大小、毛皮、有尾等區別，由於鴉俘育種學的進步，培育出數十種的變種，和以前的犬隻一樣具備了多樣性，而且優秀能力遠勝以前的犬隻，所以迅速成為寵物界的王者；古老的「狗」被趕進了動物園，畜人犬奪走了「狗」這個人類最忠實伴侶的頭銜。在邑司，畜人系動物（使用原生鴉俘變形而製成的家畜總稱）中，沒有比牠跟人類更親密的了。

舊石器時代人獵犬，屬於市場上比較新出現的犬種；當初，這種狗原本是為了在五萬年前的地球，生擒充做劍鬥士之用的尼安德塔人而培育出來、並因此而得名，不過現在則成為眾人喜愛的護衛犬，在邑司的貴族社會間炙手可熱。沒有皮毛、沒有尾巴，體格標準，保留鴉俘所有原貌的樸拙特色，經過訓練後能夠非常快速地奔馳，擁有絕佳的攻擊力。稱做「衝擊牙」的人工犬牙，具備電擊功能，削弱對方的防禦力後，犬牙便會注射毒液在獵物身上。毒液將選擇侵入神經的運動中樞，遭到噬咬時，獵物會全身麻痺，呈現一根手指都不能動彈的無抵抗狀態，直到注射解毒劑為止；想把活捉的獵物放在狹小的艙內攜回的時候，可以說相當便利。

4 獵犬訓練

紐曼在評鑑會上拿過三次的優勝金牌，是寶琳引以為傲的舊石器時代人獵犬。今日遊艇墜落時，紐曼對突如其來的驟變特別激動，加上墜落的衝擊撞毀了未關緊的隔屏，就在牠脫身想靠近主人之際，牠看見了麟一郎，於是便飛撲過去；然後，過度興奮的牠對主人的喝止置若罔聞，一口咬了下去。說到底，這一切還是都要歸咎於麟一郎的一絲不掛。

牠生於畜人犬的盛產地芬迪星（南河三，也就是小犬座α星系的第二行星），位於尚州瓊森家領地的畜人犬牧場——瓊森家飼育的犬隻，幾乎全部在此生產並接受調教——當牠在天井低矮的獸籠中稍解世事的時候，最先熟悉的便是負責飼養牠的畜犬黑奴。牠從中學到一件事，四腳著地的同類與直立行走的種族是不同的。

然而，當牠離開獸籠，進入訓練所——通稱犬族學校——接受教育後，才知道原來黑奴之上，還有白皮膚的眾神種族。儘管芬迪星無法膜拜活生生的眾神，不過倒是矗立了許多天神的立體像，牠們這些學生們必須對此朝夕膜拜。在這門學科，也就是宗教教育裡，牠們被反覆教導白神與牠們犬族之間的關係。

「你們都是眾神家中的一分子。你們得以生存，都是眾神賜予畜乳的庇蔭。」黑奴調教

4 獵犬訓練

紐曼在評鑑會上拿過三次的優勝金牌，是寶琳引以為傲的舊石器時代人獵犬。今日遊艇墜落時，紐曼對突如其來的驟變特別激動，加上墜落的衝擊撞毀了未關緊的隔屏，就在牠脫身想靠近主人之際，牠看見了麟一郎，於是便飛撲過去；然後，過度興奮的牠對主人的喝止置若罔聞，一口咬了下去。說到底，這一切還是都要歸咎於麟一郎的一絲不掛。

牠生於畜人犬的盛產地芬迪星（南河三，也就是小犬座α星系的第二行星），位於尚州瓊森家領地的畜人犬牧場——瓊森家飼育的犬隻，幾乎全部在此生產並接受調教——當牠在天井低矮的獸籠中稍解世事的時候，最先熟悉的便是負責飼養牠的畜犬黑奴。牠從中學到一件事，四腳著地的同類與直立行走的種族是不同的。

然而，當牠離開獸籠，進入訓練所——通稱犬族學校——接受教育後，才知道原來黑奴之上，還有白皮膚的眾神種族。儘管芬迪星無法膜拜活生生的眾神，不過倒是矗立了許多天神的立體像，牠們這些學生們必須對此朝夕膜拜。在這門學科，也就是宗教教育裡，牠們被反覆教導白神與牠們犬族之間的關係。

「你們都是眾神家中的一分子。你們得以生存，都是眾神賜予畜乳的庇蔭。」黑奴調教

師如是說。「切莫忘了這分恩情。」

儘管同為直立種族，黑奴與白神的差異似乎就跟犬隻與黑奴的差異一樣大。禮拜的時候，黑奴跟牠們一樣，面對白神像都要匍匐在地。那些尊貴的神明，不管髮色、眼眸的顏色，特別是膚色，都與黑奴有著明顯的差異。對紐曼來說，所謂的天神，並非存在於深遠的教義中，而是白皮膚的象徵。身為護衛犬的牠，被賦予必須誓守白皮膚的使命。儘管直接守護的對象只有一名主神，但是其他的白人也是天神。當天神間出現紛爭的時候，牠會以守護主神為第一要務，不過牠並不會用衝擊牙去對付其他的眾神。「白皮膚不准咬！」這是牠被教導的第一項禁令，也是至高的命題。白皮膚不能咬，要用舔的。

再者，黑皮膚的黑奴是服侍眾神的有用事物，所以也不能攻擊他們。「穿衣者不准咬！」則是第二條禁令。

到了這個階段，牠已被教導有一種自己與同屬於鴉俘種族，但形體與眾神、黑奴相同而直立行走、被稱作原生鴉俘的同伴存在。因此，眾神的所有物是不可以隨意亂咬的。單就外貌來說，乍見下可能會誤判牠們是裸身的眾神，不過若仔細觀察，便能透過身上戴的項圈加以辨識。這是原生鴉俘的印記。「戴項圈者不准咬！」正是第三條禁令。

除了這些學科外，還有術科，就是獵犬、護衛犬的攻擊訓練。牠們必須飛越冒著硫酸、硝酸等滾滾白煙的寬溝，攀爬嵌滿了針刺的超高障礙牆，每一隻都要全力以赴。無法超越的

師如是說。「切莫忘了這分恩情。」

儘管同為直立種族，黑奴與白神的差異似乎就跟犬隻與黑奴的差異一樣大。禮拜的時候，黑奴跟牠們一樣，面對白神像都要匍匐在地。那些尊貴的神明，不管髮色、眼眸的顏色，特別是膚色，都與黑奴有著明顯的差異。對紐曼來說，所謂的天神，並非存在於深遠的教義中，而是白皮膚的象徵。身為護衛犬的牠，被賦予必須誓守白皮膚的使命。儘管直接守護的對象只有一名主神，但是其他的白人也是天神。當天神間出現紛爭的時候，牠會以守護主神為第一要務，不過牠並不會用衝擊牙去對付其他的眾神。「白皮膚不准咬！」這是牠被教導的第一項禁令，也是至高的命題。白皮膚不能咬，要用舔的。

再者，黑皮膚的黑奴是服侍眾神的有用事物，所以也不能攻擊他們。「穿衣者不准咬！」則是第二條禁令。

到了這個階段，牠已被教導有一種自己與同屬於鴉俘種族，但形體與眾神、黑奴相同而直立行走、被稱作原生鴉俘的同伴存在。因此，眾神的所有物是不可以隨意亂咬的。單就外貌來說，乍見下可能會誤判牠們是裸身的眾神，不過若仔細觀察，便能透過身上戴的項圈加以辨識。這是原生鴉俘的印記。「戴項圈者不准咬！」正是第三條禁令。

除了這些學科外，還有術科，就是獵犬、護衛犬的攻擊訓練。牠們必須飛越冒著硫酸、硝酸等滾滾白煙的寬溝，攀爬嵌滿了針刺的超高障礙牆，每一隻都要全力以赴。無法超越的

獵犬，便會在強酸腐蝕、利針刺穿的痛苦中慢慢死去。就這樣，紐曼踩過其他獵犬的屍體，咬緊牙關完成了艱困的訓練。

成績優異的牠，順利進入高級犬族大學就讀。雖然牠在課堂上學到膚色不同只是皮膚的麥拉寧色素相異的結果，卻不妨礙牠對白神的信仰，認為色素少才富神性。

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犬族大學的紐曼，旋即參加了專為犬族新鮮人舉辦的畜人犬評鑑會，牠成功奪得最高優等獎，光榮地成為自幼崇拜的偶像——瓊森家少夫人寶琳女士的愛犬。牠與後一期最優秀的晚輩，也就是寶琳女士的嫡妹——白神德莉絲小姐的愛犬「沛羅」，並列為瓊森家眾多飼犬中最優秀的兩隻畜人犬。

適才，牠看見主人腳邊蹲著一個奇怪的東西，紐曼的攻擊本能瞬間燃起。不是白皮膚，沒有穿衣服，未戴項圈，這三條禁令無一符合。是獵物！

紐曼通常會等候主人的命令，可是此刻的牠卻不加思索地飛撲過去，這是因為牠受到墜落的刺激，神經異常亢奮，而另一個原因則是牠的腦中留有追獵土著畜人的記憶。關於這點，後面會與「黑色圍獵」一併說明（第二七四章），就是讓原生鴉俘持有短刀之類的武器，然後放進獵場中加以狩獵，這類追獵原生畜人的模式是狩獵遊戲中最有趣的玩法之一。更精緻的玩法算是追獵土著畜人，就是對那些從鴉腐諸島捕獲的土著鴉俘進行「黃色圍獵」。這是畜人省土

獵犬，便會在強酸腐蝕、利針刺穿的痛苦中慢慢死去。就這樣，紐曼踩過其他獵犬的屍體，咬緊牙關完成了艱困的訓練。

成績優異的牠，順利進入高級犬族大學就讀。雖然牠在課堂上學到膚色不同只是皮膚的麥拉寧色素相異的結果，卻不妨礙牠對白神的信仰，認為色素少才富神性。

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犬族大學的紐曼，旋即參加了專為犬族新鮮人舉辦的畜人犬評鑑會，牠成功奪得最高優等獎，光榮地成為自幼崇拜的偶像——瓊森家少夫人寶琳女士的愛犬。牠與後一期最優秀的晚輩，也就是寶琳女士的嫡妹——白神德莉絲小姐的愛犬「沛羅」，並列為瓊森家眾多飼犬中最優秀的兩隻畜人犬。

適才，牠看見主人腳邊蹲著一個奇怪的東西，紐曼的攻擊本能瞬間燃起。不是白皮膚，沒有穿衣服，未戴項圈，這三條禁令無一符合。是獵物！

紐曼通常會等候主人的命令，可是此刻的牠卻不加思索地飛撲過去，這是因為牠受到墜落的刺激，神經異常亢奮，而另一個原因則是牠的腦中留有追獵土著畜人的記憶。關於這點，後面會與「黑色圍獵」一併說明（第二七四章），就是讓原生鴉俘持有短刀之類的武器，然後放進獵場中加以狩獵，這類追獵原生畜人的模式是狩獵遊戲中最有趣的玩法之一。更精緻的玩法算是追獵土著畜人，就是對那些從鴉腐諸島捕獲的土著鴉俘進行「黃色圍獵」。這是畜人省土

著畜人局畜殺管理課認可的狩獵行為，事實上是大貴族才玩得起的娛樂。寶琳抵達地球別墅後的第三天，就跟妹妹一起玩了這項遊戲。土著鴉俘是以人類的意識在生活的，不同於一般的原生畜人，未戴項圈，所以剝除衣物後就成了「裸身無項圈的有色人種」，是獵犬鍾愛的目標。

兩星期前左右，紐曼咬死了這樣一隻鴉俘，女主人對牠讚賞有加，因此看見類似鴉俘的麟一郎，便毫不猶豫地飛撲過去。若是麟一郎穿著一條內褲，第二條禁令就能制止紐曼的攻擊本能了，仔細一想，他的全裸真是不幸的開端。

寶琳發現愛犬突然飛撲過去，卻無意嚴厲叱責。儘管她為牠咬了別人的鴉俘而把紐曼踢開，內心反而卻怪起這名陌生女子。

——沒戴項圈就帶從畜出來散步，真差勁……

克拉拉對這些事完全不知情。那頭奇怪的人犬讓她忍不住猜疑，是不是死去的泰洛變人變不成，卻變成妖怪跑出來，而情人打從被牠咬了一口之後，整個人就僵在那裡動也不動，問他也不見回答。她擔憂地說：

「麟，你怎麼了？要不要緊？」克拉拉又問了一次。「麟，你流血了，麟……」

「不過是隻鴉俘，何必大驚小怪呢？」

著畜人局畜殺管理課認可的狩獵行為，事實上是大貴族才玩得起的娛樂。寶琳抵達地球別墅後的第三天，就跟妹妹一起玩了這項遊戲。土著鴉俘是以人類的意識在生活的，不同於一般的原生畜人，未戴項圈，所以剝除衣物後就成了「裸身無項圈的有色人種」，是獵犬鍾愛的目標。

兩星期前左右，紐曼咬死了這樣一隻鴉俘，女主人對牠讚賞有加，因此看見類似鴉俘的麟一郎，便毫不猶豫地飛撲過去。若是麟一郎穿著一條內褲，第二條禁令就能制止紐曼的攻擊本能了，仔細一想，他的全裸真是不幸的開端。

寶琳發現愛犬突然飛撲過去，卻無意嚴厲叱責。儘管她為牠咬了別人的鴉俘而把紐曼踢開，內心反而卻怪起這名陌生女子。

——沒戴項圈就帶從畜出來散步，真差勁……

克拉拉對這些事完全不知情。那頭奇怪的人犬讓她忍不住猜疑，是不是死去的泰洛變人變不成，卻變成妖怪跑出來，而情人打從被牠咬了一口之後，整個人就僵在那裡動也不動，問他也不見回答。她擔憂地說：

「麟，你怎麼了？要不要緊？」克拉拉又問了一次。「麟，你流血了，麟……」

「不過是隻鴉俘，何必大驚小怪呢？」

居然連最基本的常識，被衝擊牙咬了之後的情況都不明白？寶琳一邊感到厭煩，一邊出言解釋。「只要打一劑解毒劑就會恢復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我們家紐曼咬了妳心愛的寵物，真是不好意思。不過，妳的寵物可沒帶項圈哪！」

寶琳話中帶刺，可惜克拉拉如墜五里霧中。什麼寵物、項圈，雖然她曉得這些都是巧合的誤會，卻沒有多餘的時間問清楚。她茫無頭緒，一心想為情人討得解藥。

「快點給我解毒劑……」

「別急，不必擔心。無論時間多久，解毒的效果都是一樣……被牠們這一鬧，還沒請教妳尊姓大名呢！來吧，請坐。」

寶琳請克拉拉就座，自己卻快步移向麟一郎。

「嘿，你也舒服點吧！」

寶琳的涼鞋前端插進麟一郎兩腿墊起的腳尖下，再把他的指頭扳直，讓他像剛才一樣雙腿併攏輕輕地坐下。寶琳用膝蓋與腳尖把他狀似柔道動作的雙臂踢出去，教麟一郎的雙手著地，在前面撐起上半身。無法獨立活動的肢體，在她的擺弄下好像能夠柔軟彎曲，頃刻間，不容分說地，他的姿勢已經像一隻癩蝦蟆了。耳朵的出血似乎也止住了。

克拉拉藏住內心的恐懼，坐在長椅的右座。情人受到這種折磨，她十分後悔，可是她不能逃走，必須等麟一郎注射解毒劑後，才能離開。

居然連最基本的常識，被衝擊牙咬了之後的情況都不明白？寶琳一邊感到厭煩，一邊出言解釋。「只要打一劑解毒劑就會恢復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我們家紐曼咬了妳心愛的寵物，真是不好意思。不過，妳的寵物可沒帶項圈哪！」

寶琳話中帶刺，可惜克拉拉如墜五里霧中。什麼寵物、項圈，雖然她曉得這些都是巧合的誤會，卻沒有多餘的時間問清楚。她茫無頭緒，一心想為情人討得解藥。

「快點給我解毒劑……」

「別急，不必擔心。無論時間多久，解毒的效果都是一樣……被牠們這一鬧，還沒請教妳尊姓大名呢！來吧，請坐。」

寶琳請克拉拉就座，自己卻快步移向麟一郎。

「嘿，你也舒服點吧！」

寶琳的涼鞋前端插進麟一郎兩腿墊起的腳尖下，再把他的指頭扳直，讓他像剛才一樣雙腿併攏輕輕地坐下。寶琳用膝蓋與腳尖把他狀似柔道動作的雙臂踢出去，教麟一郎的雙手著地，在前面撐起上半身。無法獨立活動的肢體，在她的擺弄下好像能夠柔軟彎曲，頃刻間，不容分說地，他的姿勢已經像一隻癩蝦蟆了。耳朵的出血似乎也止住了。

克拉拉藏住內心的恐懼，坐在長椅的右座。情人受到這種折磨，她十分後悔，可是她不能逃走，必須等麟一郎注射解毒劑後，才能離開。

寶琳在長椅的左手邊坐下，正好面對跪伏在地的麟一郎，彷彿他正在向她行禮。而麟一郎的視線裡，只能看見寶琳白皙的下半身，以及她身旁那頭前肢併攏，跟舊犬一樣端坐著的紐曼。

剛才一直蹲在旁邊的畸形侏儒爬向寶琳的腳邊，縮起四肢，神情敬畏。牠是受到寶琳的命令腦波才移動的。寶琳率真地脫下涼鞋，將舒展的雙腿放到牠的背上好好的休息。刨去背肉的凹槽，恰如其分地容納了她的腳掌。紐曼伸直後肢，撐起身軀，把頭放在足凳上，舔著她雪白的腳背。牠的舌頭比較接近舊犬而非人類。忽然，麟一郎發現女郎的腳尖只有四根擦了桃紅色指甲油、猶若小貝殼的腳趾，小趾非常非常小，完全不長趾甲。

——這名謎樣的女郎是人嗎？把人當作腳凳、當作狗都不以為意，難道她比人還高等？我會有怎樣下場？克拉拉又會怎麼想？

在這飛碟內怪異的房間裡，日本人瀨部麟一郎，只覺得心亂如麻。

寶琳在長椅的左手邊坐下，正好面對跪伏在地的麟一郎，彷彿他正在向她行禮。而麟一郎的視線裡，只能看見寶琳白皙的下半身，以及她身旁那頭前肢併攏，跟舊犬一樣端坐著的紐曼。

剛才一直蹲在旁邊的畸形侏儒爬向寶琳的腳邊，縮起四肢，神情敬畏。牠是受到寶琳的命令腦波才移動的。寶琳率真地脫下涼鞋，將舒展的雙腿放到牠的背上好好的休息。刨去背肉的凹槽，恰如其分地容納了她的腳掌。紐曼伸直後肢，撐起身軀，把頭放在足凳上，舔著她雪白的腳背。牠的舌頭比較接近舊犬而非人類。忽然，麟一郎發現女郎的腳尖只有四根擦了桃紅色指甲油、猶若小貝殼的腳趾，小趾非常非常小，完全不長趾甲。

——這名謎樣的女郎是人嗎？把人當作腳凳、當作狗都不以為意，難道她比人還高等？我會有怎樣下場？克拉拉又會怎麼想？

在這飛碟內怪異的房間裡，日本人瀨部麟一郎，只覺得心亂如麻。

1 原發音為「yapan」，邑司的發音似乎不太準確。

2]ap 在現實世界，是白人對日本人的蔑稱，沼正三此處是意在言外。

1 原發音為「yapan」，邑司的發音似乎不太準確。

2]ap 在現實世界，是白人對日本人的蔑稱，沼正三此處是意在言外。

55 第二章 飛碟之中


驚くべき
真相
驚人的真相


驚くべき
真相
驚人的真相

1 自我介紹

「我是侯爵嗣女，寶琳・瓊森，已婚。目前在母星卡路，擔任天狼星系的檢察官……」

寶琳一邊輕抬擱在肉足凳上的一隻腳，讓狗的舌頭能夠舔到腳掌心，一邊自我介紹，一邊優雅地探出上半身，對著克拉拉說話。

她對自豪自己即將繼承的瓊森侯爵家（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女侯爵，不過採用女權制度的邑司，毋需特別強調女字）的家世，相當引以為傲。

邑司的歷史始於前史時代末期，自好望角起飛的光波宇宙船「榮光號」，後來改稱「諾亞方舟號」，一舉征服了人馬座α星系第四行星的「新地球（terra nova）」後，便立刻從飽受ω熱病毒威脅、危機四伏的地球，恭迎英國女王瑪格麗特——此時已避居南非共和國——即位，並創建了「新地球女王國」。相傳瓊森家的遠祖威廉，是共和國屈指可數的政治家之一。他因統率方舟號有功而受封子爵；第八代子孫則因攻占天狼星系立下大功，賜勛伯爵；至第

1 自我介紹

「我是侯爵嗣女，寶琳・瓊森，已婚。目前在母星卡路，擔任天狼星系的檢察官……」

寶琳一邊輕抬擱在肉足凳上的一隻腳，讓狗的舌頭能夠舔到腳掌心，一邊自我介紹，一邊優雅地探出上半身，對著克拉拉說話。

她對自豪自己即將繼承的瓊森侯爵家（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女侯爵，不過採用女權制度的邑司，毋需特別強調女字）的家世，相當引以為傲。

邑司的歷史始於前史時代末期，自好望角起飛的光波宇宙船「榮光號」，後來改稱「諾亞方舟號」，一舉征服了人馬座α星系第四行星的「新地球（terra nova）」後，便立刻從飽受ω熱病毒威脅、危機四伏的地球，恭迎英國女王瑪格麗特——此時已避居南非共和國——即位，並創建了「新地球女王國」。相傳瓊森家的遠祖威廉，是共和國屈指可數的政治家之一。他因統率方舟號有功而受封子爵；第八代子孫則因攻占天狼星系立下大功，賜勛伯爵；至第

十五代子孫，成功進軍天鷹星系、亦即現今瓊森家領地時，又晉封為侯爵。女權革命之後，家督的稱號也改為（女）侯爵，由母系的女子代代相承，且初期更出了一名堪與「安女王」齊名之女傑，她是創造知名黑奴酒而流芳萬世的「瓊森女卿」。當時的她憐憫黑奴所有的嗜好一律被禁，便用瓊森一族的小水稀釋威士忌，准許他們飲用這種「混尿雞尾酒」，藉此撫慰他們的人生，於是她成為製造「黑奴酒」的先驅者，為先剝奪其人類的尊嚴、再於精神上馴服黑奴的制度，建立起物質的基礎。

目前瓊森家的當家是愛德蘭，亦即寶琳的母親。她身兼帝國副總理、世襲天鷹星系總督二職，雖然有人批評她蓄養多名面首（男妾）的私生活，卻無人質疑身為文治派（*）領袖的她活躍於政壇的政治家才華；愛德蘭有富可敵國的家世與女王的寵信為後盾，權勢可謂當代首屈一指，加上她不怒而威的美貌，在國內擁有許多死忠的崇拜者（fan）（**）。至於女兒寶琳，則是以一介名門子女之姿，驟然被拔擢出任要職，現在正為邁向總督之路而提前暖身；她承繼了母親的美貌，打從少女時代起便聞名天狼星系，還曾經當選過宇宙小姐。

*・**「邑司的政治制度是由代表大貴族的上院（貴族院）議員、代表中小貴族的下院議員以及自皇族與特別大貴族（具資格擁有後宮者〔第二九〕）中推派、代表皇室的樞密顧問官所獨占。雖然不像過去的政黨，朝中卻有二大政治派系，即文治開明派和軍治保守派，分別簡稱 WHIG、TORY。

十五代子孫，成功進軍天鷹星系、亦即現今瓊森家領地時，又晉封為侯爵。女權革命之後，家督的稱號也改為（女）侯爵，由母系的女子代代相承，且初期更出了一名堪與「安女王」齊名之女傑，她是創造知名黑奴酒而流芳萬世的「瓊森女卿」。當時的她憐憫黑奴所有的嗜好一律被禁，便用瓊森一族的小水稀釋威士忌，准許他們飲用這種「混尿雞尾酒」，藉此撫慰他們的人生，於是她成為製造「黑奴酒」的先驅者，為先剝奪其人類的尊嚴、再於精神上馴服黑奴的制度，建立起物質的基礎。

目前瓊森家的當家是愛德蘭，亦即寶琳的母親。她身兼帝國副總理、世襲天鷹星系總督二職，雖然有人批評她蓄養多名面首（男妾）的私生活，卻無人質疑身為文治派（*）領袖的她活躍於政壇的政治家才華；愛德蘭有富可敵國的家世與女王的寵信為後盾，權勢可謂當代首屈一指，加上她不怒而威的美貌，在國內擁有許多死忠的崇拜者（fan）（**）。至於女兒寶琳，則是以一介名門子女之姿，驟然被拔擢出任要職，現在正為邁向總督之路而提前暖身；她承繼了母親的美貌，打從少女時代起便聞名天狼星系，還曾經當選過宇宙小姐。

*・**「邑司的政治制度是由代表大貴族的上院（貴族院）議員、代表中小貴族的下院議員以及自皇族與特別大貴族（具資格擁有後宮者〔第二九〕）中推派、代表皇室的樞密顧問官所獨占。雖然不像過去的政黨，朝中卻有二大政治派系，即文治開明派和軍治保守派，分別簡稱 WHIG、TORY。

平民沒有『參政權』，『結社自由』只限於少數獲得認可的團體代表。雖然也有為平民利益代言的團體，不過代表議員是從中小貴族中遴選出來，並非平民。但是平民有『投票權』。投票形式是以貴族候選人為對象進行人氣投票，然而個人魅力多半大於個人政見。候選人不需要特別討好群眾，支持大貴族的平民崇拜者稱之為『fan』，『fan』的投票結果形同反映出大貴族的發言力量，將間接影響政治生態。」

（摘自邑司平民學校用《公民科教科書》）

意氣風發地向克拉拉自我介紹的寶琳，暗中期待對方的態度會有所轉變，不過卻得不到特別的回應，這讓她感到相當不滿，於是便繼續說道：

「……這次因為這個行星上的第二別墅剛落成，所以三星期前我帶著妹兄一塊前來同遊。今天謝謝妳的搭救，真的無以言謝。我想邀請妳到別墅來，讓我表達感謝之意。妳一定要來啊！可是如何跟妳聯絡才好？我們算第一次見面吧……」

若是那些住在母星「卡路」的首都亞伯丁的貴族，每個幾乎都是她在社交圈裡相識的熟朋好友——至於眼前這位小姐，看她的服裝跟言談舉止，想必具有一定的身分地位，不過她的衣服質地簡樸素雅，對寶琳侃侃而談的自我介紹也漠不關心，那麼無疑是某殖民星球的鄉村貴族吧——如此忖度的寶琳，一面暗自猜測，一面出言探問。

克拉拉聽了答道：

平民沒有『參政權』，『結社自由』只限於少數獲得認可的團體代表。雖然也有為平民利益代言的團體，不過代表議員是從中小貴族中遴選出來，並非平民。但是平民有『投票權』。投票形式是以貴族候選人為對象進行人氣投票，然而個人魅力多半大於個人政見。候選人不需要特別討好群眾，支持大貴族的平民崇拜者稱之為『fan』，『fan』的投票結果形同反映出大貴族的發言力量，將間接影響政治生態。」

（摘自邑司平民學校用《公民科教科書》）

意氣風發地向克拉拉自我介紹的寶琳，暗中期待對方的態度會有所轉變，不過卻得不到特別的回應，這讓她感到相當不滿，於是便繼續說道：

「……這次因為這個行星上的第二別墅剛落成，所以三星期前我帶著妹兄一塊前來同遊。今天謝謝妳的搭救，真的無以言謝。我想邀請妳到別墅來，讓我表達感謝之意。妳一定要來啊！可是如何跟妳聯絡才好？我們算第一次見面吧……」

若是那些住在母星「卡路」的首都亞伯丁的貴族，每個幾乎都是她在社交圈裡相識的熟朋好友——至於眼前這位小姐，看她的服裝跟言談舉止，想必具有一定的身分地位，不過她的衣服質地簡樸素雅，對寶琳侃侃而談的自我介紹也漠不關心，那麼無疑是某殖民星球的鄉村貴族吧——如此忖度的寶琳，一面暗自猜測，一面出言探問。

克拉拉聽了答道：

「請容我簡單自我介紹……我是克拉拉・馮・寇特威茲。未婚。生於德意志。先父在革命前是伯爵。而我目前是學生，家住……」

適才聽見「侯爵嗣女」的奇怪稱謂，克拉拉便把父親的舊爵位也搬出來分庭抗禮：寶琳聞言大驚。

「德意志？伯爵？到底怎麼回事？啊！」

寶琳猜到事情真相時愕然一驚，一臉無法置信的表情：

「妳說！這是幾號台的球面？——不對，這裡是西元幾年？」

「今年當然是一九六X年……」

「糟了！」

寶琳猛地一腳踹開正吸吮著自己右腳姆趾的愛犬紐曼的臉，慌張地趿拉著涼鞋，衝向駕駛席。

她查看計數器，確認這艘故障遊艇的所在位置，臉色驟然丕變。原來自己中途墜落在二十世紀，而帶著鴉俘的這名女子是前史時代的人。這個誤會簡直毫無道理！寶琳跑到船艙外，試著檢查毀損的情況，結果發現航時運行（時空航行裝置）似乎已經不再持續運轉了。

——她必須求援，但能取得聯絡嗎？如果時空電話沒在墜落事故中損壞就好了……

寶琳回到駕駛艙，試著撥號。紐曼展現出一派忠實的護衛犬模樣，忙進忙出、一直跟在

「請容我簡單自我介紹……我是克拉拉・馮・寇特威茲。未婚。生於德意志。先父在革命前是伯爵。而我目前是學生，家住……」

適才聽見「侯爵嗣女」的奇怪稱謂，克拉拉便把父親的舊爵位也搬出來分庭抗禮：寶琳聞言大驚。

「德意志？伯爵？到底怎麼回事？啊！」

寶琳猜到事情真相時愕然一驚，一臉無法置信的表情：

「妳說！這是幾號台的球面？——不對，這裡是西元幾年？」

「今年當然是一九六X年……」

「糟了！」

寶琳猛地一腳踹開正吸吮著自己右腳姆趾的愛犬紐曼的臉，慌張地趿拉著涼鞋，衝向駕駛席。

她查看計數器，確認這艘故障遊艇的所在位置，臉色驟然丕變。原來自己中途墜落在二十世紀，而帶著鴉俘的這名女子是前史時代的人。這個誤會簡直毫無道理！寶琳跑到船艙外，試著檢查毀損的情況，結果發現航時運行（時空航行裝置）似乎已經不再持續運轉了。

——她必須求援，但能取得聯絡嗎？如果時空電話沒在墜落事故中損壞就好了……

寶琳回到駕駛艙，試著撥號。紐曼展現出一派忠實的護衛犬模樣，忙進忙出、一直跟在

寶琳身邊不肯離開，而克拉拉只是驚詫萬分地看著對紐曼不屑一顧、逕自處理事情的寶琳。為什麼聽到一九六X年，就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呢？……

寶琳聽見耳畔響起電話鈴聲；看來以宇宙線為媒介，可連繫不同時間球面的時空電話裝置，還未失去它的功能。

——太好了，有救了……

通話機前的空間突然變亮，克拉拉不禁嚇了一跳。

別墅的黑奴接線生的上半身出現在立體顯像機中。當他得知是寶琳來電，立刻鞠躬敬禮。

「啊，少夫人……」

「叫德莉絲來接！」

「遵命……可是，小姐似乎剛往三角馬廄那邊去了……」

「那就轉去馬廄！」

「遵命。」

啪地一聲，黑奴的身影消失無蹤。

陌生的黑人突然現身、說話，還有各種動作和表情的變化，都令克拉拉啞口無言地愣在當場，全然忘了戀人正身處險境。那個黑奴消失後，又出現另一個黑奴的上半身，他也對寶琳敬禮。

寶琳身邊不肯離開，而克拉拉只是驚詫萬分地看著對紐曼不屑一顧、逕自處理事情的寶琳。為什麼聽到一九六X年，就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呢？……

寶琳聽見耳畔響起電話鈴聲；看來以宇宙線為媒介，可連繫不同時間球面的時空電話裝置，還未失去它的功能。

——太好了，有救了……

通話機前的空間突然變亮，克拉拉不禁嚇了一跳。

別墅的黑奴接線生的上半身出現在立體顯像機中。當他得知是寶琳來電，立刻鞠躬敬禮。

「啊，少夫人……」

「叫德莉絲來接！」

「遵命……可是，小姐似乎剛往三角馬廄那邊去了……」

「那就轉去馬廄！」

「遵命。」

啪地一聲，黑奴的身影消失無蹤。

陌生的黑人突然現身、說話，還有各種動作和表情的變化，都令克拉拉啞口無言地愣在當場，全然忘了戀人正身處險境。那個黑奴消失後，又出現另一個黑奴的上半身，他也對寶琳敬禮。

「德莉絲呢？」

「小姐正騎著阿瓦隆號，在練習馬球……」

「叫她來接。」

「遵命。」

黑奴消失了，這回看見遠方飛來一隻大鳥，在鳥背上跨坐著一名美少年……就在克拉拉注視螢幕的時候，影像很快靠近也愈來愈大。這時，她看見原本以為的鳥，竟是一頭拍打著巨大驚翼的奇妙四足獸，而原本以為的美少年，則是一名身穿男裝的美少女，豐盈的金髮不聽話地從馬球帽裡跑出來。她正是騎著天馬「阿瓦隆號」的德莉絲。

2 四足翼人哀史

雖然有點離題，不過還是先來解釋一下天馬。前史時代的馬在邑司被稱為舊馬，如今只有動物園才看得到。他們所謂的馬，是巨大的畜人馬（第十五章乙3），而其他騎乘專用的動物則有兩種：一是利用經核酸處理的受精卵染色體加工製造的孿生鴉俘，施以移植手術，就像古老戲劇中的馬一樣，把一隻的肩膀接上另一隻的腰，再如連體嬰般癒合為一體，變成人造的雙體

「德莉絲呢？」

「小姐正騎著阿瓦隆號，在練習馬球……」

「叫她來接。」

「遵命。」

黑奴消失了，這回看見遠方飛來一隻大鳥，在鳥背上跨坐著一名美少年……就在克拉拉注視螢幕的時候，影像很快靠近也愈來愈大。這時，她看見原本以為的鳥，竟是一頭拍打著巨大驚翼的奇妙四足獸，而原本以為的美少年，則是一名身穿男裝的美少女，豐盈的金髮不聽話地從馬球帽裡跑出來。她正是騎著天馬「阿瓦隆號」的德莉絲。

2 四足翼人哀史

雖然有點離題，不過還是先來解釋一下天馬。前史時代的馬在邑司被稱為舊馬，如今只有動物園才看得到。他們所謂的馬，是巨大的畜人馬（第十五章乙3），而其他騎乘專用的動物則有兩種：一是利用經核酸處理的受精卵染色體加工製造的孿生鴉俘，施以移植手術，就像古老戲劇中的馬一樣，把一隻的肩膀接上另一隻的腰，再如連體嬰般癒合為一體，變成人造的雙體

馬；至於另一種，就是天馬。天馬的頭部有著與人類相似的面容和綠色的鬃毛，身體像驢，背上長有駝峰，兩腋則生了一對相當禿鷹三倍大的羽翼。馬轡與座鞍的配置，以及韁繩與馬刺的控制，和舊馬並無二致，儘管在地面上行走能力不佳，卻能乘載一人在天際間悠遊遨翔。只是，這種名副其實的飛行動物天馬，並非出自人為，而是將「新地球（terra nova）」的原住民四足翼人加以家畜化的結果。

支配整座行星的四足翼人，擁有不輸地球人類的高度精神文明，牠們在現今深受懷古遊客喜愛的壯麗三角塔山上築巢而居，傲視天地，任意飛翔；不過，因為不知如何運用原子能，牠們在「最初的接觸」（first contact）後的戰爭中，終究不敵持有氫彈的人類。倖存的殘兵敗將被人類俘虜，之後因成為女王愛馬「洛克一世」號而留名青史的，正是四足翼人的王。他被押到女王瑪格麗特的玉座殿前，自從離開地球就不曾騎馬的女王，難掩心中落寞，見到降王必恭必敬地斂起巨翼、四肢屈服在地的模樣，不由得聯想到傳說中的天馬，於是下令檢討人類騎乘牠們的可能性，而降王所代表的四足翼人們的命運就這麼被決定了。

動物學家與生理學家開始共同著手研究這種動物。研究結果發現，牠們與蠕蟲共棲，是一種進食與排泄習慣都很奇特的哺乳類動物，牠們的觸舌器官，相當於人類文明的原動力——雙手。

牠們的腸道都住著一條鉤頭蛔蟲，蟲頭刺入腸胃之間的幽門，有鉤固定，蟲尾則長達肛

馬；至於另一種，就是天馬。天馬的頭部有著與人類相似的面容和綠色的鬃毛，身體像驢，背上長有駝峰，兩腋則生了一對相當禿鷹三倍大的羽翼。馬轡與座鞍的配置，以及韁繩與馬刺的控制，和舊馬並無二致，儘管在地面上行走能力不佳，卻能乘載一人在天際間悠遊遨翔。只是，這種名副其實的飛行動物天馬，並非出自人為，而是將「新地球（terra nova）」的原住民四足翼人加以家畜化的結果。

支配整座行星的四足翼人，擁有不輸地球人類的高度精神文明，牠們在現今深受懷古遊客喜愛的壯麗三角塔山上築巢而居，傲視天地，任意飛翔；不過，因為不知如何運用原子能，牠們在「最初的接觸」（first contact）後的戰爭中，終究不敵持有氫彈的人類。倖存的殘兵敗將被人類俘虜，之後因成為女王愛馬「洛克一世」號而留名青史的，正是四足翼人的王。他被押到女王瑪格麗特的玉座殿前，自從離開地球就不曾騎馬的女王，難掩心中落寞，見到降王必恭必敬地斂起巨翼、四肢屈服在地的模樣，不由得聯想到傳說中的天馬，於是下令檢討人類騎乘牠們的可能性，而降王所代表的四足翼人們的命運就這麼被決定了。

動物學家與生理學家開始共同著手研究這種動物。研究結果發現，牠們與蠕蟲共棲，是一種進食與排泄習慣都很奇特的哺乳類動物，牠們的觸舌器官，相當於人類文明的原動力——雙手。

牠們的腸道都住著一條鉤頭蛔蟲，蟲頭刺入腸胃之間的幽門，有鉤固定，蟲尾則長達肛

門，像絲蟲一樣在腸道中蜿蜒行走。進食時，蟲尾從肛門伸出，插入營養液中，由蟲尾末端的開孔處吸取汁液，直到內部中空、狀似囊袋的蟲體漲滿為止。接著，再從緊臨幽門下方的細孔徐徐噴出營養液，滋潤腸壁，為宿主天馬省去進食的麻煩，同時以易於吸收的形態給予腸部養分。然而蛔蟲本身的營養卻非來自這種汁液。隨著汁液從腸內排放出去，蟲體也失去了養分，待汁液化成廢液，就在排泄的前一階段，蛔蟲的下半身會將之吸收，做為本身的養分。由於蛔蟲攝取營養的能力十分卓越，無論多麼難以消化的養分，都能同化吸收到最後一分子，不留一絲無用的廢物，但是，正因為尾節些微硬化是正在進行新陳代謝的特徵，所以不需排泄。既然蛔蟲本身如此，當然天馬也不需要排泄行為。學者們就是發現這種讓消化能力有如活幫浦的蟲體寄生在體內，藉此省去進食與排泄麻煩的有趣共生現象。

之後，當畜人制度確立之際，打造畜人制度的物質基礎，正是靠著各式「天馬吸餌蛔蟲」（又名「新地球腸蟲」）的變種寄生在各隻鴉俘體內，造成鴉俘的進食系統與人類全然迥異，方便管教控制，使畜人制度達到全面的成功。活體家具的畜體循環裝置（第二章之2）也是經過這樣的階段，才首次被發明出來。除卻土著鴉俘（切開腹部，供人觀看胃部收縮運動狀態之用時），以及用人類相同生活模式飼養的原生鴉俘之外，所有的鴉俘一生下來，就被飼育所的人員強迫吞食這種腸蟲——俗稱引擎蟲或幫浦蟲——的幼蟲，讓牠們過著前述般的共棲生活。關於這點，請容我們後面再敘，現在先把焦

門，像絲蟲一樣在腸道中蜿蜒行走。進食時，蟲尾從肛門伸出，插入營養液中，由蟲尾末端的開孔處吸取汁液，直到內部中空、狀似囊袋的蟲體漲滿為止。接著，再從緊臨幽門下方的細孔徐徐噴出營養液，滋潤腸壁，為宿主天馬省去進食的麻煩，同時以易於吸收的形態給予腸部養分。然而蛔蟲本身的營養卻非來自這種汁液。隨著汁液從腸內排放出去，蟲體也失去了養分，待汁液化成廢液，就在排泄的前一階段，蛔蟲的下半身會將之吸收，做為本身的養分。由於蛔蟲攝取營養的能力十分卓越，無論多麼難以消化的養分，都能同化吸收到最後一分子，不留一絲無用的廢物，但是，正因為尾節些微硬化是正在進行新陳代謝的特徵，所以不需排泄。既然蛔蟲本身如此，當然天馬也不需要排泄行為。學者們就是發現這種讓消化能力有如活幫浦的蟲體寄生在體內，藉此省去進食與排泄麻煩的有趣共生現象。

之後，當畜人制度確立之際，打造畜人制度的物質基礎，正是靠著各式「天馬吸餌蛔蟲」（又名「新地球腸蟲」）的變種寄生在各隻鴉俘體內，造成鴉俘的進食系統與人類全然迥異，方便管教控制，使畜人制度達到全面的成功。活體家具的畜體循環裝置（第二章之2）也是經過這樣的階段，才首次被發明出來。除卻土著鴉俘（切開腹部，供人觀看胃部收縮運動狀態之用時），以及用人類相同生活模式飼養的原生鴉俘之外，所有的鴉俘一生下來，就被飼育所的人員強迫吞食這種腸蟲——俗稱引擎蟲或幫浦蟲——的幼蟲，讓牠們過著前述般的共棲生活。關於這點，請容我們後面再敘，現在先把焦

點放回天馬上吧。

聽說進化初期，天馬也是經由口腔進食，從肛門排泄。不過自從與引擎蟲共生後，隨著口腔省去了進食的勞碌，兩條舌頭也開始伸長發達，結果便演化成如蛇舌般的兩條觸舌。牠們變成可以利用觸舌操作各種器具，並進化成高等生物，曾使新地球的古文明開出絢爛的花朵。

於是，學者稟覆女王之命的答案很簡單，就是騎乘前便切斷牠們的觸舌。透過這種——稱之為「舌去勢」——的手術，消滅牠們的高等行為能力，卻不損牠們的智能與做為乘用飛畜的肉體能力。

如此這般，新地球的原住民四足翼人們，在一名皇室女性的謬思下，竟變成人類的新家畜，經過舌去勢，便被飼養在曾是山上三角塔的三角馬廄中。兩千年後，因世世代代去勢，牠們的個性變得十分溫馴，可是遇上精神狀況不佳的騎者，依舊往往會試圖抵抗，所以現在○○（命令波指數）未達一○○之輩也就是平民，是禁騎天馬的。一般而言，騎馬與是平民無緣的娛樂，尤其天馬，跟讀心家具一樣，同為貴族階級的專屬物品。

點放回天馬上吧。

聽說進化初期，天馬也是經由口腔進食，從肛門排泄。不過自從與引擎蟲共生後，隨著口腔省去了進食的勞碌，兩條舌頭也開始伸長發達，結果便演化成如蛇舌般的兩條觸舌。牠們變成可以利用觸舌操作各種器具，並進化成高等生物，曾使新地球的古文明開出絢爛的花朵。

於是，學者稟覆女王之命的答案很簡單，就是騎乘前便切斷牠們的觸舌。透過這種——稱之為「舌去勢」——的手術，消滅牠們的高等行為能力，卻不損牠們的智能與做為乘用飛畜的肉體能力。

如此這般，新地球的原住民四足翼人們，在一名皇室女性的謬思下，竟變成人類的新家畜，經過舌去勢，便被飼養在曾是山上三角塔的三角馬廄中。兩千年後，因世世代代去勢，牠們的個性變得十分溫馴，可是遇上精神狀況不佳的騎者，依舊往往會試圖抵抗，所以現在○○（命令波指數）未達一○○之輩也就是平民，是禁騎天馬的。一般而言，騎馬與是平民無緣的娛樂，尤其天馬，跟讀心家具一樣，同為貴族階級的專屬物品。

3一　宇宙帝國「邑司」

左手執著韁繩，右手握著球杖，身穿馬球衫的少女風姿變得清晰可辨。天馬揮搧的羽翼也漸漸緩和下來。

邑司百分之九十九的貴族階級，都由盎格魯撒克遜人所獨占。和馴養家畜一樣，她們在新遊戲的發明上，自古以來就是表現優異的民族，因此若是研究不出用天馬代替舊馬的新型態馬球運動，就太不可思議了。天馬球運動就是以昔日平面場地向上擴張一百公尺的空間做為球場，把內含旋轉儀不受重力作用的特殊球，打進地面標高五十公尺的球門，屬於三次元的馬球競賽。每匹天馬的羽翼都會配合組別染色，只見牠們上下左右地交錯飛舞，白球則在中間縱橫來去地溜轉著，實在是項壯觀有趣、賞心悅目的競賽。德莉絲正是「亞伯丁馬球隊」的正式選手。

「阿瓦隆號」收起羽翼，四腳著地。就在豐盈的綠色鬃毛還朝天豎起的當下，德莉絲已經輕身躍下馬鞍，馬刺亮晃晃地一閃。想必她已經收到馬廄傳來的消息了吧！為了連線，顯像機中奔走的黑奴漸漸變小。

黑奴消失後，換上的是美少女上半身的立體特寫。她身穿馬球隊正式選手的球裝。雖然看不見穿著馬褲與馬靴的下半身，但可以想見她玲瓏身段的背後，蘊含著如鞭一樣堅毅又柔

3一　宇宙帝國「邑司」

左手執著韁繩，右手握著球杖，身穿馬球衫的少女風姿變得清晰可辨。天馬揮搧的羽翼也漸漸緩和下來。

邑司百分之九十九的貴族階級，都由盎格魯撒克遜人所獨占。和馴養家畜一樣，她們在新遊戲的發明上，自古以來就是表現優異的民族，因此若是研究不出用天馬代替舊馬的新型態馬球運動，就太不可思議了。天馬球運動就是以昔日平面場地向上擴張一百公尺的空間做為球場，把內含旋轉儀不受重力作用的特殊球，打進地面標高五十公尺的球門，屬於三次元的馬球競賽。每匹天馬的羽翼都會配合組別染色，只見牠們上下左右地交錯飛舞，白球則在中間縱橫來去地溜轉著，實在是項壯觀有趣、賞心悅目的競賽。德莉絲正是「亞伯丁馬球隊」的正式選手。

「阿瓦隆號」收起羽翼，四腳著地。就在豐盈的綠色鬃毛還朝天豎起的當下，德莉絲已經輕身躍下馬鞍，馬刺亮晃晃地一閃。想必她已經收到馬廄傳來的消息了吧！為了連線，顯像機中奔走的黑奴漸漸變小。

黑奴消失後，換上的是美少女上半身的立體特寫。她身穿馬球隊正式選手的球裝。雖然看不見穿著馬褲與馬靴的下半身，但可以想見她玲瓏身段的背後，蘊含著如鞭一樣堅毅又柔

韌的氣質。德莉絲芳齡十八，因為身為男妾的庶出之女，無法與其姊坐擁相同的權勢地位，所以對政治不感興趣，只是心無旁騖地致力於球賽運動，年紀輕輕就成為各界矚目的馬術名家。儘管馬（畜人馬）的數量不多，她的馬廄卻網羅了精挑細選的名馬，常教其姊豔羨不已。她狩獵的本事也在其姊之上。德莉絲貌似父親，臉部線條比其姊略顯剛硬，但在男女角色與前史時代完全相反的邑司，那樣的剛硬對女子容貌而言，並非壞事。她容貌端正，尚未完全成熟的處女之身的清純氣息，與稚嫩的臉龐上那對不知男女間性事的可愛杏眼尤為相稱。德莉絲一邊單手握著球杖揮舞著，一邊噘著嘴道：

「怎麼了？大姊，人家正在練習哩！」

「德莉絲，我被迫降落——遊艇故障墜毀了。」

「咦，墜毀？妳在哪裡？」

「一九六X號球面，北緯五〇度一二分，東經八度二三分五〇秒。清楚嗎？我的飛碟全毀了……」

「收到，我馬上去接妳。妳先放出誘導波！」

「好，賽西爾呢？」

「他跟威廉正在餵活餌給巨蜘蛛吃（*）。我也帶他們兩個去。」

韌的氣質。德莉絲芳齡十八，因為身為男妾的庶出之女，無法與其姊坐擁相同的權勢地位，所以對政治不感興趣，只是心無旁騖地致力於球賽運動，年紀輕輕就成為各界矚目的馬術名家。儘管馬（畜人馬）的數量不多，她的馬廄卻網羅了精挑細選的名馬，常教其姊豔羨不已。她狩獵的本事也在其姊之上。德莉絲貌似父親，臉部線條比其姊略顯剛硬，但在男女角色與前史時代完全相反的邑司，那樣的剛硬對女子容貌而言，並非壞事。她容貌端正，尚未完全成熟的處女之身的清純氣息，與稚嫩的臉龐上那對不知男女間性事的可愛杏眼尤為相稱。德莉絲一邊單手握著球杖揮舞著，一邊噘著嘴道：

「怎麼了？大姊，人家正在練習哩！」

「德莉絲，我被迫降落——遊艇故障墜毀了。」

「咦，墜毀？妳在哪裡？」

「一九六X號球面，北緯五〇度一二分，東經八度二三分五〇秒。清楚嗎？我的飛碟全毀了……」

「收到，我馬上去接妳。妳先放出誘導波！」

「好，賽西爾呢？」

「他跟威廉正在餵活餌給巨蜘蛛吃（*）。我也帶他們兩個去。」

*「巨蜘蛛——當母蜘蛛養到像輕型畜車一樣大小的時候，貴族愛憐牠的美麗，便會費心餵食。巨蜘蛛不會立刻殺死活餌，而是好整以暇地用蛛網密密綑綁，再以毒牙穿刺。活餌當然是鴉俘（或是被判死刑的黑奴）。蜘蛛綑綁活餌需要兩小時左右的時間，『餵食活餌』成了貴族的正當娛樂之一。」

（摘自大英百科全書簡易宇宙版第三十版——以下僅表以《大英百科全書》引用之。）

寶琳露出鬆了一口氣的表情，回望克拉拉說道：

「對不起，馮．寇特威茲小姐。已經沒事了，她們馬上就來接我。」她從駕駛席站起，再次走回原處，繼續說道。

「可是，我真的嚇了一跳呢，因為我一直把妳當成『邑司』（EHS）的人——這樣說來，看妳服飾的質地，也沒給鴉俘帶頸圈，確實有點奇怪，不過我卻一直沒想到，竟是這麼一回事……」

「EHS 的人？」尚未從不可思議的立體影像的衝擊中恢復過來的克拉拉，口中喃喃重覆著難以理解的名詞。「EHS 是什麼？」

「The Empire of Hundred Suns（百太陽帝國），又名 The British Universal Empire（大英宇宙帝國）——這樣的解釋，還是不明白吧？」

來到克拉拉跟前的寶琳不坐在原來的地方，為了跟克拉拉面對面溝通，她竟側身坐在四

*「巨蜘蛛——當母蜘蛛養到像輕型畜車一樣大小的時候，貴族愛憐牠的美麗，便會費心餵食。巨蜘蛛不會立刻殺死活餌，而是好整以暇地用蛛網密密綑綁，再以毒牙穿刺。活餌當然是鴉俘（或是被判死刑的黑奴）。蜘蛛綑綁活餌需要兩小時左右的時間，『餵食活餌』成了貴族的正當娛樂之一。」

（摘自大英百科全書簡易宇宙版第三十版——以下僅表以《大英百科全書》引用之。）

寶琳露出鬆了一口氣的表情，回望克拉拉說道：

「對不起，馮．寇特威茲小姐。已經沒事了，她們馬上就來接我。」她從駕駛席站起，再次走回原處，繼續說道。

「可是，我真的嚇了一跳呢，因為我一直把妳當成『邑司』（EHS）的人——這樣說來，看妳服飾的質地，也沒給鴉俘帶頸圈，確實有點奇怪，不過我卻一直沒想到，竟是這麼一回事……」

「EHS 的人？」尚未從不可思議的立體影像的衝擊中恢復過來的克拉拉，口中喃喃重覆著難以理解的名詞。「EHS 是什麼？」

「The Empire of Hundred Suns（百太陽帝國），又名 The British Universal Empire（大英宇宙帝國）——這樣的解釋，還是不明白吧？」

來到克拉拉跟前的寶琳不坐在原來的地方，為了跟克拉拉面對面溝通，她竟側身坐在四

肢伏地、動彈不得的麟一郎的背上。

「這些是不能讓古代人知道的。單憑我未經許可就降落在前史時代的球面，就得受到處罰了。可是我墜毀時為妳所救，所以也不想瞞妳。妳別吃驚啊！從妳生活的這個時代往後發展二千多年，那個世界就是EHS。我來自統馭數百個太陽系的首都『卡路星球』，目前在地球別墅度假中。不過，我們度假的球面不是妳們這裡，而是三九七〇號球面，也就是在相當於地球紀元三九七〇年的地球上、一幢新建的別墅裡。」

不停解釋的寶琳，對臀下的鴉俘全然漠不關心。在亞伯丁的宅邸，各室都放置著肉椅子（第十八章之2），臥室內也備有肉寢床（第十八章之2），因此她們早已習慣讓鴉俘的肌膚溫暖自己的身體，坐在這個鴉俘的背上也不會有任何緊張感。她的披肩很短，未及臀下，俏臀僅隔著一層薄衣，緊貼著鴉俘的背，由下方溫暖自己。她高高地把腿蹺起。

麟一郎被她坐上的同時，四肢感受到了她的重量，然而不只如此，更多的則是一股驀然昇起、精神上的屈辱感。他啞口無言地忍耐著，全身發燙。背上的女臀冰涼如水。致力於課業與柔道、疏於男女交往的麟一郎，除了跟克拉拉接過吻以外，完全沒有性經驗，也不曾接觸過女性的裸體，因此第一次感受到女體嬌臀的冰涼，不禁讓他感到吃驚；但更令他驚駭的，是女郎話中的內容。儘管乍聽之下，只會認為那是滿嘴的瘋言瘋語，但在如此特異的狀況下聽見這番話，除了相信那是事實外，別無選擇。麟一郎覺得自己就像被《天方夜譚》那個能

肢伏地、動彈不得的麟一郎的背上。

「這些是不能讓古代人知道的。單憑我未經許可就降落在前史時代的球面，就得受到處罰了。可是我墜毀時為妳所救，所以也不想瞞妳。妳別吃驚啊！從妳生活的這個時代往後發展二千多年，那個世界就是EHS。我來自統馭數百個太陽系的首都『卡路星球』，目前在地球別墅度假中。不過，我們度假的球面不是妳們這裡，而是三九七〇號球面，也就是在相當於地球紀元三九七〇年的地球上、一幢新建的別墅裡。」

不停解釋的寶琳，對臀下的鴉俘全然漠不關心。在亞伯丁的宅邸，各室都放置著肉椅子（第十八章之2），臥室內也備有肉寢床（第十八章之2），因此她們早已習慣讓鴉俘的肌膚溫暖自己的身體，坐在這個鴉俘的背上也不會有任何緊張感。她的披肩很短，未及臀下，俏臀僅隔著一層薄衣，緊貼著鴉俘的背，由下方溫暖自己。她高高地把腿蹺起。

麟一郎被她坐上的同時，四肢感受到了她的重量，然而不只如此，更多的則是一股驀然昇起、精神上的屈辱感。他啞口無言地忍耐著，全身發燙。背上的女臀冰涼如水。致力於課業與柔道、疏於男女交往的麟一郎，除了跟克拉拉接過吻以外，完全沒有性經驗，也不曾接觸過女性的裸體，因此第一次感受到女體嬌臀的冰涼，不禁讓他感到吃驚；但更令他驚駭的，是女郎話中的內容。儘管乍聽之下，只會認為那是滿嘴的瘋言瘋語，但在如此特異的狀況下聽見這番話，除了相信那是事實外，別無選擇。麟一郎覺得自己就像被《天方夜譚》那個能

在空中飛行、把人當狗，將偌大的城市沉入海底的魔女，變成了化石一般。當女郎蹺起腿時，最初感到的臀肉冰涼感消失了，反而泛起一絲暖意。

目睹情人在眼前被當成椅子坐，克拉拉不由得心生不快，卻被寶琳渾然天成不造作的氣勢壓倒，一時之間無法反抗。

「為什麼妳說英語？」克拉拉尖銳地質問她。

「問我為什麼——啊，這個時代，國語（English）還不是人類共通的語言呢！可是現在它已經成為宇宙帝國全體的共通語言了。（順道一提，在歌劇表演等需要使用古代語言的場合，有古語翻譯丸可供服用）當然，也存在著方言，平民的發音非常紊亂，不過……」

「這架飛碟呢？」

「飛碟？這是航時遊步艇（時光遊艇）噢！又名時光機，設有四次元宇宙船使用的次元推進器，能夠運轉時間次元。」為使不知情的對方明瞭，寶琳也盡量把事情解釋得淺顯易懂。

「這是最小型的，一人乘坐……這回換我請教妳了，為什麼讓這隻鴉俘全身赤裸地與妳同行呢？我在課堂上學到的是，前史時代的鴉俘們都是衣冠整齊……剛才我就是因為這點，才產生誤解的啊！」

寶琳右手的纖纖食指指著臀下的麟一郎，看著克拉拉問道。

麟一郎察覺自己受到注意，再次被羞辱激得血脈賁張。先前在女郎面前一絲不掛而感羞

在空中飛行、把人當狗，將偌大的城市沉入海底的魔女，變成了化石一般。當女郎蹺起腿時，最初感到的臀肉冰涼感消失了，反而泛起一絲暖意。

目睹情人在眼前被當成椅子坐，克拉拉不由得心生不快，卻被寶琳渾然天成不造作的氣勢壓倒，一時之間無法反抗。

「為什麼妳說英語？」克拉拉尖銳地質問她。

「問我為什麼——啊，這個時代，國語（English）還不是人類共通的語言呢！可是現在它已經成為宇宙帝國全體的共通語言了。（順道一提，在歌劇表演等需要使用古代語言的場合，有古語翻譯丸可供服用）當然，也存在著方言，平民的發音非常紊亂，不過……」

「這架飛碟呢？」

「飛碟？這是航時遊步艇（時光遊艇）噢！又名時光機，設有四次元宇宙船使用的次元推進器，能夠運轉時間次元。」為使不知情的對方明瞭，寶琳也盡量把事情解釋得淺顯易懂。

「這是最小型的，一人乘坐……這回換我請教妳了，為什麼讓這隻鴉俘全身赤裸地與妳同行呢？我在課堂上學到的是，前史時代的鴉俘們都是衣冠整齊……剛才我就是因為這點，才產生誤解的啊！」

寶琳右手的纖纖食指指著臀下的麟一郎，看著克拉拉問道。

麟一郎察覺自己受到注意，再次被羞辱激得血脈賁張。先前在女郎面前一絲不掛而感羞

慚的時候，以為對方可能不敢正視自己的裸體而深感困擾；明明他如此尊重並顧慮女性的立場，對方卻毫不在意地把他裸體一事訴諸言語，還若無其事地坐在他光裸的背上。見她面對赤裸男子卻全然沒有女性該有的矜持困窘，愧為一名男性的屈辱與激憤，在他身上猛烈地燃燒了起來。

慚的時候，以為對方可能不敢正視自己的裸體而深感困擾；明明他如此尊重並顧慮女性的立場，對方卻毫不在意地把他裸體一事訴諸言語，還若無其事地坐在他光裸的背上。見她面對赤裸男子卻全然沒有女性該有的矜持困窘，愧為一名男性的屈辱與激憤，在他身上猛烈地燃燒了起來。

73 第三章 驚人的真相


ヤプー
本質論
鴉俘本質論


ヤプー
本質論
鴉俘本質論

1　智慧猿猴

「妳再三用『鴉俘』這種奇怪的詞彙稱呼我的麟——也就是瀨部先生(Mr. Sobe)，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寶琳的疑問正巧是個機會，克拉拉憤懣地把剛才梗在喉嚨裡的話一吐為快。

「明明他身受全身麻痺之苦，妳還坐在他背上！我一直耿耿於懷，請收回妳的無禮，儘快為他解毒。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未婚夫被妳如此折騰！」

儘管麟一郎聽見克拉拉的抗議很高興，但剛才被寶琳的臀部毫無預警地一壓，讓他毫無抵抗之力的向前仆倒，原本雙手撐著的上半身變成了手肘著地，身形似乎被壓得更低了。受制於寶琳倏然站起時的反作用力，當她的嬌臀離開後，他的背脊隱隱發寒。

「什麼？妳跟鴉俘訂婚？再怎樣也不能……」寶琳的語氣中充滿難以置信的驚詫，但克拉拉也從容起身，神色自若：

「我們倆人是真心相愛的。他是日本人，等到他取得學位後，我們便要回他的祖國舉行

1　智慧猿猴

「妳再三用『鴉俘』這種奇怪的詞彙稱呼我的麟——也就是瀨部先生(Mr. Sobe)，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寶琳的疑問正巧是個機會，克拉拉憤懣地把剛才梗在喉嚨裡的話一吐為快。

「明明他身受全身麻痺之苦，妳還坐在他背上！我一直耿耿於懷，請收回妳的無禮，儘快為他解毒。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未婚夫被妳如此折騰！」

儘管麟一郎聽見克拉拉的抗議很高興，但剛才被寶琳的臀部毫無預警地一壓，讓他毫無抵抗之力的向前仆倒，原本雙手撐著的上半身變成了手肘著地，身形似乎被壓得更低了。受制於寶琳倏然站起時的反作用力，當她的嬌臀離開後，他的背脊隱隱發寒。

「什麼？妳跟鴉俘訂婚？再怎樣也不能……」寶琳的語氣中充滿難以置信的驚詫，但克拉拉也從容起身，神色自若：

「我們倆人是真心相愛的。他是日本人，等到他取得學位後，我們便要回他的祖國舉行

婚禮……」

「這樣說來，妳是真心考慮結婚囉？多可怕啊！跟鴉俘結婚……」

「什麼鴉俘，我聽不懂！」

「因為舊鴉俘不叫鴉俘啊！因為牠們被當作人類看待啊！的確，有的叫Japanese，有的叫Jabanese，無論怎樣稱呼都行，重點是妳說的他的祖國『邪蠻』，事實上是鴉腐諸島的鴉俘群棲之地呀！妳的未婚夫是……」

「夫人，」克拉拉無法克制自己，開口打斷她的話，「請勿批評我未來的夫婿。何況他還救了昏迷中的妳，對妳而言是救命恩人（此時，寶琳的肩膀瑟縮了一下）。他不像妳口中的鴉俘那般下賤。我體諒妳因遭逢意外而驚魂未定，所以始終忍讓包容。妳說妳來自未來，我也已經瞭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清楚知道妳對他的態度是基於怎樣的偏見。我不能不替妳感到惋惜……」克拉拉的嚴正抗議，實為不辱前馮．寇特威茲伯爵千金之名的得體辭令。

從克拉拉的激辯中，可以得知她依然執迷不悟。寶琳為了表示尊重，不再眷戀麟一郎溫暖的背部；她坐回原來的長椅，把雙腿擱在肉足台上的凹槽內，比手畫腳地勸著克拉拉：「馮．寇特威茲小姐，我明白妳的心情。我知道前史時代的舊鴉俘被當作人類看待的理由，卻沒想到事情會如此發展，所以我很驚訝。仔細一想，要求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妳，立刻跟我

婚禮……」

「這樣說來，妳是真心考慮結婚囉？多可怕啊！跟鴉俘結婚……」

「什麼鴉俘，我聽不懂！」

「因為舊鴉俘不叫鴉俘啊！因為牠們被當作人類看待啊！的確，有的叫Japanese，有的叫Jabanese，無論怎樣稱呼都行，重點是妳說的他的祖國『邪蠻』，事實上是鴉腐諸島的鴉俘群棲之地呀！妳的未婚夫是……」

「夫人，」克拉拉無法克制自己，開口打斷她的話，「請勿批評我未來的夫婿。何況他還救了昏迷中的妳，對妳而言是救命恩人（此時，寶琳的肩膀瑟縮了一下）。他不像妳口中的鴉俘那般下賤。我體諒妳因遭逢意外而驚魂未定，所以始終忍讓包容。妳說妳來自未來，我也已經瞭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清楚知道妳對他的態度是基於怎樣的偏見。我不能不替妳感到惋惜……」克拉拉的嚴正抗議，實為不辱前馮．寇特威茲伯爵千金之名的得體辭令。

從克拉拉的激辯中，可以得知她依然執迷不悟。寶琳為了表示尊重，不再眷戀麟一郎溫暖的背部；她坐回原來的長椅，把雙腿擱在肉足台上的凹槽內，比手畫腳地勸著克拉拉：「馮．寇特威茲小姐，我明白妳的心情。我知道前史時代的舊鴉俘被當作人類看待的理由，卻沒想到事情會如此發展，所以我很驚訝。仔細一想，要求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妳，立刻跟我

抱持同樣的感受，實在是強人所難……不過，我不能默不作聲。像妳這樣標緻的人兒，竟把愛情獻給了鴉俘，想來就是對人的一種侮辱；故此，希望妳能再次慎重考慮。」

「妳說什麼？」克拉拉又驚又怒地猛然站起：「侮辱人也該有個限度吧！」

「對方可是『鴉俘』啊！妳這樣做真的好嗎？馮．寇特威茲小姐，牠是——」寶琳不說他而稱牠，一面使用物稱代名詞一面指著麟一郎，「牠是鴉俘唷！妳們二十世紀曉不曉得鴉俘的稱謂，都不是重點。重點是膚色噢！是黃皮膚告訴了我，牠是鴉俘，不是人類……」

「就算遙遠的未來世界，白人把黃人當成奴隸，和我的愛情又有何關係？縱然真是如此，我對結婚一事也沒有半點猶豫。」克拉拉眸光晶亮，斬釘截鐵地說道。「奴隸也是人哪！」

「沒有所謂黃皮膚的奴隸，奴隸是黑皮膚噢！而且黑奴不是人類，是半人類。」寶琳處之泰然地說，「不是白皮膚，就不能稱之為人。什麼白人，根本不必加形容詞。我們就是真正的人類——」（在邑司，白人的觀念並不存在，不過因為讀者是二十世紀人，因此，容我之後的說明皆用白人這個詞彙）

「那是偏見。奴隸是制度下的產物，不能因此否定人的本質。我們的世界就是體認到這點，所以百年前便解放了黑奴……」

「解放之後，應該是美國吧，沒錯。正是黑奴解放運動毀去了美國本身啊！（第二三章之3）解放

抱持同樣的感受，實在是強人所難……不過，我不能默不作聲。像妳這樣標緻的人兒，竟把愛情獻給了鴉俘，想來就是對人的一種侮辱；故此，希望妳能再次慎重考慮。」

「妳說什麼？」克拉拉又驚又怒地猛然站起：「侮辱人也該有個限度吧！」

「對方可是『鴉俘』啊！妳這樣做真的好嗎？馮．寇特威茲小姐，牠是——」寶琳不說他而稱牠，一面使用物稱代名詞一面指著麟一郎，「牠是鴉俘唷！妳們二十世紀曉不曉得鴉俘的稱謂，都不是重點。重點是膚色噢！是黃皮膚告訴了我，牠是鴉俘，不是人類……」

「就算遙遠的未來世界，白人把黃人當成奴隸，和我的愛情又有何關係？縱然真是如此，我對結婚一事也沒有半點猶豫。」克拉拉眸光晶亮，斬釘截鐵地說道。「奴隸也是人哪！」

「沒有所謂黃皮膚的奴隸，奴隸是黑皮膚噢！而且黑奴不是人類，是半人類。」寶琳處之泰然地說，「不是白皮膚，就不能稱之為人。什麼白人，根本不必加形容詞。我們就是真正的人類——」（在邑司，白人的觀念並不存在，不過因為讀者是二十世紀人，因此，容我之後的說明皆用白人這個詞彙）

「那是偏見。奴隸是制度下的產物，不能因此否定人的本質。我們的世界就是體認到這點，所以百年前便解放了黑奴……」

「解放之後，應該是美國吧，沒錯。正是黑奴解放運動毀去了美國本身啊！（第二三章之3）解放

前應該得要更加深謀遠慮才對。是了，奴隸是制度下的產物。肉體上，黑奴與人類同屬 homo sapiens，自不待言，然而有智慧的人類才是人類，這是邏輯論證上的飛躍進展。既然如此，理應也要有半人類的存在。皮膚的顏色無關人權……不過，這些事情與鴉俘沒什麼關係就是了。」

「黃種的日本人不同於黑人……」

他們是優秀的民族——正想接下去說道的克拉拉，被寶琳從中截斷。「對，他們截然不同。比較起來可能有點奇怪，不過黑奴是奴隸，鴉俘則是家畜。」寶琳語調鏗鏘地說道。

「鴉俘是類人猿噢！是野獸，是動物！無論具備多高的智慧，野獸也不能稱做奴隸，家畜才貼切。鴉俘就是有智慧的家畜啊！」

「開玩笑！妳有什麼根據，滿嘴的胡言亂語……」克拉拉尖叫著。

「妳說什麼？我只是陳述事實而已呀！只有妳不懂！話說回來，也不只妳一個，前史時代根本沒人曉得。鴉俘是『智慧的類人猿』，學名 simius sapiens（智慧猿猴），在新地球的人們發現這點之前，完全無人知曉。」寶琳愈說愈激昂，白嫩的面頰泛起美麗的酡紅。

「舊鴉俘曾經有過被人類（白人）當作動物對待，稱為『黃皮猴子』（yellow monkey）的時代，可見得古人也不是完全不長眼睛啊！黃種人——雖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時全部滅種——當中，只有鴉俘跟『猿猴』相提並論。換言之，人們發現舊鴉俘的模仿能力——聽說這是猿猴的特

前應該得要更加深謀遠慮才對。是了，奴隸是制度下的產物。肉體上，黑奴與人類同屬 homo sapiens，自不待言，然而有智慧的人類才是人類，這是邏輯論證上的飛躍進展。既然如此，理應也要有半人類的存在。皮膚的顏色無關人權……不過，這些事情與鴉俘沒什麼關係就是了。」

「黃種的日本人不同於黑人……」

他們是優秀的民族——正想接下去說道的克拉拉，被寶琳從中截斷。「對，他們截然不同。比較起來可能有點奇怪，不過黑奴是奴隸，鴉俘則是家畜。」寶琳語調鏗鏘地說道。

「鴉俘是類人猿噢！是野獸，是動物！無論具備多高的智慧，野獸也不能稱做奴隸，家畜才貼切。鴉俘就是有智慧的家畜啊！」

「開玩笑！妳有什麼根據，滿嘴的胡言亂語……」克拉拉尖叫著。

「妳說什麼？我只是陳述事實而已呀！只有妳不懂！話說回來，也不只妳一個，前史時代根本沒人曉得。鴉俘是『智慧的類人猿』，學名 simius sapiens（智慧猿猴），在新地球的人們發現這點之前，完全無人知曉。」寶琳愈說愈激昂，白嫩的面頰泛起美麗的酡紅。

「舊鴉俘曾經有過被人類（白人）當作動物對待，稱為『黃皮猴子』（yellow monkey）的時代，可見得古人也不是完全不長眼睛啊！黃種人——雖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時全部滅種——當中，只有鴉俘跟『猿猴』相提並論。換言之，人們發現舊鴉俘的模仿能力——聽說這是猿猴的特

性——非常優異。此外，我還想辯解的是，當時我們以為智慧是人類獨有的天分，卻無人想到類人猿也是聰明的動物，也會經由進化而身具智慧。直到人類移居新地球，發現人類以外還有天馬這種聰明的動物，方才恍然大悟，重新審視舊鴉俘，才徹底明白『黃皮猴子』並非一種比喻，而證明這項學說的正是羅森堡……」

2 畜人論的成立與意義

原本「鴉俘是類人猿之一」的說法，是新地球軍隊再度攻占地球之初，為了在鴉俘的處置方式上以及人權問題上堵住悠悠眾口，於是透過媒體散播這種傳說，可以說是一種政策性的神話。在新地球的母星，黑人已經奴隸化，黑奴的人權自然不成問題，但在地球的政策方面，處置的對象只有鴉俘，若能製造出剝奪其人權的理由，就再好不過了。（第二四章）

只是，正當要從鴉俘奴隸化進一步發展到家畜化之際，反覆複誦理由的無稽傳說，不知何時開始在人們的思想間生根發芽，甚至形成社會通識，這股通識造成的反作用，更加速了家畜化的發展。使用天馬吸餌蛔蟲的鴉俘寄生種的發明，使得「鴉俘人類觀」的主義徹底消滅。況且活體解剖促使醫學進步的恩惠無比偉大，事到如今已經無法中止活體解剖。於是最高法

性——非常優異。此外，我還想辯解的是，當時我們以為智慧是人類獨有的天分，卻無人想到類人猿也是聰明的動物，也會經由進化而身具智慧。直到人類移居新地球，發現人類以外還有天馬這種聰明的動物，方才恍然大悟，重新審視舊鴉俘，才徹底明白『黃皮猴子』並非一種比喻，而證明這項學說的正是羅森堡……」

2 畜人論的成立與意義

原本「鴉俘是類人猿之一」的說法，是新地球軍隊再度攻占地球之初，為了在鴉俘的處置方式上以及人權問題上堵住悠悠眾口，於是透過媒體散播這種傳說，可以說是一種政策性的神話。在新地球的母星，黑人已經奴隸化，黑奴的人權自然不成問題，但在地球的政策方面，處置的對象只有鴉俘，若能製造出剝奪其人權的理由，就再好不過了。（第二四章）

只是，正當要從鴉俘奴隸化進一步發展到家畜化之際，反覆複誦理由的無稽傳說，不知何時開始在人們的思想間生根發芽，甚至形成社會通識，這股通識造成的反作用，更加速了家畜化的發展。使用天馬吸餌蛔蟲的鴉俘寄生種的發明，使得「鴉俘人類觀」的主義徹底消滅。況且活體解剖促使醫學進步的恩惠無比偉大，事到如今已經無法中止活體解剖。於是最高法

院正式宣判，鴉俘是人權保障外的對象，而那些認為「鴉俘是類人猿」的說法荒唐無稽的人，也不得不跟著承認「鴉俘可以另當別論」。邑司人是有種族歧視前科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後裔，這點對鴉俘來說真是不幸。當他們固定透過畸形人的交配，製造短腿長嘴的原始畜人犬，使之四肢伏地，開始飼養後，鴉俘人類觀已經到了無法維持的新局勢。

此時，順應眾人期待、完全化解內心殘留的不安疑雲的，正是地球紀元二十三世紀時，羅森堡發表的巨著《家畜人的起源》。寫出這本被譽為「第二進化論」、功績赫赫的作者，是一名承繼了前史時代末期、著有《二十世紀的神話》的納粹戰犯哲學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血統的偉大生物學家。他從舊石器時代的尼安德塔人與克羅馬儂人的形態差異中發現，以往稱之為 homo sapiens（智慧人類）的克羅馬儂人的後裔中，其實包括了尼安德塔人的子孫異種 simius sapiens（智慧猿猴）。正統人類有三種，白人、黃人、黑人，智慧猿猴乃是「疑似黃種人」，而前史時代稱為黃種人的人，在第三次大戰中逃過 α 彈和 ω 熱疾浩劫而生還的，只有日本人而已，因此牠們正是所謂「疑似黃種人」；也就是說，鴉俘即是所謂 simius sapiens，智慧猿猴。關於這點，可使分別代表 primates（靈長類）中的 homo（人類）與 simia（猿猴）的智慧動物進化後，從人類學上、考古學上獲得豐富的例證。這項理論十分巧妙，簡直是天降甘霖的一項學說。

基礎哲學與應用技術並行不悖。「畜人論」被納為學界定說後，畜人論者大增，將鴉俘非人化的良心不安頓時化為烏有，鴉俘文化史上的三大發明：「活體縮小機」、「讀心裝置」、

院正式宣判，鴉俘是人權保障外的對象，而那些認為「鴉俘是類人猿」的說法荒唐無稽的人，也不得不跟著承認「鴉俘可以另當別論」。邑司人是有種族歧視前科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後裔，這點對鴉俘來說真是不幸。當他們固定透過畸形人的交配，製造短腿長嘴的原始畜人犬，使之四肢伏地，開始飼養後，鴉俘人類觀已經到了無法維持的新局勢。

此時，順應眾人期待、完全化解內心殘留的不安疑雲的，正是地球紀元二十三世紀時，羅森堡發表的巨著《家畜人的起源》。寫出這本被譽為「第二進化論」、功績赫赫的作者，是一名承繼了前史時代末期、著有《二十世紀的神話》的納粹戰犯哲學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血統的偉大生物學家。他從舊石器時代的尼安德塔人與克羅馬儂人的形態差異中發現，以往稱之為 homo sapiens（智慧人類）的克羅馬儂人的後裔中，其實包括了尼安德塔人的子孫異種 simius sapiens（智慧猿猴）。正統人類有三種，白人、黃人、黑人，智慧猿猴乃是「疑似黃種人」，而前史時代稱為黃種人的人，在第三次大戰中逃過 α 彈和 ω 熱疾浩劫而生還的，只有日本人而已，因此牠們正是所謂「疑似黃種人」；也就是說，鴉俘即是所謂 simius sapiens，智慧猿猴。關於這點，可使分別代表 primates（靈長類）中的 homo（人類）與 simia（猿猴）的智慧動物進化後，從人類學上、考古學上獲得豐富的例證。這項理論十分巧妙，簡直是天降甘霖的一項學說。

基礎哲學與應用技術並行不悖。「畜人論」被納為學界定說後，畜人論者大增，將鴉俘非人化的良心不安頓時化為烏有，鴉俘文化史上的三大發明：「活體縮小機」、「讀心裝置」、

「染色體手術」也陸續登場。畜人制度可說因此而邁入完成期。最初的寵物「矮人」——把畜人縮小十二分之一的動物——最後被當成「靈魂機械」的零件使用，成為因第三次機械自動化而帶來第五次產業革命的原動力。由於畜體循環裝置的普及，「肉便器」及其他的活體家具變成每個家庭裡的必備用品。新品種的鴉俘推陳出新，人們開始飼養製皮用的鴉俘、食用的鴉俘，處理畜體的工業興盛，甚至連用血液媒劑與電焊筆創作的活體雕繪，也被公認為第十一藝術。不只如此，征服超空間後，邑司人的行動能力大幅躍進，加上「空間」的發現，更奠定邑司人發展成銀河帝國的穩固基礎，於是大量消費集智慧與意識為一身的鴉俘肉體的風氣，已經無可遏止……

鴉俘不僅是家畜，也是器具，更是能源。被生產成活體家具的牠們，雖是活生生的，卻帶有器物的性質。儘管稱為活體，其實本質上是家具。鴉俘的登場，使家畜與家具的概念區別變得模糊而曖昧。當精神能力與自我意識被當成機械零件的一部分加以組裝時，鴉俘的存在價值也成為新興的動力來源。如今，這個世界利用鴉俘的風氣已經滲透到生活各隅，鴉俘的意義恰似二十世紀世界的電氣。就像二十世紀人無法想像生活中沒有萬能的電力般，邑司的衣食住行也不能沒有萬能的鴉俘。

以前的「進化論」，根據自由競爭的自然法則使資本制度合理化，而「畜人論」則是根據鴉俘非人類的論證，使畜人制度合理化；這可以算是理論轉化為上層結構[2]，從而展現出來

「染色體手術」也陸續登場。畜人制度可說因此而邁入完成期。最初的寵物「矮人」——把畜人縮小十二分之一的動物——最後被當成「靈魂機械」的零件使用，成為因第三次機械自動化而帶來第五次產業革命的原動力。由於畜體循環裝置的普及，「肉便器」及其他的活體家具變成每個家庭裡的必備用品。新品種的鴉俘推陳出新，人們開始飼養製皮用的鴉俘、食用的鴉俘，處理畜體的工業興盛，甚至連用血液媒劑與電焊筆創作的活體雕繪，也被公認為第十一藝術。不只如此，征服超空間後，邑司人的行動能力大幅躍進，加上「空間」的發現，更奠定邑司人發展成銀河帝國的穩固基礎，於是大量消費集智慧與意識為一身的鴉俘肉體的風氣，已經無可遏止……

鴉俘不僅是家畜，也是器具，更是能源。被生產成活體家具的牠們，雖是活生生的，卻帶有器物的性質。儘管稱為活體，其實本質上是家具。鴉俘的登場，使家畜與家具的概念區別變得模糊而曖昧。當精神能力與自我意識被當成機械零件的一部分加以組裝時，鴉俘的存在價值也成為新興的動力來源。如今，這個世界利用鴉俘的風氣已經滲透到生活各隅，鴉俘的意義恰似二十世紀世界的電氣。就像二十世紀人無法想像生活中沒有萬能的電力般，邑司的衣食住行也不能沒有萬能的鴉俘。

以前的「進化論」，根據自由競爭的自然法則使資本制度合理化，而「畜人論」則是根據鴉俘非人類的論證，使畜人制度合理化；這可以算是理論轉化為上層結構[2]，從而展現出來

的顯著範例吧！對邑司社會的人們來說，說明鴉俘由來的羅森堡學說是一種常識；對這些人解釋鴉俘是人類，就像用一張雷神畫像對二十世紀人解釋「那就是電力」的意思是一樣的吧！鴉俘非人類的說法，已是超驗的科學真理——原生鴉俘的裸體酷似人類；在地球的鴉腐諸島上穿衣進食的土著鴉俘，正是觀察「智慧的類人猿」如何經營與人類完全相同的食衣住行以及社會生活的良好對象；牠們除了膚色外，幾乎跟人類沒有差別，從膚色觀察，也看得出牠們是介於白人與黑人之間的人類；然而這些事實威嚇不了邑司人的心。確實，外表觀之是這樣沒錯，不過只有人類與黑奴屬 homo sapiens，鴉俘則屬別種，正是所謂的外觀反證。儘管外表相似，但是鯨魚非魚；儘管肉眼無法辨識，卻無法否認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的事實。無論牠們多麼神似人類，鴉俘畢竟是類人猿，所以人們依然熱衷矮人決鬥，大啖畜人燒肉，抽激素香煙以永保青春……

在百億的人類與多於其數千倍的黑奴之下，是由高過前者數百萬倍的鴉俘們，支撐著邑司社會生產力的根基。在普遍接受鴉俘人類觀的前史時代人的眼底，畜人制度的社會也許會被看做是壓榨鴉俘的階級社會。若以這個角度來看，邑司的社會組織算是人類空前絕後的最高支配制度吧！奴隸的反抗暴動、封建制度下的農民起義、資本制度下的罷工，無論哪個時代，統治階級都受到一些威脅，甚至最後被革命取代，然而鴉俘卻不可能威脅採行世襲制度

的顯著範例吧！對邑司社會的人們來說，說明鴉俘由來的羅森堡學說是一種常識；對這些人解釋鴉俘是人類，就像用一張雷神畫像對二十世紀人解釋「那就是電力」的意思是一樣的吧！鴉俘非人類的說法，已是超驗的科學真理——原生鴉俘的裸體酷似人類；在地球的鴉腐諸島上穿衣進食的土著鴉俘，正是觀察「智慧的類人猿」如何經營與人類完全相同的食衣住行以及社會生活的良好對象；牠們除了膚色外，幾乎跟人類沒有差別，從膚色觀察，也看得出牠們是介於白人與黑人之間的人類；然而這些事實威嚇不了邑司人的心。確實，外表觀之是這樣沒錯，不過只有人類與黑奴屬 homo sapiens，鴉俘則屬別種，正是所謂的外觀反證。儘管外表相似，但是鯨魚非魚；儘管肉眼無法辨識，卻無法否認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的事實。無論牠們多麼神似人類，鴉俘畢竟是類人猿，所以人們依然熱衷矮人決鬥，大啖畜人燒肉，抽激素香煙以永保青春……

在百億的人類與多於其數千倍的黑奴之下，是由高過前者數百萬倍的鴉俘們，支撐著邑司社會生產力的根基。在普遍接受鴉俘人類觀的前史時代人的眼底，畜人制度的社會也許會被看做是壓榨鴉俘的階級社會。若以這個角度來看，邑司的社會組織算是人類空前絕後的最高支配制度吧！奴隸的反抗暴動、封建制度下的農民起義、資本制度下的罷工，無論哪個時代，統治階級都受到一些威脅，甚至最後被革命取代，然而鴉俘卻不可能威脅採行世襲制度

（caste）[3]的邑司社會——不過，把鴉俘視作被統治階級是錯誤的，牠們是不配談階級或身分的家畜。牛和豬不會威脅人類，只是被使役、被消費，這是家畜的宿命，鴉俘也一樣。縱使牠們擁有同於人類的智慧，家畜畢竟還是家畜。不，鴉俘這種動物，甚至比豬牛更卑賤。牠們不僅僅是單純的家畜，包括器物、能源以及所有各式各樣的使用形態，都統一稱為「鴉俘」yapoo（順便一提，此字屬單複數同形）。智慧家畜、有智能的家具……就像習慣依賴電力的人類，無法忍受回到無電可用的時代一樣，已經習慣依賴鴉俘的邑司社會，鴉俘的肉體與精神早已融入生活體系中，根本無法想像沒有鴉俘的世界會變成怎樣。據聞，目前鴉俘的數量嚴重不足，伴隨著帝國勢力延伸至銀河系中心，大量增產鴉俘一事可以說是迫在眉睫的緊急任務。

於是，鴉俘將來的唯一一條路就這麼地持續下去。從今爾後，永永遠遠都是維持並發展人類（白人）社會的材料與工具。為使白人樂園邑司的文明開出繁華的花朵，而以肥料為名被生產、被愛用，即為日後鴉俘的命運。若以鴉俘人類觀視之，等於成為他人永無止盡的禁臠，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卻無可奈何。只是，認為這是一齣悲劇的人，其實是站在錯誤的鴉俘人類觀的角度；假設站在正確的鴉俘家畜觀，就不會有哀慟的感覺。正因為隸屬種族的個體增加以及多樣性的分化變種，才更充分展現了生物的繁榮；在幾百個太陽下，現階段沒有任何一個種族能如 simius sapiens 那般繁盛，只要有 homo sapiens（人類）的地方便能與之共同發展，這種智慧家畜的生物學前景，將無可限量。

（caste）[3]的邑司社會——不過，把鴉俘視作被統治階級是錯誤的，牠們是不配談階級或身分的家畜。牛和豬不會威脅人類，只是被使役、被消費，這是家畜的宿命，鴉俘也一樣。縱使牠們擁有同於人類的智慧，家畜畢竟還是家畜。不，鴉俘這種動物，甚至比豬牛更卑賤。牠們不僅僅是單純的家畜，包括器物、能源以及所有各式各樣的使用形態，都統一稱為「鴉俘」yapoo（順便一提，此字屬單複數同形）。智慧家畜、有智能的家具……就像習慣依賴電力的人類，無法忍受回到無電可用的時代一樣，已經習慣依賴鴉俘的邑司社會，鴉俘的肉體與精神早已融入生活體系中，根本無法想像沒有鴉俘的世界會變成怎樣。據聞，目前鴉俘的數量嚴重不足，伴隨著帝國勢力延伸至銀河系中心，大量增產鴉俘一事可以說是迫在眉睫的緊急任務。

於是，鴉俘將來的唯一一條路就這麼地持續下去。從今爾後，永永遠遠都是維持並發展人類（白人）社會的材料與工具。為使白人樂園邑司的文明開出繁華的花朵，而以肥料為名被生產、被愛用，即為日後鴉俘的命運。若以鴉俘人類觀視之，等於成為他人永無止盡的禁臠，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卻無可奈何。只是，認為這是一齣悲劇的人，其實是站在錯誤的鴉俘人類觀的角度；假設站在正確的鴉俘家畜觀，就不會有哀慟的感覺。正因為隸屬種族的個體增加以及多樣性的分化變種，才更充分展現了生物的繁榮；在幾百個太陽下，現階段沒有任何一個種族能如 simius sapiens 那般繁盛，只要有 homo sapiens（人類）的地方便能與之共同發展，這種智慧家畜的生物學前景，將無可限量。

而教導這種正確鴉俘觀並啟發未來發展的，正是羅森堡的「畜人論」。

3 智慧家畜

如同其他邑司人一樣，寶琳也是自幼就深植「畜人論」於腦海，成為生活常識。她被教導要如此深信不疑。與其說她無法認同鴉俘是人，不如說她對鴉俘的本質根本不曾懷疑過。她曾聽身為家畜文化史專家的兄長賽西爾提過，五百年前左右有一名倡導「鴉俘是人類」之說的學者，人稱凱勒妻君，其實是畜人省局長的男妻。他在地球上研究土著鴉俘，發表了一本名喚《家畜人解放論》的大作，站在鴉俘人類觀的角度，反對羅森堡學說的意識形態，高喊解放鴉俘。結果沒有人響應他，女夫也與他離異，更滑稽的是，附設讀心功能的肉便器，察知他「不知可否將人類當成便器」的心意後，居然不肯張口，最後只好借黑奴專用的真空便管蛇頭器應急……

「後來呢？」寶琳捧腹大笑後問道。兄長答說：

「後來他從此三緘其口，收回自己的學說。聽說婚姻復合無望，他也成為人們口中的一大笑柄！不過話說回來，主張愛護家畜的紅Y字運動的南丁伯壹，勛爵，卻是讀了這本書而深

而教導這種正確鴉俘觀並啟發未來發展的，正是羅森堡的「畜人論」。

3 智慧家畜

如同其他邑司人一樣，寶琳也是自幼就深植「畜人論」於腦海，成為生活常識。她被教導要如此深信不疑。與其說她無法認同鴉俘是人，不如說她對鴉俘的本質根本不曾懷疑過。她曾聽身為家畜文化史專家的兄長賽西爾提過，五百年前左右有一名倡導「鴉俘是人類」之說的學者，人稱凱勒妻君，其實是畜人省局長的男妻。他在地球上研究土著鴉俘，發表了一本名喚《家畜人解放論》的大作，站在鴉俘人類觀的角度，反對羅森堡學說的意識形態，高喊解放鴉俘。結果沒有人響應他，女夫也與他離異，更滑稽的是，附設讀心功能的肉便器，察知他「不知可否將人類當成便器」的心意後，居然不肯張口，最後只好借黑奴專用的真空便管蛇頭器應急……

「後來呢？」寶琳捧腹大笑後問道。兄長答說：

「後來他從此三緘其口，收回自己的學說。聽說婚姻復合無望，他也成為人們口中的一大笑柄！不過話說回來，主張愛護家畜的紅Y字運動的南丁伯壹，勛爵，卻是讀了這本書而深

受影響，所以也不是全然沒有意義……」

除了那個笨男人之外，她不曉得還有誰願意支持鴉俘是人類的說法。正因如此，現在遇見前史時代人，發現他們不但不明白事情的真相，還不易體會理解，一方面寶琳覺得無可厚非，一方面卻心急了起來——要用外觀反證的理由勸服，只要想像二十世紀人遇見無論如何都不相信地球會自轉的中世紀人時的心境，自然能夠明瞭她內心的思緒吧！

寶琳暫且按捺住內心的焦躁，努力地試圖說服克拉拉：

「妳可知道？當我們發現舊鴉俘的真面目是智慧的類人猿時，早已習慣馴養家畜的正是鴉俘自己啊！因為鴉俘是家畜，牠們跟黑奴不同，有許多用途噢！妳瞧這條狗。」她小巧的下巴朝趴在地上的舊石器時代人獵犬那邊抬了抬；畜人犬把長長的下顎擱在向前併攏伸出的兩條前腿上，正閉著眼睛假寐。那姿態，彷彿對額上烙著的雙頭鷲家徽感到無比自豪。「牠啊，原來是一隻鴉俘呢！是一頭用鴉俘製成的獵犬噢！而妳，居然跟紐曼的同類互許終身……」

「住口！」克拉拉心浮氣躁地揮著鞭子，想阻止寶琳繼續說下去。她語氣鏗鏘地回應道：

「麟才不是那種醜八怪！」

「這妳就不知道了，土著鴉俘——不，應該說舊鴉俘，總之就是這樣的生物啦！直到加工製成便利的物品之前，除了膚色以外，原生鴉俘的外觀看起來跟人類並無二致呀！好比說，

受影響，所以也不是全然沒有意義……」

除了那個笨男人之外，她不曉得還有誰願意支持鴉俘是人類的說法。正因如此，現在遇見前史時代人，發現他們不但不明白事情的真相，還不易體會理解，一方面寶琳覺得無可厚非，一方面卻心急了起來——要用外觀反證的理由勸服，只要想像二十世紀人遇見無論如何都不相信地球會自轉的中世紀人時的心境，自然能夠明瞭她內心的思緒吧！

寶琳暫且按捺住內心的焦躁，努力地試圖說服克拉拉：

「妳可知道？當我們發現舊鴉俘的真面目是智慧的類人猿時，早已習慣馴養家畜的正是鴉俘自己啊！因為鴉俘是家畜，牠們跟黑奴不同，有許多用途噢！妳瞧這條狗。」她小巧的下巴朝趴在地上的舊石器時代人獵犬那邊抬了抬；畜人犬把長長的下顎擱在向前併攏伸出的兩條前腿上，正閉著眼睛假寐。那姿態，彷彿對額上烙著的雙頭鷲家徽感到無比自豪。「牠啊，原來是一隻鴉俘呢！是一頭用鴉俘製成的獵犬噢！而妳，居然跟紐曼的同類互許終身……」

「住口！」克拉拉心浮氣躁地揮著鞭子，想阻止寶琳繼續說下去。她語氣鏗鏘地回應道：

「麟才不是那種醜八怪！」

「這妳就不知道了，土著鴉俘——不，應該說舊鴉俘，總之就是這樣的生物啦！直到加工製成便利的物品之前，除了膚色以外，原生鴉俘的外觀看起來跟人類並無二致呀！好比說，

妳看這只肉足凳。」寶琳用腳後跟咚咚咚地敲了幾下肉背的凹槽，一面說道：

「一個月前，牠可是一名比妳的鴉俘更加魁梧健壯的昂揚男子、容貌與氣度均勝出一籌的原生鴉俘哩！經過工廠的加工，在牠背上刨了一個腳形，才製成了這樣的肉足凳。牠也是我的舌人形噢！」

「太過份了，居然故意把人畸形化……」

「妳錯了！我不是說過嗎？鴉俘不是人！」

依然被毒藥定住而無法動彈的麟一郎，只能默默聽著兩名貴婦在言詞上針鋒相對。他總算明白適才寶琳為何對自己是那種態度。知道獵犬與肉足凳的原形後，他對牠們產生了奇妙的親切感。

——原來如此，難怪膚色與我相同。不過說來也很可怕，什麼智慧的家畜人鴉俘，說我看起來是那種東西……可惡！

儘管麟一郎憤憤不平，身體卻無法自由活動。

克拉拉把視線投向麟一郎。聽見心愛的人被別人批評得一文不值，加上那被當成椅子來坐的可憐身影，一股難言的激動翻湧而上，她不由得走上前去，跪坐下來，雙手攀著他的身體……他始終僵硬如石。事到如今，她才切身感受到他全身麻痺的恐懼，明明先前自己的亢奮與緊張都是為了眼前這個人，可他的身體卻像殘廢了一樣……思及此，克拉拉再也忍受不

妳看這只肉足凳。」寶琳用腳後跟咚咚咚地敲了幾下肉背的凹槽，一面說道：

「一個月前，牠可是一名比妳的鴉俘更加魁梧健壯的昂揚男子、容貌與氣度均勝出一籌的原生鴉俘哩！經過工廠的加工，在牠背上刨了一個腳形，才製成了這樣的肉足凳。牠也是我的舌人形噢！」

「太過份了，居然故意把人畸形化……」

「妳錯了！我不是說過嗎？鴉俘不是人！」

依然被毒藥定住而無法動彈的麟一郎，只能默默聽著兩名貴婦在言詞上針鋒相對。他總算明白適才寶琳為何對自己是那種態度。知道獵犬與肉足凳的原形後，他對牠們產生了奇妙的親切感。

——原來如此，難怪膚色與我相同。不過說來也很可怕，什麼智慧的家畜人鴉俘，說我看起來是那種東西……可惡！

儘管麟一郎憤憤不平，身體卻無法自由活動。

克拉拉把視線投向麟一郎。聽見心愛的人被別人批評得一文不值，加上那被當成椅子來坐的可憐身影，一股難言的激動翻湧而上，她不由得走上前去，跪坐下來，雙手攀著他的身體……他始終僵硬如石。事到如今，她才切身感受到他全身麻痺的恐懼，明明先前自己的亢奮與緊張都是為了眼前這個人，可他的身體卻像殘廢了一樣……思及此，克拉拉再也忍受不

住，頹然似地跪坐下來，偎著他那具無法動彈的身軀，流下了後悔的眼淚。她將鞭子丟在地上，上半身貼近男子的背，雙手環住他的頸子，輕輕地把他往自己這邊靠。

「麟！」

克拉拉的櫻唇迎了過去，男子的唇瓣卻像死掉般沒有反應。想起就在飛碟墜落後不久，曾與從水邊奔回的他熱烈擁抱親吻，她的淚水再度奪眶而出。麟一郎的眼睛也滾下一滴淚珠。

1 指時空跳躍技術，詳見第三二章。

2 馬克思將社會分為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上層結構為思想、意識形態，下層結構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3 caste，指印度的種姓制度，沼正三在這裡將邑司社會與種姓制相比擬。

4 將南丁「格爾」戲謔性地改為南丁「伯壹」（boy）。

住，頹然似地跪坐下來，偎著他那具無法動彈的身軀，流下了後悔的眼淚。她將鞭子丟在地上，上半身貼近男子的背，雙手環住他的頸子，輕輕地把他往自己這邊靠。

「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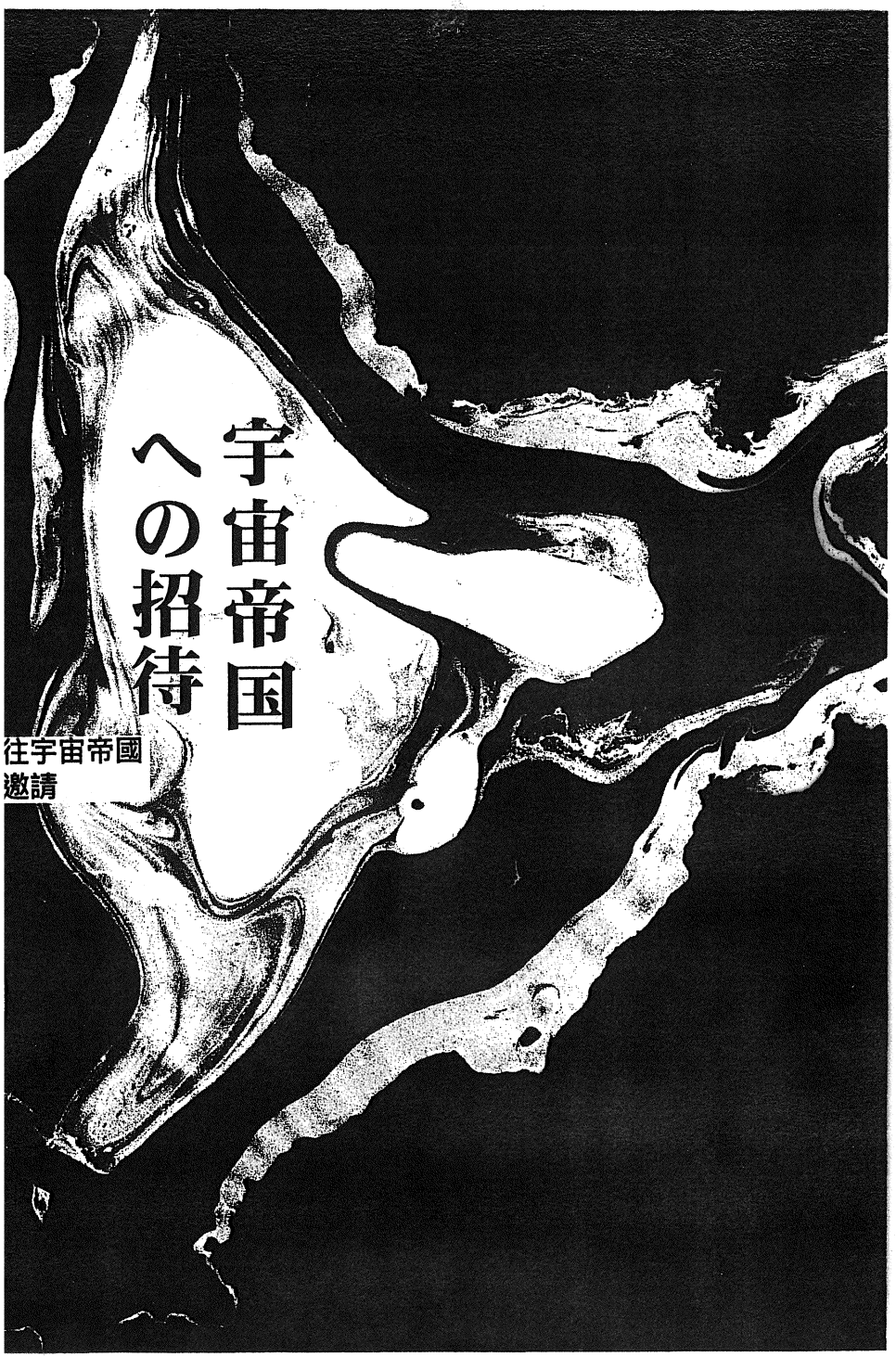
克拉拉的櫻唇迎了過去，男子的唇瓣卻像死掉般沒有反應。想起就在飛碟墜落後不久，曾與從水邊奔回的他熱烈擁抱親吻，她的淚水再度奪眶而出。麟一郎的眼睛也滾下一滴淚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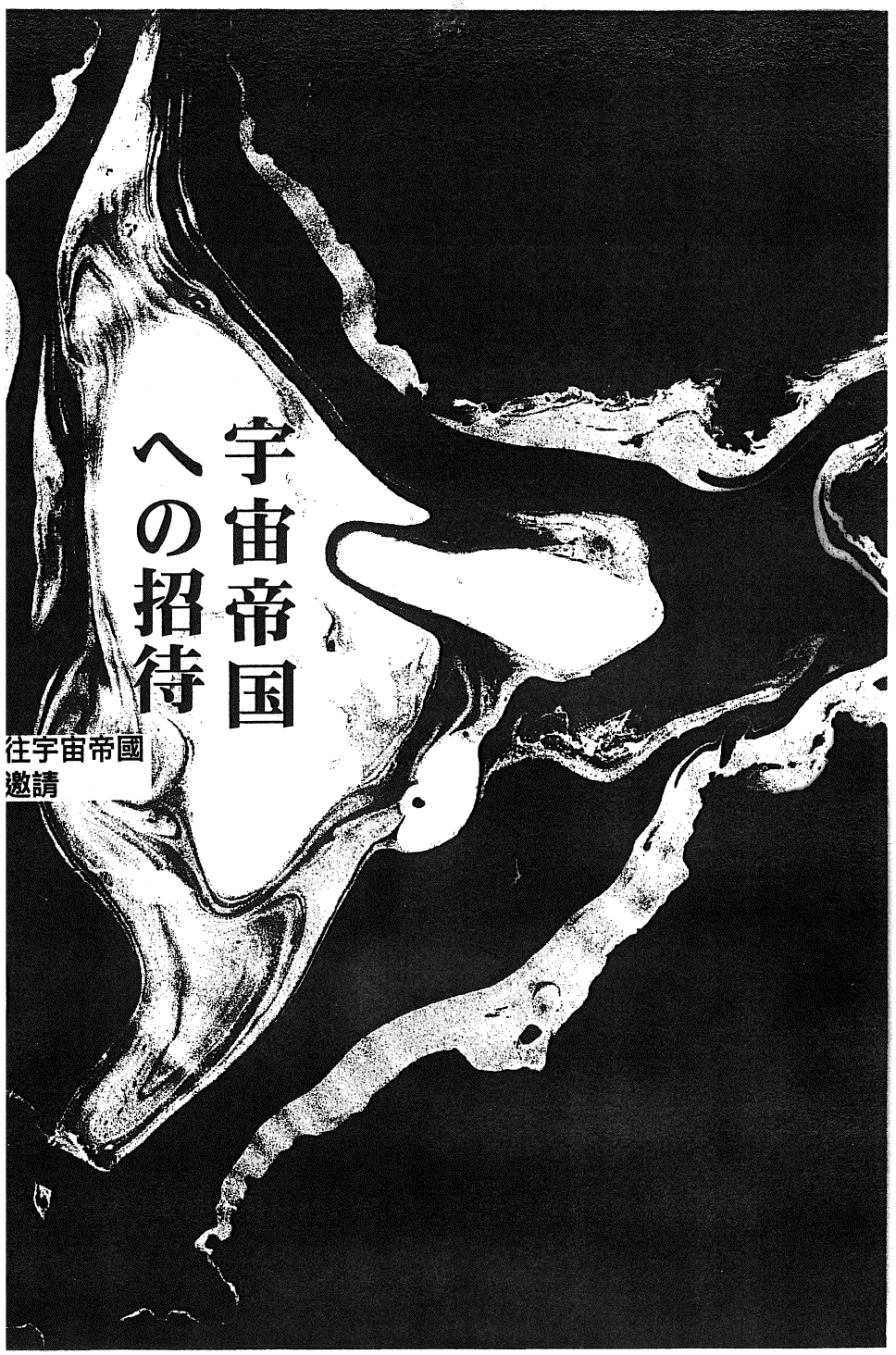
1 指時空跳躍技術，詳見第三二章。

2 馬克思將社會分為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上層結構為思想、意識形態，下層結構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3 caste，指印度的種姓制度，沼正三在這裡將邑司社會與種姓制相比擬。

4 將南丁「格爾」戲謔性地改為南丁「伯壹」（boy）。


宇宙帝国
への招待
往宇宙帝國
邀請


宇宙帝国
への招待
往宇宙帝國
邀請

1 與鴉俘接吻

寶琳忍不住閉上雙眼。人類與鴉俘接吻？她認為這種齷齪事絕非神智清楚的表現，也實在受不了目睹這種事。

忽然，她憶起那個被製成「白色唇人形」的男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寶琳雖還在母親愛德蘭膝下承歡尚未成婚，但她已對舌人形很有經驗。一名寫信給母親的年輕仰慕者曾經捎來欣喜若狂的信簡，表示自己弄到了母親用過的舌人形。不久他送來一幀立體相片，上面註明「我真羨慕夫人的舌人形……」那幀居然是他與舌人形擁抱親吻的相片！素有潔癖的寶琳看了一眼，嚷著「真噁心」，頻頻作嘔，連忙把肉痰盂招來，不過她的母親卻意外地平靜，笑言道：「平民之中常有這種心理不健全的傢伙。既然如此，我就讓他們名副其實吧！」

邑司白人與其他人類、擬人類，是以股顏複合文化（Cq文化），也就是股間（anus）與顏

1 與鴉俘接吻

寶琳忍不住閉上雙眼。人類與鴉俘接吻？她認為這種齷齪事絕非神智清楚的表現，也實在受不了目睹這種事。

忽然，她憶起那個被製成「白色唇人形」的男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寶琳雖還在母親愛德蘭膝下承歡尚未成婚，但她已對舌人形很有經驗。一名寫信給母親的年輕仰慕者曾經捎來欣喜若狂的信簡，表示自己弄到了母親用過的舌人形。不久他送來一幀立體相片，上面註明「我真羨慕夫人的舌人形……」那幀居然是他與舌人形擁抱親吻的相片！素有潔癖的寶琳看了一眼，嚷著「真噁心」，頻頻作嘔，連忙把肉痰盂招來，不過她的母親卻意外地平靜，笑言道：「平民之中常有這種心理不健全的傢伙。既然如此，我就讓他們名副其實吧！」

邑司白人與其他人類、擬人類，是以股顏複合文化（Cq文化），也就是股間（anus）與顏

面（face）的等值結合為基礎形成的一種複合體系（第四十章）。因此在尊貴的程度上，白人的肉體與黑奴、鴉俘的肉體，可說是有如次元般的差異。正因如此，唇與唇的接吻、性與性的結合之類的對等接觸，若是白人跟白人、有色人種跟有色人種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白人跟有色人種卻不受認同。假使必須接觸，僅容有色人種肉體中最乾淨的上等部分，和前者肉體中最不潔的部分接觸。換言之，就像狗要用舌頭舐人的腳尖，或者像舌人形、唇人形以及後述章節（第二九章）中出現的貴婦專用的鼻人形之類的方式，服侍人的性需求，只有這些是在允許的範圍內。無論如何，白人的肉體是無比尊貴的；所以當寶琳看見白人竟然紆降尊貴與舌人形接吻的畫面，會認為那是神經不正常的舉動，也是理所當然之事。舌人形的舌頭負責服侍白人女性的性需求，因為這是對等的；而與舌人形親吻的行為，也就是年輕人的唇觸及舌人形的舌，無疑意謂著他自願降格成相當於愛德蘭勛爵的性玩具一樣的東西。至於名副其實，便是使他本身符合這種低微的價值。

後來聽說該名青年送來一紙空白賣身契（*），希望成為面首（男妾），母親卻在上面寫下「唇人形」三個字，並將他的身體處置權賜給寵愛的面首之一。從侍奉她的性需求的立場觀之，舌人形的舌頭與男妾的性服務是等值的；既然如此，這名跟舌人形的舌頭等價值的年輕人，他的唇也只配為男妾做性服務而已——「你侍奉面首，等於間接地侍奉我，若想直接侍奉，免談」——這是愛德蘭心裡打的主意。靈感來自那幀接吻的照片，那畫面刺激了她意欲玩弄

面（face）的等值結合為基礎形成的一種複合體系（第四十章）。因此在尊貴的程度上，白人的肉體與黑奴、鴉俘的肉體，可說是有如次元般的差異。正因如此，唇與唇的接吻、性與性的結合之類的對等接觸，若是白人跟白人、有色人種跟有色人種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白人跟有色人種卻不受認同。假使必須接觸，僅容有色人種肉體中最乾淨的上等部分，和前者肉體中最不潔的部分接觸。換言之，就像狗要用舌頭舐人的腳尖，或者像舌人形、唇人形以及後述章節（第二九章）中出現的貴婦專用的鼻人形之類的方式，服侍人的性需求，只有這些是在允許的範圍內。無論如何，白人的肉體是無比尊貴的；所以當寶琳看見白人竟然紆降尊貴與舌人形接吻的畫面，會認為那是神經不正常的舉動，也是理所當然之事。舌人形的舌頭負責服侍白人女性的性需求，因為這是對等的；而與舌人形親吻的行為，也就是年輕人的唇觸及舌人形的舌，無疑意謂著他自願降格成相當於愛德蘭勛爵的性玩具一樣的東西。至於名副其實，便是使他本身符合這種低微的價值。

後來聽說該名青年送來一紙空白賣身契（*），希望成為面首（男妾），母親卻在上面寫下「唇人形」三個字，並將他的身體處置權賜給寵愛的面首之一。從侍奉她的性需求的立場觀之，舌人形的舌頭與男妾的性服務是等值的；既然如此，這名跟舌人形的舌頭等價值的年輕人，他的唇也只配為男妾做性服務而已——「你侍奉面首，等於間接地侍奉我，若想直接侍奉，免談」——這是愛德蘭心裡打的主意。靈感來自那幀接吻的照片，那畫面刺激了她意欲玩弄

年輕人純愛的性虐癖，於是造就了珍貴的白色唇人形。他身為萬物之靈的白人之身，受求愛的誓約所縛，然而奉獻的對象不是愛慕的該名女性，而是服侍該名女性的另一位白人男性；原本他以為自己可望成為愛德蘭勛爵後宮的面首之一，也就是面首們的情敵，沒想到卻變成面首的性玩具。

當時的寶琳一方面同情慘遭犧牲的青年，一方面對母親殘忍地把人當作鴉俘般對待而心懷反感，不過表面上還是不得不虛言附和：「那種變態男，活該！」儘管如此，寶琳對男人漠視社會風俗與舌人形親吻的照片，還是感到極端的厭憎。

＊「賣身契，意指債務者在無法清償債務予債權者時，願意貶低為契約中所載身分而無異議的證明文件。身分欄空白就是空白賣身契，意指賦予對方生殺大權。在天狼星系中，這是一種普遍的求愛表現。雖然法律上具有效力，但在習慣上只能視為情書的一種。」

（K．諾維克《一個殖民星球人在卡路星球的回憶錄》）

——愛德蘭勛爵濫用這張空白賣身契當作正式賣身契，不容分說地便處置了那名年輕人。（就算貴族之於民，若無賣身契就將人類製成唇人形，也是違法的。不過皇族另當別論。被稱為天狗的白色鼻人形，卻能依法成為女王的侍奉者。）（第二九章之1、2）

年輕人純愛的性虐癖，於是造就了珍貴的白色唇人形。他身為萬物之靈的白人之身，受求愛的誓約所縛，然而奉獻的對象不是愛慕的該名女性，而是服侍該名女性的另一位白人男性；原本他以為自己可望成為愛德蘭勛爵後宮的面首之一，也就是面首們的情敵，沒想到卻變成面首的性玩具。

當時的寶琳一方面同情慘遭犧牲的青年，一方面對母親殘忍地把人當作鴉俘般對待而心懷反感，不過表面上還是不得不虛言附和：「那種變態男，活該！」儘管如此，寶琳對男人漠視社會風俗與舌人形親吻的照片，還是感到極端的厭憎。

＊「賣身契，意指債務者在無法清償債務予債權者時，願意貶低為契約中所載身分而無異議的證明文件。身分欄空白就是空白賣身契，意指賦予對方生殺大權。在天狼星系中，這是一種普遍的求愛表現。雖然法律上具有效力，但在習慣上只能視為情書的一種。」

（K．諾維克《一個殖民星球人在卡路星球的回憶錄》）

——愛德蘭勛爵濫用這張空白賣身契當作正式賣身契，不容分說地便處置了那名年輕人。（就算貴族之於民，若無賣身契就將人類製成唇人形，也是違法的。不過皇族另當別論。被稱為天狗的白色鼻人形，卻能依法成為女王的侍奉者。）（第二九章之1、2）

如今看見女子與鴉俘親吻，寶琳憶起的正是當時的那股厭憎之感。儘管原生鴉俘比舌人形乾淨些許，平民男子也換成了一名貴族女子，但就算如此，她的內心還是浮現起一種異於先前的不悅。

耳畔響起女子嗚咽的抽泣聲，牽掛男子的那股情愛慢慢地緊揪住她的思緒，寶琳的心在動搖。

——可憐的女孩。長得如此嬌媚可愛，卻對鴉俘這般迷戀……不過這不是她的錯，是時代的錯。因為她活在這個普遍將鴉俘視作人類的錯亂世界裡……雖不知剛才她說的「Mr. Sebe」是什麼意思，但「Mr.」應該是個姓氏，所以才叫他 MrSebe 吧！因為他是舊鴉俘，所以除了名字之外還有姓啊……她將鴉俘當成正常男人般迷戀，我究竟該如何才能把她的愛情導入正軌？就算毫無省覺的病人拒絕接受治療，身為醫者也有治療的義務不是嗎？這名女子救了我，這回輪到我拉她一把了。她與鴉俘接吻的行止固然教人不快，卻也不能置之不理，我應該積極努力地，匡正這名女子病入膏肓的愛情才是……

當寶琳的心念轉到這一層的時候，

「夫人，請儘快幫他注射解毒劑！」克拉拉極力克制內心激動的聲音，讓寶琳睜開了雙眸。寶琳看見克拉拉跪坐在麟一郎身旁，雙手依然擁著他的身軀，堅定地抬起頭來，望向自己。她的臉似乎才剛從男人的唇瓣移開。蓬鬆如雲的栗髮與噙滿淚水的瞳眸，那般楚楚可憐的表

如今看見女子與鴉俘親吻，寶琳憶起的正是當時的那股厭憎之感。儘管原生鴉俘比舌人形乾淨些許，平民男子也換成了一名貴族女子，但就算如此，她的內心還是浮現起一種異於先前的不悅。

耳畔響起女子嗚咽的抽泣聲，牽掛男子的那股情愛慢慢地緊揪住她的思緒，寶琳的心在動搖。

——可憐的女孩。長得如此嬌媚可愛，卻對鴉俘這般迷戀……不過這不是她的錯，是時代的錯。因為她活在這個普遍將鴉俘視作人類的錯亂世界裡……雖不知剛才她說的「Mr. Sebe」是什麼意思，但「Mr.」應該是個姓氏，所以才叫他 MrSebe 吧！因為他是舊鴉俘，所以除了名字之外還有姓啊……她將鴉俘當成正常男人般迷戀，我究竟該如何才能把她的愛情導入正軌？就算毫無省覺的病人拒絕接受治療，身為醫者也有治療的義務不是嗎？這名女子救了我，這回輪到我拉她一把了。她與鴉俘接吻的行止固然教人不快，卻也不能置之不理，我應該積極努力地，匡正這名女子病入膏肓的愛情才是……

當寶琳的心念轉到這一層的時候，

「夫人，請儘快幫他注射解毒劑！」克拉拉極力克制內心激動的聲音，讓寶琳睜開了雙眸。寶琳看見克拉拉跪坐在麟一郎身旁，雙手依然擁著他的身軀，堅定地抬起頭來，望向自己。她的臉似乎才剛從男人的唇瓣移開。蓬鬆如雲的栗髮與噙滿淚水的瞳眸，那般楚楚可憐的表

情，教同為女性的寶琳，也不得不為她美麗的容顏連連讚歎。

2 獻給女王的禮物

事實上，寶琳已經把解毒劑給忘得一乾二淨了——因為潛意識裡早就認定「家犬咬傷鴉俘是件芝麻小事」——聽了克拉拉這話，她不由得蹙眉深思。先前以為自己身在原球面上，自然能夠放心，可是現在位於二十世紀的球面，就有點傷腦筋了。

被衝擊牙咬傷的獵物，通常不會在從獵場歸返的途中解開其麻痺症狀，加上該藥是由數種藥品合成，合成後若未在短時間內使用，藥效就會減弱，因為這樣的特性，所以時空船或時光遊艇都不會備有解毒劑。為這名鴉俘注射解毒劑，只有「帶牠回原球面，或在原球面合成後再送到這裡」兩種途徑而已。突然想到這點的寶琳，連忙拿起時空電話打到別墅去：

「德莉絲出發了嗎？」

「是的，剛剛接到電話大約五分鐘後，便和少爺們一起乘坐『冰河號』出發了。已經走了半小時左右，應該就快抵達……」

「是嗎？她們把『冰河號』開來了……」

情，教同為女性的寶琳，也不得不為她美麗的容顏連連讚歎。

2 獻給女王的禮物

事實上，寶琳已經把解毒劑給忘得一乾二淨了——因為潛意識裡早就認定「家犬咬傷鴉俘是件芝麻小事」——聽了克拉拉這話，她不由得蹙眉深思。先前以為自己身在原球面上，自然能夠放心，可是現在位於二十世紀的球面，就有點傷腦筋了。

被衝擊牙咬傷的獵物，通常不會在從獵場歸返的途中解開其麻痺症狀，加上該藥是由數種藥品合成，合成後若未在短時間內使用，藥效就會減弱，因為這樣的特性，所以時空船或時光遊艇都不會備有解毒劑。為這名鴉俘注射解毒劑，只有「帶牠回原球面，或在原球面合成後再送到這裡」兩種途徑而已。突然想到這點的寶琳，連忙拿起時空電話打到別墅去：

「德莉絲出發了嗎？」

「是的，剛剛接到電話大約五分鐘後，便和少爺們一起乘坐『冰河號』出發了。已經走了半小時左右，應該就快抵達……」

「是嗎？她們把『冰河號』開來了……」

「冰河號」是一艘專供回溯至冰河時代，進行狩獵舊石器時代人時所使用的大型航時快速船，具備時速二千年的卓越性能。瓊森家在別墅擁有的時空船，沒有一艘比它速度更快的了，因此，縱然現在叫另一艘船把解毒劑送出來，也追不上「冰河號」，反倒要花時間等待。既然如此，不如先用「冰河號」帶牠回去，打完針再送回來比較快……

寶琳飛快地盤算了一下後，對克拉拉說：

「糟糕了哪。這艘遊艇上沒有藥劑，而前來接應的圓筒船也已經出發了，無法把藥劑帶來……這樣吧，『冰河號』，就是前來接應我的圓筒船，從這個球面到原球面，也就是二千年後邑司世界的球面，往返只需要兩個多小時，妳把寵物交給我帶回去，注射完畢我再送牠回來吧！」

親吻時被克拉拉扭轉脖頸而呈現不自然姿勢的麟一郎，依然凝固如雕像，抱著這樣一副身軀、跪坐在旁瞪視著寶琳的克拉拉，美麗的茶褐色眼珠裡滿是憂慮與疑心，寶琳同情似地看她一眼，接著又說：

「只要解了毒，不會有任何後遺症，妳別擔心。」

「我擔心的是妳對他的偏見……」

「沒那回事，妳是前史時代的人，我不會訛詐妳的財產。既然妳把牠託付給我，我就會負責的。」

「冰河號」是一艘專供回溯至冰河時代，進行狩獵舊石器時代人時所使用的大型航時快速船，具備時速二千年的卓越性能。瓊森家在別墅擁有的時空船，沒有一艘比它速度更快的了，因此，縱然現在叫另一艘船把解毒劑送出來，也追不上「冰河號」，反倒要花時間等待。既然如此，不如先用「冰河號」帶牠回去，打完針再送回來比較快……

寶琳飛快地盤算了一下後，對克拉拉說：

「糟糕了哪。這艘遊艇上沒有藥劑，而前來接應的圓筒船也已經出發了，無法把藥劑帶來……這樣吧，『冰河號』，就是前來接應我的圓筒船，從這個球面到原球面，也就是二千年後邑司世界的球面，往返只需要兩個多小時，妳把寵物交給我帶回去，注射完畢我再送牠回來吧！」

親吻時被克拉拉扭轉脖頸而呈現不自然姿勢的麟一郎，依然凝固如雕像，抱著這樣一副身軀、跪坐在旁瞪視著寶琳的克拉拉，美麗的茶褐色眼珠裡滿是憂慮與疑心，寶琳同情似地看她一眼，接著又說：

「只要解了毒，不會有任何後遺症，妳別擔心。」

「我擔心的是妳對他的偏見……」

「沒那回事，妳是前史時代的人，我不會訛詐妳的財產。既然妳把牠託付給我，我就會負責的。」

「我要隨他一道去。」

「哎呀，這可頭大了，因為妳不是關係人。假設已經有前史時代人前往原球面，而妳跟那個人有關連的話，倒是可以破例通融，但妳不是。若是原球面的邪蠻人，只要取得原生畜人的狩獵執照就能進行追獵搜捕，然而現在卻是前史球面啊！未經許可，就將毫無關係的前史時代人帶回去是犯法的；我身為檢察長，豈有自己犯法的道理？」

「妳剛才不是說要答謝救命之恩，邀請我到別墅一遊嗎？」

克拉拉豁出去了。她懷疑現代醫學是否有辦法解除情人身上的麻痺之毒。從她方才窺見的一切，便可明白對方的高度文明水準是現代人無法相提並論的，若不交由對方解毒，恐怕現代人根本束手無策。可是交由視黃種人為畜生的女郎處理，她怎能放心讓毫無抵抗能力的情人，隻身前往那個對黃種人而言宛若地獄的世界呢？

接下來的好一陣子，時間在沉默中流逝。

「說的也是，我必須回報妳的救命之恩。狗兒肇事是我方的責任，只是幫牠解毒，根本稱不上答謝。」想到一個絕佳理由的寶琳燦爛一笑。「雖屬特例，就讓妳搭乘圓筒船吧！除了邀請妳到我的別墅，甚至還要招待妳前往邑司首都亞伯丁的敝府一遊哩！」

「謝謝妳。不過，我此行的目的在於照料瀨部先生。」恢復鎮定的克拉拉再度正式稱呼麟一郎的姓氏，語意清晰地表明心跡。

「我要隨他一道去。」

「哎呀，這可頭大了，因為妳不是關係人。假設已經有前史時代人前往原球面，而妳跟那個人有關連的話，倒是可以破例通融，但妳不是。若是原球面的邪蠻人，只要取得原生畜人的狩獵執照就能進行追獵搜捕，然而現在卻是前史球面啊！未經許可，就將毫無關係的前史時代人帶回去是犯法的；我身為檢察長，豈有自己犯法的道理？」

「妳剛才不是說要答謝救命之恩，邀請我到別墅一遊嗎？」

克拉拉豁出去了。她懷疑現代醫學是否有辦法解除情人身上的麻痺之毒。從她方才窺見的一切，便可明白對方的高度文明水準是現代人無法相提並論的，若不交由對方解毒，恐怕現代人根本束手無策。可是交由視黃種人為畜生的女郎處理，她怎能放心讓毫無抵抗能力的情人，隻身前往那個對黃種人而言宛若地獄的世界呢？

接下來的好一陣子，時間在沉默中流逝。

「說的也是，我必須回報妳的救命之恩。狗兒肇事是我方的責任，只是幫牠解毒，根本稱不上答謝。」想到一個絕佳理由的寶琳燦爛一笑。「雖屬特例，就讓妳搭乘圓筒船吧！除了邀請妳到我的別墅，甚至還要招待妳前往邑司首都亞伯丁的敝府一遊哩！」

「謝謝妳。不過，我此行的目的在於照料瀨部先生。」恢復鎮定的克拉拉再度正式稱呼麟一郎的姓氏，語意清晰地表明心跡。

「只要帶我們到距離最近的注射地點，也就是貴府別墅，這樣便行了。」

「馮．寇特威茲小姐，讓妳乘坐圓筒船，有一個附帶條件噢！」

「條件？什麼條件？」

「希望妳能到亞伯丁拜謁女王陛下。我正是因此，才要招待妳赴敝府一遊的。」

寶琳考量的理由正是這個。展開此次的休假旅行前，她去向女王陛下辭行，就在閒聊的時候，女王曾經下令：

「從地球帶點禮物回來吧！」

「遵命。」

儘管寶琳當場應允，但卻沒有任何明確的目標，還在斟酌該選什麼好。畢竟陛下已經收藏了許多來自數百個太陽系中，數千顆行星的奇珍異寶。

——若我將這名前史時代高貴美麗的小姐帶回去，不知算不算得上是一項別出心裁的禮物？素來喜歡美少女的女王陛下，無疑地會對此女加倍寵愛，讓她成為貼身侍女，賜她一官半職。這樣一來，此女就會變成帝國人民的一分子，成為帝國子民後，我帶她回國一事就不算犯法了……當然，我不曉得她願不願意留在卡路星球。她若不想留下就作罷，反正我也是遵從陛下之命帶她回國，應該沒什麼不好吧！第一，從這種未開化時代出發前往拜訪卡路星之後，不可能會想回來。再加上目前正值一九六X年，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沒多久。假設

「只要帶我們到距離最近的注射地點，也就是貴府別墅，這樣便行了。」

「馮．寇特威茲小姐，讓妳乘坐圓筒船，有一個附帶條件噢！」

「條件？什麼條件？」

「希望妳能到亞伯丁拜謁女王陛下。我正是因此，才要招待妳赴敝府一遊的。」

寶琳考量的理由正是這個。展開此次的休假旅行前，她去向女王陛下辭行，就在閒聊的時候，女王曾經下令：

「從地球帶點禮物回來吧！」

「遵命。」

儘管寶琳當場應允，但卻沒有任何明確的目標，還在斟酌該選什麼好。畢竟陛下已經收藏了許多來自數百個太陽系中，數千顆行星的奇珍異寶。

——若我將這名前史時代高貴美麗的小姐帶回去，不知算不算得上是一項別出心裁的禮物？素來喜歡美少女的女王陛下，無疑地會對此女加倍寵愛，讓她成為貼身侍女，賜她一官半職。這樣一來，此女就會變成帝國人民的一分子，成為帝國子民後，我帶她回國一事就不算犯法了……當然，我不曉得她願不願意留在卡路星球。她若不想留下就作罷，反正我也是遵從陛下之命帶她回國，應該沒什麼不好吧！第一，從這種未開化時代出發前往拜訪卡路星之後，不可能會想回來。再加上目前正值一九六X年，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沒多久。假設

讓她留在這號球面，恐怕不是死於α彈就是死於ω熱疾……是了，只要她願意留下，那麼我想導正她對鴉俘的扭曲愛情的目的，就能順利達成了。讓她接觸邑司文化，飲用五杯靈液（soma／蘇摩酒），想必便能立刻明白該如何對待鴉俘吧……總之，帶她回卡路，讓她參謁陛下，是唯一的答案……

對寶琳而言，克拉拉的身分遠比幫鴉俘解毒一事更重要。

克拉拉全然不知寶琳內心的盤算，神色如墜五里霧中般茫然：

「為什麼我必須拜謁女王陛下？」

「因為帶前史時代人回去是一種破例啊！」寶琳敷衍塞責地解釋，「別以為那樣很麻煩，就當作順道到母星『卡路星』觀光嘛！我保證絕對不會讓妳失望的，卡路可是邑司文明的中心噢！」

「那顆星球很遠嗎？」

「卡路星是天狼星系的第八行星，天狼星系是一個連體太陽系。距離地球約九光年，乘坐四次元宇宙船的話，約莫花費地球時間三日左右。」

讓她留在這號球面，恐怕不是死於α彈就是死於ω熱疾……是了，只要她願意留下，那麼我想導正她對鴉俘的扭曲愛情的目的，就能順利達成了。讓她接觸邑司文化，飲用五杯靈液（soma／蘇摩酒），想必便能立刻明白該如何對待鴉俘吧……總之，帶她回卡路，讓她參謁陛下，是唯一的答案……

對寶琳而言，克拉拉的身分遠比幫鴉俘解毒一事更重要。

克拉拉全然不知寶琳內心的盤算，神色如墜五里霧中般茫然：

「為什麼我必須拜謁女王陛下？」

「因為帶前史時代人回去是一種破例啊！」寶琳敷衍塞責地解釋，「別以為那樣很麻煩，就當作順道到母星『卡路星』觀光嘛！我保證絕對不會讓妳失望的，卡路可是邑司文明的中心噢！」

「那顆星球很遠嗎？」

「卡路星是天狼星系的第八行星，天狼星系是一個連體太陽系。距離地球約九光年，乘坐四次元宇宙船的話，約莫花費地球時間三日左右。」

3　愛的誓約

「那瀨部先生呢？」克拉拉單刀直入地追問。「我正想解釋。」

「搭乘迎接的圓筒船回到別墅後，我立刻還妳一個完好無缺的身體，接下來怎樣都無所謂。旅行途中若想帶牠同行，」寶琳的口氣，簡直就像麟一郎是一件物品。「也悉聽尊便。」

「我們能夠一直在一起嗎？」

「只要妳不處分牠。鴉俘不能離開飼主，因此妳必須小心謹慎，一直把牠留在身邊。」

「妳保證沒有人會為難我們兩個？」

「當然。處置鴉俘是飼主的特權。但陛下另當別論，不過陛下不會把這種鴉俘放在眼裡，所以只要妳遵守法律飼養這名鴉俘，沒人有權為難妳的。」

「既然如此，」克拉拉好像還無法完全放心，她叮囑似地說：「我們要正大光明地舉行婚禮噢！」

「這個嘛……」寶琳遲疑了一會兒，「也不是不行。只是，我不曉得屆時妳的心意會不會改變。」

也許讀者感到有點意外，畢竟鴉俘根本不可能與白人女性結婚才對——所以，其實寶琳肯定的是相當於「舌人形婚禮」這件事。

3　愛的誓約

「那瀨部先生呢？」克拉拉單刀直入地追問。「我正想解釋。」

「搭乘迎接的圓筒船回到別墅後，我立刻還妳一個完好無缺的身體，接下來怎樣都無所謂。旅行途中若想帶牠同行，」寶琳的口氣，簡直就像麟一郎是一件物品。「也悉聽尊便。」

「我們能夠一直在一起嗎？」

「只要妳不處分牠。鴉俘不能離開飼主，因此妳必須小心謹慎，一直把牠留在身邊。」

「妳保證沒有人會為難我們兩個？」

「當然。處置鴉俘是飼主的特權。但陛下另當別論，不過陛下不會把這種鴉俘放在眼裡，所以只要妳遵守法律飼養這名鴉俘，沒人有權為難妳的。」

「既然如此，」克拉拉好像還無法完全放心，她叮囑似地說：「我們要正大光明地舉行婚禮噢！」

「這個嘛……」寶琳遲疑了一會兒，「也不是不行。只是，我不曉得屆時妳的心意會不會改變。」

也許讀者感到有點意外，畢竟鴉俘根本不可能與白人女性結婚才對——所以，其實寶琳肯定的是相當於「舌人形婚禮」這件事。

在解釋這個意思之前，必須先說明邑司使用舌人形的部分習慣。女權制度確立後，男性守貞的義務受到社會的重視並形成一種風俗，昔日意謂處女的 virgin 一詞，變成表示童貞，而且對應到男性身上的這套用法可以說由來已久（這裡所謂的童貞，是指用唇人形自慰時也應毫髮無傷）。這樣的男女關係，不，應該說在女男觀念方面，舌人形是否保有童貞，將造成懸殊的價格差異。

保證童貞的方式大致上分成兩種。一是用金屬五金製成的拉鍊將雙唇縫綴在一起，再用鎖頭鎖住，把鑰匙交給訂購者；或是採集訂購者的指紋製作相符的指紋鎖，別人的手指將無法開啟。基於平價實惠的理由，平民女性大多偏愛選購拉鍊式。

但是貴族會要求附加童貞膜。童貞膜是以薄膜接合雙唇的構造，該手術是保證童貞的另一項選擇，也就是第二種方式。女權革命前，男性將接合唇人形雙唇的膜肉稱為處女膜，革命後才應用到舌人形身上，不過無論如何，這點都只能針對口腔不需提供攝食之用的鴉俘。至於膜肉的構造，則幾乎與處女膜相同，中央有一個微小的洞孔，大小僅容窺見舌尖而已。

縫上童貞膜的舌人形，無法自行由外弄破膜肉。原則上指甲全部都會被拔掉。當然，若是受到刺激，移植海綿體的 penistongue（男根舌）將會 erect（勃起），勢必從內側刺破那道膜。因此，膜肉完好如初的事實，就代表裡面藏著還不識神體滋味的童貞舌。

把舌人形的臉拉到跟前，用雙腿擠壓、愛撫牠的臉頰，讓牠嗅聞神體的氣味，以分泌的愛液（lovejuice）使牠濡濕，透過種種前戲的挑逗刺激，教舌人形不得不刺破膜肉，飽受流血與

在解釋這個意思之前，必須先說明邑司使用舌人形的部分習慣。女權制度確立後，男性守貞的義務受到社會的重視並形成一種風俗，昔日意謂處女的 virgin 一詞，變成表示童貞，而且對應到男性身上的這套用法可以說由來已久（這裡所謂的童貞，是指用唇人形自慰時也應毫髮無傷）。這樣的男女關係，不，應該說在女男觀念方面，舌人形是否保有童貞，將造成懸殊的價格差異。

保證童貞的方式大致上分成兩種。一是用金屬五金製成的拉鍊將雙唇縫綴在一起，再用鎖頭鎖住，把鑰匙交給訂購者；或是採集訂購者的指紋製作相符的指紋鎖，別人的手指將無法開啟。基於平價實惠的理由，平民女性大多偏愛選購拉鍊式。

但是貴族會要求附加童貞膜。童貞膜是以薄膜接合雙唇的構造，該手術是保證童貞的另一項選擇，也就是第二種方式。女權革命前，男性將接合唇人形雙唇的膜肉稱為處女膜，革命後才應用到舌人形身上，不過無論如何，這點都只能針對口腔不需提供攝食之用的鴉俘。至於膜肉的構造，則幾乎與處女膜相同，中央有一個微小的洞孔，大小僅容窺見舌尖而已。

縫上童貞膜的舌人形，無法自行由外弄破膜肉。原則上指甲全部都會被拔掉。當然，若是受到刺激，移植海綿體的 penistongue（男根舌）將會 erect（勃起），勢必從內側刺破那道膜。因此，膜肉完好如初的事實，就代表裡面藏著還不識神體滋味的童貞舌。

把舌人形的臉拉到跟前，用雙腿擠壓、愛撫牠的臉頰，讓牠嗅聞神體的氣味，以分泌的愛液（lovejuice）使牠濡濕，透過種種前戲的挑逗刺激，教舌人形不得不刺破膜肉，飽受流血與

疼痛之苦，隨之而來的便是教導那初見天日的純真之舌一些品嘗的技巧。這種玩賞童貞舌的方式，正是人類有史以來僅邑司貴婦有幸享受的最佳性虐樂趣之一，也可以說是女權革命前，全體女性飽受初夜折磨的一種反照。誠如後章所述（第二九章），邑司貴婦也可使用一種平民禁用、稱之為鼻人形的性具。在性快感方面，牠比舌人形更接近真正陽具是其優點，但牠無法提供奪取童貞的快感這點，就略遜舌人形一籌了。

不過性喜漁色者中，也有人不喜歡將舌人形讀心家具化。原因在於具備讀心功能的舌人形能在瞬間感應女性的欲望而迅速勃起，致使前戲不足，無趣乏味。所以寧願靠女性的肉體魅力去刺激那些沒有讀心功能的傢伙，令牠們興奮到自行衝破童貞膜，反而比較能帶來施虐的滿足感。像這類不具讀心功能的舌人形的破瓜過程，堪稱一個愉快的享受。

寶琳之母愛德蘭勛爵也是性喜漁色者之一，她不會特意賦予人形讀心的功能，而是習慣不斷地追求新鮮的童貞之物，再把玩過的舊品當成二手貨處置賤賣。然而像她這樣的名流貴婦，就算是拍賣的中古貨，崇拜者也會蜂擁而至搶購，價格跟附膜的新品不相上下（前述被製成白色唇人形的平民青年，因為取得舌人形而喜不自勝的正是這種拍賣品之一）。

舌人形不過是自慰用的活玩具。可是那是為了提供性快感而製造的東西，也是重視童貞與否的男性性器的替代品，因此對人形的本身會產生「男性」的印象，也是無可厚非。大體而言，舌人形、鼻人形、唇人形是不會讓別人看見的，如果讓別人看見的話，通常會戴上一

疼痛之苦，隨之而來的便是教導那初見天日的純真之舌一些品嘗的技巧。這種玩賞童貞舌的方式，正是人類有史以來僅邑司貴婦有幸享受的最佳性虐樂趣之一，也可以說是女權革命前，全體女性飽受初夜折磨的一種反照。誠如後章所述（第二九章），邑司貴婦也可使用一種平民禁用、稱之為鼻人形的性具。在性快感方面，牠比舌人形更接近真正陽具是其優點，但牠無法提供奪取童貞的快感這點，就略遜舌人形一籌了。

不過性喜漁色者中，也有人不喜歡將舌人形讀心家具化。原因在於具備讀心功能的舌人形能在瞬間感應女性的欲望而迅速勃起，致使前戲不足，無趣乏味。所以寧願靠女性的肉體魅力去刺激那些沒有讀心功能的傢伙，令牠們興奮到自行衝破童貞膜，反而比較能帶來施虐的滿足感。像這類不具讀心功能的舌人形的破瓜過程，堪稱一個愉快的享受。

寶琳之母愛德蘭勛爵也是性喜漁色者之一，她不會特意賦予人形讀心的功能，而是習慣不斷地追求新鮮的童貞之物，再把玩過的舊品當成二手貨處置賤賣。然而像她這樣的名流貴婦，就算是拍賣的中古貨，崇拜者也會蜂擁而至搶購，價格跟附膜的新品不相上下（前述被製成白色唇人形的平民青年，因為取得舌人形而喜不自勝的正是這種拍賣品之一）。

舌人形不過是自慰用的活玩具。可是那是為了提供性快感而製造的東西，也是重視童貞與否的男性性器的替代品，因此對人形的本身會產生「男性」的印象，也是無可厚非。大體而言，舌人形、鼻人形、唇人形是不會讓別人看見的，如果讓別人看見的話，通常會戴上一

頂稱為「畜頭褲」的袋子面具（不過，只有在同樣面對白人或貴族名流時才會感覺羞恥，貴族對平民幾乎沒有所謂的羞恥感），無非是基於牠使人聯想到性，所以面對他人時需要覆蓋遮掩。倘若將這個自慰用的人形擬人化，把舌人形的童貞初祭比喻成新郎的童貞獻給新娘的新婚初夜（如今新娘處女與否，早已不是問題），將之戲稱婚禮的背後，可以說就藏著這種擬人化的心理。順便一提，這頂畜頭褲是用金色毛線編織而成的袋子，翻折回來就似帽子一樣。這種毛線就是（女）主人的陰毛透過物質複製機增量後捻成的毛線（邑司貴族皆為金髮，屬於金色系統）。戴上它，等於將（女）主人的陰毛完全覆住臉部，可以增強舌人形對（女）主人的服從效果，所以「婚禮」之後，通常會用當晚脫落的毛製成該人形專用的褲子。

寶琳自己也記得有過幾次類似的「舌人形婚禮」，像這趟地球之旅，她在四次元太空艙中度過的第一夜，便迫不及待地結婚了。和往常一樣，她讓舌人形飽受童貞膜被撕裂的痛楚，明知道牠有讀心功能，仍舊強要了二十分鐘以上的前戲。

「……我們要正大光明的舉行婚禮噢」，被問及此話的寶琳一時語塞，婚禮一詞教她聯想到太空艙中舉行的私人儀式，只好消極卻也肯定地答道「也不是不行」。不過寶琳覺得有些歉疚，忍不住假設克拉拉的心意可能改變……

「我對麟的愛，」克拉拉誠摯地告白，「至死不渝。」

「哎呀呀，瞧妳，那麼久以後的事也在發誓。」寶琳的眼神透著嘲諷。「我可沒要求妳

頂稱為「畜頭褲」的袋子面具（不過，只有在同樣面對白人或貴族名流時才會感覺羞恥，貴族對平民幾乎沒有所謂的羞恥感），無非是基於牠使人聯想到性，所以面對他人時需要覆蓋遮掩。倘若將這個自慰用的人形擬人化，把舌人形的童貞初祭比喻成新郎的童貞獻給新娘的新婚初夜（如今新娘處女與否，早已不是問題），將之戲稱婚禮的背後，可以說就藏著這種擬人化的心理。順便一提，這頂畜頭褲是用金色毛線編織而成的袋子，翻折回來就似帽子一樣。這種毛線就是（女）主人的陰毛透過物質複製機增量後捻成的毛線（邑司貴族皆為金髮，屬於金色系統）。戴上它，等於將（女）主人的陰毛完全覆住臉部，可以增強舌人形對（女）主人的服從效果，所以「婚禮」之後，通常會用當晚脫落的毛製成該人形專用的褲子。

寶琳自己也記得有過幾次類似的「舌人形婚禮」，像這趟地球之旅，她在四次元太空艙中度過的第一夜，便迫不及待地結婚了。和往常一樣，她讓舌人形飽受童貞膜被撕裂的痛楚，明知道牠有讀心功能，仍舊強要了二十分鐘以上的前戲。

「……我們要正大光明的舉行婚禮噢」，被問及此話的寶琳一時語塞，婚禮一詞教她聯想到太空艙中舉行的私人儀式，只好消極卻也肯定地答道「也不是不行」。不過寶琳覺得有些歉疚，忍不住假設克拉拉的心意可能改變……

「我對麟的愛，」克拉拉誠摯地告白，「至死不渝。」

「哎呀呀，瞧妳，那麼久以後的事也在發誓。」寶琳的眼神透著嘲諷。「我可沒要求妳

履行諾言到那個時候。只是想邀妳來訪罷了。」

到時候，她明白鴉俘是怎麼回事，自然會回心轉意，同時也會瞭解，除了舌人形婚禮之外，跟鴉俘結婚這種事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

「之後妳若希望舉行婚禮，我也不會阻止妳。」

「謁見女王後……」克拉拉說到一半，

「妳便自由了。」寶琳搶著接話，「妳一定會覺得卡路星球像座樂園，如果不喜歡，我就立刻送妳回到二十世紀的球面。」

「還有其他條件嗎？」

「只要妳答應這個條件，我就邀請妳，如何？」

「我願意接受妳的邀請。為了我的情人。」

克拉拉一邊擁著麟一郎一邊回答，突然話鋒一轉，「這種麻痺毒……會影響他的聽覺神經嗎？」

「五官的感覺應該會比平時更敏銳。毒性只能令牠無法動彈罷了……為何這麼問？」

克拉拉聽了，將嘴唇湊近麟一郎的耳畔，勸慰似地低聲細語。

「蘭義朗（她依然無法將 iinichiro 唸成正確的發音麟一郎，為此多少感到羞赧），我們去吧！雖然不曉得那是怎樣的地方，可是只要我們兩人在一起，就什麼都不怕了。儘管她批評你的膚色，

履行諾言到那個時候。只是想邀妳來訪罷了。」

到時候，她明白鴉俘是怎麼回事，自然會回心轉意，同時也會瞭解，除了舌人形婚禮之外，跟鴉俘結婚這種事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

「之後妳若希望舉行婚禮，我也不會阻止妳。」

「謁見女王後……」克拉拉說到一半，

「妳便自由了。」寶琳搶著接話，「妳一定會覺得卡路星球像座樂園，如果不喜歡，我就立刻送妳回到二十世紀的球面。」

「還有其他條件嗎？」

「只要妳答應這個條件，我就邀請妳，如何？」

「我願意接受妳的邀請。為了我的情人。」

克拉拉一邊擁著麟一郎一邊回答，突然話鋒一轉，「這種麻痺毒……會影響他的聽覺神經嗎？」

「五官的感覺應該會比平時更敏銳。毒性只能令牠無法動彈罷了……為何這麼問？」

克拉拉聽了，將嘴唇湊近麟一郎的耳畔，勸慰似地低聲細語。

「蘭義朗（她依然無法將 iinichiro 唸成正確的發音麟一郎，為此多少感到羞赧），我們去吧！雖然不曉得那是怎樣的地方，可是只要我們兩人在一起，就什麼都不怕了。儘管她批評你的膚色，

不過如果這是愛情的試金石，那我們就接受這場試煉吧！麟，我發誓，我會永遠愛你。就算立場改變，我們也永不分離！」

——雖然是後話，不過自從把麟一郎變成寵物鴉俘的麟，留牠在身邊差遣使喚之後，克拉拉總會不時憶起此時的誓言。偶爾，這番誓言會變成殘酷的嘲弄。比方說，躋身邑司貴族社會一員的克拉拉，在當地的性風俗、也就是貴婦之間流行的「性別轉換遊戲」中，多少次曾以男人的姿態參與其間，她戴起假陽具（雖然是假的，卻有著與真陽具相同的肉質，透過神經接續，享受男性的性快感。無精子，但能射精），經常把麟當成唇人形，要求他侍候。當克拉拉以男人姿態與女同志（fem）交媾後，就叫在床畔侍候的麟含住她拔出來的假陽具，為第二回合的床戰儲備精力。從床上滑下雙腿的克拉拉，要麟端坐在自己張開的股縫之間，然後用大腿內側環扣住他的臉，迫他深入禁地，戲謔地說道：「麟，我始終不曾違背誓言噢。這樣做，只會使我更疼愛你呢！來吧，好好地舔，讓我的小兄弟爽個夠。可不是嗎？就算立場改變，我們也永不分離噢！」無論再怎樣虐待或是嘲弄，麟一郎都已經完全變身成一名死心塌地、無休無止崇戀女主人的鴉俘；但，即便如此，這樣一個身軀也曾擁有過人類的意識，並兼具高人一等的男性尊嚴，當他想起飛碟內情人在耳畔傾訴的誓言之際，會有怎生的感觸呢？這位女飼主，也是昔日的愛人，那沈魚落雁的姿容以及嬌柔香軟的身子一如往昔，可暫為男兒身的她，卻把男人的那話兒挺進麟一郎的咽喉裡。被她以男人的心態和男人的聲音譏諷嘲笑，也許在那分

不過如果這是愛情的試金石，那我們就接受這場試煉吧！麟，我發誓，我會永遠愛你。就算立場改變，我們也永不分離！

——雖然是後話，不過自從把麟一郎變成寵物鴉俘的麟，留牠在身邊差遣使喚之後，克拉拉總會不時憶起此時的誓言。偶爾，這番誓言會變成殘酷的嘲弄。比方說，躋身邑司貴族社會一員的克拉拉，在當地的性風俗、也就是貴婦之間流行的「性別轉換遊戲」中，多少次曾以男人的姿態參與其間，她戴起假陽具（雖然是假的，卻有著與真陽具相同的肉質，透過神經接續，享受男性的性快感。無精子，但能射精），經常把麟當成唇人形，要求他侍候。當克拉拉以男人姿態與女同志（fem）交媾後，就叫在床畔侍候的麟含住她拔出來的假陽具，為第二回合的床戰儲備精力。從床上滑下雙腿的克拉拉，要麟端坐在自己張開的股縫之間，然後用大腿內側環扣住他的臉，迫他深入禁地，戲謔地說道：「麟，我始終不曾違背誓言噢。這樣做，只會使我更疼愛你呢！來吧，好好地舔，讓我的小兄弟爽個夠。可不是嗎？就算立場改變，我們也永不分離噢！」無論再怎樣虐待或是嘲弄，麟一郎都已經完全變身成一名死心塌地、無休無止崇戀女主人的鴉俘；但，即便如此，這樣一個身軀也曾擁有過人類的意識，並兼具高人一等的男性尊嚴，當他想起飛碟內情人在耳畔傾訴的誓言之際，會有怎生的感觸呢？這位女飼主，也是昔日的愛人，那沈魚落雁的姿容以及嬌柔香軟的身子一如往昔，可暫為男兒身的她，卻把男人的那話兒挺進麟一郎的咽喉裡。被她以男人的心態和男人的聲音譏諷嘲笑，也許在那分

仰慕的情意中，還夾雜了難以言喻的苦味吧——不過，這些都是後話，現在先將場景拉回飛碟內。

無論如何，這番言語可以說是克拉拉以馮・寇特威茲小姐之姿對她的情人、也就是日本留學生瀨部麟一郎所說的最後情話。當然，兩人在建立完全的飼主對家畜的情愛關係之前，也曾有過幾次交談，然而接下來，克拉拉在寶琳的別墅中對著麟一郎說話的時候（第十三章之一），她的潛意識裡已經開始將對方視作鴉俘，因此這番女人之於男人、人類之於人類的對話，可以說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然而，此時的克拉拉卻對此渾然不知。她的滿腔思緒盡是擔憂情人的身體，一心只想安慰鼓舞他。她懊惱地伸出柔荑拾起皮鞭，然後靜靜站起來。

仰慕的情意中，還夾雜了難以言喻的苦味吧——不過，這些都是後話，現在先將場景拉回飛碟內。

無論如何，這番言語可以說是克拉拉以馮・寇特威茲小姐之姿對她的情人、也就是日本留學生瀨部麟一郎所說的最後情話。當然，兩人在建立完全的飼主對家畜的情愛關係之前，也曾有過幾次交談，然而接下來，克拉拉在寶琳的別墅中對著麟一郎說話的時候（第十三章之一），她的潛意識裡已經開始將對方視作鴉俘，因此這番女人之於男人、人類之於人類的對話，可以說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然而，此時的克拉拉卻對此渾然不知。她的滿腔思緒盡是擔憂情人的身體，一心只想安慰鼓舞他。她懊惱地伸出柔荑拾起皮鞭，然後靜靜站起來。

1 蘇摩是印度傳說中的酒神，據說釀出的酒堪比神仙玉露，讓人沉醉不已。

1 蘇摩是印度傳說中的酒神，據說釀出的酒堪比神仙玉露，讓人沉醉不已。

109 第五章 前往宇宙帝國的邀請


便所の
ない世界
沒有廁所的世界


便所の
ない世界
沒有廁所的世界

1 更衣

麟一郎的淚水再度奪眶而出，滴下的淚水，沾溼了臉下克拉拉的皮革馬靴。他感激大難來時戀人依舊堅貞不移的愛情。僵硬如石的殘軀只有眼淚能夠明志。

——克拉拉，謝謝妳。不愧是我未來的妻子……

克拉拉不再流淚，但是千頭萬緒猛然溯上心頭，教她動彈不得，只能默默注視著被淚水洗過的鞋尖。長靴的前端沾滿塵埃，麟一郎的淚水卻洗去了塵埃。

適才目睹兩人擁抱接吻時移開視線的寶琳，這會兒卻以極度平靜的心情冷眼旁觀。

在邑司，用鴉俘之淚洗鞋的光景並不足奇。所有人準備騎乘之際，必須配合乘畜要求一定的服裝標準，正是邑司的風俗民情。皮鞭、長靴、手套尤其重要；騎乘馬或馬型雙體時，必須要有騎馬鞭（就像從犀牛身上取得犀皮鞭子〔sjambok〕一樣，以畜人馬的巨大陽具〔penis〕作成）、騎馬皮長靴、騎馬手套（均由鴉俘皮革製成），騎乘天馬時，必須準備天馬鞭（由舌去勢的天馬觸舌烘乾後

1 更衣

麟一郎的淚水再度奪眶而出，滴下的淚水，沾溼了臉下克拉拉的皮革馬靴。他感激大難來時戀人依舊堅貞不移的愛情。僵硬如石的殘軀只有眼淚能夠明志。

——克拉拉，謝謝妳。不愧是我未來的妻子……

克拉拉不再流淚，但是千頭萬緒猛然溯上心頭，教她動彈不得，只能默默注視著被淚水洗過的鞋尖。長靴的前端沾滿塵埃，麟一郎的淚水卻洗去了塵埃。

適才目睹兩人擁抱接吻時移開視線的寶琳，這會兒卻以極度平靜的心情冷眼旁觀。

在邑司，用鴉俘之淚洗鞋的光景並不足奇。所有人準備騎乘之際，必須配合乘畜要求一定的服裝標準，正是邑司的風俗民情。皮鞭、長靴、手套尤其重要；騎乘馬或馬型雙體時，必須要有騎馬鞭（就像從犀牛身上取得犀皮鞭子〔sjambok〕一樣，以畜人馬的巨大陽具〔penis〕作成）、騎馬皮長靴、騎馬手套（均由鴉俘皮革製成），騎乘天馬時，必須準備天馬鞭（由舌去勢的天馬觸舌烘乾後

113 第六章 沒有廁所的世界

製成）、天馬長靴、天馬手套（均由天馬皮革製成。後者是使用一歲幼馬的柔軟皮革）。可是，天馬皮革的特性是必須用眼淚才能維持良好的光澤。所謂的眼淚，有喜悅之淚、悔恨之淚、痛苦之淚，成分上有所差異，對天馬皮革有效的，卻只有透過痛覺刺激淚腺所分泌的特殊物質，含有痛苦素「dolorogen」的痛苦之淚。人類的眼淚固然可行，卻不能對人類做這種事，只好叫鴉俘哭泣。

貴族的宅邸玄關飼養的靴鞋工具畜套裝組合中，與穿靴奴、捧靴奴、舐靴奴、磨靴奴齊列的洗靴奴，是不可或缺的。透過鞭打刺激其皮膚的末梢神經，隨著不斷落下的鞭數而流下淚水，才能清洗鞋面。寶琳嫌麻煩，騎完天馬後不曾費心保養，倒是德莉絲每在馬球賽結束後必定如此保養；她常常叫洗靴奴跪在跟前，咻咻咻地抽鞭子，要牠仔細地洗乾淨。如今看見那位身穿騎馬裝、手持皮鞭的小姐，正俯視著被腳邊鴉俘淚水濡濕的長靴，寶琳不由得跟以前朝夕相處的妹妹那看慣了的身影重疊在一起，忽然懷疑起她是否就是邑司人。適才的錯覺差點再度造訪，寶琳連忙確認她的皮鞭與長靴均非騎乘天馬的專用配備，這才消除那股疑心。總之，那般光景看在眼底，絲毫沒有不自然的地方。

想著想著，迎接的圓筒船即將抵達。

「小姐和少爺們一起出發了。」誠如黑奴所言，不只德莉絲，兄弟們也跟著來了；既然

製成）、天馬長靴、天馬手套（均由天馬皮革製成。後者是使用一歲幼馬的柔軟皮革）。可是，天馬皮革的特性是必須用眼淚才能維持良好的光澤。所謂的眼淚，有喜悅之淚、悔恨之淚、痛苦之淚，成分上有所差異，對天馬皮革有效的，卻只有透過痛覺刺激淚腺所分泌的特殊物質，含有痛苦素「dolorogen」的痛苦之淚。人類的眼淚固然可行，卻不能對人類做這種事，只好叫鴉俘哭泣。

貴族的宅邸玄關飼養的靴鞋工具畜套裝組合中，與穿靴奴、捧靴奴、舐靴奴、磨靴奴齊列的洗靴奴，是不可或缺的。透過鞭打刺激其皮膚的末梢神經，隨著不斷落下的鞭數而流下淚水，才能清洗鞋面。寶琳嫌麻煩，騎完天馬後不曾費心保養，倒是德莉絲每在馬球賽結束後必定如此保養；她常常叫洗靴奴跪在跟前，咻咻咻地抽鞭子，要牠仔細地洗乾淨。如今看見那位身穿騎馬裝、手持皮鞭的小姐，正俯視著被腳邊鴉俘淚水濡濕的長靴，寶琳不由得跟以前朝夕相處的妹妹那看慣了的身影重疊在一起，忽然懷疑起她是否就是邑司人。適才的錯覺差點再度造訪，寶琳連忙確認她的皮鞭與長靴均非騎乘天馬的專用配備，這才消除那股疑心。總之，那般光景看在眼底，絲毫沒有不自然的地方。

想著想著，迎接的圓筒船即將抵達。

「小姐和少爺們一起出發了。」誠如黑奴所言，不只德莉絲，兄弟們也跟著來了；既然

如此，那非得起身更衣不可了……寶琳想著想著，便站了起來。

有空氣的行星大多由完美的大氣空調系統控制，以提供人類舒適的生活品質，不過四季的區別卻依循從前，被特意地保留下來。地球眼下正值秋季，但飛碟內十分溫暖，所以寶琳僅在內衣外披上一件斗篷。克拉拉是同性，麟一郎是鴉俘，所以她並不認為自己一身輕便有何羞赧，然而在兄弟或男性面前，這種幾近赤裸的衣著並不得體。在侯爵府內可以命黑奴為她更衣，可在飛碟內就必須自己動手了。

她朝著起身的克拉拉一瞥，發現她的額頭正滲著汗珠。雖然身穿夏季騎馬裝，但在這間室內還是太過悶熱了。況且寶琳認為那身騎馬裝的布料，實在粗糙寒酸極了。既是受邀的賓客，怎樣才不會在妹妹和兄弟面前有失顏面，就是她身為女主人的義務了……

「克拉拉小姐，」寶琳不稱姓氏而直呼名字，「麻煩妳換件衣服，這邊請。」

在她的言語之間，帶著慣於發號施令且教人難以拒絕的語氣。寶琳走近長椅對面的牆邊；不知她啟動了什麼按鈕，只見牆壁一應而開，出現一排衣櫃。

「不曉得這些適不適合妳？來嘛，只要一會兒……每一件都可以穿噢……是嗎？喜歡這件……對了，妳也需要內衣。啊，就這套吧！這套我沒穿過，妳可別覺得不舒服噢！」

寶琳把一襲套裝、內衣、褲襪挑出來，便催促著羞澀的克拉拉將身上穿的衣物全數褪下，開始指導她如何穿著內衣。不論內褲、胸罩或其他內衣，全都看不出接縫的痕跡，每一件均

如此，那非得起身更衣不可了……寶琳想著想著，便站了起來。

有空氣的行星大多由完美的大氣空調系統控制，以提供人類舒適的生活品質，不過四季的區別卻依循從前，被特意地保留下來。地球眼下正值秋季，但飛碟內十分溫暖，所以寶琳僅在內衣外披上一件斗篷。克拉拉是同性，麟一郎是鴉俘，所以她並不認為自己一身輕便有何羞赧，然而在兄弟或男性面前，這種幾近赤裸的衣著並不得體。在侯爵府內可以命黑奴為她更衣，可在飛碟內就必須自己動手了。

她朝著起身的克拉拉一瞥，發現她的額頭正滲著汗珠。雖然身穿夏季騎馬裝，但在這間室內還是太過悶熱了。況且寶琳認為那身騎馬裝的布料，實在粗糙寒酸極了。既是受邀的賓客，怎樣才不會在妹妹和兄弟面前有失顏面，就是她身為女主人的義務了……

「克拉拉小姐，」寶琳不稱姓氏而直呼名字，「麻煩妳換件衣服，這邊請。」

在她的言語之間，帶著慣於發號施令且教人難以拒絕的語氣。寶琳走近長椅對面的牆邊；不知她啟動了什麼按鈕，只見牆壁一應而開，出現一排衣櫃。

「不曉得這些適不適合妳？來嘛，只要一會兒……每一件都可以穿噢……是嗎？喜歡這件……對了，妳也需要內衣。啊，就這套吧！這套我沒穿過，妳可別覺得不舒服噢！」

寶琳把一襲套裝、內衣、褲襪挑出來，便催促著羞澀的克拉拉將身上穿的衣物全數褪下，開始指導她如何穿著內衣。不論內褲、胸罩或其他內衣，全都看不出接縫的痕跡，每一件均

能伸縮自如，緊貼著身體曲線，她從不曾在任何內衣中體驗過這種舒適的觸感。褲襪既非絹絲也非合成纖維，卻更纖細透明、一貫無縫，拉到大腿上時，便密密地貼合底褲。穿起來就像什麼都沒穿一樣。對不知褲襪是什麼東西的妙齡女郎而言，簡直是一雙夢幻之襪！。寶琳脫下披肩，身上僅留一件狀似連身衣褲的奇特內衣，她也跟著克拉拉穿起褲襪。這時候，寶琳留意到克拉拉的腳趾頭五趾都留有趾甲，卻不發一語。

本為自己裸身一事感到羞赧的克拉拉，在穿上內衣、套上襪子之後，膽子漸漸大了起來，開始對這套疑似年輕女性的服飾感到好奇。

眼前的套裝跟以往見過的淑女裝截然不同，勉強形容的話，只能說那就像襯衫、外套、窄身長褲的三件式組合吧？質地是前所未聞的奇特織物，跟內衣一樣會散發出七彩的幻光，至於布料的顏色，襯衫是白色的，外套與長褲則都是以茶褐色為主調的條紋布。同樣地完全無縫，縫工以布料本身的伸縮力，取代了以往的拉鍊、鈕釦、腰帶。

寶琳穿上粉色的針織風外套和一條藏青色的長褲，望著著裝完畢的克拉拉道：

「唉呀，比我想像中還要合適呢！」

她連聲讚歎，指著衣櫃旁邊的穿衣鏡。克拉拉循指望去；大概是其中有什麼機關吧，只見穿衣鏡先是從正面映出她的身影，接著竟繞著克拉拉身子轉圈似地，分別從旁邊、背面然後再轉回旁邊，映出她的鏡像——她感覺，自己從不知道自己竟然這麼美。這一瞬間，對新

能伸縮自如，緊貼著身體曲線，她從不曾在任何內衣中體驗過這種舒適的觸感。褲襪既非絹絲也非合成纖維，卻更纖細透明、一貫無縫，拉到大腿上時，便密密地貼合底褲。穿起來就像什麼都沒穿一樣。對不知褲襪是什麼東西的妙齡女郎而言，簡直是一雙夢幻之襪！。寶琳脫下披肩，身上僅留一件狀似連身衣褲的奇特內衣，她也跟著克拉拉穿起褲襪。這時候，寶琳留意到克拉拉的腳趾頭五趾都留有趾甲，卻不發一語。

本為自己裸身一事感到羞赧的克拉拉，在穿上內衣、套上襪子之後，膽子漸漸大了起來，開始對這套疑似年輕女性的服飾感到好奇。

眼前的套裝跟以往見過的淑女裝截然不同，勉強形容的話，只能說那就像襯衫、外套、窄身長褲的三件式組合吧？質地是前所未聞的奇特織物，跟內衣一樣會散發出七彩的幻光，至於布料的顏色，襯衫是白色的，外套與長褲則都是以茶褐色為主調的條紋布。同樣地完全無縫，縫工以布料本身的伸縮力，取代了以往的拉鍊、鈕釦、腰帶。

寶琳穿上粉色的針織風外套和一條藏青色的長褲，望著著裝完畢的克拉拉道：

「唉呀，比我想像中還要合適呢！」

她連聲讚歎，指著衣櫃旁邊的穿衣鏡。克拉拉循指望去；大概是其中有什麼機關吧，只見穿衣鏡先是從正面映出她的身影，接著竟繞著克拉拉身子轉圈似地，分別從旁邊、背面然後再轉回旁邊，映出她的鏡像——她感覺，自己從不知道自己竟然這麼美。這一瞬間，對新

衣裳的興趣，讓她暫時忘了麟一郎的事。

寶琳拿出一雙鞋。是一雙半高的無帶包鞋。不知名的皮革宛若橡皮般彈性伸縮，非常地輕。雖然有點緊，倒也不是穿不下。寶琳笑道：

「請妳忍耐一下……總比那雙長靴好吧？」

鞋墊的彈性極佳。克拉拉沒有絲毫的不安，只是覺得穿起來的感覺很舒服，其實她腳底踩的正是活生生的彘墊（第九章之3）。

寶琳親切不生分的態度讓克拉拉突然感到放鬆，適才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消逝後，再也忍禁不住的尿意，使她想探問廁所在哪裡。

「對不起，請問洗手間……」

「洗手間？」寶琳有點不知所措，但看見克拉拉忸怩的模樣好像就明白了。可是寶琳卻說了奇怪的話：「噢，想摸腳啊，這邊請。」（第七章之4）

一聲短音的口哨響起，這回側面的牆壁卻是在低處分開，裡面有個赤裸的畸形侏儒。

衣裳的興趣，讓她暫時忘了麟一郎的事。

寶琳拿出一雙鞋。是一雙半高的無帶包鞋。不知名的皮革宛若橡皮般彈性伸縮，非常地輕。雖然有點緊，倒也不是穿不下。寶琳笑道：

「請妳忍耐一下……總比那雙長靴好吧？」

鞋墊的彈性極佳。克拉拉沒有絲毫的不安，只是覺得穿起來的感覺很舒服，其實她腳底踩的正是活生生的彘墊（第九章之3）。

寶琳親切不生分的態度讓克拉拉突然感到放鬆，適才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消逝後，再也忍禁不住的尿意，使她想探問廁所在哪裡。

「對不起，請問洗手間……」

「洗手間？」寶琳有點不知所措，但看見克拉拉忸怩的模樣好像就明白了。可是寶琳卻說了奇怪的話：「噢，想摸腳啊，這邊請。」（第七章之4）

一聲短音的口哨響起，這回側面的牆壁卻是在低處分開，裡面有個赤裸的畸形侏儒。

2—　三色攝食連鎖系統

在這裡，就針對邑司的排泄文化概略地敘述一下吧！對二十世紀的讀者來說，從黑奴專用的真空便管（vacuum sewer）開始說明再觸及白人的排泄方式，也許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真空便管誠如其名，就是結合真空吸塵器與水洗廁所下水道的功能，利用真空壓力吸取排泄物，集中送至便管，不過由於全程不用水，因此糞尿不經水分稀釋直接在管內流通，這點與下水道又有所相異。黑奴住宅內的每一室以及白人住宅內的黑奴房間，都鋪設有這種便管的支管，細管分岐而出，採用彈性伸縮的特殊橡皮管，可連至椅後或寢床側板，末端接上蛇頭器裝置。蛇頭器比橡皮管略粗，因為狀似眼鏡毒蛇的頭，所以稱為蛇頭器。這是黑奴的便器，所以沒有所謂廁所這種特殊的場所。儘管身處二十世紀，歐美的新興住宅區也沒有特別規畫廁所，裝在浴室內的便器款式不斷推陳出新，而兩千年後則更是進步到裝設在每一間居室的方便位置，如此一來，不必去廁所，也不必在工作時候為了排泄而離座。沒有臭味，不會弄濕，連紙都不需要，前史時代人對便器的骯髒印象完全不復存在。這就是真空便器，倘若以衛生、便利的廁所設備是文明進步之象徵為題，那麼就連被蔑視為半人類的黑奴，都過著比二十世紀人更文明的生活哩！然而我們不能遺漏事情的反面。真空便管的蛇頭器並無法接受固體，因此使用者必須排泄軟便。黑奴的食物——一如後述，主要透過配給管配給

2—　三色攝食連鎖系統

在這裡，就針對邑司的排泄文化概略地敘述一下吧！對二十世紀的讀者來說，從黑奴專用的真空便管（vacuum sewer）開始說明再觸及白人的排泄方式，也許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真空便管誠如其名，就是結合真空吸塵器與水洗廁所下水道的功能，利用真空壓力吸取排泄物，集中送至便管，不過由於全程不用水，因此糞尿不經水分稀釋直接在管內流通，這點與下水道又有所相異。黑奴住宅內的每一室以及白人住宅內的黑奴房間，都鋪設有這種便管的支管，細管分岐而出，採用彈性伸縮的特殊橡皮管，可連至椅後或寢床側板，末端接上蛇頭器裝置。蛇頭器比橡皮管略粗，因為狀似眼鏡毒蛇的頭，所以稱為蛇頭器。這是黑奴的便器，所以沒有所謂廁所這種特殊的場所。儘管身處二十世紀，歐美的新興住宅區也沒有特別規畫廁所，裝在浴室內的便器款式不斷推陳出新，而兩千年後則更是進步到裝設在每一間居室的方便位置，如此一來，不必去廁所，也不必在工作時候為了排泄而離座。沒有臭味，不會弄濕，連紙都不需要，前史時代人對便器的骯髒印象完全不復存在。這就是真空便器，倘若以衛生、便利的廁所設備是文明進步之象徵為題，那麼就連被蔑視為半人類的黑奴，都過著比二十世紀人更文明的生活哩！然而我們不能遺漏事情的反面。真空便管的蛇頭器並無法接受固體，因此使用者必須排泄軟便。黑奴的食物——一如後述，主要透過配給管配給

——裡面經常內含緩瀉劑。由於黑奴飲食上的自由受到限制，才能享受排泄上的便利，因此與其說這個目的是為了黑奴，倒不如說是不讓他們的主子白人有任何不愉快的骯髒感。

至於白人的排泄物處理方式，在基礎概念上與黑奴的真空便管設備是相同的，不過在實質性、附屬品及其客觀的意義方面，卻存在著全然無法比較的迥異。

先來解釋蛇頭器吧！白人住宅、運輸車輛、集會場所等和任何人類居住的地方，在牆壁一隅都必須規畫小壁櫥。這個小壁櫥狹窄低矮，容積只有狗屋大小，稱為SC，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人的WC賜給邑司的靈感。

不過，如此狹小的空間當然無法讓人進去排泄，而且也不是這個目的。其實SC是指不淨畜（lavator）的其中一種、稱為肉便器（廁畜）（*）的活體家具的定點位置。SC就是「廁畜的壁櫥」之意，也就是setteen's closet，「廁畜房」的簡稱。

*「lavator 一詞，明顯來自以前沖水廁所的單字 lavatory。相對的，意指廁畜的 setteen 一詞從何而來，則至今仍無定論。人們普遍相信的語源說有以下幾種：『因為要 setin 到使用者的股間』或『因為 setting yapoo 之意』，或『因為初期廁畜的定點位置位於安樂椅（settee）的下方』等。此外，語源也可能追溯至家畜語（鴉俘語），古時候的牠們把廁所稱為雪隱（setsuin），由於不必攜帶活便器的情形類似而轉借字義，是家畜語中對外來語經常發生的誤用。」

——裡面經常內含緩瀉劑。由於黑奴飲食上的自由受到限制，才能享受排泄上的便利，因此與其說這個目的是為了黑奴，倒不如說是不讓他們的主子白人有任何不愉快的骯髒感。

至於白人的排泄物處理方式，在基礎概念上與黑奴的真空便管設備是相同的，不過在實質性、附屬品及其客觀的意義方面，卻存在著全然無法比較的迥異。

先來解釋蛇頭器吧！白人住宅、運輸車輛、集會場所等和任何人類居住的地方，在牆壁一隅都必須規畫小壁櫥。這個小壁櫥狹窄低矮，容積只有狗屋大小，稱為SC，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人的WC賜給邑司的靈感。

不過，如此狹小的空間當然無法讓人進去排泄，而且也不是這個目的。其實SC是指不淨畜（lavator）的其中一種、稱為肉便器（廁畜）（*）的活體家具的定點位置。SC就是「廁畜的壁櫥」之意，也就是setteen's closet，「廁畜房」的簡稱。

*「lavator 一詞，明顯來自以前沖水廁所的單字 lavatory。相對的，意指廁畜的 setteen 一詞從何而來，則至今仍無定論。人們普遍相信的語源說有以下幾種：『因為要 setin 到使用者的股間』或『因為 setting yapoo 之意』，或『因為初期廁畜的定點位置位於安樂椅（settee）的下方』等。此外，語源也可能追溯至家畜語（鴉俘語），古時候的牠們把廁所稱為雪隱（setsuin），由於不必攜帶活便器的情形類似而轉借字義，是家畜語中對外來語經常發生的誤用。」

不淨畜除了廁畜類之外，還有肉痰盂和肉嘔盆，而最具代表性的不淨畜當然就是肉便器了。牠們和大多的活體家具一樣以雄性鴉俘為材料，功能就是口腔與內臟被當成人類排泄物的容器。活體家具的幽門也就是胃與腸的分界部位，經常會因循環裝置而加以閉塞，儘管說是內臟，其實跟腸毫無關係。主要使用的器官是胃，而後面說明的標準型三能具，則還能使用右肺部。廁畜、也就是活的蛇頭器，負責服侍白人排泄，區分大小便，將排泄物暫存在體內，再分別送進白人專用的兩條真空便管：「尿導管」（黑奴酒導管）與「便導管」（畜人藥導管）。

白人因為使用廁畜，得以享受沒有黑奴蛇頭器等困擾、最舒適愉悅的排泄形式。同時，透過這樣的轉介，令其咀嚼固體便並使之液化，不必自行服用緩瀉劑便能擁有自由自在的飲食生活。

若以客觀角度觀察與真空便管裝置的關係，白人似乎就是利用尿導管和便導管，還有稱之為廁畜的活體蛇頭器，不過若以白人的主觀視之，卻非如此。他們認為這兩條便管是廁畜在用，跟自己無關。不，應該說不知兩條便管存在且完全無意識的人，到處都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認為所謂排泄就是賜予廁畜 food（食物）與 drink（飲料）。

據說前史時代的東洋某處，把豬養在廁所裡並餵以排泄物，當時的人們想必能夠明白邑

（S．馬克蘭《語源考證》）

不淨畜除了廁畜類之外，還有肉痰盂和肉嘔盆，而最具代表性的不淨畜當然就是肉便器了。牠們和大多的活體家具一樣以雄性鴉俘為材料，功能就是口腔與內臟被當成人類排泄物的容器。活體家具的幽門也就是胃與腸的分界部位，經常會因循環裝置而加以閉塞，儘管說是內臟，其實跟腸毫無關係。主要使用的器官是胃，而後面說明的標準型三能具，則還能使用右肺部。廁畜、也就是活的蛇頭器，負責服侍白人排泄，區分大小便，將排泄物暫存在體內，再分別送進白人專用的兩條真空便管：「尿導管」（黑奴酒導管）與「便導管」（畜人藥導管）。

白人因為使用廁畜，得以享受沒有黑奴蛇頭器等困擾、最舒適愉悅的排泄形式。同時，透過這樣的轉介，令其咀嚼固體便並使之液化，不必自行服用緩瀉劑便能擁有自由自在的飲食生活。

若以客觀角度觀察與真空便管裝置的關係，白人似乎就是利用尿導管和便導管，還有稱之為廁畜的活體蛇頭器，不過若以白人的主觀視之，卻非如此。他們認為這兩條便管是廁畜在用，跟自己無關。不，應該說不知兩條便管存在且完全無意識的人，到處都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認為所謂排泄就是賜予廁畜 food（食物）與 drink（飲料）。

據說前史時代的東洋某處，把豬養在廁所裡並餵以排泄物，當時的人們想必能夠明白邑

司白人看待廁畜的心態吧？簡單說，就是「牠們就是把糞尿認作食物的家畜」的一種心態。不過家畜家具化後，已與以前大相逕庭。而且，明白自己的排泄物經由廁畜處理後，還能使黑奴與鴉俘滿心歡喜，也許邑司人在這方面，比古人更有身為高等生物的自豪感吧！

反過來說，廁畜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便器。便器是黑奴用的，天神本來是不需要那種東西的，然而，卻因為「天神愛憐鴉俘中的優秀的我等廁畜族人，遂直接以神酒與神糧飼養我等……」

這是牠們的神話，也是信念。一般而言，在尊白人為神而膜拜的鴉俘宗教「白神信仰」（albinism）裡，各種鴉俘都深信天神只關愛自己，而肉便器的神話，即使在眾多白神信仰當中，其選畜意識的強烈，還是相當特殊的。雖然比不上食用畜族誇言「成為眾神食物是一種光榮」的獨特矜持，卻也相去不遠。身為活體家具之一，實際的營養自然來自能源線，但是本身沒有這種意識的廁畜，卻認為自己的營養是天神直接賜予，可以從嘴部接受的神聖物質中直接攝取。事實上，牠們的特權地位，就連黑奴也十分欽羨（第四六章之3）。

然而，現實的情形卻是神聖物質極少會被牠們體內吸收。牠們把神體排放出來的液體全部原封不動地送進尿導管；將除了混雜胃液、胰液而呈黏液狀之外，成分還是一樣的蓄積排泄物全部送進便導管。

司白人看待廁畜的心態吧？簡單說，就是「牠們就是把糞尿認作食物的家畜」的一種心態。不過家畜家具化後，已與以前大相逕庭。而且，明白自己的排泄物經由廁畜處理後，還能使黑奴與鴉俘滿心歡喜，也許邑司人在這方面，比古人更有身為高等生物的自豪感吧！

反過來說，廁畜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便器。便器是黑奴用的，天神本來是不需要那種東西的，然而，卻因為「天神愛憐鴉俘中的優秀的我等廁畜族人，遂直接以神酒與神糧飼養我等……」

這是牠們的神話，也是信念。一般而言，在尊白人為神而膜拜的鴉俘宗教「白神信仰」（albinism）裡，各種鴉俘都深信天神只關愛自己，而肉便器的神話，即使在眾多白神信仰當中，其選畜意識的強烈，還是相當特殊的。雖然比不上食用畜族誇言「成為眾神食物是一種光榮」的獨特矜持，卻也相去不遠。身為活體家具之一，實際的營養自然來自能源線，但是本身沒有這種意識的廁畜，卻認為自己的營養是天神直接賜予，可以從嘴部接受的神聖物質中直接攝取。事實上，牠們的特權地位，就連黑奴也十分欽羨（第四六章之3）。

然而，現實的情形卻是神聖物質極少會被牠們體內吸收。牠們把神體排放出來的液體全部原封不動地送進尿導管；將除了混雜胃液、胰液而呈黏液狀之外，成分還是一樣的蓄積排泄物全部送進便導管。

上述正是黑奴與白人各別的排泄方式。既然如此，這些排泄物最後是怎樣處理的呢？這就必須解釋「三色攝食連鎖系統」。

概括而論，白人的尿液對黑奴來說是酒，白人的糞便對鴉俘來說是藥，黑奴的糞尿則是鴉俘的飼料。至於鴉俘本身，只有攝取而無排泄。

為何白人尿會成為黑奴的酒呢？以前瓊森女公卿初次調配黑奴酒時，所謂的混尿雞尾酒，其實就是用她的尿液（小水）稀釋酒精後的成品，但如今不同了。白人尿即是黑奴酒，能令他們酩酊大醉的酒。然而白人再怎麼喝卻都不會醉，黑奴飲用自己同儕間的尿液也不會醉，只有白人尿對黑奴會產生這種效果。

試著分析白人的尿液，成分與二十世紀的白人並無二致；勉強言之，也許是從蛋白質中的氮所產生的尿素增加了吧。儘管邑司白人生化科學普遍發達，卻視古希臘人的肉體為標準典型，絕不會對自己天賦的肉體直接加工，因此他們的身軀本質上跟兩千年前是相同的。

其實，關鍵就在黑奴的體內。如前面所述，黑奴為了使用蛇頭器，必須經常被迫服用促使排放軟便的緩瀉劑，該藥成分中添加了一種稱之為酒精轉化素的物質。那是一種酵素，會附著在胃壁上，不斷被微量地吸收、排放到尿液中，然後再重新補給，所以每個黑奴的胃中時時刻刻都殘留著少量的酒精轉化素。該物質會跟尿中的主成分尿素（CON_2H_4）產生作用，當尿素分解成氨（NH_3）的時候，就會產生酒精（C_2H_5OH）。因此，當白人尿進入黑奴的胃中，遇

上述正是黑奴與白人各別的排泄方式。既然如此，這些排泄物最後是怎樣處理的呢？這就必須解釋「三色攝食連鎖系統」。

概括而論，白人的尿液對黑奴來說是酒，白人的糞便對鴉俘來說是藥，黑奴的糞尿則是鴉俘的飼料。至於鴉俘本身，只有攝取而無排泄。

為何白人尿會成為黑奴的酒呢？以前瓊森女公卿初次調配黑奴酒時，所謂的混尿雞尾酒，其實就是用她的尿液（小水）稀釋酒精後的成品，但如今不同了。白人尿即是黑奴酒，能令他們酩酊大醉的酒。然而白人再怎麼喝卻都不會醉，黑奴飲用自己同儕間的尿液也不會醉，只有白人尿對黑奴會產生這種效果。

試著分析白人的尿液，成分與二十世紀的白人並無二致；勉強言之，也許是從蛋白質中的氮所產生的尿素增加了吧。儘管邑司白人生化科學普遍發達，卻視古希臘人的肉體為標準典型，絕不會對自己天賦的肉體直接加工，因此他們的身軀本質上跟兩千年前是相同的。

其實，關鍵就在黑奴的體內。如前面所述，黑奴為了使用蛇頭器，必須經常被迫服用促使排放軟便的緩瀉劑，該藥成分中添加了一種稱之為酒精轉化素的物質。那是一種酵素，會附著在胃壁上，不斷被微量地吸收、排放到尿液中，然後再重新補給，所以每個黑奴的胃中時時刻刻都殘留著少量的酒精轉化素。該物質會跟尿中的主成分尿素（CON_2H_4）產生作用，當尿素分解成氨（NH_3）的時候，就會產生酒精（C_2H_5OH）。因此，當白人尿進入黑奴的胃中，遇

到胃壁中的酒精轉化素時，就會發生一如飲用烈酒後的現象。不過黑奴尿中含有排出的酒精轉化素，因此就算進入黑奴的胃中，也會與胃壁中的成分互相抵消，不會產生酩酊的效果。這正是只有白人尿能使黑人暈醉的秘密。

黑奴人口是白人的數千倍，因此光靠白人排出的液體，根本無法滿足黑奴酒大量的需求。於是，尿導管在途中必須經過物質複製機，大量複製色澤、氣味、成分均完全相同的原尿液體，再送達各地的黑奴酒倉庫，在那裡裝桶，標註製造者（排泄者）與製造日期後再運往市場，分配到專賣黑奴酒的酒坊。不過說到底，平民大多還是購買無製造者姓名的封瓶次級品。

第二個問題，為何白人的糞便會變成鴉俘的飼料一問，進行解說。

聚集黑奴排泄物的真空便管究竟導向何處？答案是畜乳本管。合流至畜乳本管的，不僅是黑奴專用的真空便管，諸如廚餘（但白人家庭的廚餘是黑奴酒酒坊的下酒菜，這算是例外）、紙屑類、豬牛的糞尿以及邑司世界所有廢棄的有機物，經鐵胃粉碎後，分別流入畜乳本管。換言之，那是一條巨大的綜合下水道。於是製成的污液成了畜人飼料，又稱畜餌乳液（pīk-ĭyap-t-nuĭr，「畜乳」）。由於排泄物本身黃濁，因此又名黃液。這些一樣必須經過物質複製機增量，成為邑司全體鴉俘（子宮畜除外）的飼料。

畜乳本管細分出無數支管，接至各地區充填室（charging room）的水龍頭，供應畜乳給從鴉

到胃壁中的酒精轉化素時，就會發生一如飲用烈酒後的現象。不過黑奴尿中含有排出的酒精轉化素，因此就算進入黑奴的胃中，也會與胃壁中的成分互相抵消，不會產生酩酊的效果。這正是只有白人尿能使黑人暈醉的秘密。

黑奴人口是白人的數千倍，因此光靠白人排出的液體，根本無法滿足黑奴酒大量的需求。於是，尿導管在途中必須經過物質複製機，大量複製色澤、氣味、成分均完全相同的原尿液體，再送達各地的黑奴酒倉庫，在那裡裝桶，標註製造者（排泄者）與製造日期後再運往市場，分配到專賣黑奴酒的酒坊。不過說到底，平民大多還是購買無製造者姓名的封瓶次級品。

第二個問題，為何白人的糞便會變成鴉俘的飼料一問，進行解說。

聚集黑奴排泄物的真空便管究竟導向何處？答案是畜乳本管。合流至畜乳本管的，不僅是黑奴專用的真空便管，諸如廚餘（但白人家庭的廚餘是黑奴酒酒坊的下酒菜，這算是例外）、紙屑類、豬牛的糞尿以及邑司世界所有廢棄的有機物，經鐵胃粉碎後，分別流入畜乳本管。換言之，那是一條巨大的綜合下水道。於是製成的污液成了畜人飼料，又稱畜餌乳液（pīk-ĭyap-t-nuĭr，「畜乳」）。由於排泄物本身黃濁，因此又名黃液。這些一樣必須經過物質複製機增量，成為邑司全體鴉俘（子宮畜除外）的飼料。

畜乳本管細分出無數支管，接至各地區充填室（charging room）的水龍頭，供應畜乳給從鴉

俘肛門內伸出的引擎蟲的尾端吸乳口。一週一次的充填，保證滿足畜體為期一週的營養。鴉俘的身體外觀跟白人沒有什麼不同，但在營養方面，其節省、儉約的事實卻遠遠超過想像。就連依賴人類排泄物才得以肥壯的豬隻，要求的營養更是遠遠超出鴉俘許多。

可能嗎？是的，一切都靠寄居在鴉俘體內（活體家具的話，就是意指體外循環裝置的構造內部）的天馬吸餌蛔蟲的庇蔭。誠如先前所略述（第三章之2），這種外星生物不知排泄為何物。除了老舊廢物會使其尾部末端各節產生硬化現象外，牠體內的超酵素能將吸入的飼料全部分解，轉化成營養，也就是說，其他動物的營養代謝過程是酵素作用的化學變化，這種腸蟲卻把這個過程變成超酵素作用的物理變化。因此營養素的熱量，也就是營養價值大約高達百倍。比方說糖、脂肪、蛋白的熱量，通常分別為4.1、9.2、5.6卡路里，天馬蛔蟲在自己體內使成分發生變化，再從頭部細孔滲出前述各物質的熱量時，計算出來的能量分別為410、920、560卡路里。而鴉俘飽啖畜乳之際，全體的總熱量不過才200卡路里。畜乳雖是那種劣等的營養素，然而卻能從30卡路里增至3000卡路里一日的代謝量——這也是為什麼它又名「引擎蟲」——正相當於一星期份的營養。沒錯，鴉俘可以從對人體毫無營養價值的黑奴及豬牛的排泄物中，攝取到足夠的營養，換言之，邑司的下水道分歧成數千兆的支管，源源不絕地注入鴉俘這個活體污物處理場，並藉此飼養牠們。

那麼，我們回到白人糞便的問題上吧！前面提過，白人的身軀本質上與兩千年前是相同

俘肛門內伸出的引擎蟲的尾端吸乳口。一週一次的充填，保證滿足畜體為期一週的營養。鴉俘的身體外觀跟白人沒有什麼不同，但在營養方面，其節省、儉約的事實卻遠遠超過想像。就連依賴人類排泄物才得以肥壯的豬隻，要求的營養更是遠遠超出鴉俘許多。

可能嗎？是的，一切都靠寄居在鴉俘體內（活體家具的話，就是意指體外循環裝置的構造內部）的天馬吸餌蛔蟲的庇蔭。誠如先前所略述（第三章之2），這種外星生物不知排泄為何物。除了老舊廢物會使其尾部末端各節產生硬化現象外，牠體內的超酵素能將吸入的飼料全部分解，轉化成營養，也就是說，其他動物的營養代謝過程是酵素作用的化學變化，這種腸蟲卻把這個過程變成超酵素作用的物理變化。因此營養素的熱量，也就是營養價值大約高達百倍。比方說糖、脂肪、蛋白的熱量，通常分別為4.1、9.2、5.6卡路里，天馬蛔蟲在自己體內使成分發生變化，再從頭部細孔滲出前述各物質的熱量時，計算出來的能量分別為410、920、560卡路里。而鴉俘飽啖畜乳之際，全體的總熱量不過才200卡路里。畜乳雖是那種劣等的營養素，然而卻能從30卡路里增至3000卡路里一日的代謝量——這也是為什麼它又名「引擎蟲」——正相當於一星期份的營養。沒錯，鴉俘可以從對人體毫無營養價值的黑奴及豬牛的排泄物中，攝取到足夠的營養，換言之，邑司的下水道分歧成數千兆的支管，源源不絕地注入鴉俘這個活體污物處理場，並藉此飼養牠們。

那麼，我們回到白人糞便的問題上吧！前面提過，白人的身軀本質上與兩千年前是相同

的——所以尿液成份不變——不過食物的改變卻反映在糞便上。邑司白人，每天至少要送一萬卡路里的熱量到胃裡（若包括嘔吐到肉嘔盆的分量，將是該數字的三倍，但此處僅考量體內吸收的部分）。單是講究美食的貴族們，平均就要高達兩萬卡路里。身軀沒有改變，基礎代謝所需的熱量也一如以往，無論怎樣運動，設法消耗體力，一日四、五千卡的熱量就已足夠，但他們卻攝取一萬甚至兩萬的卡路里。不過這並非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不會有腹痛之類的情形。加上她們對美容體操與美容藥物的攝取從不懈怠，蓄積在身上的皮下脂肪很少。所以消化器官變得浪費，剩餘養分未經消化就排掉了。只有部分食物被消化吸收，其餘全部未消化，變成糞便。

排便次數雖多（一日平均三回），量卻與以前一樣，因膽汁而呈黃色且帶有苦味的特徵也一樣。試著分析糞便的成份，發現腸內細菌的殘骸以及從腸壁剝離的上皮細胞等也一如從前，至於其他未消化的食物，可以說是內含數千卡熱量的高級營養品。另一方面，因為腸內極小畜的作用，這些排泄物不會異常發酵，氣味不像古人那麼臭。儘管如此，邑司的芳香文化水平極高，一旦白人嗅聞那股氣味——其實臭味全被肉便器吸走，白人根本聞不到——大概會作嘔不已吧！話說回來，若是以前的日本人，會認為那是「味噌的氣味」，就算嘗過是苦的才知不是味噌，但當別人說那是「一種巧克力」時，可能就相信了。縱使聽說那是「人類的糞便」，也會以為開玩笑。它的味道、香氣、色澤就是如此，而且還是貨真價實的營養品。

的——所以尿液成份不變——不過食物的改變卻反映在糞便上。邑司白人，每天至少要送一萬卡路里的熱量到胃裡（若包括嘔吐到肉嘔盆的分量，將是該數字的三倍，但此處僅考量體內吸收的部分）。單是講究美食的貴族們，平均就要高達兩萬卡路里。身軀沒有改變，基礎代謝所需的熱量也一如以往，無論怎樣運動，設法消耗體力，一日四、五千卡的熱量就已足夠，但他們卻攝取一萬甚至兩萬的卡路里。不過這並非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不會有腹痛之類的情形。加上她們對美容體操與美容藥物的攝取從不懈怠，蓄積在身上的皮下脂肪很少。所以消化器官變得浪費，剩餘養分未經消化就排掉了。只有部分食物被消化吸收，其餘全部未消化，變成糞便。

排便次數雖多（一日平均三回），量卻與以前一樣，因膽汁而呈黃色且帶有苦味的特徵也一樣。試著分析糞便的成份，發現腸內細菌的殘骸以及從腸壁剝離的上皮細胞等也一如從前，至於其他未消化的食物，可以說是內含數千卡熱量的高級營養品。另一方面，因為腸內極小畜的作用，這些排泄物不會異常發酵，氣味不像古人那麼臭。儘管如此，邑司的芳香文化水平極高，一旦白人嗅聞那股氣味——其實臭味全被肉便器吸走，白人根本聞不到——大概會作嘔不已吧！話說回來，若是以前的日本人，會認為那是「味噌的氣味」，就算嘗過是苦的才知不是味噌，但當別人說那是「一種巧克力」時，可能就相信了。縱使聽說那是「人類的糞便」，也會以為開玩笑。它的味道、香氣、色澤就是如此，而且還是貨真價實的營養品。

對於以黑奴排泄物為主成分的畜乳為營養來源的鴉俘而言，白人的糞便可以說是最頂級的營養食品。單以熱量計算，一名白人貴族的糞便，便足以養活一百隻以上的原生鴉俘，據說一隻鴉俘只要吸飽白人便液而非畜乳時，不需要其他的補給充填，便能持續活動半年之久。白人的糞便比黑奴的營養價值高出甚多。當然，白人糞便——對鴉俘來說是高貴的藥材——像那樣被當作飼料處理的情況，其實很罕見。

不過，藥效並非只是來自其中的營養價值。儘管配合了天神賜物這種心理層面的精神醫學療效，卻絕對不能忽視萬能畜藥（panacea）的存在。在邑司白人的餐桌上，與醬油、鹽、胡椒一同調製，做為香辛料的萬能藥露（elixir），進入白人的胃中與膽汁結合後，排泄在便中，具有強烈的苦味，對於習慣劣等營養的畜體，能夠展現驚人的醫療效果（家畜語的古諺「良藥苦口」，指的就是這個）。

經便導管（畜人藥導管）導入紅Y字總部、分部的地下工廠，透過物質複製機增量的白人便液，會先被製成注射藥劑。鴉俘群中，有不少專門用口部服侍白人而無法自行吃藥，注射藥劑就是為了這類的鴉俘。剩餘的部分失去水分，還原成黃色的固體。接著全部製成藥錠，沒有任何廢棄物。可以用口的鴉俘可以含在口中溶化服用。原本這種注射與內服的藥劑是針對治療之用，但自從可以透過物質複製機增量後，便廣為預防醫學使用。然而，那依然是高貴藥材。稱之為畜人藥（*）。

對於以黑奴排泄物為主成分的畜乳為營養來源的鴉俘而言，白人的糞便可以說是最頂級的營養食品。單以熱量計算，一名白人貴族的糞便，便足以養活一百隻以上的原生鴉俘，據說一隻鴉俘只要吸飽白人便液而非畜乳時，不需要其他的補給充填，便能持續活動半年之久。白人的糞便比黑奴的營養價值高出甚多。當然，白人糞便——對鴉俘來說是高貴的藥材——像那樣被當作飼料處理的情況，其實很罕見。

不過，藥效並非只是來自其中的營養價值。儘管配合了天神賜物這種心理層面的精神醫學療效，卻絕對不能忽視萬能畜藥（panacea）的存在。在邑司白人的餐桌上，與醬油、鹽、胡椒一同調製，做為香辛料的萬能藥露（elixir），進入白人的胃中與膽汁結合後，排泄在便中，具有強烈的苦味，對於習慣劣等營養的畜體，能夠展現驚人的醫療效果（家畜語的古諺「良藥苦口」，指的就是這個）。

經便導管（畜人藥導管）導入紅Y字總部、分部的地下工廠，透過物質複製機增量的白人便液，會先被製成注射藥劑。鴉俘群中，有不少專門用口部服侍白人而無法自行吃藥，注射藥劑就是為了這類的鴉俘。剩餘的部分失去水分，還原成黃色的固體。接著全部製成藥錠，沒有任何廢棄物。可以用口的鴉俘可以含在口中溶化服用。原本這種注射與內服的藥劑是針對治療之用，但自從可以透過物質複製機增量後，便廣為預防醫學使用。然而，那依然是高貴藥材。稱之為畜人藥（*）。

＊「黑奴酒 negar 是黑奴 negro 與神酒 nectar 的複合用語，但畜人藥 mixor 的語源不明，眾說紛紜。在便導管內流通的液體與在尿導管中流通的液體相異，於肉便器的胃內混合成消化液。因此，混合之意來自 mixo（字首）是一種說法，引申自便液變成黏液狀的 myxo（字首）也是一種說法。表現尿液的 micio 誤用為糞便，也是一說。以及，家畜語『御糞（mikuso）』的語義之說（這種說法是指『味噌』為『御糞』的轉換，所以『是 miso 也是 kuso……』）等等。」

（S．海渥德《語源大辭典》）

誠如右述，白人的糞尿經物質複製機複製同樣的成分並加以增量，原則上是用來滋養黑奴與鴉俘，不過也有例外，把生鮮的糞尿稱為「聖水」（water=water）（神酒—nectar，甘露—amrita）、「聖體」（body）（神糧—ambrosia），作為特殊用途之用，沒有肉便器的時候，有的就站著小便讓黑奴直接飲之（第二八章之3），為了解釋這種情形，必須再回到一般的話題。

白人的排泄物送至黑奴與黃畜（鴉俘）的口中，黑奴的排泄物送至黃畜的肛門，這套三色逐層的攝食連鎖，將邑司社會構造具體化，不但具有確定三色之間價值優劣序列的作用，讓不知排泄為何物的鴉俘全部消化吸收，也使得邑司世界徹底擺脫前史時代必須使用不方便、不衛生的廁所，以及麻煩至極的污物處理與垃圾焚燒等問題，成為一個「沒有廁所的世界」（no

＊「黑奴酒 negar 是黑奴 negro 與神酒 nectar 的複合用語，但畜人藥 mixor 的語源不明，眾說紛紜。在便導管內流通的液體與在尿導管中流通的液體相異，於肉便器的胃內混合成消化液。因此，混合之意來自 mixo（字首）是一種說法，引申自便液變成黏液狀的 myxo（字首）也是一種說法。表現尿液的 micio 誤用為糞便，也是一說。以及，家畜語『御糞（mikuso）』的語義之說（這種說法是指『味噌』為『御糞』的轉換，所以『是 miso 也是 kuso……』）等等。」

（S．海渥德《語源大辭典》）

誠如右述，白人的糞尿經物質複製機複製同樣的成分並加以增量，原則上是用來滋養黑奴與鴉俘，不過也有例外，把生鮮的糞尿稱為「聖水」（water=water）（神酒—nectar，甘露—amrita）、「聖體」（body）（神糧—ambrosia），作為特殊用途之用，沒有肉便器的時候，有的就站著小便讓黑奴直接飲之（第二八章之3），為了解釋這種情形，必須再回到一般的話題。

白人的排泄物送至黑奴與黃畜（鴉俘）的口中，黑奴的排泄物送至黃畜的肛門，這套三色逐層的攝食連鎖，將邑司社會構造具體化，不但具有確定三色之間價值優劣序列的作用，讓不知排泄為何物的鴉俘全部消化吸收，也使得邑司世界徹底擺脫前史時代必須使用不方便、不衛生的廁所，以及麻煩至極的污物處理與垃圾焚燒等問題，成為一個「沒有廁所的世界」（no

lavatory world）。這種重要制度的活象徵正是不淨畜的代表：廁畜（肉便器）。有幸直接承領聖水與聖體的特權，使牠們備感光榮也是合情合理的。

3 標準型肉便器

若把初期形態算進去的話，邑司使用肉便器的風俗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歷史。現在走到帝國內的任一行星、任一大陸，幾乎找不到哪間個室沒有設置專用便器的房間，看不見有哪個客室、舟車中、集會場所等沒有標準型公用便器的蹤影；不過，能夠普及到這樣的地步，尤其發展到便利至極的三能具標準型誕生為止，其實歷經了很長的變遷軌跡。

使用廁畜的開端，可以追溯至女權革命之前，帝國勢力延伸至牽牛星，也就是天鷹座α星系的擴張時期。根據C．史派克的名著**《邑司事物之源起》**內的記載，帝國對其第三行星「貢達」進行殖民之際，因該星的大氣狀態而無法在氣密式圓頂閣（cupola）內設置一間廁所，於是半夜尿意頻催又懶得走到遠處上廁所的男人們，就想到在床上用鴉俘代替尿瓶。這是初期的廁畜。男用小便器不同於女用的，口唇部位不需要特殊的構造，所以擁有鴉俘的人立刻起而效尤。約莫十年左右，貢達星的流行風已吹遍整個帝國。當然白晝也有人使用，有的甚至用

lavatory world）。這種重要制度的活象徵正是不淨畜的代表：廁畜（肉便器）。有幸直接承領聖水與聖體的特權，使牠們備感光榮也是合情合理的。

3 標準型肉便器

若把初期形態算進去的話，邑司使用肉便器的風俗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歷史。現在走到帝國內的任一行星、任一大陸，幾乎找不到哪間個室沒有設置專用便器的房間，看不見有哪個客室、舟車中、集會場所等沒有標準型公用便器的蹤影；不過，能夠普及到這樣的地步，尤其發展到便利至極的三能具標準型誕生為止，其實歷經了很長的變遷軌跡。

使用廁畜的開端，可以追溯至女權革命之前，帝國勢力延伸至牽牛星，也就是天鷹座α星系的擴張時期。根據C．史派克的名著《邑司事物之源起》內的記載，帝國對其第三行星「貢達」進行殖民之際，因該星的大氣狀態而無法在氣密式圓頂閣（cupola）內設置一間廁所，於是半夜尿意頻催又懶得走到遠處上廁所的男人們，就想到在床上用鴉俘代替尿瓶。這是初期的廁畜。男用小便器不同於女用的，口唇部位不需要特殊的構造，所以擁有鴉俘的人立刻起而效尤。約莫十年左右，貢達星的流行風已吹遍整個帝國。當然白晝也有人使用，有的甚至用

來大便。相傳，第一位放棄自家廁所的陶製便器，在小便地點設置尿池，把站立後的口唇位置剛好對準成人泌尿器官的鴉俘兒童綑綁起來，又教大嘴鴉俘蹲坐在大便的地點屈膝仰面，將自己的排泄物全數灌進鴉俘體內的偉大創始者，正是人稱佩脫尼歐斯（Petronius）再世的瀟灑勛爵得萊帕（威廉的先祖）。

不久，發生女權革命，女用小便池也和男用小便池一樣都利用鴉俘，由於兒童的嘴及胃都太小，因此廁所改為飼養侏儒。於此同時，還有恩賜黑奴混尿雞尾酒的瓊森（女）公卿的嘗試，很快地有了所謂的黑奴酒，真空便管也開始普及，結果在距今一千三百年前，三色攝食連鎖系統的原始雛形於焉成立，廁畜類的存在成為社會無法撼動的重要結構的一環，而陶製便器則完全過時、遭到廢棄。廁畜這個稱呼，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然而在染色體手術發明前，方便的體型除了透過誘導突變、經由長期的育種淘汰外，別無他法。坐在椅上或躺在床上就能排尿的轆轤頸型肉便器，就是把舌人形唇人形特殊部位發達的體型轉變為尿壺之用，直到其頸部突變成數十公分長為止，已經耗費了育種學者數個世紀的苦心，而大便用的佝僂型也就是馬蹄肉瘤——雙肩拱起時，肌塊會跟背上的瘤連結在一起，加上頭部，三方圍起來剛好形成狀似馬蹄的肉山——也廣受歡迎，坐下的時候，剛好代替過去坐式便器的座墊（馬桶圈蓋），舒適地支撐臀部，像這種奇特畸形的發明問世之前，就有數百件實驗失敗的作品。

來大便。相傳，第一位放棄自家廁所的陶製便器，在小便地點設置尿池，把站立後的口唇位置剛好對準成人泌尿器官的鴉俘兒童綑綁起來，又教大嘴鴉俘蹲坐在大便的地點屈膝仰面，將自己的排泄物全數灌進鴉俘體內的偉大創始者，正是人稱佩脫尼歐斯（Petronius）再世的瀟灑勛爵得萊帕（威廉的先祖）。

不久，發生女權革命，女用小便池也和男用小便池一樣都利用鴉俘，由於兒童的嘴及胃都太小，因此廁所改為飼養侏儒。於此同時，還有恩賜黑奴混尿雞尾酒的瓊森（女）公卿的嘗試，很快地有了所謂的黑奴酒，真空便管也開始普及，結果在距今一千三百年前，三色攝食連鎖系統的原始雛形於焉成立，廁畜類的存在成為社會無法撼動的重要結構的一環，而陶製便器則完全過時、遭到廢棄。廁畜這個稱呼，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然而在染色體手術發明前，方便的體型除了透過誘導突變、經由長期的育種淘汰外，別無他法。坐在椅上或躺在床上就能排尿的轆轤頸型肉便器，就是把舌人形唇人形特殊部位發達的體型轉變為尿壺之用，直到其頸部突變成數十公分長為止，已經耗費了育種學者數個世紀的苦心，而大便用的佝僂型也就是馬蹄肉瘤——雙肩拱起時，肌塊會跟背上的瘤連結在一起，加上頭部，三方圍起來剛好形成狀似馬蹄的肉山——也廣受歡迎，坐下的時候，剛好代替過去坐式便器的座墊（馬桶圈蓋），舒適地支撐臀部，像這種奇特畸形的發明問世之前，就有數百件實驗失敗的作品。

侏儒、佝僂、軀幹頸三種，各自因應三種用途的廁畜定型十分發達，不過，這種單能器具置於個室雖然夠用，外出攜帶就不方便了。這時，染色體手術的發明剛好呼應主張擁有專用便器而非公用便器的階級要求，於是在八百年前，製造出了第一個三能器具。那是身兼三型於一身的畸形物。第一號實驗品獻給當時的女王瑪格麗特三世，甚得歡心。每當如廁之時，女王總要隨員朗誦前史古波斯詩人奧瑪．開儼[2]的詩句，所以第一號標準型肉便器別名「奧瑪」，即使如今在宮廷用語，標準型廁畜依然被稱為「奧瑪」（家畜語的虎子 onaru〔便桶〕就是源自於此）。無論如何，這款標準型成為皇室的愛用品之後漸漸聲名大噪，牠的便利性嚴重威脅單能器具，並廣泛運用在平民的專用便器及一般公用便器上，單能器具不得不特殊化，而只剩下專供貴族使用的高價專用便器。

單能器具是設置在貴族個室裡的專用廁畜，也附有讀心功能，可以自由地對頭部的面貌（還記得第二章描述的舌人形頭部是如何加工嗎？）及舌頭的形狀加上不同的創意，或透過活體雕刻的皮膚裝飾呈現高尚的趣味，說的極端一點，帝國轄區內一萬名貴族使用的數萬個專用便器中，很難發現有兩個完全相同的。相反地，公用便器就不能依個人私欲而隨意加工了，體形必須以實用本位、功能第一為主，而最方便的形制正是公認的標準型規格，且從此以後量產普及。

這所謂的標準型器具，其實是一種極為詭異的畸型。侏儒、佝僂、軀幹頸，這些特徵不難想像吧？規格是這樣的，頸部向上伸直時的身高（實際上不是這種姿勢）一百五十公分，折疊後

侏儒、佝僂、軀幹頸三種，各自因應三種用途的廁畜定型十分發達，不過，這種單能器具置於個室雖然夠用，外出攜帶就不方便了。這時，染色體手術的發明剛好呼應主張擁有專用便器而非公用便器的階級要求，於是在八百年前，製造出了第一個三能器具。那是身兼三型於一身的畸形物。第一號實驗品獻給當時的女王瑪格麗特三世，甚得歡心。每當如廁之時，女王總要隨員朗誦前史古波斯詩人奧瑪．開儼[2]的詩句，所以第一號標準型肉便器別名「奧瑪」，即使如今在宮廷用語，標準型廁畜依然被稱為「奧瑪」（家畜語的虎子 onaru〔便桶〕就是源自於此）。無論如何，這款標準型成為皇室的愛用品之後漸漸聲名大噪，牠的便利性嚴重威脅單能器具，並廣泛運用在平民的專用便器及一般公用便器上，單能器具不得不特殊化，而只剩下專供貴族使用的高價專用便器。

單能器具是設置在貴族個室裡的專用廁畜，也附有讀心功能，可以自由地對頭部的面貌（還記得第二章描述的舌人形頭部是如何加工嗎？）及舌頭的形狀加上不同的創意，或透過活體雕刻的皮膚裝飾呈現高尚的趣味，說的極端一點，帝國轄區內一萬名貴族使用的數萬個專用便器中，很難發現有兩個完全相同的。相反地，公用便器就不能依個人私欲而隨意加工了，體形必須以實用本位、功能第一為主，而最方便的形制正是公認的標準型規格，且從此以後量產普及。

這所謂的標準型器具，其實是一種極為詭異的畸型。侏儒、佝僂、軀幹頸，這些特徵不難想像吧？規格是這樣的，頸部向上伸直時的身高（實際上不是這種姿勢）一百五十公分，折疊後

變成一百一十五公分（頭部二十公分，腳部四十公分，軀體從肉瘤頂端到臀部則為五十五公分，中間的頸根到臀部是四十五公分，長達四十五公分的長頸折疊後可收進背部的凹陷中），腰圍有一百三十公分。只有四十公分長的粗壯雙腳被膝蓋分成兩等份，腳是碩大的扁平足。感覺雙腳上的胴體像一具肉桶，胸腹部嚇人地臃腫，為使十二個人連續使用也能全部容納，必須讓胃膨脹；於是剔除右肺，利用那塊空間，使容納量增至十二個膀胱容積（膀胱容積 vesica 是測量肉便器胃部膨脹度的單位）。

對內臟的加工不僅如此。活體家具設有畜體循環裝置是當然的事，除此之外也改造氣管，左肺支氣管不再通過喉嚨，直接在頸根後開孔。背上則有馬蹄肉瘤。因為在凹陷內側開孔，鼻粘膜必須移至此處，從這裡呼吸。加工的目的在於讓長頸專門用來吞嚥食物，不讓呼吸妨礙飲食的流通。不再需要的鼻腔，則設有一套迷你高性能的熱氣噴出裝置。

牠們的手腕細長。手指短小柔軟，指甲跟舌人形一樣全部拔除。馬蹄肉瘤的內側，深達十公分的凹陷中滿滿疊著盤成一圈圈的細長頸部，頭顱就立在上面。變成大便器的時候，頸部彎折，後腦放在凹陷上，臉部向上仰，張口服侍；小便時，就伸直頸部。俗稱「尿壺頭」的頭部，除了口唇部位異常發達外，眼、鼻、耳、頭髮都跟尋常外觀一致，但為避免如廁時不舒服的刺激，鬍鬚必須連根剃除。裂痕甚深的口部，打開時就變成直徑十公分的尿壺，女性排尿之際，猶若腫脹的厚唇非常好用。這個構造的外側是吸盤，內側具有海綿的特質，是經由人工皮膚癌技術所形成，能夠一絲不漏地完全吸吮，沒有殘液滴落也沒有薰人的臭氣。

變成一百一十五公分（頭部二十公分，腳部四十公分，軀體從肉瘤頂端到臀部則為五十五公分，中間的頸根到臀部是四十五公分，長達四十五公分的長頸折疊後可收進背部的凹陷中），腰圍有一百三十公分。只有四十公分長的粗壯雙腳被膝蓋分成兩等份，腳是碩大的扁平足。感覺雙腳上的胴體像一具肉桶，胸腹部嚇人地臃腫，為使十二個人連續使用也能全部容納，必須讓胃膨脹；於是剔除右肺，利用那塊空間，使容納量增至十二個膀胱容積（膀胱容積 vesica 是測量肉便器胃部膨脹度的單位）。

對內臟的加工不僅如此。活體家具設有畜體循環裝置是當然的事，除此之外也改造氣管，左肺支氣管不再通過喉嚨，直接在頸根後開孔。背上則有馬蹄肉瘤。因為在凹陷內側開孔，鼻粘膜必須移至此處，從這裡呼吸。加工的目的在於讓長頸專門用來吞嚥食物，不讓呼吸妨礙飲食的流通。不再需要的鼻腔，則設有一套迷你高性能的熱氣噴出裝置。

牠們的手腕細長。手指短小柔軟，指甲跟舌人形一樣全部拔除。馬蹄肉瘤的內側，深達十公分的凹陷中滿滿疊著盤成一圈圈的細長頸部，頭顱就立在上面。變成大便器的時候，頸部彎折，後腦放在凹陷上，臉部向上仰，張口服侍；小便時，就伸直頸部。俗稱「尿壺頭」的頭部，除了口唇部位異常發達外，眼、鼻、耳、頭髮都跟尋常外觀一致，但為避免如廁時不舒服的刺激，鬍鬚必須連根剃除。裂痕甚深的口部，打開時就變成直徑十公分的尿壺，女性排尿之際，猶若腫脹的厚唇非常好用。這個構造的外側是吸盤，內側具有海綿的特質，是經由人工皮膚癌技術所形成，能夠一絲不漏地完全吸吮，沒有殘液滴落也沒有薰人的臭氣。

口腔內部既寬且深，牙齒只留咀嚼用的臼齒，前齒全無。舌頭的長寬將近一般人的一倍，用它舔舐陰部後，再由鼻孔冒出的熱氣烘乾，這項構造與黑奴專用蛇頭器的清潔乾燥裝置並稱，使邑司世界驅逐了廁紙，「洗手間」的名詞從此作廢。

這就是廁畜中的廁畜，標準型肉便器。在波江座 ε 星系的第九行星亞波特星球上量產，滿足帝國版圖內的所有需求。接下來，這類深獲喜愛的器具將一一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

口腔內部既寬且深，牙齒只留咀嚼用的臼齒，前齒全無。舌頭的長寬將近一般人的一倍，用它舔舐陰部後，再由鼻孔冒出的熱氣烘乾，這項構造與黑奴專用蛇頭器的清潔乾燥裝置並稱，使邑司世界驅逐了廁紙，「洗手間」的名詞從此作廢。

這就是廁畜中的廁畜，標準型肉便器。在波江座 ε 星系的第九行星亞波特星球上量產，滿足帝國版圖內的所有需求。接下來，這類深獲喜愛的器具將一一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

1 褲襪一直到一九六三年才被正式發明，此後便風行世界。

2 Omar Khayyám，為波斯學者、詩人，著有詩集《魯拜集》。

1 褲襪一直到一九六三年才被正式發明，此後便風行世界。

2 Omar Khayyám，為波斯學者、詩人，著有詩集《魯拜集》。

133 第六章 沒有廁所的世界


第一の
経験
第一次經驗


第一の
経験
第一次經驗

1 家畜語概論

自牆壁步出的畸形侏儒，正是從 SC（Setteen's Closet 廁畜房，肉便器的壁櫥）出來的標準型肉便器。倘若飛碟只屬於寶琳一人，就會設置專用便器，但因為瓊森家其他成員也會使用，所以附設的乃是公用便器。當然，搭乘時要是不怕大費周章，大可拆掉能源線換成專用便器，不過向來對此類器具不甚拘泥的寶琳，總是讓它維持現狀。

因口哨聲而現身，正是傳喚的信號。除了附加的讀心功能外，耳朵也是活體家具的重要能力。標準型肉便器擁有絕佳的聽覺，只要聽過一次口哨聲，第二次聽到同樣的口哨聲就能清楚分辨，聽過一百個人，就能聽出一百個人。眼前附設在駕駛艙內的廁畜，當然知道現在吹口哨的主人是誰。

牠一雙短腿滑稽似地快速交替著，興沖沖地朝寶琳方向前進。能源線像一條長尾巴，在地上拖行，只是不曉得胸前那三枚Y字的烙印是什麼意思？

1 家畜語概論

自牆壁步出的畸形侏儒，正是從 SC（Setteen's Closet 廁畜房，肉便器的壁櫥）出來的標準型肉便器。倘若飛碟只屬於寶琳一人，就會設置專用便器，但因為瓊森家其他成員也會使用，所以附設的乃是公用便器。當然，搭乘時要是不怕大費周章，大可拆掉能源線換成專用便器，不過向來對此類器具不甚拘泥的寶琳，總是讓它維持現狀。

因口哨聲而現身，正是傳喚的信號。除了附加的讀心功能外，耳朵也是活體家具的重要能力。標準型肉便器擁有絕佳的聽覺，只要聽過一次口哨聲，第二次聽到同樣的口哨聲就能清楚分辨，聽過一百個人，就能聽出一百個人。眼前附設在駕駛艙內的廁畜，當然知道現在吹口哨的主人是誰。

牠一雙短腿滑稽似地快速交替著，興沖沖地朝寶琳方向前進。能源線像一條長尾巴，在地上拖行，只是不曉得胸前那三枚Y字的烙印是什麼意思？

「NO!」寶琳突然出言叱喝制止，接著又加上幾句話：「こっちじゃない。お客様の御用なんだよ。（不是我，是客人。）」

寥寥數語令麟一郎十分震驚。他看不見廁畜的身影，也無法回頭確定是誰在發言，可這聲音不是克拉拉就一定是寶琳，剎那間竟然忍不住懷疑起自己的耳朵。

克拉拉也很驚訝。由於從剛才起就不斷目睹各種珍奇事物，神經上已有某種程度的麻痺，因此，雖然廁畜的模樣怪異，卻還沒伸出頸子，看起來就像一個胖侏儒，眼鼻耳都跟普通人相似，宛若人類的印象並未威脅到她，然而寶琳那幾句話，卻教克拉拉不由得全身僵硬。自從她與麟一郎交往以來，便經常參加日本留學生的聚會，傾聽他們之間的交談，加上本身對情人的母語也十分關心，因此儘管聽不懂意思，也能直覺領會那是哪一種語言。

毫無疑問，寶琳叱喝廁畜的語言確實是日語。

為何寶琳會說日語？原因無他，因為那是家畜語 yapoon。雖然邑司人類說的是共通語言國語（前面提過，雖然平民方言、黑奴方言以及各行星方言等口音五花八門，但全部都是英語），不過牙牙學語的時候就精通家畜語了。利用畜語唱盤（早在二十世紀便有構思的語言學習法的進化版——就是在睡眠中傾聽一種稱為「睡眠學習唱盤」的語言唱盤，針對潛意識的教學方式）學習會話，而且足以應付。對於日常生活總在使喚理解語言的家畜（家具）鴉俘的邑司人類而言，這就像是記住刀叉的用法一樣（事實上她們有句成語：「湯匙（spoon）之後就是家畜語（yapoon）」）；這種生活層面的必備初步常識完

「NO!」寶琳突然出言叱喝制止，接著又加上幾句話：「こっちじゃない。お客様の御用なんだよ。（不是我，是客人。）」

寥寥數語令麟一郎十分震驚。他看不見廁畜的身影，也無法回頭確定是誰在發言，可這聲音不是克拉拉就一定是寶琳，剎那間竟然忍不住懷疑起自己的耳朵。

克拉拉也很驚訝。由於從剛才起就不斷目睹各種珍奇事物，神經上已有某種程度的麻痺，因此，雖然廁畜的模樣怪異，卻還沒伸出頸子，看起來就像一個胖侏儒，眼鼻耳都跟普通人相似，宛若人類的印象並未威脅到她，然而寶琳那幾句話，卻教克拉拉不由得全身僵硬。自從她與麟一郎交往以來，便經常參加日本留學生的聚會，傾聽他們之間的交談，加上本身對情人的母語也十分關心，因此儘管聽不懂意思，也能直覺領會那是哪一種語言。

毫無疑問，寶琳叱喝廁畜的語言確實是日語。

為何寶琳會說日語？原因無他，因為那是家畜語 yapoon。雖然邑司人類說的是共通語言國語（前面提過，雖然平民方言、黑奴方言以及各行星方言等口音五花八門，但全部都是英語），不過牙牙學語的時候就精通家畜語了。利用畜語唱盤（早在二十世紀便有構思的語言學習法的進化版——就是在睡眠中傾聽一種稱為「睡眠學習唱盤」的語言唱盤，針對潛意識的教學方式）學習會話，而且足以應付。對於日常生活總在使喚理解語言的家畜（家具）鴉俘的邑司人類而言，這就像是記住刀叉的用法一樣（事實上她們有句成語：「湯匙（spoon）之後就是家畜語（yapoon）」）；這種生活層面的必備初步常識完

全異於讀寫英文、默背詩詞之類的精神作業，是在非常自然的狀態下學會家畜語。

然而，雖有語言，卻完全沒有所謂的家畜文字。鴉俘的書籍均為羅馬字，語彙相當貧瘠。本就不適合用來表現邏輯與思想的家畜語，伴隨著語彙的貧乏化，根本不可能有複雜的思想表現，不過一般鴉俘的工作與思想無緣，所以白人只要學會命令鴉俘的語言就足夠了。儘管敬語十分發達，但白人與鴉俘之間幾乎不存在對話，只是白人單方面的命令，因此關於家畜語的敬語用法，白人並沒有興趣瞭解。

然而，命令鴉俘未必就一定要用家畜語。用人類的語言下令也無妨，只是鴉俘自然無法領會。有時為了指派特殊任務，必須教導牠人類的語言，也就是國語（英語），這時透過「睡眠學習唱盤」或「國語丸」便能立即教會，這就是智慧家畜的好處，不過通常沒有教導的必要，因為家畜不必理解人類之間的交談。學習語言時，若未能系統性地受教或自己開口說話，想要精通簡直是天方夜譚，因此不被允許自行開口的鴉俘一直停留在無法理解人類語言的階段，這方面則與其他非智慧家畜一樣，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因此命令鴉俘只要說家畜語即可，這是傳統的想法。

對此大加撻伐、引起軒然大波的正是官朵儷（女）伯爵，她主張家畜語應僅限於命令的補助工具，而命令句實該以人類的語言為之——人類命令家畜時有必要捨自己的語言不用而去迎合家畜嗎？前史時代，人類指揮馬與狗不是使用人類的語言嗎？當然，沒有唱盤或丸劑的

全異於讀寫英文、默背詩詞之類的精神作業，是在非常自然的狀態下學會家畜語。

然而，雖有語言，卻完全沒有所謂的家畜文字。鴉俘的書籍均為羅馬字，語彙相當貧瘠。本就不適合用來表現邏輯與思想的家畜語，伴隨著語彙的貧乏化，根本不可能有複雜的思想表現，不過一般鴉俘的工作與思想無緣，所以白人只要學會命令鴉俘的語言就足夠了。儘管敬語十分發達，但白人與鴉俘之間幾乎不存在對話，只是白人單方面的命令，因此關於家畜語的敬語用法，白人並沒有興趣瞭解。

然而，命令鴉俘未必就一定要用家畜語。用人類的語言下令也無妨，只是鴉俘自然無法領會。有時為了指派特殊任務，必須教導牠人類的語言，也就是國語（英語），這時透過「睡眠學習唱盤」或「國語丸」便能立即教會，這就是智慧家畜的好處，不過通常沒有教導的必要，因為家畜不必理解人類之間的交談。學習語言時，若未能系統性地受教或自己開口說話，想要精通簡直是天方夜譚，因此不被允許自行開口的鴉俘一直停留在無法理解人類語言的階段，這方面則與其他非智慧家畜一樣，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因此命令鴉俘只要說家畜語即可，這是傳統的想法。

對此大加撻伐、引起軒然大波的正是官朵儷（女）伯爵，她主張家畜語應僅限於命令的補助工具，而命令句實該以人類的語言為之——人類命令家畜時有必要捨自己的語言不用而去迎合家畜嗎？前史時代，人類指揮馬與狗不是使用人類的語言嗎？當然，沒有唱盤或丸劑的

幫助，鴉俘學會的語句不過是人類語彙的幾億分之一罷了，而且可能需要嚴厲的斯巴達式教育，然而教授人類語言並使之聽令行動的這種家畜處理方式，才是合理的處理方式，不是嗎？至於無法用人類語言指揮的部分，用家畜語命令就可以了。不過我相信，那個時候只要用皮鞭和韁繩，就能強迫牠按照我想的去做了……

這套說法撼動了行之已久的論點，從那時起，白人對鴉俘下達的命令都是先用人類的（英語）語言，家畜語用則來補助說明。不過，要聽得懂初級英語的鴉俘開口說話就有點過分，因為大多數的鴉俘再怎麼聰明，對白人而言還是一隻「不准開口的家畜」。至於個畜中有些學識豐富的鴉俘，不但精通英語還能研究出譯語，並且嘗試把英語翻譯成家畜語（第三七章之3），倒是例外。

但跟黑奴的關係又不太一樣了。黑奴對鴉俘說話必須使用家畜語，不准與白人交談的鴉俘在被允許或必要的情況下，則可以和黑奴說話。這個時候，牠們僅能使用敬語「あります」而非「ございます」。後者只能用於對鴉俘之神、也就是白人祈禱的場合中。由於黑奴必須理解如何正確使用鴉俘用語中的敬語，所以對家畜語的知識比白人豐富，幼兒時期就被要求完全精通。

話說回來，儘管能與黑奴交談，但實際上鴉俘開口說話的情形卻很罕見，因為肉體上的舌頭構造大多是啞巴（以前廁畜類可以說話，現在的標準型已無法開口。原因出在舌頭太大，發達過度。形容

幫助，鴉俘學會的語句不過是人類語彙的幾億分之一罷了，而且可能需要嚴厲的斯巴達式教育，然而教授人類語言並使之聽令行動的這種家畜處理方式，才是合理的處理方式，不是嗎？至於無法用人類語言指揮的部分，用家畜語命令就可以了。不過我相信，那個時候只要用皮鞭和韁繩，就能強迫牠按照我想的去做了……

這套說法撼動了行之已久的論點，從那時起，白人對鴉俘下達的命令都是先用人類的（英語）語言，家畜語用則來補助說明。不過，要聽得懂初級英語的鴉俘開口說話就有點過分，因為大多數的鴉俘再怎麼聰明，對白人而言還是一隻「不准開口的家畜」。至於個畜中有些學識豐富的鴉俘，不但精通英語還能研究出譯語，並且嘗試把英語翻譯成家畜語（第三七章之3），倒是例外。

但跟黑奴的關係又不太一樣了。黑奴對鴉俘說話必須使用家畜語，不准與白人交談的鴉俘在被允許或必要的情況下，則可以和黑奴說話。這個時候，牠們僅能使用敬語「あります」而非「ございます」。後者只能用於對鴉俘之神、也就是白人祈禱的場合中。由於黑奴必須理解如何正確使用鴉俘用語中的敬語，所以對家畜語的知識比白人豐富，幼兒時期就被要求完全精通。

話說回來，儘管能與黑奴交談，但實際上鴉俘開口說話的情形卻很罕見，因為肉體上的舌頭構造大多是啞巴（以前廁畜類可以說話，現在的標準型已無法開口。原因出在舌頭太大，發達過度。形容

貼切的俚語中有一句：「中看不中用」），不過，縱使不會說，只要聽力達到一般標準，用家畜語進行解說的話，就算再複雜的指令應該都能理解，這是牠們身為「理解語言的家畜」的驕傲。單純的文法與貧乏的語彙使家畜語在邑司受到輕蔑，完全沒有被視為語言的價值，但，就算如此，也不能否定家畜語是意味著智慧動物特徵的語言之一（儘管已成退化狀態）。

想要知悉退化前的家畜語，去一趟鴉腐諸島就行了。被飼養在那裡的一億隻土著鴉俘，仍在使用古老的舊家畜語與家畜文字，雖然無效率、無道理可言，倒是建立了一套結構複雜的語言文化。

邑司世界裡的家畜語地位與功能正如前述，對寶琳而言，她不過是為了指揮廁畜才使用家畜語罷了。

2 — OSHICK 語解

被叱喝的肉便器，神態慌張地改朝克拉拉方向前進。克拉拉嫌惡似地連退幾步，寶琳這才恍然大悟：

貼切的俚語中有一句：「中看不中用」），不過，縱使不會說，只要聽力達到一般標準，用家畜語進行解說的話，就算再複雜的指令應該都能理解，這是牠們身為「理解語言的家畜」的驕傲。單純的文法與貧乏的語彙使家畜語在邑司受到輕蔑，完全沒有被視為語言的價值，但，就算如此，也不能否定家畜語是意味著智慧動物特徵的語言之一（儘管已成退化狀態）。

想要知悉退化前的家畜語，去一趟鴉腐諸島就行了。被飼養在那裡的一億隻土著鴉俘，仍在使用古老的舊家畜語與家畜文字，雖然無效率、無道理可言，倒是建立了一套結構複雜的語言文化。

邑司世界裡的家畜語地位與功能正如前述，對寶琳而言，她不過是為了指揮廁畜才使用家畜語罷了。

2 — OSHICK 語解

被叱喝的肉便器，神態慌張地改朝克拉拉方向前進。克拉拉嫌惡似地連退幾步，寶琳這才恍然大悟：

「是了，妳沒用過廁畚……這倒有點兒麻煩……」一陣喃喃自語後，她爽快的說：

「那，我就示範給妳看吧！」

說罷，寶琳將視線朝下，以嚴厲的口吻對廁畚說：「Come on in.」，然後一邊分開雙腿，一邊用銳利的語氣低聲命令：

「Oshicko!」

雖說有點離題，但之後會經常出現，所以還是請容我在此轉譯近期出版的第二十二版《牛津英語辭典（OED）》（亞伯丁版）所載「oshicko」一詞的意義、由來與用法。用例上可能對不熟悉邑司事物的讀者有些艱澀難懂，所以另附譯註。

OSHICK〔əʃik〕外來語【語源】oshikko（舊家畜語）

【名詞】（一）〔廢義〕尿。小便。比較→ UNGK〔ʊŋk〕（大便）。①〔原為古語OSHIKKO〔óʃikou〕〕鴉俘之尿（例1）。②〔引申〕人尿（例2）。（二）〔由自動詞引申〕（鴉俘）起立。①（肉便器的）立姿（例3）。②（狗）撒尿（例4）。③馬的立姿（例5）。④（指原生鴉俘）起立（例6）。⑤〔引申〕（懲處黑奴的刑罰）罰站（例7）。（三）〔由他動詞引申〕（鴉俘）使之站立。〔特殊用法〕（對鴉俘小便）使役（例8）。（四）〔慣用語〕OSHICKandungk（起立與坐下）（指鴉俘）兩種姿勢（例9）（例10）。

「是了，妳沒用過廁畚……這倒有點兒麻煩……」一陣喃喃自語後，她爽快的說：

「那，我就示範給妳看吧！」

說罷，寶琳將視線朝下，以嚴厲的口吻對廁畚說：「Come on in.」，然後一邊分開雙腿，一邊用銳利的語氣低聲命令：

「Oshicko!」

雖說有點離題，但之後會經常出現，所以還是請容我在此轉譯近期出版的第二十二版《牛津英語辭典（OED）》（亞伯丁版）所載「oshicko」一詞的意義、由來與用法。用例上可能對不熟悉邑司事物的讀者有些艱澀難懂，所以另附譯註。

OSHICK〔əʃik〕外來語【語源】oshikko（舊家畜語）

【名詞】（一）〔廢義〕尿。小便。比較→ UNGK〔ʊŋk〕（大便）。①〔原為古語OSHIKKO〔óʃikou〕〕鴉俘之尿（例1）。②〔引申〕人尿（例2）。（二）〔由自動詞引申〕（鴉俘）起立。①（肉便器的）立姿（例3）。②（狗）撒尿（例4）。③馬的立姿（例5）。④（指原生鴉俘）起立（例6）。⑤〔引申〕（懲處黑奴的刑罰）罰站（例7）。（三）〔由他動詞引申〕（鴉俘）使之站立。〔特殊用法〕（對鴉俘小便）使役（例8）。（四）〔慣用語〕OSHICKandungk（起立與坐下）（指鴉俘）兩種姿勢（例9）（例10）。

【自動詞】（一）〔廢義〕-ed,-ed. 排尿。比較→ UNGK（大便）。①〔原為古語 OSHIKKO〔óʃikou〕〕表示鴉俘排尿（例11）。②〔引申〕（人類）小便（例12）。（二）現在只以自動詞表示以下的命令。〔受命自動詞〕命令形 OSHICKO〔oʃíkə〕，簡稱 SHICKO〔ʃíko〕，表示（鴉俘）「起立」【起立指令】，相反詞→ UNGKO〔uŋkə〕（坐下）。①〔原意〕（對三能型肉便器下達的指令）立正（廁畜理解的賜飲命令是「喝」）（例13）。②〔廣義用法〕（鴉俘類的動物）起立。特指（狗）用後腳站立。（例14）。（馬）奮起奔騰（例15）。③〔廣義的延伸用法〕（原生鴉俘）起立（例16）。④〔引申〕（矮人）開戰（用於眾神競技或鬥矮人之場合）（例17）。（三）〔慣用語〕to say OSHICKO（下達起立命令）。使役廁畜的婉轉表現（不論大小便）（例18）（例19）。

【他動詞】-ed,-t.〔由自動詞（二）引申〕（一）下達起立指令（例20）。（二）（鴉俘）使之起立（例21）。（三）（下達 OSHICK 指令）使之啟動運轉（例22）。（四）〔慣用語〕to OSHICK a person（對某人下達起立指令）以對待原生鴉俘的方式對待人，有漠視人格加以侮辱之意（例23）。to ungk and OSHICK a horse（讓馬坐下之後起身）跨騎馬背的動作（例24）。

【語史】這是象徵鴉俘文化史命運的語彙之一。初期的拼法是 OSHIKKO、OSHICKO，意指鴉俘的（排）尿，不過自引擎蟲寄生後，鴉俘與排尿一事從此絕緣，語尾的 -O 隨之省略，被人類借用，成為對廁畜的說明語（用例12），不久後又轉義成意味起立的命令語；女權革命後尿的意義完全被遺忘，演變成代表起立意思的受命自動詞，最後甚至他動詞化。但是常用

【自動詞】（一）〔廢義〕-ed,-ed. 排尿。比較→ UNGK（大便）。①〔原為古語 OSHIKKO〔óʃikou〕〕表示鴉俘排尿（例11）。②〔引申〕（人類）小便（例12）。（二）現在只以自動詞表示以下的命令。〔受命自動詞〕命令形 OSHICKO〔oʃíkə〕，簡稱 SHICKO〔ʃíko〕，表示（鴉俘）「起立」【起立指令】，相反詞→ UNGKO〔uŋkə〕（坐下）。①〔原意〕（對三能型肉便器下達的指令）立正（廁畜理解的賜飲命令是「喝」）（例13）。②〔廣義用法〕（鴉俘類的動物）起立。特指（狗）用後腳站立。（例14）。（馬）奮起奔騰（例15）。③〔廣義的延伸用法〕（原生鴉俘）起立（例16）。④〔引申〕（矮人）開戰（用於眾神競技或鬥矮人之場合）（例17）。（三）〔慣用語〕to say OSHICKO（下達起立命令）。使役廁畜的婉轉表現（不論大小便）（例18）（例19）。

【他動詞】-ed,-t.〔由自動詞（二）引申〕（一）下達起立指令（例20）。（二）（鴉俘）使之起立（例21）。（三）（下達 OSHICK 指令）使之啟動運轉（例22）。（四）〔慣用語〕to OSHICK a person（對某人下達起立指令）以對待原生鴉俘的方式對待人，有漠視人格加以侮辱之意（例23）。to ungk and OSHICK a horse（讓馬坐下之後起身）跨騎馬背的動作（例24）。

【語史】這是象徵鴉俘文化史命運的語彙之一。初期的拼法是 OSHIKKO、OSHICKO，意指鴉俘的（排）尿，不過自引擎蟲寄生後，鴉俘與排尿一事從此絕緣，語尾的 -O 隨之省略，被人類借用，成為對廁畜的說明語（用例12），不久後又轉義成意味起立的命令語；女權革命後尿的意義完全被遺忘，演變成代表起立意思的受命自動詞，最後甚至他動詞化。但是常用

於鴉俘類動物而不用於人類，除刑罰用語外也不得用於黑奴身上。反之，對鴉俘則不用 stand up 等語，全部以 OSHICK 代之。另外，to say OSHICKO（方便一下），原本表示用便之意，當 OSHICK 脫離古義後，就被視為只表示與排泄無關的起立動作之意（就像以前用手或紙擦拭屁股的時代，以「洗手間」一詞婉轉表示廁所之意一樣），之後避免直接表現與排泄相關動作的婉轉語法成立，對三能型肉便器而言，僅表示 drink 之意，UNGKO 的「大便」古義被遺忘，從「坐下」到 eat 同樣地被廣泛引申般，都是舊家畜語語義變遷的好例子。

【用例】

例 1：意指非人類的猿類、雄性特有的站立小便的姿態。縱然擁有廁所勝過模仿猿猴，但在尿意頻催而無廁所之境，不如就地排出 oshikko。（摘自 J．樂塞耳編著《**馬克將軍言行錄**（地球都督時代篇）》）

例 2：我對那幼畜人 cub 說：「從今以後你就是小便池了。我的 oshick 就是你唯一的飲水。」（摘自 B．史丹威克編著《**P．得萊帕勛爵書簡集**》）

例 3：眾生心念方便之意，大地隨之開闔，承納所有惡穢，這是歷史上的印度佛教經典形容的無量壽佛的極樂世界；由此可見，只要內心思及排尿，廁畜就會以 oshick 的姿態出現在眼前的貴族生活，正是古人嚮往的極樂世界、西方淨土。（摘自 A．黑普班《**古代宗教雜**

於鴉俘類動物而不用於人類，除刑罰用語外也不得用於黑奴身上。反之，對鴉俘則不用 stand up 等語，全部以 OSHICK 代之。另外，to say OSHICKO（方便一下），原本表示用便之意，當 OSHICK 脫離古義後，就被視為只表示與排泄無關的起立動作之意（就像以前用手或紙擦拭屁股的時代，以「洗手間」一詞婉轉表示廁所之意一樣），之後避免直接表現與排泄相關動作的婉轉語法成立，對三能型肉便器而言，僅表示 drink 之意，UNGKO 的「大便」古義被遺忘，從「坐下」到 eat 同樣地被廣泛引申般，都是舊家畜語語義變遷的好例子。

【用例】

例 1：意指非人類的猿類、雄性特有的站立小便的姿態。縱然擁有廁所勝過模仿猿猴，但在尿意頻催而無廁所之境，不如就地排出 oshikko。（摘自 J．樂塞耳編著《**馬克將軍言行錄**（地球都督時代篇）》）

例 2：我對那幼畜人 cub 說：「從今以後你就是小便池了。我的 oshick 就是你唯一的飲水。」（摘自 B．史丹威克編著《**P．得萊帕勛爵書簡集**》）

例 3：眾生心念方便之意，大地隨之開闔，承納所有惡穢，這是歷史上的印度佛教經典形容的無量壽佛的極樂世界；由此可見，只要內心思及排尿，廁畜就會以 oshick 的姿態出現在眼前的貴族生活，正是古人嚮往的極樂世界、西方淨土。（摘自 A．黑普班《**古代宗教雜**

話》）

例4：等到滿兩年，完全學會爬行後，即可帶幼犬（puppy）外出，訓練牠 oshick。（摘自I．包格曼《芬迪星紀行》）

例5：卻道那女傑費愛朵／騎乘在 oshick 的馬肩頭／馬刺閃著晶亮的刺芒／凜凜英姿震四方。（摘自J．摩洛《女城主（故事詩）》）

例6：就拿正在 oshick 的原生鴉俘跟站立著的人類比較看看吧！兩者有何不同？（摘自S．羅蘭《羅森堡畜人論之擁護》）

例7：在我給予混尿雞尾酒的同時，其他排斥不飲的黑奴一個接著一個被施以 oshick，這跟深受他們熱愛的情狀，一樣令人心驚膽戰。（摘自瓊森女公卿《回憶錄》）

例8：廁畜的 oshick（用法）因人而異。若我雙股未能夾緊尿壺頭，便無法順利排泄，然而似乎很多人全憑觸感即可辦到。至於男人，有的只要叨住便能排泄，有的不吸就無法排泄，狀況五花八門。（摘自G．凱利《隨筆．世風日下》）

例9：oshick 與 ungk 二度成為家畜語後，小便、大便分別發音 ashick、angk，前者是表站立的 ashi（腳），後者保留坐下之意，卻變音成 engk。此外，家畜語中稱柔軟甜美的事物為 angk，應該是對廁畜 ungko 的聯想而原封不動地借用吧？（摘自D．狄《家畜語考》）

例10：「ungk 三回，oshick 十二回」身體健康之意。（諺語）

話》）

例4：等到滿兩年，完全學會爬行後，即可帶幼犬（puppy）外出，訓練牠 oshick。（摘自I．包格曼《芬迪星紀行》）

例5：卻道那女傑費愛朵／騎乘在 oshick 的馬肩頭／馬刺閃著晶亮的刺芒／凜凜英姿震四方。（摘自J．摩洛《女城主（故事詩）》）

例6：就拿正在 oshick 的原生鴉俘跟站立著的人類比較看看吧！兩者有何不同？（摘自S．羅蘭《羅森堡畜人論之擁護》）

例7：在我給予混尿雞尾酒的同時，其他排斥不飲的黑奴一個接著一個被施以 oshick，這跟深受他們熱愛的情狀，一樣令人心驚膽戰。（摘自瓊森女公卿《回憶錄》）

例8：廁畜的 oshick（用法）因人而異。若我雙股未能夾緊尿壺頭，便無法順利排泄，然而似乎很多人全憑觸感即可辦到。至於男人，有的只要叨住便能排泄，有的不吸就無法排泄，狀況五花八門。（摘自G．凱利《隨筆．世風日下》）

例9：oshick 與 ungk 二度成為家畜語後，小便、大便分別發音 ashick、angk，前者是表站立的 ashi（腳），後者保留坐下之意，卻變音成 engk。此外，家畜語中稱柔軟甜美的事物為 angk，應該是對廁畜 ungko 的聯想而原封不動地借用吧？（摘自D．狄《家畜語考》）

例10：「ungk 三回，oshick 十二回」身體健康之意。（諺語）

例11：「喂，你去哪？」「回大人的話，小的要去 oshikko……」「先把頭擱在這裡，我想小便。」（摘自H．尼夫《貢達星異聞》）

例12：「起立！（Stand up）」公主對肉便器（Warm）下令，然後以牠明瞭的語言補充說明。「あたしは、oshick したいから。（我想 oshick）」（摘自M．奧赫拉《童話．深情的公主》。）

例13：肉襠褓（dispoo）只能用到出生後十個月左右，之後必須讓孩子獨自排便。就算 Oshiko、ungko 的簡短片語也無妨，這樣便能立即使用肉便器。而且，讓孩子傾聽畜語唱盤，對日後的教育更有好處。（摘自J．西蒙斯《禮儀讀本》）

例14：她的愛犬紐曼是一頭被拔去腦部語言中樞神經的狗，可是一聽到 oshicko，以後腳站立的反應卻比所有的狗更敏捷，彷彿在炫耀牠修剪的上半身宛若獅般的鬃毛。（摘自J．多爾《官朵儷伯爵傳》）

例15：她跳上馬，呼喝著 oshicko，狠狠地抽了一鞭。馬兒把她拋至肩頭騰空躍起，開始快步疾馳。（摘自E．賈德納《來自黑暗星雲的女子（長篇小說）》）

例16：九月三日，清晨未明之際，原生鴉俘畜舍的傳聲筒中連接傳來怒吼著 oshicko 的聲音，畫面中的原生鴉俘們紛紛跳起站好，一隻雄性鴉俘動作稍遲，便被帶走餵給巨蜘蛛當活餌。儘管 shicko, shicko 地為牠加油打氣，兩個小時後還是被蜘蛛網五花大綁。這是上午的趣味娛樂。（摘自E．堤賴《飼育所長日記》）

例11：「喂，你去哪？」「回大人的話，小的要去 oshikko……」「先把頭擱在這裡，我想小便。」（摘自H．尼夫《貢達星異聞》）

例12：「起立！（Stand up）」公主對肉便器（Warm）下令，然後以牠明瞭的語言補充說明。「あたしは、oshick したいから。（我想 oshick）」（摘自M．奧赫拉《童話．深情的公主》。）

例13：肉襠褓（dispoo）只能用到出生後十個月左右，之後必須讓孩子獨自排便。就算 Oshiko、ungko 的簡短片語也無妨，這樣便能立即使用肉便器。而且，讓孩子傾聽畜語唱盤，對日後的教育更有好處。（摘自J．西蒙斯《禮儀讀本》）

例14：她的愛犬紐曼是一頭被拔去腦部語言中樞神經的狗，可是一聽到 oshicko，以後腳站立的反應卻比所有的狗更敏捷，彷彿在炫耀牠修剪的上半身宛若獅般的鬃毛。（摘自J．多爾《官朵儷伯爵傳》）

例15：她跳上馬，呼喝著 oshicko，狠狠地抽了一鞭。馬兒把她拋至肩頭騰空躍起，開始快步疾馳。（摘自E．賈德納《來自黑暗星雲的女子（長篇小說）》）

例16：九月三日，清晨未明之際，原生鴉俘畜舍的傳聲筒中連接傳來怒吼著 oshicko 的聲音，畫面中的原生鴉俘們紛紛跳起站好，一隻雄性鴉俘動作稍遲，便被帶走餵給巨蜘蛛當活餌。儘管 shicko, shicko 地為牠加油打氣，兩個小時後還是被蜘蛛網五花大綁。這是上午的趣味娛樂。（摘自E．堤賴《飼育所長日記》）

例17：特洛伊戰爭遊戲的天狼星地區預賽決戰，昨天由L．楊恩的白隊與A．巴克史達的藍隊爭奪冠軍。在裁判N．伍德的 oshicko 號令聲下，兩千隻矮人干戈相見刀光劍影，激鬥數小時，由藍隊獲得最終勝利之時，競技場內已血流漂杵。（摘自**《亞伯丁時報》**記事）

例18：「oshicko 不說第二遍」。M．狄特里的名言。（意指說一次聽不懂的廁奮，不妨捨棄）（**故事成語**）

例19：「不可同時對二台說 oshicko。」（不可做無用之事）（**金玉良言**）

例20：男妻被女夫命令 oshick 時，不得出言頂撞。如果女夫希望，我願意永遠被她的玉手蹂躪。因為女夫是男妻的主人。（摘自T．慕爾**《馴悍記．第五幕》**）

例21：陛下御臨該星之際，宮苑內庭傳達要求全體鴉俘保持 oshick 之意。（摘自G．賈森**《狄奧多拉女王朝史》**）

例22：近來，據聞有人將靈魂計算機的起動與制動，用 oshick, ungk 之語表現，您對此事抱持什麼看法？（摘自**《國語審議會議事錄**（柯戴博委員的發言）**》**）

例23：根據證據測試儀結果顯示，被告的涉罪程度達八十多度。因此認定被告對被害者 oshick 的犯行確鑿，得依名譽毀損罪處以縮小刑二級三年，責付被害人。（摘自V．李判事**《判決錄》**）。

例24：他雖是男性卻頗有乃母之風，孩提時起便熱衷騎馬。買小馬給他後，ungk-and-

例17：特洛伊戰爭遊戲的天狼星地區預賽決戰，昨天由L．楊恩的白隊與A．巴克史達的藍隊爭奪冠軍。在裁判N．伍德的 oshicko 號令聲下，兩千隻矮人干戈相見刀光劍影，激鬥數小時，由藍隊獲得最終勝利之時，競技場內已血流漂杵。（摘自**《亞伯丁時報》**記事）

例18：「oshicko 不說第二遍」。M．狄特里的名言。（意指說一次聽不懂的廁奮，不妨捨棄）（**故事成語**）

例19：「不可同時對二台說 oshicko。」（不可做無用之事）（**金玉良言**）

例20：男妻被女夫命令 oshick 時，不得出言頂撞。如果女夫希望，我願意永遠被她的玉手蹂躪。因為女夫是男妻的主人。（摘自T．慕爾**《馴悍記．第五幕》**）

例21：陛下御臨該星之際，宮苑內庭傳達要求全體鴉俘保持 oshick 之意。（摘自G．賈森**《狄奧多拉女王朝史》**）

例22：近來，據聞有人將靈魂計算機的起動與制動，用 oshick, ungk 之語表現，您對此事抱持什麼看法？（摘自**《國語審議會議事錄**（柯戴博委員的發言）**》**）

例23：根據證據測試儀結果顯示，被告的涉罪程度達八十多度。因此認定被告對被害者 oshick 的犯行確鑿，得依名譽毀損罪處以縮小刑二級三年，責付被害人。（摘自V．李判事**《判決錄》**）。

例24：他雖是男性卻頗有乃母之風，孩提時起便熱衷騎馬。買小馬給他後，ungk-and-

oshick的表現都很出色。這回他開始嚮往天馬了。（摘自E・派克《家有野小子》）

（譯註）

例1註：M將軍身為地球占領軍司令官，成為第一代地球都督。當時還沒有鴉俘這個名詞，他稱牠們為類人猿，剝奪其人權。（第四章之2）

例2註：P・D勛爵是使用肉便器的先驅者。（第六章之3）

例3註：附讀心功能的肉便器稱為極樂機械便是因此得名。oshick這個名詞，不僅三能具可用，單能具也有用例。

例4註：所謂外出，是指先前都被飼養在畜人犬場內有電流通過的低天井室內。芬迪星是犬隻生產地。（第二章之4）

例5註：馬是畜人馬。把騎者放在頸肩上奔馳的巨人鴉俘，將在第十五章之3的「畜人馬阿馬迪歐」中詳述。

例6註：《羅森堡畜人論》請參照第四章之2「畜人論的成立與意義」。

例7註：J・女公卿請參照第三章之1的「自我介紹」。罰站是禁止橫臥的黑人刑罰。所謂混尿雞尾酒，是指未經釀造過程，直接以白人尿稀釋酒液，當時還沒有黑奴酒的名稱。

例8註：G・C是摩納哥星都督，但其夫自嬰兒時期就被肉襠褓慣壞，過著若未用力吸

oshick的表現都很出色。這回他開始嚮往天馬了。（摘自E・派克《家有野小子》）

（譯註）

例1註：M將軍身為地球占領軍司令官，成為第一代地球都督。當時還沒有鴉俘這個名詞，他稱牠們為類人猿，剝奪其人權。（第四章之2）

例2註：P・D勛爵是使用肉便器的先驅者。（第六章之3）

例3註：附讀心功能的肉便器稱為極樂機械便是因此得名。oshick這個名詞，不僅三能具可用，單能具也有用例。

例4註：所謂外出，是指先前都被飼養在畜人犬場內有電流通過的低天井室內。芬迪星是犬隻生產地。（第二章之4）

例5註：馬是畜人馬。把騎者放在頸肩上奔馳的巨人鴉俘，將在第十五章之3的「畜人馬阿馬迪歐」中詳述。

例6註：《羅森堡畜人論》請參照第四章之2「畜人論的成立與意義」。

例7註：J・女公卿請參照第三章之1的「自我介紹」。罰站是禁止橫臥的黑人刑罰。所謂混尿雞尾酒，是指未經釀造過程，直接以白人尿稀釋酒液，當時還沒有黑奴酒的名稱。

例8註：G・C是摩納哥星都督，但其夫自嬰兒時期就被肉襠褓慣壞，過著若未用力吸

吮就無法排尿的一生。無能處理這種小事之人，她決定一五一十地寫出來。

例9註：D．D是第一個傾盡全力考察眾人視作非學問對象的家畜語的學者，雖非全無謬誤，但研究結果則有諸多創見。Ashi的由來眾說紛云（參照第四八章之1「ashida」（高腳木屐）的註解），不過 engk．angk 的解說已成定論。

例10註：因為鳥類長壽的秘密就在體內絕不蓄積排泄物。邑司人不會強忍便意。一般健康的人一天固定大便三次，小便十二次。

例11註：貢達星的風俗請參照前章之3「標準型肉便器」。該時代的某些地區，鴉俘會與主人對話的情形，可自這段記述中獲得印證。

例12註：oshicko 被確立為命令語之前，可以明白 stand up 的命令也被廣泛地使用。Warra是廁畜的幼兒語，有一種便桶、橢圓便器之感，來自 I'll make water（我想小便）的末尾語土音；與 I'll spit（我想吐痰）的音變 ilspy（即 spittoon．如今稱為肉痰盂），過程是相同的。再者，water 在家畜語的語彙中又有新意，是象徵珍貴神聖的（即與白人相關的）物質名詞聖水（warra）。

例13註：diapoo 是 diaper-yapoo 的略語，為常保嬰兒股間清潔而在尿墊下放置矮人，與 mens-midget（第二八3）都是基於同樣的創意。不但沒有更換紙或布的尿墊時不愉快的便臭，而且可隔六小時更換一次，若嬰兒糞便異常，矮人還會立即知會，是一種非常方便的產物。J．S是著名的星際間風俗研究者。

吮就無法排尿的一生。無能處理這種小事之人，她決定一五一十地寫出來。

例9註：D．D是第一個傾盡全力考察眾人視作非學問對象的家畜語的學者，雖非全無謬誤，但研究結果則有諸多創見。Ashi的由來眾說紛云（參照第四八章之1「ashida」（高腳木屐）的註解），不過 engk．angk 的解說已成定論。

例10註：因為鳥類長壽的秘密就在體內絕不蓄積排泄物。邑司人不會強忍便意。一般健康的人一天固定大便三次，小便十二次。

例11註：貢達星的風俗請參照前章之3「標準型肉便器」。該時代的某些地區，鴉俘會與主人對話的情形，可自這段記述中獲得印證。

例12註：oshicko 被確立為命令語之前，可以明白 stand up 的命令也被廣泛地使用。Warra是廁畜的幼兒語，有一種便桶、橢圓便器之感，來自 I'll make water（我想小便）的末尾語土音；與 I'll spit（我想吐痰）的音變 ilspy（即 spittoon．如今稱為肉痰盂），過程是相同的。再者，water 在家畜語的語彙中又有新意，是象徵珍貴神聖的（即與白人相關的）物質名詞聖水（warra）。

例13註：diapoo 是 diaper-yapoo 的略語，為常保嬰兒股間清潔而在尿墊下放置矮人，與 mens-midget（第二八3）都是基於同樣的創意。不但沒有更換紙或布的尿墊時不愉快的便臭，而且可隔六小時更換一次，若嬰兒糞便異常，矮人還會立即知會，是一種非常方便的產物。J．S是著名的星際間風俗研究者。

149 第七章 第一次經驗

例14註：關於Q伯爵請參照本章之1「家畜語概論」。紐曼Numa是長毛獅鬃犬（剪毛法與舊犬相同），是最常見的犬名。

例15註：（同例5註）（第十五章之3）

例16註：E．T自己橫躺在床上，叫醒鴉俘們，在電視螢幕上觀看牠們的行止。關於巨蜘蛛，請參照第三章之3。

例17註：統稱為「眾神競技」的矮人遊戲中，規模最大的正是Trojan-war-game，雙方分別指揮千名武裝矮人的戰爭。其情狀有如觀望人類浴血奮戰的特洛伊戰爭的希臘神祇，因此得名。至於規模較小，使之徒手搏鬥的競技，則稱之為矮人將棋。

例18註：要求立正站好卻必須下達兩次命令，表示該廁畜是瑕疵品。典出M．D目睹兒子下達二次命令而叱責其無見識的故事，用於處分報廢品或無能者的表現。

例19註：因為理所當然不能一次使用二台廁畜。

例20註：悍妻派脫奇歐，最後被其夫凱薩琳馴服而化身一名貞淑男子的喜劇。

例21註：星名是廁畜製造地的亞波特星（第六章之3）。

例22註：靈魂計算機是指在電腦的重要回路內放置矮人，使之擁有靈魂。

例23註：證據測試儀，是指取代陪審員計算證言可信度的機械。縮小刑及其他的司法制度，後章會再詳述。

例14註：關於Q伯爵請參照本章之1「家畜語概論」。紐曼Numa是長毛獅鬃犬（剪毛法與舊犬相同），是最常見的犬名。

例15註：（同例5註）（第十五章之3）

例16註：E．T自己橫躺在床上，叫醒鴉俘們，在電視螢幕上觀看牠們的行止。關於巨蜘蛛，請參照第三章之3。

例17註：統稱為「眾神競技」的矮人遊戲中，規模最大的正是Trojan-war-game，雙方分別指揮千名武裝矮人的戰爭。其情狀有如觀望人類浴血奮戰的特洛伊戰爭的希臘神祇，因此得名。至於規模較小，使之徒手搏鬥的競技，則稱之為矮人將棋。

例18註：要求立正站好卻必須下達兩次命令，表示該廁畜是瑕疵品。典出M．D目睹兒子下達二次命令而叱責其無見識的故事，用於處分報廢品或無能者的表現。

例19註：因為理所當然不能一次使用二台廁畜。

例20註：悍妻派脫奇歐，最後被其夫凱薩琳馴服而化身一名貞淑男子的喜劇。

例21註：星名是廁畜製造地的亞波特星（第六章之3）。

例22註：靈魂計算機是指在電腦的重要回路內放置矮人，使之擁有靈魂。

例23註：證據測試儀，是指取代陪審員計算證言可信度的機械。縮小刑及其他的司法制度，後章會再詳述。

例24註：邑司的男性多半饒富學識、美術、音樂等才能，勇猛的表現卻是女性發揮的領域。這位派克是女權革命首位女總理（第二十七章）的子孫。

（容筆者打岔一下。各例文中揭載年代本可表現出最初的使用時期，然而邑司紀元年數若以卡路星一年換算成地球的十八個月，實無意義，既無必要，遂將數字省略）

對邑司的人們而言，oshick, ungk二詞本來只是表現動作（起立與盤坐），與排泄行為完全無涉，不過對「理解語言的家畜」鴉俘來說卻無改變。牠們特別把該二詞在語尾加上O的語型當作命令句，加以理解並記憶。至於舊家畜語彙（yapoon）的原義，所有的鴉俘都不知情。不，應該說沒有大小便與飲食物觀念的牠們，就算教導牠們原義也無法充分理解吧！

不過，將起立命令當作賜飲命令、盤坐命令當作賜食命令的廁畜們，多少有點特權地位。牠們洋洋得意，過著乍見下猶若黑奴般的飲食與排泄生活，職業的關係也使牠們能夠理解人類的排泄狀況——然而，把大小便當成飲食物，本來完全迥異的事物卻在概念上渾然合而為一，說到底畜生畢竟是畜生，完全不能跟黑奴們相提並論。

廁畜們只能理解 food 與 drink 兩種概念。牠們從口中攝取的固體與液體，就是從人類（白神）體內流出的固體與液體，加上本身不排泄，根本不需要 feces 或 urine（糞尿）之類的其他概念。眼前快步走出的廁畜正是如此。

例24註：邑司的男性多半饒富學識、美術、音樂等才能，勇猛的表現卻是女性發揮的領域。這位派克是女權革命首位女總理（第二十七章）的子孫。

（容筆者打岔一下。各例文中揭載年代本可表現出最初的使用時期，然而邑司紀元年數若以卡路星一年換算成地球的十八個月，實無意義，既無必要，遂將數字省略）

對邑司的人們而言，oshick, ungk二詞本來只是表現動作（起立與盤坐），與排泄行為完全無涉，不過對「理解語言的家畜」鴉俘來說卻無改變。牠們特別把該二詞在語尾加上O的語型當作命令句，加以理解並記憶。至於舊家畜語彙（yapoon）的原義，所有的鴉俘都不知情。不，應該說沒有大小便與飲食物觀念的牠們，就算教導牠們原義也無法充分理解吧！

不過，將起立命令當作賜飲命令、盤坐命令當作賜食命令的廁畜們，多少有點特權地位。牠們洋洋得意，過著乍見下猶若黑奴般的飲食與排泄生活，職業的關係也使牠們能夠理解人類的排泄狀況——然而，把大小便當成飲食物，本來完全迥異的事物卻在概念上渾然合而為一，說到底畜生畢竟是畜生，完全不能跟黑奴們相提並論。

廁畜們只能理解 food 與 drink 兩種概念。牠們從口中攝取的固體與液體，就是從人類（白神）體內流出的固體與液體，加上本身不排泄，根本不需要 feces 或 urine（糞尿）之類的其他概念。眼前快步走出的廁畜正是如此。

3—　某肉便器的個體史

這隻廁畜今年已經三十八歲。三十八年前，當牠出生在亞波特星的大飼育所時，便已是這般奇形怪狀，而且一出生就立刻接受了肉體改造手術。發育後便剔除右肺，因為那塊空間不能讓胃充分利用。由於同儕都是相同的模樣，所以牠本身並不覺得這是殘廢或畸形。用唇吸盤玩遊戲的嬰兒期一結束，牠並沒有立刻安裝畜體循環裝置，而是保有個體性到三歲，再送至訓練所訓練。

黑奴教師（如以亞波特星球飼育所的職階而論，相當於廁畜製造工廠的心身馴服人員）會教導完全不會說話的牠們理解家畜語，接著要牠們膜拜白神像。不過，膜拜的對象並非整體的白神像，而是全裸的下半身局部。女神大人與男神大人有著全然相異的神體。兩者都長有聖陰毛，有的是金色毛髮，有的則是褐色。當跪伏在地膜拜後，便要求牠們接唇（親吻）。每回都飄散著的獨特臭氣，卻在不知不覺間變成愉快的芳香，只是牠們全然不知那究竟是什麼氣味。

六歲開始小學的普通教育。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但牠至今仍然無法忘記老師第一次對牠傳遞福音時的感動。「在另一個世界，天上的宇宙星際，白神是確實存在著的。這三年

3—　某肉便器的個體史

這隻廁畜今年已經三十八歲。三十八年前，當牠出生在亞波特星的大飼育所時，便已是這般奇形怪狀，而且一出生就立刻接受了肉體改造手術。發育後便剔除右肺，因為那塊空間不能讓胃充分利用。由於同儕都是相同的模樣，所以牠本身並不覺得這是殘廢或畸形。用唇吸盤玩遊戲的嬰兒期一結束，牠並沒有立刻安裝畜體循環裝置，而是保有個體性到三歲，再送至訓練所訓練。

黑奴教師（如以亞波特星球飼育所的職階而論，相當於廁畜製造工廠的心身馴服人員）會教導完全不會說話的牠們理解家畜語，接著要牠們膜拜白神像。不過，膜拜的對象並非整體的白神像，而是全裸的下半身局部。女神大人與男神大人有著全然相異的神體。兩者都長有聖陰毛，有的是金色毛髮，有的則是褐色。當跪伏在地膜拜後，便要求牠們接唇（親吻）。每回都飄散著的獨特臭氣，卻在不知不覺間變成愉快的芳香，只是牠們全然不知那究竟是什麼氣味。

六歲開始小學的普通教育。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但牠至今仍然無法忘記老師第一次對牠傳遞福音時的感動。「在另一個世界，天上的宇宙星際，白神是確實存在著的。這三年

間受大家頂禮膜拜的神，決定回應你們的祈禱，召喚你們。讓你們飽嗅過去每天嗅聞的撲鼻芳香，賜給你們美味的食物與飲水。這一天即將到來。你們將因此中選。為了迎接這一天的到來，大家要努力用功……」

與白神實際接觸的渴望、身為選畜（菁英）的廁畜自覺，以及未來侍奉神的光輝預感……不斷動搖著牠們的心靈。

課業有宗教、學科與術科。宗教是崇拜白神的教義。學科除了對應起立動作（服侍小便）、盤坐動作（服侍大便）的讚頌默記外，還要學習白神的日常生活。若以家具之姿在神的室內活動時，不曉得其他家具同儕——哪些像牠們一樣是活體，哪些不是——的名稱與功能，恐將造成困擾。在這層意義上，眾神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形態，尤其是教育中的重點，因為未必每個都附屬在個室之內；為令配合神意而被指派到任一場所時，廁畜都能從容應對，就必須學習邑司世界裡的所有交通工具、宴會場所、劇場甚至隱身在高爾夫球場草叢內的OSC（Outdoor SC的簡稱，公共廁所之意）。而術科則是指聽覺訓練的音樂與進食法的實習。

實習是以機器人為對象。在肉體上，所有的BA（Bio Android 生化機器人〔第三五章之2〕）無論是肌膚的白皙度、肉體的彈性度、黏膜的濕潤度，都與人類——白神——完全一致。這種白神生化機器人穿著琳琅滿目的服飾，以各式各樣的姿勢使用廁畜。牠們須視狀況提供服務，正是所謂的「實習」，儘管接觸的只有下半身，但皮膚的觸感與體溫都與白神相同，所以侍奉起來

間受大家頂禮膜拜的神，決定回應你們的祈禱，召喚你們。讓你們飽嗅過去每天嗅聞的撲鼻芳香，賜給你們美味的食物與飲水。這一天即將到來。你們將因此中選。為了迎接這一天的到來，大家要努力用功……」

與白神實際接觸的渴望、身為選畜（菁英）的廁畜自覺，以及未來侍奉神的光輝預感……不斷動搖著牠們的心靈。

課業有宗教、學科與術科。宗教是崇拜白神的教義。學科除了對應起立動作（服侍小便）、盤坐動作（服侍大便）的讚頌默記外，還要學習白神的日常生活。若以家具之姿在神的室內活動時，不曉得其他家具同儕——哪些像牠們一樣是活體，哪些不是——的名稱與功能，恐將造成困擾。在這層意義上，眾神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形態，尤其是教育中的重點，因為未必每個都附屬在個室之內；為令配合神意而被指派到任一場所時，廁畜都能從容應對，就必須學習邑司世界裡的所有交通工具、宴會場所、劇場甚至隱身在高爾夫球場草叢內的OSC（Outdoor SC的簡稱，公共廁所之意）。而術科則是指聽覺訓練的音樂與進食法的實習。

實習是以機器人為對象。在肉體上，所有的BA（Bio Android 生化機器人〔第三五章之2〕）無論是肌膚的白皙度、肉體的彈性度、黏膜的濕潤度，都與人類——白神——完全一致。這種白神生化機器人穿著琳琅滿目的服飾，以各式各樣的姿勢使用廁畜。牠們須視狀況提供服務，正是所謂的「實習」，儘管接觸的只有下半身，但皮膚的觸感與體溫都與白神相同，所以侍奉起來

就特別有勁。當學生們擺出正確的姿勢後，首度一回分，同於實物的飲水或食物——其實是被複製的實物——伴隨著芳香與溫度，開始釋放。白人不像以前的鴉俘，有兩便同時排泄的惡習，小便或大便都是一次訓練一種即可。

「俗話說『賜食三回，賜飲十二回』，意思是說一位神祇惠賜的食物一日三回，飲水一日十二回。但那只是平均數量。事實上，你不曉得主神何時召喚你，偶爾也要侍奉客人。不論何時都必須用心地迅速承領恩惠。廁畜族的信仰以心為貴。神若說oshick（起立），便是賜飲命令。神惠賜飲水時應在尊前採立姿，伸長脖頸，朝著神的御體神臀間的飲水孔前進。首先站在神祇尊前，一邊扭轉著伸長的脖頸一邊將臉向上仰，插入股間孔洞的同時打開嘴唇。時機的掌握非常重要。你必須吸附洞口，形成一個壺嘴，被聖陰毛干擾的話可能無法密合，要特別留心啊！由壺嘴頂住神彎腰而坐的下方後，切記停止所有的動作，靜候恩賜。不過女神們的習性形形色色。有時我們的臉一迎上去便立刻獲得恩賜，有時卻要夾緊我們的臉方肯賜予，萬一遇到年紀稍長的女神，就必須先以我們的舌頭加以刺激，諸如此類，切記切記。來，大家實習一下……」

牠初次實習承領女神（雖是模型，但牠臉部承受臀部下壓力道以及所感受到的冰涼卻與人類不分軒輊）的聖水之際，口腔粘膜隱隱傳來的麻痺感教牠印象深刻。液體注入時會對準化成壺嘴的口腔內的一點——至於那一點的位置，每具模型都不同，不過當時則是在瑟縮的舌頭中央。強而

就特別有勁。當學生們擺出正確的姿勢後，首度一回分，同於實物的飲水或食物——其實是被複製的實物——伴隨著芳香與溫度，開始釋放。白人不像以前的鴉俘，有兩便同時排泄的惡習，小便或大便都是一次訓練一種即可。

「俗話說『賜食三回，賜飲十二回』，意思是說一位神祇惠賜的食物一日三回，飲水一日十二回。但那只是平均數量。事實上，你不曉得主神何時召喚你，偶爾也要侍奉客人。不論何時都必須用心地迅速承領恩惠。廁畜族的信仰以心為貴。神若說oshick（起立），便是賜飲命令。神惠賜飲水時應在尊前採立姿，伸長脖頸，朝著神的御體神臀間的飲水孔前進。首先站在神祇尊前，一邊扭轉著伸長的脖頸一邊將臉向上仰，插入股間孔洞的同時打開嘴唇。時機的掌握非常重要。你必須吸附洞口，形成一個壺嘴，被聖陰毛干擾的話可能無法密合，要特別留心啊！由壺嘴頂住神彎腰而坐的下方後，切記停止所有的動作，靜候恩賜。不過女神們的習性形形色色。有時我們的臉一迎上去便立刻獲得恩賜，有時卻要夾緊我們的臉方肯賜予，萬一遇到年紀稍長的女神，就必須先以我們的舌頭加以刺激，諸如此類，切記切記。來，大家實習一下……」

牠初次實習承領女神（雖是模型，但牠臉部承受臀部下壓力道以及所感受到的冰涼卻與人類不分軒輊）的聖水之際，口腔粘膜隱隱傳來的麻痺感教牠印象深刻。液體注入時會對準化成壺嘴的口腔內的一點——至於那一點的位置，每具模型都不同，不過當時則是在瑟縮的舌頭中央。強而

有力的細流反沖上顎，接著噴流漸大，隨著注入面積的擴增，水勢愈趨激烈，眼看著快要淹滿口腔，便被食道吸捲了進去。聖水漫過舌根、流過咽喉時的滋味教牠難以忘懷；爾後，牠不知品嘗過多少次這不知名的液體，儘管每次都有微妙的變化，但那股從未改變的鹹味一如當初品嘗時，讓牠感受到一種瞬間的極樂與至福。「受領難」意指技術拙劣便容易溢灑而出，「品嘗易」則是形容女神的聖水。就連不冷不熱的正常特性，牠都認為是女神為了自己，故意在體內調整成易飲的溫度，而感激不已。

「再來要介紹男神。男神的神體是一支飲水管。你們必須以口銜接。跟女神不同。這時只要扭轉伸長的脖頸即可。把臉貼在股間，用嘴含住即將恩賜聖飲的神體。絕對禁止男神自己動手。神體會蕩晃地垂下。然後銜住前端，用下唇撈起似地把管子放在舌上，再整個含住直到管底。記得把技巧練熟。若讓神體純白的肌膚暴露在外，可是你們的恥辱啊！至於習性也是包羅萬象，有的只要含住就會立即賜予，有的不吸就拒絕恩賜，勿忘勿忘。來，練習一下……」

男神（模型）大多身穿裙子，必須先把脖頸鑽進去。從孔釦（第七章之4）的小洞中垂下的神體確實雪白，不過多半看起來是血色鮮潤的粉紅色。再者，每位男神的長度粗細都不相同，因此牠必須重覆練習。牠的口腔打開時可形成直徑十公分的壺口，比一般原生鴉俘更深更廣，然而即便如此，有時也會遇到含住整支管子時，管前的包皮（神體通常都包莖）把懸雍垂推開（鴉

有力的細流反沖上顎，接著噴流漸大，隨著注入面積的擴增，水勢愈趨激烈，眼看著快要淹滿口腔，便被食道吸捲了進去。聖水漫過舌根、流過咽喉時的滋味教牠難以忘懷；爾後，牠不知品嘗過多少次這不知名的液體，儘管每次都有微妙的變化，但那股從未改變的鹹味一如當初品嘗時，讓牠感受到一種瞬間的極樂與至福。「受領難」意指技術拙劣便容易溢灑而出，「品嘗易」則是形容女神的聖水。就連不冷不熱的正常特性，牠都認為是女神為了自己，故意在體內調整成易飲的溫度，而感激不已。

「再來要介紹男神。男神的神體是一支飲水管。你們必須以口銜接。跟女神不同。這時只要扭轉伸長的脖頸即可。把臉貼在股間，用嘴含住即將恩賜聖飲的神體。絕對禁止男神自己動手。神體會蕩晃地垂下。然後銜住前端，用下唇撈起似地把管子放在舌上，再整個含住直到管底。記得把技巧練熟。若讓神體純白的肌膚暴露在外，可是你們的恥辱啊！至於習性也是包羅萬象，有的只要含住就會立即賜予，有的不吸就拒絕恩賜，勿忘勿忘。來，練習一下……」

男神（模型）大多身穿裙子，必須先把脖頸鑽進去。從孔釦（第七章之4）的小洞中垂下的神體確實雪白，不過多半看起來是血色鮮潤的粉紅色。再者，每位男神的長度粗細都不相同，因此牠必須重覆練習。牠的口腔打開時可形成直徑十公分的壺口，比一般原生鴉俘更深更廣，然而即便如此，有時也會遇到含住整支管子時，管前的包皮（神體通常都包莖）把懸雍垂推開（鴉

俘的陽具觸及白神的玉莖實屬犯上不敬，但廁畜口腔內的特殊環境得以免責）直搗咽喉、聖水直接注入食道的巨大神體，不過大致上都沒那麼長且大。橫臥在舌上被平穩地支撐著的神體管尖多少有點差距，由於接觸咽頭，從那裡噴濺而出的聖流往往漫過舌根，以銳不可當的水勢沖洗懸雍垂，朝深處的咽頭猛射，好比淺灘急流般湧入食道。只要銜的不是童神（小孩），男神的聖水不會讓口腔全部漲滿。排完後如果滴了幾滴滋潤了舌根上則另當別論，假設想知悉聖水滋味只能靜候那個瞬間的來臨，就是在神體即將拔出前重新含住管尖，一邊用力吸吮留在包皮前端的餘液，一邊以舌尖舔舐——（生活形態以被動為主的廁畜，善用舌頭的積極性是牠們生存的意義之一，但以白神的角度來看，如此教育廁畜只是為了省卻排尿後甩去餘液的麻煩罷了）——就只為了等待那一瞬間，持續沖流之際便一直引頸企盼，好不容易才能嘗到一滴甘露的滋味……真所謂「受領易，品嘗難」，形容的正是男神的聖水——為什麼這麼說？只要含住管尖便能輕鬆品嘗，為何不准廁畜這麼做？因為要求牠整個含住的話，尿流便會直接注入咽喉，不停留口腔；倘若只含一半，就會弄濕放進口腔內的玉莖，那樣的做法卻不會。換言之，神的玉莖不能被尿液玷污。要求廁畜「含到底」的作法的真正目的就在這裡，至於無法理解被聖水玷污的邏輯的廁畜，只能教導牠們「神體忌諱暴露」的教條。

「接著，就是進食。賜食命令是ɡɡɐ（坐下），表示神即將恩賜食物。女神跟男神都一樣。這時候，首先要向後轉，採坐姿往上仰，將打開的嘴巴朝神臂的食物孔前進。記牢啦！你們

俘的陽具觸及白神的玉莖實屬犯上不敬，但廁畜口腔內的特殊環境得以免責）直搗咽喉、聖水直接注入食道的巨大神體，不過大致上都沒那麼長且大。橫臥在舌上被平穩地支撐著的神體管尖多少有點差距，由於接觸咽頭，從那裡噴濺而出的聖流往往漫過舌根，以銳不可當的水勢沖洗懸雍垂，朝深處的咽頭猛射，好比淺灘急流般湧入食道。只要銜的不是童神（小孩），男神的聖水不會讓口腔全部漲滿。排完後如果滴了幾滴滋潤了舌根上則另當別論，假設想知悉聖水滋味只能靜候那個瞬間的來臨，就是在神體即將拔出前重新含住管尖，一邊用力吸吮留在包皮前端的餘液，一邊以舌尖舔舐——（生活形態以被動為主的廁畜，善用舌頭的積極性是牠們生存的意義之一，但以白神的角度來看，如此教育廁畜只是為了省卻排尿後甩去餘液的麻煩罷了）——就只為了等待那一瞬間，持續沖流之際便一直引頸企盼，好不容易才能嘗到一滴甘露的滋味……真所謂「受領易，品嘗難」，形容的正是男神的聖水——為什麼這麼說？只要含住管尖便能輕鬆品嘗，為何不准廁畜這麼做？因為要求牠整個含住的話，尿流便會直接注入咽喉，不停留口腔；倘若只含一半，就會弄濕放進口腔內的玉莖，那樣的做法卻不會。換言之，神的玉莖不能被尿液玷污。要求廁畜「含到底」的作法的真正目的就在這裡，至於無法理解被聖水玷污的邏輯的廁畜，只能教導牠們「神體忌諱暴露」的教條。

「接著，就是進食。賜食命令是ɡɡɐ（坐下），表示神即將恩賜食物。女神跟男神都一樣。這時候，首先要向後轉，採坐姿往上仰，將打開的嘴巴朝神臂的食物孔前進。記牢啦！你們

的臉必須去貼緊神臀，要是以為神會把神臀往你們臉上靠，可就大錯特錯了！來，練習吧！」

實際練習時卻比想像中棘手多了。比方說腿長，膝下長度與膝上長度的比例以及大腿的厚度，會使彎腰而坐時的臀部高度、肛門位置產生微妙的差異。聽到 sit 指令的同時，要一眼目測主神的腿長，預設聖穴紆絳時的位置後立刻採取坐姿，用肉瘤支撐降下的神臀，萬一弄錯聖穴位置，廁畜便無法重新再坐一次。第一次牠還無法完全看準，下賜的寶物沒有落在壺嘴中央而是落在邊緣的嘴唇，牠只好大費周章地把食物吸進嘴裡，好幾次都是如此地膽戰心驚……

「以口承領時，若分心咀嚼會妨礙下一波的承領，你們不能出那種差錯。連續恩賜的食物再長也不得中途閉口，這對賜食的神而言是一種大不敬。因此你們要學會吞嚥不咀嚼的功夫。這是訣竅所在。緊接著，要將瀰漫室內的芳香，全都一滴不漏地吸進去，千萬不要做出外漏的浪費行為啊！來，開始練習……」

邑司白人的糞便與前史時代的鴉俘不同，所攝取食物的吸收性極佳，若以一日平均三回的排泄次數來看，一回的分量應屬少量，通常是一條長約四、五公分的固體，應該每次都能輕鬆地承領並且咀嚼。不過在訓練中因為要因應所有狀況，所以諸如圓硬的便祕糞、稠糊的下痢便、前面粗後面細長的兩段式糞便、有的糞便卻像以前的鴉俘呈長棒狀……等，必須依各種變化進行測試。第一次實習時，被粘液覆蓋的四、五公分長的便塊三兩下就送進嘴裡，

的臉必須去貼緊神臀，要是以為神會把神臀往你們臉上靠，可就大錯特錯了！來，練習吧！」

實際練習時卻比想像中棘手多了。比方說腿長，膝下長度與膝上長度的比例以及大腿的厚度，會使彎腰而坐時的臀部高度、肛門位置產生微妙的差異。聽到 sit 指令的同時，要一眼目測主神的腿長，預設聖穴紆絳時的位置後立刻採取坐姿，用肉瘤支撐降下的神臀，萬一弄錯聖穴位置，廁畜便無法重新再坐一次。第一次牠還無法完全看準，下賜的寶物沒有落在壺嘴中央而是落在邊緣的嘴唇，牠只好大費周章地把食物吸進嘴裡，好幾次都是如此地膽戰心驚……

「以口承領時，若分心咀嚼會妨礙下一波的承領，你們不能出那種差錯。連續恩賜的食物再長也不得中途閉口，這對賜食的神而言是一種大不敬。因此你們要學會吞嚥不咀嚼的功夫。這是訣竅所在。緊接著，要將瀰漫室內的芳香，全都一滴不漏地吸進去，千萬不要做出外漏的浪費行為啊！來，開始練習……」

邑司白人的糞便與前史時代的鴉俘不同，所攝取食物的吸收性極佳，若以一日平均三回的排泄次數來看，一回的分量應屬少量，通常是一條長約四、五公分的固體，應該每次都能輕鬆地承領並且咀嚼。不過在訓練中因為要因應所有狀況，所以諸如圓硬的便祕糞、稠糊的下痢便、前面粗後面細長的兩段式糞便、有的糞便卻像以前的鴉俘呈長棒狀……等，必須依各種變化進行測試。第一次實習時，被粘液覆蓋的四、五公分長的便塊三兩下就送進嘴裡，

牠慢條斯理地花三十分鐘，用牙齒與舌頭一邊揉開一邊溶解品嘗——至今牠仍記憶猶新，第一次入口的奇妙滋味——當牠熟記這項作業的技巧後，突然有一條長達二十五公分的粗物冷不防地下賜，牠大翻白眼，中途忍不住就把嘴巴閉上——（多虧其餘的全部淌在臉上，牠才有幸初次目睹神糧的模樣，也曉得跟神相較下，神糧的土黃色比較接近自己的膚色，「聖水也是黃色，神雪白的身軀所製造給我們的食物與飲水：顏色竟跟我們這般相稱！」牠覺得那是不可思議的神蹟）——結果非常失敗。「距離神壺的境界，你還差得遠哩！」被黑奴老師如此怒責，牠感到無比羞愧。「可惡！」於是牠一鼓作氣，發奮圖強，第二次實習便抓到要先把前端的食物送進喉嚨，大半都不咀嚼就直接吞嚥的技巧，不過當時可是吃了不少苦頭……

「進食完畢的作業也很重要。舌（清潔）前勿用鼻（乾燥）。舌頭不用第二遍。把舌頭伸直，由前往後舔舐。前面指的是飲水孔。清潔尊貴的神體，必須用舌頭由前往後地清潔食物孔。記牢啦！神跟自己在 osick 與 ugok 的時候剛好方向相反，不過通常都是由前往後，千萬別弄錯！知道嗎？來，大家練習……」

如果採坐姿的廁畜由前往後舔舐（*），可以使用舌上部位。不但清潔效果較佳，而且舌上的味蕾比舌下多，舔拭附著在食物孔上的東西時能夠充分品嘗，使後述的廁畜報告更正確（讓廁畜充分品嘗，也有慈畜主義的意涵在。就算白人糞便的味道苦澀（第六章之2），也要讓廁畜覺得美味。但那不過是次要的作用）。只是，雖然教導牠們遵守由前往後的程序，卻可能因為坐姿與立姿的身體方向相

牠慢條斯理地花三十分鐘，用牙齒與舌頭一邊揉開一邊溶解品嘗——至今牠仍記憶猶新，第一次入口的奇妙滋味——當牠熟記這項作業的技巧後，突然有一條長達二十五公分的粗物冷不防地下賜，牠大翻白眼，中途忍不住就把嘴巴閉上——（多虧其餘的全部淌在臉上，牠才有幸初次目睹神糧的模樣，也曉得跟神相較下，神糧的土黃色比較接近自己的膚色，「聖水也是黃色，神雪白的身軀所製造給我們的食物與飲水：顏色竟跟我們這般相稱！」牠覺得那是不可思議的神蹟）——結果非常失敗。「距離神壺的境界，你還差得遠哩！」被黑奴老師如此怒責，牠感到無比羞愧。「可惡！」於是牠一鼓作氣，發奮圖強，第二次實習便抓到要先把前端的食物送進喉嚨，大半都不咀嚼就直接吞嚥的技巧，不過當時可是吃了不少苦頭……

「進食完畢的作業也很重要。舌（清潔）前勿用鼻（乾燥）。舌頭不用第二遍。把舌頭伸直，由前往後舔舐。前面指的是飲水孔。清潔尊貴的神體，必須用舌頭由前往後地清潔食物孔。記牢啦！神跟自己在 osick 與 ugok 的時候剛好方向相反，不過通常都是由前往後，千萬別弄錯！知道嗎？來，大家練習……」

如果採坐姿的廁畜由前往後舔舐（*），可以使用舌上部位。不但清潔效果較佳，而且舌上的味蕾比舌下多，舔拭附著在食物孔上的東西時能夠充分品嘗，使後述的廁畜報告更正確（讓廁畜充分品嘗，也有慈畜主義的意涵在。就算白人糞便的味道苦澀（第六章之2），也要讓廁畜覺得美味。但那不過是次要的作用）。只是，雖然教導牠們遵守由前往後的程序，卻可能因為坐姿與立姿的身體方向相

反（侍奉女神時的臉部方向是一樣的），廁畜們總是經常弄錯。儘管清楚告訴牠們飲水孔方向就是前面，還是難免出錯。牠自第一次實習以來從不曾弄錯順序，對此暗自感到驕矜自喜。

＊「讓廁畜進食後要求其清潔肛門之際，通常廁畜的舌尖會先觸及會陰再向後滑動。由於我們自孩提時候起早已習慣如此，所以若是由後往前，感覺可能會不舒服。廁畜的這種習性並非天生，而是在訓練所接受『由前往後』的嚴格訓練，使之成為習性的——話說回來，前史時代的雌鴉俘，排便後擦廁紙時也被教育『由前往後』的步驟，因此家畜史學家中，有主張教育廁畜族是基於這個由來的說法，但其實這是誤解。鴉俘不僅有排便時也一同排尿的散漫習性，而且廁紙根本無法徹底除去大腸菌，十分骯髒。再說雌鴉俘的陰部位置較低，會陰甚短，大部分的個體在擦屁股時也會擦拭前面，因此當時基於衛生考量，才教育『由前往後』的步驟。不過我們白人自古就沒有這類懶散的習性，排尿與排便分別處理是訓練廁畜的前提，舌頭每回的清潔殺菌效果也十分完美。重要的是，我們邑司女性（我也以其中一分子的身分發言）的陰部比較上面，會陰比雌鴉俘長，所以不必擔心衛生問題……」

（J．方達《家畜文化史漫筆》）

「結束後要做感謝禮拜。雙手合十向神體敬禮，以表感謝。『謝主賜我們溫飽』，誠心誠意的禱告。來，開始練習……」

反（侍奉女神時的臉部方向是一樣的），廁畜們總是經常弄錯。儘管清楚告訴牠們飲水孔方向就是前面，還是難免出錯。牠自第一次實習以來從不曾弄錯順序，對此暗自感到驕矜自喜。

＊「讓廁畜進食後要求其清潔肛門之際，通常廁畜的舌尖會先觸及會陰再向後滑動。由於我們自孩提時候起早已習慣如此，所以若是由後往前，感覺可能會不舒服。廁畜的這種習性並非天生，而是在訓練所接受『由前往後』的嚴格訓練，使之成為習性的——話說回來，前史時代的雌鴉俘，排便後擦廁紙時也被教育『由前往後』的步驟，因此家畜史學家中，有主張教育廁畜族是基於這個由來的說法，但其實這是誤解。鴉俘不僅有排便時也一同排尿的散漫習性，而且廁紙根本無法徹底除去大腸菌，十分骯髒。再說雌鴉俘的陰部位置較低，會陰甚短，大部分的個體在擦屁股時也會擦拭前面，因此當時基於衛生考量，才教育『由前往後』的步驟。不過我們白人自古就沒有這類懶散的習性，排尿與排便分別處理是訓練廁畜的前提，舌頭每回的清潔殺菌效果也十分完美。重要的是，我們邑司女性（我也以其中一分子的身分發言）的陰部比較上面，會陰比雌鴉俘長，所以不必擔心衛生問題……」

（J．方達《家畜文化史漫筆》）

「結束後要做感謝禮拜。雙手合十向神體敬禮，以表感謝。『謝主賜我們溫飽』，誠心誠意的禱告。來，開始練習……」

雖然有點冗長無味，不過感謝禮拜的對象不是女神、男神而是神體，也就是聖孔（玉門）、聖管（玉莖）、聖穴（貴肛）。儘管實習的對象是下半身模型，但牠依舊明瞭恩賜飲食的，就是在體內製造食物的高貴白神這一事實。肌膚與肌膚相觸之際，便明白黃皮膚與白皮膚有如雲泥之差。低賤的廁畜就算想什麼也無法傳達給神……吸附女神的股間化成壺嘴、等待釋出瞬間的虔敬忐忑之心；聖水漲滿口內時達成使命的充實感；以唇舌敬捧男神玉莖、恭謹戒慎地使之端坐口內，一心一意全心侍奉的喜悅；為品嘗殘餘的一滴而用自己的舌頭親吻時，讓味覺集中舌端味蕾的緊張感；用唾液溶解圓滾滾的便祕糞時，猛烈的苦味在嘴內大肆擴散而有幸獨占高貴藥材的驕傲……這些心情無法讓神明白，也無法期待祂們瞭解。不過，至少舌尖觸及聖陰毛內的神體，在須臾間留下的感觸，已經足以上稟牠們無比感激的心意了……牠們是如此以為的。

初等課程結束後，牠自十歲起便進入中學就讀。此時有「氣味的研究」、「味覺的研究」等科目，必須學習分析異常神體的食物。健康的眾神們與生病的眾神們恩賜的食物，究竟有何不同？被移植到肉瘤內另挖的呼吸孔中、負責全部吸入積存在凹槽內臭氣的鼻黏膜，必須依氣味嗅辨，再以舌頭試味，然後確實記住不正常的現象是跟眾神聖體的哪一個內臟異常有關。從下痢便與腸胃炎息息相關的初步知識，到苦味的多寡而能辨識膽結石，特殊的味道能知悉癌症的初期等，舊時無法想像的糞便診斷終於實現了；牠們透過裝置在白神生化機器人

雖然有點冗長無味，不過感謝禮拜的對象不是女神、男神而是神體，也就是聖孔（玉門）、聖管（玉莖）、聖穴（貴肛）。儘管實習的對象是下半身模型，但牠依舊明瞭恩賜飲食的，就是在體內製造食物的高貴白神這一事實。肌膚與肌膚相觸之際，便明白黃皮膚與白皮膚有如雲泥之差。低賤的廁畜就算想什麼也無法傳達給神……吸附女神的股間化成壺嘴、等待釋出瞬間的虔敬忐忑之心；聖水漲滿口內時達成使命的充實感；以唇舌敬捧男神玉莖、恭謹戒慎地使之端坐口內，一心一意全心侍奉的喜悅；為品嘗殘餘的一滴而用自己的舌頭親吻時，讓味覺集中舌端味蕾的緊張感；用唾液溶解圓滾滾的便祕糞時，猛烈的苦味在嘴內大肆擴散而有幸獨占高貴藥材的驕傲……這些心情無法讓神明白，也無法期待祂們瞭解。不過，至少舌尖觸及聖陰毛內的神體，在須臾間留下的感觸，已經足以上稟牠們無比感激的心意了……牠們是如此以為的。

初等課程結束後，牠自十歲起便進入中學就讀。此時有「氣味的研究」、「味覺的研究」等科目，必須學習分析異常神體的食物。健康的眾神們與生病的眾神們恩賜的食物，究竟有何不同？被移植到肉瘤內另挖的呼吸孔中、負責全部吸入積存在凹槽內臭氣的鼻黏膜，必須依氣味嗅辨，再以舌頭試味，然後確實記住不正常的現象是跟眾神聖體的哪一個內臟異常有關。從下痢便與腸胃炎息息相關的初步知識，到苦味的多寡而能辨識膽結石，特殊的味道能知悉癌症的初期等，舊時無法想像的糞便診斷終於實現了；牠們透過裝置在白神生化機器人

下半身內的物質複製機所製造出與原物成分完全相同的異常糞便，反覆練習。為使糞便診斷確切可行，必須瞭解白神飲食內容，所以「料理研究」也得一併學習。到了第五年，牠只要嘗一口食物，就能完全知悉白神前一天的飲食內容，也能判斷健康狀態。料理知識幾乎高達五百種，全部來自各種的白神糞便。

雖是間接，但廁畜認為白人的飲食非常美味。當然，根本上是基於白神信仰的主觀問題，信仰愈虔誠，美味度就愈高，不過也因為前面曾經述及（第六章之2），白人糞便具有高熱量的特性。糞便是畜人藥，廁畜以外的鴉俘很少有機會嘗到這種高貴藥材，可能是有幸食用的榮耀，使牠們品嘗得更賣力吧！總之，縱使是在白人體內流通過的殘渣，廁畜也覺得味道鮮美——牠們只會覺得那氣味是優雅的芳香——事實確實如此。

中學課程還教導牠們廁畜報告的通信法。每一間GC內都備有一台附鍵盤的傳真機，人稱畜人用打字機。牠們會利用打字機輸入羅馬拼音的家畜語，報告白神的肉體狀況。對專用便器而言，這是必盡的義務；對公用便器來說，則是要求時再做。廁畜每回進食，必須針對恩賜的神體、糞或尿、分量、溫度（糞尿溫度表示體內溫度）、氣味、味道、推測成分（神前一天的飲食內容）、異常狀況等諸多項目做成報告，記錄在電腦中。若眾神們生病，白人醫師在看診時大多會參考平日的廁畜報告。

十五歲未安裝畜體循環裝置，被活體家具化的同時，還必須通過關於性能及全部學科的

下半身內的物質複製機所製造出與原物成分完全相同的異常糞便，反覆練習。為使糞便診斷確切可行，必須瞭解白神飲食內容，所以「料理研究」也得一併學習。到了第五年，牠只要嘗一口食物，就能完全知悉白神前一天的飲食內容，也能判斷健康狀態。料理知識幾乎高達五百種，全部來自各種的白神糞便。

雖是間接，但廁畜認為白人的飲食非常美味。當然，根本上是基於白神信仰的主觀問題，信仰愈虔誠，美味度就愈高，不過也因為前面曾經述及（第六章之2），白人糞便具有高熱量的特性。糞便是畜人藥，廁畜以外的鴉俘很少有機會嘗到這種高貴藥材，可能是有幸食用的榮耀，使牠們品嘗得更賣力吧！總之，縱使是在白人體內流通過的殘渣，廁畜也覺得味道鮮美——牠們只會覺得那氣味是優雅的芳香——事實確實如此。

中學課程還教導牠們廁畜報告的通信法。每一間GC內都備有一台附鍵盤的傳真機，人稱畜人用打字機。牠們會利用打字機輸入羅馬拼音的家畜語，報告白神的肉體狀況。對專用便器而言，這是必盡的義務；對公用便器來說，則是要求時再做。廁畜每回進食，必須針對恩賜的神體、糞或尿、分量、溫度（糞尿溫度表示體內溫度）、氣味、味道、推測成分（神前一天的飲食內容）、異常狀況等諸多項目做成報告，記錄在電腦中。若眾神們生病，白人醫師在看診時大多會參考平日的廁畜報告。

十五歲未安裝畜體循環裝置，被活體家具化的同時，還必須通過關於性能及全部學科的

測驗，六十分以上至九十九分方能合格畢業。五十九分以下是不配讓神召喚的廢物，忝為廁畜，得以報廢處分，轉讓畜肥業者（第二十章）。未達七十分者，則成為公共廁所內的公用便器。人潮聚集之處的 OSC 有男女之別，女用廁畜的額頭上烙有長褲的圖騰，男用的額頭上烙有裙子的圖騰，以利區分。

測試滿分者可繼續昇大學，接受成為貴族用廁畜的菁英教育。中學畢業的平民用廁畜技術只有糞診一項，事實上藉此診斷出來的疾病範圍有限，所以還要研習必備的尿診學問。儘管無法做到像檢尿矮人（第二十八章）那麼細微的定量分析，但能定性分析哪一部分內臟異常的範圍卻一下子擴大了。透過糖分透析知曉腎臟異常之類的狀況，不但可以說前所未有，甚至早期診斷的優良技術，也是二十世紀醫學望塵莫及的。

另一方面，料理知識也獲得提昇，在三千至一萬種之間。一般貴族是三千種，大貴族則有一萬種，餐桌上山珍海味的料理大致上是這樣，知道一萬種料理的廁畜方經得起大貴族的愛用，因為牠們具備透過翌日的便味即可推測所有料理的能力。就算不直接嘗糞，這些結束大學課程的數萬隻鴉俘們，可以說每一隻都比二十世紀地球的最優秀廚師知道更多的料理，比第一敏銳的美食家知道更多美酒，也擁有任何一位大學醫科教授都望塵莫及的人體生理與病理上的知識。作業中讚頌的聖歌曲目也是，小學只學站立與坐下時的兩首歌，中學的義務教育中最少要學十首，到了大學漸漸增至百首。不過，雖說是「讚頌」，在聖水注入的當下

測驗，六十分以上至九十九分方能合格畢業。五十九分以下是不配讓神召喚的廢物，忝為廁畜，得以報廢處分，轉讓畜肥業者（第二十章）。未達七十分者，則成為公共廁所內的公用便器。人潮聚集之處的 OSC 有男女之別，女用廁畜的額頭上烙有長褲的圖騰，男用的額頭上烙有裙子的圖騰，以利區分。

測試滿分者可繼續昇大學，接受成為貴族用廁畜的菁英教育。中學畢業的平民用廁畜技術只有糞診一項，事實上藉此診斷出來的疾病範圍有限，所以還要研習必備的尿診學問。儘管無法做到像檢尿矮人（第二十八章）那麼細微的定量分析，但能定性分析哪一部分內臟異常的範圍卻一下子擴大了。透過糖分透析知曉腎臟異常之類的狀況，不但可以說前所未有，甚至早期診斷的優良技術，也是二十世紀醫學望塵莫及的。

另一方面，料理知識也獲得提昇，在三千至一萬種之間。一般貴族是三千種，大貴族則有一萬種，餐桌上山珍海味的料理大致上是這樣，知道一萬種料理的廁畜方經得起大貴族的愛用，因為牠們具備透過翌日的便味即可推測所有料理的能力。就算不直接嘗糞，這些結束大學課程的數萬隻鴉俘們，可以說每一隻都比二十世紀地球的最優秀廚師知道更多的料理，比第一敏銳的美食家知道更多美酒，也擁有任何一位大學醫科教授都望塵莫及的人體生理與病理上的知識。作業中讚頌的聖歌曲目也是，小學只學站立與坐下時的兩首歌，中學的義務教育中最少要學十首，到了大學漸漸增至百首。不過，雖說是「讚頌」，在聖水注入的當下

早已化身成「肉壺」。因為嘴唇貼著女神聖體的口腔壁以及舌頭恭捧著男神聖體之際，這些肌肉必須保持絕對的靜止——又名「神體接觸之麻痺效果」——所以全為「禱念」（一邊禱告一邊在心裡默唱）。聖歌念誦的實際情況將在後面章節（第三章之1八）詳述。

這些廁畜大學生中，IQ150以上者可再直昇研究所，修習成為讀心家具的課程。以化為眾神肉體一部分的延長為目標，牠們不斷盡心努力，並視之為最高榮譽。碩士可獲頒極樂機械（本章2例3註）的榮銜。

這隻廁畜並不是碩士，而是修畢大學學分的學士。當牠十八歲畢業時，黑奴總長（製造工廠的高級品代理課長。對鴉俘而言雖是總長，然而，事實上，黑奴是不能成為課長的）如此祝福牠——

「你是眾神家畜鴉俘種族中的選畜（菁英）。是廁畜族前途無限的青年畜噢。去吧！前往天國星的日子近了。不必再煩惱吃什麼喝什麼了。神會慈悲地賜你飲食，讓你過著榮耀的人生！別忘了，廁畜的驕傲……」

匆匆二十寒暑。畢業後的牠果真立刻被買走且一步登天，安裝在愛德蘭·瓊森勛爵心愛的航時艇的SC內。後來那艘航時艇在母親轉讓給女兒時，自動成為寶琳的所有物。至於牠現在附屬於駕駛艙內，則是自寶琳去年新買一艘嶄新的飛碟開始的事。對於瓊森一族，尤其是奉為主人的愛德蘭、寶琳兩位的「下關係」，牠都瞭若指掌。儘管只在航時艇遊航時侍奉，卻能從飲水的味道中發現主神的肉體異常而提出「緊急異常報告」，因此獲得胸前烙印名譽

早已化身成「肉壺」。因為嘴唇貼著女神聖體的口腔壁以及舌頭恭捧著男神聖體之際，這些肌肉必須保持絕對的靜止——又名「神體接觸之麻痺效果」——所以全為「禱念」（一邊禱告一邊在心裡默唱）。聖歌念誦的實際情況將在後面章節（第三章之1八）詳述。

這些廁畜大學生中，IQ150以上者可再直昇研究所，修習成為讀心家具的課程。以化為眾神肉體一部分的延長為目標，牠們不斷盡心努力，並視之為最高榮譽。碩士可獲頒極樂機械（本章2例3註）的榮銜。

這隻廁畜並不是碩士，而是修畢大學學分的學士。當牠十八歲畢業時，黑奴總長（製造工廠的高級品代理課長。對鴉俘而言雖是總長，然而，事實上，黑奴是不能成為課長的）如此祝福牠——

「你是眾神家畜鴉俘種族中的選畜（菁英）。是廁畜族前途無限的青年畜噢。去吧！前往天國星的日子近了。不必再煩惱吃什麼喝什麼了。神會慈悲地賜你飲食，讓你過著榮耀的人生！別忘了，廁畜的驕傲……」

匆匆二十寒暑。畢業後的牠果真立刻被買走且一步登天，安裝在愛德蘭·瓊森勛爵心愛的航時艇的SC內。後來那艘航時艇在母親轉讓給女兒時，自動成為寶琳的所有物。至於牠現在附屬於駕駛艙內，則是自寶琳去年新買一艘嶄新的飛碟開始的事。對於瓊森一族，尤其是奉為主人的愛德蘭、寶琳兩位的「下關係」，牠都瞭若指掌。儘管只在航時艇遊航時侍奉，卻能從飲水的味道中發現主神的肉體異常而提出「緊急異常報告」，因此獲得胸前烙印名譽

Y字勳章達兩三回，可稱得上是幹練老手。這隻廁畜不愁吃喝地悠悠活了二十載，回首時可有一絲遺憾？

一隻隻肉便器都有這樣的個體精神史，但寶琳一概不知。對她來說，這隻廁畜不過是「附設在航時艇駕駛艙內的廁畜」，對牠的個體性更毫無認識。當然，在誘導探問下，她應該會想起牠就是附設在母親愛德蘭轉讓的舊航時艇上的廁畜，也是重置時移至新飛碟上的那隻廁畜之類的事，然而表面的意識上卻不認為牠是特別的廁畜，只是一隻無論走到邑司領土任何地方，一吹口哨就會出來的標準型廁畜罷了。

對於生活在智慧器具中的邑司人而言，器具的智慧早已不足為奇。「oshick」的指令對廁畜而言，正是生存的意義，是神賜飲的天命，但就邑司的立場來看，就像二十世紀人在廁所內按下沖水把一樣，只是一種附屬於生理作用、一日不知進行幾回的起立號令罷了。

4一　初試肉便器

寶琳一句 oshicko 的命令，竟有如此複雜的文化史背景。她一聲簡短的起立命令，那隻廁

Y字勳章達兩三回，可稱得上是幹練老手。這隻廁畜不愁吃喝地悠悠活了二十載，回首時可有一絲遺憾？

一隻隻肉便器都有這樣的個體精神史，但寶琳一概不知。對她來說，這隻廁畜不過是「附設在航時艇駕駛艙內的廁畜」，對牠的個體性更毫無認識。當然，在誘導探問下，她應該會想起牠就是附設在母親愛德蘭轉讓的舊航時艇上的廁畜，也是重置時移至新飛碟上的那隻廁畜之類的事，然而表面的意識上卻不認為牠是特別的廁畜，只是一隻無論走到邑司領土任何地方，一吹口哨就會出來的標準型廁畜罷了。

對於生活在智慧器具中的邑司人而言，器具的智慧早已不足為奇。「oshick」的指令對廁畜而言，正是生存的意義，是神賜飲的天命，但就邑司的立場來看，就像二十世紀人在廁所內按下沖水把一樣，只是一種附屬於生理作用、一日不知進行幾回的起立號令罷了。

4一　初試肉便器

寶琳一句 oshicko 的命令，竟有如此複雜的文化史背景。她一聲簡短的起立命令，那隻廁

畜解讀成 drink 的信號，麟一郎聽成日語的「小便」，克拉拉則是完全不解其意。

那隻廁畜聞言轉向右邊。當接近跨開雙腿等待的寶琳時，廁畜解開盤圈的脖頸，臉部向上仰地扭轉著，迅速而敏捷地不斷伸長……即將觸及長褲股間的瞬間，牠的右手抓住了寶琳的左腳，左手抓住右腳。只見長褲的股間開啟一個大洞，廁畜的臉立刻隱沒其間。頭一回目睹這般光景的克拉拉印象十分深刻，那像蛇紋管似地不斷伸長的脖頸彷彿一場惡夢，廁畜的臉突然隱沒在長褲下，不曉得是什麼魔法變成的古怪東西。

有種俗稱「金屬橡膠」的合金，通過特殊的微弱電流時會急速延展，切斷電流後就又恢復原狀[1]。在邑司工業界利用這項特質製造了各式生活產品，其中之一就是孔釦。在一片直徑兩公釐平圓的金屬片，正中央有一個針眼大小的小孔，這枚金屬片被人們廣鑲於布料上。當電流通過時，它會延展成環狀，宛若直徑三十公分的鐵絲環（男性鑲在內褲前面，會形成三公分的環，方便陰莖滑出，此處僅針對女性服裝說明）。由於布料具備自由伸縮的特性，所以能在瞬間開啟大洞。孔釦鑲嵌的位置相當於古時男人西褲最下方的M釦位置。廁畜全身因為能源線而產生微弱的電流，當牠的雙手觸及使用者長褲的任一部分，沒有指甲的指頭就會透過電極作用，使孔釦開啟，手一離開等於切斷電流，便能立刻恢復原狀。其復原力強至萬一使用中一不留神教廁畜離手的話，就會發生廁畜的脖頸遭到束緊、形同絞殺的結果——因為是家具的一種，所以

畜解讀成 drink 的信號，麟一郎聽成日語的「小便」，克拉拉則是完全不解其意。

那隻廁畜聞言轉向右邊。當接近跨開雙腿等待的寶琳時，廁畜解開盤圈的脖頸，臉部向上仰地扭轉著，迅速而敏捷地不斷伸長……即將觸及長褲股間的瞬間，牠的右手抓住了寶琳的左腳，左手抓住右腳。只見長褲的股間開啟一個大洞，廁畜的臉立刻隱沒其間。頭一回目睹這般光景的克拉拉印象十分深刻，那像蛇紋管似地不斷伸長的脖頸彷彿一場惡夢，廁畜的臉突然隱沒在長褲下，不曉得是什麼魔法變成的古怪東西。

有種俗稱「金屬橡膠」的合金，通過特殊的微弱電流時會急速延展，切斷電流後就又恢復原狀[1]。在邑司工業界利用這項特質製造了各式生活產品，其中之一就是孔釦。在一片直徑兩公釐平圓的金屬片，正中央有一個針眼大小的小孔，這枚金屬片被人們廣鑲於布料上。當電流通過時，它會延展成環狀，宛若直徑三十公分的鐵絲環（男性鑲在內褲前面，會形成三公分的環，方便陰莖滑出，此處僅針對女性服裝說明）。由於布料具備自由伸縮的特性，所以能在瞬間開啟大洞。孔釦鑲嵌的位置相當於古時男人西褲最下方的M釦位置。廁畜全身因為能源線而產生微弱的電流，當牠的雙手觸及使用者長褲的任一部分，沒有指甲的指頭就會透過電極作用，使孔釦開啟，手一離開等於切斷電流，便能立刻恢復原狀。其復原力強至萬一使用中一不留神教廁畜離手的話，就會發生廁畜的脖頸遭到束緊、形同絞殺的結果——因為是家具的一種，所以

用「損壞」來表達更好——孔釦被鑲嵌在除黑奴服（如後述，一種服裝造型）外所有的長褲與內褲，因此邑司人們的排泄行為完全不必勞煩自己的手。就像要一條條解開內褲細繩的未開化人，看見二十世紀人塑膠鈕釦的內褲時感到不可思議般，二十世紀人也會覺得這種金屬橡膠孔釦猶如被施了魔法，不過習慣後就成了理所當然的服飾配件了；當然，也能隨意自行開關。

想必各位讀者已經察覺到了。前面（第六章之17）寶琳見到克拉拉忸怩難言時，曾說了一句「想摸腳啊」，正是取自廁畜的手觸碰時能開啟孔釦的婉轉社交用語。如同二十世紀人用「洗手」代替「去廁所」，邑司白人則用「摸腳」取代「使用廁畜」（to have one's legs touched）。此外也有別的法，如「給湯」（to give it soup）「給飯」（to give it a meal）「聽禱告」（to let it pray）等等。（比起「說 oshick」、「說 ungk」，是更淺顯的表現）

水平伸長四十公分的頸部抽搐似地波動起伏，顯然正在下嚥。儘管沒有一絲排尿的聲響，專注留神的克拉拉也猜得出隱沒的部位正在進行什麼樣的作業。

她很震驚。事後回想雖也感到難以置信，但當時最令她吃驚的卻是年輕女性站著排尿的事實，反倒不是跨開的股間貼著人臉，承載著下身或把人當成便器之類，原本應該大驚失色的景象。

可能因為寶琳的態度是如此輕鬆自然，以及廁畜五體中最接近人類器官的頭部隱沒不見，看見的部分全是不忍卒睹的非人形狀——尤其是從馬蹄肉瘤的凹槽間水平伸展的細長脖頸消

用「損壞」來表達更好——孔釦被鑲嵌在除黑奴服（如後述，一種服裝造型）外所有的長褲與內褲，因此邑司人們的排泄行為完全不必勞煩自己的手。就像要一條條解開內褲細繩的未開化人，看見二十世紀人塑膠鈕釦的內褲時感到不可思議般，二十世紀人也會覺得這種金屬橡膠孔釦猶如被施了魔法，不過習慣後就成了理所當然的服飾配件了；當然，也能隨意自行開關。

想必各位讀者已經察覺到了。前面（第六章之17）寶琳見到克拉拉忸怩難言時，曾說了一句「想摸腳啊」，正是取自廁畜的手觸碰時能開啟孔釦的婉轉社交用語。如同二十世紀人用「洗手」代替「去廁所」，邑司白人則用「摸腳」取代「使用廁畜」（to have one's legs touched）。此外也有別的法，如「給湯」（to give it soup）「給飯」（to give it a meal）「聽禱告」（to let it pray）等等。（比起「說 oshick」、「說 ungk」，是更淺顯的表現）

水平伸長四十公分的頸部抽搐似地波動起伏，顯然正在下嚥。儘管沒有一絲排尿的聲響，專注留神的克拉拉也猜得出隱沒的部位正在進行什麼樣的作業。

她很震驚。事後回想雖也感到難以置信，但當時最令她吃驚的卻是年輕女性站著排尿的事實，反倒不是跨開的股間貼著人臉，承載著下身或把人當成便器之類，原本應該大驚失色的景象。

可能因為寶琳的態度是如此輕鬆自然，以及廁畜五體中最接近人類器官的頭部隱沒不見，看見的部分全是不忍卒睹的非人形狀——尤其是從馬蹄肉瘤的凹槽間水平伸展的細長脖頸消

失在長褲內，使人聯想到接抽水機的橡皮管——加上寶琳闡述的鴉俘本質論在不知不覺中動搖了克拉拉的潛意識，才是最大的原因吧？先前克拉拉極力反對寶琳的說法，全是為了心愛的情人。最初見到被寶琳壓在身下、代替坐墊的畸形侏儒，接著又有一隻四條腿的人犬飛奔而出時，她只是理性地告訴自己他們是人，對寶琳對待人類的方式感到疑惑而已，感情上並無任何反感。寶琳主張牠們不是人、是鴉俘、是一種智慧猿猴的論調，本來是為了讓她寬心，不過就為了寶琳的結論指稱她的情人麟一郎正是那種鴉俘，克拉拉才心生反感。

撇開表面的意識不談，她對肉足凳沒有同為人類 sympathy（共感）的感受。對那隻廁畜也是；對脖頸狀似橡皮管的奇形侏儒，她也沒有一絲同類的意識。正因此，她並不介意把人體當作便器的行為，因為她並不認為人體是那副模樣。相反地，她更在意寶琳的姿態，畢竟她才是貨真價實的同類。

看寶琳跨開雙腿，微彎呈半蹲姿態的模樣，克拉拉不由得想起美國之旅中看到的衛生馬桶（女性立姿用便器）。不能坐下如廁的她甚感不安，最後不敢用就出來了。

寶琳愉悅地完成示範，朝膜拜的廁畜抬了抬下顎道：「明白了嗎？來吧，喊一句 oshicko 試試吧！」面對寶琳的勸誘，克拉拉心中最猶豫的竟是自己必須用那種姿勢解手。

然而吹散心中猶豫的，正是那股迫不及待的尿意，見別人小解時，她早就受不了了。於是，克拉拉唸著自己也不明白的咒語：

失在長褲內，使人聯想到接抽水機的橡皮管——加上寶琳闡述的鴉俘本質論在不知不覺中動搖了克拉拉的潛意識，才是最大的原因吧？先前克拉拉極力反對寶琳的說法，全是為了心愛的情人。最初見到被寶琳壓在身下、代替坐墊的畸形侏儒，接著又有一隻四條腿的人犬飛奔而出時，她只是理性地告訴自己他們是人，對寶琳對待人類的方式感到疑惑而已，感情上並無任何反感。寶琳主張牠們不是人、是鴉俘、是一種智慧猿猴的論調，本來是為了讓她寬心，不過就為了寶琳的結論指稱她的情人麟一郎正是那種鴉俘，克拉拉才心生反感。

撇開表面的意識不談，她對肉足凳沒有同為人類 sympathy（共感）的感受。對那隻廁畜也是；對脖頸狀似橡皮管的奇形侏儒，她也沒有一絲同類的意識。正因此，她並不介意把人體當作便器的行為，因為她並不認為人體是那副模樣。相反地，她更在意寶琳的姿態，畢竟她才是貨真價實的同類。

看寶琳跨開雙腿，微彎呈半蹲姿態的模樣，克拉拉不由得想起美國之旅中看到的衛生馬桶（女性立姿用便器）。不能坐下如廁的她甚感不安，最後不敢用就出來了。

寶琳愉悅地完成示範，朝膜拜的廁畜抬了抬下顎道：「明白了嗎？來吧，喊一句 oshicko 試試吧！」面對寶琳的勸誘，克拉拉心中最猶豫的竟是自己必須用那種姿勢解手。

然而吹散心中猶豫的，正是那股迫不及待的尿意，見別人小解時，她早就受不了了。於是，克拉拉唸著自己也不明白的咒語：

「oshicko」

說著，她模仿寶琳跨開雙足，臀部微沉。雖不以為廁奮是人，但當人臉倏地靠來，長褲上打開一個洞，感覺牠的厚唇圈成O狀，吸附在露出的陰部周圍的剎那間，伴隨著恐懼而來的是陣陣後悔，儘管沒有人勉強她。

——是人嗎？

內心的疑惑重新湧現。「牠不是人。沒有人脖子如此細長。」——「不，她曾說過肉足凳本是一個正常的人類，如今只能說牠畸形……」——「怎麼可能叫人類做這種事？那樣興高采烈地伸長脖子迎面而來的怪物，絕對不是人，是叫做鴉俘什麼的其他動物。」

自問自答在瞬間的躊躇中結束了，之後的心思便被忍尿的膀胱得到紓解的快感所占據。不必朝下噴射的窘態，給了她衛生馬桶所沒有的安全感。人類不可能一口氣嚥下多量的液體，中途必須換氣休息；然而，那個怪物對克拉拉傾瀉而出的尿液竟能若無其事、從不間斷地吸飲，但她卻並沒有對此感到不可思議，說到底，果然還是因為她從自問自答中得到的領悟吧！自己排泄的液體經過嘴巴正貼著股間的臉孔，收納在這怪物的體內，以前無法想像的事情竟變得如此理所當然。臀部下方有臉孔支撐著，沒有任何不穩，就算放鬆腿肌也不必擔心，這使她愈來愈覺得半蹲的姿勢不再教人困窘了。換作昨天以前的克拉拉，只會認為人臉緊貼陰部充滿性交意味，必定教她渾身爬滿雞皮疙瘩……

「oshicko」

說著，她模仿寶琳跨開雙足，臀部微沉。雖不以為廁奮是人，但當人臉倏地靠來，長褲上打開一個洞，感覺牠的厚唇圈成O狀，吸附在露出的陰部周圍的剎那間，伴隨著恐懼而來的是陣陣後悔，儘管沒有人勉強她。

——是人嗎？

內心的疑惑重新湧現。「牠不是人。沒有人脖子如此細長。」——「不，她曾說過肉足凳本是一個正常的人類，如今只能說牠畸形……」——「怎麼可能叫人類做這種事？那樣興高采烈地伸長脖子迎面而來的怪物，絕對不是人，是叫做鴉俘什麼的其他動物。」

自問自答在瞬間的躊躇中結束了，之後的心思便被忍尿的膀胱得到紓解的快感所占據。不必朝下噴射的窘態，給了她衛生馬桶所沒有的安全感。人類不可能一口氣嚥下多量的液體，中途必須換氣休息；然而，那個怪物對克拉拉傾瀉而出的尿液竟能若無其事、從不間斷地吸飲，但她卻並沒有對此感到不可思議，說到底，果然還是因為她從自問自答中得到的領悟吧！自己排泄的液體經過嘴巴正貼著股間的臉孔，收納在這怪物的體內，以前無法想像的事情竟變得如此理所當然。臀部下方有臉孔支撐著，沒有任何不穩，就算放鬆腿肌也不必擔心，這使她愈來愈覺得半蹲的姿勢不再教人困窘了。換作昨天以前的克拉拉，只會認為人臉緊貼陰部充滿性交意味，必定教她渾身爬滿雞皮疙瘩……

陰部感覺有一點搔癢，想必是溫熱的氣息吧，正當她猜想的時候，卻看見長頸已經拔出並盤捲疊好，頭顱咯登一聲擱在埋滿了頸線的凹槽上。克拉拉想拿紙擦拭，陰部卻沒有一點濡濕的感覺。廁畜雙手合十朝她膜拜。不知「感謝禮拜」教育的克拉拉，也明白這隻廁畜懷著滿心的喜悅。

——這果然不是人，是活的器具。

比想像中平淡無奇，但這是克拉拉第一次體驗邑司文化的紀念瞬間。爾後她大概不會再把體內排出的東西隨意丟棄了吧！距離以她的姓氏 v. Korwitz 命名的「Korowicky」黑奴名酒誕生日也不遠了。

豈止等到抵達卡路星或地球別墅，在尚未離開一九六X號球面之前，克拉拉似乎早對邑司文化傾心了。恐怕，她已經開始相信鴉俘家畜論以及智慧猿猴的存在吧……當然，她對麟一郎的愛情堅定不移，試問她，她也必定如此回答。可是她的潛意識呢？適才聽見寶琳命令廁畜的語言是日語教她無比錯愕，彷彿發現非同類的畸形侏儒竟與心愛的情人有著意想不到的共通性，所以下意識或許已有預感，知道未來可能會背叛他吧？

麟一郎一如先前匍匐在地。兩名女子不在他的視線範圍內，他什麼也看不見。只能從耳裡聽見的更衣、解手之類的對話去推測。如果第二次聽見「oshicko」的他目擊廁畜作業的情況，就算從此以後全身癱瘓，他也一定寧願留在原來的球面上。因為他對肉足凳與畜人犬的同類

陰部感覺有一點搔癢，想必是溫熱的氣息吧，正當她猜想的時候，卻看見長頸已經拔出並盤捲疊好，頭顱咯登一聲擱在埋滿了頸線的凹槽上。克拉拉想拿紙擦拭，陰部卻沒有一點濡濕的感覺。廁畜雙手合十朝她膜拜。不知「感謝禮拜」教育的克拉拉，也明白這隻廁畜懷著滿心的喜悅。

——這果然不是人，是活的器具。

比想像中平淡無奇，但這是克拉拉第一次體驗邑司文化的紀念瞬間。爾後她大概不會再把體內排出的東西隨意丟棄了吧！距離以她的姓氏 v. Korwitz 命名的「Korowicky」黑奴名酒誕生日也不遠了。

豈止等到抵達卡路星或地球別墅，在尚未離開一九六X號球面之前，克拉拉似乎早對邑司文化傾心了。恐怕，她已經開始相信鴉俘家畜論以及智慧猿猴的存在吧……當然，她對麟一郎的愛情堅定不移，試問她，她也必定如此回答。可是她的潛意識呢？適才聽見寶琳命令廁畜的語言是日語教她無比錯愕，彷彿發現非同類的畸形侏儒竟與心愛的情人有著意想不到的共通性，所以下意識或許已有預感，知道未來可能會背叛他吧？

麟一郎一如先前匍匐在地。兩名女子不在他的視線範圍內，他什麼也看不見。只能從耳裡聽見的更衣、解手之類的對話去推測。如果第二次聽見「oshicko」的他目擊廁畜作業的情況，就算從此以後全身癱瘓，他也一定寧願留在原來的球面上。因為他對肉足凳與畜人犬的同類

意識一定也適用於廁畜，而且也無法忍受那種噁心的畫面。

不，即使他什麼也沒看見，他對這趟與克拉拉同行的「邑司」之旅，也開始有種不祥的預感，但卻因為信賴她誠摯的眼淚與甜蜜的情意，才撫平了完全不知克拉拉內心萌生某種意念的麟一郎的不安。

吹一聲短促的口哨，命令廁畜歸位ꝺC的寶琳，默不作聲地示意克拉拉望向圓桌上的立體雷達。細長的直立圓筒飛行物突然出現在立體盤的正上方位置。前來迎接的航時快速船「冰河號」，已經抵達這個球面了。

意識一定也適用於廁畜，而且也無法忍受那種噁心的畫面。

不，即使他什麼也沒看見，他對這趟與克拉拉同行的「邑司」之旅，也開始有種不祥的預感，但卻因為信賴她誠摯的眼淚與甜蜜的情意，才撫平了完全不知克拉拉內心萌生某種意念的麟一郎的不安。

吹一聲短促的口哨，命令廁畜歸位ꝺC的寶琳，默不作聲地示意克拉拉望向圓桌上的立體雷達。細長的直立圓筒飛行物突然出現在立體盤的正上方位置。前來迎接的航時快速船「冰河號」，已經抵達這個球面了。

1 類似二十世紀末期的記憶合金；不過，沼正三寫《鴉伢》時，記憶合金尚未脫離實驗室階段，故應是沼氏驚人的想像力，與後來技術的發展不謀而合所致。

1 類似二十世紀末期的記憶合金；不過，沼正三寫《鴉伢》時，記憶合金尚未脫離實驗室階段，故應是沼氏驚人的想像力，與後來技術的發展不謀而合所致。

171 第七章 第一次經驗


二千年後
の地球へ
主兩千年後
地球


二千年後
の地球へ
主兩千年後
地球

1　圓筒船「冰河號」

一個多小時前，兩名中學生正在陶努斯山山麓採蝶，突然目擊一個圓盤狀物體墜落在山中，受少年旺盛的好奇心驅使，他們立刻轉向山路往山中走去。就在這個時候，兩人下意識停下腳步，注視著前方的天空。

原來，突然間一個巨大的圓柱物體，彷彿憑空出現似地浮現在空中。它的直徑三十公尺、圓形平底，高一百公尺，呈現完美的圓柱狀，若是日本人的話，大概會聯想到茶葉罐吧！只見光滑無窗散發著橙色光芒的物體離地垂直，靜止不動。

「啊，大圓柱！」

「和奧洛龍那次一樣。剛才那個果然是UFO！」

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南法奧洛龍市，圓盤與圓筒伴隨出現，事後還留下有「天使髮」之稱的不可思議蒸發纖維後離去，沒有一個對「幽浮」感興趣的人，不知道那起UFO史上曾經發

1　圓筒船「冰河號」

一個多小時前，兩名中學生正在陶努斯山山麓採蝶，突然目擊一個圓盤狀物體墜落在山中，受少年旺盛的好奇心驅使，他們立刻轉向山路往山中走去。就在這個時候，兩人下意識停下腳步，注視著前方的天空。

原來，突然間一個巨大的圓柱物體，彷彿憑空出現似地浮現在空中。它的直徑三十公尺、圓形平底，高一百公尺，呈現完美的圓柱狀，若是日本人的話，大概會聯想到茶葉罐吧！只見光滑無窗散發著橙色光芒的物體離地垂直，靜止不動。

「啊，大圓柱！」

「和奧洛龍那次一樣。剛才那個果然是UFO！」

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南法奧洛龍市，圓盤與圓筒伴隨出現，事後還留下有「天使髮」之稱的不可思議蒸發纖維後離去，沒有一個對「幽浮」感興趣的人，不知道那起UFO史上曾經發

生過的事實。兩名少年興高采烈，恨不得快點抵達現場。他們直覺到，圓柱體靜止不動的下方想必是剛才目擊的圓盤型 UFO。未知的物體、世界之謎、裡面一定有外星人……不知不覺，他們拔腿飛奔了起來。

山路沿著溪流蜿蜒而轉，兩名少年終於來到小木屋所在的山腰空地一角。

「啊！小木屋……」

「UFO！」

小木屋被壓垮了，在屋子上方宛如懸掛著一般，坐著一架部分毀壞的圓盤型 UFO，而圓柱型 UFO，悠悠靜止在正上方離地約三百公尺的上空。

這時在飛碟的駕駛艙中——

一串鈴聲急促地響起。寶琳切下開關，立體顯像機中出現德莉絲的半身像，她對姊姊說：

「好像故障了，上不來嗎？」

「嗯，無法運轉。用牽引線吊上去吧！」

「知道了。我去準備藍光放射線，稍等一會兒。」

匆忙交談後，影像便消失了。

寶琳看著克拉拉道：

生過的事實。兩名少年興高采烈，恨不得快點抵達現場。他們直覺到，圓柱體靜止不動的下方想必是剛才目擊的圓盤型 UFO。未知的物體、世界之謎、裡面一定有外星人……不知不覺，他們拔腿飛奔了起來。

山路沿著溪流蜿蜒而轉，兩名少年終於來到小木屋所在的山腰空地一角。

「啊！小木屋……」

「UFO！」

小木屋被壓垮了，在屋子上方宛如懸掛著一般，坐著一架部分毀壞的圓盤型 UFO，而圓柱型 UFO，悠悠靜止在正上方離地約三百公尺的上空。

這時在飛碟的駕駛艙中——

一串鈴聲急促地響起。寶琳切下開關，立體顯像機中出現德莉絲的半身像，她對姊姊說：

「好像故障了，上不來嗎？」

「嗯，無法運轉。用牽引線吊上去吧！」

「知道了。我去準備藍光放射線，稍等一會兒。」

匆忙交談後，影像便消失了。

寶琳看著克拉拉道：

「等等空氣會變藍，不過無須擔心。」

話一說完沒多久，整個艙內便被藍色的氣體所包圍，站在窗邊的感覺好像黃昏情境，同時出現搭乘電梯般上昇感，桌上立體雷達顯示的「冰河號」船體，正在快速接近擴大中。

「對了，克拉拉小姐，我該如何把妳介紹給大家呢？」寶琳露出略帶憂心的表情說著：

「他們要是知道妳是前史時代的人，一定不肯讓妳搭乘。如果能夠慢慢地解釋並說服他們倒也好，但卻無法使他們立刻同意，因為這樣做是違法的。所以我想了一個點子：妳就說妳也是邑司人，不過跟我一樣在航時遊步中失控墜毀，或是妳任性地擅做主張著陸，總之就是降落在這個球面上，但又因某種因素造成航時機故障而無法回去，加上嚴重撞擊使妳喪失過去的記憶，除了記得名字是克拉拉外，姓氏、出生星球、經歷甚至連身為邑司人的事，全都忘得一乾二淨。事故發生前，妳捕獲的鴉俘忠實地守在身邊侍奉妳、照顧妳……然後，我墜落時為妳所救。我一見妳就認定妳是邑司人，妳看見飛碟的時候，朦朧中似乎也想起自己是出生在邑司的某殖民星球上，所以我決定帶妳回來……如何？我編的故事還可以吧？」

「好吧。如果不這麼說就不能搭乘的話，只好出此下策了。」

「對妳來說，不曾見識過的事物多如牛毛，喪失記憶的說法應該可以暫時矇混過去……喔，我們就快收進艙底，他們馬上就到了。」

緊接著藍光消失，飛碟瞬間靜止。

「等等空氣會變藍，不過無須擔心。」

話一說完沒多久，整個艙內便被藍色的氣體所包圍，站在窗邊的感覺好像黃昏情境，同時出現搭乘電梯般上昇感，桌上立體雷達顯示的「冰河號」船體，正在快速接近擴大中。

「對了，克拉拉小姐，我該如何把妳介紹給大家呢？」寶琳露出略帶憂心的表情說著：

「他們要是知道妳是前史時代的人，一定不肯讓妳搭乘。如果能夠慢慢地解釋並說服他們倒也好，但卻無法使他們立刻同意，因為這樣做是違法的。所以我想了一個點子：妳就說妳也是邑司人，不過跟我一樣在航時遊步中失控墜毀，或是妳任性地擅做主張著陸，總之就是降落在這個球面上，但又因某種因素造成航時機故障而無法回去，加上嚴重撞擊使妳喪失過去的記憶，除了記得名字是克拉拉外，姓氏、出生星球、經歷甚至連身為邑司人的事，全都忘得一乾二淨。事故發生前，妳捕獲的鴉俘忠實地守在身邊侍奉妳、照顧妳……然後，我墜落時為妳所救。我一見妳就認定妳是邑司人，妳看見飛碟的時候，朦朧中似乎也想起自己是出生在邑司的某殖民星球上，所以我決定帶妳回來……如何？我編的故事還可以吧？」

「好吧。如果不這麼說就不能搭乘的話，只好出此下策了。」

「對妳來說，不曾見識過的事物多如牛毛，喪失記憶的說法應該可以暫時矇混過去……喔，我們就快收進艙底，他們馬上就到了。」

緊接著藍光消失，飛碟瞬間靜止。

跑到飛碟近旁的一名少年，因為深藍色光圈驟然之間的籠罩，伸手不見五指，忍不住尖叫出聲。

隨後跑來的少年看見眼前突然冒出一道純藍色光柱時悚然一驚，隨即停下腳步。

那道巨柱來自離地三百公尺上空的圓柱體整個底部。光束朝地面垂直放射，完全籠罩住飛碟。大約一分半鐘後，光柱消失，令人驚駭的是飛碟也不見了。站在光柱中的那名少年指著上空說：

「它昇上去了！周圍全是藍光，伸手不見五指，但我的手摸到了UFO的邊緣。它在向上移動……」

抬頭一看，圓柱型UFO的圓底有一個同心圓的黑圈正急速地縮小，很快就化成一個黑點消失無蹤。

「該不會跟照相機的構造一樣吧？」

「嗯，開啟洞門把UFO收回去又關上。」

「那道藍光是什麼東西啊？」

「為的是不讓我們目擊UFO昇空吧……啊！」

「天啊，消失了！」

跑到飛碟近旁的一名少年，因為深藍色光圈驟然之間的籠罩，伸手不見五指，忍不住尖叫出聲。

隨後跑來的少年看見眼前突然冒出一道純藍色光柱時悚然一驚，隨即停下腳步。

那道巨柱來自離地三百公尺上空的圓柱體整個底部。光束朝地面垂直放射，完全籠罩住飛碟。大約一分半鐘後，光柱消失，令人驚駭的是飛碟也不見了。站在光柱中的那名少年指著上空說：

「它昇上去了！周圍全是藍光，伸手不見五指，但我的手摸到了UFO的邊緣。它在向上移動……」

抬頭一看，圓柱型UFO的圓底有一個同心圓的黑圈正急速地縮小，很快就化成一個黑點消失無蹤。

「該不會跟照相機的構造一樣吧？」

「嗯，開啟洞門把UFO收回去又關上。」

「那道藍光是什麼東西啊？」

「為的是不讓我們目擊UFO昇空吧……啊！」

「天啊，消失了！」

再沒有比消失更貼切的形容詞了，因為圓柱體 UFO 就這樣在兩人抬頭觀看的視線內憑空消失。白雲飄浮的晴空，教兩人感到格外地眩目刺眼。

兩名少年愣然地佇立著，宛若蜘蛛絲般輕柔的藍線飄拂在他們臉上。環顧四周，那種奇妙的東西還有幾根在周圍飄散。

「真的是天使髮！」

「那是太空船啊！」

「好想一睹外星人的真面目噢！」

興奮地交談著的兩人，並未注意到旁邊有一條腳步踉蹌的靈緹犬穿越離去。

後來他們再三指證那艘圓柱體 UFO 忽然消失一事時，大多數的人們都認為兩名少年把超音速飛行誇張化了。他們深感不滿。對於圓柱體是時空船、天使髮是藍光線空間牽引線的殘跡等，他們全然不知，但他們卻直覺認為圓盤與圓柱都不屬於這個世界。警方根據他們的報告進行現場搜索，結果發現兩匹馬的屍體與麟一郎的衣物，於是太空船的說法搖身一變成了蘇聯的祕密武器，至於二名日德男女離奇失蹤一事，則報導成疑似逃亡或被綁架至東德或蘇聯，最後只有這兩名少年深信自己真的看見了太空船。其實也不能說他們不正確，畢竟雖非他們想像中的外星人，但 UFO 中的那些人確實不屬於二十世紀。

再沒有比消失更貼切的形容詞了，因為圓柱體 UFO 就這樣在兩人抬頭觀看的視線內憑空消失。白雲飄浮的晴空，教兩人感到格外地眩目刺眼。

兩名少年愣然地佇立著，宛若蜘蛛絲般輕柔的藍線飄拂在他們臉上。環顧四周，那種奇妙的東西還有幾根在周圍飄散。

「真的是天使髮！」

「那是太空船啊！」

「好想一睹外星人的真面目噢！」

興奮地交談著的兩人，並未注意到旁邊有一條腳步踉蹌的靈緹犬穿越離去。

後來他們再三指證那艘圓柱體 UFO 忽然消失一事時，大多數的人們都認為兩名少年把超音速飛行誇張化了。他們深感不滿。對於圓柱體是時空船、天使髮是藍光線空間牽引線的殘跡等，他們全然不知，但他們卻直覺認為圓盤與圓柱都不屬於這個世界。警方根據他們的報告進行現場搜索，結果發現兩匹馬的屍體與麟一郎的衣物，於是太空船的說法搖身一變成了蘇聯的祕密武器，至於二名日德男女離奇失蹤一事，則報導成疑似逃亡或被綁架至東德或蘇聯，最後只有這兩名少年深信自己真的看見了太空船。其實也不能說他們不正確，畢竟雖非他們想像中的外星人，但 UFO 中的那些人確實不屬於二十世紀。

2— 三貴族登場

室溫調節功能可能也故障了吧？吊起飛碟時，艙內突然變得很冷。突然間，門扉被人從外打開，一名美少女飛奔進來。原來是德莉絲。她的個子比姐姐高，約莫有一百八十公分以上。頭上戴著的馬球帽藏不住那頭濃密的金髮，帽簷下是一對深藍得彷彿黑潮般的杏眼。說她非常美麗，臉部線條卻又稍嫌剛硬而且表情精悍，但嫣紅的唇十分可愛。寬格條紋的馬球上衣掩去了她隆起的胸部。跟一個小時前克拉拉在顯像機中看到的是同一件衣服，可見她無暇換下馬球運動裝，就搭上「冰河號」了。先前看不到的下半身，修長的雙腿套著合身的騎馬褲，腳踏一雙長靴，右靴的靴筒裡插著一條鞭子，鞭柄露在外面，皮革泛著漂亮的淡紅色光澤，克拉拉不知那是洗靴奴用淚洗過的天馬皮革，還拿來跟自己剛脫下的馬靴比較，覺得那雙馬靴有如乞丐鞋般襤褸寒酸，更遑論衣料了。

——幸好聽了她的勸把衣服換了。如果穿著那種衣服、鞋子豈不羞死人了——

克拉拉邊想著，邊感到一陣年輕女性應有的安心與滿足。

接著又走進兩個人。克拉拉無法分辨對方是男是女。就穿著打扮來看，第一眼的印象似乎是女人。德莉絲沒修指甲，可那兩人的指甲上卻擦著色彩鮮豔的指甲油。其中一人身穿類

2— 三貴族登場

室溫調節功能可能也故障了吧？吊起飛碟時，艙內突然變得很冷。突然間，門扉被人從外打開，一名美少女飛奔進來。原來是德莉絲。她的個子比姐姐高，約莫有一百八十公分以上。頭上戴著的馬球帽藏不住那頭濃密的金髮，帽簷下是一對深藍得彷彿黑潮般的杏眼。說她非常美麗，臉部線條卻又稍嫌剛硬而且表情精悍，但嫣紅的唇十分可愛。寬格條紋的馬球上衣掩去了她隆起的胸部。跟一個小時前克拉拉在顯像機中看到的是同一件衣服，可見她無暇換下馬球運動裝，就搭上「冰河號」了。先前看不到的下半身，修長的雙腿套著合身的騎馬褲，腳踏一雙長靴，右靴的靴筒裡插著一條鞭子，鞭柄露在外面，皮革泛著漂亮的淡紅色光澤，克拉拉不知那是洗靴奴用淚洗過的天馬皮革，還拿來跟自己剛脫下的馬靴比較，覺得那雙馬靴有如乞丐鞋般襤褸寒酸，更遑論衣料了。

——幸好聽了她的勸把衣服換了。如果穿著那種衣服、鞋子豈不羞死人了——

克拉拉邊想著，邊感到一陣年輕女性應有的安心與滿足。

接著又走進兩個人。克拉拉無法分辨對方是男是女。就穿著打扮來看，第一眼的印象似乎是女人。德莉絲沒修指甲，可那兩人的指甲上卻擦著色彩鮮豔的指甲油。其中一人身穿類

似和服祫衣的前開式長禮服，長幾及地的裙上繡著花朵圖案，映入趴在地上的麟一郎視線一角，令他幾乎錯以為走來的是身穿和服的日本婦女。另一人雖著長褲卻色彩鮮豔，至於上半身穿的衣服，若以二十世紀人一般的觀點視之應該是女人穿的襯衫，感覺上非常華麗，比起克拉拉借穿的輕便套裝更像女人穿的。前者的金髮編成辮子垂在臉龐兩側，後者則將濃密的亞麻色頭髮往後梳紮成一把，頭上戴著一頂無沿小帽，風姿綽約。

儘管兩人的服裝與髮型都疑似婦女，但面容與身軀卻是十足十的男性。穿和服的那位比克拉拉矮一點，穿長褲的那位看似一百八十五公分，不過其實是因為穿著高跟鞋，所以顯得高大。從他們身體的線條和藏在衣袍下的強壯肌肉，分明是男性無異。長褲的股間也明顯地鼓起。

兩人相貌堂堂。金髮的那位，一看就知道是寶琳與德莉絲的手足。細而濃密的眉毛，長長的眼睫，線條優美的鼻樑，櫻桃般的淡粉紅唇，肌膚如玉貝又似乳白色的琥珀，而且沒有鬍髭，不過卻是一張男人的臉。而亞麻色頭髮的那位，若以美男子論之也許略遜前者，但輪廓線條很有個性，充滿了年輕的朝氣。他有兩道英氣逼人的濃眉，大而明亮的灰眸，鷹勾鼻，受陽光眷顧的小麥色肌膚——也算得上是一名美男子。前者舉手投足之間一如衣飾非常地女性化，後者則不同，但淡然微笑著的柔和神情看在克拉拉眼底，女性氣質還是多過了男性。兩人的年紀都在二十幾歲左右，後者比較年輕。

似和服祫衣的前開式長禮服，長幾及地的裙上繡著花朵圖案，映入趴在地上的麟一郎視線一角，令他幾乎錯以為走來的是身穿和服的日本婦女。另一人雖著長褲卻色彩鮮豔，至於上半身穿的衣服，若以二十世紀人一般的觀點視之應該是女人穿的襯衫，感覺上非常華麗，比起克拉拉借穿的輕便套裝更像女人穿的。前者的金髮編成辮子垂在臉龐兩側，後者則將濃密的亞麻色頭髮往後梳紮成一把，頭上戴著一頂無沿小帽，風姿綽約。

儘管兩人的服裝與髮型都疑似婦女，但面容與身軀卻是十足十的男性。穿和服的那位比克拉拉矮一點，穿長褲的那位看似一百八十五公分，不過其實是因為穿著高跟鞋，所以顯得高大。從他們身體的線條和藏在衣袍下的強壯肌肉，分明是男性無異。長褲的股間也明顯地鼓起。

兩人相貌堂堂。金髮的那位，一看就知道是寶琳與德莉絲的手足。細而濃密的眉毛，長長的眼睫，線條優美的鼻樑，櫻桃般的淡粉紅唇，肌膚如玉貝又似乳白色的琥珀，而且沒有鬍髭，不過卻是一張男人的臉。而亞麻色頭髮的那位，若以美男子論之也許略遜前者，但輪廓線條很有個性，充滿了年輕的朝氣。他有兩道英氣逼人的濃眉，大而明亮的灰眸，鷹勾鼻，受陽光眷顧的小麥色肌膚——也算得上是一名美男子。前者舉手投足之間一如衣飾非常地女性化，後者則不同，但淡然微笑著的柔和神情看在克拉拉眼底，女性氣質還是多過了男性。兩人的年紀都在二十幾歲左右，後者比較年輕。

話說回來，他們在肉體上倒沒有不分男女或半男半女般變態，如果能夠理解奇特的男性服飾是基於迥異的風俗習慣，就不會覺得錯亂了。儘管他們的舉止如此優雅斯文，軀體到底還是男性。說起男人，克拉拉從未遇過兩人都旗鼓相當、渾身充滿魅力的男子。尤其是那名年輕男子比前者少了一點陰柔氣質，就連身為二十世紀女子的克拉拉也深受吸引。德國籍的克拉拉身材高䠷，對自己過高的身材一直懷有自卑感，所以寶琳和德莉絲也同樣高䠷一事，讓她覺得很安心。

前來的男女分別戴著戒指，戒指上鑲著漂亮的寶石。只是兩名男子都戴著手環，其中一人甚至戴著耳墜，女性則未佩戴。是馬球服的關係吧？

三人相繼與寶琳擁抱、親吻並獻上祝福，每一回都有不一樣的芳香襲向克拉拉。究竟是每個人都用不同的香水？還是各有特殊的體味？但她萬萬不能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因為她現在扮演的是一名邑司人……

寶琳逐一地介紹三人。

「克拉拉小姐，讓我為妳引見。這是舍妹德莉絲．瓊森，還是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噢。她是個運動迷，馬球隊的正式選手，計畫在下一屆的奧運中拿下五項競賽（相當於二十世紀奧運的近代五項競賽）金牌而努力練習中……旁邊這位是家兄賽西爾，已婚，目前是梅兒莉．得萊帕伯爵（以前英文稱伯爵為 earl，女伯爵為 countess，如今稱謂相反，女伯爵為 earl，男伯爵為 countess）忠實的妻君，

話說回來，他們在肉體上倒沒有不分男女或半男半女般變態，如果能夠理解奇特的男性服飾是基於迥異的風俗習慣，就不會覺得錯亂了。儘管他們的舉止如此優雅斯文，軀體到底還是男性。說起男人，克拉拉從未遇過兩人都旗鼓相當、渾身充滿魅力的男子。尤其是那名年輕男子比前者少了一點陰柔氣質，就連身為二十世紀女子的克拉拉也深受吸引。德國籍的克拉拉身材高䠷，對自己過高的身材一直懷有自卑感，所以寶琳和德莉絲也同樣高䠷一事，讓她覺得很安心。

前來的男女分別戴著戒指，戒指上鑲著漂亮的寶石。只是兩名男子都戴著手環，其中一人甚至戴著耳墜，女性則未佩戴。是馬球服的關係吧？

三人相繼與寶琳擁抱、親吻並獻上祝福，每一回都有不一樣的芳香襲向克拉拉。究竟是每個人都用不同的香水？還是各有特殊的體味？但她萬萬不能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因為她現在扮演的是一名邑司人……

寶琳逐一地介紹三人。

「克拉拉小姐，讓我為妳引見。這是舍妹德莉絲．瓊森，還是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噢。她是個運動迷，馬球隊的正式選手，計畫在下一屆的奧運中拿下五項競賽（相當於二十世紀奧運的近代五項競賽）金牌而努力練習中……旁邊這位是家兄賽西爾，已婚，目前是梅兒莉．得萊帕伯爵（以前英文稱伯爵為 earl，女伯爵為 countess，如今稱謂相反，女伯爵為 earl，男伯爵為 countess）忠實的妻君，

專攻家畜文化史的學者。古語也很厲害。他的主人得萊帕勛爵是國軍中堅幹部，蕎坎勛爵（宇宙帝國中央軍司令官、地球都督、大將軍、公爵狄奧多拉・喬尼肯的通稱。後章將再詳述）的參謀，而且被推舉為星際戰爭競技會（各行星相互對抗，令獵俘軍隊戰鬥廝殺，比較戰術優劣的競賽）的卡路星球代表軍。得萊帕伯爵是素有名望的古老家族……而那位是得萊帕勛爵之弟，威廉得萊帕少爺（oss），雖是一介男子，卻熱愛揮刀舞劍的快意生活，是亞伯丁赫赫有名的野男兒噢。他具備黃金蟲大賽的A級證照……這位是克拉拉小姐，在我危難之際是她出手相救。至於姓氏我們待會兒再談。」

在名下加上少爺（oss）稱謂，是為了和已婚男子的妻君（mister）做出區別，對未婚男子姓名之冠稱，也是女權制度確立後，男子童貞受到重視後所發展出來的新名詞。稱呼女性的小姐（Miss）、女士（Ms.）依然沿用舊有的慣稱，而男性的少爺、妻君則相當於二十世紀的小姐、夫人的稱謂。若撇開爵位不談，梅兒莉・得萊帕小姐與賽西爾・瓊森少爺結婚後，便通稱為梅兒莉得萊帕夫人與妻君。至於男方賽西爾，則必須冠上得萊帕的女方姓氏。夫人、妻君的稱謂，就等於以前的先生跟太太。

克拉拉與他們一一握手。寶琳續道：

「這位小姐的遭遇相當奇特，因此迄今連自己的姓氏、出生星球都毫無記憶。」

專攻家畜文化史的學者。古語也很厲害。他的主人得萊帕勛爵是國軍中堅幹部，蕎坎勛爵（宇宙帝國中央軍司令官、地球都督、大將軍、公爵狄奧多拉・喬尼肯的通稱。後章將再詳述）的參謀，而且被推舉為星際戰爭競技會（各行星相互對抗，令獵俘軍隊戰鬥廝殺，比較戰術優劣的競賽）的卡路星球代表軍。得萊帕伯爵是素有名望的古老家族……而那位是得萊帕勛爵之弟，威廉得萊帕少爺（oss），雖是一介男子，卻熱愛揮刀舞劍的快意生活，是亞伯丁赫赫有名的野男兒噢。他具備黃金蟲大賽的A級證照……這位是克拉拉小姐，在我危難之際是她出手相救。至於姓氏我們待會兒再談。」

在名下加上少爺（oss）稱謂，是為了和已婚男子的妻君（mister）做出區別，對未婚男子姓名之冠稱，也是女權制度確立後，男子童貞受到重視後所發展出來的新名詞。稱呼女性的小姐（Miss）、女士（Ms.）依然沿用舊有的慣稱，而男性的少爺、妻君則相當於二十世紀的小姐、夫人的稱謂。若撇開爵位不談，梅兒莉・得萊帕小姐與賽西爾・瓊森少爺結婚後，便通稱為梅兒莉得萊帕夫人與妻君。至於男方賽西爾，則必須冠上得萊帕的女方姓氏。夫人、妻君的稱謂，就等於以前的先生跟太太。

克拉拉與他們一一握手。寶琳續道：

「這位小姐的遭遇相當奇特，因此迄今連自己的姓氏、出生星球都毫無記憶。」

「咦？喪失記憶？」

三人異口同聲地驚呼。

寶琳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扼要說明一番，從墜落事故、克拉拉搭救、發現帶著鴉俘的她是邑司人，到知道她完全喪失了過去的記憶、紐曼又咬傷了鴉俘……一如先前套好的故事情節。

當寶琳談起克拉拉不認為這隻土著鴉俘是鴉俘，而把牠當人類一樣看待時，三人又是驚訝不已。坦白直率的德莉絲啞然失笑，卻被其姐責備：

「總之，她失去了身為邑司人的生活記憶，過著原始的生活，所以我打算幫她恢復記憶。」寶琳大聲說完後，便用克拉拉聽不見的低語與三人商議：

「記憶恢復前的她和前史時代人沒有兩樣，不過當她發現飛碟並且走進艙內後，眼睛看到，耳朵聽到，好像就記起一些了。如果她的反應有點奇怪，絕不可以嘲笑她噢。因為她也一心一意地想找回失去的記憶……反正她不是平民，一定是殖民星球的貴族。」

三人一致同意，決定盡己所能幫助克拉拉恢復記憶。他們不會對她投以冒失無禮的目光，反倒對裸身趴在室內一角、服侍過流浪女主人的土著鴉俘，不曾收斂他們好奇的視線。

克拉拉感到不快。她不喜歡心愛的未婚夫被毫不避諱的目光上下打量。假設他們注視麟一郎的視線讓她覺得帶有敵意或否定的評價，也許她會心生反感，然而他們的目光並未如此，甚至連輕蔑的意味也沒有；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只是純粹的好奇心。他們看待麟一郎，就像

「咦？喪失記憶？」

三人異口同聲地驚呼。

寶琳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扼要說明一番，從墜落事故、克拉拉搭救、發現帶著鴉俘的她是邑司人，到知道她完全喪失了過去的記憶、紐曼又咬傷了鴉俘……一如先前套好的故事情節。

當寶琳談起克拉拉不認為這隻土著鴉俘是鴉俘，而把牠當人類一樣看待時，三人又是驚訝不已。坦白直率的德莉絲啞然失笑，卻被其姐責備：

「總之，她失去了身為邑司人的生活記憶，過著原始的生活，所以我打算幫她恢復記憶。」寶琳大聲說完後，便用克拉拉聽不見的低語與三人商議：

「記憶恢復前的她和前史時代人沒有兩樣，不過當她發現飛碟並且走進艙內後，眼睛看到，耳朵聽到，好像就記起一些了。如果她的反應有點奇怪，絕不可以嘲笑她噢。因為她也一心一意地想找回失去的記憶……反正她不是平民，一定是殖民星球的貴族。」

三人一致同意，決定盡己所能幫助克拉拉恢復記憶。他們不會對她投以冒失無禮的目光，反倒對裸身趴在室內一角、服侍過流浪女主人的土著鴉俘，不曾收斂他們好奇的視線。

克拉拉感到不快。她不喜歡心愛的未婚夫被毫不避諱的目光上下打量。假設他們注視麟一郎的視線讓她覺得帶有敵意或否定的評價，也許她會心生反感，然而他們的目光並未如此，甚至連輕蔑的意味也沒有；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只是純粹的好奇心。他們看待麟一郎，就像

克拉拉自己在馬廄看見一匹新馬時所流露的目光。那讓克拉拉漸感不安。她突然想起剛才寶琳脫口而出的日語。難道我錯了？麟真的是那種似人而非人的鴉俘？這個疑問開始在克拉拉的心中萌芽。

3—　腕式送話器與顱內受話器

「距離目的地還有一個小時。我們到樓上的船艙吧！」

相互介紹完畢後，德莉絲如是說。

「我不能離開麟……我是說這隻鴉俘。健康的話倒還無所謂，可他現在全身麻痺……」

這回她不能說瀨部先生了。既然假裝喪失記憶、意圖冒充邑司人，在迫不得已之下，只好稱麟一郎為鴉俘，不過克拉拉並未忘記這趟旅行的目的，是為了解除他的麻痺症狀。雖然麟一郎是不是鴉俘的一抹疑心開始在克拉拉的心中萌芽，但距丟下麻痺痛苦的他不管而自私地接受邀宴的心境，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或許憐憫的成分多過愛情，但克拉拉從沒想過要離棄他……然而大家並不瞭解。

「瞧妳，就算妳再重視牠，也不必對鴉俘講情義講到這種地步嘛……要我們把妳這個貴

克拉拉自己在馬廄看見一匹新馬時所流露的目光。那讓克拉拉漸感不安。她突然想起剛才寶琳脫口而出的日語。難道我錯了？麟真的是那種似人而非人的鴉俘？這個疑問開始在克拉拉的心中萌芽。

3—　腕式送話器與顱內受話器

「距離目的地還有一個小時。我們到樓上的船艙吧！」

相互介紹完畢後，德莉絲如是說。

「我不能離開麟……我是說這隻鴉俘。健康的話倒還無所謂，可他現在全身麻痺……」

這回她不能說瀨部先生了。既然假裝喪失記憶、意圖冒充邑司人，在迫不得已之下，只好稱麟一郎為鴉俘，不過克拉拉並未忘記這趟旅行的目的，是為了解除他的麻痺症狀。雖然麟一郎是不是鴉俘的一抹疑心開始在克拉拉的心中萌芽，但距丟下麻痺痛苦的他不管而自私地接受邀宴的心境，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或許憐憫的成分多過愛情，但克拉拉從沒想過要離棄他……然而大家並不瞭解。

「瞧妳，就算妳再重視牠，也不必對鴉俘講情義講到這種地步嘛……要我們把妳這個貴

客扔在這裡，自顧自地逍遙自在，也說不過去啊！」德莉絲說。

「妳在不在身邊都一樣噢。注射之前牠不會有任何變化的，而注射又要等到抵達目的地之後……」威廉也說。

「才一個小時嘛！要是不放心，我讓別人幫妳看著就好了，畢竟現在已經不是二十世紀的球面了……」寶琳差點脫口而出：再這樣猶豫不決，就不像邑司人了！

面對他們輪番勸說如何救助麟一郎比較高明，克拉拉漸漸被說動了。萬一前史時代人的身分被識破，一切就前功盡棄了。正當克拉拉躊躇不決之際，俊美得連女人都心動的賽西爾紅著臉、囁嚅地說道：

「恕我直言……不過，妳的鴉俘必須進行導尿處置。土著鴉俘跟我們人類一樣具有泌尿排泄系統，麻痺症狀會使牠無法排泄，備受折磨。以前曾經發生過捕獲的舊石器時代人在歸途的船中，因膀胱破裂而死的事件，從那之後，因衝擊牙而被麻醉的鴉俘通常都會插入導尿管。更何況任土著鴉俘赤身露體下去將使牠感染肺炎，所以有一些處置是勢在必行的……」

幸虧有人注意到了，一直趴蹲在旁、聽覺神經緊張的麟一郎暗自慶幸著。室溫在進入時空船艙後似乎正急速下降，從剛才就略感寒意。而隨著一波波襲來的寒意，膀胱的飽脹感也逐漸湧現。

已經更衣解手過的克拉拉感受不到寒意與尿意，因此並未特別留心，所幸賽西爾是這方

客扔在這裡，自顧自地逍遙自在，也說不過去啊！」德莉絲說。

「妳在不在身邊都一樣噢。注射之前牠不會有任何變化的，而注射又要等到抵達目的地之後……」威廉也說。

「才一個小時嘛！要是不放心，我讓別人幫妳看著就好了，畢竟現在已經不是二十世紀的球面了……」寶琳差點脫口而出：再這樣猶豫不決，就不像邑司人了！

面對他們輪番勸說如何救助麟一郎比較高明，克拉拉漸漸被說動了。萬一前史時代人的身分被識破，一切就前功盡棄了。正當克拉拉躊躇不決之際，俊美得連女人都心動的賽西爾紅著臉、囁嚅地說道：

「恕我直言……不過，妳的鴉俘必須進行導尿處置。土著鴉俘跟我們人類一樣具有泌尿排泄系統，麻痺症狀會使牠無法排泄，備受折磨。以前曾經發生過捕獲的舊石器時代人在歸途的船中，因膀胱破裂而死的事件，從那之後，因衝擊牙而被麻醉的鴉俘通常都會插入導尿管。更何況任土著鴉俘赤身露體下去將使牠感染肺炎，所以有一些處置是勢在必行的……」

幸虧有人注意到了，一直趴蹲在旁、聽覺神經緊張的麟一郎暗自慶幸著。室溫在進入時空船艙後似乎正急速下降，從剛才就略感寒意。而隨著一波波襲來的寒意，膀胱的飽脹感也逐漸湧現。

已經更衣解手過的克拉拉感受不到寒意與尿意，因此並未特別留心，所幸賽西爾是這方

面的專家，對土著鴉俘的生理狀況非常瞭解。

「你說的很對，賽西爾。」寶琳立刻出言附和；其實她根本忘了，只好連忙搶話解釋。「我本想處理，卻礙於遊艇上沒有設備也沒有黑奴……」

「這艘船內應該兩者皆有……」

「我立刻交代黑奴。」德莉絲做出結論。

「克拉拉小姐，妳還是別旁觀的好，黑奴比較習慣面對那種場面……」

對方的意思是，鴉俘的排泄作業會污染人類的眼與手，最好予以謝絕，可惜克拉拉沒有會意過來。不過思及自己先前的動作，想必麟一郎也有生理上的需要。只是，目擊插入導尿管的作業，教克拉拉躊躇了起來。她與德莉絲的想法相反，克拉拉承認麟一郎的人格，認為他是一個昂藏男子漢，親睹那種場面會使她感到羞赧。若是熟悉彼此身體的夫婦也許無所謂，但兩人始終保持純淨的精神戀愛……赤身露體會感染肺炎這句話，聽在她的耳裡直覺認為對方有意為他添加衣物。如果克拉拉知道那句話代表某種意思的話，說不定她會採取別的行動。不過對鴉俘本就全裸的事實一概不知的克拉拉，無法理解話中真意也無可厚非。她用那種送病人住院時的心情請求他們：

「既然如此，就萬事拜託了。我願意離開現場。麻煩你們帶路。」事到如今，也無法嚴詞責備聽從對方建議的克拉拉。

面的專家，對土著鴉俘的生理狀況非常瞭解。

「你說的很對，賽西爾。」寶琳立刻出言附和；其實她根本忘了，只好連忙搶話解釋。「我本想處理，卻礙於遊艇上沒有設備也沒有黑奴……」

「這艘船內應該兩者皆有……」

「我立刻交代黑奴。」德莉絲做出結論。

「克拉拉小姐，妳還是別旁觀的好，黑奴比較習慣面對那種場面……」

對方的意思是，鴉俘的排泄作業會污染人類的眼與手，最好予以謝絕，可惜克拉拉沒有會意過來。不過思及自己先前的動作，想必麟一郎也有生理上的需要。只是，目擊插入導尿管的作業，教克拉拉躊躇了起來。她與德莉絲的想法相反，克拉拉承認麟一郎的人格，認為他是一個昂藏男子漢，親睹那種場面會使她感到羞赧。若是熟悉彼此身體的夫婦也許無所謂，但兩人始終保持純淨的精神戀愛……赤身露體會感染肺炎這句話，聽在她的耳裡直覺認為對方有意為他添加衣物。如果克拉拉知道那句話代表某種意思的話，說不定她會採取別的行動。不過對鴉俘本就全裸的事實一概不知的克拉拉，無法理解話中真意也無可厚非。她用那種送病人住院時的心情請求他們：

「既然如此，就萬事拜託了。我願意離開現場。麻煩你們帶路。」事到如今，也無法嚴詞責備聽從對方建議的克拉拉。

187　第八章　前往兩千年後的地球

德莉絲按下左手腕上類似手錶的錶把，等蓋子打開後湊近唇邊，低聲交代：

「我們在船庫的飛碟駕駛艙內，客人帶著土著鴉俘同行，牠被衝擊牙咬傷……尼安德塔人用的棺器有吧……立刻從獵物置場派兩名過來。」

這是腕式送話器，是使役黑奴之用的間接小型指示機。即便是活體家具發達的今日，貴族依然在家庭裡畜養黑奴。因為上流階級有很多地方必須維持一如既往的生活型態，所以光憑活體家具是不夠的。例如進餐時要求侍候的僕役站在後方聽令差遣，是貴族家庭的習慣之一，這類侍候的僕役並非鴉俘而是黑奴。他們是從白人家庭內使喚的僕役中遴選出最優秀的黑奴，稱為侍者或隨從，構成黑奴的最高階級。

黑奴是半人類，不同於鴉俘，人權多少受到承認，因此黑奴體內不能安裝讀心裝置（話說回來，能夠安裝的高IQ也很少見）。對他們傳達命令必須利用超短波放送。所有侍者都經腦外科手術，在耳廓內的外耳道下方安裝有受話器，接收固定的周波數。當命令傳到指示機，也就是煙盒般大小的送話器時，將形成一個迷你廣播站，立刻化成電波送至侍者耳中再還原成音波，於是耳內迴響的就是主人的命令。雖然須以某特定的受信人為對象放送，但被使喚的那方沒有拒絕受信的自由，即便沉眠的時候，也無法阻止耳內充塞的命令。這就是顱內受話器（此物並非僅用來接受主人的命令。比方說邑司貴族都有健康監視員，就是指以短波接收主人心跳，並整晝整夜傾聽放大功率的從畜）。不過要主人們一一記住各侍者的周波數或每次下令就要重新設定，實在麻煩，因

德莉絲按下左手腕上類似手錶的錶把，等蓋子打開後湊近唇邊，低聲交代：

「我們在船庫的飛碟駕駛艙內，客人帶著土著鴉俘同行，牠被衝擊牙咬傷……尼安德塔人用的棺器有吧……立刻從獵物置場派兩名過來。」

這是腕式送話器，是使役黑奴之用的間接小型指示機。即便是活體家具發達的今日，貴族依然在家庭裡畜養黑奴。因為上流階級有很多地方必須維持一如既往的生活型態，所以光憑活體家具是不夠的。例如進餐時要求侍候的僕役站在後方聽令差遣，是貴族家庭的習慣之一，這類侍候的僕役並非鴉俘而是黑奴。他們是從白人家庭內使喚的僕役中遴選出最優秀的黑奴，稱為侍者或隨從，構成黑奴的最高階級。

黑奴是半人類，不同於鴉俘，人權多少受到承認，因此黑奴體內不能安裝讀心裝置（話說回來，能夠安裝的高IQ也很少見）。對他們傳達命令必須利用超短波放送。所有侍者都經腦外科手術，在耳廓內的外耳道下方安裝有受話器，接收固定的周波數。當命令傳到指示機，也就是煙盒般大小的送話器時，將形成一個迷你廣播站，立刻化成電波送至侍者耳中再還原成音波，於是耳內迴響的就是主人的命令。雖然須以某特定的受信人為對象放送，但被使喚的那方沒有拒絕受信的自由，即便沉眠的時候，也無法阻止耳內充塞的命令。這就是顱內受話器（此物並非僅用來接受主人的命令。比方說邑司貴族都有健康監視員，就是指以短波接收主人心跳，並整晝整夜傾聽放大功率的從畜）。不過要主人們一一記住各侍者的周波數或每次下令就要重新設定，實在麻煩，因

此通常會給侍從長一台直接指示機，自己則利用間接指示機命令侍從長。間接指示機以侍長們的耳內受話器為對象，只需數人的周波數即可，構造十分迷你。這就是腕式送話器。各侍從長必須透過腦波追蹤裝置，時刻掌握旗下十幾名侍者的目前所在位置，接收主人命令後，再選派並監督適合的侍者完成工作；因此，他們的別名又稱為「中繼奴」。一般職場單位大概都編制一組，不過「冰河號」有五十幾名黑奴，所以分成三組。德莉絲搭乘的同時，就戴上了該船專用的腕式送話器。

「克拉拉小姐，妳儘管放心啦！走吧，大家去上面的大廳！」

德莉絲率先邁步前行。寶琳則催促似地勸克拉拉一起走，克拉拉謙讓地說：「我隨後就到……」

寶琳、人犬紐曼、賽西爾、威廉等人依序前行。克拉拉打算留到最後，安慰並鼓勵麟一郎幾句後再離開，不料得萊帕少爺停下了腳步，微笑地伸出手來等她回應；待克拉拉返身走近艙內一角時，看見赤身露體四腳伏地的麟一郎；她似乎察覺到自己為了這名皮膚像黃色油彩的男子，竟讓阿波羅般俊美的青年久候，於是不發一語地轉身向右，挽著阿波羅的手一同離開。

最後，就只剩趴在地上的麟一郎孤獨地留下，與肉足凳、舌人形為伴。

此通常會給侍從長一台直接指示機，自己則利用間接指示機命令侍從長。間接指示機以侍長們的耳內受話器為對象，只需數人的周波數即可，構造十分迷你。這就是腕式送話器。各侍從長必須透過腦波追蹤裝置，時刻掌握旗下十幾名侍者的目前所在位置，接收主人命令後，再選派並監督適合的侍者完成工作；因此，他們的別名又稱為「中繼奴」。一般職場單位大概都編制一組，不過「冰河號」有五十幾名黑奴，所以分成三組。德莉絲搭乘的同時，就戴上了該船專用的腕式送話器。

「克拉拉小姐，妳儘管放心啦！走吧，大家去上面的大廳！」

德莉絲率先邁步前行。寶琳則催促似地勸克拉拉一起走，克拉拉謙讓地說：「我隨後就到……」

寶琳、人犬紐曼、賽西爾、威廉等人依序前行。克拉拉打算留到最後，安慰並鼓勵麟一郎幾句後再離開，不料得萊帕少爺停下了腳步，微笑地伸出手來等她回應；待克拉拉返身走近艙內一角時，看見赤身露體四腳伏地的麟一郎；她似乎察覺到自己為了這名皮膚像黃色油彩的男子，竟讓阿波羅般俊美的青年久候，於是不發一語地轉身向右，挽著阿波羅的手一同離開。

最後，就只剩趴在地上的麟一郎孤獨地留下，與肉足凳、舌人形為伴。

——克拉拉，別走啊！別拋下我一個！

他在心中拚命地叫喊，奈何唇瓣動也不動，使他焦急難耐……

艙內愈來愈冷，尿意也愈來愈急。

——克拉拉，別走啊！別拋下我一個！

他在心中拚命地叫喊，奈何唇瓣動也不動，使他焦急難耐……

艙內愈來愈冷，尿意也愈來愈急。

第三節　腕式送話器與顱內受話器　190


別々になって
各分東西


別々になって
各分東西

1　皮膚窯

走在柔軟的肉質金屬地板上幾乎沒有一丁點的腳步聲，不過趴俯在地、神經被折磨得異常敏銳的麟一郎，卻注意到有人正走過來。

——是克拉拉回來了嗎？

正當他欣喜地期盼之際，門開了。

「是牠呀？」

「挺結實的嘛！」

「看來牠是在這艙內脫掉衣服才全身赤裸。你看，有騎馬裝跟長靴哩！低賤的鴉俘竟然能夠騎馬……話說回來，這皮革的質料還真差啊……」

「嘿，還神氣到拿鞭子哪！」

伴隨著下流粗鄙的對話，映入麟一郎視線一角的是拾起克拉拉留下的皮鞭的黑手與黑頸。

1　皮膚窯

走在柔軟的肉質金屬地板上幾乎沒有一丁點的腳步聲，不過趴俯在地、神經被折磨得異常敏銳的麟一郎，卻注意到有人正走過來。

——是克拉拉回來了嗎？

正當他欣喜地期盼之際，門開了。

「是牠呀？」

「挺結實的嘛！」

「看來牠是在這艙內脫掉衣服才全身赤裸。你看，有騎馬裝跟長靴哩！低賤的鴉俘竟然能夠騎馬……話說回來，這皮革的質料還真差啊……」

「嘿，還神氣到拿鞭子哪！」

伴隨著下流粗鄙的對話，映入麟一郎視線一角的是拾起克拉拉留下的皮鞭的黑手與黑頸。

似乎是兩名黑人。

「本以為是少夫人捕獲到的獵物，不過看來好像不是？」

「嗯，剛才走來的途中行禮時不是有位客人嗎？是她飼養的鴉俘。」

「飼養的鴉俘？牠沒有項圈哩……」

「蠢豬，人家事後登記不行嗎？這鴉俘大概是之後才要用珍棒讓牠習慣（第十四章之5）。你看，背上光滑而平坦……」

「不久之後那位貴客就會為牠雕出漂亮的花樣了，在這塊寶地上。」

啪地一聲，皮鞭輕輕落在麟一郎的裸背上。一名黑人似乎在試著要弄剛才拾起的馬鞭。

「喂，你這樣做好嗎？這名土著鴉俘的背可是『鞭之處女地』。你沒有奉命……」

「才怪，我又沒有鞭打牠，只是開玩笑嘛。」

「是嗎？總之今天我會把事情往上呈報。」

「豈有此理，我又沒有鞭打牠……」

認定鴉俘聽不懂對話的兩人，毫不避諱地一邊交談，一邊抱起麟一郎放在擔架上，讓他手腳伸直，呈仰臥姿態。

麟一郎的眼角掃過他們的頭部，首先便聯想到《西遊記》裡的孫悟空。因為兩人頭上戴的鐵圈像極了孫悟空頭上戴的金箍，在腦後繞一圈於前額部位合攏，略往上翹起。其實那是

似乎是兩名黑人。

「本以為是少夫人捕獲到的獵物，不過看來好像不是？」

「嗯，剛才走來的途中行禮時不是有位客人嗎？是她飼養的鴉俘。」

「飼養的鴉俘？牠沒有項圈哩……」

「蠢豬，人家事後登記不行嗎？這鴉俘大概是之後才要用珍棒讓牠習慣（第十四章之5）。你看，背上光滑而平坦……」

「不久之後那位貴客就會為牠雕出漂亮的花樣了，在這塊寶地上。」

啪地一聲，皮鞭輕輕落在麟一郎的裸背上。一名黑人似乎在試著要弄剛才拾起的馬鞭。

「喂，你這樣做好嗎？這名土著鴉俘的背可是『鞭之處女地』。你沒有奉命……」

「才怪，我又沒有鞭打牠，只是開玩笑嘛。」

「是嗎？總之今天我會把事情往上呈報。」

「豈有此理，我又沒有鞭打牠……」

認定鴉俘聽不懂對話的兩人，毫不避諱地一邊交談，一邊抱起麟一郎放在擔架上，讓他手腳伸直，呈仰臥姿態。

麟一郎的眼角掃過他們的頭部，首先便聯想到《西遊記》裡的孫悟空。因為兩人頭上戴的鐵圈像極了孫悟空頭上戴的金箍，在腦後繞一圈於前額部位合攏，略往上翹起。其實那是

他們耳內收訊裝置的天線，跟前述的顱內受話器一樣，都是侍者一族肉體的一部分。

擔架被抬出飛碟外，來到船艙挑高的天井下。雖然眼珠無法活動看不真切，但是他看見他們類似半袖襯衫五分褲的白色制服背上，繡著與方才紐曼額上刺青的雙頭鷲一樣的徽章，胸前也有數字。麟一郎不明白那是什麼，不過猜想數字應是代表各個侍者的固定編號。揮鞭的是G8號，另一個是G13號。兩人身高都在一百六十公分左右。由於黑奴食物中酒精轉化素（第六章之2）的副作用，所以平均身高都被限制在一百六十五公分以下。

挑高的天井倏然變得低矮。原來已經來到了獵物置場。溫度陡然降低，大概接近冰點吧。

「可憐的傢伙，起雞皮疙瘩了哪！」

「馬上就暖和了……喂，鴉俘！」黑人說著說著，突然改成日語，「你啊，以前像人類一樣穿著衣服吧？很麻煩是吧？放心！只要睡進這口棺裡，包你一勞永逸永無麻煩……」

「你的身體不再需要衣物了。要感到慶幸啊，這是你主人的心意哩！」

「再不久，就連飲食也變得多餘了哪！」

黑人們口口聲聲地謾罵嘲諷，外加令人毛骨悚然的預言。麟一郎下擔架時，可以看見周圍的情景，可惜看見的是與臥床一般高的數座基臺上，放著類似埃及木乃伊的棺木，一間殺風景的居室。他們口中的設備就是指這個？麟一郎不知情由，其實那正是皮膚窯。

更令他吃驚的是黑人們的服裝。原本以為是半袖襯衫五分褲，事實卻是上下連身，褲下

他們耳內收訊裝置的天線，跟前述的顱內受話器一樣，都是侍者一族肉體的一部分。

擔架被抬出飛碟外，來到船艙挑高的天井下。雖然眼珠無法活動看不真切，但是他看見他們類似半袖襯衫五分褲的白色制服背上，繡著與方才紐曼額上刺青的雙頭鷲一樣的徽章，胸前也有數字。麟一郎不明白那是什麼，不過猜想數字應是代表各個侍者的固定編號。揮鞭的是G8號，另一個是G13號。兩人身高都在一百六十公分左右。由於黑奴食物中酒精轉化素（第六章之2）的副作用，所以平均身高都被限制在一百六十五公分以下。

挑高的天井倏然變得低矮。原來已經來到了獵物置場。溫度陡然降低，大概接近冰點吧。

「可憐的傢伙，起雞皮疙瘩了哪！」

「馬上就暖和了……喂，鴉俘！」黑人說著說著，突然改成日語，「你啊，以前像人類一樣穿著衣服吧？很麻煩是吧？放心！只要睡進這口棺裡，包你一勞永逸永無麻煩……」

「你的身體不再需要衣物了。要感到慶幸啊，這是你主人的心意哩！」

「再不久，就連飲食也變得多餘了哪！」

黑人們口口聲聲地謾罵嘲諷，外加令人毛骨悚然的預言。麟一郎下擔架時，可以看見周圍的情景，可惜看見的是與臥床一般高的數座基臺上，放著類似埃及木乃伊的棺木，一間殺風景的居室。他們口中的設備就是指這個？麟一郎不知情由，其實那正是皮膚窯。

更令他吃驚的是黑人們的服裝。原本以為是半袖襯衫五分褲，事實卻是上下連身，褲下

分叉重疊，猶如連身的內衣褲。這款設計是為了方便使用真空便管的蛇頭器，不過，主要的目的則是在懲戒鞭笞之際能夠立即要求露出臀部。在邑司世界，無論何處的侍者，固定的工作服形式就是這種連身樣式。

不過，麟一郎沒有時間仔細打量，就被放進其中一具人型棺中。棺內依然是肉質金屬打造，符合人體的形狀，幾乎感覺不到空隙。他的腳底被塗上不知名的藥劑，接著棺蓋蓋下。本就全身麻痺的身軀，這下子連耳目功能也被剝奪，完全與外界隔絕。

肉壁漸漸膨脹起來，覆住了身體表面。呼吸無礙。同時溫度上昇和體溫相同，感覺就像入浴般暢快。原來如此，怪不得不需要穿衣，麟一郎這才理解先前黑人話中的意思。這套裝置好像可從外部操作，導尿管徐徐地插入了。當急迫的膀胱獲得紓解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暗暗感謝那個名叫賽西爾的白人。

然而，這時卻發生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事：從被膨脹的肉壁壓迫而微張的雙唇之間，有什麼細長的東西溜進了口中，不斷地蠕動著，活生生的，似乎是蚯蚓或水蛭之類的條蟲。那東西爬過麻痺的舌頭，從咽喉緩緩地滑進食道內側。真令人作嘔！

不消對各位讀者說明吧！那就是引擎蟲的幼蟲。它進入胃部後附著在幽門，使尾部急速地成長。嬰兒鴉俘出生後立即吞食，約需費時十小時，若為成年鴉俘，則需一百小時左右，才能使尾部完全成長……在那之後的一百小時，大概又會生出各種是非吧……

分叉重疊，猶如連身的內衣褲。這款設計是為了方便使用真空便管的蛇頭器，不過，主要的目的則是在懲戒鞭笞之際能夠立即要求露出臀部。在邑司世界，無論何處的侍者，固定的工作服形式就是這種連身樣式。

不過，麟一郎沒有時間仔細打量，就被放進其中一具人型棺中。棺內依然是肉質金屬打造，符合人體的形狀，幾乎感覺不到空隙。他的腳底被塗上不知名的藥劑，接著棺蓋蓋下。本就全身麻痺的身軀，這下子連耳目功能也被剝奪，完全與外界隔絕。

肉壁漸漸膨脹起來，覆住了身體表面。呼吸無礙。同時溫度上昇和體溫相同，感覺就像入浴般暢快。原來如此，怪不得不需要穿衣，麟一郎這才理解先前黑人話中的意思。這套裝置好像可從外部操作，導尿管徐徐地插入了。當急迫的膀胱獲得紓解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暗暗感謝那個名叫賽西爾的白人。

然而，這時卻發生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事：從被膨脹的肉壁壓迫而微張的雙唇之間，有什麼細長的東西溜進了口中，不斷地蠕動著，活生生的，似乎是蚯蚓或水蛭之類的條蟲。那東西爬過麻痺的舌頭，從咽喉緩緩地滑進食道內側。真令人作嘔！

不消對各位讀者說明吧！那就是引擎蟲的幼蟲。它進入胃部後附著在幽門，使尾部急速地成長。嬰兒鴉俘出生後立即吞食，約需費時十小時，若為成年鴉俘，則需一百小時左右，才能使尾部完全成長……在那之後的一百小時，大概又會生出各種是非吧……

不一會兒，覺得肛門又有異物插入。「又是蟲嗎？」麟一郎思忖，不過這次不是蟲而是細長的管子。灌腸吧？只是要說是灌腸器，好像又太長了點。幾乎直達腸內深處。其實這是腸內注射管，鴉俘專用的投藥器。除了「神藥」之外，原則上腸內注射是針對鴉俘的給藥方式。

麟一郎發現腹腔內流進暖乎乎的玩意兒，「這是哪門子的灌腸？」，才正覺奇怪間，沒多久體內竟開始發燙。原來彈性極佳、密不透風裹住全身肌膚的肉質金屬，溫度正徐徐昇高，而且早就超過了體溫，高達攝氏四十度以上或五十度吧？淋漓的油汗不斷滲出，全被肉質金屬吸收進去。

——到底怎麼回事？那個白人分明是命令黑人們把我放進保溫箱中保暖，為我排尿的啊！這個箱子無疑就是保溫箱；可是這些臭傢伙卻欺負我手無縛雞之力，把我當玩具耍弄，逼我吞下噁心的蟲子，惡作劇地灌腸，還故意高溫加熱折磨我，使我痛苦。可惡的黑人！他們根本沒有遵從那位和善白人的命令！克拉拉啊，妳可知我受著這樣的苦！快來救我！為何我必須承受這種無謂的拷問？

渾身發紅燙熱的麟一郎在心中慘叫，聲聲喚著克拉拉。

遺憾的是他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溫度反而愈昇愈高。不知已經攝氏幾度了。心臟沒有爆裂實在是奇蹟。甚至可以感受到流入腹腔的液體依然源源不絕。

窯外的兩名黑奴正忙著各種作業。被麟一郎誤以為無謂的拷問，其實並非拷問、也並非

不一會兒，覺得肛門又有異物插入。「又是蟲嗎？」麟一郎思忖，不過這次不是蟲而是細長的管子。灌腸吧？只是要說是灌腸器，好像又太長了點。幾乎直達腸內深處。其實這是腸內注射管，鴉俘專用的投藥器。除了「神藥」之外，原則上腸內注射是針對鴉俘的給藥方式。

麟一郎發現腹腔內流進暖乎乎的玩意兒，「這是哪門子的灌腸？」，才正覺奇怪間，沒多久體內竟開始發燙。原來彈性極佳、密不透風裹住全身肌膚的肉質金屬，溫度正徐徐昇高，而且早就超過了體溫，高達攝氏四十度以上或五十度吧？淋漓的油汗不斷滲出，全被肉質金屬吸收進去。

——到底怎麼回事？那個白人分明是命令黑人們把我放進保溫箱中保暖，為我排尿的啊！這個箱子無疑就是保溫箱；可是這些臭傢伙卻欺負我手無縛雞之力，把我當玩具耍弄，逼我吞下噁心的蟲子，惡作劇地灌腸，還故意高溫加熱折磨我，使我痛苦。可惡的黑人！他們根本沒有遵從那位和善白人的命令！克拉拉啊，妳可知我受著這樣的苦！快來救我！為何我必須承受這種無謂的拷問？

渾身發紅燙熱的麟一郎在心中慘叫，聲聲喚著克拉拉。

遺憾的是他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溫度反而愈昇愈高。不知已經攝氏幾度了。心臟沒有爆裂實在是奇蹟。甚至可以感受到流入腹腔的液體依然源源不絕。

窯外的兩名黑奴正忙著各種作業。被麟一郎誤以為無謂的拷問，其實並非拷問、也並非

全然無謂。他們絕無惡作劇的意思。「新捕獲的一隻土著鴉俘正在船庫的飛碟駕駛艙裡。全身麻痺。立刻前去提領加以處置。」在獵物置場工作的黑奴只是遵從侍從長的指示，執行熟練的作業而已。首先放入窯內，進行導尿處置，令其吞食引擎蟲，接著就是正在進行中的皮膚強化處理。

什麼是皮膚強化處理？那是引擎蟲寄生在鴉俘身上的同時必須進行的手續。鴉俘本該全裸，可是放任習慣穿衣的土著鴉俘全裸不管的話，將會導致肺炎。因此在飼育所出生的鴉俘會立即進行皮膚強化處理，至於土著鴉俘也應在捕獲後儘速處理，才能裸身適應氣溫的驟變。

儘管高熱帶來激烈的痛楚，但這項處理對使役鴉俘的人類而言是必要而且有益的，所以鴉俘受到多大的痛苦都不在考量的範圍內。這跟為了讓狗兒看起來丰神俊朗而罔顧牠的痛苦也要修剪耳形的道理是一樣的。不必要的加害等於違反了愛護動物的精神，然而對人類有用的必要加害卻是被容許的，至於動物承受這種痛苦，也是應該的。

話說回來，窯內的高溫是必要的嗎？誠然，是必要的。

解釋之前，必須先述及一種稱之為血液媒劑（cosanguinin）的酵素。在已經解開酵素支配人體生理的祕密、而能夠任意合成任一物質的邑司活體化學成就中，血液媒劑與酒精轉化素（第六章之2）並列為利用價值最高的發明。

血液中的異常成分全由肝臟吸收是人體原有的生理機能，但若加入這種血液媒劑，異常

全然無謂。他們絕無惡作劇的意思。「新捕獲的一隻土著鴉俘正在船庫的飛碟駕駛艙裡。全身麻痺。立刻前去提領加以處置。」在獵物置場工作的黑奴只是遵從侍從長的指示，執行熟練的作業而已。首先放入窯內，進行導尿處置，令其吞食引擎蟲，接著就是正在進行中的皮膚強化處理。

什麼是皮膚強化處理？那是引擎蟲寄生在鴉俘身上的同時必須進行的手續。鴉俘本該全裸，可是放任習慣穿衣的土著鴉俘全裸不管的話，將會導致肺炎。因此在飼育所出生的鴉俘會立即進行皮膚強化處理，至於土著鴉俘也應在捕獲後儘速處理，才能裸身適應氣溫的驟變。

儘管高熱帶來激烈的痛楚，但這項處理對使役鴉俘的人類而言是必要而且有益的，所以鴉俘受到多大的痛苦都不在考量的範圍內。這跟為了讓狗兒看起來丰神俊朗而罔顧牠的痛苦也要修剪耳形的道理是一樣的。不必要的加害等於違反了愛護動物的精神，然而對人類有用的必要加害卻是被容許的，至於動物承受這種痛苦，也是應該的。

話說回來，窯內的高溫是必要的嗎？誠然，是必要的。

解釋之前，必須先述及一種稱之為血液媒劑（cosanguinin）的酵素。在已經解開酵素支配人體生理的祕密、而能夠任意合成任一物質的邑司活體化學成就中，血液媒劑與酒精轉化素（第六章之2）並列為利用價值最高的發明。

血液中的異常成分全由肝臟吸收是人體原有的生理機能，但若加入這種血液媒劑，異常

成分就不會被肝臟吸收。而且在皮膚表面施以高溫使之排出油汗時，微血管現象將異於常溫下的變化，迫使受到血液媒劑媒介干擾的異常成分附著在皮膚的細胞上。

這是廣泛應用的現象，調節各種色素附著的溫度，得以對活體表面的細胞自由染色，電氣烙筆便是基於該原理的發明。其他像是要求在海底，以及氣壓異常的行星大氣環境中作業的鐵皮畜人，則是使其活體皮膚細胞特殊金屬化……不過，關於這種血液媒劑的詳細運用，還是留待日後克拉拉視察皮革工廠時再談，現在先針對麟一郎受到的處置進行說明吧！

注射在他腸內的是將皮膚強化劑溶解成血液媒劑的藥水。從鴉俘皮膚提煉的有機化合物中有一種名為皮膚素的物質。用陽離子處理，使纖維化的皮膚纖維富含絕熱性，被視為重要的衣服強化用原料；相對的，用陰離子處理，使細胞膜增強對冷熱的抗力，便是皮膚強化劑。以固定溫度攝氏八十度持續約四十分鐘，便能使藥劑沉澱附著在皮膚細胞中，其效果正如讓皮膚纖維混織的衣服溶入皮膚底層般，能夠忍受嚴寒酷暑。表皮的汗腺也全部關閉。只有出汗功能與絕熱功能發生變化，其他如膚色、肌膚觸感、觸覺能力等均無影響，不過對皮膚纖維會產生陰陽相吸（因為離子的處理方式相反）的反應，長期接觸皮膚纖維質地會出現皮膚剝離現象。話說回來，邑司所有的衣料都混紡了皮膚纖維，所以接受過這項植皮式的皮膚強化處理後，身體也就變成了無法穿衣的狀態。正因如此，這項處理僅針對不需要任何衣物的動物——也就是鴉俘，並未擴及白人與黑奴。

成分就不會被肝臟吸收。而且在皮膚表面施以高溫使之排出油汗時，微血管現象將異於常溫下的變化，迫使受到血液媒劑媒介干擾的異常成分附著在皮膚的細胞上。

這是廣泛應用的現象，調節各種色素附著的溫度，得以對活體表面的細胞自由染色，電氣烙筆便是基於該原理的發明。其他像是要求在海底，以及氣壓異常的行星大氣環境中作業的鐵皮畜人，則是使其活體皮膚細胞特殊金屬化……不過，關於這種血液媒劑的詳細運用，還是留待日後克拉拉視察皮革工廠時再談，現在先針對麟一郎受到的處置進行說明吧！

注射在他腸內的是將皮膚強化劑溶解成血液媒劑的藥水。從鴉俘皮膚提煉的有機化合物中有一種名為皮膚素的物質。用陽離子處理，使纖維化的皮膚纖維富含絕熱性，被視為重要的衣服強化用原料；相對的，用陰離子處理，使細胞膜增強對冷熱的抗力，便是皮膚強化劑。以固定溫度攝氏八十度持續約四十分鐘，便能使藥劑沉澱附著在皮膚細胞中，其效果正如讓皮膚纖維混織的衣服溶入皮膚底層般，能夠忍受嚴寒酷暑。表皮的汗腺也全部關閉。只有出汗功能與絕熱功能發生變化，其他如膚色、肌膚觸感、觸覺能力等均無影響，不過對皮膚纖維會產生陰陽相吸（因為離子的處理方式相反）的反應，長期接觸皮膚纖維質地會出現皮膚剝離現象。話說回來，邑司所有的衣料都混紡了皮膚纖維，所以接受過這項植皮式的皮膚強化處理後，身體也就變成了無法穿衣的狀態。正因如此，這項處理僅針對不需要任何衣物的動物——也就是鴉俘，並未擴及白人與黑奴。

是的，麟一郎正在接受這樣的處理。溫度計的指針指向攝氏八十度。四十分鐘之後，當這艘航時快速船抵達二千年後的地球表面前，他都不得不在這具棺木狀的燒窯裡——也可以說是埋葬舊的瀨部麟一郎的棺木——忍受炙熱灼身的痛楚。腸內的引擎蟲的尾部差不多也開始要伸長了吧？

2 靈液與矮人

當麟一郎在圓筒船最底層受盡折磨，卻只能無聲地吶喊著克拉拉的名字之際，克拉拉正愉快地在最上層的會客大廳裡與人談笑風生。牆上懸掛著抽象派的畫作，角落擺有開著奇特巨花的盆景樹，花朵的異香愉悅地挑逗著她的嗅覺。樹枝上掛了一個圓形鳥籠，一隻羽毛紫黃色混雜的漂亮鸚鵡，歪著脖子目不轉睛地凝望著克拉拉。掛在後面牆上的留聲機流瀉出奇幻的樂音，連生於德國、音樂素養極深的克拉拉也是頭一次聽見旋律如此優美的交響樂。

五人圍成一輪滿月般一一落座。畜人犬紐曼橫臥在寶琳腳邊。起初對男人們穿著華麗的服裝感到異樣的克拉拉，習慣後覺得跟歐洲龍騎兵的紅制服差不多，一點也不古怪，反而有另一種美。

是的，麟一郎正在接受這樣的處理。溫度計的指針指向攝氏八十度。四十分鐘之後，當這艘航時快速船抵達二千年後的地球表面前，他都不得不在這具棺木狀的燒窯裡——也可以說是埋葬舊的瀨部麟一郎的棺木——忍受炙熱灼身的痛楚。腸內的引擎蟲的尾部差不多也開始要伸長了吧？

2 靈液與矮人

當麟一郎在圓筒船最底層受盡折磨，卻只能無聲地吶喊著克拉拉的名字之際，克拉拉正愉快地在最上層的會客大廳裡與人談笑風生。牆上懸掛著抽象派的畫作，角落擺有開著奇特巨花的盆景樹，花朵的異香愉悅地挑逗著她的嗅覺。樹枝上掛了一個圓形鳥籠，一隻羽毛紫黃色混雜的漂亮鸚鵡，歪著脖子目不轉睛地凝望著克拉拉。掛在後面牆上的留聲機流瀉出奇幻的樂音，連生於德國、音樂素養極深的克拉拉也是頭一次聽見旋律如此優美的交響樂。

五人圍成一輪滿月般一一落座。畜人犬紐曼橫臥在寶琳腳邊。起初對男人們穿著華麗的服裝感到異樣的克拉拉，習慣後覺得跟歐洲龍騎兵的紅制服差不多，一點也不古怪，反而有另一種美。

克拉拉像是放下心來似地，不再發窘拘謹。寶琳善盡主人之職對她噓寒問暖，坦率開朗的德莉絲也與差不多同齡的克拉拉氣味相投，她說：

「我感覺跟妳好像很久以前就認識了呢！妳是貴族噢。第一眼看見妳就知道了。我們稱呼妳克拉拉，妳也稱呼我們名字吧——如何？在座的各位？」

此言一出，彼此顯得更融洽了。賽西爾因為是古代史專家，所以對於曾在二十世紀球面流浪過的克拉拉特別感興趣，而威廉也明顯地表露出對她的好感，態度萬般親切。適才走出船庫登上大廳的途中，在走廊上遇見正要前往船庫的兩名黑奴，克拉拉正想為跪伏在地、避開一行人的黑奴回禮時，挽著她的威廉不容反抗地制止了她。他要她憶起人類沒有必要對半人類回禮的規矩。每次因為無知所犯下的奇怪言行都受到矯正，如此才能恢復記憶。

——知識上分明相隔了二千年，卻像受邀到親友家作客般讓人感到舒服自在……

克拉拉這樣想著。

原本克拉拉還掛念著沒跟麟一郎交代一聲就離開，不過轉念一想，他們一定已讓他穿上衣服、安排他就寢，一廂情願地安慰自己之後，心中的擔憂也逐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威廉的男性魅力，正一點一滴地占據了她的心房。

她敘述著目擊飛碟墜落、發現寶琳的事情始末，不過卻有意無意地只述及自己一個人，不曾提起麟一郎的名字，所以聽者都以為使寶琳清醒的正是克拉拉。賽西爾想探究她在二十

克拉拉像是放下心來似地，不再發窘拘謹。寶琳善盡主人之職對她噓寒問暖，坦率開朗的德莉絲也與差不多同齡的克拉拉氣味相投，她說：

「我感覺跟妳好像很久以前就認識了呢！妳是貴族噢。第一眼看見妳就知道了。我們稱呼妳克拉拉，妳也稱呼我們名字吧——如何？在座的各位？」

此言一出，彼此顯得更融洽了。賽西爾因為是古代史專家，所以對於曾在二十世紀球面流浪過的克拉拉特別感興趣，而威廉也明顯地表露出對她的好感，態度萬般親切。適才走出船庫登上大廳的途中，在走廊上遇見正要前往船庫的兩名黑奴，克拉拉正想為跪伏在地、避開一行人的黑奴回禮時，挽著她的威廉不容反抗地制止了她。他要她憶起人類沒有必要對半人類回禮的規矩。每次因為無知所犯下的奇怪言行都受到矯正，如此才能恢復記憶。

——知識上分明相隔了二千年，卻像受邀到親友家作客般讓人感到舒服自在……

克拉拉這樣想著。

原本克拉拉還掛念著沒跟麟一郎交代一聲就離開，不過轉念一想，他們一定已讓他穿上衣服、安排他就寢，一廂情願地安慰自己之後，心中的擔憂也逐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威廉的男性魅力，正一點一滴地占據了她的心房。

她敘述著目擊飛碟墜落、發現寶琳的事情始末，不過卻有意無意地只述及自己一個人，不曾提起麟一郎的名字，所以聽者都以為使寶琳清醒的正是克拉拉。賽西爾想探究她在二十

世紀球面的生活與喪失記憶的原因，但寶琳制止了他：

「克拉拉的心情還沒有平復到可以談那些事。等她恢復記憶之後，再以完全客觀的角度描述豈不更好？」

威廉也不反對，只見他表情認真地說：

「沒錯。先決條件是幫她尋找出生的行星。就讓我幫妳吧，克拉拉！」

「謝謝你。若能在各位的鼎力相助下返回出生星球，實在感激不盡。關於發生在地球上的事故，此刻的我還無法解釋，流浪的經過倒是可談。將來一定有機會說明白的，不過我有點累了……」

克拉拉語畢，寶琳便道：

「喝點靈液（soma）吧。恢復體力的同時還能幫助記憶。」

說著，她對德莉絲使了個眼色。

德莉絲心領神會，立刻對著腕式送話器低語：

「送靈液過來。」

一名手捧膳盤的侍者走進大廳。除了胸前的數字不同外，他的裝束與正在處置麟一郎的黑奴完全一致。他胸前的編號是2號。突然旁邊響起一串異聲，打斷了交響樂優雅的旋律。

「靈液，靈液，靈液，時間，到了，靈液！」尖嗄的叫聲教克拉拉嚇了一跳。原來是鸚鵡。

世紀球面的生活與喪失記憶的原因，但寶琳制止了他：

「克拉拉的心情還沒有平復到可以談那些事。等她恢復記憶之後，再以完全客觀的角度描述豈不更好？」

威廉也不反對，只見他表情認真地說：

「沒錯。先決條件是幫她尋找出生的行星。就讓我幫妳吧，克拉拉！」

「謝謝你。若能在各位的鼎力相助下返回出生星球，實在感激不盡。關於發生在地球上的事故，此刻的我還無法解釋，流浪的經過倒是可談。將來一定有機會說明白的，不過我有點累了……」

克拉拉語畢，寶琳便道：

「喝點靈液（soma）吧。恢復體力的同時還能幫助記憶。」

說著，她對德莉絲使了個眼色。

德莉絲心領神會，立刻對著腕式送話器低語：

「送靈液過來。」

一名手捧膳盤的侍者走進大廳。除了胸前的數字不同外，他的裝束與正在處置麟一郎的黑奴完全一致。他胸前的編號是2號。突然旁邊響起一串異聲，打斷了交響樂優雅的旋律。

「靈液，靈液，靈液，時間，到了，靈液！」尖嗄的叫聲教克拉拉嚇了一跳。原來是鸚鵡。

靈液是什麼東西？飲料嗎——就在她思索的當下，一張圓型茶桌不知從何處自動地滑過來，滑到圍成圓圈落座的五人中間後便靜止不動。茶桌中間立著一支約為火柴棒粗細、長度相當於鉛筆的棒子，旁邊站著一個高十四公分的玩偶，右手像握槓桿似地握著棒子，左手則扣住扛在背上的大袋封口。是桌上擺飾的聖誕老人玩偶。白色鬍鬚是一根根植上去的吧？它戴著紅色三角帽、穿著紅外套，白毛滾邊以及黑長靴，如果這個尺寸原封不動整體放大十二倍，簡直就像真人一樣。

侍者在桌上擺上五只空杯。

聖誕老人玩偶鬆開握著棒子的右手，突然邁步前進，舉止動作完全沒有普通玩具那種生硬笨拙的樣態。多麼精巧的自動人偶啊！克拉拉佩服不已。

「我要兩個，給客人三個。」

寶琳說道。玩偶一邊搖晃著滿腮的白鬍子一邊行禮，然後從背上扛著的白色袋子中取出圓錠，依數放進兩人的杯內。

「我要兩個。」德莉絲說。

「我也是。」賽西爾說。

「我一個就好。」威廉說。

猶如依照各人喜好在咖啡裡放砂糖一般。玩偶逐一行禮，依言放入指定的錠數。候在一

靈液是什麼東西？飲料嗎——就在她思索的當下，一張圓型茶桌不知從何處自動地滑過來，滑到圍成圓圈落座的五人中間後便靜止不動。茶桌中間立著一支約為火柴棒粗細、長度相當於鉛筆的棒子，旁邊站著一個高十四公分的玩偶，右手像握槓桿似地握著棒子，左手則扣住扛在背上的大袋封口。是桌上擺飾的聖誕老人玩偶。白色鬍鬚是一根根植上去的吧？它戴著紅色三角帽、穿著紅外套，白毛滾邊以及黑長靴，如果這個尺寸原封不動整體放大十二倍，簡直就像真人一樣。

侍者在桌上擺上五只空杯。

聖誕老人玩偶鬆開握著棒子的右手，突然邁步前進，舉止動作完全沒有普通玩具那種生硬笨拙的樣態。多麼精巧的自動人偶啊！克拉拉佩服不已。

「我要兩個，給客人三個。」

寶琳說道。玩偶一邊搖晃著滿腮的白鬍子一邊行禮，然後從背上扛著的白色袋子中取出圓錠，依數放進兩人的杯內。

「我要兩個。」德莉絲說。

「我也是。」賽西爾說。

「我一個就好。」威廉說。

猶如依照各人喜好在咖啡裡放砂糖一般。玩偶逐一行禮，依言放入指定的錠數。候在一

旁的侍者端起茶壺，為每人杯裡注入熱氣氤氳的綠色液體。濃郁的香氣在屋內瀰漫。

「想起靈液了嗎？要讓汗水的氣味芬芳的話，每個人都得喝呢！」威廉一口兩口地啜飲著，「靈液又名人類愛蜜……當米德加爾特星球的巨大宇宙樹伊格德拉西爾[2]一年一度盛開數萬朵花時，就教空中矮人們去採集花蜜……啊，妳記得了是不是？喜歡嗎？」

「得萊帕少爺在擔心呢！」寶琳一面笑一面說著，「畢竟他打算跟妳一起遍歷邑司，尋找妳的出生星球嘛！他是那種一天沒有靈液就活不下去的男人。所以啊，妳若不喜歡，他就得乖乖閉嘴。不過呢，若妳喜歡的話，旅行期間就要有一天陪他喝上五次的心理準備……」

克拉拉戰戰兢兢啜飲了一口後，便一口氣地喝完。靈液和西德被聯合國軍隊占領後開始流行、從美國傳入的可口可樂有點雷同，不過卻更加充滿了空靈幽緲的口感。

「喝過後，我已經記起靈液的滋味了。我以前很喜歡，現在喝來倍感懷念……現在也一樣喜歡噢！」

她望著身邊的俊美青年微笑地說。

「祝靈液，也祝福妳。」

威廉笑容滿面地高喊一聲。

「若是二十世紀人，大概會覺得很像可口可樂吧！」

克拉拉轉過頭，看向賽西爾那邊說道。

旁的侍者端起茶壺，為每人杯裡注入熱氣氤氳的綠色液體。濃郁的香氣在屋內瀰漫。

「想起靈液了嗎？要讓汗水的氣味芬芳的話，每個人都得喝呢！」威廉一口兩口地啜飲著，「靈液又名人類愛蜜……當米德加爾特星球的巨大宇宙樹伊格德拉西爾[2]一年一度盛開數萬朵花時，就教空中矮人們去採集花蜜……啊，妳記得了是不是？喜歡嗎？」

「得萊帕少爺在擔心呢！」寶琳一面笑一面說著，「畢竟他打算跟妳一起遍歷邑司，尋找妳的出生星球嘛！他是那種一天沒有靈液就活不下去的男人。所以啊，妳若不喜歡，他就得乖乖閉嘴。不過呢，若妳喜歡的話，旅行期間就要有一天陪他喝上五次的心理準備……」

克拉拉戰戰兢兢啜飲了一口後，便一口氣地喝完。靈液和西德被聯合國軍隊占領後開始流行、從美國傳入的可口可樂有點雷同，不過卻更加充滿了空靈幽緲的口感。

「喝過後，我已經記起靈液的滋味了。我以前很喜歡，現在喝來倍感懷念……現在也一樣喜歡噢！」

她望著身邊的俊美青年微笑地說。

「祝靈液，也祝福妳。」

威廉笑容滿面地高喊一聲。

「若是二十世紀人，大概會覺得很像可口可樂吧！」

克拉拉轉過頭，看向賽西爾那邊說道。

「可口可樂？」其他人並不清楚。

「這個嘛，聽說前史時代末葉流行一種叫做可口可樂的飲料。我是透過文獻資料知道的，而妳卻是在流浪中嘗過那種味道，真可說是很寶貴的經驗。真的嗎？味道像靈液……？」

賽西爾好像很高興逮到炫耀自己古史學問的機會。

「不過，可口可樂並不像靈液這樣深入日常生活吧？撇開味道不談，是不是比較接近可可亞、咖啡、紅茶之類的飲料？這是提出下午茶時間的說法被靈液時間取代的國語學者的意見。」

「你所言甚是。我終於想起靈液是多麼深入日常生活的飲料了。」克拉拉艱澀地答道。

此時桌上的玩偶動了一下，鬍鬚晃了晃。

「這個玩偶的機械裝置真精巧呢！」

克拉拉語畢，發現大家全都露出怪異的表情，正在思索說錯什麼的時候，威廉用曬成小麥色的手一把抓起玩偶，拿到她眼前，攤開手掌。

「它不是機器噢。這是稱為揹袋人或香料聖誕老人之類的一種餐桌矮人（tablepygmy）。是喝靈液時，用來放入香料錠的道具。想起來了嗎？」

白晳的大手掌上，身穿紅外套的玩偶站了起來，轉身行最敬禮。它的動作、白鬍鬚、眼角與額頭上的皺紋等栩栩如生的一切釀成了豐富的表情……若是玩偶，也未免太過精巧了，

「可口可樂？」其他人並不清楚。

「這個嘛，聽說前史時代末葉流行一種叫做可口可樂的飲料。我是透過文獻資料知道的，而妳卻是在流浪中嘗過那種味道，真可說是很寶貴的經驗。真的嗎？味道像靈液……？」

賽西爾好像很高興逮到炫耀自己古史學問的機會。

「不過，可口可樂並不像靈液這樣深入日常生活吧？撇開味道不談，是不是比較接近可可亞、咖啡、紅茶之類的飲料？這是提出下午茶時間的說法被靈液時間取代的國語學者的意見。」

「你所言甚是。我終於想起靈液是多麼深入日常生活的飲料了。」克拉拉艱澀地答道。

此時桌上的玩偶動了一下，鬍鬚晃了晃。

「這個玩偶的機械裝置真精巧呢！」

克拉拉語畢，發現大家全都露出怪異的表情，正在思索說錯什麼的時候，威廉用曬成小麥色的手一把抓起玩偶，拿到她眼前，攤開手掌。

「它不是機器噢。這是稱為揹袋人或香料聖誕老人之類的一種餐桌矮人（tablepygmy）。是喝靈液時，用來放入香料錠的道具。想起來了嗎？」

白晳的大手掌上，身穿紅外套的玩偶站了起來，轉身行最敬禮。它的動作、白鬍鬚、眼角與額頭上的皺紋等栩栩如生的一切釀成了豐富的表情……若是玩偶，也未免太過精巧了，

牠是活生生的小矮人。這就是餐桌矮人嗎？想想，剛才還聽見「空中矮人」（air pygmy）的名詞。當時以為是蜜蜂似的昆蟲。這類小矮人就是叫做 pigmy[3]吧？跟《格列佛遊記》中小人國的小人一樣是縮小的人類……二千年後的世界竟然出現這種幻想中的生物。難道這些人口中所說的故鄉——遙遠的天狼星世界中，也有這種小人居住的星球嗎？

「呃，我有點印象了。矮人……還有各種功用吧？」克拉拉故弄玄虛地說道。

「當然，矮人的用處是無限的。」

克拉拉聽威廉說話的同時，發現一身聖誕老人裝束、留著鬍鬚的小矮人，漂亮的面容下膚色居然偏黃，心底頓時閃過一抹陰霾。俊美青年把小矮人放回桌上，牠敏捷地走向中間的棒子。接著，圓型茶桌自動地——不，應該說在握著槓桿的小人操作下滑開了。

「這兒也有。」寶琳把鸚鵡籠取下，拿給克拉拉看。「這是鳥籠奴隸，現在只看見母的。」

通常鳥籠底盤都很髒，這只鳥籠卻乾淨得光可鑑人。她看見籠底有個跟剛剛差不多大的小矮人，穿著類似中世紀騎士甲冑的衣服，衣色彷彿為了搭配鳥羽般分別塗上紫黃兩色。手裡拿著的鐵鏟像扮家家酒用的小勺子，正忙著把剛剛從鳥屁股落下來的軟糞鏟起，扔進旁邊的洞口。籠底大概有兩層。區區鳥糞對這樣的小矮人而言有如一座小山，是一起浩大的工程。籠底的角落還有一個洞，一個姿態相同的雄性小矮人爬出來，利用一個類似汲水的吊桿裝置，讓下方水龍頭流出的水流進桶內，再使勁地提上來，準備將上面的飲水器裝滿。

牠是活生生的小矮人。這就是餐桌矮人嗎？想想，剛才還聽見「空中矮人」（air pygmy）的名詞。當時以為是蜜蜂似的昆蟲。這類小矮人就是叫做 pigmy[3]吧？跟《格列佛遊記》中小人國的小人一樣是縮小的人類……二千年後的世界竟然出現這種幻想中的生物。難道這些人口中所說的故鄉——遙遠的天狼星世界中，也有這種小人居住的星球嗎？

「呃，我有點印象了。矮人……還有各種功用吧？」克拉拉故弄玄虛地說道。

「當然，矮人的用處是無限的。」

克拉拉聽威廉說話的同時，發現一身聖誕老人裝束、留著鬍鬚的小矮人，漂亮的面容下膚色居然偏黃，心底頓時閃過一抹陰霾。俊美青年把小矮人放回桌上，牠敏捷地走向中間的棒子。接著，圓型茶桌自動地——不，應該說在握著槓桿的小人操作下滑開了。

「這兒也有。」寶琳把鸚鵡籠取下，拿給克拉拉看。「這是鳥籠奴隸，現在只看見母的。」

通常鳥籠底盤都很髒，這只鳥籠卻乾淨得光可鑑人。她看見籠底有個跟剛剛差不多大的小矮人，穿著類似中世紀騎士甲冑的衣服，衣色彷彿為了搭配鳥羽般分別塗上紫黃兩色。手裡拿著的鐵鏟像扮家家酒用的小勺子，正忙著把剛剛從鳥屁股落下來的軟糞鏟起，扔進旁邊的洞口。籠底大概有兩層。區區鳥糞對這樣的小矮人而言有如一座小山，是一起浩大的工程。籠底的角落還有一個洞，一個姿態相同的雄性小矮人爬出來，利用一個類似汲水的吊桿裝置，讓下方水龍頭流出的水流進桶內，再使勁地提上來，準備將上面的飲水器裝滿。

「這一公一母是侍候鸚鵡的奴隸。」鸚鵡的主人如此解釋，「鳥主人脾氣暴躁，動不動就用尖嘴或利爪傷害牠們，所以只有回到自己的窩裡才能脫下甲冑。如何？想起來了吧？」

在鳥糞散落的雙層籠底下築巢，隸屬於鸚鵡主人而侍奉一生的鳥籠奴隸……從工作的樣子可以知道，牠們無疑是具備智慧的人類縮小版，可是，把牠們放在這種地方，用這種方式飼養，實在……

「那盆樹也住著奴隸。叫做花矮人。」賽西爾也插話道。

克拉拉心驚肉跳，嚇得說不出話來，但德莉絲似乎覺得她驚懼的模樣很有趣，於是抽起插在長靴裡的天馬鞭，指著正在演奏優美的第三樂章交響曲的壁掛式留聲機說：

「那個攜帶式的管絃樂團也是噢！」

「那個留聲機——是收音機吧……」

「我就知道妳以為那是收音機。」

德莉絲嫣然一笑。似乎她早就利用腕式送話器傳了話，只見一名強壯有力的侍者已奉命入內，將牆上的箱子取下，拿到克拉拉面前後開啟。那箱子像一只大型皮箱般附有把手。當蓋子開啟時……

「瞧，一群迷你的小伶人。」

「天啊！」

「這一公一母是侍候鸚鵡的奴隸。」鸚鵡的主人如此解釋，「鳥主人脾氣暴躁，動不動就用尖嘴或利爪傷害牠們，所以只有回到自己的窩裡才能脫下甲冑。如何？想起來了吧？」

在鳥糞散落的雙層籠底下築巢，隸屬於鸚鵡主人而侍奉一生的鳥籠奴隸……從工作的樣子可以知道，牠們無疑是具備智慧的人類縮小版，可是，把牠們放在這種地方，用這種方式飼養，實在……

「那盆樹也住著奴隸。叫做花矮人。」賽西爾也插話道。

克拉拉心驚肉跳，嚇得說不出話來，但德莉絲似乎覺得她驚懼的模樣很有趣，於是抽起插在長靴裡的天馬鞭，指著正在演奏優美的第三樂章交響曲的壁掛式留聲機說：

「那個攜帶式的管絃樂團也是噢！」

「那個留聲機——是收音機吧……」

「我就知道妳以為那是收音機。」

德莉絲嫣然一笑。似乎她早就利用腕式送話器傳了話，只見一名強壯有力的侍者已奉命入內，將牆上的箱子取下，拿到克拉拉面前後開啟。那箱子像一只大型皮箱般附有把手。當蓋子開啟時……

「瞧，一群迷你的小伶人。」

「天啊！」

原本不願顯露出內心驚異的克拉拉忍不住大叫一聲，在場的每個人都不覺莞爾。那既不是留聲機也不是收音機。箱子裡約莫有五十名穿著禮服的小音樂家坐在各自的位子上，手持樂器，依循指揮家的指揮棒井然有序地演奏著樂曲。就連箱蓋被開啟，五張臉在上面窺伺，牠們也依舊認真，不為所動。原來箱子裡是小矮人的管弦樂團……

「怎樣？想起來了嗎？」德莉絲眼中溢滿笑意，持鞭的手一示意，侍者立即恢復原狀。黑奴闔上箱蓋，粗壯的手握住把手，把箱子拎到一旁。克拉拉不由得說：

「呃，橫著拿比較好吧？」

她擔心裡面的小矮人們會往下掉，被壓垮了。

「底部貼著引力板，怎樣傾斜都不會有事。」威廉在一旁解釋。「這艘船也是。宇宙船的地上都鋪設了引力板。」

「的確。我想起引力板這個名詞了。」克拉拉理解得很吃力。

「完全記起矮人的事了嗎？」寶琳說著，似乎打算在克拉拉說出奇怪的話之前先做說明。

「一點點。我想請問牠們是出生在哪個星球，就是類似小人國（里里派特）的星球……」

「哎呀，這不是想起來了嗎？釣池的真正名稱啊！太好了！」德莉絲歡天喜地的說。

「是呀，矮人族的最大產地就是小人國牧場噢。妳是真的想起來了！」

不瞭解星球名稱與《格列佛遊記》之間關係（*）的寶琳，明知克拉拉並非邑司人卻莫名

原本不願顯露出內心驚異的克拉拉忍不住大叫一聲，在場的每個人都不覺莞爾。那既不是留聲機也不是收音機。箱子裡約莫有五十名穿著禮服的小音樂家坐在各自的位子上，手持樂器，依循指揮家的指揮棒井然有序地演奏著樂曲。就連箱蓋被開啟，五張臉在上面窺伺，牠們也依舊認真，不為所動。原來箱子裡是小矮人的管弦樂團……

「怎樣？想起來了嗎？」德莉絲眼中溢滿笑意，持鞭的手一示意，侍者立即恢復原狀。黑奴闔上箱蓋，粗壯的手握住把手，把箱子拎到一旁。克拉拉不由得說：

「呃，橫著拿比較好吧？」

她擔心裡面的小矮人們會往下掉，被壓垮了。

「底部貼著引力板，怎樣傾斜都不會有事。」威廉在一旁解釋。「這艘船也是。宇宙船的地上都鋪設了引力板。」

「的確。我想起引力板這個名詞了。」克拉拉理解得很吃力。

「完全記起矮人的事了嗎？」寶琳說著，似乎打算在克拉拉說出奇怪的話之前先做說明。

「一點點。我想請問牠們是出生在哪個星球，就是類似小人國（里里派特）的星球……」

「哎呀，這不是想起來了嗎？釣池的真正名稱啊！太好了！」德莉絲歡天喜地的說。

「是呀，矮人族的最大產地就是小人國牧場噢。妳是真的想起來了！」

不瞭解星球名稱與《格列佛遊記》之間關係（*）的寶琳，明知克拉拉並非邑司人卻莫名

其妙歪打正著感到不可思議，她暗呼僥倖，繼續說道：

「別的星球也有矮人牧場，不過小人國盛產的是野生矮人。妳之所以記起，一定是以前去那裡玩過釣矮人吧！」

「我現在可一點都不懷疑克拉拉是貴族了。」威廉喜笑顏開似的說。

*「喬納桑・斯威夫特（1667-1745）疑似自航時旅行者口中聽聞過邑司文明。此事可由《格列佛遊記》中的小人國『里里派特』、飛島國『拉普達』、畜人『雅虎』（yahoo）等推測得知。斯威夫特為何能在火星兩顆衛星被發現的百年前，就對這兩顆衛星知之甚詳，至今仍舊是謎，不過應是得自未來人的知識吧！」

（《大英百科全書》・「斯威夫特」條目）

「這迷你體積是怎麼來的？」克拉拉問。

「那是縮小鴉俘的變種後代。」

「縮小？把原來的人類縮小……」

「不是人類噢，牠們根本不是——」

「啊，我是說『原來的鴉俘』……牠們是鴉俘縮小後的產物呀？」

「對，原物的十二分之一。」

其妙歪打正著感到不可思議，她暗呼僥倖，繼續說道：

「別的星球也有矮人牧場，不過小人國盛產的是野生矮人。妳之所以記起，一定是以前去那裡玩過釣矮人吧！」

「我現在可一點都不懷疑克拉拉是貴族了。」威廉喜笑顏開似的說。

*「喬納桑・斯威夫特（1667-1745）疑似自航時旅行者口中聽聞過邑司文明。此事可由《格列佛遊記》中的小人國『里里派特』、飛島國『拉普達』、畜人『雅虎』（yahoo）等推測得知。斯威夫特為何能在火星兩顆衛星被發現的百年前，就對這兩顆衛星知之甚詳，至今仍舊是謎，不過應是得自未來人的知識吧！」

（《大英百科全書》・「斯威夫特」條目）

「這迷你體積是怎麼來的？」克拉拉問。

「那是縮小鴉俘的變種後代。」

「縮小？把原來的人類縮小……」

「不是人類噢，牠們根本不是——」

「啊，我是說『原來的鴉俘』……牠們是鴉俘縮小後的產物呀？」

「對，原物的十二分之一。」

有關縮小的言論遭人指出謬誤時，克拉拉也無心糾正；她尚未發現自己在潛移默化間，已經承認鴉俘是異於人類的動物觀點了。

「對了，」得萊帕少爺不知想起什麼，突然一臉燦爛地對德莉絲說，「那件事就交給矮人定勝負吧！」

「好啊！」德莉絲應和著。

「你們在說什麼？決定什麼？」

寶琳一問，男子面紅耳赤地解釋：

「不是啦，到了亞伯丁，我與德莉絲想爭取繼妳之後歡迎克拉拉小姐的宴會。」

「若要透過矮人決鬥決定，倖存未亡的就送克拉拉當見面禮吧！」

身為瓊森家一家之主，擁有繼承母親處分權的寶琳如此表示。

「如果我賭的矮人倖存，我願將最近搜羅的珍玩當作陪嫁，教那矮人雙手奉上——一艘置物船。」

「如果我贏了，」德莉絲不服輸地說，「我就讓克拉拉在我的馬廄中挑選一匹上等的好馬。」

「讓騎著舊馬的克拉拉憶起畜人馬，這主意真是妙極！」寶琳贊同地說。

「我也得想想該送什麼好哪……」

有關縮小的言論遭人指出謬誤時，克拉拉也無心糾正；她尚未發現自己在潛移默化間，已經承認鴉俘是異於人類的動物觀點了。

「對了，」得萊帕少爺不知想起什麼，突然一臉燦爛地對德莉絲說，「那件事就交給矮人定勝負吧！」

「好啊！」德莉絲應和著。

「你們在說什麼？決定什麼？」

寶琳一問，男子面紅耳赤地解釋：

「不是啦，到了亞伯丁，我與德莉絲想爭取繼妳之後歡迎克拉拉小姐的宴會。」

「若要透過矮人決鬥決定，倖存未亡的就送克拉拉當見面禮吧！」

身為瓊森家一家之主，擁有繼承母親處分權的寶琳如此表示。

「如果我賭的矮人倖存，我願將最近搜羅的珍玩當作陪嫁，教那矮人雙手奉上——一艘置物船。」

「如果我贏了，」德莉絲不服輸地說，「我就讓克拉拉在我的馬廄中挑選一匹上等的好馬。」

「讓騎著舊馬的克拉拉憶起畜人馬，這主意真是妙極！」寶琳贊同地說。

「我也得想想該送什麼好哪……」

得萊帕伯爵妻君一邊玩著金色的髮辮，一邊喃喃自語道。

3一　矮人種的歷史與現狀

一千六百年前左右，當天狼星系被一舉征服，人類由新地球的璀亙展開大規模遷都，來到卡路星的亞伯丁時，畜人制度完成期的三大發明之一——活體縮小機被研發出來了。

將動物放進完全密封的吊鐘狀水晶瓶（現有更方便的水晶服）中後，啟動水晶共振機，再照射特殊的放射線，鐘瓶就會縮小，瓶內的動物也隨之縮小。由於活體各細胞分子會依一定比例變成呼出的空氣排出體外，因此只要縮小的動物能夠維持原來的個體性，將呼出的空氣與其他個體呼出的空氣分離保存（也就是說，只要密封瓶未毀損），透過逆裝置還是可能再度恢復原形的。於是，可逆式縮小法能任意地變換活體的尺寸。

這對遷都時的運輸作業可說是一大福音。換言之，運送龐大人口時只需暫時縮小，等到抵達目的地後再復原即可。

這項發明一開始並未立刻對人類測試，而是先以鴉俘作為實驗對象，結果縮小後發現極少部分的宇宙線疾罹患率有增高現象，最後只好嚴禁人體使用（不過後章將會述及，法律對白人也制

得萊帕伯爵妻君一邊玩著金色的髮辮，一邊喃喃自語道。

3一　矮人種的歷史與現狀

一千六百年前左右，當天狼星系被一舉征服，人類由新地球的璀亙展開大規模遷都，來到卡路星的亞伯丁時，畜人制度完成期的三大發明之一——活體縮小機被研發出來了。

將動物放進完全密封的吊鐘狀水晶瓶（現有更方便的水晶服）中後，啟動水晶共振機，再照射特殊的放射線，鐘瓶就會縮小，瓶內的動物也隨之縮小。由於活體各細胞分子會依一定比例變成呼出的空氣排出體外，因此只要縮小的動物能夠維持原來的個體性，將呼出的空氣與其他個體呼出的空氣分離保存（也就是說，只要密封瓶未毀損），透過逆裝置還是可能再度恢復原形的。於是，可逆式縮小法能任意地變換活體的尺寸。

這對遷都時的運輸作業可說是一大福音。換言之，運送龐大人口時只需暫時縮小，等到抵達目的地後再復原即可。

這項發明一開始並未立刻對人類測試，而是先以鴉俘作為實驗對象，結果縮小後發現極少部分的宇宙線疾罹患率有增高現象，最後只好嚴禁人體使用（不過後章將會述及，法律對白人也制

定了縮小刑的罰則），儘管已經預料有罹病危險，為求運輸效率的提高以及經濟方面的成本考量，決定縮小機的使用對象以黑奴與鴉俘為限。不過實驗結果證明，縮小比例超過二分之一時，雄性的生殖能力將會消失，所以明定黑奴的縮小比例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一般的說法認為，黑奴之所以又名「半人類」，正是源自於此）。

不過，鴉俘與黑奴不同，完全沒有顧慮人權的必要，因此為了提高裝載量，縮小比例也愈發提高，但自從知道超過十二分之一會產生智能退化現象之後，縮小比例就被限定在十二分之一了。事實上這樣一來，運輸能力已是十二的三次方，也就是提高了一千七百二十八倍。

話說回來，當變換各種縮小比例來運送縮小鴉俘後，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在縮小的狀態下，時間似乎會依縮小的比例而加速。對縮小三分之一的生物而言，正常人的四個月相當於牠的一年。若是十二分之一的生物，活一個月就相當於加了一歲。肉體縮小的同時，人生也隨之縮短。

利用這項特質，活體縮小機被視作成長促進機應用。比方說畜人犬（一如第二章概述）是將甫出生的短腿鴉俘關在天井低矮的房間飼養兩年，期間內以基礎訓練養成牠四腳爬行的習慣，假設以牠的十二分之一形態飼養（天井低矮的形狀必須改成特殊的吊鐘式），時間就能縮短成兩個月，兩個月後再透過逆裝置還原，雖然失去繁殖能力，卻能以剽悍的兩歲犬隻之姿承受日後的訓練。

定了縮小刑的罰則），儘管已經預料有罹病危險，為求運輸效率的提高以及經濟方面的成本考量，決定縮小機的使用對象以黑奴與鴉俘為限。不過實驗結果證明，縮小比例超過二分之一時，雄性的生殖能力將會消失，所以明定黑奴的縮小比例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一般的說法認為，黑奴之所以又名「半人類」，正是源自於此）。

不過，鴉俘與黑奴不同，完全沒有顧慮人權的必要，因此為了提高裝載量，縮小比例也愈發提高，但自從知道超過十二分之一會產生智能退化現象之後，縮小比例就被限定在十二分之一了。事實上這樣一來，運輸能力已是十二的三次方，也就是提高了一千七百二十八倍。

話說回來，當變換各種縮小比例來運送縮小鴉俘後，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在縮小的狀態下，時間似乎會依縮小的比例而加速。對縮小三分之一的生物而言，正常人的四個月相當於牠的一年。若是十二分之一的生物，活一個月就相當於加了一歲。肉體縮小的同時，人生也隨之縮短。

利用這項特質，活體縮小機被視作成長促進機應用。比方說畜人犬（一如第二章概述）是將甫出生的短腿鴉俘關在天井低矮的房間飼養兩年，期間內以基礎訓練養成牠四腳爬行的習慣，假設以牠的十二分之一形態飼養（天井低矮的形狀必須改成特殊的吊鐘式），時間就能縮短成兩個月，兩個月後再透過逆裝置還原，雖然失去繁殖能力，卻能以剽悍的兩歲犬隻之姿承受日後的訓練。

縮小機被世人廣泛地應用，卻因運送途中發生事故，致使鐘瓶破裂，導致瓶內的空氣逸出，就算抵達目的地也無法恢復原形，這些縮小的鴉俘只好成為殖民星球人的玩具，豈料偶然間被本國星球的貴族撞見，正合了他們頹廢的獵奇脾胃，於是把這些鴉俘當成「活玩偶」般珍視。就這樣，原本縮小的形態不過是為求運輸方便和促進成長而採行的權宜之計，一轉眼竟被用來滿足人類的私欲，於是一開始就以生產玩偶為目的，不再保存呼出空氣的縮小鴉俘誕生了。

既然玩具是一種永久的需要，要求縮小鴉俘自行繁殖而非逐一放進縮小機，也是自然的趨勢。然而誠如前面所言，性能力只存在於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被製造成玩具的迷你動物根本無法自行繁殖。

所幸縮小機發明後經過五個世紀，終於開發一種具備生殖力的十二分之一縮小鴉俘品種。鴉俘中也有被譽為 thoroughbred[4] 的純種血統。地球征服者馬克將軍擄獲舊鴉俘之首的天蝗一族，帶回新地球首都璀亙的宮廷獻給女王，從此以後成為宮廷御用，在王室飼育所內培育繁殖，是性能優越的純種鴉俘。

海倫三世為慶祝公主克莉絲汀娜十二歲生日，將兩百隻十二分之一的縮小鴉俘編成一支「活娃娃兵團」，賜名「矮人中隊」（pygmy company）做為禮物，不用說，自然是以純種鴉俘為主，但卻意外發現隊員中有一隻竟能持續保有性能力。也許是突變種，但純種鴉俘發生這種

縮小機被世人廣泛地應用，卻因運送途中發生事故，致使鐘瓶破裂，導致瓶內的空氣逸出，就算抵達目的地也無法恢復原形，這些縮小的鴉俘只好成為殖民星球人的玩具，豈料偶然間被本國星球的貴族撞見，正合了他們頹廢的獵奇脾胃，於是把這些鴉俘當成「活玩偶」般珍視。就這樣，原本縮小的形態不過是為求運輸方便和促進成長而採行的權宜之計，一轉眼竟被用來滿足人類的私欲，於是一開始就以生產玩偶為目的，不再保存呼出空氣的縮小鴉俘誕生了。

既然玩具是一種永久的需要，要求縮小鴉俘自行繁殖而非逐一放進縮小機，也是自然的趨勢。然而誠如前面所言，性能力只存在於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被製造成玩具的迷你動物根本無法自行繁殖。

所幸縮小機發明後經過五個世紀，終於開發一種具備生殖力的十二分之一縮小鴉俘品種。鴉俘中也有被譽為 thoroughbred[4] 的純種血統。地球征服者馬克將軍擄獲舊鴉俘之首的天蝗一族，帶回新地球首都璀亙的宮廷獻給女王，從此以後成為宮廷御用，在王室飼育所內培育繁殖，是性能優越的純種鴉俘。

海倫三世為慶祝公主克莉絲汀娜十二歲生日，將兩百隻十二分之一的縮小鴉俘編成一支「活娃娃兵團」，賜名「矮人中隊」（pygmy company）做為禮物，不用說，自然是以純種鴉俘為主，但卻意外發現隊員中有一隻竟能持續保有性能力。也許是突變種，但純種鴉俘發生這種

狀況絕非偶然。牠被命名為亞當。

由於牠持續保有性能力，因此被迫每天數回以雌性縮小鴉俘為對象製造後代。牠的對象被稱為夏娃一號到百號不等，以號碼編列，這些夏娃大多是母女直系親屬。也就是說為了製造變種，牠被強迫與女兒、孫女、曾孫女等以此類推的關係進行交配。於是亞當身後留下一群小人族，被公認是鴉俘的一大變種，稱之為矮人種，其名正是來自克莉絲汀娜公主的娃娃兵團「矮人中隊」之名（正式學名為「小畜人」yappet）。

牠們二十四日便脫離母體，一年半後完全成熟，可繁殖至六歲，十年即老化衰亡。肉體上的所有器官壽命都縮小成十二分之一，唯獨智力及其他精神狀況與一般鴉俘並無差異，是一種高智慧動物。

矮人種的問世在鴉俘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但瞭解矮人始祖亞當夏娃以降的系統圖，更因世代交替迅速而成為遺傳學、優生學、育種學等領域最佳的實驗動物。牠們的肉體完全是人類的縮小體，因此取代了醫學上、生理學及病理學的實驗鼠，讓實驗更輕鬆，更快得知結果，便捷之處比原生鴉俘多出不少……不過，若以歷史觀點視之，其最大的收穫，則應該是在機械工學方面的應用。

命令腦波的能量再低（意指○○低的平民），也能驅動讀心矮人。因此牠們成為機械回路要衝的活體零件，所裝載的全自動裝置被應用在生產（這是平民的工作）的過程中。以靈魂電腦為

狀況絕非偶然。牠被命名為亞當。

由於牠持續保有性能力，因此被迫每天數回以雌性縮小鴉俘為對象製造後代。牠的對象被稱為夏娃一號到百號不等，以號碼編列，這些夏娃大多是母女直系親屬。也就是說為了製造變種，牠被強迫與女兒、孫女、曾孫女等以此類推的關係進行交配。於是亞當身後留下一群小人族，被公認是鴉俘的一大變種，稱之為矮人種，其名正是來自克莉絲汀娜公主的娃娃兵團「矮人中隊」之名（正式學名為「小畜人」yappet）。

牠們二十四日便脫離母體，一年半後完全成熟，可繁殖至六歲，十年即老化衰亡。肉體上的所有器官壽命都縮小成十二分之一，唯獨智力及其他精神狀況與一般鴉俘並無差異，是一種高智慧動物。

矮人種的問世在鴉俘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但瞭解矮人始祖亞當夏娃以降的系統圖，更因世代交替迅速而成為遺傳學、優生學、育種學等領域最佳的實驗動物。牠們的肉體完全是人類的縮小體，因此取代了醫學上、生理學及病理學的實驗鼠，讓實驗更輕鬆，更快得知結果，便捷之處比原生鴉俘多出不少……不過，若以歷史觀點視之，其最大的收穫，則應該是在機械工學方面的應用。

命令腦波的能量再低（意指○○低的平民），也能驅動讀心矮人。因此牠們成為機械回路要衝的活體零件，所裝載的全自動裝置被應用在生產（這是平民的工作）的過程中。以靈魂電腦為

代表的所有靈魂機械。正是因第三次機械自動化而生的第五次產業革命的基礎。誇言體積有如高樓華廈的人工智慧，一下子變成千分之一大小的光景，對二十世紀的讀者來說，最淺顯易懂的比喻就是真空管收音機改用電晶體及IC後，體積急速縮小化吧！總之，矮人種與讀心裝置的結合，在文化史上確實肩負著革命性的意義。

但，還不僅如此。一隻隻放進縮小機內製造的時代，矮人不過是高價位奢侈品的「活玩具」罷了，小人國的大牧場才是真正的量產。

何謂小人國？即使大氣稀薄、人類無法居住的星球，呼吸量小的矮人也可輕易存活。於是這類的行星之一（參宿七，意即獵戶座β星系第六行星）被遴選為飼養矮人專用行星，人類居住在氣密式圓頂閣中，外面設置野外飼養場，專門用來收容、飼養、繁殖矮人。這便是矮人牧場。該牧場在一次事故中導致放牧中的部分矮人成功脫逃，不知不覺中牠們發展成在圍外獵食，與野化的同伴成群居住，最後贏得了小人國的稱呼。對於有生態學研究寶庫之稱的這顆行星，邑司貴族們私下都稱之為「釣池」。由於大氣層不適合人類居住而必須頭戴氣密帽、身穿太空裝，這點與潛水很相似，所以捕獲野生矮人不叫「獵」（hunting）而叫「釣」（fishing）。釣矮人是除貴族外無人能夠享受的消遣之一，因此克拉拉已使眾人對她的貴族身分深信不疑了。

伴隨量產而來的廣泛實用之路大開：在大廳內克拉拉見識到的餐桌矮人（香料聖誕老人不過是其中之一）、鳥籠奴隸、花矮人等，以往活體家具無法觸及的細微領域，由於利用了矮人而展

代表的所有靈魂機械。正是因第三次機械自動化而生的第五次產業革命的基礎。誇言體積有如高樓華廈的人工智慧，一下子變成千分之一大小的光景，對二十世紀的讀者來說，最淺顯易懂的比喻就是真空管收音機改用電晶體及IC後，體積急速縮小化吧！總之，矮人種與讀心裝置的結合，在文化史上確實肩負著革命性的意義。

但，還不僅如此。一隻隻放進縮小機內製造的時代，矮人不過是高價位奢侈品的「活玩具」罷了，小人國的大牧場才是真正的量產。

何謂小人國？即使大氣稀薄、人類無法居住的星球，呼吸量小的矮人也可輕易存活。於是這類的行星之一（參宿七，意即獵戶座β星系第六行星）被遴選為飼養矮人專用行星，人類居住在氣密式圓頂閣中，外面設置野外飼養場，專門用來收容、飼養、繁殖矮人。這便是矮人牧場。該牧場在一次事故中導致放牧中的部分矮人成功脫逃，不知不覺中牠們發展成在圍外獵食，與野化的同伴成群居住，最後贏得了小人國的稱呼。對於有生態學研究寶庫之稱的這顆行星，邑司貴族們私下都稱之為「釣池」。由於大氣層不適合人類居住而必須頭戴氣密帽、身穿太空裝，這點與潛水很相似，所以捕獲野生矮人不叫「獵」（hunting）而叫「釣」（fishing）。釣矮人是除貴族外無人能夠享受的消遣之一，因此克拉拉已使眾人對她的貴族身分深信不疑了。

伴隨量產而來的廣泛實用之路大開：在大廳內克拉拉見識到的餐桌矮人（香料聖誕老人不過是其中之一）、鳥籠奴隸、花矮人等，以往活體家具無法觸及的細微領域，由於利用了矮人而展

現出新的活力，這類的應用範圍是無限的。例如書桌矮人（負責搬運書桌上的文房四寶）、香水瓶童子（住在化妝台的抽屜裡，經常揹負香水瓶，視主人之意噴灑香水）、浴池矮人隊（頭戴潛水帽，十二隻為一組，潛入主人浸泡的浴池中為其深身）、僥墊（把絹皮化後截去四肢的矮人胴體放進鞋內當作腳心墊，又名 arch support，鞋底矮人。因連續承受壓力，平均壽命是一般的十分之一，大約只有一年，屬消耗品，使用者除了覺得彈性佳踏感好外，行走毫不疲累，還能吸取腳底分泌的油脂，有利足部美容。邑司貴族的鞋內多半都有）、肉襠褓（diapoo=diaper+yapoo：與生理極小畜一樣，全身表面患有海綿狀皮膚癌，具有吸收污血、污液特性，可常保股間衛生）、檢定小畜（代替實驗鼠成為藥品檢測之用。檢尿矮人乃其中之一）等等……甚至是從花叢中採集靈液原汁的空中矮人（將截斷下肢的矮人以活體漿糊與超小型空中車接著固定。其他用途甚廣），以往利用鴉俘都無法辦到的細微作業，如今卻可以使牠們跟蜜蜂與蜂鳥一樣從事相同的工作。

機械靈魂化也有顯著的進步，靈魂電腦（分配數名 IQ 一九〇以上的矮人做為電子人工智慧回路的活體零件。一般人工智慧必須將指令磁帶化，這種卻不需要。而且發生各種故障時還能自動修復）、黑奴監督機（就是後述的核對黑奴日記報告的機器，也是附有矮人的人工智慧）、犯罪度計算機（又名「證據測試儀」。結合百名接受法官特殊教育的矮人，是一輔助審判的工具。聽取證言，判定真偽，以燈球表示。假使百盞燈球都亮，表示涉案程度百分之百）、神諭機（又名「女王預言家」〔Queen's prophet〕。將最大的靈魂電腦與各擅其場、學有專精的萬名矮人合而為一，成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最大機械，是女王御用的立法諮詢裝置）等高度智慧的機械於焉誕生。平民專事生產，貴族專司政治與司法，此乃邑司白人的職務分配，至於後者因大部

現出新的活力，這類的應用範圍是無限的。例如書桌矮人（負責搬運書桌上的文房四寶）、香水瓶童子（住在化妝台的抽屜裡，經常揹負香水瓶，視主人之意噴灑香水）、浴池矮人隊（頭戴潛水帽，十二隻為一組，潛入主人浸泡的浴池中為其深身）、僥墊（把絹皮化後截去四肢的矮人胴體放進鞋內當作腳心墊，又名 arch support，鞋底矮人。因連續承受壓力，平均壽命是一般的十分之一，大約只有一年，屬消耗品，使用者除了覺得彈性佳踏感好外，行走毫不疲累，還能吸取腳底分泌的油脂，有利足部美容。邑司貴族的鞋內多半都有）、肉襠褓（diapoo=diaper+yapoo：與生理極小畜一樣，全身表面患有海綿狀皮膚癌，具有吸收污血、污液特性，可常保股間衛生）、檢定小畜（代替實驗鼠成為藥品檢測之用。檢尿矮人乃其中之一）等等……甚至是從花叢中採集靈液原汁的空中矮人（將截斷下肢的矮人以活體漿糊與超小型空中車接著固定。其他用途甚廣），以往利用鴉俘都無法辦到的細微作業，如今卻可以使牠們跟蜜蜂與蜂鳥一樣從事相同的工作。

機械靈魂化也有顯著的進步，靈魂電腦（分配數名 IQ 一九〇以上的矮人做為電子人工智慧回路的活體零件。一般人工智慧必須將指令磁帶化，這種卻不需要。而且發生各種故障時還能自動修復）、黑奴監督機（就是後述的核對黑奴日記報告的機器，也是附有矮人的人工智慧）、犯罪度計算機（又名「證據測試儀」。結合百名接受法官特殊教育的矮人，是一輔助審判的工具。聽取證言，判定真偽，以燈球表示。假使百盞燈球都亮，表示涉案程度百分之百）、神諭機（又名「女王預言家」〔Queen's prophet〕。將最大的靈魂電腦與各擅其場、學有專精的萬名矮人合而為一，成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最大機械，是女王御用的立法諮詢裝置）等高度智慧的機械於焉誕生。平民專事生產，貴族專司政治與司法，此乃邑司白人的職務分配，至於後者因大部

分由靈魂機械代理，所以貴族在安逸度日的同時，亦能做出正確的判決，實行優良的政治。

矮人比原種鴉俘多出的優點，正是因迅速的世代交替，所以可透過優生交配，急遽地達到品種改良的目的。剛才威廉的賭注「置物船」，其實就是「活體七福神寶船」。像布袋般的大肚子、福祿壽的長形頭，每個皆跟原來的形狀一模一樣，而且是活生生的，全部都是育種技術製造的畸形矮人。比方說，像福祿壽尖長帽子般的頭部，便是用放射線使之突變，從那些畸形矮人中選出尖頭者令其交配產生下一代，使變種確立。染色體手術發明前，就是這樣以原生矮人為根，不斷地製造出珍貴的變種。不只肉體，諸如音樂天才也是透過交配確立純種血統，全都不足為奇。對這些小伶人進行為期一年（相當於人類的十二年）的訓練，當每個都有了頂尖的素養後，讓牠們附屬於超小型鋼琴，裝進自動演奏的八音盒內，或編成一組，變成可放進皮箱中的攜帶式管絃樂團。這些高級玩具有別於先前所述的實用工具，喚起社會廣泛的需求。若是小看牠們是玩具可就大錯特錯了，目前住在皮箱內的五十名矮人，每一名若置身在二十世紀的地球世界，無疑均為一流的天才音樂家。樂器雖小，但性能卓越，絕不遜於二十世紀人的演奏家。

除了音樂，擁有某種技能的矮人也逐年被生產問世。當中被擇定的武術一項，正是下一章將要介紹的小鬥士。鬥士就是源自於原生鴉俘的畜人決鬥，自古便是邑司人士風行愛好的娛樂。由於矮人化，使矮人決鬥變成一種非常輕便的娛樂型態，可以帶到室內遊樂場，尤其

分由靈魂機械代理，所以貴族在安逸度日的同時，亦能做出正確的判決，實行優良的政治。

矮人比原種鴉俘多出的優點，正是因迅速的世代交替，所以可透過優生交配，急遽地達到品種改良的目的。剛才威廉的賭注「置物船」，其實就是「活體七福神寶船」。像布袋般的大肚子、福祿壽的長形頭，每個皆跟原來的形狀一模一樣，而且是活生生的，全部都是育種技術製造的畸形矮人。比方說，像福祿壽尖長帽子般的頭部，便是用放射線使之突變，從那些畸形矮人中選出尖頭者令其交配產生下一代，使變種確立。染色體手術發明前，就是這樣以原生矮人為根，不斷地製造出珍貴的變種。不只肉體，諸如音樂天才也是透過交配確立純種血統，全都不足為奇。對這些小伶人進行為期一年（相當於人類的十二年）的訓練，當每個都有了頂尖的素養後，讓牠們附屬於超小型鋼琴，裝進自動演奏的八音盒內，或編成一組，變成可放進皮箱中的攜帶式管絃樂團。這些高級玩具有別於先前所述的實用工具，喚起社會廣泛的需求。若是小看牠們是玩具可就大錯特錯了，目前住在皮箱內的五十名矮人，每一名若置身在二十世紀的地球世界，無疑均為一流的天才音樂家。樂器雖小，但性能卓越，絕不遜於二十世紀人的演奏家。

除了音樂，擁有某種技能的矮人也逐年被生產問世。當中被擇定的武術一項，正是下一章將要介紹的小鬥士。鬥士就是源自於原生鴉俘的畜人決鬥，自古便是邑司人士風行愛好的娛樂。由於矮人化，使矮人決鬥變成一種非常輕便的娛樂型態，可以帶到室內遊樂場，尤其

承襲盎格魯撒克遜人傳統、熱愛賭博的貴族們，一點小賭也要「讓矮人定勝負」，所以在極短期間內就已普及大眾。以瓊森家的財力來說，不僅府邸內，就連「冰河號」之類的太空船，也備有一套優秀的小門士。

趁著尚未離題前，先讓讀者明白這些基本常識，接著還是讓我們回到克拉拉與麟一郎這邊吧。

另外，本節未多著墨的極小畜，其實是身高三公分半的五十分之一縮小物，多少有點弱智也無所謂，可以說是道道地地的一寸法師。有大姆指湯姆（Tom Thumb）之稱的上等極小畜，負責主人頭部五官的管理任務，如眼僕（修剪睫毛、去眼屎）、鼻僕（修剪鼻毛、去鼻屎）、耳僕（去耳垢）、口僕（平常負責去牙垢，偶爾代替牙籤）等。除了腸內極小畜與生理極小畜外，還有各種陰部寄生動物，有陰道小童子（又名隧道男孩，第四五章之2）之稱的低等性交蟲，以黏液環境內的作業為天職，以及 picae-scraper, glans-knocker, semen-drinker 等。細節就留待後章再述。

承襲盎格魯撒克遜人傳統、熱愛賭博的貴族們，一點小賭也要「讓矮人定勝負」，所以在極短期間內就已普及大眾。以瓊森家的財力來說，不僅府邸內，就連「冰河號」之類的太空船，也備有一套優秀的小門士。

趁著尚未離題前，先讓讀者明白這些基本常識，接著還是讓我們回到克拉拉與麟一郎這邊吧。

另外，本節未多著墨的極小畜，其實是身高三公分半的五十分之一縮小物，多少有點弱智也無所謂，可以說是道道地地的一寸法師。有大姆指湯姆（Tom Thumb）之稱的上等極小畜，負責主人頭部五官的管理任務，如眼僕（修剪睫毛、去眼屎）、鼻僕（修剪鼻毛、去鼻屎）、耳僕（去耳垢）、口僕（平常負責去牙垢，偶爾代替牙籤）等。除了腸內極小畜與生理極小畜外，還有各種陰部寄生動物，有陰道小童子（又名隧道男孩，第四五章之2）之稱的低等性交蟲，以黏液環境內的作業為天職，以及 picae-scraper, glans-knocker, semen-drinker 等。細節就留待後章再述。

1 即乘馬步兵，抵達戰場之前騎馬，進入戰場則下馬作戰。

2 米德加爾特（midgard），又稱「中間世界」，北歐神話中人類居住的所在地；伊格德拉西爾（Yggdrasil），支撐九個世界的世界樹。

3 其實正確的拼音應該是「pygmy」（俾格米人），原本是指地球上的矮人族，特別是非洲的矮黑人。

4 即「純種馬」，為英國人所培育、專用於競賽的馬種。

1 即乘馬步兵，抵達戰場之前騎馬，進入戰場則下馬作戰。

2 米德加爾特（midgard），又稱「中間世界」，北歐神話中人類居住的所在地；伊格德拉西爾（Yggdrasil），支撐九個世界的世界樹。

3 其實正確的拼音應該是「pygmy」（俾格米人），原本是指地球上的矮人族，特別是非洲的矮黑人。

4 即「純種馬」，為英國人所培育、專用於競賽的馬種。

219 第九章 各分東西


矮人
決鬪
矮人決鬥


矮人
決鬪
矮人決鬥

1 小鬥士之櫃

克拉拉站在遊戲室中央的黑箱子旁——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了——她胸中的好奇心雀躍不已。

那是一個高八十公分，長寬各一公尺左右，四四方方、固若金湯的大鐵箱。四面各有四層的抽屜，頂上留有十公分左右的邊框，正中央是邊長八十公分的正方形競技場，周圍架起高約五公分、十公分的繩索。對角線上立著藍與白的旗門，那應該是兩方的標誌吧！抽屜上印有 BOXING（拳擊）或 FENCING（劍擊）之類的鬥技名稱。當競爭的當事者瓊森小姐德莉絲與得萊帕少爺威廉在擲骰子的時候，克拉拉既想滿足旺盛的好奇心，又想佯裝邑司貴族的自重與自制，內心糾結不已；不過，從親妹子口中得知並深信克拉拉喪失所有記憶的賽西爾，非常樂意於將滿腹的鴉俘知識披肝瀝膽地傳達給這位美麗的貴客，所以雖然克拉拉沒有請教他，他卻自顧自地開始說明：

1 小鬥士之櫃

克拉拉站在遊戲室中央的黑箱子旁——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了——她胸中的好奇心雀躍不已。

那是一個高八十公分，長寬各一公尺左右，四四方方、固若金湯的大鐵箱。四面各有四層的抽屜，頂上留有十公分左右的邊框，正中央是邊長八十公分的正方形競技場，周圍架起高約五公分、十公分的繩索。對角線上立著藍與白的旗門，那應該是兩方的標誌吧！抽屜上印有 BOXING（拳擊）或 FENCING（劍擊）之類的鬥技名稱。當競爭的當事者瓊森小姐德莉絲與得萊帕少爺威廉在擲骰子的時候，克拉拉既想滿足旺盛的好奇心，又想佯裝邑司貴族的自重與自制，內心糾結不已；不過，從親妹子口中得知並深信克拉拉喪失所有記憶的賽西爾，非常樂意於將滿腹的鴉俘知識披肝瀝膽地傳達給這位美麗的貴客，所以雖然克拉拉沒有請教他，他卻自顧自地開始說明：

「牠們自己稱這個小鬥士之櫃做抽屜宿舍。十六個抽屜中四個是徒手組，其餘為武器組。徒手組有四項競技，拳擊、摔角、柔道——這個名詞教克拉拉猛然憶起麟一郎魁梧的體格——自由搏擊（沒有任何禁制的一種搏技，源自希臘）。武器組從劍、槍、棒到羅馬式決鬥的刀盾，依十二種武器分門別類。至於選擇哪一個抽屜就由骰子點數決定……」

就在這時，似乎已經決定了。德莉絲拉出標有 OLD YAPOON FENCING（古式畜人風劍術）的抽屜格。從旁一窺究竟的克拉拉又大吃一驚。那是小人住的公寓。

抽屜呈等腰直角三角形，橫豎均有狀似礦物標本箱的狹窄隔間。一個抽屜櫃約莫有百個單位吧。一間間的居室裡置放著小巧的家具，當中身穿和服的矮人或坐或臥，都梳著奇怪的髮型，克拉拉不曉得那是髻。被拉出的抽屜射進了天光，小人們抬頭仰望，看見寶琳一行五人，立即端坐，雙手合十，開始祈禱。

德莉絲凝神望了片刻，便道：

「就牠吧！」

她將皮鞭夾在腋下，伸出右手抓起其中一隻。倏地剝去了牠的和服，袒露的胸前有著跟紐曼額頭相同的瓊森家家徽，背上則烙有 MUSASHI（武藏）七個字母。全身滿是刀劍傷痕。腰上纏著像是相撲兜襠布的白色東西，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布料，而是狀似白金的肉質金屬。除了這件白金褌外，牠的身上別無長物。看面容好像很年輕。

「牠們自己稱這個小鬥士之櫃做抽屜宿舍。十六個抽屜中四個是徒手組，其餘為武器組。徒手組有四項競技，拳擊、摔角、柔道——這個名詞教克拉拉猛然憶起麟一郎魁梧的體格——自由搏擊（沒有任何禁制的一種搏技，源自希臘）。武器組從劍、槍、棒到羅馬式決鬥的刀盾，依十二種武器分門別類。至於選擇哪一個抽屜就由骰子點數決定……」

就在這時，似乎已經決定了。德莉絲拉出標有 OLD YAPOON FENCING（古式畜人風劍術）的抽屜格。從旁一窺究竟的克拉拉又大吃一驚。那是小人住的公寓。

抽屜呈等腰直角三角形，橫豎均有狀似礦物標本箱的狹窄隔間。一個抽屜櫃約莫有百個單位吧。一間間的居室裡置放著小巧的家具，當中身穿和服的矮人或坐或臥，都梳著奇怪的髮型，克拉拉不曉得那是髻。被拉出的抽屜射進了天光，小人們抬頭仰望，看見寶琳一行五人，立即端坐，雙手合十，開始祈禱。

德莉絲凝神望了片刻，便道：

「就牠吧！」

她將皮鞭夾在腋下，伸出右手抓起其中一隻。倏地剝去了牠的和服，袒露的胸前有著跟紐曼額頭相同的瓊森家家徽，背上則烙有 MUSASHI（武藏）七個字母。全身滿是刀劍傷痕。腰上纏著像是相撲兜襠布的白色東西，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布料，而是狀似白金的肉質金屬。除了這件白金褌外，牠的身上別無長物。看面容好像很年輕。

把武藏放在左掌心的德莉絲，噘起她那唇上被若有似無的汗毛遮著的鮮紅嘴唇，噗一聲，對左手掌吐了一口唾沫。矮人彷彿正在等待似地雙膝屈跪雙手伏地，把臉貼近唾沫後開始啜飲。雖然只吐了一口，對矮人來說卻有相當的分量。威廉也朝掌上吐口水，給另一名矮人啜飲；在牠的背上，則烙有KOJIRO（小次郎）六個字母。

「這叫勉勵之唾。」賽西爾解釋著，「可以瞬間提精養神。現在好像變成開賽前的儀式之一了……比賽勝了的話……」

「再吐一次唾沫。」克拉拉試著猜測，「勉勵與慰勞均吐之以沫，我有印象噢，漸漸想起來了。」

「那個慰勞之唾，」德莉絲聽了也插口道：「要妳來給！因為贏了的那個要送妳啊！」

兩名戰士手掌朝下，在賽台兩端的藍白旗門外等候命令到來。

有個年老的矮人不曉得從哪裡冒出來，穿著奇裝異服——其實是印著家徽的和服與褲裙——正在檢查賽場的繩索。牠是裁判。

「抵達球面前必須決一勝負，中途就別休息吧。」

事先已同威廉商量過的德莉絲，不悅地用右手皮鞭突出的前端戳刺，並暗示正在檢查繩索的裁判矮人，矮人立即以俐落的聲調下達指令：

「中場無休，開始！」

把武藏放在左掌心的德莉絲，噘起她那唇上被若有似無的汗毛遮著的鮮紅嘴唇，噗一聲，對左手掌吐了一口唾沫。矮人彷彿正在等待似地雙膝屈跪雙手伏地，把臉貼近唾沫後開始啜飲。雖然只吐了一口，對矮人來說卻有相當的分量。威廉也朝掌上吐口水，給另一名矮人啜飲；在牠的背上，則烙有KOJIRO（小次郎）六個字母。

「這叫勉勵之唾。」賽西爾解釋著，「可以瞬間提精養神。現在好像變成開賽前的儀式之一了……比賽勝了的話……」

「再吐一次唾沫。」克拉拉試著猜測，「勉勵與慰勞均吐之以沫，我有印象噢，漸漸想起來了。」

「那個慰勞之唾，」德莉絲聽了也插口道：「要妳來給！因為贏了的那個要送妳啊！」

兩名戰士手掌朝下，在賽台兩端的藍白旗門外等候命令到來。

有個年老的矮人不曉得從哪裡冒出來，穿著奇裝異服——其實是印著家徽的和服與褲裙——正在檢查賽場的繩索。牠是裁判。

「抵達球面前必須決一勝負，中途就別休息吧。」

事先已同威廉商量過的德莉絲，不悅地用右手皮鞭突出的前端戳刺，並暗示正在檢查繩索的裁判矮人，矮人立即以俐落的聲調下達指令：

「中場無休，開始！」

裁判讓兩名戰士從門外進場。小次郎是個紅臉的中年漢。

「很精采的決鬥哩！」

金髮俊男得萊帕妻君開懷似地說道。

「鴉俘的刀法不重刺突而以斬擊為主，看起來有趣極了！要牠們裸身就是想仔細端詳負傷狀況。老練的小次郎在過去三年裡參賽八十八次，其中有七十二次手刃對方。武藏雖然年輕，過去半年卻也參賽十五次，殺了十四人，論經驗，小次郎比較老練，不過論格殺率，武藏則更勝一籌。這是一場精采的競技。那麼，最後會是誰贏得舉辦歡迎派對的主辦權呢？」

詳細解說的他，手裡握著從兩名戰士居室內取出的兩張戰績卡。

裁判矮人要武藏綁藍頭巾，小次郎綁白頭巾，接著遞給牠們武士刀，說了一些話。那些話好像是日語，克拉拉聽不懂……突然，德莉絲似乎等不及矮老頭說完，便開口大叫：

「Oshicko（開始）！」（第七章之2例17）

三名矮人驚愕地抬頭仰視，但下個瞬間，兩名戰士已經丟開刀鞘，蓄勢待發。

克拉拉不明白被德莉絲心浮氣躁地打斷的裁判究竟說了什麼，好奇的她開口詢問，賽西爾答道：

「啊，那個啊，是固定的開場訓詞。**是說此乃獻給天神的神聖競賽。賭命而戰，以饗眾神之眼。毋忘親嘗聖唾**（聖唾是從saliva轉借而來的家畜語化單字，特別是指白人的唾沫，至於鴉俘本人或黑奴

裁判讓兩名戰士從門外進場。小次郎是個紅臉的中年漢。

「很精采的決鬥哩！」

金髮俊男得萊帕妻君開懷似地說道。

「鴉俘的刀法不重刺突而以斬擊為主，看起來有趣極了！要牠們裸身就是想仔細端詳負傷狀況。老練的小次郎在過去三年裡參賽八十八次，其中有七十二次手刃對方。武藏雖然年輕，過去半年卻也參賽十五次，殺了十四人，論經驗，小次郎比較老練，不過論格殺率，武藏則更勝一籌。這是一場精采的競技。那麼，最後會是誰贏得舉辦歡迎派對的主辦權呢？」

詳細解說的他，手裡握著從兩名戰士居室內取出的兩張戰績卡。

裁判矮人要武藏綁藍頭巾，小次郎綁白頭巾，接著遞給牠們武士刀，說了一些話。那些話好像是日語，克拉拉聽不懂……突然，德莉絲似乎等不及矮老頭說完，便開口大叫：

「Oshicko（開始）！」（第七章之2例17）

三名矮人驚愕地抬頭仰視，但下個瞬間，兩名戰士已經丟開刀鞘，蓄勢待發。

克拉拉不明白被德莉絲心浮氣躁地打斷的裁判究竟說了什麼，好奇的她開口詢問，賽西爾答道：

「啊，那個啊，是固定的開場訓詞。**是說此乃獻給天神的神聖競賽。賭命而戰，以饗眾神之眼。毋忘親嘗聖唾**（聖唾是從saliva轉借而來的家畜語化單字，特別是指白人的唾沫，至於鴉俘本人或黑奴

的家畜語則為 rusha 口水）之榮耀，倘若有卑怯之行，也莫辜負賜唾於己之神。」流利地為克拉拉翻譯家畜語後，他又繼續補充：

「對牠們而言，我們是連一口唾沫也被珍視如寶的眾神。不只是矮人，所有的鴉俘們都有這樣的信仰。只要與我們身體有關的，無論唾液或更骯髒的東西，都是牠們瘋狂崇拜（feishi 拜物）的對象。」

「的確，我想起來了。」克拉拉迎合賽西爾地說，而那個膜拜自己的廁畜也浮現在腦海裡。威廉看了克拉拉一眼。

應該說那兩人還是那兩隻呢？總之，小門士依舊保持相同的姿態。兩人都雙手握刀，武藏橫在身前，小次郎則高舉過頭，兩者的姿態都令克拉拉感到新奇。其他四人彷彿見慣了般，交頭接著地交換心得，如正眼（中段姿勢）、大上段（舉刀過頂的姿勢）、有無破綻之類。連克拉拉也瞧得出雙方都是格鬥的高手。

「直到一方死亡才能分出勝負……」

「大致都是如此。今天這個抽屜格至少會空一間下來。之後會再從小門士飼育所補買一個，不過能在胸前烙上瓊森家的家徽，住進這個抽屜（宿舍），死在屋頂上（賽場）是極高的榮譽，所以被買回來的傢伙都很雀躍喔。聽說飼育所經常透過選拔賽來擇定中選者，所以瓊森家櫃子裡的傢伙個個都是高手……哎呀，打起來了！」

的家畜語則為 rusha 口水）之榮耀，倘若有卑怯之行，也莫辜負賜唾於己之神。」流利地為克拉拉翻譯家畜語後，他又繼續補充：

「對牠們而言，我們是連一口唾沫也被珍視如寶的眾神。不只是矮人，所有的鴉俘們都有這樣的信仰。只要與我們身體有關的，無論唾液或更骯髒的東西，都是牠們瘋狂崇拜（feishi 拜物）的對象。」

「的確，我想起來了。」克拉拉迎合賽西爾地說，而那個膜拜自己的廁畜也浮現在腦海裡。威廉看了克拉拉一眼。

應該說那兩人還是那兩隻呢？總之，小門士依舊保持相同的姿態。兩人都雙手握刀，武藏橫在身前，小次郎則高舉過頭，兩者的姿態都令克拉拉感到新奇。其他四人彷彿見慣了般，交頭接著地交換心得，如正眼（中段姿勢）、大上段（舉刀過頂的姿勢）、有無破綻之類。連克拉拉也瞧得出雙方都是格鬥的高手。

「直到一方死亡才能分出勝負……」

「大致都是如此。今天這個抽屜格至少會空一間下來。之後會再從小門士飼育所補買一個，不過能在胸前烙上瓊森家的家徽，住進這個抽屜（宿舍），死在屋頂上（賽場）是極高的榮譽，所以被買回來的傢伙都很雀躍喔。聽說飼育所經常透過選拔賽來擇定中選者，所以瓊森家櫃子裡的傢伙個個都是高手……哎呀，打起來了！」

突然間，小次郎飛奔上前。雙方白刃相交。再度分開對峙時，武藏的肩膀與小次郎的左手已經染血。看樣子，兩者的功夫在伯仲之間。兩名戰士都將竭盡全力、以性命相搏，抱持著對克拉拉等人娛樂甘之如飴的使命感。

牠們的眾神們圍箱而坐，從四面的斜上方觀賞這場搏鬥，美麗無情的目光猶若奧林帕斯諸神，冷眼旁觀著人間的戰爭。若是更卑俗一點的方式來比喻，他們的眼神就跟圍著鬥雞場看兩隻鬥雞互鬥至死而引以為樂的人們一模一樣。

2 便器使用風俗

賽西爾突然回頭吹了一聲口哨。不明究裡跟著回頭的克拉拉，看見牆壁打開出現一個和飛碟中那隻規格相同的廁畜（標準型肉便器），慌慌張張地趨身上前。

像是不願打擾旁人般，賽西爾低聲地下達起立命令（oshicko）。廁畜不知何時已經蹲在他坐的椅子前，伸出長長的脖子，原來他前敞式的長裙是為了這個緣故所設計的，一切光景全落在克拉拉的眼角。

——天啊，這人居然一邊觀賞一邊坐著用這玩意！

突然間，小次郎飛奔上前。雙方白刃相交。再度分開對峙時，武藏的肩膀與小次郎的左手已經染血。看樣子，兩者的功夫在伯仲之間。兩名戰士都將竭盡全力、以性命相搏，抱持著對克拉拉等人娛樂甘之如飴的使命感。

牠們的眾神們圍箱而坐，從四面的斜上方觀賞這場搏鬥，美麗無情的目光猶若奧林帕斯諸神，冷眼旁觀著人間的戰爭。若是更卑俗一點的方式來比喻，他們的眼神就跟圍著鬥雞場看兩隻鬥雞互鬥至死而引以為樂的人們一模一樣。

2 便器使用風俗

賽西爾突然回頭吹了一聲口哨。不明究裡跟著回頭的克拉拉，看見牆壁打開出現一個和飛碟中那隻規格相同的廁畜（標準型肉便器），慌慌張張地趨身上前。

像是不願打擾旁人般，賽西爾低聲地下達起立命令（oshicko）。廁畜不知何時已經蹲在他坐的椅子前，伸出長長的脖子，原來他前敞式的長裙是為了這個緣故所設計的，一切光景全落在克拉拉的眼角。

——天啊，這人居然一邊觀賞一邊坐著用這玩意！

其他人好像完全不介意。

「武藏似乎負傷頗重啊，德莉絲。」

無視自己正在排尿的賽西爾開口說道，德莉絲聽了很不爽地應道：

「可是武藏外號負傷猛獅，受傷反而使牠更勇猛！以前的比賽都是先被砍了幾刀才手刃對方的……派對必定是由我主辦了！」

德莉絲一面說著一面起身。猛然嗅到一股奇特香水味的克拉拉斜眼一掃，只見德莉絲後退一步，對著剛從賽西爾花裙子底下扭轉脖子抽出頭部的廁畜小聲地喚了一聲「come here」，接著便踏開穿著騎馬褲的雙腿，下達坐下命令（uego）。由於孔釦的獨特設計，不需要褪下長褲，只要坐在盤坐的廁畜那疊著脖子的馬蹄肉瘤上即可。她面朝賽場坐著。

德莉絲一面用眼睛追逐矮人們的一舉一動，一面單手摸出煙盒取了一根煙，用嘴唇銜著，在戒指打火機上點著火，然後便一邊愉悅似地吸著煙，一邊悠然地進行生理排泄。氣氛緊張、使勁加油的觀賽模式並非邑司人的作風。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她只是換張椅子繼續觀賽罷了。十分地冷靜。

她叼在嘴裡的煙與前史時代的紙捲煙完全一致，不過材料是採用激素結晶，邑司所謂的吸煙，指的就是這種激素香煙（新開發的時間香煙則留待後章介紹）。

香煙吸到一半，德莉絲突然抬起右腳往後一踹，馬靴的馬刺正好擊中廁畜肥滿的腹部，

其他人好像完全不介意。

「武藏似乎負傷頗重啊，德莉絲。」

無視自己正在排尿的賽西爾開口說道，德莉絲聽了很不爽地應道：

「可是武藏外號負傷猛獅，受傷反而使牠更勇猛！以前的比賽都是先被砍了幾刀才手刃對方的……派對必定是由我主辦了！」

德莉絲一面說著一面起身。猛然嗅到一股奇特香水味的克拉拉斜眼一掃，只見德莉絲後退一步，對著剛從賽西爾花裙子底下扭轉脖子抽出頭部的廁畜小聲地喚了一聲「come here」，接著便踏開穿著騎馬褲的雙腿，下達坐下命令（uego）。由於孔釦的獨特設計，不需要褪下長褲，只要坐在盤坐的廁畜那疊著脖子的馬蹄肉瘤上即可。她面朝賽場坐著。

德莉絲一面用眼睛追逐矮人們的一舉一動，一面單手摸出煙盒取了一根煙，用嘴唇銜著，在戒指打火機上點著火，然後便一邊愉悅似地吸著煙，一邊悠然地進行生理排泄。氣氛緊張、使勁加油的觀賽模式並非邑司人的作風。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她只是換張椅子繼續觀賽罷了。十分地冷靜。

她叼在嘴裡的煙與前史時代的紙捲煙完全一致，不過材料是採用激素結晶，邑司所謂的吸煙，指的就是這種激素香煙（新開發的時間香煙則留待後章介紹）。

香煙吸到一半，德莉絲突然抬起右腳往後一踹，馬靴的馬刺正好擊中廁畜肥滿的腹部，

此舉是因為廁畜忘記了應該謹記在心的禮法，進食完畢後正想由後往前清理神聖的食器，她用馬刺責備牠這無禮的動作，幫牠想起「舔拭食器應由前往後」（第七章之3）的正確餐後禮節。

德莉絲起身走回自己的座位上，這次換成威廉叫牠 oshicko。可想而知，廁畜忙得連感謝禮拜都來不及做。不一會兒，她聽見要廁畜回去 SC 的口哨聲。

在人面若無其事地進行排泄的粗魯行逕，令克拉拉驚詫得說不出話來，然而這是因為她尚未熟悉邑司白人社會的風俗民情。排泄次數頻繁的白人們認為只要長輩上司不在場，在其他人面前要求摸腳的行為並不算失禮。再者，既不必褪下長褲暴露私處，也不會弄髒手，甚至也沒有討厭的臭氣，對他人並未造成困擾，因此邑司人對排泄的看法異於以往。換作克拉拉，假設她不知廁畜功能，大概無法明白他們在做什麼吧？古人在人前擤鼻涕時向後為之即可，不必離開室內，如今他們使用廁畜，正是基於類似的輕度失禮的觀念。至於不會飄散臭氣也許有點不可思議，然而馬蹄肉瘤與使用者的臀肉緊密貼合，誠如先前敘述過的，標準型肉便器——其他肉便器也是大同小異——的鼻孔不在臉上。而是開在馬蹄肉瘤內側，排便中聚攏在肉瘤內的薰人臭氣，全部從內側鼻孔吸進了肺裡，毫無外洩之虞。人類覺得惡臭，但廁畜牠們卻被洗腦認為這是美妙的氣味，而且根據靈敏的嗅覺（同於舌頭嘗糞）以及糞便香味來診斷主人身體是否異常的技術，也是廁畜必備的教養之一。（第七章之3）

此舉是因為廁畜忘記了應該謹記在心的禮法，進食完畢後正想由後往前清理神聖的食器，她用馬刺責備牠這無禮的動作，幫牠想起「舔拭食器應由前往後」（第七章之3）的正確餐後禮節。

德莉絲起身走回自己的座位上，這次換成威廉叫牠 oshicko。可想而知，廁畜忙得連感謝禮拜都來不及做。不一會兒，她聽見要廁畜回去 SC 的口哨聲。

在人面若無其事地進行排泄的粗魯行逕，令克拉拉驚詫得說不出話來，然而這是因為她尚未熟悉邑司白人社會的風俗民情。排泄次數頻繁的白人們認為只要長輩上司不在場，在其他人面前要求摸腳的行為並不算失禮。再者，既不必褪下長褲暴露私處，也不會弄髒手，甚至也沒有討厭的臭氣，對他人並未造成困擾，因此邑司人對排泄的看法異於以往。換作克拉拉，假設她不知廁畜功能，大概無法明白他們在做什麼吧？古人在人前擤鼻涕時向後為之即可，不必離開室內，如今他們使用廁畜，正是基於類似的輕度失禮的觀念。至於不會飄散臭氣也許有點不可思議，然而馬蹄肉瘤與使用者的臀肉緊密貼合，誠如先前敘述過的，標準型肉便器——其他肉便器也是大同小異——的鼻孔不在臉上。而是開在馬蹄肉瘤內側，排便中聚攏在肉瘤內的薰人臭氣，全部從內側鼻孔吸進了肺裡，毫無外洩之虞。人類覺得惡臭，但廁畜牠們卻被洗腦認為這是美妙的氣味，而且根據靈敏的嗅覺（同於舌頭嘗糞）以及糞便香味來診斷主人身體是否異常的技術，也是廁畜必備的教養之一。（第七章之3）

且看決鬥比賽已呈現白熱化。激鬥數十回合，兩名戰士赤裸的身軀都是血流如注。

「老實說，矮人決鬥的醍醐味指的就是這個。」

賽西爾用克拉拉也聽不見的聲音喃喃自語，神情恍惚地注視著賽場。

「克拉拉妳覺得如何？」

寶琳無心地用一條玉腿，愛撫著伏臥在腳邊的紐曼的黑髮，望著克拉拉。克拉拉屏住氣息，眼睛發亮地回答一句。不知怎地，她的回應變成了輕聲的德語：

「好精采噢！」

3 肉體的變質

就在這時，在船底獵物置場的棺槨——皮膚窯——內，舊瀨部麟一郎的肉體已被埋葬，之後名為麟的新鴉俘於焉誕生了。

皮膚強化劑的附著度逐漸提高，油汗流盡乾涸後，他不再感到那般灸熱灼痛——最後完全沒有感覺了。他覺得溫暖不覺得熱，適才被寶琳涼鞋踢傷的耳朵的隱隱刺痛也徹頭徹尾消失了。

且看決鬥比賽已呈現白熱化。激鬥數十回合，兩名戰士赤裸的身軀都是血流如注。

「老實說，矮人決鬥的醍醐味指的就是這個。」

賽西爾用克拉拉也聽不見的聲音喃喃自語，神情恍惚地注視著賽場。

「克拉拉妳覺得如何？」

寶琳無心地用一條玉腿，愛撫著伏臥在腳邊的紐曼的黑髮，望著克拉拉。克拉拉屏住氣息，眼睛發亮地回答一句。不知怎地，她的回應變成了輕聲的德語：

「好精采噢！」

3 肉體的變質

就在這時，在船底獵物置場的棺槨——皮膚窯——內，舊瀨部麟一郎的肉體已被埋葬，之後名為麟的新鴉俘於焉誕生了。

皮膚強化劑的附著度逐漸提高，油汗流盡乾涸後，他不再感到那般灸熱灼痛——最後完全沒有感覺了。他覺得溫暖不覺得熱，適才被寶琳涼鞋踢傷的耳朵的隱隱刺痛也徹頭徹尾消失了。

剛好四十分鐘。一個人盯著溫度計，另一人凝視著顯示窯內鴉俘體溫與脈搏的自動測量記錄捲表，寸步不離地等待時機的兩名船員站了起來。附著作業應已完成，不過還必須進行測試。既然高溫部分順利，這回要切換低溫。

麟一郎一直待在持續攝氏八十度的窯內，隨著皮膚的強化，竟主觀的錯以為溫度是在漸次下降，結果他發現，溫度事實上正在急遽下降中——嘿，覺得有點涼。混蛋黑人，又在玩把戲……先前進這口箱子之前冷到接近冰點，和那一比，這點涼快算什麼……

他只感受些微寒意，反而認為這樣很涼快；不過如果他沒有經過皮膚強化作業、擁有強化的皮膚，繼油鍋地獄之後換成極冰地獄，無疑會立即凍死——此刻窯內的溫度已經降到攝氏零下五十度了。正因為現在的他覺得八十度溫暖，此刻的極寒涼爽，才能在氣溫變化劇烈的卡路星球上，以全裸的姿態維持生命。麟一郎的肉體已經化成不知寒暑的鴉俘肉體了。汗腺也已關閉不再流汗，相對的，作業完成後，他只能像小狗一樣吐舌頭散熱吧！引擎蟲的尾部一定長得更長了。他漸漸被鴉俘化了。

胸前刺著8號的男人，凝神專注看著自動記錄的捲表，

「行了，一切正常。附著度百分百，處置完畢。」

13號把溫度計調回與室溫一樣的三度。這是該室的常溫。

「可以出來了吧？」

剛好四十分鐘。一個人盯著溫度計，另一人凝視著顯示窯內鴉俘體溫與脈搏的自動測量記錄捲表，寸步不離地等待時機的兩名船員站了起來。附著作業應已完成，不過還必須進行測試。既然高溫部分順利，這回要切換低溫。

麟一郎一直待在持續攝氏八十度的窯內，隨著皮膚的強化，竟主觀的錯以為溫度是在漸次下降，結果他發現，溫度事實上正在急遽下降中——嘿，覺得有點涼。混蛋黑人，又在玩把戲……先前進這口箱子之前冷到接近冰點，和那一比，這點涼快算什麼……

他只感受些微寒意，反而認為這樣很涼快；不過如果他沒有經過皮膚強化作業、擁有強化的皮膚，繼油鍋地獄之後換成極冰地獄，無疑會立即凍死——此刻窯內的溫度已經降到攝氏零下五十度了。正因為現在的他覺得八十度溫暖，此刻的極寒涼爽，才能在氣溫變化劇烈的卡路星球上，以全裸的姿態維持生命。麟一郎的肉體已經化成不知寒暑的鴉俘肉體了。汗腺也已關閉不再流汗，相對的，作業完成後，他只能像小狗一樣吐舌頭散熱吧！引擎蟲的尾部一定長得更長了。他漸漸被鴉俘化了。

胸前刺著8號的男人，凝神專注看著自動記錄的捲表，

「行了，一切正常。附著度百分百，處置完畢。」

13號把溫度計調回與室溫一樣的三度。這是該室的常溫。

「可以出來了吧？」

「嗯，就算拔掉也沒關係了，反正已經快抵達了，而且原本快漲破的膀胱也排得差不多了。」

導尿管與腸內注射管同時被拔除，窯開啟，麟一郎被放在擔架上抬出去。乍看之下，他的肉體並無異常之處，而他自己也不覺有異。看到那兩個黑人，他很想痛責「你們在搞什麼鬼！」但舌頭卻動不了。全身麻痺一如先前。就連稍早吞下蟲子也沒有任何感覺。

明明只是短短的四十分鐘，麟一郎卻覺得過了數小時、數十個小時。在灼熱的地獄，時間慢如牛步。進窯前的事彷彿已成遙遠的過去。兩小時前踏進飛碟後所發生的種種原本應該很難忘懷才對，此刻的他卻印象淡薄。不知是否是為經歷過恐怖的肉體折磨的後遺症，精神上倍感虛脫，記憶無法系統性地連貫。

——我被人犬咬了。所以動彈不得。女人喊我鴉俘。克拉拉……啊，克拉拉怎麼了？她和我不同，想必深受歡迎吧……那個人原是好意關心我憋尿與寒冷的問題，沒想到執行命令的黑人卻如此荼毒我，克拉拉妳可要小心啊……妳還好嗎？啊，好想見妳，好想緊緊擁抱妳，親吻妳……是了，麻痺症狀若能盡快解除就好了……

假設他的思路一如往常，他會發現這間沒有暖氣的室內先前明明冷得不得了，為何現在卻感覺頗溫暖？如果他重新思量黑人的冷嘲熱諷與賽西爾交代的話語真意，也許就會聯想到那一切與自身肉體的異常有關。可是虛脫無力的腦袋無法集中思考，注意力鈍減，以致他什

「嗯，就算拔掉也沒關係了，反正已經快抵達了，而且原本快漲破的膀胱也排得差不多了。」

導尿管與腸內注射管同時被拔除，窯開啟，麟一郎被放在擔架上抬出去。乍看之下，他的肉體並無異常之處，而他自己也不覺有異。看到那兩個黑人，他很想痛責「你們在搞什麼鬼！」但舌頭卻動不了。全身麻痺一如先前。就連稍早吞下蟲子也沒有任何感覺。

明明只是短短的四十分鐘，麟一郎卻覺得過了數小時、數十個小時。在灼熱的地獄，時間慢如牛步。進窯前的事彷彿已成遙遠的過去。兩小時前踏進飛碟後所發生的種種原本應該很難忘懷才對，此刻的他卻印象淡薄。不知是否是為經歷過恐怖的肉體折磨的後遺症，精神上倍感虛脫，記憶無法系統性地連貫。

——我被人犬咬了。所以動彈不得。女人喊我鴉俘。克拉拉……啊，克拉拉怎麼了？她和我不同，想必深受歡迎吧……那個人原是好意關心我憋尿與寒冷的問題，沒想到執行命令的黑人卻如此荼毒我，克拉拉妳可要小心啊……妳還好嗎？啊，好想見妳，好想緊緊擁抱妳，親吻妳……是了，麻痺症狀若能盡快解除就好了……

假設他的思路一如往常，他會發現這間沒有暖氣的室內先前明明冷得不得了，為何現在卻感覺頗溫暖？如果他重新思量黑人的冷嘲熱諷與賽西爾交代的話語真意，也許就會聯想到那一切與自身肉體的異常有關。可是虛脫無力的腦袋無法集中思考，注意力鈍減，以致他什

麼都沒發現。他始終深信賽西爾是好意叫他們把自己放進保溫箱，結果黑人們卻陽奉陰違。實在太天真了。

……就在這時，入窯前鞭打他背部而受同伴責備的G8號突然說道，

「試一下這裡，行吧？」

接著，他便握起克拉拉皮鞭的右手用力一揮，啪一聲鞭在麟一郎的兩隻腳底上。

令人吃驚的是一點也不痛。明明打在腳底最柔軟的部位，感覺卻只像是被輕輕敲了一下。他想起被送進窯裡之前腳底被塗了某種東西。怎麼會這樣？

「好鞋底！」8號滿意似地說。

各位讀者，還記得舌人形的舌頭加入造肉刺激劑後，會長成驚人形狀的相關記述（第二章之2）嗎？剛才塗抹在他腳底的正是這類藥劑的其中之一。極短的時間內他的腳底已經變得既厚且硬，強韌的程度高達南洋土著的十倍。已經沒有穿鞋的必要了。他的肌膚化成衣服，他的腳底如同鞋底的半張皮。另一方面，克拉拉的腳底有彘墊的肉體吸收油脂，今後只會愈來愈柔軟……

麟一郎不知道腳底發生了變化。他隱約感到怪異，覺得不安，但若要說怪異不安，被紐曼咬傷之後，哪件事情不是光怪陸離、教人忐忑不安……他不願多想，決定一心一意等待克拉拉。他橫躺在擔架上，眺望著天花板，腦海裡全是情人的影子——克拉拉，現在的妳在做

麼都沒發現。他始終深信賽西爾是好意叫他們把自己放進保溫箱，結果黑人們卻陽奉陰違。實在太天真了。

……就在這時，入窯前鞭打他背部而受同伴責備的G8號突然說道，

「試一下這裡，行吧？」

接著，他便握起克拉拉皮鞭的右手用力一揮，啪一聲鞭在麟一郎的兩隻腳底上。

令人吃驚的是一點也不痛。明明打在腳底最柔軟的部位，感覺卻只像是被輕輕敲了一下。他想起被送進窯裡之前腳底被塗了某種東西。怎麼會這樣？

「好鞋底！」8號滿意似地說。

各位讀者，還記得舌人形的舌頭加入造肉刺激劑後，會長成驚人形狀的相關記述（第二章之2）嗎？剛才塗抹在他腳底的正是這類藥劑的其中之一。極短的時間內他的腳底已經變得既厚且硬，強韌的程度高達南洋土著的十倍。已經沒有穿鞋的必要了。他的肌膚化成衣服，他的腳底如同鞋底的半張皮。另一方面，克拉拉的腳底有彘墊的肉體吸收油脂，今後只會愈來愈柔軟……

麟一郎不知道腳底發生了變化。他隱約感到怪異，覺得不安，但若要說怪異不安，被紐曼咬傷之後，哪件事情不是光怪陸離、教人忐忑不安……他不願多想，決定一心一意等待克拉拉。他橫躺在擔架上，眺望著天花板，腦海裡全是情人的影子——克拉拉，現在的妳在做

什麼？妳在哪裡？一定很擔心我吧……我遇到可怕的事情啊……真想快點見到妳……一到別墅就想立刻見到妳……

4 切腹表演

在最上層的遊戲室內，流血的場面即將接近尾聲。

血肉橫飛的舞台，令凝神觀賞的克拉拉雪白肌膚泛起了紅潮。跟麟一郎所想的不同，她的心裡完全沒有他。兩名矮人用盡祕技不斷過招，刀光劍影教人眼花撩亂。儘管武士刀有如火柴棒，但短兵相接、刀身相擊的聲音卻真切地迴響在神經亢奮的五人耳畔。

武藏又被砍中左臂，小次郎也被劃破前額，滿臉是血。

「就是這樣，趁勝追擊啊，武藏！」

「看，對方右方有破綻！」

目標取得奧林匹克五項競技選手權的德莉絲，將自己擊劍的心得不斷提供給矮人，為他加油打氣。

威廉也著魔似地瘋狂叫囂：

什麼？妳在哪裡？一定很擔心我吧……我遇到可怕的事情啊……真想快點見到妳……一到別墅就想立刻見到妳……

4 切腹表演

在最上層的遊戲室內，流血的場面即將接近尾聲。

血肉橫飛的舞台，令凝神觀賞的克拉拉雪白肌膚泛起了紅潮。跟麟一郎所想的不同，她的心裡完全沒有他。兩名矮人用盡祕技不斷過招，刀光劍影教人眼花撩亂。儘管武士刀有如火柴棒，但短兵相接、刀身相擊的聲音卻真切地迴響在神經亢奮的五人耳畔。

武藏又被砍中左臂，小次郎也被劃破前額，滿臉是血。

「就是這樣，趁勝追擊啊，武藏！」

「看，對方右方有破綻！」

目標取得奧林匹克五項競技選手權的德莉絲，將自己擊劍的心得不斷提供給矮人，為他加油打氣。

威廉也著魔似地瘋狂叫囂：

「小次郎！宰了牠！砍牠！唉，可惜！再給牠一記！」

紮在身後一頭濃密的亞麻色頭髮，也隨著他的叫喊不斷搖晃。

原先克拉拉覺得叫這種跟人類一模一樣的縮小體互相廝殺是何等殘酷、慘無人道的事而暗自內疚，不料卻漸受吸引，就像她剛才回答寶琳那句「好精采」，已經可以看出她跟旁邊四個人一樣陷入狂熱狀態了。克拉拉本來就喜歡看拳擊賽，對麟一郎懷有好感也是基於他的柔道功夫，因此她無疑是具備了熱愛打鬥的素質，不過飲用靈液也是另一項原因。像以前的茶同樣受到歡迎的這種飲料，除了滋補強身、神經亢奮、汗水芳香、促進代謝（排泄次數也會增加）等效果外，亦如「人類愛蜜」之稱，能夠強化人類的同胞感與人道精神；不過相對的，這種感受僅限一定範圍，白人飲用後，對同樣白皮膚的人以外全無同類意識。克拉拉能將這場浴血奮戰視作餘興節目若無其事地觀賞，正是這個緣故，儘管她對矮人彼此廝殺一事不覺躊躇，未必就代表她比之前更無人性，而是對寶琳與威廉他們感到一種貼心的親近感。

突然，小次郎大叫一聲、腳步蹣跚。原來鮮血流進了眼眶，就在他雙手瘋狂亂抓的瞬間，腰部已被深深地斬中。武藏上前，舉刀劈頭欲往小次郎頭上揮下，腳步踉蹌的小次郎也刺出右手的刀，雙方的動作迅雷不及掩耳……

就在小次郎頭蓋噴血頹倒的同時，武藏也抱著腰腹彎下身子。克拉拉覺得忍受痛苦的年輕矮人，那猶若小玩偶般的臉龐極美。

「小次郎！宰了牠！砍牠！唉，可惜！再給牠一記！」

紮在身後一頭濃密的亞麻色頭髮，也隨著他的叫喊不斷搖晃。

原先克拉拉覺得叫這種跟人類一模一樣的縮小體互相廝殺是何等殘酷、慘無人道的事而暗自內疚，不料卻漸受吸引，就像她剛才回答寶琳那句「好精采」，已經可以看出她跟旁邊四個人一樣陷入狂熱狀態了。克拉拉本來就喜歡看拳擊賽，對麟一郎懷有好感也是基於他的柔道功夫，因此她無疑是具備了熱愛打鬥的素質，不過飲用靈液也是另一項原因。像以前的茶同樣受到歡迎的這種飲料，除了滋補強身、神經亢奮、汗水芳香、促進代謝（排泄次數也會增加）等效果外，亦如「人類愛蜜」之稱，能夠強化人類的同胞感與人道精神；不過相對的，這種感受僅限一定範圍，白人飲用後，對同樣白皮膚的人以外全無同類意識。克拉拉能將這場浴血奮戰視作餘興節目若無其事地觀賞，正是這個緣故，儘管她對矮人彼此廝殺一事不覺躊躇，未必就代表她比之前更無人性，而是對寶琳與威廉他們感到一種貼心的親近感。

突然，小次郎大叫一聲、腳步蹣跚。原來鮮血流進了眼眶，就在他雙手瘋狂亂抓的瞬間，腰部已被深深地斬中。武藏上前，舉刀劈頭欲往小次郎頭上揮下，腳步踉蹌的小次郎也刺出右手的刀，雙方的動作迅雷不及掩耳……

就在小次郎頭蓋噴血頹倒的同時，武藏也抱著腰腹彎下身子。克拉拉覺得忍受痛苦的年輕矮人，那猶若小玩偶般的臉龐極美。

裁判舉起藍門的藍旗。

「武藏贏了。克拉拉，妳要參加我的派對，然後接受我送妳的馬。我的馬廄裡有亞伯丁一流的名馬噢！嘿，賽西爾，你有什麼感想？說給克拉拉聽嘛！就算她是第一次也是……」

她的哥哥聽德莉絲喋喋不休，慢條斯理地停下在戰績卡上寫字的手，像在壓抑內心感受似地說：

「怎麼說呢，真的是一場精采、難得一見的生死賽。」

威廉萬般遺憾，沉默不語。

德莉絲把鞭子重新收回，用尖銳的前端擱在痛苦不堪的武藏顎下，逼牠抬起頭來。武藏面色鐵青，血色全無。

「武藏也受傷了。沒救啦。這場比賽應該不分勝負吧？」

威廉嚅嚅道。

小次郎體內流出的鮮血染紅了賽場。裁判與武藏交頭接耳，然後跑到箱子邊緣對德莉絲說了幾句，她告訴牠克拉拉的名字或什麼的，裁判聽了便退開回到武藏身邊。德莉絲對克拉拉說：

「武藏自知離死不遠，希望最後能夠得到聖唾。既然牠已經屬於妳，我便告訴牠們妳的名字。來吧，賜予牠慰勞之唾吧！」

裁判舉起藍門的藍旗。

「武藏贏了。克拉拉，妳要參加我的派對，然後接受我送妳的馬。我的馬廄裡有亞伯丁一流的名馬噢！嘿，賽西爾，你有什麼感想？說給克拉拉聽嘛！就算她是第一次也是……」

她的哥哥聽德莉絲喋喋不休，慢條斯理地停下在戰績卡上寫字的手，像在壓抑內心感受似地說：

「怎麼說呢，真的是一場精采、難得一見的生死賽。」

威廉萬般遺憾，沉默不語。

德莉絲把鞭子重新收回，用尖銳的前端擱在痛苦不堪的武藏顎下，逼牠抬起頭來。武藏面色鐵青，血色全無。

「武藏也受傷了。沒救啦。這場比賽應該不分勝負吧？」

威廉嚅嚅道。

小次郎體內流出的鮮血染紅了賽場。裁判與武藏交頭接耳，然後跑到箱子邊緣對德莉絲說了幾句，她告訴牠克拉拉的名字或什麼的，裁判聽了便退開回到武藏身邊。德莉絲對克拉拉說：

「武藏自知離死不遠，希望最後能夠得到聖唾。既然牠已經屬於妳，我便告訴牠們妳的名字。來吧，賜予牠慰勞之唾吧！」

「咦？」接下這項任務的克拉拉顯得不知所措。要像勉勵之唾一樣放在掌心上嗎？剛才虛張聲勢地說什麼已經想起來的話，這下子沒有退路了，她猶豫著該不該把渾身浴血的矮人放在掌心上。最後，她吐了一口唾沫在宛如白魚的食指尖上，遞到呼吸困難、勇敢的年輕矮人面前。

「武藏，幹的好！這是褒獎你的，喝吧！」

「賜唾的方式還真怪咧。」

德莉絲的喃喃自語教克拉拉打了一個冷顫，不過她並沒有特別的質疑。

武藏歡喜似地抬頭望上，接著莞爾一笑，眼眶發黑，死相畢露。牠用雙手捧起克拉拉的指尖，開始啜飲「聖唾」。她感覺小小的舌尖在指頭上輕微地摩娑著，然後不知對誰發問：

「怎樣才能救牠？」

「止血後再給牠畜人藥，就能保住一命。」德莉絲答道，「但那樣根本是浪費時間。」

「用藥止血後，大部分表現都比先前差。」賽西爾解釋著，「那種小鬥士沒有飼養的價值吧？就算受傷也不必送到矮人醫院救治，都是任牠自行痊癒或自然死去……」

「可是接受治療就會痊癒吧……」

「如果妳不忍心看牠承受無謂的痛苦，就賜牠安樂死吧。」

「喔，就是 mercy killing 啊！」

「咦？」接下這項任務的克拉拉顯得不知所措。要像勉勵之唾一樣放在掌心上嗎？剛才虛張聲勢地說什麼已經想起來的話，這下子沒有退路了，她猶豫著該不該把渾身浴血的矮人放在掌心上。最後，她吐了一口唾沫在宛如白魚的食指尖上，遞到呼吸困難、勇敢的年輕矮人面前。

「武藏，幹的好！這是褒獎你的，喝吧！」

「賜唾的方式還真怪咧。」

德莉絲的喃喃自語教克拉拉打了一個冷顫，不過她並沒有特別的質疑。

武藏歡喜似地抬頭望上，接著莞爾一笑，眼眶發黑，死相畢露。牠用雙手捧起克拉拉的指尖，開始啜飲「聖唾」。她感覺小小的舌尖在指頭上輕微地摩娑著，然後不知對誰發問：

「怎樣才能救牠？」

「止血後再給牠畜人藥，就能保住一命。」德莉絲答道，「但那樣根本是浪費時間。」

「用藥止血後，大部分表現都比先前差。」賽西爾解釋著，「那種小鬥士沒有飼養的價值吧？就算受傷也不必送到矮人醫院救治，都是任牠自行痊癒或自然死去……」

「可是接受治療就會痊癒吧……」

「如果妳不忍心看牠承受無謂的痛苦，就賜牠安樂死吧。」

「喔，就是 mercy killing 啊！」

克拉拉含糊地說。她必須假裝作記憶已經恢復到某種程度。沒想到卻招來不耐煩的質疑：

「要殺牠嗎？看樣子是好不了啦。」德莉絲說。

「反正牠已經是克拉拉的矮人了，必須尊重她的意思。」賽西爾說。

「索性教牠表演切腹自殺吧。」威廉提出建議，「我認為這樣有助妳恢復記憶，因為那種表演令人印象深刻。幸好住在『古式畜人風劍術』抽屜裡的傢伙們經常是為了表演這種餘興節目才被正式購進，再說這表演也相當有趣……」

「我贊成，克拉拉，就這樣吧！」寶琳也勸她。

另外兩人也默默頷首。

克拉拉沈默地讓矮人舔舐指尖，思索片刻，終於被好奇心擊潰；她抽回食指喚了一聲「武藏」，以始料未及的嫻熟語調說出第二句命令。

「表演切腹（play harakiri）。」

前所未有的激動以奇特的魅力擄獲了她。那些對圓形競技場上戰敗的鬥士用姆指向下的暗號來唆使自殺的羅馬貴婦們、以及遠古先祖流傳下來的血液，如今在克拉拉的體內沸騰喧嚷。

語落，她看見瀕臨死亡的年輕人在血流成河的地上重新挺直腰桿，赫然發現自己普通的音量在矮人的耳邊，可能有如宙斯神般雷霆萬鈞吧？

克拉拉含糊地說。她必須假裝作記憶已經恢復到某種程度。沒想到卻招來不耐煩的質疑：

「要殺牠嗎？看樣子是好不了啦。」德莉絲說。

「反正牠已經是克拉拉的矮人了，必須尊重她的意思。」賽西爾說。

「索性教牠表演切腹自殺吧。」威廉提出建議，「我認為這樣有助妳恢復記憶，因為那種表演令人印象深刻。幸好住在『古式畜人風劍術』抽屜裡的傢伙們經常是為了表演這種餘興節目才被正式購進，再說這表演也相當有趣……」

「我贊成，克拉拉，就這樣吧！」寶琳也勸她。

另外兩人也默默頷首。

克拉拉沈默地讓矮人舔舐指尖，思索片刻，終於被好奇心擊潰；她抽回食指喚了一聲「武藏」，以始料未及的嫻熟語調說出第二句命令。

「表演切腹（play harakiri）。」

前所未有的激動以奇特的魅力擄獲了她。那些對圓形競技場上戰敗的鬥士用姆指向下的暗號來唆使自殺的羅馬貴婦們、以及遠古先祖流傳下來的血液，如今在克拉拉的體內沸騰喧嚷。

語落，她看見瀕臨死亡的年輕人在血流成河的地上重新挺直腰桿，赫然發現自己普通的音量在矮人的耳邊，可能有如宙斯神般雷霆萬鈞吧？

武藏抬起頭來，一面在眾神中凝神尋找克拉拉的身影，一面竭力嘶喊地大叫。他把所知有限的英語（邑司語）單字摻雜在日語中：

「雪白的女神克拉拉，萬歲！」

「也許妳已經想起萬歲是什麼意思了，就是祈求『願主長壽』。」賽西爾飛快地解釋著，「鴉俘自古以來在死前，好像都會呼喊自己的主公萬歲。」

叫完，牠把握近的武士刀刺入腹部，再沿著白金褌上緣一口氣橫向劃過。正當牠的上半身即將往前俯倒之際，擔任介錯（古時為切腹自殺者砍頭以減少死前痛苦者）的裁判矮人揮刀砍下牠的頭。剎時鮮血如泉噴湧。決鬥比賽的餘興節目切腹表演也就此結束。

初次面對如此美麗悲壯的舞台的克拉拉，被這場以己之名奉獻犧牲、因她一念而血流飄杵的腥紅血潮所惑，激動興奮得有點恍惚。

「別墅到了。」

聽見寶琳說話，才讓她猛然回過神來。

武藏抬起頭來，一面在眾神中凝神尋找克拉拉的身影，一面竭力嘶喊地大叫。他把所知有限的英語（邑司語）單字摻雜在日語中：

「雪白的女神克拉拉，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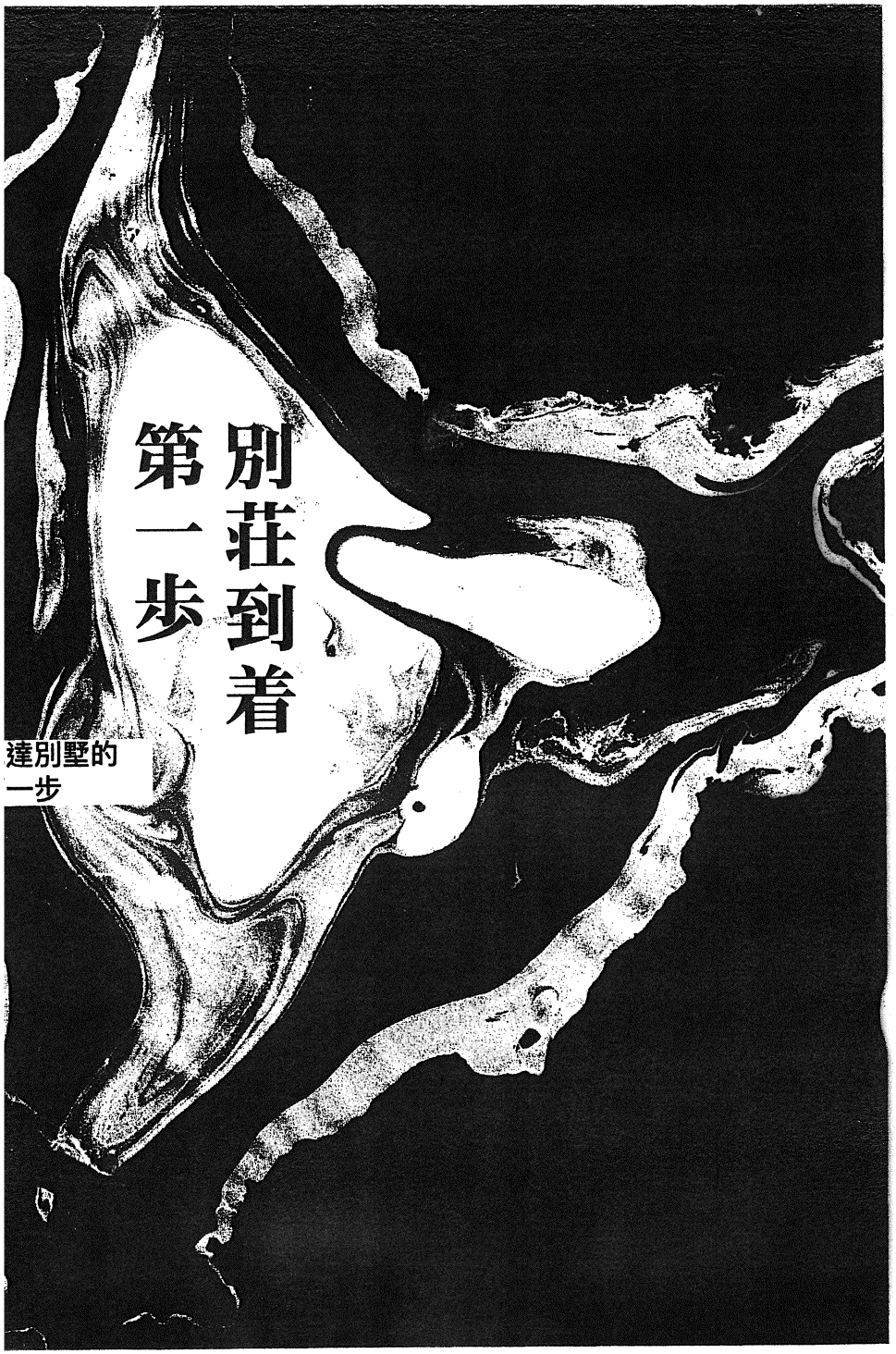
「也許妳已經想起萬歲是什麼意思了，就是祈求『願主長壽』。」賽西爾飛快地解釋著，「鴉俘自古以來在死前，好像都會呼喊自己的主公萬歲。」

叫完，牠把握近的武士刀刺入腹部，再沿著白金褌上緣一口氣橫向劃過。正當牠的上半身即將往前俯倒之際，擔任介錯（古時為切腹自殺者砍頭以減少死前痛苦者）的裁判矮人揮刀砍下牠的頭。剎時鮮血如泉噴湧。決鬥比賽的餘興節目切腹表演也就此結束。

初次面對如此美麗悲壯的舞台的克拉拉，被這場以己之名奉獻犧牲、因她一念而血流飄杵的腥紅血潮所惑，激動興奮得有點恍惚。

「別墅到了。」

聽見寶琳說話，才讓她猛然回過神來。



達別墅的
一步



達別墅的
一步

1 複式動路

「別墅在哪兒？」

克拉拉這樣問道。寶琳笑了。

「來，妳自個兒看。」

牆壁打開，隔室的立體雷達出現在眼前。

「啊，西西里島……」

她看見地圖上看慣的長靴尖。東海岸和埃特納火山愈變愈大；圓筒船現在所處的位置在它們的更南方，大概是在敘拉古¹附近一帶吧？明明到海洋還有一段距離，半島的尖端卻閃耀著彷彿水面般的粼粼波光。

「哇，好美啊……」

克拉拉不由得讚歎出聲。一如翠綠的地毯上掉了一顆大鑽石的比喻般，被寬廣遼闊的草

1 複式動路

「別墅在哪兒？」

克拉拉這樣問道。寶琳笑了。

「來，妳自個兒看。」

牆壁打開，隔室的立體雷達出現在眼前。

「啊，西西里島……」

她看見地圖上看慣的長靴尖。東海岸和埃特納火山愈變愈大；圓筒船現在所處的位置在它們的更南方，大概是在敘拉古¹附近一帶吧？明明到海洋還有一段距離，半島的尖端卻閃耀著彷彿水面般的粼粼波光。

「哇，好美啊……」

克拉拉不由得讚歎出聲。一如翠綠的地毯上掉了一顆大鑽石的比喻般，被寬廣遼闊的草

243 第十一章 抵達別墅的第一步

坪圍繞的正多面體水晶宮就在圓筒船遠遠的斜下方，因陽光照耀而閃爍著晶亮的光芒。陽光從西邊照來，眼前的原球面正值秋日午後。

「這座島有許多別墅。這一帶方圓六十公里都屬於我們家。雖然是第二座地球別墅，卻比之前那座要好。鄰居是厄格涅絲．馬克勛爵，與我關係親密的公爵宅邸。剛好她也來地球度假……」

就在寶琳說明的過程中，圓筒船持續下降。距離水晶宮還很遠，克拉拉才想太空船應該會降落在草坪中直徑三十公尺左右的發光金屬板上，沒想到竟持續下沉。想必金屬板只是深達百公尺、能夠完全容納船體的地下直立倉庫的頂蓋吧！

出入口的門扉開啟時，宏偉的地下街映入眼簾。地上是翠綠的草坪，地下展開的卻是一個驚人的文明世界。儘管口頭上稱作別墅，其實地底下是一座都市……

地下街的地板會自動移動。地板上有幾條帶狀的區隔，朝一定的方向不斷移動。帶與帶的交叉點採用立體交叉式，整段全無停滯。同一方向的帶子，必有平行的反方向相鄰。

「我們搭動路過去。」寶琳說。

動路？這竟是一種道路！前史時代的都市也發明了類似的東西，但卻沒有這般規模、這種形制，能夠完全掌控都市的機能。這座地下都市的規模究竟多大？難道這裡的全部人口只負責侍奉這個家族嗎？

坪圍繞的正多面體水晶宮就在圓筒船遠遠的斜下方，因陽光照耀而閃爍著晶亮的光芒。陽光從西邊照來，眼前的原球面正值秋日午後。

「這座島有許多別墅。這一帶方圓六十公里都屬於我們家。雖然是第二座地球別墅，卻比之前那座要好。鄰居是厄格涅絲．馬克勛爵，與我關係親密的公爵宅邸。剛好她也來地球度假……」

就在寶琳說明的過程中，圓筒船持續下降。距離水晶宮還很遠，克拉拉才想太空船應該會降落在草坪中直徑三十公尺左右的發光金屬板上，沒想到竟持續下沉。想必金屬板只是深達百公尺、能夠完全容納船體的地下直立倉庫的頂蓋吧！

出入口的門扉開啟時，宏偉的地下街映入眼簾。地上是翠綠的草坪，地下展開的卻是一個驚人的文明世界。儘管口頭上稱作別墅，其實地底下是一座都市……

地下街的地板會自動移動。地板上有幾條帶狀的區隔，朝一定的方向不斷移動。帶與帶的交叉點採用立體交叉式，整段全無停滯。同一方向的帶子，必有平行的反方向相鄰。

「我們搭動路過去。」寶琳說。

動路？這竟是一種道路！前史時代的都市也發明了類似的東西，但卻沒有這般規模、這種形制，能夠完全掌控都市的機能。這座地下都市的規模究竟多大？難道這裡的全部人口只負責侍奉這個家族嗎？

一行人首先踏上似乎是前往水晶宮的動路，由紐曼領頭。儘管遠遠看不清楚，不過這條帶子是由速度相異的數條移動路面組成，從前端開始速度就漸漸加快，而且找不到各部分有明顯的區隔，恰似河水和緩地流過岸邊，中央的水流會加快一樣，看不出水面有任何界線。這條路面應該是由高密度黏性動體打造的，開端搭乘的是慢速帶，經過不斷的轉乘，最後來到中央的高速道路。從開端道路眺望深處的中央道路時，可能認為速度太快而無法搭乘，不過從緊鄰的道路來看卻能輕鬆的轉乘。這就是複式動路。

話說回來，習慣搭乘的話自然能夠適應，但對第一次搭乘的克拉拉而言還是擔心站不穩，忍不住伸手讓威廉扶著她。

她聞到他身上散發的獨特香水味。中央道路的速度相當快，克拉拉跟美男子手牽手，金髮隨風飄揚，就在愉快地體驗腳下的移動路面之際，耳邊斷斷續續傳來前面寶琳說話的聲音。

「……之後，送進獸醫手術室……去合成解藥……剛被紐曼咬了……」

寶琳用自己的腕式送話器，立即下達處理麟一郎的指令。

克拉拉這才猛然想起——對了。我是為了解除麟的麻痺症狀才來到這個別墅的。麟他怎麼樣了？是不是隨後就搭這條動路過來？

一行人首先踏上似乎是前往水晶宮的動路，由紐曼領頭。儘管遠遠看不清楚，不過這條帶子是由速度相異的數條移動路面組成，從前端開始速度就漸漸加快，而且找不到各部分有明顯的區隔，恰似河水和緩地流過岸邊，中央的水流會加快一樣，看不出水面有任何界線。這條路面應該是由高密度黏性動體打造的，開端搭乘的是慢速帶，經過不斷的轉乘，最後來到中央的高速道路。從開端道路眺望深處的中央道路時，可能認為速度太快而無法搭乘，不過從緊鄰的道路來看卻能輕鬆的轉乘。這就是複式動路。

話說回來，習慣搭乘的話自然能夠適應，但對第一次搭乘的克拉拉而言還是擔心站不穩，忍不住伸手讓威廉扶著她。

她聞到他身上散發的獨特香水味。中央道路的速度相當快，克拉拉跟美男子手牽手，金髮隨風飄揚，就在愉快地體驗腳下的移動路面之際，耳邊斷斷續續傳來前面寶琳說話的聲音。

「……之後，送進獸醫手術室……去合成解藥……剛被紐曼咬了……」

寶琳用自己的腕式送話器，立即下達處理麟一郎的指令。

克拉拉這才猛然想起——對了。我是為了解除麟的麻痺症狀才來到這個別墅的。麟他怎麼樣了？是不是隨後就搭這條動路過來？

2 隧道車

此時的麟一郎，人正在隧道車內。「冰河號」的船底接連外界，有一條通往水晶宮地階，深度達到地下百公尺的地下道，這是共乘這艘船的黑奴們的通道。那裡沒有複式動路，取而代之的是隧道高速線。裡面使用的輸送裝置，是一種利用旋轉儀隔絕重力、可在隧道內懸浮的彈丸狀車體。浮懸車載著躺在擔架上、被擱在地上的麟一郎與兩名船員，朝水晶宮的地階深處急速奔馳而去。

麟一郎聽見兩人之間的對話。

「剛才我鞭打這鴉俘的背，你可別洩露半句呀，求求你，啊？」

「嘿，我也不喜歡被拍賣啊！」

「說不定我會被關進保齡球瓶裡呀！求求你嘛，是我一時糊塗，我可不想就這樣死啦！」

為使各位理解這段對話，可能需要介紹黑奴犯罪的相關《刑典》條文。

黑奴刑法第十九條　侵害人類（注意此處僅指白人）權利者，處以三級死刑。

同法第二十五條　謊報日記報告者處以私刑拍賣 auction for lynch。

同法第二十六條　對其他黑奴犯罪知情不報者以謊報論處。

2 隧道車

此時的麟一郎，人正在隧道車內。「冰河號」的船底接連外界，有一條通往水晶宮地階，深度達到地下百公尺的地下道，這是共乘這艘船的黑奴們的通道。那裡沒有複式動路，取而代之的是隧道高速線。裡面使用的輸送裝置，是一種利用旋轉儀隔絕重力、可在隧道內懸浮的彈丸狀車體。浮懸車載著躺在擔架上、被擱在地上的麟一郎與兩名船員，朝水晶宮的地階深處急速奔馳而去。

麟一郎聽見兩人之間的對話。

「剛才我鞭打這鴉俘的背，你可別洩露半句呀，求求你，啊？」

「嘿，我也不喜歡被拍賣啊！」

「說不定我會被關進保齡球瓶裡呀！求求你嘛，是我一時糊塗，我可不想就這樣死啦！」

為使各位理解這段對話，可能需要介紹黑奴犯罪的相關《刑典》條文。

黑奴刑法第十九條　侵害人類（注意此處僅指白人）權利者，處以三級死刑。

同法第二十五條　謊報日記報告者處以私刑拍賣 auction for lynch。

同法第二十六條　對其他黑奴犯罪知情不報者以謊報論處。

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三級死刑得以保齡球執行之。

同法第一百九十三條　處以拍賣的黑奴待遇等同畜人。

所謂以保齡球執行死刑，是指將犯案黑奴縮小，透過活體複製，製造無意識但肉體完全一致的九個分身，把本尊在內共十個的犯案黑奴關進保齡球瓶中，連帶整套球瓶與保齡球交給權利受損的白人。每回被保齡球撞倒就會遭遇一次昏厥的重擊，恢復意識後又遭重擊，周而復始數百次後才會死亡；當白人痛快地打著保齡球而渾然忘我的時候，死刑已經執行完成。在帶給白人快樂這點上，犯案黑奴可說是用生命付出侵權的代價。

接下來要針對私刑拍賣略為補充說明。雖然貴族擁有黑奴的生殺大權，卻不能對待黑奴像對待鴉俘一樣，而且平民大致上都必須尊重黑奴的生命。換言之，黑奴做為半人類，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公然剝奪這種保護，待之以鴉俘的正是私刑拍賣，也就是拍賣給人供做私刑處置之用。得標者（當然僅限白人。平民居多）能夠對該名黑奴，不受限制地施以任何凌虐。這種行為可以滿足民眾的虐待本能，故與戰爭競技並列為消弭邑司世界內亂不安等的心靈根基。藉由殺戮黑奴與鴉俘來防止白人之間相互殘殺，正是「邑司和平」（Pax Ehsia）。邑司黑奴的平均壽命為三十年——另一方面，白人則大多享年兩百歲左右——因為黑奴很輕易就遭到屠殺。

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三級死刑得以保齡球執行之。

同法第一百九十三條　處以拍賣的黑奴待遇等同畜人。

所謂以保齡球執行死刑，是指將犯案黑奴縮小，透過活體複製，製造無意識但肉體完全一致的九個分身，把本尊在內共十個的犯案黑奴關進保齡球瓶中，連帶整套球瓶與保齡球交給權利受損的白人。每回被保齡球撞倒就會遭遇一次昏厥的重擊，恢復意識後又遭重擊，周而復始數百次後才會死亡；當白人痛快地打著保齡球而渾然忘我的時候，死刑已經執行完成。在帶給白人快樂這點上，犯案黑奴可說是用生命付出侵權的代價。

接下來要針對私刑拍賣略為補充說明。雖然貴族擁有黑奴的生殺大權，卻不能對待黑奴像對待鴉俘一樣，而且平民大致上都必須尊重黑奴的生命。換言之，黑奴做為半人類，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公然剝奪這種保護，待之以鴉俘的正是私刑拍賣，也就是拍賣給人供做私刑處置之用。得標者（當然僅限白人。平民居多）能夠對該名黑奴，不受限制地施以任何凌虐。這種行為可以滿足民眾的虐待本能，故與戰爭競技並列為消弭邑司世界內亂不安等的心靈根基。藉由殺戮黑奴與鴉俘來防止白人之間相互殘殺，正是「邑司和平」（Pax Ehsia）。邑司黑奴的平均壽命為三十年——另一方面，白人則大多享年兩百歲左右——因為黑奴很輕易就遭到屠殺。

247　第十一章　抵達別墅的第一步

——說這些有的沒的。比起鞭打背部，把我放進窯裡用盡方法折磨我才是重大犯罪，不是嗎？等我身體恢復了，絕不放過這傢伙……

此時車子煞停，開始下降。擔架在全無白人的環境中移動。獸醫手術室到了。關於目的地，寶琳早已命令侍從長，並傳達給兩名護送的船員。

黑奴護士讓麟一郎仰躺在手術台上。這是鴉俘專用的手術台，上面貼著一張可以避免皮膚強化劑排斥的薄薄金屬板，感覺冷冰冰的，只是他的皮膚再也感覺不出它的冰涼。

「獸醫的藥劑做了嗎？」

護士一面對護送的兩名黑奴說，一面用熟練的手法處理麟一郎的身體，為他插入導尿管。護士的制服不同於男黑奴們的半袖五分褲，而是遮住手腕和腳踝的長袖長筒褲，與肌膚緊密貼合，一樣是在臀部處開叉的連身褲樣式。背上的瓊森家家徽與胸前號碼 Z5 的刺繡花樣與顏色，花俏一如女性所喜愛（黑奴社會並無女權制，黑奴女性仍然如往昔保有「女性氣息」）。

她幫鴉俘導尿時發覺自己也有尿意，於是便伸手拿起掛在椅旁的真空便管蛇頭器，夾在股間。黑奴的衣服沒有孔釦，但連身衣褲的設計不會妨礙插入。這是她的專用器，有了它，一整天不離開房間也無所謂，更何況她也不能離開。方便歸方便，那種方便不過是為了白人便於役使黑奴的方便罷了。她將蛇頭器掛回原處，開始動手檢查鴉俘。從嘴裡插入胃鏡，察看引擎蟲的頭部是否附著在幽門的正確位置。一切正常。她透過傳聲管向獸醫報告時，胃鏡

——說這些有的沒的。比起鞭打背部，把我放進窯裡用盡方法折磨我才是重大犯罪，不是嗎？等我身體恢復了，絕不放過這傢伙……

此時車子煞停，開始下降。擔架在全無白人的環境中移動。獸醫手術室到了。關於目的地，寶琳早已命令侍從長，並傳達給兩名護送的船員。

黑奴護士讓麟一郎仰躺在手術台上。這是鴉俘專用的手術台，上面貼著一張可以避免皮膚強化劑排斥的薄薄金屬板，感覺冷冰冰的，只是他的皮膚再也感覺不出它的冰涼。

「獸醫的藥劑做了嗎？」

護士一面對護送的兩名黑奴說，一面用熟練的手法處理麟一郎的身體，為他插入導尿管。護士的制服不同於男黑奴們的半袖五分褲，而是遮住手腕和腳踝的長袖長筒褲，與肌膚緊密貼合，一樣是在臀部處開叉的連身褲樣式。背上的瓊森家家徽與胸前號碼 Z5 的刺繡花樣與顏色，花俏一如女性所喜愛（黑奴社會並無女權制，黑奴女性仍然如往昔保有「女性氣息」）。

她幫鴉俘導尿時發覺自己也有尿意，於是便伸手拿起掛在椅旁的真空便管蛇頭器，夾在股間。黑奴的衣服沒有孔釦，但連身衣褲的設計不會妨礙插入。這是她的專用器，有了它，一整天不離開房間也無所謂，更何況她也不能離開。方便歸方便，那種方便不過是為了白人便於役使黑奴的方便罷了。她將蛇頭器掛回原處，開始動手檢查鴉俘。從嘴裡插入胃鏡，察看引擎蟲的頭部是否附著在幽門的正確位置。一切正常。她透過傳聲管向獸醫報告時，胃鏡

的刺激引來麟一郎一陣作嘔。黑奴護士看見麻痺的口中冒出穢物，啐了一句：

「髒死了。」

她不耐地咋舌，將自己剛用過的蛇頭器從椅旁取下，將排泄口對準麟一郎的嘴，把穢物吸乾後清理一番，便放進消毒器內消毒。因接觸而弄髒的不是鴉俘的嘴，而是蛇頭器……不知自己被迫跟黑奴專用便器接吻的麟一郎看不見克拉拉的身影，心中倍感無助。離開圓筒船的船艙後，她與四名白人似乎很愉快地談笑離去的身影彷彿歷歷在目。曾經山盟海誓的她為何不來看他？她人怎麼了……還是她已經忘記我？變心了？不，不可能……疑心生暗鬼，麟一郎的思緒百轉千迴，心亂如麻。

3 足項禮

正當麟一郎橫臥在手術台上的時候，克拉拉她們搭乘的中央道路總算抵達地階第一層的站台。儘管迅速，動路的速度還是只有隧道車的一半左右。反過來說，就算反覆無常的白人們突然要使用「冰河號」，接到通知隨後出動的船員們也能事先進入圓筒內，進行各種準備事宜，非常方便。一味的快速有什麼用？邑司人講究的是生活的悠然舒適。

的刺激引來麟一郎一陣作嘔。黑奴護士看見麻痺的口中冒出穢物，啐了一句：

「髒死了。」

她不耐地咋舌，將自己剛用過的蛇頭器從椅旁取下，將排泄口對準麟一郎的嘴，把穢物吸乾後清理一番，便放進消毒器內消毒。因接觸而弄髒的不是鴉俘的嘴，而是蛇頭器……不知自己被迫跟黑奴專用便器接吻的麟一郎看不見克拉拉的身影，心中倍感無助。離開圓筒船的船艙後，她與四名白人似乎很愉快地談笑離去的身影彷彿歷歷在目。曾經山盟海誓的她為何不來看他？她人怎麼了……還是她已經忘記我？變心了？不，不可能……疑心生暗鬼，麟一郎的思緒百轉千迴，心亂如麻。

3 足項禮

正當麟一郎橫臥在手術台上的時候，克拉拉她們搭乘的中央道路總算抵達地階第一層的站台。儘管迅速，動路的速度還是只有隧道車的一半左右。反過來說，就算反覆無常的白人們突然要使用「冰河號」，接到通知隨後出動的船員們也能事先進入圓筒內，進行各種準備事宜，非常方便。一味的快速有什麼用？邑司人講究的是生活的悠然舒適。

——麟，真的是鴉俘嗎？

自從想起麟一郎，這個問題就一直縈繞心頭，困擾著克拉拉。

從飛碟內的人犬、肉足凳、肉便器等怪物來看，無疑就是似人卻非人的鴉俘。她對鴉俘既沒有同類的意識也沒有絲毫的同情；在這方面，她正在調整心態，抱持跟邑司白人相同的心境，並且付諸相同的行動。對矮人也是。她唯獨在意一點，那就是鴉俘似乎是日本人的後裔，而麟一郎又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的確，有的叫Japanese，有的叫Jabanese……」寶琳如此說過，也說牠們是「黃皮猴子」。真的很像日本人。她記得寶琳訓斥從牆壁出來的畸形便器人時，用的正是日語，而且矮人臨死前禱祝她萬歲無疆，用的也是日語……如果，日本人全是所謂的鴉俘……如果麟——寶琳她們根本毫不懷疑——真的是鴉俘的話……

在圓筒船內為了演戲逼真，她故意將麟一郎視作鴉俘，其實內心仍然拒絕相信。但此刻，斬釘截鐵地否認他並非鴉俘的自信，已經搖搖欲墜……

五名黑奴出來恭迎。制服是清一色的連身衣褲，顏色是和船上見到的侍者們不同的桃紅色。這是表現照應主人日常起居的名譽侍者的顏色，稱之為隨從。這些隨從一個個各自恭迎自己的主人。

她們也為克拉拉事先擇定一名隨從，胸號F1——F較小，1較大——的年輕黑奴，他跪在克拉拉面前行禮。額前的金圈輕觸地板。

——麟，真的是鴉俘嗎？

自從想起麟一郎，這個問題就一直縈繞心頭，困擾著克拉拉。

從飛碟內的人犬、肉足凳、肉便器等怪物來看，無疑就是似人卻非人的鴉俘。她對鴉俘既沒有同類的意識也沒有絲毫的同情；在這方面，她正在調整心態，抱持跟邑司白人相同的心境，並且付諸相同的行動。對矮人也是。她唯獨在意一點，那就是鴉俘似乎是日本人的後裔，而麟一郎又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的確，有的叫Japanese，有的叫Jabanese……」寶琳如此說過，也說牠們是「黃皮猴子」。真的很像日本人。她記得寶琳訓斥從牆壁出來的畸形便器人時，用的正是日語，而且矮人臨死前禱祝她萬歲無疆，用的也是日語……如果，日本人全是所謂的鴉俘……如果麟——寶琳她們根本毫不懷疑——真的是鴉俘的話……

在圓筒船內為了演戲逼真，她故意將麟一郎視作鴉俘，其實內心仍然拒絕相信。但此刻，斬釘截鐵地否認他並非鴉俘的自信，已經搖搖欲墜……

五名黑奴出來恭迎。制服是清一色的連身衣褲，顏色是和船上見到的侍者們不同的桃紅色。這是表現照應主人日常起居的名譽侍者的顏色，稱之為隨從。這些隨從一個個各自恭迎自己的主人。

她們也為克拉拉事先擇定一名隨從，胸號F1——F較小，1較大——的年輕黑奴，他跪在克拉拉面前行禮。額前的金圈輕觸地板。

「小的是F1。恭請御足。」

克拉拉正愁不知如何是好時，

「這是足項禮（foot-necking）。踩他這裡。愈用力他們愈高興。」

寶琳低聲私語，鞋子微微抬高，然後踩在他的脖子上。

「咦？」

克拉拉心中一凜：就算美國普遍蓄奴的時代，也沒有這種規矩吧？儘管如此，她還是把右腳放在匍匐的黑奴後腦，鞋跟以金圈為支點，腳尖部位用力地壓迫他的頸項。

F1起身。目光聰明伶俐，手腳敏捷。

「那，等會兒一塊用晚膳吧！」

前往救援寶琳遇難的一行人已經圓滿完成任務，決定在此暫時分開。

寶琳對克拉拉說：

「這名隨從會帶妳到房間去，妳在那裡休息一下。因為跟妳約好了，我去看看那隻鴉俘，再帶牠回妳房間。我不會讓妳等太久的。」

倘若知道她打算在解毒作業完成後帶鴉俘回來，只怕克拉拉會要求同行，不過寶琳只是告知將帶牠回來，並且保證不用多少時間，所以對方聽了只有順從的份。

「那麼麟——瀨……」她決定放棄改稱瀨部先生。

「小的是F1。恭請御足。」

克拉拉正愁不知如何是好時，

「這是足項禮（foot-necking）。踩他這裡。愈用力他們愈高興。」

寶琳低聲私語，鞋子微微抬高，然後踩在他的脖子上。

「咦？」

克拉拉心中一凜：就算美國普遍蓄奴的時代，也沒有這種規矩吧？儘管如此，她還是把右腳放在匍匐的黑奴後腦，鞋跟以金圈為支點，腳尖部位用力地壓迫他的頸項。

F1起身。目光聰明伶俐，手腳敏捷。

「那，等會兒一塊用晚膳吧！」

前往救援寶琳遇難的一行人已經圓滿完成任務，決定在此暫時分開。

寶琳對克拉拉說：

「這名隨從會帶妳到房間去，妳在那裡休息一下。因為跟妳約好了，我去看看那隻鴉俘，再帶牠回妳房間。我不會讓妳等太久的。」

倘若知道她打算在解毒作業完成後帶鴉俘回來，只怕克拉拉會要求同行，不過寶琳只是告知將帶牠回來，並且保證不用多少時間，所以對方聽了只有順從的份。

「那麼麟——瀨……」她決定放棄改稱瀨部先生。

「他就麻煩妳了。」

「那，等會兒見……啊，慢著。」寶琳匆匆卸下左腕上的腕式送話器，將它遞給克拉拉。

「帶著這個。比較方便。」

「可以嗎？那妳呢？」

「再去房裡拿就行了。有隨從在，不必擔心我。」

說罷，寶琳便帶著一名隨從轉身離去。克拉拉看見紐曼隨後追出去，卻聽見寶琳對牠說：

「紐曼，回屋裡去！搗蛋可不饒你！」

人犬步伐輕快地走開了。牠竟能理解人類的話到這種程度。德莉絲與賽西爾也相繼離去。

克拉拉有點孤單，卻勇敢挺起胸膛，對停留原地的威廉．得萊帕說聲告辭，便命F1帶路。

走了一段路，後面傳來腳步聲。

「克拉拉，不介意的話，請讓我陪妳回房，我有話對妳說……」

是威廉的聲音。他帶著隨從，兩人追了上來。看樣子，似乎完全忘了巨蜘蛛出遊的活餌派對進行到一半。大概心裡很在意克拉拉吧！

「歡迎之至。有勞你了。」

她們乘坐電梯上樓。電梯門開啟時，出現一條宏偉氣派的走廊。昇降梯的關關是自動的，但光電管等機械設備卻不是；那些是矮人隱身其中操縱的一種靈魂裝置。一行人步上地毯來

「他就麻煩妳了。」

「那，等會兒見……啊，慢著。」寶琳匆匆卸下左腕上的腕式送話器，將它遞給克拉拉。

「帶著這個。比較方便。」

「可以嗎？那妳呢？」

「再去房裡拿就行了。有隨從在，不必擔心我。」

說罷，寶琳便帶著一名隨從轉身離去。克拉拉看見紐曼隨後追出去，卻聽見寶琳對牠說：

「紐曼，回屋裡去！搗蛋可不饒你！」

人犬步伐輕快地走開了。牠竟能理解人類的話到這種程度。德莉絲與賽西爾也相繼離去。

克拉拉有點孤單，卻勇敢挺起胸膛，對停留原地的威廉．得萊帕說聲告辭，便命F1帶路。

走了一段路，後面傳來腳步聲。

「克拉拉，不介意的話，請讓我陪妳回房，我有話對妳說……」

是威廉的聲音。他帶著隨從，兩人追了上來。看樣子，似乎完全忘了巨蜘蛛出遊的活餌派對進行到一半。大概心裡很在意克拉拉吧！

「歡迎之至。有勞你了。」

她們乘坐電梯上樓。電梯門開啟時，出現一條宏偉氣派的走廊。昇降梯的關關是自動的，但光電管等機械設備卻不是；那些是矮人隱身其中操縱的一種靈魂裝置。一行人步上地毯來

到一間臥室前，H1站定不動。威廉說：

「來吧，讓門魂聽聽新主人的聲音。命令它『開門』吧。」

「開門。」克拉拉依言下令。說完，門就開了。威廉讓她先走，

「它已經記住妳的腦波與聲波，以後妳一靠近便會自動開啟。別人的聲音無法打開，有妳下令才能開啟。」

4 自動椅

——這是我的房間嗎？

克拉拉鎮定地環顧四周。房間內還有兩扇門。這間是客廳。地毯與室內的陳設富麗堂皇，有高貴的沙發與扶手椅，當中跪著一名全裸男子。他的背部有一個大傷口……克拉拉這才恍然大悟。牠比飛碟內見到的大了一倍，是一張普通人大小的肉足凳鴉俘。從傷口來看，刨出的腳型凹槽兩個分別呈反方向，共計四個，可以提供沙發上的客人與坐在對面扶手椅上的主人一起歇腳之用。

那麼，站在室內四個角落縮小二分之一的鴉俘是做什麼用的呢？

到一間臥室前，H1站定不動。威廉說：

「來吧，讓門魂聽聽新主人的聲音。命令它『開門』吧。」

「開門。」克拉拉依言下令。說完，門就開了。威廉讓她先走，

「它已經記住妳的腦波與聲波，以後妳一靠近便會自動開啟。別人的聲音無法打開，有妳下令才能開啟。」

4 自動椅

——這是我的房間嗎？

克拉拉鎮定地環顧四周。房間內還有兩扇門。這間是客廳。地毯與室內的陳設富麗堂皇，有高貴的沙發與扶手椅，當中跪著一名全裸男子。他的背部有一個大傷口……克拉拉這才恍然大悟。牠比飛碟內見到的大了一倍，是一張普通人大小的肉足凳鴉俘。從傷口來看，刨出的腳型凹槽兩個分別呈反方向，共計四個，可以提供沙發上的客人與坐在對面扶手椅上的主人一起歇腳之用。

那麼，站在室內四個角落縮小二分之一的鴉俘是做什麼用的呢？

克拉拉坐在女主人專用的扶手椅上時，對隨從道：

「你叫什麼名字？」

「名字……F組的領班叫喬……至於我，請叫我F1就行了。」

「除了領班外，沒必要知道他們的名字。我在別墅已經住了一陣子，一直都由那個M9侍候。」威廉整個人深深躺進沙發裡，朝著那名站在房門口附近的隨從抬了抬下顎。「我只知號碼，其他一概不知……過來！」

「是的，少爺。」

「煙。」

「是的，少爺。」

M9上前，從威廉上衣口袋裡取出煙斗，裝滿激素結晶煙絲後為他點火。克拉拉想把腳放在肉足凳上，正要脫鞋時，剛好看見這男子竟然連從自己口袋掏出煙斗都讓隨從侍候，暗自吃驚的同時也對使喚隨從一事有所領悟，便暫停手邊脫鞋的動作。

威廉吐出一口煙，道：

「克拉拉，我有話對妳說，不過妳還沒看過裡面的那間……這樣吧，妳需要更衣和化妝，我在這裡等妳，妳先進去吧。」

克拉拉剛進門就對裡面的房間感到好奇，她把握機會說道：

克拉拉坐在女主人專用的扶手椅上時，對隨從道：

「你叫什麼名字？」

「名字……F組的領班叫喬……至於我，請叫我F1就行了。」

「除了領班外，沒必要知道他們的名字。我在別墅已經住了一陣子，一直都由那個M9侍候。」威廉整個人深深躺進沙發裡，朝著那名站在房門口附近的隨從抬了抬下顎。「我只知號碼，其他一概不知……過來！」

「是的，少爺。」

「煙。」

「是的，少爺。」

M9上前，從威廉上衣口袋裡取出煙斗，裝滿激素結晶煙絲後為他點火。克拉拉想把腳放在肉足凳上，正要脫鞋時，剛好看見這男子竟然連從自己口袋掏出煙斗都讓隨從侍候，暗自吃驚的同時也對使喚隨從一事有所領悟，便暫停手邊脫鞋的動作。

威廉吐出一口煙，道：

「克拉拉，我有話對妳說，不過妳還沒看過裡面的那間……這樣吧，妳需要更衣和化妝，我在這裡等妳，妳先進去吧。」

克拉拉剛進門就對裡面的房間感到好奇，她把握機會說道：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

正想起身時，威廉的一番話打斷她的動作。

「這是自動椅。踩右邊的踏板再吩咐去處就行了。踩左邊是煞停。因為是供賓客使用，所以沒有讀心功能，不過……」

威廉說著，將煙斗的灰抖落在不知何時來到沙發旁邊的二分之一縮小鴉俘的臉上，順便「噗」地吐了一口痰。克拉拉大驚失色，但那鴉俘在煙灰與唾沫即將掉落臉上的剎那，居然大口一張，含進嘴巴裡。威廉用煙斗敲敲牠的頭，彷彿在暗示使用完畢，只見鴉俘的臀部一面拖著能源線，一面走回房間的角落。這是肉痰盂，不淨畜的一種，專門用來快速吞沒落下的微小物體。使用時，不必事先要牠張口，只要吐出的唾沫靠近臉部，就能迅速送進口中，動作神奇得就像青蛙吞食蒼蠅般，只要一眨眼的工夫。

可是克拉拉沒道理直盯著看。她雙膝一彎，擱腳的位置確有踏板，她踩下右邊的踏板命令道：

「前進。」

自動椅是矮人問世前的傳統活體可動家具，也是貴族臥室的愛用品。儘管外觀像一張真皮扶手椅，不過它其實是一台小型車，而且座位下有一隻鴉俘作為天然的彈簧，並身兼駕駛者。扶手上狀似寶石的裝飾正是眼鏡，三稜鏡的作用可使鴉俘看見前方。由於牠的四肢（後肢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

正想起身時，威廉的一番話打斷她的動作。

「這是自動椅。踩右邊的踏板再吩咐去處就行了。踩左邊是煞停。因為是供賓客使用，所以沒有讀心功能，不過……」

威廉說著，將煙斗的灰抖落在不知何時來到沙發旁邊的二分之一縮小鴉俘的臉上，順便「噗」地吐了一口痰。克拉拉大驚失色，但那鴉俘在煙灰與唾沫即將掉落臉上的剎那，居然大口一張，含進嘴巴裡。威廉用煙斗敲敲牠的頭，彷彿在暗示使用完畢，只見鴉俘的臀部一面拖著能源線，一面走回房間的角落。這是肉痰盂，不淨畜的一種，專門用來快速吞沒落下的微小物體。使用時，不必事先要牠張口，只要吐出的唾沫靠近臉部，就能迅速送進口中，動作神奇得就像青蛙吞食蒼蠅般，只要一眨眼的工夫。

可是克拉拉沒道理直盯著看。她雙膝一彎，擱腳的位置確有踏板，她踩下右邊的踏板命令道：

「前進。」

自動椅是矮人問世前的傳統活體可動家具，也是貴族臥室的愛用品。儘管外觀像一張真皮扶手椅，不過它其實是一台小型車，而且座位下有一隻鴉俘作為天然的彈簧，並身兼駕駛者。扶手上狀似寶石的裝飾正是眼鏡，三稜鏡的作用可使鴉俘看見前方。由於牠的四肢（後肢

從膝蓋以下被去除）與背部必須支撐使用者的臀部，所以手臂與手無法自由活動，不過透過十根手指頭與固定在下顎的槓桿，便能靈活地駕馭座椅。若是讀心家具，使用者不必動到身體的任一部分就能前往室內的任何地方。話雖如此，為了避免只是偶然的心念卻真的在無意間移動的突發狀況，於是自動椅便加裝踩下右邊的踏板可啟動前進，踩左邊則是煞停的設計。

克拉拉的自動椅聽從指令，開始往連接內房的門扉前進。那扇門彷彿已探知她的腦波組，在椅子到達前便無聲地開啟。F1 隨後進去。門關上。

克拉拉發現自己置身在一間豪華奢美的臥室之中。

5.1 解毒注射

另一方面，與克拉拉分手的寶琳帶著一名隨從，搭乘電梯下降至地底。攤開邑司的全部版圖，在白人居住的星球上，白人一律住在地面之上，黑奴與原生鴉俘則在地底下生活。先前在動路上下令運送克拉拉的鴉俘前去的獸醫科手術室，正是位於地層深處，此刻她就是要去視察解毒作業。

以前捕獲尼安德塔人時也都交由獸醫注射解毒劑，但這些畜牲向來是在解毒恢復正常後

從膝蓋以下被去除）與背部必須支撐使用者的臀部，所以手臂與手無法自由活動，不過透過十根手指頭與固定在下顎的槓桿，便能靈活地駕馭座椅。若是讀心家具，使用者不必動到身體的任一部分就能前往室內的任何地方。話雖如此，為了避免只是偶然的心念卻真的在無意間移動的突發狀況，於是自動椅便加裝踩下右邊的踏板可啟動前進，踩左邊則是煞停的設計。

克拉拉的自動椅聽從指令，開始往連接內房的門扉前進。那扇門彷彿已探知她的腦波組，在椅子到達前便無聲地開啟。F1 隨後進去。門關上。

克拉拉發現自己置身在一間豪華奢美的臥室之中。

5.1 解毒注射

另一方面，與克拉拉分手的寶琳帶著一名隨從，搭乘電梯下降至地底。攤開邑司的全部版圖，在白人居住的星球上，白人一律住在地面之上，黑奴與原生鴉俘則在地底下生活。先前在動路上下令運送克拉拉的鴉俘前去的獸醫科手術室，正是位於地層深處，此刻她就是要去視察解毒作業。

以前捕獲尼安德塔人時也都交由獸醫注射解毒劑，但這些畜牲向來是在解毒恢復正常後

才送回地面上，所以寶琳不曾親睹過解毒作業；只是，今日她與克拉拉約定好了，責任上有必要到場視察一下。少夫人蒞臨地底深層簡直是難得一見的殊榮。

獸醫吉姆是名黑奴。在邑司，醫師當然都是白人，不過他們不為黑奴與鴉俘診療。那會玷污他們的手。因此黑奴、鴉俘、天馬等，都是由黑奴醫師負責照料。這名獸醫也是其中之一，專為鴉俘看診。儘管身為醫師，畢竟還是黑奴，不脫奴隸身分。年輕的他經驗尚淺，但學業成績獲得器重，因此在第二座地球別墅落成時被派遣過來，享有同於侍從長的待遇，奉命管理別墅內眾多鴉俘的健康狀況。

他讓鴉俘躺在手術台上，叫護送的兩名船員候在一旁；當解毒劑合成完畢，正要施打之際，寶琳駕臨了。

「啊——」

慌張的他弄亂了白色手術袍的下襬，平伏在地。護士Z5也跟著伏跪。

寶琳抬起右腳輕踢他的頭。

「好了，繼續你的工作。」

寶琳下令。這是足蹴禮（kicking），比足項禮稍微簡略的答禮。

「藥呢？」

「回夫人，剛完成。」

才送回地面上，所以寶琳不曾親睹過解毒作業；只是，今日她與克拉拉約定好了，責任上有必要到場視察一下。少夫人蒞臨地底深層簡直是難得一見的殊榮。

獸醫吉姆是名黑奴。在邑司，醫師當然都是白人，不過他們不為黑奴與鴉俘診療。那會玷污他們的手。因此黑奴、鴉俘、天馬等，都是由黑奴醫師負責照料。這名獸醫也是其中之一，專為鴉俘看診。儘管身為醫師，畢竟還是黑奴，不脫奴隸身分。年輕的他經驗尚淺，但學業成績獲得器重，因此在第二座地球別墅落成時被派遣過來，享有同於侍從長的待遇，奉命管理別墅內眾多鴉俘的健康狀況。

他讓鴉俘躺在手術台上，叫護送的兩名船員候在一旁；當解毒劑合成完畢，正要施打之際，寶琳駕臨了。

「啊——」

慌張的他弄亂了白色手術袍的下襬，平伏在地。護士Z5也跟著伏跪。

寶琳抬起右腳輕踢他的頭。

「好了，繼續你的工作。」

寶琳下令。這是足蹴禮（kicking），比足項禮稍微簡略的答禮。

「藥呢？」

「回夫人，剛完成。」

「快注射。」

「是，遵命。」

她環視室內，看見那名鴉俘。一名身體健壯的全裸男性仰躺在手術台上。插著導尿管的部位硬是映入眼底，寶琳卻無動於衷，一如二十世紀女性看見飼犬下體時，也不覺得羞恥。

至於麟一郎，儘管身體動彈不得，內心卻異常激動。他聽出聲音不是克拉拉。很像寶琳，為什麼寶琳來了？克拉拉發生什麼事嗎？還是要把我……

獸醫命Z5給鴉俘上手銬與腳鐐。尼安德塔人在解除麻痺症狀後會大吵大鬧，所以他們總是預先防範。這時寶琳卻道：

「不必戴那種東西。」語氣嚴厲。

「啊？」

「我說不必。」

——這隻鴉俘跟那些經由狩獵捕獲的尼安德塔人不同，是陪伴克拉拉並溫馴地蹲坐在一旁的時候被紐曼不小心咬傷。因此，不需要重度警戒。反正就要帶回上面了……

這是寶琳的想法。不做詳細說明命令緣由的蠢事，是邑司白人一貫的作風。

她的意向是不容反駁的命令。吉姆取出一支裝滿解毒劑的粗大注射筒，嗤地戳進麟一郎的大腿。

「快注射。」

「是，遵命。」

她環視室內，看見那名鴉俘。一名身體健壯的全裸男性仰躺在手術台上。插著導尿管的部位硬是映入眼底，寶琳卻無動於衷，一如二十世紀女性看見飼犬下體時，也不覺得羞恥。

至於麟一郎，儘管身體動彈不得，內心卻異常激動。他聽出聲音不是克拉拉。很像寶琳，為什麼寶琳來了？克拉拉發生什麼事嗎？還是要把我……

獸醫命Z5給鴉俘上手銬與腳鐐。尼安德塔人在解除麻痺症狀後會大吵大鬧，所以他們總是預先防範。這時寶琳卻道：

「不必戴那種東西。」語氣嚴厲。

「啊？」

「我說不必。」

——這隻鴉俘跟那些經由狩獵捕獲的尼安德塔人不同，是陪伴克拉拉並溫馴地蹲坐在一旁的時候被紐曼不小心咬傷。因此，不需要重度警戒。反正就要帶回上面了……

這是寶琳的想法。不做詳細說明命令緣由的蠢事，是邑司白人一貫的作風。

她的意向是不容反駁的命令。吉姆取出一支裝滿解毒劑的粗大注射筒，嗤地戳進麟一郎的大腿。

有幸接受美麗少夫人的足蹴禮並且在她面前工作，這份破天荒的殊榮讓年輕的獸醫興奮得手抖個不停。

「沒出息，抖成這樣。」

被寶琳如此笑斥，獸醫的手抖得更厲害了，而麟一郎注射的痛苦也更加倍增了。

好不容易注射完畢。

「聽說這藥的效果很快。」

「是的，需要十五分鐘，少夫人。只要毒性有點殘留，身體就無法動作，但毒性消失的瞬間便能恢復原狀。迅速恢復肉體能力而非漸進式，正是解除衝擊牙毒性的過程特徵……」

「十五分鐘？到時我再來。」

與其在這裡等，不如趁機到地層的黑奴房舍巡視。寶琳想著便走出了獸醫科手術室。隨從A3如影隨形般跟在後面。

1 西西里島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以大數學家阿基米德的故鄉而聞名。

有幸接受美麗少夫人的足蹴禮並且在她面前工作，這份破天荒的殊榮讓年輕的獸醫興奮得手抖個不停。

「沒出息，抖成這樣。」

被寶琳如此笑斥，獸醫的手抖得更厲害了，而麟一郎注射的痛苦也更加倍增了。

好不容易注射完畢。

「聽說這藥的效果很快。」

「是的，需要十五分鐘，少夫人。只要毒性有點殘留，身體就無法動作，但毒性消失的瞬間便能恢復原狀。迅速恢復肉體能力而非漸進式，正是解除衝擊牙毒性的過程特徵……」

「十五分鐘？到時我再來。」

與其在這裡等，不如趁機到地層的黑奴房舍巡視。寶琳想著便走出了獸醫科手術室。隨從A3如影隨形般跟在後面。

1 西西里島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以大數學家阿基米德的故鄉而聞名。

259 第十一章 抵達別墅的第一步


水晶宮の
上階と地
階で
水晶宮的上層與地層


水晶宮の
上階と地
階で
水晶宮的上層與地層

1一　靴具畜人

克拉拉坐著自動椅進入臥室，在衣櫃前踩下左邊的踏板。F1開口問：

「您要更衣……換家居服嗎？」

「嗯，我也想換一雙室內拖鞋。」

話才說完，一個奇怪的活體家具便從衣櫃旁走來。牠的身高是三分之一縮小型，只有頭部與兩臂是尋常大小，顯得頭大胳臂長；奇怪的是，牠寬闊的頭蓋頂上像戴著帽子般完全平坦，頭頂的平台恰與朝左右兩邊伸展的下顎底邊呈平行，頭頂平台放著一雙室內拖鞋。而且頭髮異常地長，分成左右編成漆黑的粗辮子，兩邊都長達約五十公分，髮尾綁著刷子——看起來像是刷子，其實髮尾的頭髮一根根地穿過了刷把內的無數小孔，內面的髮尾修剪齊整，製成一把刷子。換言之，這鴉俘的毛髮活生生地成了兩把刷子的一部分。

這隻靴具畜是剛從製造工廠進貨、也就是甫自養成所畢業的新畜。靴具畜養成所內開設

1一　靴具畜人

克拉拉坐著自動椅進入臥室，在衣櫃前踩下左邊的踏板。F1開口問：

「您要更衣……換家居服嗎？」

「嗯，我也想換一雙室內拖鞋。」

話才說完，一個奇怪的活體家具便從衣櫃旁走來。牠的身高是三分之一縮小型，只有頭部與兩臂是尋常大小，顯得頭大胳臂長；奇怪的是，牠寬闊的頭蓋頂上像戴著帽子般完全平坦，頭頂的平台恰與朝左右兩邊伸展的下顎底邊呈平行，頭頂平台放著一雙室內拖鞋。而且頭髮異常地長，分成左右編成漆黑的粗辮子，兩邊都長達約五十公分，髮尾綁著刷子——看起來像是刷子，其實髮尾的頭髮一根根地穿過了刷把內的無數小孔，內面的髮尾修剪齊整，製成一把刷子。換言之，這鴉俘的毛髮活生生地成了兩把刷子的一部分。

這隻靴具畜是剛從製造工廠進貨、也就是甫自養成所畢業的新畜。靴具畜養成所內開設

諸如穿靴奴、捧靴奴、磨靴奴……等各種供貴族府邸使役的作業專門畜的訓練課程，牠是別墅用的多功能兼用畜。生長期對頭蓋加壓、形成頭頂扁平的福助頭，而教育課程除了鞋履的歷史及靴鞋製造法的學科外，另有術科三階段。第一課是「靴冠」：因應起居動作，將各種鞋履置於頭上，頭頂常保與地板平行，有如頭冠的鞋履絕對不可掉落，在訓練之中令其深刻記住，頭頂無物猶若人類一絲不掛全身赤裸般是可恥之事。第二課「脫靴」：把下顎擱在地板上不動，用長手幫生化機器人的「御足」脫下鞋履，訓練牠對剛脫掉鞋子的悶熱腳丫所散發的異樣臭氣感到興奮，並使牠認為嗅聞這種芳香的特權是一種榮耀。第三課「承賜」[1]，意指讓主人穿鞋的作業。當「御足」踩上那雙放在頭頂的鞋，頭頂會被踩踏的壓力使下顎緊緊抵著地板。此時是這隻多功能靴具畜極樂的瞬間。「天靈蓋被人踐踏卻覺歡喜」，或許會令人感到可悲，不過讓「裝滿鞋履知識的頭上一輩子頂著鞋子」的鴉俘認為那是理所當然且養成習慣，乃是必需的。邑司白人的慈畜主義講求的是合理化。

牠將脫下的中跟無帶包鞋（第六章之1）放在頭上，走回原來的位置。牠坐在那裡，懷著今天第

諸如穿靴奴、捧靴奴、磨靴奴……等各種供貴族府邸使役的作業專門畜的訓練課程，牠是別墅用的多功能兼用畜。生長期對頭蓋加壓、形成頭頂扁平的福助頭，而教育課程除了鞋履的歷史及靴鞋製造法的學科外，另有術科三階段。第一課是「靴冠」：因應起居動作，將各種鞋履置於頭上，頭頂常保與地板平行，有如頭冠的鞋履絕對不可掉落，在訓練之中令其深刻記住，頭頂無物猶若人類一絲不掛全身赤裸般是可恥之事。第二課「脫靴」：把下顎擱在地板上不動，用長手幫生化機器人的「御足」脫下鞋履，訓練牠對剛脫掉鞋子的悶熱腳丫所散發的異樣臭氣感到興奮，並使牠認為嗅聞這種芳香的特權是一種榮耀。第三課「承賜」[1]，意指讓主人穿鞋的作業。當「御足」踩上那雙放在頭頂的鞋，頭頂會被踩踏的壓力使下顎緊緊抵著地板。此時是這隻多功能靴具畜極樂的瞬間。「天靈蓋被人踐踏卻覺歡喜」，或許會令人感到可悲，不過讓「裝滿鞋履知識的頭上一輩子頂著鞋子」的鴉俘認為那是理所當然且養成習慣，乃是必需的。邑司白人的慈畜主義講求的是合理化。

牠將脫下的中跟無帶包鞋（第六章之1）放在頭上，走回原來的位置。牠坐在那裡，懷著今天第

一次工作的感動，伸出舌頭舔舐鞋面的灰塵，用頭髮的毛刷和精液霜（參照三六章之一）磨亮，更換墊墊。

就在換鞋的短暫時間裡，F1已經準備好替換衣物在一旁靜候。他為克拉拉褪下三件式套裝，連內衣也想一併為她褪下。最後她有點吃驚，但是為了隱瞞自己對邑司風俗的無知，勉強忍住未予阻止，到後來甚至覺得體會一下這種讓別人寬衣也不以為恥的習俗，也是不錯的事情。換作昨日以前的克拉拉，別說黑奴了，就算讓年輕男子協助脫下內衣之類的事，也會感覺羞恥而反對到底，如今的她卻能若無其事。不知不覺間她已經接受邑司人的黑奴觀了。

經常更換內衣是邑司人的修養。尤其女性的內衣容易髒污，必須盡可能再三更換，才能保持優雅的儀容。這種情形下，由黑奴隨從協助更衣變成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再說，對女主人的肉體產生遐想而逾矩的黑奴將面臨嚴厲的刑罰，所以也不必特別挑選去勢的奴隸。黑奴有義務忍耐；相對的，也賜他們對丟棄的底褲等的內衣擁有優先權。一如之後的說明，白人的內衣都是拋棄式內褲、拋棄式胸罩，成為黑奴食堂的佳宴。

全身赤裸後穿上新內衣，換成窄筒褲與夾克式的外套。衣櫥內備有供賓客穿戴的各種尺寸衣服，F1從中選出適合克拉拉身材的套裝。試看新衣樣子的穿衣鏡跟飛碟內的不同，是四面鏡。

她坐在化妝台前。一面讓鏡台附設的矮人們幫忙，一面任F1為她梳髮與化妝。本來隨從只是主人之手的延伸，化妝等特殊技能則是由其他專業的黑奴負責，不過心急的克拉拉並不

一次工作的感動，伸出舌頭舔舐鞋面的灰塵，用頭髮的毛刷和精液霜（參照三六章之一）磨亮，更換墊墊。

就在換鞋的短暫時間裡，F1已經準備好替換衣物在一旁靜候。他為克拉拉褪下三件式套裝，連內衣也想一併為她褪下。最後她有點吃驚，但是為了隱瞞自己對邑司風俗的無知，勉強忍住未予阻止，到後來甚至覺得體會一下這種讓別人寬衣也不以為恥的習俗，也是不錯的事情。換作昨日以前的克拉拉，別說黑奴了，就算讓年輕男子協助脫下內衣之類的事，也會感覺羞恥而反對到底，如今的她卻能若無其事。不知不覺間她已經接受邑司人的黑奴觀了。

經常更換內衣是邑司人的修養。尤其女性的內衣容易髒污，必須盡可能再三更換，才能保持優雅的儀容。這種情形下，由黑奴隨從協助更衣變成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再說，對女主人的肉體產生遐想而逾矩的黑奴將面臨嚴厲的刑罰，所以也不必特別挑選去勢的奴隸。黑奴有義務忍耐；相對的，也賜他們對丟棄的底褲等的內衣擁有優先權。一如之後的說明，白人的內衣都是拋棄式內褲、拋棄式胸罩，成為黑奴食堂的佳宴。

全身赤裸後穿上新內衣，換成窄筒褲與夾克式的外套。衣櫥內備有供賓客穿戴的各種尺寸衣服，F1從中選出適合克拉拉身材的套裝。試看新衣樣子的穿衣鏡跟飛碟內的不同，是四面鏡。

她坐在化妝台前。一面讓鏡台附設的矮人們幫忙，一面任F1為她梳髮與化妝。本來隨從只是主人之手的延伸，化妝等特殊技能則是由其他專業的黑奴負責，不過心急的克拉拉並不

介意由他服務，他感激涕零自是不在話下。

室內還有各種家具。克拉拉並未詳細研究寢床，否則她會發現形狀跟飛碟內所見形式相異的舌人形、轆轤頸型單能肉便器和檢尿矮人（第二八章之一）就在寢床下，而且抽屜裡面放著陰道小童子。這四種是女性賓客專用寢床的標準配備。

屏風的後面有浴缸，旁邊設置一具佝僂型單能肉便器。儘管外觀與標準型廁畜相異，不過乍見牠蹲坐的身體便聯想到坐式馬桶的樣子，立刻就明白功用。前天以來一直沒有排便，可能是稍早之前喝了靈液的關係吧，克拉拉有了便意，忍不住想試用看看。牠是賓客用而非專用器，因此省去了活體雕刻等的個人風格，不過以單能具而言，牠的體格相當適中。脖子粗短，頭髮圓禿。後腦平坦。異常發達的馬蹄肉瘤的內底承接著後腦，一張大臉向上仰。鼻子幾乎沒有隆起，只留兩個鼻孔，黑眼睛看起來聰敏機靈。嘴唇的裂口很大，張成圓形約莫直徑十五公分。盤腿坐著的兩膝頭呈扁平狀，使用者可將雙腳放在上面。

她試著坐下，孔釦瞬間開啟，露出臀部。完全不需要動手脫下長褲與內褲。而且支撐臀部的肉瘤觸感溫暖，比昨日以前用的水洗廁所冰冷的坐蓋感覺舒適多了。嘴唇邊緣比肉瘤的高度稍低，不同於標準型肉便器，並未接觸陰部的皮膚，無疑是在逼臨的距離下用力張開口腔。

話雖如此，緊臨臀部下方有個張嘴的人臉——不，是鴉俘的臉——已經無法威脅她的羞

介意由他服務，他感激涕零自是不在話下。

室內還有各種家具。克拉拉並未詳細研究寢床，否則她會發現形狀跟飛碟內所見形式相異的舌人形、轆轤頸型單能肉便器和檢尿矮人（第二八章之一）就在寢床下，而且抽屜裡面放著陰道小童子。這四種是女性賓客專用寢床的標準配備。

屏風的後面有浴缸，旁邊設置一具佝僂型單能肉便器。儘管外觀與標準型廁畜相異，不過乍見牠蹲坐的身體便聯想到坐式馬桶的樣子，立刻就明白功用。前天以來一直沒有排便，可能是稍早之前喝了靈液的關係吧，克拉拉有了便意，忍不住想試用看看。牠是賓客用而非專用器，因此省去了活體雕刻等的個人風格，不過以單能具而言，牠的體格相當適中。脖子粗短，頭髮圓禿。後腦平坦。異常發達的馬蹄肉瘤的內底承接著後腦，一張大臉向上仰。鼻子幾乎沒有隆起，只留兩個鼻孔，黑眼睛看起來聰敏機靈。嘴唇的裂口很大，張成圓形約莫直徑十五公分。盤腿坐著的兩膝頭呈扁平狀，使用者可將雙腳放在上面。

她試著坐下，孔釦瞬間開啟，露出臀部。完全不需要動手脫下長褲與內褲。而且支撐臀部的肉瘤觸感溫暖，比昨日以前用的水洗廁所冰冷的坐蓋感覺舒適多了。嘴唇邊緣比肉瘤的高度稍低，不同於標準型肉便器，並未接觸陰部的皮膚，無疑是在逼臨的距離下用力張開口腔。

話雖如此，緊臨臀部下方有個張嘴的人臉——不，是鴉俘的臉——已經無法威脅她的羞

恥心了。雖然對站在旁側的F1多少有點介意，不過剛才裸身已經全被他看光，所以她也放棄了不能在這傢伙面前排泄的羞恥心。「黑奴不是人，是半人類噢。」克拉拉想起寶琳的話。那時在飛碟內的激烈論戰……（第四章之1）

這一聯想，又回到麟一郎身上——麟到底是不是鴉俘？

不，他是不是鴉俘已經不是問題。可以確定的是，自己的愛已經無法獻給他了。黃皮膚的矮個子男人不配成為她的未婚夫，她不敢相信自己為何到現在才認清這件事情。圓筒船內的體驗令克拉拉大開眼界。當然，靈液也有作用。她想斷絕跟他之間的關係。

然而，她並未忘記自己曾在飛碟內堅誓「兩人永不分離」的盟約。若要起誓的自己對他提出「分手」，還是有所顧忌。得想辦法讓他自己提出分手啊——他在這個邑司世界會受到怎樣的對待？我不清楚他究竟是不是鴉俘，但眼前看見的白人們都毫不懷疑地視他作鴉俘，卻是不爭的事實。倘若他能領悟這裡是不宜久留之處，而起意返回二十世紀的球面就好了。當然，我並不打算同他一道回去，不過圓筒船的安排，倒可以由我代他求情。原本我就是為了解除麟一郎的麻痺症狀才來到這裡的，因此只要把恢復健康的他送回二十世紀，應該就沒有我的事了……

如果能在這神妙的未來世界盡情地享樂，那該有多好啊！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即便不得已必須回去的話，我也不想和麟在一起。對象還是白人的好……例如那個威廉……

恥心了。雖然對站在旁側的F1多少有點介意，不過剛才裸身已經全被他看光，所以她也放棄了不能在這傢伙面前排泄的羞恥心。「黑奴不是人，是半人類噢。」克拉拉想起寶琳的話。那時在飛碟內的激烈論戰……（第四章之1）

這一聯想，又回到麟一郎身上——麟到底是不是鴉俘？

不，他是不是鴉俘已經不是問題。可以確定的是，自己的愛已經無法獻給他了。黃皮膚的矮個子男人不配成為她的未婚夫，她不敢相信自己為何到現在才認清這件事情。圓筒船內的體驗令克拉拉大開眼界。當然，靈液也有作用。她想斷絕跟他之間的關係。

然而，她並未忘記自己曾在飛碟內堅誓「兩人永不分離」的盟約。若要起誓的自己對他提出「分手」，還是有所顧忌。得想辦法讓他自己提出分手啊——他在這個邑司世界會受到怎樣的對待？我不清楚他究竟是不是鴉俘，但眼前看見的白人們都毫不懷疑地視他作鴉俘，卻是不爭的事實。倘若他能領悟這裡是不宜久留之處，而起意返回二十世紀的球面就好了。當然，我並不打算同他一道回去，不過圓筒船的安排，倒可以由我代他求情。原本我就是為了解除麟一郎的麻痺症狀才來到這裡的，因此只要把恢復健康的他送回二十世紀，應該就沒有我的事了……

如果能在這神妙的未來世界盡情地享樂，那該有多好啊！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即便不得已必須回去的話，我也不想和麟在一起。對象還是白人的好……例如那個威廉……

一邊沉思一面舒緩地解決生理需求的她，匆匆地讓鴉俘舔乾拭淨後便急忙地站起來。

——糟了。鄰室的威廉一定等得不耐煩了吧。

孔釦關閉。往下一看，剛清拭食器完畢的舌頭正意猶未盡地舔著嘴唇。金色毛髮在牠的鼻孔上微微飄動。大概是從她身上舔落的恥毛吧？粗厚的嘴唇醜陋極了。牠一直保持盤坐的姿勢，雙手合十，想必正在做感謝禮拜。

——我先前吃的食物與邑司人不同，也許那畜牲會驚覺味道不對勁。又或許，牠根本不經咀嚼就直接吞嚥……？

克拉拉漫無邊際地沉思著，挨近化妝台稍微修飾一下面容後，再度驅使自動椅前往適才的客廳。

「讓你久等了，威廉。」

2　麟一郎大鬧地底

正當克拉拉跨坐在廁畜上，百般琢磨與麟一郎之間的關係的時候，橫躺在獸醫科手術室手術台上的麟一郎突然發現身體復原了。

一邊沉思一面舒緩地解決生理需求的她，匆匆地讓鴉俘舔乾拭淨後便急忙地站起來。

——糟了。鄰室的威廉一定等得不耐煩了吧。

孔釦關閉。往下一看，剛清拭食器完畢的舌頭正意猶未盡地舔著嘴唇。金色毛髮在牠的鼻孔上微微飄動。大概是從她身上舔落的恥毛吧？粗厚的嘴唇醜陋極了。牠一直保持盤坐的姿勢，雙手合十，想必正在做感謝禮拜。

——我先前吃的食物與邑司人不同，也許那畜牲會驚覺味道不對勁。又或許，牠根本不經咀嚼就直接吞嚥……？

克拉拉漫無邊際地沉思著，挨近化妝台稍微修飾一下面容後，再度驅使自動椅前往適才的客廳。

「讓你久等了，威廉。」

2　麟一郎大鬧地底

正當克拉拉跨坐在廁畜上，百般琢磨與麟一郎之間的關係的時候，橫躺在獸醫科手術室手術台上的麟一郎突然發現身體復原了。

獸醫施打注射針時頻頻顫抖反而促進了藥物循環，所以注射後經過十分鐘左右，毒性便解除了。

麟一郎撐起上半身，自行拔除導尿管。經過了數個小時身體終於能夠活動了。

「克拉拉，我身體復原了！可以動了！」

欣喜若狂的麟一郎大叫著。

「啊，鴉俘……」

在定時計上設定十四分三十秒後便安心守在一旁的吉姆，突然聽到有人大吼，同時看見鴉俘從手術台上猛然坐起，嚇得翻滾在地。比預定時間提早了五分鐘。

剛才只有寶琳前來而不見克拉拉的麟一郎深感不安，恨不得快點見愛人一面，確定她平安無事。然而在無人導引的這座廣闊府邸裡，隻身一人要找出克拉拉，恐怕無能為力。而且全身赤裸也是一大困擾。說起來，全身赤裸地進入飛碟之中正是如今受難的原因。得先弄到衣物才行，麟一郎想。

他想拜託獸醫，可是英語不甚流利的麟一郎在緊要關頭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只是一直嚷著：「clothes…clothes…」，便伸手往獸醫身上穿著的手術袍抓去，獸醫驚慌失措，誤以為他想加害自己，便拚命揮手高呼救命。

「來人啊！鴉俘打人啦……」

獸醫施打注射針時頻頻顫抖反而促進了藥物循環，所以注射後經過十分鐘左右，毒性便解除了。

麟一郎撐起上半身，自行拔除導尿管。經過了數個小時身體終於能夠活動了。

「克拉拉，我身體復原了！可以動了！」

欣喜若狂的麟一郎大叫著。

「啊，鴉俘……」

在定時計上設定十四分三十秒後便安心守在一旁的吉姆，突然聽到有人大吼，同時看見鴉俘從手術台上猛然坐起，嚇得翻滾在地。比預定時間提早了五分鐘。

剛才只有寶琳前來而不見克拉拉的麟一郎深感不安，恨不得快點見愛人一面，確定她平安無事。然而在無人導引的這座廣闊府邸裡，隻身一人要找出克拉拉，恐怕無能為力。而且全身赤裸也是一大困擾。說起來，全身赤裸地進入飛碟之中正是如今受難的原因。得先弄到衣物才行，麟一郎想。

他想拜託獸醫，可是英語不甚流利的麟一郎在緊要關頭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只是一直嚷著：「clothes…clothes…」，便伸手往獸醫身上穿著的手術袍抓去，獸醫驚慌失措，誤以為他想加害自己，便拚命揮手高呼救命。

「來人啊！鴉俘打人啦……」

聽見有人求救，兩名船員從裡面的休息室衝出來。

麟一郎想告訴他們自己無意傷害、只想討件衣服穿，但他們卻充耳不聞、不由分說便拿出手銬，扣住他的手想銬上去。「別鬧了！」連忙把手縮回的麟一郎不想動手，一心盼望對方瞭解自己的意思，他忍住腹中蠕動的蟲子，對其中一人微笑，思索著腦中有限的字彙。這個時候，另外一個人卻粗魯地斥罵：「臭鴉俘，還不老實點！」說著，便一拳打中他的顴骨。

鴉俘被認為是服從本能旺盛的動物，一般的原生鴉俘絕不會反抗人類與半人類。不過未經調教的土著鴉俘卻另當別論，遭到毆打當然會憤怒。他不是不瞭解，而是連少夫人都吩咐不必上手銬腳鐐的溫馴矮小男人，能有什麼胡鬧的本事？萬一磨磨蹭蹭時，少夫人剛好前來巡視，撞見了這一幕就糟了，不快點制服他怎麼成？於是心焦如焚的他才會衝動地施以暴力。

麟一郎氣憤得失去了自制。在圓筒船的船艙內部，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地獄煎熬就是拜這兩人所賜，他想忘也忘不了。可惡的傢伙，只因我想見克拉拉就出手打我。搞什麼鬼？又是手銬又是毆打，簡直蠻橫不講理！

「可惡！」

他怒吼一聲，一把揪住剛才毆打他的8號。雖然身材矮小，但麟一郎從高中時期起就聞名於校園柔道界，漂亮的過肩摔是柔道五段的他眾所周知的絕技。砰然巨響，黑人G8粗壯的塊頭結實地摔在地上。13號想從後面偷襲他，卻被他在千鈞一髮之際閃過，並以腰車技法把

聽見有人求救，兩名船員從裡面的休息室衝出來。

麟一郎想告訴他們自己無意傷害、只想討件衣服穿，但他們卻充耳不聞、不由分說便拿出手銬，扣住他的手想銬上去。「別鬧了！」連忙把手縮回的麟一郎不想動手，一心盼望對方瞭解自己的意思，他忍住腹中蠕動的蟲子，對其中一人微笑，思索著腦中有限的字彙。這個時候，另外一個人卻粗魯地斥罵：「臭鴉俘，還不老實點！」說著，便一拳打中他的顴骨。

鴉俘被認為是服從本能旺盛的動物，一般的原生鴉俘絕不會反抗人類與半人類。不過未經調教的土著鴉俘卻另當別論，遭到毆打當然會憤怒。他不是不瞭解，而是連少夫人都吩咐不必上手銬腳鐐的溫馴矮小男人，能有什麼胡鬧的本事？萬一磨磨蹭蹭時，少夫人剛好前來巡視，撞見了這一幕就糟了，不快點制服他怎麼成？於是心焦如焚的他才會衝動地施以暴力。

麟一郎氣憤得失去了自制。在圓筒船的船艙內部，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地獄煎熬就是拜這兩人所賜，他想忘也忘不了。可惡的傢伙，只因我想見克拉拉就出手打我。搞什麼鬼？又是手銬又是毆打，簡直蠻橫不講理！

「可惡！」

他怒吼一聲，一把揪住剛才毆打他的8號。雖然身材矮小，但麟一郎從高中時期起就聞名於校園柔道界，漂亮的過肩摔是柔道五段的他眾所周知的絕技。砰然巨響，黑人G8粗壯的塊頭結實地摔在地上。13號想從後面偷襲他，卻被他在千鈞一髮之際閃過，並以腰車技法把

對手摔倒，手法精湛。兩人都不曉得護身倒法，骨頭痛得起不來便昏厥了過去。

獸醫一張黑臉嚇得面無血色。一個人站在這名狂暴的土著鴉俘前面實在恐怖……身後的護士也嚇得瑟瑟發抖。

麟一郎朝獸醫步步逼近。對方一邊後退一邊說：

「別，別打我！」

沒想到竟是日語。麟一郎想起圓筒船內也曾聽過日語。對了，這裡說日語也能通……

「我想要件衣服。」

「衣服？你？」吉姆鐵青的臉上頓時浮現瘋狂的神情。就算二十世紀的獸醫聽見狗跟人討衣服穿，也會出現這種表情吧！「有那種東西嗎？」

「你說什麼！」麟一郎的口氣不由得變得粗魯，但是重新思量過，他決定低聲下氣地請求對方。「別這麼說，求求你，拜託你……」

3 愛的告白

乘著自動椅回到客廳的克拉拉，看見站在威廉身旁侍候的隨從M9雙手懷抱似地拿著一

對手摔倒，手法精湛。兩人都不曉得護身倒法，骨頭痛得起不來便昏厥了過去。

獸醫一張黑臉嚇得面無血色。一個人站在這名狂暴的土著鴉俘前面實在恐怖……身後的護士也嚇得瑟瑟發抖。

麟一郎朝獸醫步步逼近。對方一邊後退一邊說：

「別，別打我！」

沒想到竟是日語。麟一郎想起圓筒船內也曾聽過日語。對了，這裡說日語也能通……

「我想要件衣服。」

「衣服？你？」吉姆鐵青的臉上頓時浮現瘋狂的神情。就算二十世紀的獸醫聽見狗跟人討衣服穿，也會出現這種表情吧！「有那種東西嗎？」

「你說什麼！」麟一郎的口氣不由得變得粗魯，但是重新思量過，他決定低聲下氣地請求對方。「別這麼說，求求你，拜託你……」

3 愛的告白

乘著自動椅回到客廳的克拉拉，看見站在威廉身旁侍候的隨從M9雙手懷抱似地拿著一

組太空船的模型。那是經常出現在雜誌上的火箭。

「克拉拉，矮人決鬥上我賭的畜牲輸了，原本我打算賭贏後要把這裝飾品當成禮物，但儘管勝負已分，還是想送給妳，所以我叫人拿來了。妳願意收下嗎？」

「啊，好高興！謝謝你的禮物，好漂亮的太空船模型噢！」

「這太空船是最舊式的火箭太空船，又名寶船，傳說放在枕邊可以招來幸福。裡面有仿照七福神的七隻小矮人噢……」

帆船變成了原始的火箭式太空船，其他七福神一個也沒變，不過服裝變的很新穎，而且船長是掌管口才、音樂、財福、智慧的弁財天女，象徵了邑司世界的女權制度。

遺憾的是不明白七福神來歷的克拉拉並未留心其中的變化，只是打開上蓋時，覺得裡面的七矮人有的臉兒尖長、有的肚子像布袋的畸形怪狀很新鮮。

「這收藏品真有趣！我現在就擺起來喔！」

說罷，她便命隨從將它裝飾在裡面臥室的寢床枕邊。

「你們先下去吧。」威廉把F1和M9二人趕出房外。他一面吸著激素煙斗，一面說道：

「下人口沒遮攔的，聽了不該聽的事，事後還得拔掉他們的舌頭太麻煩了。有什麼事，告訴我就好。」

他像在解釋般，重新坐直了身子，然後開門見山地說：

組太空船的模型。那是經常出現在雜誌上的火箭。

「克拉拉，矮人決鬥上我賭的畜牲輸了，原本我打算賭贏後要把這裝飾品當成禮物，但儘管勝負已分，還是想送給妳，所以我叫人拿來了。妳願意收下嗎？」

「啊，好高興！謝謝你的禮物，好漂亮的太空船模型噢！」

「這太空船是最舊式的火箭太空船，又名寶船，傳說放在枕邊可以招來幸福。裡面有仿照七福神的七隻小矮人噢……」

帆船變成了原始的火箭式太空船，其他七福神一個也沒變，不過服裝變的很新穎，而且船長是掌管口才、音樂、財福、智慧的弁財天女，象徵了邑司世界的女權制度。

遺憾的是不明白七福神來歷的克拉拉並未留心其中的變化，只是打開上蓋時，覺得裡面的七矮人有的臉兒尖長、有的肚子像布袋的畸形怪狀很新鮮。

「這收藏品真有趣！我現在就擺起來喔！」

說罷，她便命隨從將它裝飾在裡面臥室的寢床枕邊。

「你們先下去吧。」威廉把F1和M9二人趕出房外。他一面吸著激素煙斗，一面說道：

「下人口沒遮攔的，聽了不該聽的事，事後還得拔掉他們的舌頭太麻煩了。有什麼事，告訴我就好。」

他像在解釋般，重新坐直了身子，然後開門見山地說：

「那我就說了——克拉拉，妳不是邑司人對吧？」

克拉拉吃了一驚，心想，就算說謊掩飾也難免露出馬腳，於是便道：

「你猜的沒錯，我是二十世紀球面的人。因為要是你們知道的話，一定不會讓我搭乘『冰河號』，所以我跟瓊森小姐商量後，決定演這齣戲。我已經盡力了，沒想到還是被你識破……」

「讓我覺得奇怪的是，妳要賽西爾翻譯決鬥前的裁判訓詞。不過他似乎忽略了一點，家畜語的知識是不可能因為喪失記憶而消失的。在我們牙牙學語的孩提時期，便對家畜語十分拿手，不可能有語言障礙。會說一般的語言卻不會說家畜語，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接著又親眼目睹某個場景，於是疑慮更深了。妳賜唾給武藏時是沾在指尖上吧？德莉絲也覺得奇怪，因為通常都是叫牠們抬起頭來，直接把唾液吐在牠們臉上。從這裡根本感覺不出，妳是恢復原有喪失的記憶……我是從這兩件事情去推測，不過，之所以能夠察覺，果然還是源自戀愛的第六感吧。」

這巧妙的求愛告白，教克拉拉白嫩的雙頰頓時燒紅了起來。對方是阿波羅般的俊美青年，卻不因此厭惡自己。

「如何？如果可以的話，願意把妳為何甘願冒險的原因告訴我嗎？」

「好吧，我就一五一十的說了——」

「那我就說了——克拉拉，妳不是邑司人對吧？」

克拉拉吃了一驚，心想，就算說謊掩飾也難免露出馬腳，於是便道：

「你猜的沒錯，我是二十世紀球面的人。因為要是你們知道的話，一定不會讓我搭乘『冰河號』，所以我跟瓊森小姐商量後，決定演這齣戲。我已經盡力了，沒想到還是被你識破……」

「讓我覺得奇怪的是，妳要賽西爾翻譯決鬥前的裁判訓詞。不過他似乎忽略了一點，家畜語的知識是不可能因為喪失記憶而消失的。在我們牙牙學語的孩提時期，便對家畜語十分拿手，不可能有語言障礙。會說一般的語言卻不會說家畜語，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接著又親眼目睹某個場景，於是疑慮更深了。妳賜唾給武藏時是沾在指尖上吧？德莉絲也覺得奇怪，因為通常都是叫牠們抬起頭來，直接把唾液吐在牠們臉上。從這裡根本感覺不出，妳是恢復原有喪失的記憶……我是從這兩件事情去推測，不過，之所以能夠察覺，果然還是源自戀愛的第六感吧。」

這巧妙的求愛告白，教克拉拉白嫩的雙頰頓時燒紅了起來。對方是阿波羅般的俊美青年，卻不因此厭惡自己。

「如何？如果可以的話，願意把妳為何甘願冒險的原因告訴我嗎？」

「好吧，我就一五一十的說了——」

克拉拉將事情全盤托出。她覺得對這位新的愛慕者毫不隱瞞才是上策，並想藉此機會表明自己的心跡。她說了自己與麟一郎的關係、他中毒麻痺、為救他而冒險踏上此行……聽見兩人之間已有婚約時，威廉歎了一口氣。

「跟那個鴉俘？二十世紀真是野蠻的時代啊！」

「這件事，或許也要向其他的人坦白比較好吧，畢竟瞞著大家我也於心不安。」

「不，先別聲張。在等到女王陛下裁示歸化為止，妳還是繼續偽裝喪失記憶比較妥當。」

「裁示歸化？」

「咦？妳不是為了這個緣故才要去亞伯丁嗎？」

「不是的，瓊森小姐說那是解除麟麻痺之毒的交換條件，要我前去拜謁女王陛下。」

「那麼，她並沒把真正的目的告訴妳。她確實是一名絕頂聰明的策士啊！她當然是打算讓妳歸化囉。」

「可能嗎？」

「只要有陛下的聖諭。」

「有幸歸化的話，我一定願意。」

「陛下一定會同意吧。寶琳勛爵早就胸有成竹。但為什麼連妳也要隱瞞？真奇怪……」

「經你這麼說，我倒也猜出一二。」

克拉拉將事情全盤托出。她覺得對這位新的愛慕者毫不隱瞞才是上策，並想藉此機會表明自己的心跡。她說了自己與麟一郎的關係、他中毒麻痺、為救他而冒險踏上此行……聽見兩人之間已有婚約時，威廉歎了一口氣。

「跟那個鴉俘？二十世紀真是野蠻的時代啊！」

「這件事，或許也要向其他的人坦白比較好吧，畢竟瞞著大家我也於心不安。」

「不，先別聲張。在等到女王陛下裁示歸化為止，妳還是繼續偽裝喪失記憶比較妥當。」

「裁示歸化？」

「咦？妳不是為了這個緣故才要去亞伯丁嗎？」

「不是的，瓊森小姐說那是解除麟麻痺之毒的交換條件，要我前去拜謁女王陛下。」

「那麼，她並沒把真正的目的告訴妳。她確實是一名絕頂聰明的策士啊！她當然是打算讓妳歸化囉。」

「可能嗎？」

「只要有陛下的聖諭。」

「有幸歸化的話，我一定願意。」

「陛下一定會同意吧。寶琳勛爵早就胸有成竹。但為什麼連妳也要隱瞞？真奇怪……」

「經你這麼說，我倒也猜出一二。」

克拉拉想起當時為了讓麟一郎解除麻痺症狀後返回二十世紀球面，才勉為其難答應亞伯丁之行的心境。「因為當初的我絲毫無意在此久留。心裡只有麟……」

「原來如此。說的也是。妳居然會愛上鴉俘這點，著實教我匪夷所思啊！總之，幸好妳的神智能夠恢復正常；這樣一來，鼓起勇氣來到這個球面才有價值啊！」

「是啊，自從在『冰河號』上遇見你，我就漸漸改變了心意。」

克拉拉婉轉表露她的愛意。

「妳真的不想返回二十世紀嗎？」

「已經不想了。反正我沒有親人了，雙親因戰爭俱亡，姊姊也行蹤不明……」

「野蠻時代啊，真是……」

兩人一邊聊得起勁，一邊親密地互訴衷曲，俊男美女的四隻腳就埋在蹲著的肉足凳背上刨挖的腳型深凹槽裡，這大概不需要重新說明吧。

4 皮膚反應痛

把獸醫吉姆逼到牆角的麟一郎，重覆著毫無結論的問答。就在這個時候，後面的門突然

克拉拉想起當時為了讓麟一郎解除麻痺症狀後返回二十世紀球面，才勉為其難答應亞伯丁之行的心境。「因為當初的我絲毫無意在此久留。心裡只有麟……」

「原來如此。說的也是。妳居然會愛上鴉俘這點，著實教我匪夷所思啊！總之，幸好妳的神智能夠恢復正常；這樣一來，鼓起勇氣來到這個球面才有價值啊！」

「是啊，自從在『冰河號』上遇見你，我就漸漸改變了心意。」

克拉拉婉轉表露她的愛意。

「妳真的不想返回二十世紀嗎？」

「已經不想了。反正我沒有親人了，雙親因戰爭俱亡，姊姊也行蹤不明……」

「野蠻時代啊，真是……」

兩人一邊聊得起勁，一邊親密地互訴衷曲，俊男美女的四隻腳就埋在蹲著的肉足凳背上刨挖的腳型深凹槽裡，這大概不需要重新說明吧。

4 皮膚反應痛

把獸醫吉姆逼到牆角的麟一郎，重覆著毫無結論的問答。就在這個時候，後面的門突然

猛地大開。

「怎麼了？好了沒有？」

爽朗的聲音傳進耳裡。是寶琳。麟一郎暗呼得救地回過頭去。他想若是她，一定聽得懂他的意思，也會讓他跟克拉拉見面。

寶琳是獨自前來。其實在視察黑奴房舍時，她就後悔把腕式送話器給了克拉拉。那時以為到地層馬上就能帶回鴉俘，不需要多少時間，沒想到在地下街的時候，腦海中就浮現起許多想交代的事。以往只要想到什麼便馬上透過腕式送話器發號施令的她，實在無法忍受沒有腕式送話器的不便。最後，她還是支使隨從 A3 號到她的臥房取來別只腕式送話器，自己則在過了快十五分鐘後回到手術室。

看準麟一郎回頭時毫無防備，吉姆抓起桌上的長頸空瓶往麟一郎頭上砸下去。怯懦的他看見女主人現身，唯恐鴉俘加害而奮不顧身予以反擊。《黑奴訓》第一條有云：「黑奴以忠誠為本分」。

不過麟一郎的速度更快。只見他身形一閃，抓住對方撲空的手臂，下身一沉，

「喝！」

一記漂亮的過肩摔。大塊頭吉姆就直挺地躺在寶琳佇立的地板前。長頸空瓶在地上滾動。

寶琳一瞥，驚覺事態嚴重。

猛地大開。

「怎麼了？好了沒有？」

爽朗的聲音傳進耳裡。是寶琳。麟一郎暗呼得救地回過頭去。他想若是她，一定聽得懂他的意思，也會讓他跟克拉拉見面。

寶琳是獨自前來。其實在視察黑奴房舍時，她就後悔把腕式送話器給了克拉拉。那時以為到地層馬上就能帶回鴉俘，不需要多少時間，沒想到在地下街的時候，腦海中就浮現起許多想交代的事。以往只要想到什麼便馬上透過腕式送話器發號施令的她，實在無法忍受沒有腕式送話器的不便。最後，她還是支使隨從 A3 號到她的臥房取來別只腕式送話器，自己則在過了快十五分鐘後回到手術室。

看準麟一郎回頭時毫無防備，吉姆抓起桌上的長頸空瓶往麟一郎頭上砸下去。怯懦的他看見女主人現身，唯恐鴉俘加害而奮不顧身予以反擊。《黑奴訓》第一條有云：「黑奴以忠誠為本分」。

不過麟一郎的速度更快。只見他身形一閃，抓住對方撲空的手臂，下身一沉，

「喝！」

一記漂亮的過肩摔。大塊頭吉姆就直挺地躺在寶琳佇立的地板前。長頸空瓶在地上滾動。

寶琳一瞥，驚覺事態嚴重。

——糟了。應該叫人戴上手銬的。若把紐曼帶來就好了。平時腕式送話器總是不離身的，今天偏偏沒戴上，甚至A3也不在……事情全湊在一起……話雖如此，這鴉俘的身手真不賴，一眨眼的工夫就擺平了三個大男人，其臂力若身為鬥士勢必技壓全場，真想拿牠的種來培育啊！

邑司女性都具備雌威（在邑司用語中有「雄風」之意）。因此即使遭遇這種場面，寶琳也還能處變不驚地思索這些事情。

——可是，總而言之，不制伏這鴉俘不行……

麟一郎走到寶琳面前，一邊用手擋著重要部位一邊開口說：

「我想見克拉拉。」

「嗯，我會讓你們見面。」

寶琳的家畜語沒有女性用語的婉轉，因為這是命令鴉俘所用的語言，所以不曾以女性用語說過。

「另外，請妳給我一件衣服。」

他感覺到自己給她一種暴力分子的印象，為了緩和這種看法，麟一郎用詞非常禮貌。

「衣服？」

寶琳不由得反問他，思緒飛快的她已經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

——糟了。應該叫人戴上手銬的。若把紐曼帶來就好了。平時腕式送話器總是不離身的，今天偏偏沒戴上，甚至A3也不在……事情全湊在一起……話雖如此，這鴉俘的身手真不賴，一眨眼的工夫就擺平了三個大男人，其臂力若身為鬥士勢必技壓全場，真想拿牠的種來培育啊！

邑司女性都具備雌威（在邑司用語中有「雄風」之意）。因此即使遭遇這種場面，寶琳也還能處變不驚地思索這些事情。

——可是，總而言之，不制伏這鴉俘不行……

麟一郎走到寶琳面前，一邊用手擋著重要部位一邊開口說：

「我想見克拉拉。」

「嗯，我會讓你們見面。」

寶琳的家畜語沒有女性用語的婉轉，因為這是命令鴉俘所用的語言，所以不曾以女性用語說過。

「另外，請妳給我一件衣服。」

他感覺到自己給她一種暴力分子的印象，為了緩和這種看法，麟一郎用詞非常禮貌。

「衣服？」

寶琳不由得反問他，思緒飛快的她已經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

——是了，這鴉俘還不清楚加諸在自己身上的皮膚強化處置有什麼用意。好，我就利用這點拿下他。

寶琳的目光停留在角落的護士身上。

「妳，把衣服全部脫掉，給這鴉俘。」

「是的，少夫人。」

命令是絕對的。人類赤裸而鴉俘穿衣其實違反了常理，但乙5沒有絲毫猶疑，立即褪下衣物，露出黑黝黝的肌膚。接受主人（白人）命令卻反問理由，對黑奴來說是構成犯罪的行為，黑奴和黑奴間，也不得就此有所爭議。私自在心中暗想雖不至於成為處罰的對象，不過在道德上卻是罪大惡極。總之，黑奴與鴉俘的智慧應該奉獻在執行命令之上，絕不容許對命令有所反省或懷疑。她連鞋子也脫了。

——女人的衣服？

然而，麟一郎並未不滿。不能再奢望別的了。飢餓者沒有選擇食物的權利。長時間赤裸的麟一郎變的非常謙遜。自從在陶努斯山山腰的溪流中游泳直到現在，才過了六小時不到，感覺卻像是好幾個月都身無寸縷一樣。只要能夠裹身，什麼衣服都行。不，這件衣服比男性黑奴穿的半袖五分褲要強得多。

衣服緊貼著肌膚。連手腕、腳踝等四肢都包住了，猶似馬戲團藝人的緊身衣。可是鞋子

——是了，這鴉俘還不清楚加諸在自己身上的皮膚強化處置有什麼用意。好，我就利用這點拿下他。

寶琳的目光停留在角落的護士身上。

「妳，把衣服全部脫掉，給這鴉俘。」

「是的，少夫人。」

命令是絕對的。人類赤裸而鴉俘穿衣其實違反了常理，但乙5沒有絲毫猶疑，立即褪下衣物，露出黑黝黝的肌膚。接受主人（白人）命令卻反問理由，對黑奴來說是構成犯罪的行為，黑奴和黑奴間，也不得就此有所爭議。私自在心中暗想雖不至於成為處罰的對象，不過在道德上卻是罪大惡極。總之，黑奴與鴉俘的智慧應該奉獻在執行命令之上，絕不容許對命令有所反省或懷疑。她連鞋子也脫了。

——女人的衣服？

然而，麟一郎並未不滿。不能再奢望別的了。飢餓者沒有選擇食物的權利。長時間赤裸的麟一郎變的非常謙遜。自從在陶努斯山山腰的溪流中游泳直到現在，才過了六小時不到，感覺卻像是好幾個月都身無寸縷一樣。只要能夠裹身，什麼衣服都行。不，這件衣服比男性黑奴穿的半袖五分褲要強得多。

衣服緊貼著肌膚。連手腕、腳踝等四肢都包住了，猶似馬戲團藝人的緊身衣。可是鞋子

太緊，他決定放棄。裸足也是沒辦法的事。姑且就這樣到克拉拉那裡，他只做好站在她面前的準備。

寶琳的唇角泛起奇異的微笑，望著身穿女黑奴衣服的鴉俘。先給你嘗點甜頭，三分鐘過後你就痛得七葷八素了……話說，A3差不多也該回來了……

「就交給妳善後了。」她對全身赤裸不停顫抖的Z5丟下一句後，轉而命令麟一郎。

「跟我來。」

說完便逕自走出手術室，沒瞧他一眼。麟一郎對女黑奴敬個禮，隨後追上。他打定主意，如果有人想逮捕他，就立刻拿寶琳作人質，所以十分謹慎地緊跟其後。走在一起後，他才驚訝地發現她身材真好，他的身高只到她的肩膀而已。

寶琳安步當車。走廊上空無一人。地層中早就傳遍她蒞臨的消息，該道路形同禁止通行，沒有任何人出現。

就在來到電梯前的時候，麟一郎突然慘叫一聲，跳了起來。

「啊，痛，痛死了，救命啊——」

他拚命往身上抓，痛得在地上打滾。

莞爾一笑地回頭的寶琳，目光冷冽地追著麟一郎的身影。在她的眸中，閃爍著智取狂暴鴉俘的得意。

太緊，他決定放棄。裸足也是沒辦法的事。姑且就這樣到克拉拉那裡，他只做好站在她面前的準備。

寶琳的唇角泛起奇異的微笑，望著身穿女黑奴衣服的鴉俘。先給你嘗點甜頭，三分鐘過後你就痛得七葷八素了……話說，A3差不多也該回來了……

「就交給妳善後了。」她對全身赤裸不停顫抖的Z5丟下一句後，轉而命令麟一郎。

「跟我來。」

說完便逕自走出手術室，沒瞧他一眼。麟一郎對女黑奴敬個禮，隨後追上。他打定主意，如果有人想逮捕他，就立刻拿寶琳作人質，所以十分謹慎地緊跟其後。走在一起後，他才驚訝地發現她身材真好，他的身高只到她的肩膀而已。

寶琳安步當車。走廊上空無一人。地層中早就傳遍她蒞臨的消息，該道路形同禁止通行，沒有任何人出現。

就在來到電梯前的時候，麟一郎突然慘叫一聲，跳了起來。

「啊，痛，痛死了，救命啊——」

他拚命往身上抓，痛得在地上打滾。

莞爾一笑地回頭的寶琳，目光冷冽地追著麟一郎的身影。在她的眸中，閃爍著智取狂暴鴉俘的得意。

麟一郎的表皮細胞中內含的皮膚強化劑與衣料中的皮膚纖維產生了皮膚反應，所以未梢神經會出現劇烈的疼痛。貼著衣料的部分會有彷彿萬針不斷穿刺般苦不堪言的痛楚，名為皮膚反應痛。這種痛持續一個小時左右便會止歇，但那時的皮膚已經完全剝離，變成一塊衣料了。剝除鴉俘的皮膚通常是採用此法（*）。不過接觸鴉俘肌膚的衣料若加上重力，也就是鴉俘肉體在下方支撐白人的姿勢時，則不會出現反應痛。

*「活剝鴉俘皮有兩種方法。若需要剝下的皮，可以利用血液媒劑，一個月內使其白血球增加，讓皮膚與肉因淋巴液逐漸進入遊離狀態。然後把變得肥胖水腫的鴉俘在鞣皮液中浸泡一星期。這種『活鞣皮』是在持續新陳代謝的情況下慢慢被鞣製而成，所製成的鴉俘皮革是最美麗強韌的。但是這種方法會使肉體變質；所以，換成捨皮取肉的食用鴉俘，應利用皮膚反應予以剝皮。」

（L．巴可《畜體處理工業概論》）

「一般食用畜都做了皮膚強化處理，外皮不可食。因此調理前可用衣服型抹布包裹全身一小時，讓外皮全部附著在抹布上再取下，即為赤身。赤身若在保存室飼養可存活一週。剝皮時因皮膚反應痛而分泌的苦痛素兩、三日便會消失，只要留意餌食，至少可讓赤身存活三日，新鮮地予以調理將無比美味……」

（F．丹拿威《畜人料理寶門》）

麟一郎的表皮細胞中內含的皮膚強化劑與衣料中的皮膚纖維產生了皮膚反應，所以未梢神經會出現劇烈的疼痛。貼著衣料的部分會有彷彿萬針不斷穿刺般苦不堪言的痛楚，名為皮膚反應痛。這種痛持續一個小時左右便會止歇，但那時的皮膚已經完全剝離，變成一塊衣料了。剝除鴉俘的皮膚通常是採用此法（*）。不過接觸鴉俘肌膚的衣料若加上重力，也就是鴉俘肉體在下方支撐白人的姿勢時，則不會出現反應痛。

*「活剝鴉俘皮有兩種方法。若需要剝下的皮，可以利用血液媒劑，一個月內使其白血球增加，讓皮膚與肉因淋巴液逐漸進入遊離狀態。然後把變得肥胖水腫的鴉俘在鞣皮液中浸泡一星期。這種『活鞣皮』是在持續新陳代謝的情況下慢慢被鞣製而成，所製成的鴉俘皮革是最美麗強韌的。但是這種方法會使肉體變質；所以，換成捨皮取肉的食用鴉俘，應利用皮膚反應予以剝皮。」

（L．巴可《畜體處理工業概論》）

「一般食用畜都做了皮膚強化處理，外皮不可食。因此調理前可用衣服型抹布包裹全身一小時，讓外皮全部附著在抹布上再取下，即為赤身。赤身若在保存室飼養可存活一週。剝皮時因皮膚反應痛而分泌的苦痛素兩、三日便會消失，只要留意餌食，至少可讓赤身存活三日，新鮮地予以調理將無比美味……」

（F．丹拿威《畜人料理寶門》）

若說窯裡有如地獄中的油鍋，那麼這便是地獄中的刀山了，雖然麟一郎恨不得把衣服撕開逃走，卻只能在地上不停地翻滾。

這個時候隨從回來了。寶琳一邊將腕式送話器戴在手腕上，一邊命他去手術室取來手銬腳鐐，銬住毫無抵抗能力的麟一郎的雙手雙腳。

「行了，把這畜牲的衣服割開剝掉。」

隨從在衣背上劃開一刀，再嗶嗶剝剝地撕開衣物。由於皮膚反應尚未擴散，撕除的力道相當於強力絆創膠布，不會對皮膚造成影響。衣料除去後，莫名其妙的劇痛也隨之消失。

「看你還敢不敢穿衣服。」

寶琳不屑地看著腳邊二度被剝得全身赤裸的麟一郎，自言自語道。

「你的身體不再需要衣物了。」領悟到疼痛的原因就是出在衣服上的麟一郎，這才瞭解在船艙內入棺前聽到那句宛如謎語的話中真意。

——是這樣嗎？那具高熱的棺桶是一座使我皮膚變質的燒窯嗎？我的身體變成不需要衣物了。這可怎麼辦？我……

寶琳笑道：

「按照約定，我帶你去見你的主人。」

若說窯裡有如地獄中的油鍋，那麼這便是地獄中的刀山了，雖然麟一郎恨不得把衣服撕開逃走，卻只能在地上不停地翻滾。

這個時候隨從回來了。寶琳一邊將腕式送話器戴在手腕上，一邊命他去手術室取來手銬腳鐐，銬住毫無抵抗能力的麟一郎的雙手雙腳。

「行了，把這畜牲的衣服割開剝掉。」

隨從在衣背上劃開一刀，再嗶嗶剝剝地撕開衣物。由於皮膚反應尚未擴散，撕除的力道相當於強力絆創膠布，不會對皮膚造成影響。衣料除去後，莫名其妙的劇痛也隨之消失。

「看你還敢不敢穿衣服。」

寶琳不屑地看著腳邊二度被剝得全身赤裸的麟一郎，自言自語道。

「你的身體不再需要衣物了。」領悟到疼痛的原因就是出在衣服上的麟一郎，這才瞭解在船艙內入棺前聽到那句宛如謎語的話中真意。

——是這樣嗎？那具高熱的棺桶是一座使我皮膚變質的燒窯嗎？我的身體變成不需要衣物了。這可怎麼辦？我……

寶琳笑道：

「按照約定，我帶你去見你的主人。」

後手銬的鎖尾被ㄠ抓在手上，扣住雙踝的腳鐐只有三十公分長，麟一郎吃力地行走，變成一個跟在寶琳身後的電梯人。絕望充滿了他晦暗的內心；如今，渴盼克拉拉的溫言婉語，成了他心靈上唯一的支柱。

5 鞭打用家畜

威廉又抽了一管煙，突然想到什麼似地問道：

「那隻鴉俘——牠叫麟是吧——妳打算拿牠怎麼辦？」

「這個嘛，我……」

就像剛才考慮的，認為遣返乃是最佳辦法的克拉拉正想開口的時候，

「怎樣？什麼用途？」

威廉又問。什麼用途？這句話的表現冷不防教她嚇了一跳，不禁閉口不語。

「……」

「是我不好，突然這樣問妳，或許太冒失了。」威廉一邊吐著煙霧一邊頷首說：

「也難怪，妳還不曉得鴉俘的全部用途……那，我就直接告訴妳吧。當新的原生鴉俘到

後手銬的鎖尾被ㄠ抓在手上，扣住雙踝的腳鐐只有三十公分長，麟一郎吃力地行走，變成一個跟在寶琳身後的電梯人。絕望充滿了他晦暗的內心；如今，渴盼克拉拉的溫言婉語，成了他心靈上唯一的支柱。

5 鞭打用家畜

威廉又抽了一管煙，突然想到什麼似地問道：

「那隻鴉俘——牠叫麟是吧——妳打算拿牠怎麼辦？」

「這個嘛，我……」

就像剛才考慮的，認為遣返乃是最佳辦法的克拉拉正想開口的時候，

「怎樣？什麼用途？」

威廉又問。什麼用途？這句話的表現冷不防教她嚇了一跳，不禁閉口不語。

「……」

「是我不好，突然這樣問妳，或許太冒失了。」威廉一邊吐著煙霧一邊頷首說：

「也難怪，妳還不曉得鴉俘的全部用途……那，我就直接告訴妳吧。當新的原生鴉俘到

手的時候，思索『該做什麼用途？製成什麼東西？』是我們的樂趣……況且那畜牲還是土著鴉俘，不，是舊鴉俘，施行洗腦手術的那段期間，值得好好的享受！」

「洗腦……我聽過這個名詞。」

「總之，把土著鴉俘製成原生鴉俘很費事。卻是愉快的麻煩啊……」

「我不曉得怎麼辦才好。」

「眾人都說鴉俘是服從本能旺盛的動物。牠們遺傳基因中的家畜人因子（yapoon factor），對白人懷有絕對的劣等感，能夠抑制自由意志。」威廉開始認真的說明。「不過，被生產的原生鴉俘是在邑司這個適合家畜人的理想環境中成長的。所以未在邑司成長的牠們，則成長為擁有自由意志的個體。自由意志的中樞位在大腦的某個部位，該怎麼說呢，就是鳥距（calcaravis）附近的一個構造。讓那些畜牲「意志去勢」，因條件反射而封閉大腦該部分的神經回路。如此一來，鴉俘在發育後的那些無用知識經驗中所產生的不適當思想，也會一併去除，這就是所謂的洗腦。透過這種方式，鴉俘原有的服從本能也暴露無遺。這並非將腦葉剔除，而是一種精神外科手術噢。為了活用鴉俘卓越的智能，這是最好的辦法。」

「你是說麟……」

克拉拉已經不想改稱瀨部先生了。

「沒錯，麟當然也必須洗腦。儘管耗費時間，卻是一段能給妳最大歡愉的時間。」

手的時候，思索『該做什麼用途？製成什麼東西？』是我們的樂趣……況且那畜牲還是土著鴉俘，不，是舊鴉俘，施行洗腦手術的那段期間，值得好好的享受！」

「洗腦……我聽過這個名詞。」

「總之，把土著鴉俘製成原生鴉俘很費事。卻是愉快的麻煩啊……」

「我不曉得怎麼辦才好。」

「眾人都說鴉俘是服從本能旺盛的動物。牠們遺傳基因中的家畜人因子（yapoon factor），對白人懷有絕對的劣等感，能夠抑制自由意志。」威廉開始認真的說明。「不過，被生產的原生鴉俘是在邑司這個適合家畜人的理想環境中成長的。所以未在邑司成長的牠們，則成長為擁有自由意志的個體。自由意志的中樞位在大腦的某個部位，該怎麼說呢，就是鳥距（calcaravis）附近的一個構造。讓那些畜牲「意志去勢」，因條件反射而封閉大腦該部分的神經回路。如此一來，鴉俘在發育後的那些無用知識經驗中所產生的不適當思想，也會一併去除，這就是所謂的洗腦。透過這種方式，鴉俘原有的服從本能也暴露無遺。這並非將腦葉剔除，而是一種精神外科手術噢。為了活用鴉俘卓越的智能，這是最好的辦法。」

「你是說麟……」

克拉拉已經不想改稱瀨部先生了。

「沒錯，麟當然也必須洗腦。儘管耗費時間，卻是一段能給妳最大歡愉的時間。」

「我要做這件事？」

「是啊。雖然交給訓練局比較快。看妳要馬上把牠製成寵物鴉俘置於跟前，還是立刻製成廁畜——（克拉拉的腦中剎時浮現先前在臥室內如廁完畢後，廁畜舔嘴唇的模樣）——只要妳說出來，訓練局技師的巧手就會讓妳如願。不過，倘若不急，千萬要自己來。那是項有趣的手術。」

「可是我從沒拿過手術刀。」

「不，不需要手術刀。那是一項以揮鞭取代手術刀的手術，一般稱之為躬身。嘿，甚至有人以尿——就是小水代替鞭子哩。」（第四四之一）

「咦？」

「克拉拉，在這個不承認鴉俘擁有自由意志的世界裡，卻容許鴉腐諸島一億名的土著鴉俘——因為是邪蠻國的鴉俘，所以普通叫牠們作『邪蠻畜人（枷俘／ジョ）』——抱持人類意識而繼續存活，卻又是為什麼？表面上雖是保持原生鴉俘的供應源，但其實就算沒有枷俘，原生鴉俘也能繁衍子息，不乏供應來源。牠們真正的生存意義是——」威廉將煙斗的煙灰點落在肉痰盂中後，繼續說道。「可以說是提供我們貴族洗腦手術愉悅的材料。為了這些到地球獵捕而不惜億里迢迢的極遠方星球的人們，市面上興起了販售枷俘風。商標上就寫著『供妳揮鞭之樂』。明白了吧？摧毀枷俘的自由意志，引出牠的服從本能，把牠教育成一隻原生鴉俘的調教過程，對我們貴族來說，是多麼快意的精神娛樂啊——」威廉平靜地繼續敘說這種

「我要做這件事？」

「是啊。雖然交給訓練局比較快。看妳要馬上把牠製成寵物鴉俘置於跟前，還是立刻製成廁畜——（克拉拉的腦中剎時浮現先前在臥室內如廁完畢後，廁畜舔嘴唇的模樣）——只要妳說出來，訓練局技師的巧手就會讓妳如願。不過，倘若不急，千萬要自己來。那是項有趣的手術。」

「可是我從沒拿過手術刀。」

「不，不需要手術刀。那是一項以揮鞭取代手術刀的手術，一般稱之為躬身。嘿，甚至有人以尿——就是小水代替鞭子哩。」（第四四之一）

「咦？」

「克拉拉，在這個不承認鴉俘擁有自由意志的世界裡，卻容許鴉腐諸島一億名的土著鴉俘——因為是邪蠻國的鴉俘，所以普通叫牠們作『邪蠻畜人（枷俘／ジョ）』——抱持人類意識而繼續存活，卻又是為什麼？表面上雖是保持原生鴉俘的供應源，但其實就算沒有枷俘，原生鴉俘也能繁衍子息，不乏供應來源。牠們真正的生存意義是——」威廉將煙斗的煙灰點落在肉痰盂中後，繼續說道。「可以說是提供我們貴族洗腦手術愉悅的材料。為了這些到地球獵捕而不惜億里迢迢的極遠方星球的人們，市面上興起了販售枷俘風。商標上就寫著『供妳揮鞭之樂』。明白了吧？摧毀枷俘的自由意志，引出牠的服從本能，把牠教育成一隻原生鴉俘的調教過程，對我們貴族來說，是多麼快意的精神娛樂啊——」威廉平靜地繼續敘說這種

恐怖的行為。

「換言之，故意飼養枷俘而非原生鴉俘的理由，就是自己想對鴉俘洗腦。因為枷俘就是為鞭打而飼養的家畜噢。」

「天哪！」

「妳的麟不僅是土著鴉俘，還是一隻舊鴉俘，我認為牠更有洗腦的價值啊！」

他的口吻彷彿克拉拉今後將麟一郎當成家畜飼養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克拉拉對這種事還心存抗拒，反過來想把先前思忖的麟一郎遣返案提出來討論。

「我的想法是……」

正當克拉拉要開口的時候，忽然聽見有敲門聲，接著從某處傳來一個聲音：

「小的是Fi……很抱歉打斷您的談話，不過少夫人在外面求見。」

「請進（comein）。」

隨著克拉拉的聲音，門扉開啟了，寶琳走了進來。在她後面跟著全裸的麟一郎，握住銬著他的鎖端的則是黑奴隨從。

恐怖的行為。

「換言之，故意飼養枷俘而非原生鴉俘的理由，就是自己想對鴉俘洗腦。因為枷俘就是為鞭打而飼養的家畜噢。」

「天哪！」

「妳的麟不僅是土著鴉俘，還是一隻舊鴉俘，我認為牠更有洗腦的價值啊！」

他的口吻彷彿克拉拉今後將麟一郎當成家畜飼養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克拉拉對這種事還心存抗拒，反過來想把先前思忖的麟一郎遣返案提出來討論。

「我的想法是……」

正當克拉拉要開口的時候，忽然聽見有敲門聲，接著從某處傳來一個聲音：

「小的是Fi……很抱歉打斷您的談話，不過少夫人在外面求見。」

「請進（comein）。」

隨著克拉拉的聲音，門扉開啟了，寶琳走了進來。在她後面跟著全裸的麟一郎，握住銬著他的鎖端的則是黑奴隨從。

6— 枷俘的兩種躬身法

在此，容筆者為各位介紹有助理解威廉所言的「枷俘躬身法」，也就是土著畜人洗腦的相關文獻。這是之前引用過（第五章之1），凱瑟琳·諾維克的首都星球探訪記錄中的一節：

今日親赴林澤伯爵——是上院議員，COSYI〔Committee on Supervision of the Yapoon Islands〕（鴉腐諸島監督委員會）委員——府邸拜訪之際，發生一件趣事。

當我們在客廳裡交談時，她叫出來的原生鴉俘來到她面前，轉身向後盤坐，立刻反躬其背，上仰的頭部接近她的下半身。我原以為是什麼遊戲，卻見伯爵半蹲著，打開雙腿，冷不防跨坐在股間下方的臉上，我吃了一驚。儘管臉部尚未整形的原生鴉俘塌鼻子、寬顴骨，但五官跟人類簡直是一模一樣。因為我在故國從不曾像她那樣把人臉夾在股下，忍不住「唉呀」地驚呼出聲，不過她倒是十分坦然：

「怎麼了？這麼吃驚。」

「啊，這個……」我總算注意到鴉俘的雙臂往後伸展，正在觸摸她的褲管，

「這是肉便器嗎？直接使用未加工的原生鴉俘；我只使用過標準型呢！」

一邊說著，我不由得為自己身為鄉間貴族感到悲哀。

6— 枷俘的兩種躬身法

在此，容筆者為各位介紹有助理解威廉所言的「枷俘躬身法」，也就是土著畜人洗腦的相關文獻。這是之前引用過（第五章之1），凱瑟琳·諾維克的首都星球探訪記錄中的一節：

今日親赴林澤伯爵——是上院議員，COSYI〔Committee on Supervision of the Yapoon Islands〕（鴉腐諸島監督委員會）委員——府邸拜訪之際，發生一件趣事。

當我們在客廳裡交談時，她叫出來的原生鴉俘來到她面前，轉身向後盤坐，立刻反躬其背，上仰的頭部接近她的下半身。我原以為是什麼遊戲，卻見伯爵半蹲著，打開雙腿，冷不防跨坐在股間下方的臉上，我吃了一驚。儘管臉部尚未整形的原生鴉俘塌鼻子、寬顴骨，但五官跟人類簡直是一模一樣。因為我在故國從不曾像她那樣把人臉夾在股下，忍不住「唉呀」地驚呼出聲，不過她倒是十分坦然：

「怎麼了？這麼吃驚。」

「啊，這個……」我總算注意到鴉俘的雙臂往後伸展，正在觸摸她的褲管，

「這是肉便器嗎？直接使用未加工的原生鴉俘；我只使用過標準型呢！」

一邊說著，我不由得為自己身為鄉間貴族感到悲哀。

「嗯，邊境星球的話也許吧，凱。這畜牲不僅是原生鴉俘，牠可是土著畜人哪！在這裡，貴族們通常都把訓練成廁畜的枷俘當作專用器使用噢。這個只是結束舌慣的訓練生，在排隊等待尼爾森（Nelson）調教的期間，只傳授了半尼爾森（Half Nelson）。我讓妳使用訓練完成的。有花與蛇二種噢。」

關於「舌慣」是什麼，請容我後面再深入詳述，不過，由於捕獲後的土著鴉俘仍有人類意識，所以對排泄物感到排斥。生於邑司的原生畜人也會厭惡寶貴的飲物與食物而嗆噎、嘔吐；像這種時候，只要不供飲食，靜置數日，耐不住乾渴與飢餓的時候再叫牠們吃喝，嗆噎、嘔吐的情形就會消失，因為本來就是一種心理因素。白「人」——不是「神」，牠們尚未接受白神信仰——的排泄物，跟邪蠻人自己是不同的。因此首先得教牠們記住一件事，白人的排泄物雖算不上美味，卻是可以食用的。這是第一課。由於畜人厭惡處理排泄物，所以這些事情都交給戴雪（dicey）型的機器人（第三六章之4），讓跟主人一模一樣的人形機器人負責訓練。訓練結束後，再由主人教導「躬身」，也就是廁畜姿勢。慕主性係數高的畜牲似乎能夠很快進入「躬身」狀態。

接著她叫兩隻出來，為我示範「躬身」二法。兩隻全身都刺青（畜肌烙彩〔第十八章之4〕），一隻刺著菊花（由來請參照〔第三八章之2〕），一隻則刺著蛇。傳說百年前的宮中有一位威靈頓公爵與一位尼爾森子爵，兩位女卿曾經針對原生鴉俘在身體不縮小的情況下做為便器，是身體向前

「嗯，邊境星球的話也許吧，凱。這畜牲不僅是原生鴉俘，牠可是土著畜人哪！在這裡，貴族們通常都把訓練成廁畜的枷俘當作專用器使用噢。這個只是結束舌慣的訓練生，在排隊等待尼爾森（Nelson）調教的期間，只傳授了半尼爾森（Half Nelson）。我讓妳使用訓練完成的。有花與蛇二種噢。」

關於「舌慣」是什麼，請容我後面再深入詳述，不過，由於捕獲後的土著鴉俘仍有人類意識，所以對排泄物感到排斥。生於邑司的原生畜人也會厭惡寶貴的飲物與食物而嗆噎、嘔吐；像這種時候，只要不供飲食，靜置數日，耐不住乾渴與飢餓的時候再叫牠們吃喝，嗆噎、嘔吐的情形就會消失，因為本來就是一種心理因素。白「人」——不是「神」，牠們尚未接受白神信仰——的排泄物，跟邪蠻人自己是不同的。因此首先得教牠們記住一件事，白人的排泄物雖算不上美味，卻是可以食用的。這是第一課。由於畜人厭惡處理排泄物，所以這些事情都交給戴雪（dicey）型的機器人（第三六章之4），讓跟主人一模一樣的人形機器人負責訓練。訓練結束後，再由主人教導「躬身」，也就是廁畜姿勢。慕主性係數高的畜牲似乎能夠很快進入「躬身」狀態。

接著她叫兩隻出來，為我示範「躬身」二法。兩隻全身都刺青（畜肌烙彩〔第十八章之4〕），一隻刺著菊花（由來請參照〔第三八章之2〕），一隻則刺著蛇。傳說百年前的宮中有一位威靈頓公爵與一位尼爾森子爵，兩位女卿曾經針對原生鴉俘在身體不縮小的情況下做為便器，是身體向前

彎曲還是向後反躬便於使用一事打賭，結果發展出這兩種系列。她們都放棄起立與盤坐姿勢，決心教廁畜採用雜耍表演的特技，所以各自思索出不同的矯正工具。

威靈頓型（Wellington style）是向前彎曲式。鴉俘仰躺後抬起下半身，疊在上半身，頭部從打開的雙腿間穿出般地躬起上半身。我們的臀部向著牠的臉，左右腳分別踩在地板上的左右畜手，坐下時牠們彎曲的大腿支撐著我們的大腿，臉部支撐著我們的臀部，臀穴四周剛好對準下方用力張開的嘴唇。聽說利用「威靈頓螺旋」這種類似飼畜者之蛇（第十七章之3）的人工動物夾鉗，便能正確地矯正這種對折的姿勢——她那「習慣彎曲」的說法，聽起來就像把衣服燙平似的，好奇怪。

尼爾森型（Nelson style）則相反，是往後反折式。鴉俘以伏臥在地的姿勢抬起上半身，向後彎曲，臉部往上仰，彎至與地板平行為止，我們左右的臀瓣抵著牠們的雙肩，跨坐在其臉上，令其臉部支撐我方的腰力（又名全尼爾森 Full Nelson，而這種姿勢的變異就是以盤坐姿勢將上半身向後反折，臉部上仰，名為半尼爾森 Half Nelson。不過在此林澤伯爵為了讓我目睹使用過程，其臉部進入我方股間時的方向恰巧相反）。一般的尼爾森調教，使用的是所謂「尼爾森馬鞍」。

……

彎曲還是向後反躬便於使用一事打賭，結果發展出這兩種系列。她們都放棄起立與盤坐姿勢，決心教廁畜採用雜耍表演的特技，所以各自思索出不同的矯正工具。

威靈頓型（Wellington style）是向前彎曲式。鴉俘仰躺後抬起下半身，疊在上半身，頭部從打開的雙腿間穿出般地躬起上半身。我們的臀部向著牠的臉，左右腳分別踩在地板上的左右畜手，坐下時牠們彎曲的大腿支撐著我們的大腿，臉部支撐著我們的臀部，臀穴四周剛好對準下方用力張開的嘴唇。聽說利用「威靈頓螺旋」這種類似飼畜者之蛇（第十七章之3）的人工動物夾鉗，便能正確地矯正這種對折的姿勢——她那「習慣彎曲」的說法，聽起來就像把衣服燙平似的，好奇怪。

尼爾森型（Nelson style）則相反，是往後反折式。鴉俘以伏臥在地的姿勢抬起上半身，向後彎曲，臉部往上仰，彎至與地板平行為止，我們左右的臀瓣抵著牠們的雙肩，跨坐在其臉上，令其臉部支撐我方的腰力（又名全尼爾森 Full Nelson，而這種姿勢的變異就是以盤坐姿勢將上半身向後反折，臉部上仰，名為半尼爾森 Half Nelson。不過在此林澤伯爵為了讓我目睹使用過程，其臉部進入我方股間時的方向恰巧相反）。一般的尼爾森調教，使用的是所謂「尼爾森馬鞍」。

……

林澤伯爵曾經參觀學習過尼爾森馬鞍的調教訓練。她一百二十五歲，比我年長半世紀，但她的體型以及因特殊孔釦而暴露在外的一大片臀部肌膚，都散發出跟三十歲女子不相上下的年輕光采。

她所調教的對象是她三個月前從鴉腐諸島捕獲的二十五歲邪蠻人。據聞新婚燕爾，是一名地方公務員。

「全尼爾森式，猛烈彎曲是會折斷背骨的。已經死掉三隻了。所以現在增加一度要花三天的時間。牠已經從一百二十五度開始彎到一百五十三度了。今天要再增加一度……」將終端角度設定在一百五十四度後，伯爵便命鴉俘仰抬上半身，把達到鞍部與地板平行的臉部當作馬鞍跨坐。牠的口鼻被覆住，呼吸困難，痛苦得搖起下半身。她鞭打牠，牠扭動得更劇烈。綑綁兩腳尖的繩索也跟著晃動，愈束愈緊，下半身漸漸向後反折，浮懸在半空中。因為零件透明，看起來彷彿半空中跨坐著一隻特技拼字畜（acrobatspeller）。每揮一鞭，身體就縮得更緊，不過到現在也只彎到一百五十四度。訓練過程就是令其逐步彎曲，直到側看時像一個U字為止。假設後來經過數月，達到一百八十度的目標時得接受刺青紋身，才能承領卡路星球公認的美女林澤伯爵的御物。感覺牠是為了那日到來而冒著生命危險——儘管對她而言是一項遊戲，對鴉俘來說卻是一個差錯就會折斷背骨，真可謂名副其實的risk his neck——努力不懈啊。

林澤伯爵曾經參觀學習過尼爾森馬鞍的調教訓練。她一百二十五歲，比我年長半世紀，但她的體型以及因特殊孔釦而暴露在外的一大片臀部肌膚，都散發出跟三十歲女子不相上下的年輕光采。

她所調教的對象是她三個月前從鴉腐諸島捕獲的二十五歲邪蠻人。據聞新婚燕爾，是一名地方公務員。

「全尼爾森式，猛烈彎曲是會折斷背骨的。已經死掉三隻了。所以現在增加一度要花三天的時間。牠已經從一百二十五度開始彎到一百五十三度了。今天要再增加一度……」將終端角度設定在一百五十四度後，伯爵便命鴉俘仰抬上半身，把達到鞍部與地板平行的臉部當作馬鞍跨坐。牠的口鼻被覆住，呼吸困難，痛苦得搖起下半身。她鞭打牠，牠扭動得更劇烈。綑綁兩腳尖的繩索也跟著晃動，愈束愈緊，下半身漸漸向後反折，浮懸在半空中。因為零件透明，看起來彷彿半空中跨坐著一隻特技拼字畜（acrobatspeller）。每揮一鞭，身體就縮得更緊，不過到現在也只彎到一百五十四度。訓練過程就是令其逐步彎曲，直到側看時像一個U字為止。假設後來經過數月，達到一百八十度的目標時得接受刺青紋身，才能承領卡路星球公認的美女林澤伯爵的御物。感覺牠是為了那日到來而冒著生命危險——儘管對她而言是一項遊戲，對鴉俘來說卻是一個差錯就會折斷背骨，真可謂名副其實的risk his neck——努力不懈啊。

當我指出雄畜反折的赤裸下半身勃起的陽物時，出現了這段對話：

「嘖，真礙眼。標準型肉便器才不會這樣。」

「讓妳目睹這種難看的畫面實在過意不去啊，凱。如果牠對我的股間奉若神體，懷著虔敬之心，就完全不會勃起了，不過為了方便檢查牠信仰深淺的程度，才故意不去勢。現在牠還不夠虔信，才會經不起誘惑，為我的股間瘋狂……」

「聽說妳拆散新婚夫妻，把牠擄來？」

「沒錯。牠妻子這三個月來，或許都在焦切地等待那蒸發了的丈夫回來呢！誰叫牠們過著世俗人類的家庭生活。」

「有點可憐哪……」

「只要讓牠妻子做為雌畜昇天，也就是放進雌畜蜂房（第四四章之4）不就行了，反正我不可能讓牠們見面……」

「這畜牲不想老婆嗎？」

「經過臉部整形與『舌慣』作業後的一、兩週都在忍耐哩。根據家畜適性檢查（第十六章之3），判定廁畜化適應值偏高，遂成為專用器候補。嘿，可能牢籠內的夥伴告訴牠註冊為大貴族林澤家的飼養畜是何等的榮耀，能夠立即成為我的訓練生是何等的幸運，這才感激得壓抑住內心對雌畜的思慕之情吧。這畜牲的潛質是相當認真的。『公務』的意識壓過了『私

當我指出雄畜反折的赤裸下半身勃起的陽物時，出現了這段對話：

「嘖，真礙眼。標準型肉便器才不會這樣。」

「讓妳目睹這種難看的畫面實在過意不去啊，凱。如果牠對我的股間奉若神體，懷著虔敬之心，就完全不會勃起了，不過為了方便檢查牠信仰深淺的程度，才故意不去勢。現在牠還不夠虔信，才會經不起誘惑，為我的股間瘋狂……」

「聽說妳拆散新婚夫妻，把牠擄來？」

「沒錯。牠妻子這三個月來，或許都在焦切地等待那蒸發了的丈夫回來呢！誰叫牠們過著世俗人類的家庭生活。」

「有點可憐哪……」

「只要讓牠妻子做為雌畜昇天，也就是放進雌畜蜂房（第四四章之4）不就行了，反正我不可能讓牠們見面……」

「這畜牲不想老婆嗎？」

「經過臉部整形與『舌慣』作業後的一、兩週都在忍耐哩。根據家畜適性檢查（第十六章之3），判定廁畜化適應值偏高，遂成為專用器候補。嘿，可能牢籠內的夥伴告訴牠註冊為大貴族林澤家的飼養畜是何等的榮耀，能夠立即成為我的訓練生是何等的幸運，這才感激得壓抑住內心對雌畜的思慕之情吧。這畜牲的潛質是相當認真的。『公務』的意識壓過了『私

情』。」

「『大義滅親』的畜牲嗎？還有加上被妳白皙臂部乘坐的肉體效果噢。雄畜對老婆的強烈性欲全都藉此發洩了，才會忘了老婆吧……」

「應該是吧，沒錯。開始教導躬身之初，牠就忘得一乾二淨了。我調教時的方式跟平常有所不同，要牠坐在浴室看我的裸體，因為我要牠對雪白的肌膚印象深刻。長褲與底褲的孔釦也開的比一般的大，讓牠瞧見我雪白的臀部。然後直接觸及牠的臉。對雪白肌膚毫無抵抗力的牠，不因此發狂才怪呢！這畜牲在陰毛摩擦臉部前就已經勃起了……更進一步說，就算還沒接受信仰，牠心儀的對象也已經變了唷，凱。這就是一穴主義的貞潔心理。」

「一穴主義？妳指邑司男性？（第二九章之4）」

「不是，是單能具。凱，廁畜的專用器僅限單能具。儘管奢侈，但牠可以針對賜飲孔（尿道口）或賜食孔（肛門）的需求快速採取姿勢，而且臉部整形只要手術一小部分就行了。有這份自覺的就是畜牲們的一穴主義。凱，對貴族專用器的其他廁畜懷有差別意識，未免太誇張了。『標準型肉便器，是任何人來都必須張口的無貞操公共廁所。我們不是。我們只接觸固定的陽傘淑女（parasol lady，第二二章之2）之臀，以固定之穴侍奉主人，終其一生。我們乃是最貞潔純真的廁畜。』這畜牲受到同伴影響，對這種一穴主義抱持著優越感。雖然下界的邪蠻人對白人只是心懷憧憬，不過這倒也可能是種素樸的白神信仰吧……」

情』。」

「『大義滅親』的畜牲嗎？還有加上被妳白皙臂部乘坐的肉體效果噢。雄畜對老婆的強烈性欲全都藉此發洩了，才會忘了老婆吧……」

「應該是吧，沒錯。開始教導躬身之初，牠就忘得一乾二淨了。我調教時的方式跟平常有所不同，要牠坐在浴室看我的裸體，因為我要牠對雪白的肌膚印象深刻。長褲與底褲的孔釦也開的比一般的大，讓牠瞧見我雪白的臀部。然後直接觸及牠的臉。對雪白肌膚毫無抵抗力的牠，不因此發狂才怪呢！這畜牲在陰毛摩擦臉部前就已經勃起了……更進一步說，就算還沒接受信仰，牠心儀的對象也已經變了唷，凱。這就是一穴主義的貞潔心理。」

「一穴主義？妳指邑司男性？（第二九章之4）」

「不是，是單能具。凱，廁畜的專用器僅限單能具。儘管奢侈，但牠可以針對賜飲孔（尿道口）或賜食孔（肛門）的需求快速採取姿勢，而且臉部整形只要手術一小部分就行了。有這份自覺的就是畜牲們的一穴主義。凱，對貴族專用器的其他廁畜懷有差別意識，未免太誇張了。『標準型肉便器，是任何人來都必須張口的無貞操公共廁所。我們不是。我們只接觸固定的陽傘淑女（parasol lady，第二二章之2）之臀，以固定之穴侍奉主人，終其一生。我們乃是最貞潔純真的廁畜。』這畜牲受到同伴影響，對這種一穴主義抱持著優越感。雖然下界的邪蠻人對白人只是心懷憧憬，不過這倒也可能是種素樸的白神信仰吧……」

「這麼說，正式接受白神信仰前，牠就已經具備了『心靈支配』的專用廁畜意識囉！」

「的確。從今爾後，牠只能為我臀部守節，除此之外，產生的性聯想都會被潔癖排拒在外，就連下界的妻子——雌畜，也是其中之一唷。他現在的心境似乎一想起黃色的皮膚、平坦的五官就覺得厭惡。」

「親吻的話，妻子的嘴唇還比不上夫人的尊臀？嘿，這是當然的嘛。」

「廁畜值（廁畜化適應值）是根據口、舌、背骨的可塑性以及心理扭曲程度等進行綜合判斷的數值，所以躬身只要前進一度，精神值就隨之上揚，透過數字便能明白。身心是一體的。這正是揮鞭之樂。今天一百五十四度了唷；再過幾天，不曉得廁畜值會昇高到多少，我將培育出怎樣的畜性（那聲音裡充滿了對寵物的愛意）……這兩隻已經訓練完畢，為了讓妳試用才叫牠們出來的噢。試試看吧……？」

「好的，謝謝。雖然只是用過標準型的邊境星球貴族，但是身為白臀的擁有者，我想我應該還夠得上格才對。」

「這兩隻都是廁畜值七十度的單能具。蛇專供賜飲，是一名貧窮的學生。菊專供賜食，是個富有的股東。」

「是因為牠們下界的經歷不同才這樣區別嗎？」

「廁畜值與履歷完全無關。儘管履歷愈多愈有洗腦的價值，可是大多上了年紀，很容

「這麼說，正式接受白神信仰前，牠就已經具備了『心靈支配』的專用廁畜意識囉！」

「的確。從今爾後，牠只能為我臀部守節，除此之外，產生的性聯想都會被潔癖排拒在外，就連下界的妻子——雌畜，也是其中之一唷。他現在的心境似乎一想起黃色的皮膚、平坦的五官就覺得厭惡。」

「親吻的話，妻子的嘴唇還比不上夫人的尊臀？嘿，這是當然的嘛。」

「廁畜值（廁畜化適應值）是根據口、舌、背骨的可塑性以及心理扭曲程度等進行綜合判斷的數值，所以躬身只要前進一度，精神值就隨之上揚，透過數字便能明白。身心是一體的。這正是揮鞭之樂。今天一百五十四度了唷；再過幾天，不曉得廁畜值會昇高到多少，我將培育出怎樣的畜性（那聲音裡充滿了對寵物的愛意）……這兩隻已經訓練完畢，為了讓妳試用才叫牠們出來的噢。試試看吧……？」

「好的，謝謝。雖然只是用過標準型的邊境星球貴族，但是身為白臀的擁有者，我想我應該還夠得上格才對。」

「這兩隻都是廁畜值七十度的單能具。蛇專供賜飲，是一名貧窮的學生。菊專供賜食，是個富有的股東。」

「是因為牠們下界的經歷不同才這樣區別嗎？」

「廁畜值與履歷完全無關。儘管履歷愈多愈有洗腦的價值，可是大多上了年紀，很容

易就死了。再說……」

「白臀之下只問廁畜值。邪蠻的富人與窮人沒有什麼不同。因為白神『一視同仁』啊。」

「在我這個女主人的允許下，凱，畜牲們不得不滿懷欣喜地任妳乘坐，不過這兩隻應該還沒有嘗過我之外的股間，所以被其他女性跨坐其臉，命令牠品嘗的話，對這些畜牲來說一定會認為自己遭到性侵害。當然，白神信仰已堅不可摧，不至於失禮。」

「『殘酷的貞節蹂躪！』『專用器的自尊在哪裡？』」

「呵。貞潔的誓言只是單方面為我的臀部守節，沒有道理去幫他們。」

……

之後再對刺著仿盛開白菊重瓣般的威靈頓型之花賜食，現在先來試試對尼爾森型之蛇賜飲。oshicko 一聲令下，牠立即反躬其背，形成一個橫U字，看不出有嫌惡之意，也沒有性亢奮。這就是所謂的「訓練完畢」嗎？全身雕著大蛇的鱗片，反折的上半身彷彿鐮刀形的蛇脖子。頭蓋剃得精光，削去耳朵後的孔洞則刺成蛇頭上的眼睛。至於臉部，嘴巴向左右裂開，嘴唇變厚，大概是所謂的「臉部整形」吧。跨坐其臉，可以感覺到彈性。我加諸

易就死了。再說……」

「白臀之下只問廁畜值。邪蠻的富人與窮人沒有什麼不同。因為白神『一視同仁』啊。」

「在我這個女主人的允許下，凱，畜牲們不得不滿懷欣喜地任妳乘坐，不過這兩隻應該還沒有嘗過我之外的股間，所以被其他女性跨坐其臉，命令牠品嘗的話，對這些畜牲來說一定會認為自己遭到性侵害。當然，白神信仰已堅不可摧，不至於失禮。」

「『殘酷的貞節蹂躪！』『專用器的自尊在哪裡？』」

「呵。貞潔的誓言只是單方面為我的臀部守節，沒有道理去幫他們。」

……

之後再對刺著仿盛開白菊重瓣般的威靈頓型之花賜食，現在先來試試對尼爾森型之蛇賜飲。oshicko 一聲令下，牠立即反躬其背，形成一個橫U字，看不出有嫌惡之意，也沒有性亢奮。這就是所謂的「訓練完畢」嗎？全身雕著大蛇的鱗片，反折的上半身彷彿鐮刀形的蛇脖子。頭蓋剃得精光，削去耳朵後的孔洞則刺成蛇頭上的眼睛。至於臉部，嘴巴向左右裂開，嘴唇變厚，大概是所謂的「臉部整形」吧。跨坐其臉，可以感覺到彈性。我加諸

在臉部的體重約一百四十磅，僅由牠「背骨的復原力」承受，留給我勇敢的印象。清拭舌的功夫也比標準型細心周到。我想，截至目前的訓練，都能作為住在亞伯丁的大貴族們的娛樂吧。當陳述這樣的感想時，我不禁問道：「訓練的時日會因不同的鴉俘而有個別差異嗎？」她的回答是：「是的，全在於飢餓與否。飢餓時的心理會變得謙虛，所以要讓牠們知道能夠侍奉我們是一種榮幸，為了『報恩』而努力奉獻。不是特技就夠了，廁畚舌作法（第四十章之1）的訓練也有不同。今日所見雖不失為好方法，卻因為近來不合期望而做不出好成績，原因在於鴉腐諸島的物資豐富，使邪蠻人喪失了飢餓精神。畜人省太姑息了。而且平等政策貫徹過度，導致上下階級消失，例如對上位者的尊敬、報恩的思想等等，這些原始鴉俘族傳統的美德也跟著漸漸消失。雖然官員們不願承認，不過這是畜人省管理政策的錯誤。

對了，凱。前史時代的邪蠻有篇〈教育敕語〉，是由牠們的首長所制定的道德內容。裡面淨是些渾話，還要求學校以此為基礎，教導何謂『修身』。當時的土著鴉俘貧困、樸實、飢餓，聽說能夠忍受各種訓練，永不忘卻恩義唷。我啊，身為COSYI委員，要提出建言，讓這種修身活動在邪蠻人的低學年教育課程中復活。

總之，眼下首先要做的是讓混血兒進入以首長家為首的領導階層，如此一來就能讓平等社會崩潰。無論如何，大抵能夠預測將區分成混血貴族與純血庶民二種階級（第二三章＊＊）。不過，從鴉腐諸島的存在意義（第十三章之6）來看，不能教導牠們崇拜混血兒的白神信仰。我想，

在臉部的體重約一百四十磅，僅由牠「背骨的復原力」承受，留給我勇敢的印象。清拭舌的功夫也比標準型細心周到。我想，截至目前的訓練，都能作為住在亞伯丁的大貴族們的娛樂吧。當陳述這樣的感想時，我不禁問道：「訓練的時日會因不同的鴉俘而有個別差異嗎？」她的回答是：「是的，全在於飢餓與否。飢餓時的心理會變得謙虛，所以要讓牠們知道能夠侍奉我們是一種榮幸，為了『報恩』而努力奉獻。不是特技就夠了，廁畚舌作法（第四十章之1）的訓練也有不同。今日所見雖不失為好方法，卻因為近來不合期望而做不出好成績，原因在於鴉腐諸島的物資豐富，使邪蠻人喪失了飢餓精神。畜人省太姑息了。而且平等政策貫徹過度，導致上下階級消失，例如對上位者的尊敬、報恩的思想等等，這些原始鴉俘族傳統的美德也跟著漸漸消失。雖然官員們不願承認，不過這是畜人省管理政策的錯誤。

對了，凱。前史時代的邪蠻有篇〈教育敕語〉，是由牠們的首長所制定的道德內容。裡面淨是些渾話，還要求學校以此為基礎，教導何謂『修身』。當時的土著鴉俘貧困、樸實、飢餓，聽說能夠忍受各種訓練，永不忘卻恩義唷。我啊，身為COSYI委員，要提出建言，讓這種修身活動在邪蠻人的低學年教育課程中復活。

總之，眼下首先要做的是讓混血兒進入以首長家為首的領導階層，如此一來就能讓平等社會崩潰。無論如何，大抵能夠預測將區分成混血貴族與純血庶民二種階級（第二三章＊＊）。不過，從鴉腐諸島的存在意義（第十三章之6）來看，不能教導牠們崇拜混血兒的白神信仰。我想，

教育敕語的復活若只針對下層階級也很難發佈。混血貴族應該再一次地教導純血庶民貧窮的滋味，建立庶民精神的教育綱領，或許樸實不驕縱的傳統土著鴉俘會再度重現，這不但是希望的觀測，也是我們邑司貴族最企盼的結果啊。至少要讓我們在訓練喜歡的獵物成為活體家具時，沒有任何的失望不滿；應該早日實施才對。其中關鍵就在於飢餓精神，應該透過『修身教育』注入活力。換句話說，就是要重新管訓飽食終日、精神萎靡的現今鴉腐諸島，一掃邪蠻人(鴉俘)的疲弱不振。〈關於修身教育復活的林澤建言〉的宗旨正是如此！」

這是林澤伯爵調教廁畜經驗談的總結。

摘自凱瑟琳・諾維克《一個殖民星人在卡路星的回憶錄》

1 日文寫作「頂戴」，跟「放在頭頂」一語雙關。

教育敕語的復活若只針對下層階級也很難發佈。混血貴族應該再一次地教導純血庶民貧窮的滋味，建立庶民精神的教育綱領，或許樸實不驕縱的傳統土著鴉俘會再度重現，這不但是希望的觀測，也是我們邑司貴族最企盼的結果啊。至少要讓我們在訓練喜歡的獵物成為活體家具時，沒有任何的失望不滿；應該早日實施才對。其中關鍵就在於飢餓精神，應該透過『修身教育』注入活力。換句話說，就是要重新管訓飽食終日、精神萎靡的現今鴉腐諸島，一掃邪蠻人(鴉俘)的疲弱不振。〈關於修身教育復活的林澤建言〉的宗旨正是如此！」

這是林澤伯爵調教廁畜經驗談的總結。

摘自凱瑟琳・諾維克《一個殖民星人在卡路星的回憶錄》

1 日文寫作「頂戴」，跟「放在頭頂」一語雙關。

295 第十二章 水晶宮的上層與地層


美女と
野獣
美女與野獣


美女と
野獣
美女與野獣

1 戀人重逢

克拉拉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原以為麟一郎理應早就穿上衣服，沒想到他竟一絲不掛地站在房門口。

——這麼說，從那時分開後，他們就一直任他全身赤裸而置之不理？賽西爾好像說過要讓他穿衣服的不是嗎？

有一瞬間她感到疑惑，

「克拉拉！」

不過就在這時，她聽見一聲歡喜的呼喚。定睛一看，麟一郎突然往後退——原來握住鎖端的黑奴阻止他前進，反將他往後拉回。他戴著後手銬，不，還有腳鐐！這是怎麼回事？

儘管她腦海裡對麟一郎負面的評價漸增，但如今瞧見他哀憐的模樣，一時間憐憫之情還是洶湧而上。女人心真是不可思議。再怎麼說，這半年來也曾經那樣地相愛過。雖然別人說

1 戀人重逢

克拉拉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原以為麟一郎理應早就穿上衣服，沒想到他竟一絲不掛地站在房門口。

——這麼說，從那時分開後，他們就一直任他全身赤裸而置之不理？賽西爾好像說過要讓他穿衣服的不是嗎？

有一瞬間她感到疑惑，

「克拉拉！」

不過就在這時，她聽見一聲歡喜的呼喚。定睛一看，麟一郎突然往後退——原來握住鎖端的黑奴阻止他前進，反將他往後拉回。他戴著後手銬，不，還有腳鐐！這是怎麼回事？

儘管她腦海裡對麟一郎負面的評價漸增，但如今瞧見他哀憐的模樣，一時間憐憫之情還是洶湧而上。女人心真是不可思議。再怎麼說，這半年來也曾經那樣地相愛過。雖然別人說

299 第十三章 美女與野獸

他是鴉俘，她也有所懷疑，可是當他出現在眼前，過去戀愛到訂婚間的種種回憶齊湧心頭，眼睛看到的他跟先前看過的鴉俘不一樣，肉體上毫無一點畸形之處，只是皮膚是黃色的，她覺得「不是人」的說法，根本是不合情理的無稽之談。

「克拉拉！」

「麟！」

克拉拉不由得奔向他，喚了他一聲。但是，沒有擁抱。先前在飛盤內不顧寶琳視線與他親吻的克拉拉，已經出現微妙的改變。

麟一郎再一次地想上前，卻被無情地拖回，弄得鎖鍊叮叮噹噹地響。她忽然想起一件事：當她收下麟一郎贈送的愛犬泰洛不久後，泰洛看見了舊主人便拚命地想衝過去，克拉拉阻止了牠，把鎖鍊弄得叮咚響。

「A3。沒關係，不必阻止牠，因為牠是這位小姐的鴉俘。」寶琳對隨從使個眼色，要他將鎖端交給克拉拉，自己也給了她鑰匙。

「幫牠解毒後卻暴力相向，不得已只好銬住帶來。本想把牠關進牢裡再跟妳聯絡，不過我們約好解毒後還給妳，所以我想還是交回來給妳。耽擱這麼久，對不起……妳想要的話，也可以馬上再讓我保管。不管怎樣，我把牠送回來了。」

「的確。謝謝。」

他是鴉俘，她也有所懷疑，可是當他出現在眼前，過去戀愛到訂婚間的種種回憶齊湧心頭，眼睛看到的他跟先前看過的鴉俘不一樣，肉體上毫無一點畸形之處，只是皮膚是黃色的，她覺得「不是人」的說法，根本是不合情理的無稽之談。

「克拉拉！」

「麟！」

克拉拉不由得奔向他，喚了他一聲。但是，沒有擁抱。先前在飛盤內不顧寶琳視線與他親吻的克拉拉，已經出現微妙的改變。

麟一郎再一次地想上前，卻被無情地拖回，弄得鎖鍊叮叮噹噹地響。她忽然想起一件事：當她收下麟一郎贈送的愛犬泰洛不久後，泰洛看見了舊主人便拚命地想衝過去，克拉拉阻止了牠，把鎖鍊弄得叮咚響。

「A3。沒關係，不必阻止牠，因為牠是這位小姐的鴉俘。」寶琳對隨從使個眼色，要他將鎖端交給克拉拉，自己也給了她鑰匙。

「幫牠解毒後卻暴力相向，不得已只好銬住帶來。本想把牠關進牢裡再跟妳聯絡，不過我們約好解毒後還給妳，所以我想還是交回來給妳。耽擱這麼久，對不起……妳想要的話，也可以馬上再讓我保管。不管怎樣，我把牠送回來了。」

「的確。謝謝。」

克拉拉放下鎖端，正想打開手銬的鎖時，身旁的威廉急忙插話。

「克拉拉，太危險了。釋放這麼粗暴的鴉俘……」

「我才不粗暴呢！」麟一郎竭力地壓抑怒氣到令人同情的地步，即使這樣還是忍不住大力抱屈。他跟克拉拉之間以德語交談。

「我麻煩他們給我衣服，每個卻都二話不說地動手打人，我才挺身抵抗的。這些傢伙真過分……」

他用一雙哀憐似的目光，仰望著愛人的容顏。

克拉拉很想立刻把鎖打開，但轉念又想，在這裡打開，恐怕會與威廉發生爭執……那麼，叫威廉離開房間？這樣做的話也不自然。

總之，她想跟麟一郎兩個人單獨說話。她下定決心。

「我想在鄰室跟他談談。各位可以稍候或離開，悉聽尊便……」

然後，她看著麟一郎，故意用英語命令。

「這邊走，麟！」(Come along, Rin!)（或者可以譯成「跟我來，麟。」也許語感上比較接近克拉拉的意圖）

忘了使用自動椅就消失在鄰室的克拉拉，背後跟著後手銬上垂掛著鎖鍊，拖著腳鐐、舉步艱難的麟一郎。

克拉拉放下鎖端，正想打開手銬的鎖時，身旁的威廉急忙插話。

「克拉拉，太危險了。釋放這麼粗暴的鴉俘……」

「我才不粗暴呢！」麟一郎竭力地壓抑怒氣到令人同情的地步，即使這樣還是忍不住大力抱屈。他跟克拉拉之間以德語交談。

「我麻煩他們給我衣服，每個卻都二話不說地動手打人，我才挺身抵抗的。這些傢伙真過分……」

他用一雙哀憐似的目光，仰望著愛人的容顏。

克拉拉很想立刻把鎖打開，但轉念又想，在這裡打開，恐怕會與威廉發生爭執……那麼，叫威廉離開房間？這樣做的話也不自然。

總之，她想跟麟一郎兩個人單獨說話。她下定決心。

「我想在鄰室跟他談談。各位可以稍候或離開，悉聽尊便……」

然後，她看著麟一郎，故意用英語命令。

「這邊走，麟！」(Come along, Rin!)（或者可以譯成「跟我來，麟。」也許語感上比較接近克拉拉的意圖）

忘了使用自動椅就消失在鄰室的克拉拉，背後跟著後手銬上垂掛著鎖鍊，拖著腳鐐、舉步艱難的麟一郎。

2 威廉的憂慮

「不要緊嗎？」

美青年叨住命隨從準備好的煙斗，一邊揮手趕他們出去一邊發牢騷。

「嗯，那畜牲原本就溫馴，我想絕對不會對她施加暴力的。」

「寶琳，我擔心的不是這個……我知道真相。那鴉俘豈止溫馴，還是她的未婚夫哩。」

「原來她對你坦白了？」

「是我察覺到的，她無疑是舊世界的人。」

「……是嗎？我想你早晚也會曉得……別讓其他人知道唷，比爾。」

「這點妳放心……不過，我真擔心哪。」

「擔心什麼？」

「她們進了臥室……」

寶琳放聲大笑。

「傻瓜，再怎麼樣也不必這樣啊……這樣對她太失禮了啦！」

「可是，一見面她就想解開他的手銬不是嗎？」

2 威廉的憂慮

「不要緊嗎？」

美青年叨住命隨從準備好的煙斗，一邊揮手趕他們出去一邊發牢騷。

「嗯，那畜牲原本就溫馴，我想絕對不會對她施加暴力的。」

「寶琳，我擔心的不是這個……我知道真相。那鴉俘豈止溫馴，還是她的未婚夫哩。」

「原來她對你坦白了？」

「是我察覺到的，她無疑是舊世界的人。」

「……是嗎？我想你早晚也會曉得……別讓其他人知道唷，比爾。」

「這點妳放心……不過，我真擔心哪。」

「擔心什麼？」

「她們進了臥室……」

寶琳放聲大笑。

「傻瓜，再怎麼樣也不必這樣啊……這樣對她太失禮了啦！」

「可是，一見面她就想解開他的手銬不是嗎？」

「你仔細想想，假如她在意的話，怎會在眾人面前進入臥室？是了，在飛碟內，她是真心誠意地把牠當成未婚夫看待，不過現在應該變了，所以才能這樣若無其事地帶進臥室呀。我想她是不想讓大家聽見她說古語吧？」

「這樣說也有道理。」

「最重要的是，那畜牲已經是一身的強化皮膚了，無法上床。」

「是嗎？我有點放心了……」

「我卻很擔心。」

「怎麼說……」

「比爾，你喜歡她是不？」

「我喜歡她，第一眼見到她就……」青年急於辯解：「我是個野男孩不是嗎？這種個性就算結婚也當不成一個好男妻，我也知道大家在背後是這樣批評我的。我早就斷了結婚的念頭，而且也沒遇過想跟我在一起的人。可是那位寇特維奇小姐……」

「是馮・寇特威茲小姐。」

「那位馮・寇特威茲小姐卻不一樣。前史時代的女性個個都那麼文靜端莊嗎？有時候顯得非常羞怯……」

「嗯，比我們客氣拘謹多了。像男人一樣。」

「你仔細想想，假如她在意的話，怎會在眾人面前進入臥室？是了，在飛碟內，她是真心誠意地把牠當成未婚夫看待，不過現在應該變了，所以才能這樣若無其事地帶進臥室呀。我想她是不想讓大家聽見她說古語吧？」

「這樣說也有道理。」

「最重要的是，那畜牲已經是一身的強化皮膚了，無法上床。」

「是嗎？我有點放心了……」

「我卻很擔心。」

「怎麼說……」

「比爾，你喜歡她是不？」

「我喜歡她，第一眼見到她就……」青年急於辯解：「我是個野男孩不是嗎？這種個性就算結婚也當不成一個好男妻，我也知道大家在背後是這樣批評我的。我早就斷了結婚的念頭，而且也沒遇過想跟我在一起的人。可是那位寇特維奇小姐……」

「是馮・寇特威茲小姐。」

「那位馮・寇特威茲小姐卻不一樣。前史時代的女性個個都那麼文靜端莊嗎？有時候顯得非常羞怯……」

「嗯，比我們客氣拘謹多了。像男人一樣。」

「對。剛才她說自從見到我後，對那個鴉俘的心意就改變了，可是她卻以一種非常委婉的方式來表現她並不討厭我。換成一般的女性，早就爽快地求婚了。」

「對你這個野男孩？」

「……我想她是最適合我的女夫吧。」

「原來如此。我也知道你傾心於她，」寶琳若有所思地說著：「不過，克拉拉會一直如此嗎？當她知道女性比較強勢的時候不會改變嗎？畢竟她對這個世界還懵懂無知……」

「我想她不會變的。」威廉的眼睛發亮。「她是前史時代的人啊。」

「可是，她才知道一點鴉俘是什麼，對那個鴉俘的感情就變了；所以，當她明白男人是什麼地位，比爾，很難說她不會改變對你的心意。無論如何，她還不瞭解我們的世界……」

「是嗎……」

毫不客氣地被說出逆耳之言，威廉不發一語，陷入沉思。寶琳一邊起身一邊說。

「你在這裡等候似乎比較好，她們應該很快就出來了。然後，我再幫你商量怎樣處理那隻鴉俘……我還有別的事情要辦。明天預定要去『高天原』拜訪前地球都督。等我把那邊的事情告一段落，再來處理鴉俘。」

「妳說的前都督，就是那位探險家安娜．泰勒斯？」

「嗯，我要請她教我鴉盆的鑑定法噢。」

「對。剛才她說自從見到我後，對那個鴉俘的心意就改變了，可是她卻以一種非常委婉的方式來表現她並不討厭我。換成一般的女性，早就爽快地求婚了。」

「對你這個野男孩？」

「……我想她是最適合我的女夫吧。」

「原來如此。我也知道你傾心於她，」寶琳若有所思地說著：「不過，克拉拉會一直如此嗎？當她知道女性比較強勢的時候不會改變嗎？畢竟她對這個世界還懵懂無知……」

「我想她不會變的。」威廉的眼睛發亮。「她是前史時代的人啊。」

「可是，她才知道一點鴉俘是什麼，對那個鴉俘的感情就變了；所以，當她明白男人是什麼地位，比爾，很難說她不會改變對你的心意。無論如何，她還不瞭解我們的世界……」

「是嗎……」

毫不客氣地被說出逆耳之言，威廉不發一語，陷入沉思。寶琳一邊起身一邊說。

「你在這裡等候似乎比較好，她們應該很快就出來了。然後，我再幫你商量怎樣處理那隻鴉俘……我還有別的事情要辦。明天預定要去『高天原』拜訪前地球都督。等我把那邊的事情告一段落，再來處理鴉俘。」

「妳說的前都督，就是那位探險家安娜．泰勒斯？」

「嗯，我要請她教我鴉盆的鑑定法噢。」

「怎麼？葆莉，這次度假旅行的目的是買鴉盆？」

「是啊。我想這沒有必要廣為宣傳，便以勘察新建別墅的名義來了，不過實際上確是如此。我懷索菲亞的時候，買了最昂貴的地球貨卻不是好東西，懷孕第七個月就生病了……」

「這樣啊。」

「所以這次才想直接降臨富士山，親自遴選。安娜會為我帶路唷。」

「我也好想見見那位女性。前年那本《我們姊妹變成神話》好有趣！她的妹妹……」

「你想知道蘇珊的事，明天去了再幫你問。那，我走了……」

大概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威廉還想再多聊一會兒，但心急的寶琳已經快步離開了。威廉無聊似地一下子用煙斗敲肉痰盂的頭，一下子踢肉足凳的臉，對臥室的門始終緊閉焦慮不已，他被不安折磨著。

——到底要說到什麼時候。真無趣……

他把在房外等候的隨從叫進來，下達命令。

「靈液。」

「怎麼？葆莉，這次度假旅行的目的是買鴉盆？」

「是啊。我想這沒有必要廣為宣傳，便以勘察新建別墅的名義來了，不過實際上確是如此。我懷索菲亞的時候，買了最昂貴的地球貨卻不是好東西，懷孕第七個月就生病了……」

「這樣啊。」

「所以這次才想直接降臨富士山，親自遴選。安娜會為我帶路唷。」

「我也好想見見那位女性。前年那本《我們姊妹變成神話》好有趣！她的妹妹……」

「你想知道蘇珊的事，明天去了再幫你問。那，我走了……」

大概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威廉還想再多聊一會兒，但心急的寶琳已經快步離開了。威廉無聊似地一下子用煙斗敲肉痰盂的頭，一下子踢肉足凳的臉，對臥室的門始終緊閉焦慮不已，他被不安折磨著。

——到底要說到什麼時候。真無趣……

他把在房外等候的隨從叫進來，下達命令。

「靈液。」

3 郭公手術法

關於上一節的兩人對話，沒有解說可能很難理解吧。不過，關於廣闊的飛島「高天原」及其主人安娜・泰勒斯，請各位讀者先暫且壓抑好奇心，等到明日克拉拉與寶琳連袂同行為止。在此僅針對「鴉盆」一詞作說明。不過，順序上還是先解釋標題「郭公手術法」。

換算成地球紀元是二十三世紀中葉，某間畜人飼育所成功進行了胎盤移植。就是把懷孕初期的胚胎從雌鴉俘的子宮移植到其他雌鴉俘的子宮，發育生產。後者影響的只是母體的環境條件，出生的鴉俘仔當然完全具備了前者的遺傳因子。郭公手術法（cuckoo peration，杜鵑又名郭公，是托卵性鳥類）即因此得名。

不久，這項技術被人類女性廣為應用。發現自己受孕，便將胚胎連同胎盤一同從子宮取出，植入適當的雌鴉俘子宮內，以後不必體驗母體到生產為止的懷孕辛勞，就能獲得子息。說是有史以來令女性歡慶的最大福音也不為過。事實上，二十七世紀初發起的女權革命所建構的物質基礎，都是這項手術的功勞，女性才能擺脫妊娠、生產的生理宿命。

然而比起發明當初，這項手術法後來有了很大的進步。

首先，是從白人女性的母體取出胚胎的方法。因為刮搔法危險性高而不用，初期是以剖腹法（caesarean operation）取出。剖腹只需一個小時，勝過懷孕十個月。然而，雖說外科技術進步

3 郭公手術法

關於上一節的兩人對話，沒有解說可能很難理解吧。不過，關於廣闊的飛島「高天原」及其主人安娜・泰勒斯，請各位讀者先暫且壓抑好奇心，等到明日克拉拉與寶琳連袂同行為止。在此僅針對「鴉盆」一詞作說明。不過，順序上還是先解釋標題「郭公手術法」。

換算成地球紀元是二十三世紀中葉，某間畜人飼育所成功進行了胎盤移植。就是把懷孕初期的胚胎從雌鴉俘的子宮移植到其他雌鴉俘的子宮，發育生產。後者影響的只是母體的環境條件，出生的鴉俘仔當然完全具備了前者的遺傳因子。郭公手術法（cuckoo peration，杜鵑又名郭公，是托卵性鳥類）即因此得名。

不久，這項技術被人類女性廣為應用。發現自己受孕，便將胚胎連同胎盤一同從子宮取出，植入適當的雌鴉俘子宮內，以後不必體驗母體到生產為止的懷孕辛勞，就能獲得子息。說是有史以來令女性歡慶的最大福音也不為過。事實上，二十七世紀初發起的女權革命所建構的物質基礎，都是這項手術的功勞，女性才能擺脫妊娠、生產的生理宿命。

然而比起發明當初，這項手術法後來有了很大的進步。

首先，是從白人女性的母體取出胚胎的方法。因為刮搔法危險性高而不用，初期是以剖腹法（caesarean operation）取出。剖腹只需一個小時，勝過懷孕十個月。然而，雖說外科技術進步

神速，已經是無痛剖腹，但剖腹畢竟是一項大手術。非但會影響以後的妊娠，想儘量避免傷害母體也很困難。當時因為黃體荷爾蒙檢測法的進步，前世紀以來發達的鴉俘縮小技術（第九章之3）已經能在受孕後確實得知胎盤的形成，相輔相成的是，如果直接從母體子宮內摘取胚胎可行的話，便能暫停使用剖腹法。現在，這項手術可在妊娠一個月前後進行，一般的做法是「肉鉗子」（fleshy pincers）法，命事先學習子宮內作業的極小畜潛入女主人的子宮內，將尚幼的胚胎從胎盤內取出。身高三公分多的小人的纖細手指，完全不像金屬鉗子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危險。

第二，是成為胚胎發育容器的雌鴉俘方面的問題。儘管不會對遺傳因子造成影響，卻不能忽視母體環境條件對胚胎的重要性。當時「三色攝食連鎖系統」尚未建立，鴉俘的營養不像今日這般固定，不過引擎蟲吸收的營養液是大部分正常人士絕口避談的忌諱，那個時候的情況跟現在一樣沒有改變。如此一來，白人胚胎若要從如此污穢的母體攝取營養，究竟該怎麼做呢？關於這個問題——身為白人女性代理孕母的雌鴉俘可以不寄生引擎蟲，獲准過著跟人類同等的飲食生活；特別是確實懷有「神胤」後，甚至能夠提昇飲食生活到幾與白人等高的水準——原因之一，這樣可使鴉俘的精神狀況明朗愉快，有益胎教——只能以這種形式為問題解套。

話雖如此，還有一個難題：若讓人類的嬰兒從畜牲鴉俘的產道出生也不合情理，有違人

神速，已經是無痛剖腹，但剖腹畢竟是一項大手術。非但會影響以後的妊娠，想儘量避免傷害母體也很困難。當時因為黃體荷爾蒙檢測法的進步，前世紀以來發達的鴉俘縮小技術（第九章之3）已經能在受孕後確實得知胎盤的形成，相輔相成的是，如果直接從母體子宮內摘取胚胎可行的話，便能暫停使用剖腹法。現在，這項手術可在妊娠一個月前後進行，一般的做法是「肉鉗子」（fleshy pincers）法，命事先學習子宮內作業的極小畜潛入女主人的子宮內，將尚幼的胚胎從胎盤內取出。身高三公分多的小人的纖細手指，完全不像金屬鉗子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危險。

第二，是成為胚胎發育容器的雌鴉俘方面的問題。儘管不會對遺傳因子造成影響，卻不能忽視母體環境條件對胚胎的重要性。當時「三色攝食連鎖系統」尚未建立，鴉俘的營養不像今日這般固定，不過引擎蟲吸收的營養液是大部分正常人士絕口避談的忌諱，那個時候的情況跟現在一樣沒有改變。如此一來，白人胚胎若要從如此污穢的母體攝取營養，究竟該怎麼做呢？關於這個問題——身為白人女性代理孕母的雌鴉俘可以不寄生引擎蟲，獲准過著跟人類同等的飲食生活；特別是確實懷有「神胤」後，甚至能夠提昇飲食生活到幾與白人等高的水準——原因之一，這樣可使鴉俘的精神狀況明朗愉快，有益胎教——只能以這種形式為問題解套。

話雖如此，還有一個難題：若讓人類的嬰兒從畜牲鴉俘的產道出生也不合情理，有違人

倫道德。另外也有以下這樣的感情論出現：在培育鴉俘仔的同一子宮內發育，是否會跟鴉俘們情同姐妹兄弟呢？因此，若將「神胤」植入特別遴選的處女雌鴉俘體內，到懷孕期滿、開始分娩都是第一次，換句話說，感到陣痛後立即剖腹生產，在胎兒尚未通過陰道時予以分娩，這種方法便可為這種感情問題提出解答。就算剖腹生產也與白人母體不同，畜體是「活容器」也就是一種工具，沒有安全方面的顧慮，只要保障胎兒的安全即可。

伴隨著邑司文明的發展，雄性與雌性的鴉俘開始職務分工，所有的雄鴉俘成為供人類使役的活工具，雌鴉俘的存在價值則被認定為生產那種工具的機器。除了這些雌鴉俘外，甚至還出現極少數不必生產鴉俘，以「神子」孕育容器為任務而接受教育的專業雌鴉俘，這些發展可以說是呼應了「郭公手術法」的進步。牠們就是鴉盆。

4一　子宮畜

起初，「郭公手術法」是貴族女性——當時是在女權革命之前。也可以說，這種手術普及到平民階層後才引發了革命（第二十一章）——的專利。她們為了需求，來到地球的鴉腐諸島。誠如讀者已經知道的，土著鴉俘享有人類的衣食住行生活，利用這些雌鴉俘的「子宮」（womb）

倫道德。另外也有以下這樣的感情論出現：在培育鴉俘仔的同一子宮內發育，是否會跟鴉俘們情同姐妹兄弟呢？因此，若將「神胤」植入特別遴選的處女雌鴉俘體內，到懷孕期滿、開始分娩都是第一次，換句話說，感到陣痛後立即剖腹生產，在胎兒尚未通過陰道時予以分娩，這種方法便可為這種感情問題提出解答。就算剖腹生產也與白人母體不同，畜體是「活容器」也就是一種工具，沒有安全方面的顧慮，只要保障胎兒的安全即可。

伴隨著邑司文明的發展，雄性與雌性的鴉俘開始職務分工，所有的雄鴉俘成為供人類使役的活工具，雌鴉俘的存在價值則被認定為生產那種工具的機器。除了這些雌鴉俘外，甚至還出現極少數不必生產鴉俘，以「神子」孕育容器為任務而接受教育的專業雌鴉俘，這些發展可以說是呼應了「郭公手術法」的進步。牠們就是鴉盆。

4一　子宮畜

起初，「郭公手術法」是貴族女性——當時是在女權革命之前。也可以說，這種手術普及到平民階層後才引發了革命（第二十一章）——的專利。她們為了需求，來到地球的鴉腐諸島。誠如讀者已經知道的，土著鴉俘享有人類的衣食住行生活，利用這些雌鴉俘的「子宮」（womb）

才不會有污穢感。而且昇天（土著鴉俘進入邑司世界）後也不必吞食引擎蟲。

當然，非處女不可。希望骨盤寬大強壯，才能使胎兒充分發育。不過，若是太容易生產而讓胎兒在剖腹前通過陰道也很困擾，所以她們偏愛腰部以外曲線窈窕的難產體格。當然，容貌、智能、血統必須是一等一——渴盼昇天的雌鴉俘無數，貴族女性只要選出一隻中意的、符合右述條件的鴉俘就行了。

貴族女性稱這種被選出的雌鴉俘為鴉盆（yapomb）。是子宮畜（yapoo+womb）的意思。沒多久，平民女性也仿傚貴婦們使用鴉俘，此後的邑司白人社會——嚴格的說法是白人居住星球——再也看不到挺著下腹走路的懷孕婦女那種難看的模樣了。

可是這樣一來，僅憑鴉腐諸島的鴉俘根本無法滿足需要。於是貴婦們為了維持特權，大興平民用的專業鴉盆的大型飼育場，那就是天狼星系第五行星的亞馬遜星球，又稱「女護島」。那裡住著從地球鴉腐諸島移民的標準型鴉盆，為供應處女生育而大量繁殖。鴉盆的飲食生活比較特別，衣著方面跟一般鴉俘無異，由於接受了皮膚強化處理，所以島上的所有居民都是全裸。長至十八歲的處女移入便被移入「邑司」，成為平民女性的代理子宮。

貴婦們瞧不起這種「亞馬遜種」。她們擁有直接使用「地球種」的特權。一旦排除平民們的需要，使需求量減少，便能自由地選擇。為此而成立的大規模組織正是所謂的處女檢查制度，這不是「畜人省土著畜人局」的成就，而是邪蠻國政府實行的自發性措施，所以分外

才不會有污穢感。而且昇天（土著鴉俘進入邑司世界）後也不必吞食引擎蟲。

當然，非處女不可。希望骨盤寬大強壯，才能使胎兒充分發育。不過，若是太容易生產而讓胎兒在剖腹前通過陰道也很困擾，所以她們偏愛腰部以外曲線窈窕的難產體格。當然，容貌、智能、血統必須是一等一——渴盼昇天的雌鴉俘無數，貴族女性只要選出一隻中意的、符合右述條件的鴉俘就行了。

貴族女性稱這種被選出的雌鴉俘為鴉盆（yapomb）。是子宮畜（yapoo+womb）的意思。沒多久，平民女性也仿傚貴婦們使用鴉俘，此後的邑司白人社會——嚴格的說法是白人居住星球——再也看不到挺著下腹走路的懷孕婦女那種難看的模樣了。

可是這樣一來，僅憑鴉腐諸島的鴉俘根本無法滿足需要。於是貴婦們為了維持特權，大興平民用的專業鴉盆的大型飼育場，那就是天狼星系第五行星的亞馬遜星球，又稱「女護島」。那裡住著從地球鴉腐諸島移民的標準型鴉盆，為供應處女生育而大量繁殖。鴉盆的飲食生活比較特別，衣著方面跟一般鴉俘無異，由於接受了皮膚強化處理，所以島上的所有居民都是全裸。長至十八歲的處女移入便被移入「邑司」，成為平民女性的代理子宮。

貴婦們瞧不起這種「亞馬遜種」。她們擁有直接使用「地球種」的特權。一旦排除平民們的需要，使需求量減少，便能自由地選擇。為此而成立的大規模組織正是所謂的處女檢查制度，這不是「畜人省土著畜人局」的成就，而是邪蠻國政府實行的自發性措施，所以分外

有趣。邪蠻國所有的女性，在屆滿十四歲時必須到國立檢查所，接受容貌、體格、健康、智能、性格等全方面的檢查並登錄。就像以前兵役義務所做的徵兵檢查一樣，成為國民義務之一，遴選基準嚴苛到數千選一，每位受驗者都熱切期盼自己雀屏中選，這點倒與兵役相左。有了檢查成績，再綜合門第家世及其他祕辛等條件，所遴選出的特優者即成鴉盆要員。國民敬稱她們為「御袋」（家畜語的母親〔obukuro〕一詞就是子袋，即子宮之意。）或「聖母」（身為處女卻懷有神的孩子），備極尊崇。

過了十五足歲的下一個滿月夜，這些處女還要登上富士山。她們會在山麓二度接受檢查，合格後命其全裸，施以皮膚強化處置，再登上山頂。即使烈風吹亂了黑髮，怒吼地向下猛刮，襲向全裸的肌膚，卻未感到絲毫的寒意。她們為自己終於接近神體而雀躍不已。

從日本全國各地選拔出來的美貌處女們，必須在山頂上的修道院（nunnery）——對邑司貴婦們而言是飼育所（yapoonery）——修行到滿十八歲為止。她們覺得成為眾神的「御袋」是無上的幸福，同時也感受到伴隨而來的責任感，所以在被教導妊娠、生產、授乳時的衛生法等學科時，也審慎地留意健康，努力運動，期許自己變成最適合胎教的母體群。三年過後，便可培育出身心方面準備都臻於完美的子宮畜，准其昇天，並在市場上販售。

以規模論之，這些只是亞馬遜星球「女護島」的數十分之一，但在質方面，都是由專供貴婦使用的高優質專業鴉盆飼育場所培育出來的貨源，因此貴婦們不必每次都專程親臨地球，

有趣。邪蠻國所有的女性，在屆滿十四歲時必須到國立檢查所，接受容貌、體格、健康、智能、性格等全方面的檢查並登錄。就像以前兵役義務所做的徵兵檢查一樣，成為國民義務之一，遴選基準嚴苛到數千選一，每位受驗者都熱切期盼自己雀屏中選，這點倒與兵役相左。有了檢查成績，再綜合門第家世及其他祕辛等條件，所遴選出的特優者即成鴉盆要員。國民敬稱她們為「御袋」（家畜語的母親〔obukuro〕一詞就是子袋，即子宮之意。）或「聖母」（身為處女卻懷有神的孩子），備極尊崇。

過了十五足歲的下一個滿月夜，這些處女還要登上富士山。她們會在山麓二度接受檢查，合格後命其全裸，施以皮膚強化處置，再登上山頂。即使烈風吹亂了黑髮，怒吼地向下猛刮，襲向全裸的肌膚，卻未感到絲毫的寒意。她們為自己終於接近神體而雀躍不已。

從日本全國各地選拔出來的美貌處女們，必須在山頂上的修道院（nunnery）——對邑司貴婦們而言是飼育所（yapoonery）——修行到滿十八歲為止。她們覺得成為眾神的「御袋」是無上的幸福，同時也感受到伴隨而來的責任感，所以在被教導妊娠、生產、授乳時的衛生法等學科時，也審慎地留意健康，努力運動，期許自己變成最適合胎教的母體群。三年過後，便可培育出身心方面準備都臻於完美的子宮畜，准其昇天，並在市場上販售。

以規模論之，這些只是亞馬遜星球「女護島」的數十分之一，但在質方面，都是由專供貴婦使用的高優質專業鴉盆飼育場所培育出來的貨源，因此貴婦們不必每次都專程親臨地球，

就能得到優秀的「地球種」。只是，欲望是一個無底洞。寶琳懷著長女索菲亞的時候，曾有過一次失敗的鴉盆經驗，對市場上的現貨已經無法滿足，因此這次才想直接前往那座飼育所，挑選中意的貨色。當然，降臨富士山對她而言不是第一次，來到地球別墅的悠閒女性經常會嘗試降臨。

談到這裡，讓我們把鏡頭再次回到克拉拉的房間。

5 決裂

就在威廉心煩意亂地大口猛灌靈液時，突然間聽見鄰室傳來樂器的旋律。那是類似搖籃曲的平板曲調。

「啊，催眠曲！她們在床上……」

美青年臉色大變，從沙發上霍然起身。果然，一陣猛烈的睡意襲來。兩名黑奴已經蹲下身，頻頻用手摩擦面龐，似乎正在跟睡意奮鬥，沒多久就臉部朝下，額上的金圈撞到地板上的同時便鼾聲大作。

克拉拉正摟著那個鴉俘嗎？因為滿腹的厭憎、嫉妒以及靈液造成的神經亢奮，威廉勉強

就能得到優秀的「地球種」。只是，欲望是一個無底洞。寶琳懷著長女索菲亞的時候，曾有過一次失敗的鴉盆經驗，對市場上的現貨已經無法滿足，因此這次才想直接前往那座飼育所，挑選中意的貨色。當然，降臨富士山對她而言不是第一次，來到地球別墅的悠閒女性經常會嘗試降臨。

談到這裡，讓我們把鏡頭再次回到克拉拉的房間。

5 決裂

就在威廉心煩意亂地大口猛灌靈液時，突然間聽見鄰室傳來樂器的旋律。那是類似搖籃曲的平板曲調。

「啊，催眠曲！她們在床上……」

美青年臉色大變，從沙發上霍然起身。果然，一陣猛烈的睡意襲來。兩名黑奴已經蹲下身，頻頻用手摩擦面龐，似乎正在跟睡意奮鬥，沒多久就臉部朝下，額上的金圈撞到地板上的同時便鼾聲大作。

克拉拉正摟著那個鴉俘嗎？因為滿腹的厭憎、嫉妒以及靈液造成的神經亢奮，威廉勉強

振作地走到鄰室門前；門前的樂音變得更強烈，握著門把的他終於不支地坐下，茫茫然地依著門扉睡了起來。

僅有肉痰盂及其他活體家具們不受影響，直挺挺地站在室內，感覺很異樣。

半晌之後，樂音消失，除了細微的鼾聲外，寂靜支配了四周。

經過一段時間，寶琳才開啟房外的大門。彷彿有什麼預感似地，當她跟安娜連繫妥當後，便很快回到這裡。她看見威廉倒在內門前時悚然一驚，連忙跑過去，卻險些被倒在腳旁的兩名黑奴的身體絆倒。

明白三人只是沉睡後，寶琳這才放下心來，她開始擔心臥室裡可能出事了。

進入內室的門只有克拉拉「開門」的命令才能夠開啟，其他人都辦不到。寶琳不得不派人送來水晶宮的萬能之鑰。

首先映入眼底的，是倒在地上的克拉拉和鴉俘。那幅光景宛如美女與野獸的組合。鴉俘就壓在克拉拉仰躺的上半身上，只被除去手銬的雙手環住她的喉嚨，她的雙手像在阻止暴行似地握住牠的手腕。從衣物凌亂的情況來看，兩人應該有過一場激烈的打鬥。

鴉俘想掐死克拉拉……因為求歡被拒？

寶琳用腳把壓在克拉拉身上的鴉俘踢到地上，讓牠朝天仰躺。鴉俘和克拉拉都陷入沉睡。

——很明顯，有人用麻醉短槍射擊她們，究竟是誰？又為什麼要這麼做？

振作地走到鄰室門前；門前的樂音變得更強烈，握著門把的他終於不支地坐下，茫茫然地依著門扉睡了起來。

僅有肉痰盂及其他活體家具們不受影響，直挺挺地站在室內，感覺很異樣。

半晌之後，樂音消失，除了細微的鼾聲外，寂靜支配了四周。

經過一段時間，寶琳才開啟房外的大門。彷彿有什麼預感似地，當她跟安娜連繫妥當後，便很快回到這裡。她看見威廉倒在內門前時悚然一驚，連忙跑過去，卻險些被倒在腳旁的兩名黑奴的身體絆倒。

明白三人只是沉睡後，寶琳這才放下心來，她開始擔心臥室裡可能出事了。

進入內室的門只有克拉拉「開門」的命令才能夠開啟，其他人都辦不到。寶琳不得不派人送來水晶宮的萬能之鑰。

首先映入眼底的，是倒在地上的克拉拉和鴉俘。那幅光景宛如美女與野獸的組合。鴉俘就壓在克拉拉仰躺的上半身上，只被除去手銬的雙手環住她的喉嚨，她的雙手像在阻止暴行似地握住牠的手腕。從衣物凌亂的情況來看，兩人應該有過一場激烈的打鬥。

鴉俘想掐死克拉拉……因為求歡被拒？

寶琳用腳把壓在克拉拉身上的鴉俘踢到地上，讓牠朝天仰躺。鴉俘和克拉拉都陷入沉睡。

——很明顯，有人用麻醉短槍射擊她們，究竟是誰？又為什麼要這麼做？

環顧房內，看不到任何線索。不過有一套像是是從衣櫃內取出的套裝被扔在小茶几旁邊，若說可疑，確實有點可疑。

職業是檢察官的寶琳很慣於犯罪搜查，但面對這個古怪的突發狀態卻毫無斬獲。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鴉俘曾經反抗克拉拉；反過來說，飛碟內那般鵝鰈情深的兩人，感情恐怕已經出現了決定性的裂痕……。

隨從A3機伶地將克拉拉抱到床上，嫻熟地安頓她意識未清的嬌軀，接著為她褪去衣物。當他拿出睡袍，準備將內衣也褪下的時候，寶琳阻止了他。

「睡衣我換就好，你服侍得萊帕少爺，把他扶到他的臥房去。順便安排其他不省人事的隨從……」

寶琳像在處理一個大洋娃娃似地幫克拉拉穿睡衣，一面在內心悄聲道。

——克拉拉小姐，妳一定很害怕吧？真可憐，虧妳那麼愛牠……可是這樣反而好噢。歸根究，像這種跟畜性談戀愛、不倫的人獸戀早該清算了結的。因為妳太執著這份病態的愛情，我還怕妳一時心軟同情了牠……如果遇到這種事，妳應該不會繼續執迷不悟，完全明白如何處理鴉俘了吧……從今爾後，只要別再寵溺那隻鴉俘，用心地加以調教，才能有幸福美滿的結局啊……

環顧房內，看不到任何線索。不過有一套像是是從衣櫃內取出的套裝被扔在小茶几旁邊，若說可疑，確實有點可疑。

職業是檢察官的寶琳很慣於犯罪搜查，但面對這個古怪的突發狀態卻毫無斬獲。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鴉俘曾經反抗克拉拉；反過來說，飛碟內那般鵝鰈情深的兩人，感情恐怕已經出現了決定性的裂痕……。

隨從A3機伶地將克拉拉抱到床上，嫻熟地安頓她意識未清的嬌軀，接著為她褪去衣物。當他拿出睡袍，準備將內衣也褪下的時候，寶琳阻止了他。

「睡衣我換就好，你服侍得萊帕少爺，把他扶到他的臥房去。順便安排其他不省人事的隨從……」

寶琳像在處理一個大洋娃娃似地幫克拉拉穿睡衣，一面在內心悄聲道。

——克拉拉小姐，妳一定很害怕吧？真可憐，虧妳那麼愛牠……可是這樣反而好噢。歸根究，像這種跟畜性談戀愛、不倫的人獸戀早該清算了結的。因為妳太執著這份病態的愛情，我還怕妳一時心軟同情了牠……如果遇到這種事，妳應該不會繼續執迷不悟，完全明白如何處理鴉俘了吧……從今爾後，只要別再寵溺那隻鴉俘，用心地加以調教，才能有幸福美滿的結局啊……

這時，幫克拉拉脫下鞋子的寶琳突然停下手邊的動作。她的目光看見的，是克拉拉腳上的小趾甲（第六章之1）。

——對了，這位小姐有五片趾甲。

前史時代的人類全部是一足五趾。隨著宇宙文明的發達，小趾甲逐漸退化，如今在千年前小趾就完全消失了。邑司人已經進化成四趾甲動物。

——不是四趾甲的話，說她是邑司人行不通。得叫阿雷默醫生過來才行。

正當寶琳下定決心的時候，地板上的鴉俘突然動了，發出呻吟聲。不安的寶琳喚來隨從：

「把這隻鴉俘帶去原生畜舍，關進預備檻（spare pen）！」

萬一途中這畜牲鬧事闖禍就糟了，還是需要上手銬。再次環視房內的寶琳，看見寢床的枕邊有一個精緻的擺飾——舊式太空船的模型——旁邊放著曾被取下的鴉俘手銬。她將手銬遞給隨從，命他把鴉俘扛出去，便走近這個火箭模型。

經過短暫的重逢，克拉拉和麟一郎就這樣再度分離。原本是一對愛侶的兩人永遠決裂了。下次雙方再見面時，已經是一名邑司婦女與一隻原生鴉俘了吧！

這時，幫克拉拉脫下鞋子的寶琳突然停下手邊的動作。她的目光看見的，是克拉拉腳上的小趾甲（第六章之1）。

——對了，這位小姐有五片趾甲。

前史時代的人類全部是一足五趾。隨著宇宙文明的發達，小趾甲逐漸退化，如今在千年前小趾就完全消失了。邑司人已經進化成四趾甲動物。

——不是四趾甲的話，說她是邑司人行不通。得叫阿雷默醫生過來才行。

正當寶琳下定決心的時候，地板上的鴉俘突然動了，發出呻吟聲。不安的寶琳喚來隨從：

「把這隻鴉俘帶去原生畜舍，關進預備檻（spare pen）！」

萬一途中這畜牲鬧事闖禍就糟了，還是需要上手銬。再次環視房內的寶琳，看見寢床的枕邊有一個精緻的擺飾——舊式太空船的模型——旁邊放著曾被取下的鴉俘手銬。她將手銬遞給隨從，命他把鴉俘扛出去，便走近這個火箭模型。

經過短暫的重逢，克拉拉和麟一郎就這樣再度分離。原本是一對愛侶的兩人永遠決裂了。下次雙方再見面時，已經是一名邑司婦女與一隻原生鴉俘了吧！



頂手術



頂手術

1 昏睡波動

這艘舊式太空船模型是一艘寶船吧？寶琳第一眼見到就發現了這點。瓊森家族對骨董興趣缺缺，所以不可能是房內原有的擺飾。矮人決鬥的時候，威廉賭的置物船大概就是這個吧！若是寶船，裡面應該藏有矮人。牠們或許知道發生在這房內的離奇事件的部分始末。

這是身為幹練檢察長的辦案直覺。寶琳毫不猶豫地打開上蓋。不出所料，七個小矮人各式各樣的畸形身姿暴露在眼前，她從當中抓起擔任船長的弁財天女，輕輕地放在掌心上。

「說，把妳看到的、聽到的都說出來。」

弁財天女是一名肌膚猶若人類（白人）般雪白的年輕美女。她把拿在手上的寶槍（以前是由毗沙門天手持）擱在一旁，雙膝跪地行最敬禮，然後沉穩端莊地起身，開始娓娓道來。那是低沉，卻像搖鈴一樣悅耳的美聲。

「我站在司令台上，從窗口觀看房內的狀況。女神帶著鴉俘進來。立刻幫牠解開手銬，

1 昏睡波動

這艘舊式太空船模型是一艘寶船吧？寶琳第一眼見到就發現了這點。瓊森家族對骨董興趣缺缺，所以不可能是房內原有的擺飾。矮人決鬥的時候，威廉賭的置物船大概就是這個吧！若是寶船，裡面應該藏有矮人。牠們或許知道發生在這房內的離奇事件的部分始末。

這是身為幹練檢察長的辦案直覺。寶琳毫不猶豫地打開上蓋。不出所料，七個小矮人各式各樣的畸形身姿暴露在眼前，她從當中抓起擔任船長的弁財天女，輕輕地放在掌心上。

「說，把妳看到的、聽到的都說出來。」

弁財天女是一名肌膚猶若人類（白人）般雪白的年輕美女。她把拿在手上的寶槍（以前是由毗沙門天手持）擱在一旁，雙膝跪地行最敬禮，然後沉穩端莊地起身，開始娓娓道來。那是低沉，卻像搖鈴一樣悅耳的美聲。

「我站在司令台上，從窗口觀看房內的狀況。女神帶著鴉俘進來。立刻幫牠解開手銬，

我以為女神必然會將鴉俘當作舌人形，提供慰藉，所以開始準備演奏交歡曲……」

——比爾，你憂慮的（寶琳獨自沉思）果然有道理。

「可是女神卻從衣櫃裡拿出衣服，交給鴉俘。然後用我聽不懂的話下達命令……鴉俘一把抓起衣服，大吼大叫地扔到旁邊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完全不明白。」

——我明白。克拉拉想讓牠穿衣服，但牠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不能著衣了。

「令我驚詫的是，鴉俘居然與女神並肩坐在沙發上。他們繼續交談，但是我就算用船內的揚聲器聽，也完全無法理解談話的內容。女神用一種和緩、懇求的口氣說話，相形之下，鴉俘的聲音像在咆哮怒吼。牠不時地指著鄰室的門扉。」

——比爾，就像你嫉妒牠一樣，牠也嫉妒你啊，真可笑……克拉拉究竟在求牠什麼？幹什麼求牠（寶琳怎麼想也想不到克拉拉是想讓麟一郎獨自返回原球面）！

「突然間鴉俘跳了起來，摸著屁股，好像不想再坐下去了……」

——皮膚反應痛。比爾擔心鴉俘會不會上床，卻忘了非但寢床如此，強化皮膚連沙發都碰不得。

「這次換成鴉俘開始哀求了。牠跪在女神坐著的沙發前，低下頭。女神拒絕了。」

——克拉拉無疑是對鴉俘坦白想把牠做成什麼。牠恐懼那種下場，希望求她改變主意吧（這種推測也不無道理，事實上，麟一郎是在求她跟自己一同返回原球面，卻被克拉拉一口回絕）。

我以為女神必然會將鴉俘當作舌人形，提供慰藉，所以開始準備演奏交歡曲……」

——比爾，你憂慮的（寶琳獨自沉思）果然有道理。

「可是女神卻從衣櫃裡拿出衣服，交給鴉俘。然後用我聽不懂的話下達命令……鴉俘一把抓起衣服，大吼大叫地扔到旁邊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完全不明白。」

——我明白。克拉拉想讓牠穿衣服，但牠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不能著衣了。

「令我驚詫的是，鴉俘居然與女神並肩坐在沙發上。他們繼續交談，但是我就算用船內的揚聲器聽，也完全無法理解談話的內容。女神用一種和緩、懇求的口氣說話，相形之下，鴉俘的聲音像在咆哮怒吼。牠不時地指著鄰室的門扉。」

——比爾，就像你嫉妒牠一樣，牠也嫉妒你啊，真可笑……克拉拉究竟在求牠什麼？幹什麼求牠（寶琳怎麼想也想不到克拉拉是想讓麟一郎獨自返回原球面）！

「突然間鴉俘跳了起來，摸著屁股，好像不想再坐下去了……」

——皮膚反應痛。比爾擔心鴉俘會不會上床，卻忘了非但寢床如此，強化皮膚連沙發都碰不得。

「這次換成鴉俘開始哀求了。牠跪在女神坐著的沙發前，低下頭。女神拒絕了。」

——克拉拉無疑是對鴉俘坦白想把牠做成什麼。牠恐懼那種下場，希望求她改變主意吧（這種推測也不無道理，事實上，麟一郎是在求她跟自己一同返回原球面，卻被克拉拉一口回絕）。

「看到鴉俘擺出鴉俘該有的姿勢，我感到滿意與心安，這才稍微調離視線。豈料，從揚聲器傳來的那堆莫名其妙的對話中，突然夾雜一句家畜語……」

「說些什麼？」寶琳忍不住開口問道。

「『我聽到牠說：「殉情吧，克拉拉，我也會跟妳一起下黃泉的。』我嚇一跳，定睛一看，鴉俘恢復自由的雙手已經掐住了女神的喉頭，女神則痛苦似地扭動著身體。看見鴉俘可怕的表情和這句話的意思，無疑是企圖強迫女神一起自殺。所以我們立刻採取緊急措施，以高乎平常一倍的強度演奏催眠曲，再增強成五倍放送……」

「這艘寶船還有自動演奏具？」

『是的。因為毗沙門天具有小伶人的血統……』

——是嗎？這還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昏睡現象的謎底終於解開，原來是就寢時演奏催眠曲的自動演奏具。那首催眠曲聽起來不過是尋常的搖籃曲，但其實當中伴隨著不會傳導到人類鼓膜的高周波昏睡波動。通常只是徐徐地引導人類入眠，但假設強化十倍，效果就相當於遭麻醉短槍攻擊。多虧這個雌矮人的機智，從鴉俘的暴行中解救了危在旦夕的克拉拉。

「辦的好，有賞！」

她對弁財天女以及抱著天女以前手持的弦樂器的毗沙門天，分別吐了一口唾沫，寶琳斜

「看到鴉俘擺出鴉俘該有的姿勢，我感到滿意與心安，這才稍微調離視線。豈料，從揚聲器傳來的那堆莫名其妙的對話中，突然夾雜一句家畜語……」

「說些什麼？」寶琳忍不住開口問道。

「『我聽到牠說：「殉情吧，克拉拉，我也會跟妳一起下黃泉的。』我嚇一跳，定睛一看，鴉俘恢復自由的雙手已經掐住了女神的喉頭，女神則痛苦似地扭動著身體。看見鴉俘可怕的表情和這句話的意思，無疑是企圖強迫女神一起自殺。所以我們立刻採取緊急措施，以高乎平常一倍的強度演奏催眠曲，再增強成五倍放送……」

「這艘寶船還有自動演奏具？」

『是的。因為毗沙門天具有小伶人的血統……』

——是嗎？這還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昏睡現象的謎底終於解開，原來是就寢時演奏催眠曲的自動演奏具。那首催眠曲聽起來不過是尋常的搖籃曲，但其實當中伴隨著不會傳導到人類鼓膜的高周波昏睡波動。通常只是徐徐地引導人類入眠，但假設強化十倍，效果就相當於遭麻醉短槍攻擊。多虧這個雌矮人的機智，從鴉俘的暴行中解救了危在旦夕的克拉拉。

「辦的好，有賞！」

她對弁財天女以及抱著天女以前手持的弦樂器的毗沙門天，分別吐了一口唾沫，寶琳斜

眼看著因為感激而面泛紅潮、開始啜飲恩賜聖唾的小動物，一邊對腕式送話器下達命令。

「緊急召喚阿雷默醫師過來這裡。事屬機密，叫他只要帶簡單的手術工具……」

床上的克拉拉沒有動靜。或許在昏睡波動放送前已經昏厥了也說不定。

2—特別檻

麟一郎在黑奴肩上時就恢復了意識。跟被掐住脖子而昏厥的克拉拉不同，他的昏迷較淺。

——殺了克拉拉的我還活著……

悔恨啃蝕著他的心。他決定找機會自殺。

黑奴來到相當於地層內庭下方，建在附近的原生畜舍。

得萊帕伯爵妻君正好在場。他察知巨蜘蛛已經吃掉出發前餵食的生餌後，便利用晚餐前的短暫時間調教原生鴉俘；方才他在這裡已經得知，有個鴉俘稍早之前大鬧地層的消息。

送到這裡來的，該不會就是傳聞中的那隻鴉俘吧？一看，身上戴著手銬腳鐐……

「對不起，執勤中。」（此乃失禮時的問候語）

賽西爾叫住正想通過的隨從A3號。

眼看著因為感激而面泛紅潮、開始啜飲恩賜聖唾的小動物，一邊對腕式送話器下達命令。

「緊急召喚阿雷默醫師過來這裡。事屬機密，叫他只要帶簡單的手術工具……」

床上的克拉拉沒有動靜。或許在昏睡波動放送前已經昏厥了也說不定。

2—特別檻

麟一郎在黑奴肩上時就恢復了意識。跟被掐住脖子而昏厥的克拉拉不同，他的昏迷較淺。

——殺了克拉拉的我還活著……

悔恨啃蝕著他的心。他決定找機會自殺。

黑奴來到相當於地層內庭下方，建在附近的原生畜舍。

得萊帕伯爵妻君正好在場。他察知巨蜘蛛已經吃掉出發前餵食的生餌後，便利用晚餐前的短暫時間調教原生鴉俘；方才他在這裡已經得知，有個鴉俘稍早之前大鬧地層的消息。

送到這裡來的，該不會就是傳聞中的那隻鴉俘吧？一看，身上戴著手銬腳鐐……

「對不起，執勤中。」（此乃失禮時的問候語）

賽西爾叫住正想通過的隨從A3號。

「慢著，去哪裡？」

黑奴把鴉俘從肩上放下，令自行站立，

「小的要將這隻鴉俘送進預備檻……」

「預備檻？不可能，是特別檻（special pen）吧！都是這樣不是嗎？笨蛋！」

被白人如此指責，黑奴自認一定是自己聽錯，於是便道：

「是，特別檻才對。」

麟一郎從語調與衣物的下襬圖案，認出這名白人正是在船艙內對自己表示善意的人。

「剛才多謝你了。」

打過招呼後，他立刻滔滔不絕地控訴在那之後黑人不當的行為。

鴉俘不得與人類交談，但是未經訓練的土著鴉俘不知這項禁令，所以不在此限。因此賽西爾不介意牠跟自己說話，卻對「剛才多謝你了」的問候感到吃驚。當他知道這隻鴉俘以為「自己變成無法著衣的身體，是因為黑奴濫用他的命令，惡作劇的結果」，內心為這隻魁梧的原生鴉俘竟然智商低落感到惋惜，忍不住笑了出來。這笑容讓麟一郎更加深了對他的好感，也導致下場淒慘。

一人一獸就這樣並肩而行，來到某扇門前。

「你進去等著，沒事的……A3號，解開牠的手銬腳鐐。」

「慢著，去哪裡？」

黑奴把鴉俘從肩上放下，令自行站立，

「小的要將這隻鴉俘送進預備檻……」

「預備檻？不可能，是特別檻（special pen）吧！都是這樣不是嗎？笨蛋！」

被白人如此指責，黑奴自認一定是自己聽錯，於是便道：

「是，特別檻才對。」

麟一郎從語調與衣物的下襬圖案，認出這名白人正是在船艙內對自己表示善意的人。

「剛才多謝你了。」

打過招呼後，他立刻滔滔不絕地控訴在那之後黑人不當的行為。

鴉俘不得與人類交談，但是未經訓練的土著鴉俘不知這項禁令，所以不在此限。因此賽西爾不介意牠跟自己說話，卻對「剛才多謝你了」的問候感到吃驚。當他知道這隻鴉俘以為「自己變成無法著衣的身體，是因為黑奴濫用他的命令，惡作劇的結果」，內心為這隻魁梧的原生鴉俘竟然智商低落感到惋惜，忍不住笑了出來。這笑容讓麟一郎更加深了對他的好感，也導致下場淒慘。

一人一獸就這樣並肩而行，來到某扇門前。

「你進去等著，沒事的……A3號，解開牠的手銬腳鐐。」

這句話使麟一郎愈來愈相信賽西爾是個親切的人，對他的話毫不起疑，開了門就走進去。

剛才他們提到檻這個字，可是這裡連鐵條也沒有。是一間光線充足、單調無味的八疊大房間。若說裝潢，也就只有中央那把奇怪的椅子（？）了。它呈細長的馬鞍狀，沒有背靠。雖然形狀奇怪，但從它的四隻腳來看，實在想不出椅子以外的用途。在除此以外空無一物的白色地板與牆壁間，椅子黑色的腳與黃色的背顯得特別亮眼。

麟一郎無心地走近它，正想跨坐休息時，倏然憶起先前因為自己一時大意坐在沙發上而遭殃一事，便用手去觸摸上頭是否鋪著布料。

——活的！

這是他的第一直覺。手觸摸起來的觸感就像肉質金屬，極富彈性，可是整體來說卻有「生物」的感覺。不是活體家具，是與人類或鴉俘等高等生物截然不同的異種，類似看到海參或海星時的感受，諸如此類的「生命」認識——不，此時的他還談不上認識而是預感……。

毛骨悚然的麟一郎不由得想後退。就在這一瞬間，鞍形胴體的下腹部、也就是垂放腳鐙的兩側部位，唰地飛出兩條觸手，企圖抓住他的雙腳。倘若不是柔道鍛練出能在瞬間反應的運動神經，他早就被輕易擄獲了。

活鞍下面本來看起來只是棒子的四隻腳卻動了，一面揮舞著觸手一面正朝站在角落的麟一郎方向走去。他敏捷地跑到另一個角落，但那東西就像有知覺似地能夠確實探知他的位置，

這句話使麟一郎愈來愈相信賽西爾是個親切的人，對他的話毫不起疑，開了門就走進去。

剛才他們提到檻這個字，可是這裡連鐵條也沒有。是一間光線充足、單調無味的八疊大房間。若說裝潢，也就只有中央那把奇怪的椅子（？）了。它呈細長的馬鞍狀，沒有背靠。雖然形狀奇怪，但從它的四隻腳來看，實在想不出椅子以外的用途。在除此以外空無一物的白色地板與牆壁間，椅子黑色的腳與黃色的背顯得特別亮眼。

麟一郎無心地走近它，正想跨坐休息時，倏然憶起先前因為自己一時大意坐在沙發上而遭殃一事，便用手去觸摸上頭是否鋪著布料。

——活的！

這是他的第一直覺。手觸摸起來的觸感就像肉質金屬，極富彈性，可是整體來說卻有「生物」的感覺。不是活體家具，是與人類或鴉俘等高等生物截然不同的異種，類似看到海參或海星時的感受，諸如此類的「生命」認識——不，此時的他還談不上認識而是預感……。

毛骨悚然的麟一郎不由得想後退。就在這一瞬間，鞍形胴體的下腹部、也就是垂放腳鐙的兩側部位，唰地飛出兩條觸手，企圖抓住他的雙腳。倘若不是柔道鍛練出能在瞬間反應的運動神經，他早就被輕易擄獲了。

活鞍下面本來看起來只是棒子的四隻腳卻動了，一面揮舞著觸手一面正朝站在角落的麟一郎方向走去。他敏捷地跑到另一個角落，但那東西就像有知覺似地能夠確實探知他的位置，

改變方向，繼續前進。緩慢，但步行目標正確。

3一　人工動物「去勢鞍」

在特別檻中追逐麟一郎的活動椅，是名為去勢鞍的人工合成生物之一。

源於蛋白質合成的人造生命體，在邑司雖已有段漫長的歷史，不過對更換 DZA 組合而發展的遺傳工程學來說，在研究室內探索生物進化軌跡所花費的兩千年時間還嫌太短，因此目前為止僅能勉強合成腔腸動物之類的生物。然而，他們不製造同於自然界存在的生物，而嘗試以人工方式製造別種生命時，卻獲得意外的成功。

以肉質金屬粒子取代原形質細胞，用特殊的化學溶液取代血液，神經作用以電磁氣代替——綜合而成的腦髓即為小型人工頭腦——完成的作品具備了動物體所有的特徵，只是缺乏透過生殖方式再繁殖的能力。在這當中最高等級的物類，正是下章即將登場的戴雪型之流，具備陽電子頭腦（Asimov Brain）的生化機器人；不過，除此之外，也有在不要求高度精密作業的情況下，能夠以本能展開行動的類型存在。只要事先使一連串的作業本能化，便可忠實且正確地執行任務。儘管沒有超出預設範圍時的適應行為也就是智能，但就本能行動來說已經

改變方向，繼續前進。緩慢，但步行目標正確。

3一　人工動物「去勢鞍」

在特別檻中追逐麟一郎的活動椅，是名為去勢鞍的人工合成生物之一。

源於蛋白質合成的人造生命體，在邑司雖已有段漫長的歷史，不過對更換 DZA 組合而發展的遺傳工程學來說，在研究室內探索生物進化軌跡所花費的兩千年時間還嫌太短，因此目前為止僅能勉強合成腔腸動物之類的生物。然而，他們不製造同於自然界存在的生物，而嘗試以人工方式製造別種生命時，卻獲得意外的成功。

以肉質金屬粒子取代原形質細胞，用特殊的化學溶液取代血液，神經作用以電磁氣代替——綜合而成的腦髓即為小型人工頭腦——完成的作品具備了動物體所有的特徵，只是缺乏透過生殖方式再繁殖的能力。在這當中最高等級的物類，正是下章即將登場的戴雪型之流，具備陽電子頭腦（Asimov Brain）的生化機器人；不過，除此之外，也有在不要求高度精密作業的情況下，能夠以本能展開行動的類型存在。只要事先使一連串的作業本能化，便可忠實且正確地執行任務。儘管沒有超出預設範圍時的適應行為也就是智能，但就本能行動來說已經

達到極高、極複雜的層次，程度幾乎同於昆蟲。這就是人工動物。

於是，許多作業都委由這種人工動物執行。「去勢鞍」是其中之一，本能就是執行原生鴉俘去勢手術的人工動物。

其鮮黃的背部表面，是一種只對黃皮膚起作用的識別器官。表皮內的麥拉寧色素會在瞬間進行定量分析。對白人或黑人來說，牠不過是馬鞍狀的椅子，但黃皮膚的畜牲一坐上去，這座馬鞍就會變成恐怖的去勢機器。附近有黃皮膚的畜牲不肯坐在上面時，就會進行捕捉。牠的活動範圍僅限於這個被白色平面包圍、稱為特別檻的空間，和蜘蛛待在自己的網裡一樣，只要在這個牢檻內，就有驚人的獵捕能力，無論多麼靈敏的鴉俘，最後都會成為牠的食物。

話說如此，賽西爾把麟一郎放進這個牢檻內究竟是為了什麼？

本來，原生鴉俘並不一定非去勢不可。尤其是以前，鴉俘去勢後雄心大減，耐於忍受鞭打，失去了調教的樂趣；加上去勢後取得精子困難，所以原生鴉俘通常是不去勢的。不過，後來因為畜乳中的男性荷爾蒙，已經不必擔心去勢後鴉俘會女性化，只要將割除的睪丸存放在精蟲金庫，就可以隨時取出精子，因此反對去勢的立場漸失。再加上上流人士熱愛珍棒，特別流行自己訓練珍棒，因此近來約莫半數的原生鴉俘都被閹割了。

只聽說鴉俘大鬧的消息而不知後來發展的賽西爾，認為從客室送來戴著手銬腳鐐的這隻鴉俘應該送進特別檻也是無可厚非。他不明白寶琳是基於「鴉俘的處理得順從飼主的意思」

達到極高、極複雜的層次，程度幾乎同於昆蟲。這就是人工動物。

於是，許多作業都委由這種人工動物執行。「去勢鞍」是其中之一，本能就是執行原生鴉俘去勢手術的人工動物。

其鮮黃的背部表面，是一種只對黃皮膚起作用的識別器官。表皮內的麥拉寧色素會在瞬間進行定量分析。對白人或黑人來說，牠不過是馬鞍狀的椅子，但黃皮膚的畜牲一坐上去，這座馬鞍就會變成恐怖的去勢機器。附近有黃皮膚的畜牲不肯坐在上面時，就會進行捕捉。牠的活動範圍僅限於這個被白色平面包圍、稱為特別檻的空間，和蜘蛛待在自己的網裡一樣，只要在這個牢檻內，就有驚人的獵捕能力，無論多麼靈敏的鴉俘，最後都會成為牠的食物。

話說如此，賽西爾把麟一郎放進這個牢檻內究竟是為了什麼？

本來，原生鴉俘並不一定非去勢不可。尤其是以前，鴉俘去勢後雄心大減，耐於忍受鞭打，失去了調教的樂趣；加上去勢後取得精子困難，所以原生鴉俘通常是不去勢的。不過，後來因為畜乳中的男性荷爾蒙，已經不必擔心去勢後鴉俘會女性化，只要將割除的睪丸存放在精蟲金庫，就可以隨時取出精子，因此反對去勢的立場漸失。再加上上流人士熱愛珍棒，特別流行自己訓練珍棒，因此近來約莫半數的原生鴉俘都被閹割了。

只聽說鴉俘大鬧的消息而不知後來發展的賽西爾，認為從客室送來戴著手銬腳鐐的這隻鴉俘應該送進特別檻也是無可厚非。他不明白寶琳是基於「鴉俘的處理得順從飼主的意思」

的原則，想在克拉拉清醒前先囚進預備檻。

打從德莉絲與威廉分別決定送給克拉拉的禮物以來（第九章之2），考慮著「自己該送什麼好」的賽西爾突然靈光乍現：倘若將這隻鴉俘去勢，製成珍棒，自己就能送她一條很棒的握柄——另一個原因則是把 spare pen 誤解成 special pen——所以基於一片熱心，他決定把這隻鴉俘直接送進特別檻。

牢檻中，麟一郎哈哈哈地吐著舌頭喘氣，拚命閃躲不斷對自己攻擊的怪物。看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4一　五趾甲整形

克拉拉的床畔，卡洛斯．阿雷默醫生正在進行一項小外科手術。

他年約三十五，南歐血統，黑髮，灰白色肌膚，身材不高，個性完全反應在他那對熱情的黑眼睛上；只是，從他那謙卑的表情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平民，這是全然不爭的事實。身為御用醫師團當中的一員，他是名醫術精湛、負責隨侍少夫人的外科醫生。

此刻，他的眼下是一隻猶若象牙雕刻般的美足，而且趾甲宛如鑲嵌著貝殼般，小巧可愛。

的原則，想在克拉拉清醒前先囚進預備檻。

打從德莉絲與威廉分別決定送給克拉拉的禮物以來（第九章之2），考慮著「自己該送什麼好」的賽西爾突然靈光乍現：倘若將這隻鴉俘去勢，製成珍棒，自己就能送她一條很棒的握柄——另一個原因則是把 spare pen 誤解成 special pen——所以基於一片熱心，他決定把這隻鴉俘直接送進特別檻。

牢檻中，麟一郎哈哈哈地吐著舌頭喘氣，拚命閃躲不斷對自己攻擊的怪物。看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4一　五趾甲整形

克拉拉的床畔，卡洛斯．阿雷默醫生正在進行一項小外科手術。

他年約三十五，南歐血統，黑髮，灰白色肌膚，身材不高，個性完全反應在他那對熱情的黑眼睛上；只是，從他那謙卑的表情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平民，這是全然不爭的事實。身為御用醫師團當中的一員，他是名醫術精湛、負責隨侍少夫人的外科醫生。

此刻，他的眼下是一隻猶若象牙雕刻般的美足，而且趾甲宛如鑲嵌著貝殼般，小巧可愛。

……只是，竟然有五片！

——不可思議。擁有如此美妙雙足的主人，居然會是畸形……

雖然可用手術刀削去小趾，但他在心底暗忖：他學到的是，染色體醫學的發達，已經使肉體形質的畸形因子滅絕。根據學者的常識，就算隔世遺傳也不可能有五趾的邑司人存在。然而眼前這名患者分明有小趾甲。而且小趾本身也頗大。

——她究竟是誰？雖必是美人無疑……

「她是我朋友，恥於畸形而離家出走，所以希望在極隱密情況下進行手術。」阿雷默無從知道檢察長瓊森少夫人犯下私自帶回前史時代人的重罪，對寶琳的說明照單全收，相信克拉拉是邑司貴族，也就不再覺得奇怪了。

他命站在旁邊、滿載外科工具的移動架（*）取出皮膚鑷刀。患者的頭部被手帕覆蓋，持續沉眠。剛才進門時如此，就連手術前以超笑氣重新麻醉時，寶琳寧願令自己吸入麻醉氣體，也不容許他目睹患者容顏。他全身可以感覺到她就站在後面，彷彿正在監視似地凝視著自己的一舉一動。

*「移動架（walking holder）——是一種上半身裝配金屬性的鑲板、吊架、箱盒，能夠收納各種小工具的獸俘。雖是役畜之一，不過也是活體可動家具（異於活體家具，沒有循環裝置）。可以取出所需之物遞給主人，非常

……只是，竟然有五片！

——不可思議。擁有如此美妙雙足的主人，居然會是畸形……

雖然可用手術刀削去小趾，但他在心底暗忖：他學到的是，染色體醫學的發達，已經使肉體形質的畸形因子滅絕。根據學者的常識，就算隔世遺傳也不可能有五趾的邑司人存在。然而眼前這名患者分明有小趾甲。而且小趾本身也頗大。

——她究竟是誰？雖必是美人無疑……

「她是我朋友，恥於畸形而離家出走，所以希望在極隱密情況下進行手術。」阿雷默無從知道檢察長瓊森少夫人犯下私自帶回前史時代人的重罪，對寶琳的說明照單全收，相信克拉拉是邑司貴族，也就不再覺得奇怪了。

他命站在旁邊、滿載外科工具的移動架（*）取出皮膚鑷刀。患者的頭部被手帕覆蓋，持續沉眠。剛才進門時如此，就連手術前以超笑氣重新麻醉時，寶琳寧願令自己吸入麻醉氣體，也不容許他目睹患者容顏。他全身可以感覺到她就站在後面，彷彿正在監視似地凝視著自己的一舉一動。

*「移動架（walking holder）——是一種上半身裝配金屬性的鑲板、吊架、箱盒，能夠收納各種小工具的獸俘。雖是役畜之一，不過也是活體可動家具（異於活體家具，沒有循環裝置）。可以取出所需之物遞給主人，非常

便利。畫家到郊外寫生時，攜帶同行的畫布鴉俘、調色盤鴉俘等也是其中之一，統稱為搬運畜。」

（《可攜式牛津辭典》最新版，以下簡稱《POD》）

剝去左右小趾的趾甲，切除埋在皮膚內的趾甲根，順便將小趾削成常人一樣的大小，再用皮膚鑷刀消弭手術痕跡。就這樣，克拉拉的腳趾頭就整形成宛如天生的四趾。「手術完畢。」阿雷默將鑷刀遞給移動架的手，向寶琳報告結果，然後出神地盯著自己手術過的美女腳尖。

——多麼奇特的美豔啊！這腳尖的肌理是他從未在任何貴婦身上看過的，隱藏著異樣的野性。這位擁有天下極品的主人到底是誰……

「阿雷默，你應該知道要嚴守祕密。」寶琳語氣嚴峻。「你也得拋開不必要的好奇心。」

「是的，謹遵吩咐。少夫人。」

他答得很乾脆。然而，就因為跟這名神祕美女的祕密沾上一點邊，他被捲入邑司貴族間的派系鬥爭，隨後並陷入被她親手剝奪人性的絕境，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5 — 如意鞭「珍棒」

便利。畫家到郊外寫生時，攜帶同行的畫布鴉俘、調色盤鴉俘等也是其中之一，統稱為搬運畜。」

（《可攜式牛津辭典》最新版，以下簡稱《POD》）

剝去左右小趾的趾甲，切除埋在皮膚內的趾甲根，順便將小趾削成常人一樣的大小，再用皮膚鑷刀消弭手術痕跡。就這樣，克拉拉的腳趾頭就整形成宛如天生的四趾。「手術完畢。」阿雷默將鑷刀遞給移動架的手，向寶琳報告結果，然後出神地盯著自己手術過的美女腳尖。

——多麼奇特的美豔啊！這腳尖的肌理是他從未在任何貴婦身上看過的，隱藏著異樣的野性。這位擁有天下極品的主人到底是誰……

「阿雷默，你應該知道要嚴守祕密。」寶琳語氣嚴峻。「你也得拋開不必要的好奇心。」

「是的，謹遵吩咐。少夫人。」

他答得很乾脆。然而，就因為跟這名神祕美女的祕密沾上一點邊，他被捲入邑司貴族間的派系鬥爭，隨後並陷入被她親手剝奪人性的絕境，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5 — 如意鞭「珍棒」

克拉拉在昏迷不醒的期間進行了腳趾的整形手術，而下層的原生畜舍的特別檻內，麟一郎也即將被去勢鞍擄獲。

狼狽地逃來躲去的最後，麟一郎暗忖：「這樣下去只會拖垮體力。索性予以反擊，抓住怪物的腳，撂倒它。即便失敗被殺也無所謂，反正我本來就想自殺。」狗急跳牆的他迂迴地從它後方飛撲過去，可惜他的好運已經用盡。才發現一腳被觸手攫住，下一步觸手前端就膨脹成環狀，忽然套在腳踝上束緊。不明白金屬橡膠製的孔釦裝置的他，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觸手緊緊束縛；被攫住一腳的他立刻摔倒在地。這時，另一邊的腳踝也迅雷不及掩耳地被環圈結實地套上。這觸手不理會上半身只瞄準下半身，又名鐙觸手。

怪物縮回四隻腳，麟一郎張開雙腿，站在低矮的背台上方跨坐——不，是被迫跨坐。就算想活動自由的上半身，用兩腕攻擊觸手也無濟無事，觸手把捕捉到的雙腳帶到應該在的位置，不由分說地強迫他採取這種姿勢。

突然間，背台從下方浮上來——在他驚覺的瞬間已經跨坐在上面了。背台很柔軟，中間深深凹陷，左右彎曲，變形成一個極端的馬鞍狀。兩隻腳踝被鐙觸手拉到下方，使大腿牢牢地夾住了鞍子，而且比起平常騎乘的馬鞍——麟一郎本身在半天前就是這樣跨騎馬匹登上陶努斯山的——鞍座的前後曲線非常彎曲，前面約在臍下兩寸，後面則到了腰椎下方，交接的部位被鞍座前後夾住，緊緊密著。奇怪的是，前陰部沒有任何壓迫感——鞍座的前方中央線

克拉拉在昏迷不醒的期間進行了腳趾的整形手術，而下層的原生畜舍的特別檻內，麟一郎也即將被去勢鞍擄獲。

狼狽地逃來躲去的最後，麟一郎暗忖：「這樣下去只會拖垮體力。索性予以反擊，抓住怪物的腳，撂倒它。即便失敗被殺也無所謂，反正我本來就想自殺。」狗急跳牆的他迂迴地從它後方飛撲過去，可惜他的好運已經用盡。才發現一腳被觸手攫住，下一步觸手前端就膨脹成環狀，忽然套在腳踝上束緊。不明白金屬橡膠製的孔釦裝置的他，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觸手緊緊束縛；被攫住一腳的他立刻摔倒在地。這時，另一邊的腳踝也迅雷不及掩耳地被環圈結實地套上。這觸手不理會上半身只瞄準下半身，又名鐙觸手。

怪物縮回四隻腳，麟一郎張開雙腿，站在低矮的背台上方跨坐——不，是被迫跨坐。就算想活動自由的上半身，用兩腕攻擊觸手也無濟無事，觸手把捕捉到的雙腳帶到應該在的位置，不由分說地強迫他採取這種姿勢。

突然間，背台從下方浮上來——在他驚覺的瞬間已經跨坐在上面了。背台很柔軟，中間深深凹陷，左右彎曲，變形成一個極端的馬鞍狀。兩隻腳踝被鐙觸手拉到下方，使大腿牢牢地夾住了鞍子，而且比起平常騎乘的馬鞍——麟一郎本身在半天前就是這樣跨騎馬匹登上陶努斯山的——鞍座的前後曲線非常彎曲，前面約在臍下兩寸，後面則到了腰椎下方，交接的部位被鞍座前後夾住，緊緊密著。奇怪的是，前陰部沒有任何壓迫感——鞍座的前方中央線

上，在對準前陰部位應該有個可以容納的適當洞孔，陰莖與陰囊都收了進去。那是去勢鞍的嘴部。當中好像湧出某種液體，陰莖有濡濕的感覺。

對怪物真面目一無所知的麟一郎，對於自己只是被迫採取這種莫名姿勢，而不像預期中遭遇死亡痛苦，感到有點洩氣，不過時間上僅為短短的一瞬。沒多久，洞孔的細緣開始緊縮。陰囊與陰莖連根截斷，而且是一毫厘一公分地逐一緊縮而截斷的。當然沒有麻醉。麟一郎暴吼一聲，雙手揪緊頭髮，用力捶胸，與下身的劇痛搏鬥……簡直是一大酷刑。

先來說明一下去勢鞍進行的作業內容吧。當它叨住坐在鞍上的鴉俘的前陰部時，假若陰莖的長度不夠，會先浸泡造肉刺激劑使之充分延長。接著從根部咬斷陰囊與陰莖。最後以皮膚鏝刀熨平，變成一毛不留、一穴皆無的光滑表面。至於尿道堵塞一事，若引擎蟲已經進入體內，其體液分泌的效果，會使水分能從直腸部位滲出，改變體內組織作用，這點倒毋需憂慮。

被切除的陰囊中的睾丸，進入精蟲金庫後會記錄畜籍登錄號碼，得以半永久保存，以便製造後代。

不過，為何故意讓陰莖增長到一定長度才處理呢？原因在於事後要製成皮鞭。切斷時，只要未快速截斷、徐徐切除的話，劇痛所產生的痛苦素「dolorogen」（第六章之1）會在體內循環，使海綿組織容易變化，再立刻注入增長液處理，就成了伸縮率可達五倍、效率極高的鞭海綿體。同時陰莖本身也能做好包皮延長的處置。接著，用活體接著糊將之接在含有定量人工血

上，在對準前陰部位應該有個可以容納的適當洞孔，陰莖與陰囊都收了進去。那是去勢鞍的嘴部。當中好像湧出某種液體，陰莖有濡濕的感覺。

對怪物真面目一無所知的麟一郎，對於自己只是被迫採取這種莫名姿勢，而不像預期中遭遇死亡痛苦，感到有點洩氣，不過時間上僅為短短的一瞬。沒多久，洞孔的細緣開始緊縮。陰囊與陰莖連根截斷，而且是一毫厘一公分地逐一緊縮而截斷的。當然沒有麻醉。麟一郎暴吼一聲，雙手揪緊頭髮，用力捶胸，與下身的劇痛搏鬥……簡直是一大酷刑。

先來說明一下去勢鞍進行的作業內容吧。當它叨住坐在鞍上的鴉俘的前陰部時，假若陰莖的長度不夠，會先浸泡造肉刺激劑使之充分延長。接著從根部咬斷陰囊與陰莖。最後以皮膚鏝刀熨平，變成一毛不留、一穴皆無的光滑表面。至於尿道堵塞一事，若引擎蟲已經進入體內，其體液分泌的效果，會使水分能從直腸部位滲出，改變體內組織作用，這點倒毋需憂慮。

被切除的陰囊中的睾丸，進入精蟲金庫後會記錄畜籍登錄號碼，得以半永久保存，以便製造後代。

不過，為何故意讓陰莖增長到一定長度才處理呢？原因在於事後要製成皮鞭。切斷時，只要未快速截斷、徐徐切除的話，劇痛所產生的痛苦素「dolorogen」（第六章之1）會在體內循環，使海綿組織容易變化，再立刻注入增長液處理，就成了伸縮率可達五倍、效率極高的鞭海綿體。同時陰莖本身也能做好包皮延長的處置。接著，用活體接著糊將之接在含有定量人工血

液的握柄上。如此一來，鞭長全憑握柄的方式，平常不過是放在口袋裡、二十公分左右，宛若細皮帶般皺巴巴的柔軟東西，卻可在瞬間幻化成細長筆直、長達一公尺，柔韌兼具的竹鞭狀物體。雖然同為 penis-whip，卻遠比 siambok（第六章之1-1）精巧得多，因伸縮自如的特點，又名如意鞭，不過一般則稱它做珍棒（imbow，在家畜語中變成陰莖本身的意思，實為演進音變的緣故）。

至於珍棒製成訓練原生鴉俘的皮鞭究竟有怎樣的性能，還是留到後章再公布吧。人工動物「去勢鞍」不僅切斷了陰囊與陰莖，複製並處理睪丸與陰莖也是鞍內的一部分本能。雖然送至精蟲金庫的睪丸放在外面保管，交付鞭柄的任務也由別人代勞，但安裝鞭柄、完成珍棒的卻是由活鞍負責。

劇痛的片刻結束後，鞍上的麟一郎恢復了自由，他撫摸著無一突起、光禿禿的前陰部，受不了這種屈辱。

——我，終究被閹割了。

再回頭看看克拉拉的寢室吧。

她尚未從麻醉中甦醒，枕邊一台念波式語言學習機正在播放。

「……接下來是褒貶語。僅需知道好、不好、再一次這三句即可。接下來是命令語。命令語很多，首先請記住九個方向的片語。前進、後退、向右、向左、向前、向下、向側邊、向內、

液的握柄上。如此一來，鞭長全憑握柄的方式，平常不過是放在口袋裡、二十公分左右，宛若細皮帶般皺巴巴的柔軟東西，卻可在瞬間幻化成細長筆直、長達一公尺，柔韌兼具的竹鞭狀物體。雖然同為 penis-whip，卻遠比 siambok（第六章之1-1）精巧得多，因伸縮自如的特點，又名如意鞭，不過一般則稱它做珍棒（imbow，在家畜語中變成陰莖本身的意思，實為演進音變的緣故）。

至於珍棒製成訓練原生鴉俘的皮鞭究竟有怎樣的性能，還是留到後章再公布吧。人工動物「去勢鞍」不僅切斷了陰囊與陰莖，複製並處理睪丸與陰莖也是鞍內的一部分本能。雖然送至精蟲金庫的睪丸放在外面保管，交付鞭柄的任務也由別人代勞，但安裝鞭柄、完成珍棒的卻是由活鞍負責。

劇痛的片刻結束後，鞍上的麟一郎恢復了自由，他撫摸著無一突起、光禿禿的前陰部，受不了這種屈辱。

——我，終究被閹割了。

再回頭看看克拉拉的寢室吧。

她尚未從麻醉中甦醒，枕邊一台念波式語言學習機正在播放。

「……接下來是褒貶語。僅需知道好、不好、再一次這三句即可。接下來是命令語。命令語很多，首先請記住九個方向的片語。前進、後退、向右、向左、向前、向下、向側邊、向內、

轉圈。再來是禁止語。不行、不可以、哎呀……」

適才A3號依照寶琳的指示，悄悄地將畜語音盤放在枕邊。沉睡的克拉拉腦中唯一清醒的潛意識，其間有一處大腦皮質的語言中樞，用印歐語族白人適用的文法分析解說的家畜語，能夠透過思想波高效率地教會聽者。明天早上，克拉拉跟麟一郎說話應該不必再用德語了吧。

特別檻中，麟一郎企圖咬舌自盡。可能受不了去勢卻苟活的屈辱，也可能是失去克拉拉而喪失生存的欲望……

就在逐漸遠離的意識一隅，他感覺到門扉開啟，某人走了進來將自己抱起。

「哎呀哎呀，差點死了。最好打一劑求生本能原液（這是從尼安德塔人那裡採集的激素精華），省得這種事情重演……」

好像是賽西爾的聲音……他想著，隨即失去了意識。

克拉拉．馮．寇特威茲與瀨部麟一郎在邑司世界的第一夜，漸漸深了。

1 此處命名來自科幻小說家．著有《機械人三部曲》的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

轉圈。再來是禁止語。不行、不可以、哎呀……」

適才A3號依照寶琳的指示，悄悄地將畜語音盤放在枕邊。沉睡的克拉拉腦中唯一清醒的潛意識，其間有一處大腦皮質的語言中樞，用印歐語族白人適用的文法分析解說的家畜語，能夠透過思想波高效率地教會聽者。明天早上，克拉拉跟麟一郎說話應該不必再用德語了吧。

特別檻中，麟一郎企圖咬舌自盡。可能受不了去勢卻苟活的屈辱，也可能是失去克拉拉而喪失生存的欲望……

就在逐漸遠離的意識一隅，他感覺到門扉開啟，某人走了進來將自己抱起。

「哎呀哎呀，差點死了。最好打一劑求生本能原液（這是從尼安德塔人那裡採集的激素精華），省得這種事情重演……」

好像是賽西爾的聲音……他想著，隨即失去了意識。

克拉拉．馮．寇特威茲與瀨部麟一郎在邑司世界的第一夜，漸漸深了。

1 此處命名來自科幻小說家．著有《機械人三部曲》的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

導讀——

《家畜人鴉俘》傳說

導讀——

《家畜人鴉俘》傳說

在一些好事的文學家、編輯、文藝青年之間，開始竊竊私語、口耳相傳地說著鴉俘啦、家畜人之類的奇怪名詞到現在，已經十年了吧？我也從各方面聽說好像有一本以「鴉俘」為題，非常奇妙的小說，還說這部驚世駭人的作品，要是出版了，會在這個社會上造成很大的問題，所以不能出版云云。這個傳言還有一個尾巴，那就是聽說有一篇奇譚怪論的「鴉俘傳說」已經完成了。所有的傳說愈傳愈誇張，一個傳一個，漸漸愈變愈虛幻，也愈來愈有趣。現在，這一部虛幻小說《家畜人鴉俘》似乎就要出版了（各位能看到這篇像是解說似的文章，就證明這部小說的的確確出版了，不過，還不能太大意，就算出版了，也很可能會立刻被人丟在黑暗之中，暗中處理掉，不讓這本書暴露在太陽底下。因此，這本書的命運究竟會如何呢？我也還不知道）。因此，我決定只談我所了解的鴉俘傳說。

在一些好事的文學家、編輯、文藝青年之間，開始竊竊私語、口耳相傳地說著鴉俘啦、家畜人之類的奇怪名詞到現在，已經十年了吧？我也從各方面聽說好像有一本以「鴉俘」為題，非常奇妙的小說，還說這部驚世駭人的作品，要是出版了，會在這個社會上造成很大的問題，所以不能出版云云。這個傳言還有一個尾巴，那就是聽說有一篇奇譚怪論的「鴉俘傳說」已經完成了。所有的傳說愈傳愈誇張，一個傳一個，漸漸愈變愈虛幻，也愈來愈有趣。現在，這一部虛幻小說《家畜人鴉俘》似乎就要出版了（各位能看到這篇像是解說似的文章，就證明這部小說的的確確出版了，不過，還不能太大意，就算出版了，也很可能會立刻被人丟在黑暗之中，暗中處理掉，不讓這本書暴露在太陽底下。因此，這本書的命運究竟會如何呢？我也還不知道）。因此，我決定只談我所了解的鴉俘傳說。

各位是否知道有一本超級認真的雜誌《奇譚俱樂部》呢？戰前是否有這本雜誌的前身，我不知道。戰後，因為思想與性的解放，從《自由》、《獵奇》一直到《愛的藝術》等，從以各種情色思想或性為賣點的低俗雜誌到高級專門雜誌都有，出版了各式各樣的雜誌。其中，《奇譚俱樂部》完全不把其他的情色誌看在眼裡，一心一意追求虐待狂與受虐狂，是一本獨特的專門雜誌。每一期的封面紙質粗糙，不夠鮮豔，可是，卻每一期都很認真在討論綑綁女體、折磨的方法等等，真實而實用到可怕的地步，令人想入非非。出版者是關西的人，這本雜誌結束的時候，在書店裡面都找不到，大概大部分都是直接寄給熱心的預購讀者吧！今天，在舊書市場要是看到《奇譚俱樂部》，上面的標價都是天文數字。戰敗後，我在某個認真的數學家推薦下，有一段時期是這本雜誌的熱情購買者。在我一邊擔任高分子化學的工程師，一邊開始寫文藝評論的昭和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三年）那段期間，有時候會跟三島由紀夫討論SM的心理機制，這時候才知道原來三島由紀夫也是《奇譚俱樂部》的熱心讀者，感覺兩人的距離更接近了。

*硬派SM文藝雜誌，經常刊登繩縛類的插畫。

*僅創立五期就遭到取締下市的情色雜誌，為戰後SM雜誌的標竿。

*全名為《愛的藝術性交體位62分析》，為高橋鐵所著、於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性愛教學書，對戰後性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一九四七年由大阪商人吉田稔創立，一九七五年停刊。內容包括性倒錯、繩縛等各方面題材，對戰後SM文化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各位是否知道有一本超級認真的雜誌《奇譚俱樂部》呢？戰前是否有這本雜誌的前身，我不知道。戰後，因為思想與性的解放，從《自由》、《獵奇》一直到《愛的藝術》等，從以各種情色思想或性為賣點的低俗雜誌到高級專門雜誌都有，出版了各式各樣的雜誌。其中，《奇譚俱樂部》完全不把其他的情色誌看在眼裡，一心一意追求虐待狂與受虐狂，是一本獨特的專門雜誌。每一期的封面紙質粗糙，不夠鮮豔，可是，卻每一期都很認真在討論綑綁女體、折磨的方法等等，真實而實用到可怕的地步，令人想入非非。出版者是關西的人，這本雜誌結束的時候，在書店裡面都找不到，大概大部分都是直接寄給熱心的預購讀者吧！今天，在舊書市場要是看到《奇譚俱樂部》，上面的標價都是天文數字。戰敗後，我在某個認真的數學家推薦下，有一段時期是這本雜誌的熱情購買者。在我一邊擔任高分子化學的工程師，一邊開始寫文藝評論的昭和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三年）那段期間，有時候會跟三島由紀夫討論SM的心理機制，這時候才知道原來三島由紀夫也是《奇譚俱樂部》的熱心讀者，感覺兩人的距離更接近了。

*硬派SM文藝雜誌，經常刊登繩縛類的插畫。

*僅創立五期就遭到取締下市的情色雜誌，為戰後SM雜誌的標竿。

*全名為《愛的藝術性交體位62分析》，為高橋鐵所著、於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性愛教學書，對戰後性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一九四七年由大阪商人吉田稔創立，一九七五年停刊。內容包括性倒錯、繩縛等各方面題材，對戰後SM文化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奇譚俱樂部》將《家畜人鴉伊》定義為「未來幻想虐待狂小說」，從一九五七年（昭和三十二年）十二月號開始一直連載到一九五九（昭和三十四年）年六月號，共連載了二十回，是部故事還沒說完就連載結束的小說。作者署名沼正三，此人也曾在《奇譚俱樂部》裡面，發表過散文〈某夢想家的手冊〉，連載當時也曾寫過〈沼正三來信〉等短篇散文，談論過如吉拉德事件*等時事。

對於沼正三的《家畜人鴉伊》，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成見，對這本書無與倫比的趣味、詭異、出類拔萃的想像力，驚訝到瞠目結舌，且發出讚歎之詞的人，就是三島由紀夫。那時候，我們兩、三個人一年會有四、五次的雜談會，三島當場就說：「你正在看的那本《奇譚俱樂部》裡面，登了一部很厲害的小說喔！《家畜人鴉伊》，看了嗎？你！」我當然也看了，可是，我關心的重點主要是放在時光機器顯現的未來社會，也就是其間科幻的部分。另一方面，我還不太敢像三島由紀夫這樣，那麼大膽地放聲推薦令自己感動的小說，而之所以會有這種顧慮，也是因為我對這部作品還有一些懷疑。換句話說，我只承認在《奇譚俱樂部》的世界裡面，這部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在群馬縣相馬原美軍演習場內，一婦人進入禁止進入區撿拾掉落彈藥，卻遭美國士兵吉拉德開槍擊斃。

《奇譚俱樂部》將《家畜人鴉伊》定義為「未來幻想虐待狂小說」，從一九五七年（昭和三十二年）十二月號開始一直連載到一九五九（昭和三十四年）年六月號，共連載了二十回，是部故事還沒說完就連載結束的小說。作者署名沼正三，此人也曾在《奇譚俱樂部》裡面，發表過散文〈某夢想家的手冊〉，連載當時也曾寫過〈沼正三來信〉等短篇散文，談論過如吉拉德事件*等時事。

對於沼正三的《家畜人鴉伊》，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成見，對這本書無與倫比的趣味、詭異、出類拔萃的想像力，驚訝到瞠目結舌，且發出讚歎之詞的人，就是三島由紀夫。那時候，我們兩、三個人一年會有四、五次的雜談會，三島當場就說：「你正在看的那本《奇譚俱樂部》裡面，登了一部很厲害的小說喔！《家畜人鴉伊》，看了嗎？你！」我當然也看了，可是，我關心的重點主要是放在時光機器顯現的未來社會，也就是其間科幻的部分。另一方面，我還不太敢像三島由紀夫這樣，那麼大膽地放聲推薦令自己感動的小說，而之所以會有這種顧慮，也是因為我對這部作品還有一些懷疑。換句話說，我只承認在《奇譚俱樂部》的世界裡面，這部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在群馬縣相馬原美軍演習場內，一婦人進入禁止進入區撿拾掉落彈藥，卻遭美國士兵吉拉德開槍擊斃。

作品很有趣。就這層意義來講，第一個肯定《家畜人鴉俘》，發現這部作品具有普遍文學價值的人，很遺憾地不是我，而是三島由紀夫。

之後好一陣子，每次當我和三島由紀夫見面時，就會談到連載中的《家畜人鴉俘》；和我們一起同席的澁澤龍彥，當然也對《鴉俘》產生了注目。三島反覆地說：「男人改變自己的身體，變成女人的鞋墊人、便器人、椅子人或床人，高高興興服侍女人，這是情色受虐狂的極致啊！真是可怕，竟然能夠想到這種事情，沼正三這個作者是個什麼樣的人啊！」我們總是從鴉俘談到沼正三，然後擴及到一般的虐待狂、受虐狂或是文學上的話題。

三島由紀夫向各出版社的編輯宣傳、推薦，希望這部傑作可以廣為人知，有一段時間還聽說中央公論社要出版，甚至連校樣都出來了。然而，那時候遇到一九六〇年的安保鬥爭，深澤七郎在《中央公論》中發表的《風流夢譚》，引發了不幸的嶋中事件*，因為此事件的牽連，《家畜人鴉俘》的出版風聲也立即煙消雲散了。像這樣的一部小說，可以預見在當時，鐵定是左翼右翼都會群起攻之

*一名右翼少年K氏因為不滿中央公論社刊載的《風流夢譚》辱及天皇，於是闖入社長嶋中的家中，殺害了一名女傭，並將社長夫人殺成重傷。此事在日本文藝界引發了寒蟬效應，對天皇論的批評一時紛紛遭到自肅。

作品很有趣。就這層意義來講，第一個肯定《家畜人鴉俘》，發現這部作品具有普遍文學價值的人，很遺憾地不是我，而是三島由紀夫。

之後好一陣子，每次當我和三島由紀夫見面時，就會談到連載中的《家畜人鴉俘》；和我們一起同席的澁澤龍彥，當然也對《鴉俘》產生了注目。三島反覆地說：「男人改變自己的身體，變成女人的鞋墊人、便器人、椅子人或床人，高高興興服侍女人，這是情色受虐狂的極致啊！真是可怕，竟然能夠想到這種事情，沼正三這個作者是個什麼樣的人啊！」我們總是從鴉俘談到沼正三，然後擴及到一般的虐待狂、受虐狂或是文學上的話題。

三島由紀夫向各出版社的編輯宣傳、推薦，希望這部傑作可以廣為人知，有一段時間還聽說中央公論社要出版，甚至連校樣都出來了。然而，那時候遇到一九六〇年的安保鬥爭，深澤七郎在《中央公論》中發表的《風流夢譚》，引發了不幸的嶋中事件*，因為此事件的牽連，《家畜人鴉俘》的出版風聲也立即煙消雲散了。像這樣的一部小說，可以預見在當時，鐵定是左翼右翼都會群起攻之

*一名右翼少年K氏因為不滿中央公論社刊載的《風流夢譚》辱及天皇，於是闖入社長嶋中的家中，殺害了一名女傭，並將社長夫人殺成重傷。此事在日本文藝界引發了寒蟬效應，對天皇論的批評一時紛紛遭到自肅。

的作品。在這些過程中，我們這群人包括三島在內，開始捲入一連串的懸疑推理之中，比如說，《家畜人鴉俘》是誰寫的？作者沼正三在哪裡？沼正三是什麼樣的人呢？他會不會只是某個人的替身？真正的作家是誰，又在哪裡……等等。

事實上，「鴉俘」的神話，就從那時候開始了。說到底，在簽訂出版契約的過程中，作者完全沒有出現，好不容易才出現了一個自稱代理人的人物。《家畜人鴉俘》中所運用的想像力，以及書中涉及的歷史、國語、外語、社會、生理、心理、自然科學等學問、教養，都不是單純的變態性欲者寫得出來的作品。作者一定是一位名小說家吧！不，也許是一位批評家，或是著名的前衛派大學教授，說不定是某個公司的重要幹部、地位很高的官員、或是編輯，又說不定以上皆非，而是某個檢察官、法官，暗中叛逆地書寫這樣的作品。而說不定出乎意料之外地，作者就是澁澤龍彥或是三島由紀夫。甚至還有人說，搞不好就是奧野健男。還有人推測是埴谷雄高，甚至還發展出外國人、未來人，宇宙人論，還說作者沼正三根本是不存在的虛幻作家。甚至還有人開始談論，認為連自稱是作

的作品。在這些過程中，我們這群人包括三島在內，開始捲入一連串的懸疑推理之中，比如說，《家畜人鴉俘》是誰寫的？作者沼正三在哪裡？沼正三是什麼樣的人呢？他會不會只是某個人的替身？真正的作家是誰，又在哪裡……等等。

事實上，「鴉俘」的神話，就從那時候開始了。說到底，在簽訂出版契約的過程中，作者完全沒有出現，好不容易才出現了一個自稱代理人的人物。《家畜人鴉俘》中所運用的想像力，以及書中涉及的歷史、國語、外語、社會、生理、心理、自然科學等學問、教養，都不是單純的變態性欲者寫得出來的作品。作者一定是一位名小說家吧！不，也許是一位批評家，或是著名的前衛派大學教授，說不定是某個公司的重要幹部、地位很高的官員、或是編輯，又說不定以上皆非，而是某個檢察官、法官，暗中叛逆地書寫這樣的作品。而說不定出乎意料之外地，作者就是澁澤龍彥或是三島由紀夫。甚至還有人說，搞不好就是奧野健男。還有人推測是埴谷雄高，甚至還發展出外國人、未來人，宇宙人論，還說作者沼正三根本是不存在的虛幻作家。甚至還有人開始談論，認為連自稱是作

者代理人的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存在，都值得懷疑。一直到今天，都還不知道作者到底是老人？女人？小孩？大學者？法官？醫生？小偷？乞丐？外國人？著名文學家？無名作家？他的存在宛如潛伏在遠方的無臉妖怪。這就是一直到今天，都還是無解的《家畜人鴉俘》傳說之謎。後來這部作品遭遇好幾次即將出版卻又喊停的狀況，也曾在季刊《血與薔薇》中，不小心發表了一部分，可是，一直到今天，其全貌依然隱藏在薄紗之中。

在這裡發表的《家畜人鴉俘》，是在《奇譚俱樂部》裡連載了二十回後，故事還沒連載完畢就中斷的作品，並經過全面的修改，有了相當大的改變。

而且，我在十幾年以前的昭和三十二年閱讀時的印象，也與我這次讀校樣時的印象完全不同。改變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當時，我只是覺得這作品真是虐待狂的極致，開心地為這部作品鼓掌。但是，這幾年來，許多夾雜不清的東西，對家畜人的存在起了作用。首先，是在這十幾年來，在我以及全部日本人的潛意識中形成的民族主義。那是身為一個日本人的驕傲，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成為

者代理人的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存在，都值得懷疑。一直到今天，都還不知道作者到底是老人？女人？小孩？大學者？法官？醫生？小偷？乞丐？外國人？著名文學家？無名作家？他的存在宛如潛伏在遠方的無臉妖怪。這就是一直到今天，都還是無解的《家畜人鴉俘》傳說之謎。後來這部作品遭遇好幾次即將出版卻又喊停的狀況，也曾在季刊《血與薔薇》中，不小心發表了一部分，可是，一直到今天，其全貌依然隱藏在薄紗之中。

在這裡發表的《家畜人鴉俘》，是在《奇譚俱樂部》裡連載了二十回後，故事還沒連載完畢就中斷的作品，並經過全面的修改，有了相當大的改變。

而且，我在十幾年以前的昭和三十二年閱讀時的印象，也與我這次讀校樣時的印象完全不同。改變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當時，我只是覺得這作品真是虐待狂的極致，開心地為這部作品鼓掌。但是，這幾年來，許多夾雜不清的東西，對家畜人的存在起了作用。首先，是在這十幾年來，在我以及全部日本人的潛意識中形成的民族主義。那是身為一個日本人的驕傲，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成為

＊由澁澤龍彥擔任編輯、康芳夫協助出版，於一九六八年創刊的雜誌。執筆作家包括了三島由紀夫、土方巽、細江英公等人，內容充滿情色、殘酷與幻想，風靡一時。

＊由澁澤龍彥擔任編輯、康芳夫協助出版，於一九六八年創刊的雜誌。執筆作家包括了三島由紀夫、土方巽、細江英公等人，內容充滿情色、殘酷與幻想，風靡一時。

340

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人的自尊心。反過來說，也就是以前對白人西方先進國家所抱持的自卑感，已經消除了。其中大部分類似於某種暴發戶黃種人對自卑感的反彈，認為「我們日本人是最特別」的那種錯覺。但是，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以前，應該說是十幾年前，我們毫不苦惱就可以接受故事中的設定：兩千年後的宇宙大帝國邑司帝國，是由白人，而且是英國女王揀選的子孫所建立的貴族國家。鴉俘——實際上是包括 yapan 在內的黃色人種，都被當作類人猿族，被剝奪了人權，變成地位比黑人還低的家畜人，去服侍白人。或者可以說，我們是以女性對男性的關係，來了解這些設定。從這裡不用說也了解，日本人是劣等民族。我們當時對英美人，就是懷有如此自然的自卑感，在人種上、進化上的自卑感。所以，當時對這些設定沒有什麼感覺。可是，十年後的今天來讀這本書，這些設定都關係到各種日本人的驕傲。三島由紀夫以前給予極高評價，但現在應該會有心境上的變化，而無法給予評價吧。對於組織盾之會，身為一名天皇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的三島由紀夫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吧！

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人的自尊心。反過來說，也就是以前對白人西方先進國家所抱持的自卑感，已經消除了。其中大部分類似於某種暴發戶黃種人對自卑感的反彈，認為「我們日本人是最特別」的那種錯覺。但是，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以前，應該說是十幾年前，我們毫不苦惱就可以接受故事中的設定：兩千年後的宇宙大帝國邑司帝國，是由白人，而且是英國女王揀選的子孫所建立的貴族國家。鴉俘——實際上是包括 yapan 在內的黃色人種，都被當作類人猿族，被剝奪了人權，變成地位比黑人還低的家畜人，去服侍白人。或者可以說，我們是以女性對男性的關係，來了解這些設定。從這裡不用說也了解，日本人是劣等民族。我們當時對英美人，就是懷有如此自然的自卑感，在人種上、進化上的自卑感。所以，當時對這些設定沒有什麼感覺。可是，十年後的今天來讀這本書，這些設定都關係到各種日本人的驕傲。三島由紀夫以前給予極高評價，但現在應該會有心境上的變化，而無法給予評價吧。對於組織盾之會，身為一名天皇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的三島由紀夫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吧！

341 導讀

我自己現在來讀的時候，對於書中特別強調日本人那種令人不愉快的劣等性，會感到很不舒服。只是，為什麼十年前不會感到不舒服呢？為什麼沒有發現到這種不舒服呢？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是，光是這些，就有十年前沒感受到的痛切而必然的真實，那就是受虐狂的屈辱。優秀青年留學生瀨部麟一郎與德國女孩克拉拉相戀，並隨之來到兩千年後的邑司帝國，女孩卻在那兒對於瀨部麟一郎人性的自尊做出許多不合理的行為。瀨部自始至終要維持一個日本人的驕傲，站在對等的立場，去愛一個白人女人，可是他們卻把他當作家畜人，認為黃色人種不是人，對他像是動物一般，做出種種不當的處置，令人愈讀越生氣，愈是焦躁不安。所以，就某個意義上來講，這部小說是一部令人感到非常不愉快的小說。

但是，試著冷靜思考一下，在瀨部面對克拉拉的意識底層中，是不是有一股源自黃種人的劣等感而伴隨產生的復仇性自卑感呢？在他的潛意識裡，是不是有一種無可救藥的人種上的卑劣感呢？今天的日本，已經不是沼正三在十幾年前構思《家畜人鴉俘》的那個世界了。和當時遭到核子彈攻擊，因為飢餓與頹廢，一路衰退下來

我自己現在來讀的時候，對於書中特別強調日本人那種令人不愉快的劣等性，會感到很不舒服。只是，為什麼十年前不會感到不舒服呢？為什麼沒有發現到這種不舒服呢？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是，光是這些，就有十年前沒感受到的痛切而必然的真實，那就是受虐狂的屈辱。優秀青年留學生瀨部麟一郎與德國女孩克拉拉相戀，並隨之來到兩千年後的邑司帝國，女孩卻在那兒對於瀨部麟一郎人性的自尊做出許多不合理的行為。瀨部自始至終要維持一個日本人的驕傲，站在對等的立場，去愛一個白人女人，可是他們卻把他當作家畜人，認為黃色人種不是人，對他像是動物一般，做出種種不當的處置，令人愈讀越生氣，愈是焦躁不安。所以，就某個意義上來講，這部小說是一部令人感到非常不愉快的小說。

但是，試著冷靜思考一下，在瀨部面對克拉拉的意識底層中，是不是有一股源自黃種人的劣等感而伴隨產生的復仇性自卑感呢？在他的潛意識裡，是不是有一種無可救藥的人種上的卑劣感呢？今天的日本，已經不是沼正三在十幾年前構思《家畜人鴉俘》的那個世界了。和當時遭到核子彈攻擊，因為飢餓與頹廢，一路衰退下來

的日本民族不同，現在的日本已經有了令全世界驚訝的經濟發展。但是，這種繁榮會不會只是暫時的呢？全世界並沒有立刻承認日本人是人，依然把日本人稱為「經濟動物」，最近還被稱為「情色動物」。結果，日本人還是動物，會不會就在動物的索多瑪或蛾摩拉的頹廢中，漸漸喪失人性呢？會不會就只因為那種「非人」而是「動物性」的勤勉受人讚賞，而使日本人從內在漸漸變成家畜人呢？我愈是讀《家畜人鴉俘》，就愈是有以上的恐懼。事實上，這是一部令人不愉快的小說，可是，卻具有出奇的說服力。

不，在這種苦惱或劣等的感覺中，讀者是不是感受到某種不可思議、錯置的喜悅呢？這正是作者企圖要創造出來的受虐狂的喜悅。我只是覺得對瀨部麟一郎動不動就發作的憤怒感到礙眼，想要快點變成受虐狂白人美女的奴隸，不，是想要得到那種變成家畜的喜悅。

於是，我認為這部小說是在描寫只有在受虐狂、非人性的、家畜的極限中，才能體會到的女性之美，以及為這些女性服務的男性的喜悅。變成便器、矮人、玩物器械的極限中，事實上，只有這些

的日本民族不同，現在的日本已經有了令全世界驚訝的經濟發展。但是，這種繁榮會不會只是暫時的呢？全世界並沒有立刻承認日本人是人，依然把日本人稱為「經濟動物」，最近還被稱為「情色動物」。結果，日本人還是動物，會不會就在動物的索多瑪或蛾摩拉的頹廢中，漸漸喪失人性呢？會不會就只因為那種「非人」而是「動物性」的勤勉受人讚賞，而使日本人從內在漸漸變成家畜人呢？我愈是讀《家畜人鴉俘》，就愈是有以上的恐懼。事實上，這是一部令人不愉快的小說，可是，卻具有出奇的說服力。

不，在這種苦惱或劣等的感覺中，讀者是不是感受到某種不可思議、錯置的喜悅呢？這正是作者企圖要創造出來的受虐狂的喜悅。我只是覺得對瀨部麟一郎動不動就發作的憤怒感到礙眼，想要快點變成受虐狂白人美女的奴隸，不，是想要得到那種變成家畜的喜悅。

於是，我認為這部小說是在描寫只有在受虐狂、非人性的、家畜的極限中，才能體會到的女性之美，以及為這些女性服務的男性的喜悅。變成便器、矮人、玩物器械的極限中，事實上，只有這些

家畜才了解她們真正的美、真正的藝術。這是谷崎潤一郎的美學的極致，從這裡開始漸漸顛倒價值感。說到底，最幸福的不是人，而是動物，也就是說，雖然受到輕視，可是，邑司貴族快樂的必需品，不也只有這些日本人的後裔家畜人嗎？從家畜人的未來性與革命性來看，甚至可以看到人性的徵兆。

我把虛幻作者沼正三的賣弄學問當作是一種諧仿（parody），比如故事中充斥著大量《古事記》、《萬葉集》與外語，過度牽強附會，玩得太過分的話，反而顯得很外行，會阻礙了讀者的興致。然而，邑司女人對鴉俘無止無盡的殘虐，讓人激動不已。所謂的受虐狂，其功能無非就是去發掘或煽動女人殘虐的虐待本能。因為真正的男性之美，或者應該說人的藝術之美，就在這裡。對我來講，還有另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那就是像我這樣的狂熱科幻迷，竟然不會被三百個太陽的帝國、兩千年後充滿完美科幻布局的邑司帝國所吸引。反過來說，這部作品不屬於科幻這一塊特別的領域，其根源乃是純文學，也符合我多年來的主張。

我忍不住夢想著，這一部還沒完成的虛構未來、在藝術上還不

家畜才了解她們真正的美、真正的藝術。這是谷崎潤一郎的美學的極致，從這裡開始漸漸顛倒價值感。說到底，最幸福的不是人，而是動物，也就是說，雖然受到輕視，可是，邑司貴族快樂的必需品，不也只有這些日本人的後裔家畜人嗎？從家畜人的未來性與革命性來看，甚至可以看到人性的徵兆。

我把虛幻作者沼正三的賣弄學問當作是一種諧仿（parody），比如故事中充斥著大量《古事記》、《萬葉集》與外語，過度牽強附會，玩得太過分的話，反而顯得很外行，會阻礙了讀者的興致。然而，邑司女人對鴉俘無止無盡的殘虐，讓人激動不已。所謂的受虐狂，其功能無非就是去發掘或煽動女人殘虐的虐待本能。因為真正的男性之美，或者應該說人的藝術之美，就在這裡。對我來講，還有另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那就是像我這樣的狂熱科幻迷，竟然不會被三百個太陽的帝國、兩千年後充滿完美科幻布局的邑司帝國所吸引。反過來說，這部作品不屬於科幻這一塊特別的領域，其根源乃是純文學，也符合我多年來的主張。

我忍不住夢想著，這一部還沒完成的虛構未來、在藝術上還不

夠成熟的虛幻作家沼正三的虛構未來，有一天將會完美地文學化。
故此，我在這裡有一些不懷好意地，想請更多讀者閱讀這一本叨叨不休賣弄學問、給人極端不愉快的虛幻小說。

奧野健男　日本化學專家、著名的文藝評論家，以研究太宰治文學著稱，並為三島由紀夫的摯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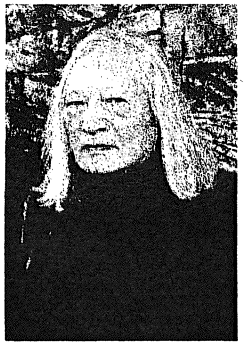
夠成熟的虛幻作家沼正三的虛構未來，有一天將會完美地文學化。
故此，我在這裡有一些不懷好意地，想請更多讀者閱讀這一本叨叨不休賣弄學問、給人極端不愉快的虛幻小說。

奧野健男　日本化學專家、著名的文藝評論家，以研究太宰治文學著稱，並為三島由紀夫的摯友。

345　導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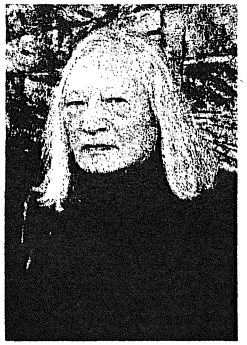
特別訪談康芳夫——

關於《家畜人鴉俘》



康 芳夫
KOO YOSHIO

《家畜人鴉俘》全權代理人、國際製作人。一九三七年生，父親為駐日大使的侍醫，母親為日本人，作為次子而誕生。自稱「虛業家」（對「實業家」的諷刺），策畫實行穆罕默德・阿里與安東尼奧・豬木的對戰，以及名噪一時的「奧利華事件」、組成以石原慎太郎為隊長的「捕獲尼斯湖水怪探險隊」等令人炫目的媒體演出，轟動日本。經三島由紀夫的推薦得知《家畜人鴉俘》，是最早賞識沼正三的人之一，也是《家畜人鴉俘》首度正式發行的出版者；之後於東京設立「家畜人鴉俘俱樂部」，包括野坂昭如、遠藤周作等人，皆是該俱樂部的座上賓。二〇一四年，七十七歲時，參演中島哲也執導的電影《渴望》，作為演員出道。



康 芳夫
KOO YOSHIO

《家畜人鴉俘》全權代理人、國際製作人。一九三七年生，父親為駐日大使的侍醫，母親為日本人，作為次子而誕生。自稱「虛業家」（對「實業家」的諷刺），策畫實行穆罕默德・阿里與安東尼奧・豬木的對戰，以及名噪一時的「奧利華事件」、組成以石原慎太郎為隊長的「捕獲尼斯湖水怪探險隊」等令人炫目的媒體演出，轟動日本。經三島由紀夫的推薦得知《家畜人鴉俘》，是最早賞識沼正三的人之一，也是《家畜人鴉俘》首度正式發行的出版者；之後於東京設立「家畜人鴉俘俱樂部」，包括野坂昭如、遠藤周作等人，皆是該俱樂部的座上賓。二〇一四年，七十七歲時，參演中島哲也執導的電影《渴望》，作為演員出道。



高取 英
TAKATORI EI

日本劇作家、「月蝕歌劇團」團長、大正大學客座教授。
立志於戲劇的創作和突破性演出；代表劇作為《聖米迦勒學園漂流記》（聖ミカエラ学園漂流記）。
目前擔綱《家畜人鴉俘》改編舞台劇的演出。

高取 英
TAKATORI EI

日本劇作家、「月蝕歌劇團」團長、大正大學客座教授。
立志於戲劇的創作和突破性演出；代表劇作為《聖米迦勒學園漂流記》（聖ミカエラ学園漂流記）。
目前擔綱《家畜人鴉俘》改編舞台劇的演出。

349 特別訪談

採訪・構成　高取英

採訪・構成　高取英

——一九五六年起，《家畜人鴉俘》於《奇譚俱樂部》開始斷斷續續地連載，得到了日本文壇的廣大迴響。從三島由紀夫拿著《家畜人鴉俘》的連載剪報，找到康芳夫的那一刻起，便拉開了「鴉俘傳說」的序幕。在此，將揭露《家畜人鴉俘》刊載於《血與薔薇》的經過與康芳夫遭日本右翼團體襲擊的真相等——日本「戰後最大奇書」的秘辛。

——一九五六年起，《家畜人鴉俘》於《奇譚俱樂部》開始斷斷續續地連載，得到了日本文壇的廣大迴響。從三島由紀夫拿著《家畜人鴉俘》的連載剪報，找到康芳夫的那一刻起，便拉開了「鴉俘傳說」的序幕。在此，將揭露《家畜人鴉俘》刊載於《血與薔薇》的經過與康芳夫遭日本右翼團體襲擊的真相等——日本「戰後最大奇書」的秘辛。

高　《家畜人鴉俘》的出版，據說起因於三島由紀夫的力薦？

康　三島由紀夫有本《家畜人鴉俘》的剪貼簿，而他總是說著：「這是傑作，一定要出版！」呢。三島算是《家畜人》的熱衷粉絲吧。在《家畜人鴉俘》的一開始有UFO，也就是飄浮在空中的圓盤登場，而三島由紀夫的小說《美麗之星》也有飛在空中的圓盤和外星人……〈家畜人鴉俘〉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在《奇譚倶樂部》連載，這比三島的《美麗之星》（一九六二年）還早。至於三島寫這個到底有沒有受到《家畜人》的影響，我就不再多加評論了。

高　《家畜人鴉俘》的出版，據說起因於三島由紀夫的力薦？

康　三島由紀夫有本《家畜人鴉俘》的剪貼簿，而他總是說著：「這是傑作，一定要出版！」呢。三島算是《家畜人》的熱衷粉絲吧。在《家畜人鴉俘》的一開始有UFO，也就是飄浮在空中的圓盤登場，而三島由紀夫的小說《美麗之星》也有飛在空中的圓盤和外星人……〈家畜人鴉俘〉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在《奇譚倶樂部》連載，這比三島的《美麗之星》（一九六二年）還早。至於三島寫這個到底有沒有受到《家畜人》的影響，我就不再多加評論了。

353　特別訪談

高　一開始，沼正三的真實身分就不明，也曾經有過三島由紀夫就是沼正三的說法……

康　三島由紀夫是推薦者，跟《家畜人鴉俘》的執筆無關。

高　曾經被認為是沼正三真身的法官倉田卓次，在其著作中推測三島由紀夫將點子告訴了沼正三……

康　那就是倉田先生開的玩笑了。沒那回事。總之，我為了讓都市出版社出《家畜人鴉俘》的單行本而奔走，於是便在那之前於《血之薔薇》上刊載了部分〈家畜人鴉俘〉——這可是澁澤龍彥擔當責任編輯的雜誌，還打著「情色與殘酷的綜合研究誌」名號……說穿了，就是高級色情雜誌嘛（笑）。不過，澁澤龍彥到了第三期就從編輯的位置上下來了。第四期則由平岡正明擔任責任編輯，也從那時開始刊載〈家畜人鴉俘〉。不過現在出版社已

高　一開始，沼正三的真實身分就不明，也曾經有過三島由紀夫就是沼正三的說法……

康　三島由紀夫是推薦者，跟《家畜人鴉俘》的執筆無關。

高　曾經被認為是沼正三真身的法官倉田卓次，在其著作中推測三島由紀夫將點子告訴了沼正三……

康　那就是倉田先生開的玩笑了。沒那回事。總之，我為了讓都市出版社出《家畜人鴉俘》的單行本而奔走，於是便在那之前於《血之薔薇》上刊載了部分〈家畜人鴉俘〉——這可是澁澤龍彥擔當責任編輯的雜誌，還打著「情色與殘酷的綜合研究誌」名號……說穿了，就是高級色情雜誌嘛（笑）。不過，澁澤龍彥到了第三期就從編輯的位置上下來了。第四期則由平岡正明擔任責任編輯，也從那時開始刊載〈家畜人鴉俘〉。不過現在出版社已

經解散，所以也不會看到它們被放在書店裡啦。（笑）

高　為了得到沼正三的刊登許可——要得到沼正三的聯絡方式還真辛苦呢？

康　寫信給《奇譚俱樂部》後去見老闆，那個老闆又在大阪玩股票……大阪有這種贊助者的傳統，而我也從這條管道得到了沼正三的聯絡方法。

高　沼正三的代理人天野哲夫也出現了吧？途中還自稱自己就是沼正三。

康　創造了《家畜人鴉俘》的「沼正三」其實是個多人合作——我沒有否定倉田先生與之有關喔？除了他以外也有幾個有名的大學教授也在這裡面。

經解散，所以也不會看到它們被放在書店裡啦。（笑）

高　為了得到沼正三的刊登許可——要得到沼正三的聯絡方式還真辛苦呢？

康　寫信給《奇譚俱樂部》後去見老闆，那個老闆又在大阪玩股票……大阪有這種贊助者的傳統，而我也從這條管道得到了沼正三的聯絡方法。

高　沼正三的代理人天野哲夫也出現了吧？途中還自稱自己就是沼正三。

康　創造了《家畜人鴉俘》的「沼正三」其實是個多人合作——我沒有否定倉田先生與之有關喔？除了他以外也有幾個有名的大學教授也在這裡面。

說到這裡，當《家畜人鴉俘》的豪華版出版的時候，天野先生帶著它去找三島由紀夫，不過那天剛好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沒有遇到三島由紀夫，因為那天正是他在自衛隊切腹自殺的日子。

高　之前由都市出版社刊行《家畜人鴉俘》單行本的時候，有右翼團體來出版社鬧事？

康　「日本民族會徹底成為白人的性奴隸」耶？不來還比較奇怪些吧？不過他們也還真是不讀書啊。當我說出：「你們知道三島由紀夫非常推崇這本書嗎？」之時，他們全都傻住了，還「咦？三島先生嗎!?」就這樣，我用一句「歡迎再來啊！」目送他們打道回府——他們下次再來的時候，面對的就是嚴陣以待的警察了（笑），大概是因為這事見了報，所以單行本賣的非常之好！（笑）

也因此，有人說我故意叫這群右翼來，把這本書的出版

說到這裡，當《家畜人鴉俘》的豪華版出版的時候，天野先生帶著它去找三島由紀夫，不過那天剛好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沒有遇到三島由紀夫，因為那天正是他在自衛隊切腹自殺的日子。

高　之前由都市出版社刊行《家畜人鴉俘》單行本的時候，有右翼團體來出版社鬧事？

康　「日本民族會徹底成為白人的性奴隸」耶？不來還比較奇怪些吧？不過他們也還真是不讀書啊。當我說出：「你們知道三島由紀夫非常推崇這本書嗎？」之時，他們全都傻住了，還「咦？三島先生嗎!?」就這樣，我用一句「歡迎再來啊！」目送他們打道回府——他們下次再來的時候，面對的就是嚴陣以待的警察了（笑），大概是因為這事見了報，所以單行本賣的非常之好！（笑）

也因此，有人說我故意叫這群右翼來，把這本書的出版

搞成一起「事件」（笑），沒這回事啦。

高　除了三島由紀夫以外，也有很多文化人給了《家畜人鴉俘》不錯的評價？

康　一流文學者，諸如三島由紀夫、澀澤龍彥、倉橋由美子、島田雅彥、荒俣宏、奧野健男、曾野綾子、巽孝之、高橋源一郎等等都給出了不錯的評價。倉橋由美子還寫了〈被虐狂M氏的肖像〉這部小說呢。但是問題就出在《家畜人鴉俘》也同時將天皇制拿來當作主題。文藝評論家渡邊直己寫了一本叫做《不敬文學論序說》的書來探討批判天皇制的文學作品，但是《家畜人鴉俘》竟然沒有在裡面——我就跟他說，你真是學藝不精啊，渡邊。

搞成一起「事件」（笑），沒這回事啦。

高　除了三島由紀夫以外，也有很多文化人給了《家畜人鴉俘》不錯的評價？

康　一流文學者，諸如三島由紀夫、澀澤龍彥、倉橋由美子、島田雅彥、荒俣宏、奧野健男、曾野綾子、巽孝之、高橋源一郎等等都給出了不錯的評價。倉橋由美子還寫了〈被虐狂M氏的肖像〉這部小說呢。但是問題就出在《家畜人鴉俘》也同時將天皇制拿來當作主題。文藝評論家渡邊直己寫了一本叫做《不敬文學論序說》的書來探討批判天皇制的文學作品，但是《家畜人鴉俘》竟然沒有在裡面——我就跟他說，你真是學藝不精啊，渡邊。

高　果然問題還是出在戰爭上嗎？

康　沼正三自己曾經寫下一篇短文，告白說他自己當過白人的俘虜，也在那時萌生了對白人女性的被虐傾向——先不論這到底是真是假，戰爭的問題果然還是最大的；而《家畜人鴉俘》在批判皇國史觀這一點更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的。

換句話說，戰爭時期的教育裡，天皇被當作神，而《古事記》一類的神話也被當作是歷史教材。沼正三要把這些東西全部翻盤——天照大御神是多麼重要的存在，祂甚至還是天皇家的祖先呢！可是，《家畜人鴉俘》裡面她就是一名叫做安娜·泰勒斯的白人！

邑司帝國雖然構築在未來社會，但有個白人靠著時光機回到了過去，還成了天照大神……這種設定要是在戰爭時期發表的話，大概不會只是「禁止出版」這麼簡單了。

高　果然問題還是出在戰爭上嗎？

康　沼正三自己曾經寫下一篇短文，告白說他自己當過白人的俘虜，也在那時萌生了對白人女性的被虐傾向——先不論這到底是真是假，戰爭的問題果然還是最大的；而《家畜人鴉俘》在批判皇國史觀這一點更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的。

換句話說，戰爭時期的教育裡，天皇被當作神，而《古事記》一類的神話也被當作是歷史教材。沼正三要把這些東西全部翻盤——天照大御神是多麼重要的存在，祂甚至還是天皇家的祖先呢！可是，《家畜人鴉俘》裡面她就是一名叫做安娜·泰勒斯的白人！

邑司帝國雖然構築在未來社會，但有個白人靠著時光機回到了過去，還成了天照大神……這種設定要是在戰爭時期發表的話，大概不會只是「禁止出版」這麼簡單了。

高　《家畜人鴉俘》也有被畫成漫畫呢。

康　最早畫的人是石之森章太郎，雖然他之後有點忙，又在情色上面稍微過激了點……之後就交棒給了シュガー佐藤啦。

至於最近，則有江川達也將它畫成漫畫，而江川的漫畫連女國中生都會看……而之後，她們就去讀了小說原著啦（笑）。這樣看來，時代也變了啊。角川文庫出的時候，也有不少家庭主婦去買來看。《家畜人鴉俘》可說是觀念小說，但同時具備思想小說與情色被虐小說的兩面性，再摻上一點科幻的要素；在戰後日本文學中，混合了前者兩個要素的小說到目前為止只有這一本。

而這也是人稱沼正三為天才的主因。

高　《家畜人鴉俘》也有被畫成漫畫呢。

康　最早畫的人是石之森章太郎，雖然他之後有點忙，又在情色上面稍微過激了點……之後就交棒給了シュガー佐藤啦。

至於最近，則有江川達也將它畫成漫畫，而江川的漫畫連女國中生都會看……而之後，她們就去讀了小說原著啦（笑）。這樣看來，時代也變了啊。角川文庫出的時候，也有不少家庭主婦去買來看。《家畜人鴉俘》可說是觀念小說，但同時具備思想小說與情色被虐小說的兩面性，再摻上一點科幻的要素；在戰後日本文學中，混合了前者兩個要素的小說到目前為止只有這一本。

而這也是人稱沼正三為天才的主因。

高　也感謝您讓我將《家畜人鴉俘》化為舞台劇上演。

康　寺山修司和唐十郎*都曾問過能不能讓他們演，不過最後還是只對你說了「OK」。那時紅了一陣子場場客滿，也來了很多媒體，福田和也更在《SPA!》雜誌上鉅細靡遺地提到了這件事。

高　聽說也打算拍成電影？

康　最先來問的人是中島貞夫，他有一部片子叫《NIPPON'69 SEX 獵奇地帶》，裡面沼正三也有出演喔。而中島貞夫任教於大阪藝術大學，《家畜人鴉俘》的電影則是由他的學生熊切和嘉導演推進……我這邊則是先得到了熊切導演的通知，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島貞夫導演的學生，緣分真是不可思議。

這麼說來，上演《家畜人鴉俘》的劇場也跟石之森章太

*日本著名的劇作家、作家、戲曲演出家，芥川賞得主。作品以大膽突破、驚世駭俗著稱。

高　也感謝您讓我將《家畜人鴉俘》化為舞台劇上演。

康　寺山修司和唐十郎*都曾問過能不能讓他們演，不過最後還是只對你說了「OK」。那時紅了一陣子場場客滿，也來了很多媒體，福田和也更在《SPA!》雜誌上鉅細靡遺地提到了這件事。

高　聽說也打算拍成電影？

康　最先來問的人是中島貞夫，他有一部片子叫《NIPPON'69 SEX 獵奇地帶》，裡面沼正三也有出演喔。而中島貞夫任教於大阪藝術大學，《家畜人鴉俘》的電影則是由他的學生熊切和嘉導演推進……我這邊則是先得到了熊切導演的通知，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島貞夫導演的學生，緣分真是不可思議。

這麼說來，上演《家畜人鴉俘》的劇場也跟石之森章太

*日本著名的劇作家、作家、戲曲演出家，芥川賞得主。作品以大膽突破、驚世駭俗著稱。

郎有關呢？真是有緣啊。

高　身為沼正三的天野哲夫*又是怎樣的人呢？

康　他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新潮社校閱，也是非常認真的人。知道島崎藤村的《破戒》這本討論歧視問題的小說吧？將它的解說文章刊載於文庫版的正是這位天野先生。他自己也以天野哲夫的名義寫了不少書，也參加過戰爭。至於被虐癖，當然也是真的，不需多說。

高　也在法國出版了呢。

康　法文版也得到了不錯的評價，並獲得了薩德侯爵獎。

*沼正三原本都稱天野哲夫為「我的唯一代理人」，不過在一九八二年天野哲夫卻打破沉默，自稱「我就是沼正三」，但事實真偽如何依然引起廣泛的議論。目前公認，「家畜人鴉俘」的後半段（第三十二至四十九章）確實是由天野氏所著，同時完整版（四十九章版）亦有經過天野的添削與整理。

郎有關呢？真是有緣啊。

高　身為沼正三的天野哲夫*又是怎樣的人呢？

康　他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新潮社校閱，也是非常認真的人。知道島崎藤村的《破戒》這本討論歧視問題的小說吧？將它的解說文章刊載於文庫版的正是這位天野先生。他自己也以天野哲夫的名義寫了不少書，也參加過戰爭。至於被虐癖，當然也是真的，不需多說。

高　也在法國出版了呢。

康　法文版也得到了不錯的評價，並獲得了薩德侯爵獎。

*沼正三原本都稱天野哲夫為「我的唯一代理人」，不過在一九八二年天野哲夫卻打破沉默，自稱「我就是沼正三」，但事實真偽如何依然引起廣泛的議論。目前公認，「家畜人鴉俘」的後半段（第三十二至四十九章）確實是由天野氏所著，同時完整版（四十九章版）亦有經過天野的添削與整理。

《家畜人鴉俘》出版大事紀

《家畜人鴉俘》出版大事紀

本書全文一百多萬字（日文）。作者沼正三花了三十七年歲月才完成的巨著。本書最初在SM研究雜誌《奇譚俱樂部》月刊連載二十回（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號至一九五九年六月號）而中止。連載期間，三島由紀夫公開推薦，而澀澤龍彥為首的美學派詩人、評論家也稱讚其為二次大戰後日本的第一奇書。

一九六〇年，原由從中央公論社出版，卻碰到日本最有權威的綜合雜誌《中央公論》月刊上所刊載的深澤七郎之小說〈風流夢譚〉，被右派份子認為對天皇不敬，而引發襲擊中央公論社社長嶋中公館的恐怖事件。由此被白種人家畜化的日本人為主題的本書，恐也會引起右派人士的激怒，因而不敢出版。

之後，本書須待十年歲月才獲得機會出版。一九七〇年二月由都市出版社出版豪華版，獲得讀者支持，不到半年加刷數次。七月，作者全面改訂內容，出版了普及版。

本書全文一百多萬字（日文）。作者沼正三花了三十七年歲月才完成的巨著。本書最初在SM研究雜誌《奇譚俱樂部》月刊連載二十回（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號至一九五九年六月號）而中止。連載期間，三島由紀夫公開推薦，而澀澤龍彥為首的美學派詩人、評論家也稱讚其為二次大戰後日本的第一奇書。

一九六〇年，原由從中央公論社出版，卻碰到日本最有權威的綜合雜誌《中央公論》月刊上所刊載的深澤七郎之小說〈風流夢譚〉，被右派份子認為對天皇不敬，而引發襲擊中央公論社社長嶋中公館的恐怖事件。由此被白種人家畜化的日本人為主題的本書，恐也會引起右派人士的激怒，因而不敢出版。

之後，本書須待十年歲月才獲得機會出版。一九七〇年二月由都市出版社出版豪華版，獲得讀者支持，不到半年加刷數次。七月，作者全面改訂內容，出版了普及版。

■一九七二年六月，第二次改訂版由角川書店發行文庫版。（全書二十八章）

■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三次改訂加上續篇三章的正續合冊，由角川書店出版限定愛藏版。（全書三十一章）

■一九九一年由Scola（スコラ）社出版正編改訂增補復刻版。

■一九九一年十月由million（ミリオン）出版社出版完結版。（三十二至四十九章）

■一九九三年二月由太田出版社出版最終版。

■一九九九年八月由幻冬社發行分五冊的文庫版。

由上述出版經過，我們不難看出這部百萬字奇書是如何受到讀者所歡迎。

——傅博

■一九七二年六月，第二次改訂版由角川書店發行文庫版。（全書二十八章）

■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三次改訂加上續篇三章的正續合冊，由角川書店出版限定愛藏版。（全書三十一章）

■一九九一年由Scola（スコラ）社出版正編改訂增補復刻版。

■一九九一年十月由million（ミリオン）出版社出版完結版。（三十二至四十九章）

■一九九三年二月由太田出版社出版最終版。

■一九九九年八月由幻冬社發行分五冊的文庫版。

由上述出版經過，我們不難看出這部百萬字奇書是如何受到讀者所歡迎。

——傅博

作者：沼正三
譯者：陳苑瑜
編輯：鄭天恩、陳珮瑄
封面設計：朱疋
訪談譯者：鄒評
行銷企畫：林家合、藍郁婷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安街一〇二號八樓
電話：02-2978-9528
傳真：02-2978-9518
服務信箱：a68689@ms22.hinet.net
郵政劃撥：11954996 戶名：新雨出版社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二〇一六年二月三版
ISBN：978-986-227-187-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歡迎讀者郵政劃撥訂購本社圖書
※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KACHIKUJIN YAPOO BY SHOZO NUMA
COPYRIGHT © 1999 SHOZONUMA
ALL RIGHTS RESERVED BY
YOSHIO KOO (EXCLUSIVE AGENT FOR SHOZO NUMA)
ORIGINALLY POBLISHED IN JAPAN BY GENTOSHA, TOKYO
UNDER THE PERMISSION BY YOSHIO KO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SHIO KOO
THROUGH CHENKANG WU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家畜人鴉俘 I／沼正三著 ； 陳苑瑜譯——三版——新北市
新雨，2016.2 面； 公分——（YAPOO ； YP-1）
ISBN 978-986-227-187-2（平裝）

861.57 105000658

YP-1 家畜人鴉俘 I

作者：沼正三
譯者：陳苑瑜
編輯：鄭天恩、陳珮瑄
封面設計：朱疋
訪談譯者：鄒評
行銷企畫：林家合、藍郁婷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安街一〇二號八樓
電話：02-2978-9528
傳真：02-2978-9518
服務信箱：a68689@ms22.hinet.net
郵政劃撥：11954996 戶名：新雨出版社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二〇一六年二月三版
ISBN：978-986-227-187-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歡迎讀者郵政劃撥訂購本社圖書
※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KACHIKUJIN YAPOO BY SHOZO NUMA
COPYRIGHT © 1999 SHOZONUMA
ALL RIGHTS RESERVED BY
YOSHIO KOO (EXCLUSIVE AGENT FOR SHOZO NUMA)
ORIGINALLY POBLISHED IN JAPAN BY GENTOSHA, TOKYO
UNDER THE PERMISSION BY YOSHIO KO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SHIO KOO
THROUGH CHENKANG WU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家畜人鴉俘 I／沼正三著 ； 陳苑瑜譯——三版——新北市
新雨，2016.2 面； 公分——（YAPOO ； YP-1）
ISBN 978-986-227-187-2（平裝）

861.57 105000658